日本当代小说选

上

当代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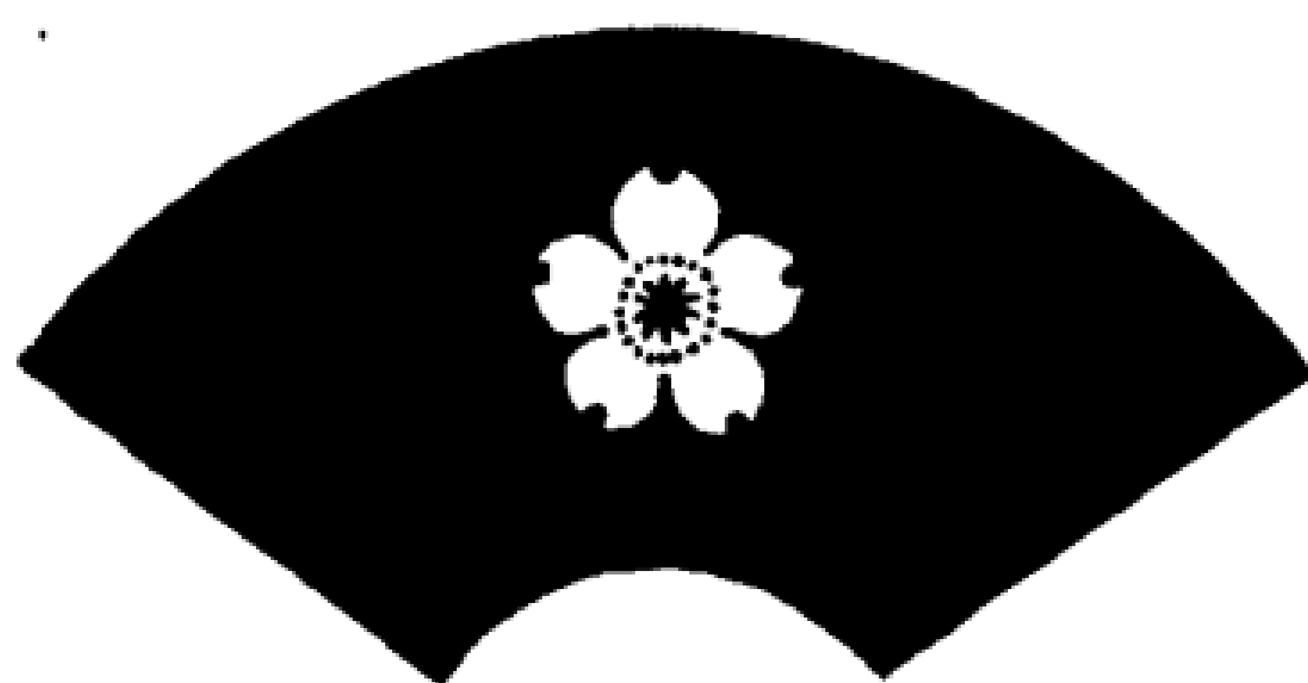
〔共两册〕

书　号：10208·59
定　价：2.60 元

日本当代小说选

上

文 洁 若 编选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世彦

日本当代小说选（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679,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35$\frac{1}{2}$　插页4

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1981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5,000

书号10208·59　定价2.60元

序

战后的三十余年，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个带有转折性的新时期，是日本军国主义战败后资产阶级民主空前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达到高度现代化的历史时期。时代的沧桑，社会的嬗变，都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中有所反映。

战后日本文学，从题材、风格和整个倾向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从美国军事占领走向实际上独立自主的第一阶段，以及从一九六六年迄今日本走上经济复苏、进而成为现代化经济大国的第二阶段。

战后三十多年来，中日两国人民继承历史传统，进行了广泛的文学艺术交流。这一时期内，我国出版了上百种的日本文学作品的单行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日本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等，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重视。这部分上下两册出版的《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包括三十六位作家每人一篇作品。由于所选的作家有一定代表性，作品题材多种多样，艺术方法千差万别，将会引起我国读者新的更大的兴趣。

这三十六篇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九四五至一九七

五年这三十年间日本人民的各种动向，反映了人民群众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从军国主义压迫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医治战争的创伤，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过程，反映了在面临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下人民的生活和情绪。同时也比较集中地显示出日本当代短篇小说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轮廓。

日本当代文学的一个特征是流派较多。老作家，特别是战前的许多中坚作家在战后都打破了沉默，重新拿起了笔，十分活跃；新一代作家在战后出版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不断涌现。在谈到某一作家属于某一流派时，很多时候一下子是难以做出明确判断的。比如，有些作家写过属于现代派文学的作品，但也有一些作品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

战争期间被迫停止写作或受到程度不同压抑的成名作家纷纷恢复写作，相继发表作品，是战后文学第一阶段的一个突出现象，引起读者注目。这里收的正宗白鸟、谷崎润一郎、野上弥生子、广津和郎、石川达三、丹羽文雄、井伏鳟二和阿部知二等人就属于这一类。

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人民的悲惨遭遇及其对侵略战争的谴责。在《战争受害者的悲哀》里，正宗白鸟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的侵略战争给日本知识分子带来的痛苦。野上弥生子的《狐》，以细致而流畅的笔触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为避免参加侵略战争而躲到乡下去养狐的故事，反映了某些日本

知识分子对侵略战争的厌恶。在《遥拜队长》中，作者井伏鳟二以幽默、漫画式的笔调，塑造出一个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旧军官，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残暴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鞭挞与嘲讽。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总的倾向是脱离社会的现实，缺乏有意义的社会内容，致力于烦琐、平庸的生活细节的描写；采取“冷彻严峻的客观主义态度”，并提倡所谓“没有技巧的技巧之美妙”，反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所谓“虚构的作品”。但是，这个流派中某些作家的具体作品，又不尽然。就以前面提到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而论，便说明正宗白鸟这位老作家虽然创作方法上仍然保留着自然主义的特色，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面貌的某些方面，并有所批判。

丹羽文雄一般被称为风俗派作家。战后石川达三也发表过不少带有风俗派特色的小说。日本某些评论家认为，本来小说所描写的对象就是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社会人，因此风俗描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面，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社会的风俗人情而存在。坪内逍遥的“小说的精髓为人情，世态风俗次之”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所谓风俗派，却是把这种本来是小说中的次要成分——风俗描写，摆在主要地位，对每个时代的世态风俗作孤立的反映，偏重于事件的叙述而不着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一派文学的特点多以恋爱生活为题材。这些看法，只是一般的分析，至于这类作家的具体作品，还必须做具体

的探讨。这里收载的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尤其是石川达三的作品，如《人墙》和《日全蚀》等，均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所揭露和批判。我们从本集中所选的《神迹》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批判精神的某些方面。

战后，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所谓战后派作家，他们的作品引起社会上的重视。这一派作家有着这样几个特点：一、憎恶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统治，主张个性解放；二、承认文学不能脱离社会潮流，主张文学必须具有社会性；三、对过去的创作方法持否定态度，想为当代文学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形式。有人认为他们虽然都直接受到过战争之害，但缺乏有组织的斗争经验，只有孤立地忍受战争重压的体会。所以他们虽然憎恶战争和法西斯统治，但并不想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也不想把个性的解放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一派作家在战后不久就从人性论观点出发，用心理分析和生理分析的方法，写了一批反战作品。尽管这些作家主观上并不一定明确地认识到这次战争的本质，而侧重于描写战场上的互相残杀和军营中的非人虐待，以及这些行为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的创伤，甚至到了不可愈合的程度；但是，在客观上也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当然，其中有的也描写了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艰辛）。这里收载了梅崎春生、武田泰淳、安部公房和堀田善卫等人的作品。梅崎春生的《樱岛》，通过细致的心理刻划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驻扎在日本九州的一



个岛屿上的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具有光荣的传统。它对发展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文学起了重要作用，对发展世界革命文学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战争期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下，这个运动虽然受到挫折，也发生过一些偏差，但战争一结束，立刻又作为民主主义文学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尽管由于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认识不够清楚，或者在总结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时候因为纠正“左”而产生向右转的倾向，因而也发生过内部带有路线性质的分歧，但总地看来，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的绝大多数作品主要是揭露美军的暴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军国主义统治的罪行；也有少数作品正面描写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者以宫本百合子的长篇小说《播州平野》、《两个院子》和《路标》，以及山代巴的《板车之歌》为代表；后者则以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为代表。这里收载的德永直的《来到农村的文工队》和半田义之的《第一个金毗罗节》都反映了共产党员深入农村的种种情况，可以看出那个时代革命活动的一些面貌。壶井荣的《一层纸》和中野重治的《萩镇的“描家徽铺”》均有力地揭露了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两者又具有迥然不同的风格：前者构思缜密，刻划细致，给人以形象鲜明的感受；后者以散文式的笔致在轻描淡写之中，唤起人们的种种幽思。西野辰吉的《不下蛋》则以简洁的笔墨深刻地揭露了

美国军事基地给日本农民造成的灾害。老一辈的女作家佐多稻子的长篇小说《树影》的中译本最近在我国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这里的《时间》，抒情气氛浓重，文笔圆熟，显示了清新隽永的风格。同战后派有着密切关系的野间宏，在创作上主要采取的是现代主义和意识流的方法，但在其著名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和这里收的《志津子的下落》中，却反映了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就。后者以平易顺畅的笔致描写一个女学生为生活所迫，逐步走向堕落道路的身世。作者从教师的角度表现了对这位少女的深切同情，读后令人难忘。

战前从事过一些写作活动，战后成名并在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中，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有井上靖、水上勉、田宫虎彦和大田洋子等人。井上靖创作态度严肃，文笔凝练，刻画人物能在一般描述中突出个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描写情节，能于平铺直叙中显示深婉雄浑的美，让人掩卷之后为之神往。这里介绍的《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就很能反映他的这个特色。水上勉则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攫取他们对生活的执着、对事业的热爱和刻苦的钻研精神，把日本人民的特点表现得生动有致，长篇小说《红花物语》即有这种鲜明特点。田宫虎彦善于以清冽的抒情，描写在战争的黑暗岁月里人民群众的贫穷处境与遭受的政治压迫。这里收录的《足折岬》是这个作家在这一主题下的代表作品之一。大田洋子由于亲身经历过原子弹的轰炸，她的《到哪里去》以及其他一系列作品对原子弹

受害者悲惨生活的暴露真实感人。

纯粹代表战后新生一代的作家，相继登上文坛的为数众多。其中司马辽太郎、有吉佐和子、城山三郎和三浦哲郎等，基本上运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并具有某些浪漫主义色彩。他写出不少好作品，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历史小说中，重新发掘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用大胆的想象和独特的手法来描绘他们，使他们与新的时代精神息息相通，本集中所选的《骏河夫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范例。有吉佐和子在《三个老太婆》中挖掘了人物庸俗猥琐的灵魂，饶有深度地揭示出了形象的典型特征。这个短篇的成就表明作者非常熟悉战后初期动荡局面下日本没落的资产阶级妇女的生活环境。城山三郎的小说具有朴实、冷隽的风格。描写细致真切，语言纯净洗练，短篇的结构大多谨严，讲究布局，因而能收到余意萦绕的效果。三浦哲郎的作品，意境优美，抒情气氛浓重，流露着感伤、凄惘的色彩，《忍川》是他的代表作。

远藤周作和曾野绫子同是受天主教影响的作家，风格却迥然不同。前者的《架着双拐的人》描写一个日本士兵由于被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思想深处产生的忏悔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谴责了那次侵略战争的罪恶。后者的笔调轻倩灵活，文字简洁隽丽，感情细腻澄澈。她的作品充满了探索人生意义得不到解答的苦恼、怅惘和哀愁，间或还流露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深泽七郎是一位风格别具、特色突出的作家。他的《楢山小调考》是已被改编

拍成电影的名著，它以偏僻农村的弃老陋习为题材，刻划了旧时日本农村的民不聊生和农民的深重灾难。

大江健三郎、开高健、阿部昭、小松左京、大庭美奈子和森村诚一当中，只有大庭和森村属于第二阶段涌现的作家，其他几位作家均成名于一九六五年以前。这批作家的创作手法或多或少都受到各种现代主义的影响，侧重于追求情节的离奇和方法的新颖，本集所选的则是他们笔下的反映现实之作。大庭美奈子的《三只蟹》所描写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因而到处寻找新的刺激等百无聊赖的情况。这篇作品以对话俏皮而受到日本文学界的注目。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日本主要受青年读者的喜爱。

总之，这三十六篇作品反映了不同流派作家的艺术手法、形式和风格。各篇作品的题材、境界虽有所不同，但通过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具有历史巨大转折性质的日本战后社会种种面貌，使我们得以进一步理解日本人民战后的生活，以及作家为追求美好生活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当然，日本战后的作家及其短篇小说，数量之大是十分可观的，这里只介绍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远远不能反映全貌。要做到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还有待于将来的努力。

李　芒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次

目　次

战争受害者的悲哀

正宗白鸟

昭和二十年[①] 十月十三日，这是日本秋季难得的晴爽天气。一连十几天，雨呀雨呀下个不停，每一天不是滂沱大雨就是细雨濛濛，不管水田和旱地都满泡着水，本来就发育不良的水稻和甘薯让人担心会烂掉，农村的秋色显得有些暗淡了。可是从昨天，这久雨的天气象要放晴的样子；今天，天空晴朗得象碧玉铺成的一般，色泽新鲜的树叶上遍洒着灿烂的阳光。这么一来，昨天以前那种抑郁不快的感觉好象给忘掉了，对日本的秋光产生了赞美的心情。谈论着稻谷薯类收成的好坏，呼吸着飒爽清新的空气，就在此日此时，此时此刻，那饥饿的忧惧，险恶的世情，都象过去历史上或遥远的外国发生的事情那样，在心头涌现出来。

今天，十月十三日是入秋以来晴爽无比的日子。我的肉体安然无恙；用粗草绳子拴在林间的山羊也象是安然无恙，高高兴兴地在那里啃吃现成的丰足的青草。这与前些日子一切生灵都在淫雨蹂躏之下显得可怜的样子相比，完全

① 昭和二十年是一九四五年。

是另一种情景。山羊也喜爱阳光；山羊也慕恋光明，厌恶风雨；山羊的脸上没有留下“黑暗哲学”的阴影。虽然在疾风怒涛、雷电猛雨之中可以真切地见到宇宙生命的显现，可是，我们和山羊一道向神明祈祷：象这样的生命显现，如果可以不看见的话，但愿不让我们看见吧。

昭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的早晨，我们一家三口人来到这里。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我不只没动过笔，几乎连书也不读了。这种情况在我的一生中是超出常轨的。也许是年老的缘故吧，近年读书的兴趣显著地减弱了；但也并非全然是为了这个原因。从到这里以来，每天忙碌，旧日所说拥书自娱那种悠悠然读书的事，做不到了。自幼一向娇养、不做家务琐事的我，这期间也着实劳动了一年。老妻和孩子也劳动得很多。他们俩会骑自行车，外面的事也做了不少。我不会骑车，就多做些家里的事：扫地，抹桌子，一日三餐，什么都做。我从年轻时就有早起的习惯，所以就是在隆冬严寒的季节，我也冒着凛冽的冷气在日出以前起床，去灶下生火，严肃地做着每天的工作。手冻了，眼睛流泪，鼻涕没完没了地滴答，而且有时候因为火不易点着弄得悲观焦虑。

秋天，我们用平板三轮车从邻村运来柴禾，从山上收集落叶松的枯枝，用来烧饭和取暖。可是在度过每一个冬日的时候，心里却总是盼望“春天呀，快来吧”。春天，终于自行转来了，温煦的阳光使皮肤感到舒展，早晨做饭的劳苦也减轻了。可是，入春以后，对生活比我更有远见的妻，根据

她的常识提议，要我们去开垦邻近的土地，于是，就更加忙碌起来。幼时，听人们传说，冈山藩主的一位家臣，维新以后，考虑如何生活下去，结果是壮志奋发，把全家搬到北海道来，让他的儿女们牵牛开垦。人们一提起这件事，总觉得到寒冷荒凉的北海道去干这样的力气活儿是很可悲的。我无端地想起这段传说，难道是因为我们从事这种不习惯的农田耕作，自以为可悲吗？

几年前在这高原避暑的时候，玩高尔夫球，散步，读书，写作，生活宛然象是闲居别墅、无所事事的人。与此相比，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顺应时局，合乎现实了。但对我个人来说，在这里既没有趣味，也没有生活的充实。抡镐头，挥铁锹，形式上是在辛勤劳动了，可是头脑里却是一片空漠。“作诗何如种田”，这是在今天特别有意义的格言，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同。可是人们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是在长久的岁月中创造形成的，所以当我们从事农田耕作时，总觉得有些异样。

在德国的海德尔堡，我曾会到在那里求学的日本学者某某先生，当时他曾谈到：“觉察到自己的存在为人所漠视，是不能容忍的。”事实正是如此。农家的老婆婆同我妻闲谈时，问她：“您家先生做什么事呀？”“什么也不做。”这样一回答，那个人就说：“啊，可也够饿呀！”据说那口气是十分轻蔑的。不管农家老婆婆的话里是否含有恶意，在这里不正反映了我妻自己的心情嘛。拿笔杆写点东西，公诸于世，得几个稿费，就凭这一点，我家里的人，我的亲戚、朋友，都深刻

地感到我的存在。要不是这样，即使时常见面，我的存在也会让人觉得非常淡薄吧。

“真蠢”，“真糊涂”，我到这高原以后，常常说出这种话来。

“好容易点着的火，拿那么大的木柴填进去，不是弄灭了嘛，真蠢！”我对妻也常常说起这种话来。“求人情，出高价，好容易从庄稼户买来的洋白菜，全都给烂掉了，真蠢！趁晴天，早晨拿出去晾，晚上收起来；可是一个劲儿地下雨，到底生了霉了，真糟糕。原想贮存过冬的南瓜，切成圆片吊在房檐下边，因为阳光弱、湿度大，也都生霉腐烂了，真糟糕！”

近年来，社会上蠢事风行，这也愚蠢，那也糟糕！

“真蠢，配给的小麦和豆子，我特意把它们分开存放，你不是给弄混了吗？象原来那样分好吧！这么忙的时候，干这多余的事，真够受的！还有这么蠢的事嘛！袋子不够用，我拿一条布袋，中间用绳子系好，把豆子和麦子分开来装的！真糊涂，真糊涂！”妻沉着脸这样说。

中午，我手里拿着报纸什么的，在桌子跟前昏昏沉沉地打瞌睡。小孩子聚精会神地瞅着我，觉得很有趣。据妻转告，说我这是“蠢相”，是傻子一样的蠢相。我从青年时候起，任何时期一直是喜欢少睡的，可是近来却每夜每夜都一味酣睡起来。就是白天，坐在椅子上，只要一沉静下来，也会不知不觉地睡去，真是无可奈何。这样睡对健康是非常好的，但也许是精神活动有些衰退的缘故，为此，不觉暗自担心起

来。自己一脸蠢相，还觉得别人蠢头蠢脑，所以说，人就是这么庸愚而好自用。

“又把趾袢儿弄断，提着木屐回来，真糊涂！天天这样，为什么不把趾袢儿系牢呢！真糊涂！”我以责难的语调冲着雨天里放学回来的孩子申斥。

孩子听惯了，对我们说他糊涂全不在意。

“现在没有那么结实的布，不管怎样当心系牢，没多久就会断的。”妻替他辩护。

“照你说，这样不结实的木屐不要穿，干脆光着脚走就对了！”

“那不行吧？光脚上学的孩子虽然很多，可是……”

“真糊涂！”

我说得斩钉截铁，可是心里还不十分明确：究竟是明知趾袢儿会断，还照例穿木屐出去算糊涂呢？还是干脆什么鞋也不穿，光着脚出去算糊涂？我只是无端地从心里觉得这是蠢事。我想，大概穿趾袢儿系牢的木屐，算是聪明、正确；而穿趾袢儿系得不牢、不久就断的木屐，或是光着脚板走石子路的，都该算是糊涂吧！

虽这么说，可是我自己的几双鞋，每一只都有点毛病，总是换来换去将就着穿；因为鞋店是不给修理的。至于钟表呢，有五六只，却没有一个能走；因为钟表店谢绝修理已是常例了，幸而有什么好机会答应给修，也不能完全修好，过两三天又要出毛病，真是莫名其妙！

“这时候，会去请人修理，可真糊涂，不仅额外多要修理

费，而且说不定把好的零件给换了去。"话虽这么说，可是我桌子上四个形状不一却同样不走的表，都只能摆样子看，也真够愚蠢了。所谓"山中无历日"① 在古时是风雅的；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近些日子，连收音机也坏了，我的牙也出了毛病，贮藏室的屋檐下瓦匠没给安水溜管，雨水顺着屋檐流到炉灶跟前，一到雨天，做饭的地方就湿得一塌糊涂。这些都是个人琐事，但这些琐事是我们每天都在关心的，如果偶尔其中有一件得到解决，也会使人感到这是人生的一点幸福。

十月十三日是今秋最最晴朗的日子。假如这样的晴朗天气继续下去，没有冬天，这个人世就是天国了。当然，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但我也有和常人一样的幻想癖，一旦幻想起来，就无边无际地想下去。我在想象中把不知是屠格涅夫，还是哪个西方作家的小说中某一段情景描画在这一片落叶松林之间，一面凝视着这幅幻景，一面沉湎在关于食物的种种幻想里。这里的马铃薯是非常好吃的，比不地道的牛肉还讨人喜欢。但这现实的食物不是幻想中的天国的食品。我以非常的兴致幻想着天国清晨的早餐，该有法兰西的面包，加利福尼亚的桔子和朱栾，加了糖的进口咖啡(且不问它的产地和种类)，此外还有炸板鱼，镰仓的火腿等等。对美味佳肴，同其他事物一样，我没有过阔气的体验，从前在日本帝国饭店吃过早餐，那滋味的甘美在记忆深处

① 这里引用我国太上隐者的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见《千家诗》。

跳动，刺激着我的幻想。中清的软炸鱼，前川的黄鳗，金田的鸡等等，模模糊糊地在空中浮现出来。我的胃虽然羸弱，各种各样的食品却也吸收消化了不少。我的故乡位于濑户内海曲曲折折的港湾尽头，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水产：海鳗、鰕虎鱼、比目鱼等等。此外，多如烟尘的小杂鱼，以故乡特有的风味刺激着我味觉的幻想。对故乡不怎么留恋的我，面前却浮现出故居那间宽敞的吃饭间[1]的景象。

此时此刻，我对故乡的鱼类要比对大自然和人还要感到亲切。我并非有意要这样想，而是精神所寄宿的我的肉体陷落到饥饿的地狱里去了。富产各种鱼类的海洋包围着的日本，对自己的居民连每月供应一次象样的鱼都办不到，不能不令人心情暗淡。

在这高原上，我曾用一个夏季把韦勒[2]氏译成英文的《源氏物语》通读了一遍。不是一言一句忠实的直译，却使这九百多年前的东方古典表现出西方近代小说的情趣，对我这个程度的艺术鉴赏来说，是合口味的。韦勒是用近代人的眼光来看异国的古典。我们也可以用现代东洋人的眼光去看荷马和但丁。西方的古典里，有不少歌颂战争的诗歌和故事，但日本的古典代表杰作《源氏物语》，却完全不涉及战争。它表述了各种各样的恋爱观和艺术观，但丝毫没有表达对战争的感想。这是一部明朗的梦幻小说。作品中

---

① 原文作茶间，是吃饭的屋子。

② 亚瑟·韦勒（1889—1966），英国东方学家、翻译家，其《白居易诗选》英译本曾获英国创作奖，《源氏物语》英译本也风靡一时。

人物不时为喜怒哀乐所动，但不至使好冲动的读者心存感伤；它不过是一部描述庸懦男女游戏生活的故事，它无批判地描述了缺乏智慧和力量的痴人的软弱生活。假如这样的社会在现实世界存在的话，我想只消蛮勇之徒奋力一击就会垮台的。可是，冬季围坐炉边，夏季迎风闲坐，不虑饥寒地去耽读这部文笔巧妙的痴人梦境小说，这同文化人欣赏艺术的癖好倒是相称的。别人觉得怎样，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一位天才女性所写的这部反映中世纪平安时代社会的梦幻小说，通过现代英国名家的手笔成为现代化了的作品，我在这高原的凉风下读了一个夏季，它那“艺术”所特有的隽永魅力，给我精神上的感受，直到今天，齿颊之间仍然留有余味。这可以说是我平生一个幸福的夏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多次出现的白痴，其智慧，其英勇，都超乎常人之上，是一些伟大非凡的傻子。这是作者的独到之处，所以世界文学评论家无不称赞。把放弃自我、永除烦恼的超凡人物的幻想故事，以遒劲的动人之笔渲染出异国情调的作品，使我会感到陶醉；同样，那描写庸懦痴人游戏生活的故事，我也感到有迷人的魅力。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白痴》、《罪与罚》等等同《源氏物语》相比，那是极不相同的，但它们的深湛的艺术造诣却使我们感到有一脉相通之处。佛经的极乐净土，但丁《神曲》的天国，它们所描述的一切，有的鄙俗，有的抽象，都不足供我们构成天国之梦的资料。在《源氏物语》那里，不是什么圣哲先贤的桃源，却有痴人的天国供我

们一游。紫式部[1]没有如实地描写出平安时代凋敝的农村和贫穷的劳动者，对此，我们并不觉得遗憾。

手里拿着巧妙地描绘有闲男女愚痴生活的小说，在暖炉旁边小睡，也是人生之一乐。这与佳肴满腹，饭后一睡，同样是人生乐趣。

日本的晴空，从午前到午后一直没起变化，林间泛流着和煦的阳光，保持着宜人的温度。沐浴在如此飒爽的秋光里，我驰骋着的幻想，不过如此而已。可是诗人的奔放的想象，也没什么了不起。很凑巧，带到这里的衣箱里夹着一本《李太白诗醇》第五卷，取出来朗诵，是助人诗兴的。但这不过是中国诗中常见的意境。现在选出其中三五七言的一首来看吧，据说这种特异的诗体是太白首创的。

>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这首诗，论写实，论想象，都与常见的诗篇相仿佛，这种程度的作品似乎不需有劳中国诗坛第一位大诗人李太白。[2]刚看到落叶被风吹到一处，忽而又被吹散了；乌鸦飞回巢来，想它要安然歇息了，可是又被什么一惊叫了起来。——这样吟味着，可以看出与那种心情相呼应的诗的意境，可是，这既不是非凡的，也不是超人的。

---

① 紫式部是《源氏物语》的作者。

② 唐韦縠编的《才调集》中认为这首诗是无名氏所作，所以后人怀疑不是李白的作品。

沐浴着飒爽的秋光，用关于食物的幻想或艺术的幻想以自娱，这是一种幸福。可是，冬季严寒迫在眼前了，只要在这里住下去，严寒的袭击是避免不了的。在东京有房子的人好象都在做回去的准备了。常常见到为回东京的人载运家具的马车从林间穿过。在我们这样东京没有房子的人看来，这是值得羡慕的。有些人在空袭时期到这号称无上安全地带的高原来避难，到了和平的日子，能够回到自己那未受损伤的家园，去过那与新日本相适应的生活，我何尝不幻想他们是走运有福的人，并且羡慕他们呢？

遭到火灾的人简直就是没落到底的劣败者，下降成不能再从地上爬起来的动物。“您实在不幸呀，”每逢听到没受灾的人讲出这些礼貌上的安慰人的话，我们这些遭难的人就觉得自己有点可怜了。

“跟别人讲自己的房子烧掉了，这是再愚蠢不过了。假如同样是受灾的人，还会同病相怜，唤起同情友善的情感；假如人家没有受灾，那就和跟另一个阶级的人讲话一样，双方的心情是距离很远的。”

我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从心理上做过深刻的观察。我这个想法，跟妻说了不止一遍。报纸上为所谓“战争受灾者”罗列了各种各样的救助办法和慰藉言词，我每次读到这些，总禁不住要加以嘲笑，因为这与和平时期的火灾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遭这种火灾的人，就等于遭到了永劫不复的灾难。

“我总是不能相信咱们家的房子着了火。昨天夜里我

还梦见在二楼的床上睡觉呢！”

妻在白天的时候，或是忙着什么事情的时候，时而猛然想起积存在东京的房子里、院子里或其他地方的东西，好几次都差点儿哭出来。“洋房的楼梯下面，收着几十听果酱罐头，成瓶的蜂蜜，还有从法国带来的几瓶葡萄酒。旧皮鞋、旧木屐装满了三四个空石油桶，已经打好了包，放在楼梯旁边，预备带到这边来的。”

这种心思勾起了个头，就没完没了地联想起来，失火以前家里所有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浮现到眼前来了。偶尔用一下的誊写版和秤，近一两天想起来，觉得它们象是难得的珍贵物品一样。这些东西在身边的时候本来是不常用的，可是一旦毁于火灾，就突然把它们看作日常不可缺的东西了。

“今年还在这里过冬吗？”被谁这么一问，我照例含糊其词地回答：“也许这样吧。”可是并没有下定决心不动，也没有抱着在这寒冷地带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毅然决然的态度。我象留在鬼界岛上的俊宽① 那样，给回到东京去的人们送行。虽然不断有人传说：下面的平原食物也不丰富，燃料也不充裕，交通混乱，人心险恶；可是这些全不能给我什么影响，我摹想着回到东京去的人无不匆匆忙忙赶到“花都”去。为了买到有限制的车票，有的人半夜就出发到车站去。由

① 俊宽（1142—1178）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一个僧官，曾参加推翻平氏政权的活动，事泄，一一七七年与两个同谋者一起被流放到鬼界岛。次年这两人被赦还乡，只剩俊宽一人未得宽赦，死在岛上。这个故事，在日本古典小说和戏曲中都有描述，所以流传很广。

此可以想见，在今天，旅行仍然大非易事。尽管如此，不论是到"花都江户"①，还是到海外去旅行，那种有生活意义的乐趣，只要听人一讲，就够令人神往了。妻以激动的语调告诉我，她有一位在东京时结识的女友要到外国去了。这位妇人作了欧洲一个小国的外交官的妻子。由于日本国际关系的变化，这位外交官不能在日本停留下去，近日要同他的夫人就便搭美国船回国去。在这种时候离开日本，横断太平洋，穿过美国，跨过大西洋进入欧洲，这是多么饶有兴味，多么幸福的事。

"她跟我说，如有长袖礼服希望让给她一件。多么贵也要，也许是想在船上穿吧。"妻说，"当了夫人，跟着回国去，这倒是好事，可是，孤零零的一个日本女人，投入西洋人的社会，岂不太让人觉得孤单嘛。"

"不，这是不必过虑的。她跟随一位有力的保护者，离开日本，搭乘设备良好的轮船，渡过太平洋，通过美国，然后穿过大西洋跨进欧洲那个在战时一直守中立的平静的国家，在那里安居下来，只想到这些就够了。这不是令人憧憬的幸福吗？"

我从来没见过这位妇人，所以我能够随心所欲地想象她那种幸福的样子。象旧时日本姑娘那样穿长袖礼服也好，或者是穿最新式的洋服也好，不论服装如何，一位姿容绰约的日本妇女，摆脱开烦恼的日常生活，到陌生的世界去

① 江户是东京旧称。

作愉快的旅行，这不正是天下太平、国土宁静的象征，不正是能乐[1]舞台上所歌唱的“树不鸣条，四海波平”的光景吗？

“不，不是那么回事。船上净是美国兵，空房间很少，据说一个房间要住三个女客，男人也要大家合住在一起，真够糟糕的。”

突然耳边传来这位妇人断断续续的话语声，是她到我家辞行来了，正在门厅里同妻谈话。

“到了那边，有半年是冬天，和这里一样冷。”那个妇人清脆的语声从我耳边掠过。“虽说是中立国，听说就要和日本断绝国交了。我要在除了我自己以外一个日本人也没有的地方生活。……心情究竟怎样，不去看一看是不了解的。”

她只谈了这几句话就按一般辞行惯例寒暄一番回去了。妻迫于惜别之情，相跟着送她出去。

这位妇人要去的瑞士，听说那里的冷劲儿是同她住过一冬的轻井泽完全不同的。我这样想着，举目一望，远山的天边，晚霞正在浮动，象在预告明天是个晴朗的日子。仅仅是明天一天的好天气，也要把它当作难得的幸运。——我不敢奢望，保持着克己的谦逊态度。

过不多久，妻回来对我说，她刚才去看的山边的别墅越来越深地笼罩着秋天的萧瑟气氛，别墅旁边的落叶厚厚地堆积起来了。与行人何时再会呢？不得而知。“相思相见知何日”——我暗自想起李白的诗来。咏的虽是常见的情

---

① 能乐是产生于十二世纪的一种戴面具慢舞吟咏的日本古典乐剧。

景，但那真实感总是动人心弦的。

"拉奥太太说她就要到热海[1]去等美国船的启航日期，这很好哇！"

妻的眼神象在凝视着要去的地方，忽然低下眼睛落起泪来。这是惜别的伤心泪吗？我感到诧异。

"我真蠢！"妻用手背抹掉眼泪说，"我净做蠢事，拉奥太太是老朋友，人很亲切，到这边以后，还时常送给我们奶油啦，砂糖啦，所以我想送点什么东西给她饯别。长袖礼服没带到这里来，还有什么别的合适的东西？我找了一下，就只有把那块大岛绸[2]送给她。那是你偶然放进提箱，从东京家里带来的。那绸料纹理很细又很结实，拉奥太太非常高兴，还说带到那边做成洋服呢。她喜欢朴素，我觉得这比送她长袖礼服还合适。可是，我往后年纪越来越大了，不能光穿洋服，日本服装也不宜穿花哨的；不过细条纹的、适合老年人穿的，就只有那块大岛了。那还是十年前偶然买下的，象那样的布料，如今无处去买了。为什么我一时粗心把它给送了人呢。我想到这里，就忍不住伤心起来。连房子都烧光了，这么一块大岛绸还有什么舍不得呢？可是……"

（1946年1月）

申　非译

① 热海是静冈县伊豆半岛的温泉城市。

② 大岛绸是鹿儿岛县大岛地方出产的一种用手工纺的丝线织成的绸子。

幽灵列车

广津和郎

十一月三日晚十点前后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左右，我在米原站等火车等了一个通宵，我现在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写下来看看。

近来出门乘火车的那种惨象是谁都知道的，其中也不是没有碰巧遇到转车顺利而旅行得意外舒服的人。不过我们这番到能登去却相反，处处倒霉，来回都吃了不少苦头。

战时把些衣物疏散在能登，我这番是和妻一道去取回来。因为和女人同道，买了二等车票。然而，只有从米原到金泽的那一段乘着了二等车。此外来回都是三等车或货车。看来铁路当局的方针似乎是：二等票只顾卖，至于该挂的二等车厢挂不挂，却是不说明也不通告的。

去时固已相当困难，回来却更加艰苦。首先是，从七尾到金泽的车误了点，结果没赶上预定的下午一点十五分从金泽开往米原那班车，这就成了一切糟糕的根源。于是只好等下一班三点钟的车，而这班车却没有挂客车，只配了一列货车。还算好，不是敞车而是篷车；可是偏不巧我们坐的那车厢的门出了毛病，关不上，北陆的寒风毫不留情地直吹

进来。加之那天天气很坏，冰雹一般又冷又大的雨点横扑脸颊。天还没黑的时候也还罢了，到了黑天，又没个灯，就越发凄惨入骨。在这漆黑的货车厢角落里，风吹雨打，缩作一团蹲上几乎七个钟头，实在需要相当的耐性。我简直是冷透了骨髓。

九点五十分好容易到了米原，听说十点一刻有开往东京的一班车，我心想运气还不错，非常高兴。可是，倒霉得很，没有乘上这班车。因为当我们正要上二等车的时候，有几个年轻人从车厢里面抵住了车门，故意不让我们上去。

火车刚停下来，就有三个乘客从那个门里下车。等他们下完，我们正要抢先上车时，谁知几个青年竟从里面啪哒一声把门关上了，险些撞着我们的鼻子，并且嘲笑着向我们嚷："不行了！上不来啦！"

向窗里望进去，二等车相当空。座位虽没有空的，可是站着的人很少。按近来的火车情况看来，倒还可以说是不挤的。只是门口塞满了这班小伙子，只要他们稍微让一下，通过五六个旅客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很明显，他们不是二等乘客，而是从三等车厢挤过来的。

我向他们说明了这意思，央求他们说："让一下路吧，二等车厢里那样空嘛！"

"哪有什么二等三等的！"小伙子们装着不知道。

我终于不由得发了火。

"刚才不是下来三个人吗？下多少应该能上多少！"

近来的典型服装——土黄色工服和战斗帽——又象是工人，又象是复员的士兵。隔玻璃望进去，在紧挨着门的地方从里面抵住门的正是个眉清目秀、长相很漂亮的青年。这是多么不相称，长相那么秀气，眼角上却露着冷酷的浅笑，俯看着因上不了车正在着急的我们来取乐。

我感到在这儿又碰上了日本人秉性莫名其妙的这种故意刁难，便冒上火来。可是尽管我敲门、央求、叫喊，那青年总是不肯放松他那抵住门的手，竟是死守到底的态度。

这种日本人的故意与人为难的做法也许是由来已久，可是最近似乎更来得厉害了。在战时这种倾向逐渐明显起来，战后似乎又格外来得显著了。

在这次去的火车(那是开往大阪的车)上，我也曾碰上过这样的人。当时车上也是客满，有一个人霸占在厕所里，弄得旅客都无法解手。我看见很多人从人群和行李堆中挤到厕所去，马上一个个脸上带着很难受的表情退回来，才明白是这么回事。刚好火车开到名古屋站的时候，老早就要小便而忍着的我就想趁这个机会过去，跟在一群下车的乘客后面走到厕所，一看，果然，一个四十五六岁光景身强力壮的人把行李摆在厕所里，自己坐在行李上。

“车厢里面空了，请进去吧。大家老早都因为进不了厕所很难受哩。”

我这样说了，他一句话也不答，只是斜着眼睛盯着我，身子一动也不动。

“请您让开一下好吗？因为您在厕所里，大家都进不

来，怪难受的。刚才车厢里太挤，没有法子，可是现在里面空多了，进去坐吧。”

他只是又斜睨了我一眼，依然不回话；叉着两臂，那气势显得比先前更顽强。

我傻望着他的脸。为什么硬要死呆在厕所里呢？如果说因为车厢里人太多才被挤到了厕所里的话，也还可说，那是不得已的事；可是现在车厢里已经空起来了，却还要死呆在厕所里不出来，究竟是什么心理呢？何况，怎么说，厕所里决不会是一个什么好受的所在。可是偏偏要这么死霸占在那里。越是告诉他，大家进不了厕所很难受，请出来好不好，他越是呆在那里不动。

那是由于脾气古怪？因为人家说了自己所以生气？人家要我出去，就偏要是也当非，偏不听你的，这么种执拗？还是看着人家进不了厕所才痛快，定要霸占下去？

总之，世界上哪来这么种不懂礼貌，不讲公德的人？我眼望着他光只是身体壮健，那天庭却很狭窄，心里这样思量着的时候，紧接着刚才下去的那伙人，又闹哄哄地进来了一伙人，将我挤回自己的座位……

我想起了厕所里的那人，觉得眼前抵住车厢的门不许我们上车的那青年一类的蛮不讲理故意与人为难的举动，全世界怕也只有现在的日本人中才有这样的吧。

乘务员走来了，他看到这个光景颇为愤慨，他叫青年开开门，可是他怎么也不开。

乘务员着恼了。“你们是三等客吧。好！到名古屋统

统下车，补三倍的票价好了！"乘务员没有别的办法，白丢下句空话走开了。明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乘务员着恼不过，才这么说，我有些好笑。

不久，火车不仅是把我们，而且也把好些没有上得了车的乘客都留在站台上开走了。

原来在货车里和我们同车来的一位姑娘和妻面熟了，两人在站台上谈起天来。她也是被刚才的火车留下来的一个，她对妻说她打听到十一点多钟有一班车，所以妻就对呆若木鸡地在离她们稍远站着的我说："说十一点多钟有一班车呢。"

我查看了一会站台上的行车时间表，上面却并没有这班车。下一班车是三点零几分的。

"是临时列车吗？"

"这个……不过，她打听来的是这样……"

这位姑娘似乎也没有多少把握地点着头。

"那末，我去剪票口打听一下吧。"

受了寒的肚子感觉有些痛起来，也想去找个厕所。

"到剪票口打听，如果没有这么班临时列车，那我到车站外面去一去就来。"

这样对妻说过后，我就走向剪票口。

"什么？十一点多钟的临时列车？不，没有这样的一班车。"查票的姑娘这样回答我。

我走出剪票口，找到了厕所，解决了早从坐上货车以来

就冷透了的肚子的问题，好容易人才爽快起来。然后，在站外附近蹓跶了一阵；又回到站内欣赏欣赏那候车室里的一幅异样的光景，里面每一张凳子上都坐满了旅客，不知道他们是等几点钟的车，都坐在凳上睡着了；然后我又悠然自得地抽了一会烟，这样，过了好一阵才回到站台上来。

这时，妻焦躁地说："你这个人，到哪儿去了呀？临时列车刚才过去的。"

"呃？临时列车？查票的人说没有这么一班车，所以我才到外面去散了一下步来的呀……"

"的的确确是开过去了。刚才的那位姑娘和另外那些人都上车走了。是开往品川去的车，空得很。"

"这就真怪了。查票的不是说没有这么一班车嘛。"

果然，刚才的那些旅客一个也不剩，站台上已经空了。只有妻一个人痴痴地站在那儿。

"真是空得很，我本想一个人先上去，可是车票却在你身上呀。"妻懊恼地这样说。

我又跑到查票的地方去。

"十一点几分的车不是过去了吗？你说没有这么一班车，所以我才到外面去了一下，结果害得我没乘上。"

"不，没有这么一班车的。"

"不，我太太明明白白说她在站台上看见它过去了的嘛。"

"不会有这种事的。我们没有得到这项通知。还是请您向问事处去打听打听吧。"

问事处的那间房子紧挨着查票处。里面有三个站员正在桌上写什么。

当我说起临时列车的事时，座位紧靠门口的一位女站员就说，“临时列车？……不会有这么一班车的……”随后，她又掉转头对后面的人说，“喂，你知道有一班十一点几分上行的临时列车吗？没有吧？”

一个男站员停下笔来抬头望着我说，“十一点的临时……没有呀，这么一班车。”

“我太太说她确确实实看见了呀……”

“也许是她弄错了吧。绝对没有这么一班车。”

因为他这么充满着自信斩钉截铁地说，真是弄得我如堕五里雾中。我又跑回站台上来了。

“他们说没有吗？明明白白开过去了嘛……”因为没有乘上这班车，妻似乎仍在懊恼，余怒还未息。在货车上全身冷透还不算，上次的车又因为人家堵着车门没有上得去，再加上刚才开过去的那班临时列车正好空得很，却又由于我不在，没有乘上，因此，妻余怒未息，也就难怪了。

我们想三点钟的那班车一定也会很挤，既然是等，倒不如再多等上两个钟头，乘黎明时分五点多钟从米原开出的那班车要舒畅些。这样打定主意之后，我们就往站台下面的地道里去。米原虽然不及北陆那么冷，可是，到了夜深，这儿的站台上究竟还是相当冷的。

地道里挤满了人，也许都是在等天亮开的头班车。到处都是坐在行李上打瞌睡的人。我在这种地方一向是不能

入睡的，所以我一会儿跑到站台上，一会儿又走到地道里，这样跑上跑下，来消磨时间。妻却坐在箱子上睡起来了。

两点钟左右，扩音器叫起来了。破锣声音，听不清楚，只听懂“进驻军，进驻军”这几个字。这时，出来了一个稍微上了岁数的职员，不知是站长还是副站长（因为是深夜，可能是副站长），用手势赶着大家：“大家再挤紧些……再挤紧些……”把地道里的人都赶到一个角落里。然后，就跑上站台去了。接着，有两个女站员拿着扫帚也跑上站台。大概是因为进驻军要在这里下车，叫她们去打扫站台的吧。

看来站台上的旅客们，也是被刚才那位副站长用手势哄赶得一个一个陆续走下台阶跑到地道里来的。副站长站在台阶的最上一级，还在对着站在台阶中间的人，做着哄赶的手势：“再往下些……再往下些……”态度十足是不把民众放在眼里的横蛮官吏。

不久，听见了火车的声音。我想大概进驻军是马上就下车的，却似乎谁也不曾下车。火车立刻又开走了。丝毫也不曾听到上面站台上有什么动静。

刚才那位副站长走下台阶来。这番和先前相反，他不是做着哄赶的手势，而是把手背朝前，一边向旅客们招着手，叫大家“出来，出来”，一边大摇大摆地慢步走下来。他那傲慢的表情好象是对呆在台阶下的人们说：“现在你们可以到站台上去了。”

这时我才知道进驻军（从日本人方面来说，这个字眼是不适当的）不是下车，只是路过。这样看来，仅仅为了进

驻军的通过，却把站台上的日本旅客都赶到地道里去。我还以为是进驻军要在这里下车，为避免杂乱，所以把人们赶到地道里去的，然而事实却不然，只是为了进驻军要打这儿通过而把站台上的人们赶走的。这就是说，为了怕碍进驻军的眼而把日本人赶走。

难道进驻军竟会发出这样的指令吗？是声言要使日本施行民主政治的美国进驻军，为了路过这里，而发出指令叫把难看的日本人从站台上赶开吗？这也许是站长或者副站长的主意吧，是由于他们考虑得太过于周到的缘故吧。

十一二年以前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一次我在博多站的站台上等车，一个站员走来对我说："有一位大人物就要来了，请你走到那边去吧。"

"你说的大人物是指的亲王吗？"我问。

"不，不是亲王。是师团长。"

我想，如果是师团长的话，那是没有把人赶走的必要的，因此我没有走开，还是站在那儿。一会儿，一位陆军中将和一位陆军少将由站长陪同，从站长室向站台走了过来。我想，象这样的事情，恐怕师团长也是无权发出这种命令的，多半是由于博多站的站长做得太过分的缘故吧。

此刻，同样的事就在这个米原站为进驻军表演着。因为进驻军要通过这儿，于是就叫人们"下去！下去！"这种阿谀权势的小官们的奴才根性，真是古今如出一辙。他们为了献媚权要，竟不惜侮辱民众！

我着实有些恼火，本想对这位副站长发泄一顿。但是，

要就进驻军和“下去!”这个问题来议论一番,却是颇费时间的事情,再则,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究竟也是比较复杂的。我只好向正在我前面走过的副站长说:“喂,听说十一点多钟的临时列车开过去了,是吗?”我是打算对查票处和列车之间没有取得联系这回事情进行追究的。

副站长步也不停,连望都不望我一眼,依然向前走着:“不,没有这么一班车。”

“可是的的确确开过去了呀。”

当我这样说时,本来我以为是已经睡着了的妻,这时醒了,她说:“算了吧,说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不管怎样,列车确是过去了的。”

副站长就是那么走掉了。查票处既不知道,问事处也不知道,甚至连副站长都不知道的幽灵列车竟能在日本的铁路上通行!——昭和二十年十一月三日晚十一时几分——我要把这个时刻明确地记在这里,我的妻曾亲眼看见这班车,而且当时在站台上的旅客也都的的确确坐上了这班车,可是,站上的站员们却异口同声地说绝对没有这么一班车开过去!

(1946年1月)

伍 仲译

狐

野上弥生子

萩冈伸一想到养狐，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

年底得了一场感冒，使大学时代得的肺炎转成真的肺病了。为了彻底疗养两三年，他毫不留恋地辞掉三菱银行的差事，一到五月，就领着妻子芳子到北轻井泽他的朋友佐佐木的这座小山庄来。从高等学校①时代起，他就喜欢山。他原想跟佐佐木一同进英文系，可是家里硬要他读了经济，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就常常旷课，把两三本书塞进背囊去游山玩水。自从关到银行带有铁丝网的窗格子中间以后，他对那时候山地姗姗来迟的春天的美丽、静谧和爽心悦目，就更感到了强烈的乡愁。

离开东京之前，夫妻之间有过这样的谈话。

"我想就当是进了疗养院，在那儿呆它一个相当时期。你要是没有这种决心，开头就不必跟着去。"

"决心是有的呀。"

"那儿跟下轻井泽可完全不一样。一过夏天，连一个人

---

① 日本战前的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

影也没有啦。尤其是天一冷，到了过冬季节，从十一月到现在这个时候，遍地是雪，跟社会上是隔绝的。受得了吗？”

“不管受得了受不了，反正没有别的办法。”

回答的时候，她的嘴唇微微颤动，一对黑黑的大眼睛里浮出了两颗泪珠。象草上的露水积在叶尖上似的，泪珠圆圆地沾在睫毛上，一眨眼，就顺着俊俏笔直的鼻梁滚落下来，散了。

萩冈也沉默起来，一个劲儿地划点烟用的火柴。在这次的计划里，除了有必要进行早期疗养以外，他还暗暗感到一种浪漫蒂克的欢欣，他故意向妻子说得那么夸张，也是这种心情的流露，可是眼泪把话头又拉回到麻烦的现实上来，却使他感到有点不快了：几年前成了寡妇、脾气变得更坏、但表面上还装得亲切郑重的继母；继母的独生女——有点跛脚、错过了婚期、一点也不机伶的妹妹；成了她们冷淡、轻侮目标的妻子。芳子原是一位朋友家里的使女，萩冈自从不顾周围的反对跟她结婚以来，虽然还跟家人住在一起，可是他跟妻子住的是朝着一条小胡同、以前常常租给外国大使馆人员的洋式房子。而继母和妹妹则住在毗连在一起的日本式房子里，那还是父亲特地从名古屋请来工头和木匠修建的，虽然不甚宏壮、但式样却很考究。她们仍旧照着父亲在世时的方式和习惯过着日子。这次到北轻井泽去转地疗养，也是要使这种分居在地理上离得更远一些。比起现在的忍气吞声来，芳子是宁愿忍受山居的寂寥和不便的。继母可以给妹妹找一个合适的入赘女婿，让他来照顾家。那

来自己照料家庭的责任也可以解脱了，银行的差事也辞退了，又何苦而且又有什么必要留在令人厌烦的东京呢！萩冈的这种态度，在他的寡妇继母看来，同丈夫从官界转入实业界的活跃情形两相对照，就认为是没有出息，是退缩，而且认为这是结婚铸成的错误。如果是合适的姻缘，妻子绝不会让丈夫干出这种没分晓的事：为了那样一点病，就把三菱的差事扔掉，跑出东京去。首先是说出去不好听，而且也没法跟人去说。这种愤懑，落到每天总得从所谓"里院"到前面露一回面的芳子头上，对她来说，是很难忍受的。如果不是当海军将官的叔父桦积极支持他们，两个人甚至连普通的婚礼都不能举行。萩冈故意避开父亲留下的设备完善的叶山别墅，而去借了路程远几倍又不方便的朋友的山庄，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大地震的时候芳子在日本桥① 失去了父母，以后寄居在牛込区伯母家里，在贫穷中长大，好不容易才上了女子职业学校，在学校旅行的时候才第一次坐上火车。没有萩冈自己怎样活下去，在她是不堪设想的。尽管如此，倘是平常时候这样离开东京，她也许会更感到凄凉呢！

总之，他们就这样到这里来了。表面上总说是转地疗养，忽然又变成了养狐，正象开头说的，这完全出于偶然。这个念头是第一次领着芳子去看养狐场的时候引起来的。养狐场在车站的那一面，萩冈每次到山里来总要到那里转

① 日本桥是日本东京都内的中心地带，金融商业的中枢。

一转。

“这次我跟内人是抱着跟大家一起在这儿落户的心情来的，请多关照。病嘛，不过是跑出东京的口实罢了，所以我想过些时候种点马铃薯什么的，就当庄稼人啦。也算是晴耕雨读吧。”

听萩冈这么一说，养狐场主人平濑就劝他养狐，说：“晴耕雨读？庄稼活也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呀。这儿到五月中旬才刚刚能下种，九月末就开始下霜，忙忙碌碌，费挺大的劲也收不到什么东西。还是养养狐狸比种庄稼好哇。开头养它一对两对，先小规模干着，别管有利无利，可相当有意思呢！跟活的东西打交道，早晨天一亮就得起来，还得一板一眼地侍弄它。身体弱的人，干这种活对健康也大有好处呢！”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这样子也不象能够养狐啊。不过，当银行行员，我也不曾有什么自信来着。”

萩冈仰着脸，领子上露出腺病质的长脖子和突出的喉结，笑了。语气虽然是自嘲的，但那调子在东京却很少能够听到，爽朗而又活泼。平濑斟第二遍浓茶的时候，又说只要想干就没有什么问题，仍旧继续谈养狐的事。

“养别的玩意儿也一样，养狐，你爱惜它，这就是最大的秘诀。实际上，你一弄上手，也自然会产生一种亲爱之情。我嘛，照我老婆说，爱狐狸比爱家里人还厉害哪！”

他的老婆阿浪，正在屋子的一角跟芳子聊天。屋子不是洋式的，地面却是洋灰铺的，为的是夏天从下轻井泽来的

外国客人可以穿着鞋就走进来；墙上还糊了廉价的糊墙纸。屋子的一角摆着布置成橱窗似的玻璃柜，阿浪站在玻璃柜前面，指着摆在里面的银狐围脖、手笼、坎肩，说它们如何如何便宜，比起三越① 来，价钱只有一半。这是一个肩宽腰粗，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圆圆的肉厚的脸上，象这个高原居民常有的那样，也有一些紫外线晒出来的深红色斑点，粗手大脚，身强力壮，象个蛮女人。站在一旁，穿了一件洋衫的芳子，虽然个子差不多，长得也还丰满，相形之下却显得分外纤细瘦弱了。特别是头发半白，后背微驼、骨架很小的平濑，在阿浪面前，竟不象丈夫，倒象是父亲。阿浪是续弦，看去跟丈夫相差二十多岁。平濑的两个儿子都已远走高飞，据说，他们说家里的狐狸，指的就是这个后娘。但荻冈相信，正象有人说平濑是骗子，而他也有待人很好的地方一样，这位内掌柜也不一定就象人们说的那样不好。从自己和继母的关系一想，他反而不愿意把这个女人想象得很坏。在荻冈的感情里，这种成分是很多的。实际上，他经常以一种反省的心情去回味少年时代以来的辛酸，从来没有憎恨过，反抗过，跟芳子结婚的事情，算是仅有的一次例外。

玻璃柜上面的老式挂钟，这时候用一种有气无力的声音打了十点。

听了最后一响，平濑跟老婆打了一声招呼，吩咐说，趁他领客人去饲养场的时候，作点玉米团子。一面说，一面从

---

① 三越是东京的一个大百货公司。

椅子上站起来，把客人领到后院去了。

正面是地板稍稍离开地面架起来的小屋，前面有两坪[1]左右的空地，这就是一对狐狸的家和运动场。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栉比相连，中间用铁丝网隔了开来，外面又有一道铁丝网围成的墙，就形成一个长方形的部落。地方虽然不大，但在空荡荡的田垅和枯黄的草地中间，还可以看到为二十几对狐狸建立的几所这种没有顶棚、光有铁丝网四框的家。田垅里，早播的豌豆刚刚钻出嫩芽，草地上拴着山羊，狐舍点缀其间，看去宛如日本画的图卷。这里还有一所样式格别的建筑物，这就是梯级很高的塔一样的监视塔，从这上面可以一眼望见这一片狐舍。

狐狸，不在小屋里的，就在各自隔了开来的运动场上晒太阳。听见走近的人声，它们警戒地回过头来，有的把毛茸茸的长尾巴一甩，转身逃进小屋；有的竖起尖耳朵，用银灰色的吊梢眼角凝神看你一会，然后把视线一转，又没事儿似地把尖鼻子贴着铁丝网趴下去了。也有的照旧摆动着尾巴，不停地慢慢走动。毛色，据说所谓银狐的特点，一根根看去，尖上是黑的，中间纯白，贴着皮肤的根上是灰的；整个看去就象下了一层霜，莹洁的白色纹路越多，越算是优良品种，作成围脖，价钱也高。还有白毛集中在尾巴尖，形成一团白球的，据说更加珍贵。但在这里却没有看到。饲料是充分的，除杂粮之外还有鱼类，照料也很周到，所以光滑的

---

① 坪是日本面积单位，一坪为三十六平方尺。

毛色，在高原五月充沛的阳光底下闪闪发亮，在一处铁丝网旁边，一株小梨树正在盛开，枝头满是白花，看去就象一幅印象派油画似的。

“真好看，并不那么让人害怕呢！”

芳子从来没有这么就近地仔仔细细看过一匹狐狸，现在孩子似地满有兴致地一面看一面走。她的话里，对于在童话里或在其他地方名声都不很好的这种兽类，有着一种同情。

“害怕的是狐狸啊。太太！”不等旁边的芳子的丈夫开口，走在前面的平濑先插了嘴，“都说狐狸阴险，猜疑心强，那是因为狐狸总在提防着，对人有种恐惧心。这点，也可以说是机伶，掌握这种习性来摆弄它，再没有比它更无害的动物了。”

“狐狸会给您立座铜像呢！”

“哈哈哈。可是没有这样一点同情心，那就照料不好呀。太太看样子也很喜欢活玩意儿吧？”

“在这点上内人跟您是同道。狗啦，猫啦，小鸟啦，什么都想养。耗子把厨房糟蹋得很厉害，可是拌耗子药，她也下不了手。在爱好动物这点上，说不定你还超过平濑先生呢！”

“小耗子出溜出溜的，也挺可爱嘛！”

“性情温柔的太太们总是这样的。你看吧，世界上讨厌活玩意儿的女人，就没有好人嘛。”

于是平濑又劝他们养狐，说，太太这样，那就有一个最

好的助手了。

阿浪拿来作得干干净净的玉米团子和刚挤的山羊奶，萩冈和芳子算是提前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回家了。

“怎么样，养狐吗？”

“啃！不管怎么喜欢动物吧，可是说到养狐……”

“要是真干起来，东京家里的人会晕过去的。”

“他们会以为你发疯啦！”

“肺病和疯子！对他们来说，那就更丢了体面。”

“咱们不是说过不要想东京的事吗？”

她觉得有点累，靠在藤椅子上，把两道弯弯长眉底下微微有些发青的眼睑眯缝起来，自言自语似地说：“多么安静，多么舒服啊！你总说山啊，山啊，到这里来才真正知道它的好处。来之前，我多少有点担心，以为太静，太寂寞啦，会不会使人不安。同样的静，这儿的静也不同呢。在东京家里，夜里你有什么会，很晚很晚还不回来的时候，周围的那种寂静，真叫人害怕，可是这儿就没关系，越是寂静，越觉得愉快。”

“没有杂念和野心，心地淳朴的人，谁都会这样。本来人就是在这种大自然中间开始生活的。喜爱大自然，这是对于几千年，几万年以前的生活的爱的复活。”

“这种道理我不懂，可是每天早晨起来，打开窗子，我总要跟浅间山说一声您早。因为，好象山也跟我问候呢！”

“不光是山，咱们对于那儿的羊，森林里的树，溪流的岩石和水，也会觉得早晨晚上都要跟它们寒暄呢。一切都会

教人感到是有灵魂的。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活跟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你等着看吧。大自然会变得更美，更丰富，使任何人的心情都不能不变成这样。再过一些日子，山石榴就会把这个高原装点得一片通红，落叶松会变得翠绿，连馨草也开了花，布谷鸟和黄莺也会唱起来。你想看的开在地面上的铃兰，那时候它们也会开出白色的娇羞的花朵来。"

"真叫人高兴啊！"芳子象个孩子似的，用活泼泼的调子说。

进了六月，山地虽说春迟，也完全是春日景象了。上个月，虽然樱花、梨花开了，可是一大早浅间山上还常常盖着一层薄雪，现在只是山腰洼处还有一个地方留着残冬的痕迹，柔软的紫灰颜色一天天地浓了。斜对面山洼处的残雪，山脚下村子里的人们管它叫作"一根葱白"，等到它一明显地露出来，那就是说春意已深，不必害怕下霜，可以安心播种了。高原一带的草色逐渐转青，也是在这个时候。先是向阳的道旁小草，在根上冒出一点绿芽。正象在玻璃瓶的水里滴了两三滴蓝墨水，已经不是白水了，但也不能说是带了颜色，看去只是这样一丁点的变化，可是一天天枯败的叶子变绿了，不知不觉间就变得草色青青照眼明了。从丘陵的斜坡到丛林的中间地带，叶子枯槁成茶褐色和灰色、纠结成一团团、被雪压得倒伏了的很高的茅草和杂草，这时候也带着绿意遒劲地站起来了。村子里的女人和孩子们沙沙作响地拨开这些杂草来采蘑菇。那是凹成杯形、味道很美的灰褐色的蘑菇。接着又是采薇菜啦，采蕨菜啦，挖土当归啦，采

紫萼啦，从这里开头，这些山上的野菜，就成了村子里的人们青黄不接的时候的宝贵食物。因为十一月下到窖里的青菜快吃光了，而指望从地里收下鲜菜，还要等到八月。萩冈和芳子常常到附近一片朝南的斜坡上去。她提着篮子去采蕨菜，萩冈就用装在衣袋里带来的小铲子去挖土当归。那种土当归根部呈红紫色，看去鲜艳悦目，味道也极清香。土当归蘸豆酱和油烹蕨菜，对于萩冈，从过去常常游山的时候起就有很大魅力。

“东京送来的蔫蔫巴巴的蔬菜，根本算不得青菜。”

“说这种话，可对不住特意送来的母亲啊！”

“可是她们会说，跑到那种鬼地方去，连青菜也得从家里送去呢。”

“反正这里听不到，没关系。”

“你到山里来，完全变得什么也不在乎了。”

“所以这阵子胖起来啦，真讨厌。可是你也完全变样啦。”

“过于健康啦，把我给拉到中国去，那可不妙。所以健康的恢复也是慢着点的好。”

一想到这点，芳子就觉得使她那么担心的丈夫的病弱，倒是值得感激的；而且她还会想起，结婚时给了他们那么大支持的叔父，他的独生子，作为普通士兵，刚刚开拔出去，就在上海战斗中阵亡了的事。不过，一个多月的山居生活带给萩冈的变化是很显著的。身上，脸上都长了肉。他喜欢读书，也画画油画，最初从山峦写生开始，常常也画出一些

带有业余爱好者的朴素感的好作品，现在这些都更扎下了根。穿一件蓝绒线衫，吹着口哨，朝着阳台翩然跳下的动作，也有了从前所没有的轻快的弹性。芳子呢，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种地方舒舒畅畅地生活，同样的影响，在她身上就表现得更显著了。不仅象她自己说的，发胖了，而且山上的阳光，把她那有点象混血儿的前额和笔直的鼻梁也晒成了小麦色。在东京，脸上即使浓浓地擦了胭脂，也会立刻透出原有的白皙来，现在脸上却总带有一种巴旦杏似的红润。因为怕热，白天穿的薄绒线衫也是短袖的，所以两只胳膊晒出了一道分明的线，裸露着的两手，直到指尖也都比脸晒得更黑，只是掌心还红中透白，显得软绵绵的。芳子把两只手抱在胸前，把视线落到裙子底下也是裸露着的那一双苗条但似乎又有点变得粗壮了的小腿上，说："我快变成养狐场内掌柜似的啦。"

她指的是养狐场平濑的老婆阿浪，变成她那样子，是芳子最害怕的。她觉得晒得那么黑，变成不好看的乡下人了，就有点不好意思，却不知道这更增加了她的美。萩冈常常用不同于从前的眼光，定睛看着晒得黑黑的妻子。本来，他对芳子的爱恋，其中就掺杂了很多对于这个不幸、贫穷、纯真而又温雅的孤儿的怜悯。也可以说，他那颗从小就渴求母爱的孤独的心，是在同样孤独的心里找到了归宿。因此，他的爱是清澈、踏实的，虽然强烈，但却平静，即使燃烧起来，也不狂暴。在痰里混有血丝、接连发高烧的时候，他也是比自已的死更多地想到死后怎样能够使她幸福。虽然

没有明说，可是他向当时恰好从军舰上回来了的叔父和佐佐木托付过这一切。一想到虽然结婚生活短得有如过眼云烟，但毕竟从卑贱、轻蔑和穷困中救出了一个可怜的女人，他就觉得似乎也可以安然瞑目了。可是近来萩冈的心情却有些不同。他想，如果病再反复，濒于死亡，他不会甘心丢下妻子就那么死去的。当然，叔父和佐佐木会想办法使她跟继母和妹妹不发生什么大的麻烦交涉，而能够优裕地生活下去。可是这并不能保证使她当一辈子寡妇。相反的，很有海军军人那种放得开的想法的叔父，倒是很可能劝她再婚。那末，就会出现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男人，占有她那温柔、诚实和献身的精神，甚至连仅仅是自己和她之间的秘密的、那些可爱的举动、耳边的私语，也都统统夺去，而不能领略它们的价值；自己果真非要从九泉之下看着这种情况不可吗？

萩冈突然把象牙筷子啪的一声撂到饭桌上了。

“啊，怎么啦？”

“生的！没法吃！”

“对不起。我的并不生呀！”

芳子真地吃了惊，把自己碟子里的盐烤的小鳍鱼递过去。萩冈发脾气，其实并不是因为鱼烤得熟还是不熟，而是因为忽然想到那个莫须有的男人也可能和她这样对坐吃饭。

“成啦，成啦！”

他马上后悔了，又向那条实际上并不是烤得那样半生

不熟的小鳟鱼伸出了筷子。

有一次，萩冈说芳子对前来送信的年轻的邮差表现得太亲热，又厉声厉色地大发了一顿脾气。邮差是从相隔二里[1]来地附近村子里的邮局来的，每次他们来，招待一杯现成的茶水，既是当地的习惯，也是请他们顺便捎走信件、明信片之类的酬答。这天，还请他带去一个小包，所以茶水之外，她又添了一大片用自己发的面烤得很好的面包。这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今天会惹出这么大的责难，她想不通。芳子一直不知道丈夫的嫉妒。萩冈也由于自尊心而羞于把它说出口。可是在这之后他表现的热情和爱抚却是那样强烈，使妻子吃惊，也使她领悟到这是丈夫在乞求饶恕，于是她又禁不住高兴、微笑，而忘却了眼泪。丈夫的爱没有减弱，而是更加深了，一想到这是身体好起来的证明，她就感到浑身充满了一种更大的欢欣。

一天夜里，萩冈告白了一切。芳子听了，趴在丈夫胸脯上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恨他、责备他为什么把那样可怕的想象闷在心里，而不告诉自己。她甚至象母亲似地数落了他，说他这阵子身体壮实多了，根本就没有必要想什么病啦、死啦这类多余的事情。又发誓说，她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跟他一道死，没有他，自己是活不下去的。这类誓言一般都是绝对不能遵守的，不过萩冈觉得，她似乎都能照行。正象让她跟到山里来就来了一样，如果说一道死吧，现在她也一定会

---

① 一日里约合我国七·八里。

毫不踌躇地准备去死。最近自己难以控制的莫名其妙的嫉妒冲动，虽然同过去已经一刀两断，可是由于将来怎么办也还没有定见而感到的六神无主，对于以“事变”名义已经难于蒙混下去的战争所引起的一切外界的纷扰，他的憎恶和不快，以及由此产生的虚无感，还有一想到病一旦痊愈又会被拉去打仗而产生的绝望，这一切都使萩冈觉得，病即使看去仿佛一点点好了起来，也决难完全恢复健康，因此他甚至时常感到死对他是一种轻松的诱惑。不过，只有这个秘密他却没向芳子透露过。用这种故意装出来的快活，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不是日本的。是西欧的，可是也是希腊远古时代的故事。从头说，话太长了。总之是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笃信神祇的老夫妻，他们在神仙遇到困难的时候帮过神仙的忙。为了报答他们，神仙说他们想要什么就会使他们得到什么。于是老头就提出了一个愿望，他说：我们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在一块儿和和美美地过日子，现在年纪老了，快到死的时候了，我们希望，不要让我先死把老伴留在后面，也不要让我留下，给老伴料理可悲的后事，但愿能够让我们俩同日同时同刻死去。你看，老头想的不是很妙吗？”

“真照着说的那样作到了吗？”

“当然喽，对方是神仙嘛。从那个时候起，老头和老婆就当了神前的侍者，可是，他们已经老迈得干不了什么活了。有一天傍晚，他们俩正在前面院子里眺望周围的美丽

的湖水，老头的身子忽然长出树叶来了。老婆大吃一惊，可是她的身子也开始变成树了。眼看着两个人全身都盖满了树叶，脚变成了树根，身子变成了树干，两只手变成了树枝。可是脸暂时还没有变成树梢，两个人面对着面，说：'老婆子，再见吧！咱们向神仙求的愿，现在到来啦。真是值得感谢啊！''再见吧，老爷子！'两个人互相告了别，这时候嫩绿的树叶把他们的口封上了。老头变成了一棵挺拔的槠树，老婆变成了一棵优美的菩提树，从此就天长地久地并排站在湖边上了。怎么样，故事很美吧？"

芳子点点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里含了一泡泪。她开始想，如果他们也能得到这种幸福，将变成什么树？落叶松？枞树？还是现在正在开着花朵的洋槐、山藤？这以后的几天，这种选择就成了芳子的愉快的想象。

"我一定变朴树。"

"我可不喜欢那种树。"

芳子知道雨天穿的木屐的跟是用这种木头作的以后，她对这种有着繁茂的长出大椭圆形的叶子的树就有点轻蔑。所以荻冈故意笑着这样说，逗她玩。象未开化的野人把山顶的岩石当作祖先，把雷劈的雄劲的大树奉为神明似的，用这样的感情来谈论这样的话，在这里听来却很自然，富于真实感。

就在这前后，养狐场的平濑提着一篮子鸡蛋拜访他们来了。鸡蛋是他们订下的，平常不是他们去串门的时候顺便取回来，就是让阿浪给送来，今天平濑亲自驾临，那是因

为另有事情要来商量。

“正好有一个卖主，下个决心怎么样？”

刚在大厅里的藤椅上坐下他就开口了，是问他们要不要买下旁边的一个养狐场。

“以前大概跟您提过，那是前桥的一个财主一半当作消遣搞起来的，狐舍虽然很小，连五对、六对也养不下，可是带有一幢别墅式的小洋房，对您可太合适了。而且地皮也在三千坪开外，说是三万就要出手，那可象白给似的哪！”

“干么要那么急着卖？”

“这一带，有一个时候养狐场搞起了二十来家，现在都是这个样子。跟中国的纠纷，现在也变成真刀真枪的大仗了，交税剩下的钱，全都得买什么国债，这时候还谈得上什么银狐围脖！大概人同此心，一下子就都泄劲啦。现在建筑物虽然都还在，可是还有狐狸的也就剩下两三家了。在这个时候，劝您养狐，好象很矛盾，可是您也不是想在这上面捞一把，比干庄稼活，对您合适，的确对健康也很有好处。如果您不愿意养狐，光冲那幢房子，买下来也管保不会吃亏。”

“有狐狸吗？”

“还有三对。您不愿意要，我留下也可以。反正我这辈子跟狐狸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不死，就准备干下去。哈哈哈哈。”

平濑露出烟油子熏得焦黄的龅牙，张开大嘴，呵呵地笑

了。他一直坐到吃午饭，萩冈不得不奉陪听他从头讲述他的所谓不解之缘——这是他半生的阅历，同时也是日本养狐业的历史。

平濑在桦太岛开始养狐，是在大正四年①，地方是从丰原町还要往北走二里多地的一个荒村。村子原来的俄国名字叫作诺亚列克桑德罗夫斯克，那时候已经按日本式叫作小沼村了。不过七十几户人家中，还有四户俄国人。周围是一片荒漠的湿草地，到处都有小河和沼泽。村名就是因此而得的。

草地上有很多狐狸。有一种十字狐，从头顶到尾巴尖顺着脊梁有一道黑色毛纹，同从脖子到肩下的同样颜色的毛纹恰好交成一个十字。也有三毛狐和赤狐。太阳一出来，就照得炙人，可是沼泽上又常常腾起一片雾霭，这对于狐狸的生息是最好的条件。

第二年，用赤狐和三毛狐杂交，生了五只仔狐，其中三只是十字狐，两只却出乎意外地是银狐。平濑说，这就是日本最初的银狐。不久，他又搬到北海道去，在大沼湖畔开始了大规模的养狐事业。因为在桦太岛，买一张修狐舍的铁丝网也要出很贵的运费，剥下狐皮出卖，也是靠近东京一点的地方更方便，所以替他出资的一家渔业公司也希望他这样作。到后来因为看到国际避暑地轻井泽外国人的购买力很高，大有生意可作，又从那里搬到轻井泽来，这中间他在

① 大正四年是一九一五年。

大沼湖畔整整干了十四年。对于这一段往事，他有着很深的怀念。向当局大肆运动，终于成功地从美国的爱德华太子岛罗杰斯养狐场第一次输入了外国的纯种银狐，也就是那时候的事。

“那正是寺内内阁的时候，驻美大使是金子先生。当时社会上有种空气，认为狐狸这玩意儿何必要从外国输入！可是大使先生帮了很多忙，替我买回了十对。在船上死了三对，剩下七对算是太太平平到了日本。一对一千圆，在那时候，可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哩！我特意从北海道进京，又到横滨去接这批狐狸，一想到自己就要亲手侍弄这些过去光是看到过照片的外国优良种，就性急得什么似的，老想着早看一眼，再加上担心能不能把它们太平无事地带到北海道，那真是夜里连觉也睡不踏实哪！”

他一口气地说下去，就象谈论昨天的事情似地，满怀着激动和喜悦。他的话里，有一种迷了心窍的人的无思虑的美，尽管有些自我吹嘘，听起来也不那么令人反感。萩冈和芳子麻利地摆上午饭，跟他一同吃着，一面颇有同感地听他讲话。以前虽然零零碎碎听到过一些，可是这样详细的原委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

“今天可太麻烦太太啦！西餐这玩意儿，我们还不大知道是什么味道呢！”

平濑把大块的面包抛进嘴里，称赞肉烤得可口，又说有机会要请他们尝尝狐肉。

“啊呀，狐肉能吃吗？”

“现在不行，秋后上膘的时候很好吃。”

“有膻味吧？”

“大家都担心这点，可是没什么。听说东京肉很缺，今年过年的时候给一位相好的朋友家里送去两只，他们很高兴，寄来很大一笔钱，简直把我吓了一跳，说是如果还可以卖给他们狐肉，送多少去都行。我老婆一看这倒不错，就说，狐皮也不如以前值钱了，花那么多工夫和饲料合不来，还不如杀了卖肉，不干养狐这桩买卖，专门养鸡的上算，你说，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当时就说，我是靠狐狸起家的，不管赔钱赚钱，这辈子算是跟狐狸泡上了，你要是不愿意，可以滚出去。哈哈哈哈。”

平濑又张开大嘴，发出了尖声的干笑。他仿佛忘了，说出养狐业正在衰败的这些内情，会给被劝诱新买养狐场的对方带来什么影响。这在萩冈听来，倒也很有意思。萩冈总算干过两三年银行差事，知道平濑特意跑来告诉他这件事，不会光是出于亲切，可是到底平濑好到什么程度，又狡猾到什么程度，他却摸不准。而且，就算他那番养狐的经历是那样吧，可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跑到桦太岛去的？如果说他还有两个不着边的儿子，那末现在的阿浪之外，当然还有一房前妻，这房前妻如今在哪里呢？他跟阿浪不仅看去象是父女，实际上年龄也相差十五六岁，两个人又是怎样到一块的？他在哪儿出生，又是怎样对这种特殊营生发生了兴趣的？这一切萩冈全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是很容易打听出来的。只要问一下府上是哪里，就会引出其他很多

有关出身的话来。可是萩冈一向是极不愿意干预别人生活的，所以连这样的话也没有问。

第二天早晨，萩冈说："今天到养狐场去看看吧！"

看他的神情就象考虑了一夜似的。

"真想买吗？"

"人家特意跑来告诉了一回，反正先去看看再说。"

两个人到了那里，恭候多时的平濑马上带他们去了。那所出售的养狐场，隔着一块已经种好的马铃薯地和一片鸡舍，紧挨着平濑的地皮，甚至等于就在平濑的地皮以内，另一面是一片白桦树和枹树的林子，中间有一眼小泉水，潺潺流成小溪，旁边长了一片茂盛的芹菜。

"啊，带了篮子来可多好。"

芳子穿了一双白帆布鞋，跟在丈夫后面，轻快地跳过小溪。如果不是萩冈紧着催她："喂，那些事情以后再说！"她蹲在水边真不想走开呢。

"对了，这眼泉水，昨天我没跟您说。这可是个宝贝哪！"

平濑一面在前面走着，一面回过头来说，这一带的井，都打在从浅间山上倾斜下来的砂砾地层上，常常不出水。可是这眼小泉水却从不涸竭，在严冬积雪之下，也不断涌出，而且水是微温的。

"这么说，雪有几尺深？平濑先生！滑雪我们总是到丸沼和鹿泽去，这一带光是路过。"

"大概是浅间山的关系吧，雪还不到一尺深。可是，冷劲跟桦太岛差不多，这也是适合于养狐的好条件。所以说，

你们要想在这儿过冬，不作充分准备是过不去的。那幢房子过冬的设备很齐全，光凭这点，我想您买下来也不吃亏。”

三个人已经走近那幢房子了。那是一幢箱子似的洋房，外面涂的乳白色粉灰已经褪落，前面的草坪也是一片荒芜，半路上不见了的小溪，又弯成缓缓的弓形出现在这里。可是这并没有增添什么庭园情趣。房子内部也很粗俗，简陋，有十铺席、八铺席和六铺席的三个房间，还有比较宽敞的厨房和浴室。现在借住的佐佐木的只有两个房间的山庄，最不方便的就是没有洗澡设备。光是到这儿过夏的人们，可以到附近俱乐部去，那儿有把温泉的微温的水烧热来用的公共浴场。那儿也是山庄村的一种社交场所，所以一般家里都没有洗澡设备。

“实在想洗的时候，就在背囊里装上毛巾和肥皂到草津温泉去。”

感到洗澡不方便的时候，有一次萩冈这样说，倒把芳子逗乐了。用不着到草津去，那是因为这儿的高原气候干燥而又清爽，每天用热水擦一遍，也就不那么想泡在澡盆里了，而且一个星期总有什么事情要到平濑家里去一次，只要说一下，主人们就会替他们烧澡水的。可是这也只是在季节好的时候，天气一冷，那就要另作打算。由于同样的原因，所以一看到厨房和六铺席的吃饭间当中的堂屋① 里有

① 原文作土间，日本农村的房子，进门处一般只铺着土，相当于我国旧式建筑的堂屋。里屋比土间高出一截，拉门外面有台阶。

一个铁板制的大炉子，萩冈就叫了起来："嗬，这玩意儿可不错。"

炉子是椭圆形的，上面有大小两个炉眼，大的可以坐饭锅，小的可以放煎锅和水壶，既可以做饭，又可以取暖，很方便。这个高原村的常住户，就象俄国农家都有一个茶炊一样，每家都有这样一个炉子。从十一月起就进入漫长的冬季，那时候它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家当，人们整天烧着炉子，甚至会把铁板烧得发白。

平濑家里，现在做饭也还用这种炉子。有时候到他家去洗澡，下半晌忽然遇到冷雨，平濑就把他们领到炉子旁边，说："再在这儿暖和一下吧！"

他向炉子里再扔进一根劈柴去，那晒得干干的木柴马上就在余烬里燃起火苗。炉子发出呼呼的响声，放在小炉眼上的水壶滚开起来。于是茶也沏来了。不仅方便，而且也很朴素，正象是山居之家的东西，所以萩冈喜欢这种炉子并不下于喜欢东京家里那个英国式的暖炉，他很想最近就弄到一个。

"这在这一带，都是请三里开外一个村子的铁匠给做的，那个铁匠掌柜的，手艺很好，可就是太懒，今年请他做，能够当年做出来的时候简直就没有，糟糕透啦。你现在请他做，是啊，明年冬天也用不上呢！"

听他那口气，仿佛是说光凭炉子，这幢房子也值得买，可是他到底没好意思明说出来。

养狐场在后面。铁丝网圈成的狐舍，高高的监视塔，设

备和配置都同旁边平濑家里的完全一样，只是小一些，象是后者的一个模型。里面没有狐狸。房主搬走的时候，把狐狸托付给平濑照管了。

平濑打算回报昨天的人情，招待他们吃午饭，他俩谢绝了。这不光是因为客气，而是因为今天早晨芳子看到从下轻井泽送来的面包已经吃光，就象往常一样自己用发酵粉发了一盆面，她怕面发得太厉害变酸，所以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不必每次每次都让面包房给送来，能在家里自己烤就好啦。可是光靠普通的烤炉还不成。”

“这回咱们就做一个真正的面包烤炉。你来干做面包的买卖，我来干养狐的买卖，怎么样？”萩冈带着愉快的笑脸，露出洁白的牙齿说。接着马上又一本正经，颇有感慨地加了一句：“还是有一门什么职业的好。”

芳子不懂为什么他忽然说起这个来。可是她还没来得及问，却禁不住叫了起来：“啊呀，窗子开啦！”

前面已经可以看到他们那幢座落在半山坡，围在一片小白桦树中间的小山庄了。出来的时候，照着这一带不大介意的办法，没有锁门，可是门窗都是关得好好的，怎么窗子里却露出了淡红色的窗帘？两个人顺着缓缓的坡路跑了上去。还没到门口，听到脚步声的佐佐木，就从窗子里探出他那胖胖的结实的上半身来了。

“是你呀，可吓了我们一跳。”

“我们以为进来贼了呢。您来得真好。”

"散步的时间真长啊。让特意从东京来的客人等上两个钟头，也有点那个吧！"

"啊，等了这么久吗？"

芳子说，那末就让她美美地招待一顿午饭，于是跑到厨房去了。荻冈把藤椅拉近这位久别的朋友身边，说："今天可不是什么散步。是为了一件重要事情出去的，这可能成为我生活上的转机。"

"哦，这倒新鲜！"因为对方笑嘻嘻地故意把话说得很夸张，所以佐佐木也用同样的语调问道："大概不会是报名当报道员，想到中国去看看打仗吧？"

"那太平凡了！"

荻冈把平濑跟他说的养狐场的事告诉了这位朋友，佐佐木似乎真地感到很惊奇，嘴上紧紧地叼着烟卷儿，沉默了一会儿，从鼻子里喷出长长的一道烟来。

"买下来，真想养狐吗？"

"我想养养看也不妨。"

"这可是异想天开。真能象养狐场掌柜的说的那么简单吗？就算侍弄狐狸对健康有益吧，买饲料，搜罗饲料，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呀。"

"这些事，平濑说，他都可以一道代办。"

"就算这样，可是听你的话，好象是为了那幢房子的浴室和炉子，还有那眼小泉水，才想买养狐场，才想养狐。三千坪地皮，在这一带照野地的价钱还值不上东京的十坪。对手是那种对手，马马虎虎的，可要上个大当哩！"

“你说是上狐狸的当，还是掌柜的当？”

“都一样，全是鬼东西！”

“我可不那样想。”

荻冈为平濑作了一通辩护，把他从桦太岛以来半生从事养狐的经历叙述了一遍，说对于他这种一贯的热情，是可以好好称许一番的。荻冈认为，这次平濑为养狐场的事情奔走，想拿一大笔佣钱，当然不在话下，可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局底下，事业正在逐渐衰落，想多拉一个伙伴的心情也不是假的，而且还有很大成分是出于对于初次准备在这里过冬的人们的亲切。

“反正对什么人，你都不会往坏处想。”

佐佐木把两只手放到后脑勺上，胳膊肘向左右支开，呵呵地笑了。他那一头乱发，与其说象个英文教师，不如说更象个艺术家。他很知道不会把人往坏处想，这点正是这个朋友最善良的地方。那点钱在荻冈来说，开张支票也就解决了。那末试试看也好。能够想到干这种营生，也是健康有所恢复的证明。这使佐佐木感到很高兴。最后他也一变而为鼓励，劲头十足地说：“要干就要大大地发展。当日本的银狐王，不是也满有意思吗？听说，荷兰有靠郁金香发家的，有靠黄油发家的，同样是暴发户，我觉得却好听些。可是银狐王，那是他们不能比的。我这碗英文教师的饭也快吃不成了，到时候我也来当你的助手。怎么说呢，现在这年头，搞外国的弯弯字，除了德文和意大利文以外，可都吃不开啦。”

"在这一点上，这里可是另有天地。而且我也不是起不了床的病人，所以还是有一门职业的好。"萩冈回答道。他的话和他的语调都和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跟妻子说的一样。并且也同那时候一样，没有再多说什么，可是他觉得，如果开始一种单纯的、有规律的生活，最近那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和自己朦胧地感到的死的诱惑，也许可以得到克服。

午饭的时候，一瓶珍藏的法国葡萄酒，再加上啤酒，使得佐佐木更加兴奋了。他现在正在搞日本古典作品的英译，今天是到住在下轻井泽的一位英国顾问那儿请教，顺便到这里来的，所以还得趁三点半的电车赶回去。

"来看一看，放心啦！没想到你们过得这么好，芳子，明年来的时候，会送给我一条萩冈养狐场出品的银狐围脖吧？"

"那要请您买才成。请您给太太买一条作为纪念。"芳子跟他们一道无拘无束地吃着，她轻易不开玩笑，可是这次却作了这样一个戏谑的回答。"可是，佐佐木先生，我们养狐的事还没有决定呀！"

"决定了！"

"哦！"

佐佐木的语气比丈夫来得还果断，芳子简直摸不着头脑，她刚又起一块油煎马铃薯，要送到口边去，却在半道上把叉子停下了。其实萩冈直到那时候，也还没有下定决心。可是这一瞬间的这一句话，却把一切决定了。佐佐木用那

带有醉意、已经微红的眼皮底下一双淘气孩子似的眼睛，不住地打量他们夫妇，开口说："这么说，你们知道吗？养狐场全都有的那高塔似的建筑物是干什么的？"

"是监视塔吧。"

"这还用说。可是监视什么呢？"

"不让狐狸跑掉呀！"

一听到这个回答，佐佐木就把上半身向后仰过去，哈哈大笑起来，他向被笑得发愣的两个人解释说，目的并不那么简单，那监视塔是为了在一月到三月的狐狸交尾期，察看哪一只狐狸完成了任务，哪一只没有完成的。

"要想生出毛色好的小狐狸，就得给怀孕的牝狐特别好吃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这是两三年前，我去参观的时候，听掌柜的说的。他没有跟你们说吗？"

"没听他说。"

"你倒无所谓，让芳子感到幻灭，能出手的东西他也卖不掉了，掌柜的大概怕这个，所以才没有跟你们说。不管你怎样替他辩护，他也是一只老狐狸。"

"那个诨名是内掌柜的呀！"

"都一样，一对狐狸！"

软弱的人有时反而坚强。结婚时也是这样，朴直温顺的萩冈，一旦下了决心，就会变成百折不回的倔强的人。这一次，也按照这个路数，连严冬一二月，在高塔上监视狐狸交尾这种傻里傻气的苦差事，也没有使他踌躇。他把应该交的款子洒洒脱脱地全交了。也没有跟东京的继母商量，

只是通知了一声。但是给叔父榉却写了一封详细的信，不过这也是在决定以后。叔父的信，一般的事情总是由婶母代笔，这次却意外地亲笔写了回信来。

> 拜复：闻健康已渐次恢复，不胜欣慰。养狐亦美事也。佐佐木君所谓提防上当，忠告之情诚然可感，但上狐狸之当亦属有限也。现今世上尔虞我诈，骗局大为流行，实令人烦恼。愚叔近日将再作水虎①，行前甚想得一面晤之机，惟恐难以如愿耳。珍重健康，千万千万。芳子处请代问候。

这封信发出后的第五天才寄到山庄。萩冈后来知道，那时候叔父已经作为当时没有明确公布的某战舰的舰长，出海去了。

还没有到夏天，萩冈就搬到养狐场去了。佐佐木借给他山庄的时候，就曾经说："我们家里今年想到好久没有去过的海边去。"可是萩冈知道，佐佐木要利用暑假做一些桌面上的工作，这个山庄对他来说是必需的，所以他不想靠了友情给人家添麻烦。他一直想另借一处空着的别墅，或者有合适的就买一所。急急忙忙买下养狐场，这种藏在心里的想法也是理由之一。

搬家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大变化。年轻的夫妇，每天早晨五点就起床了。以前，只要做两个人的简单饭食就

---

① 原文作河童，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种虎面人身、状似四五岁小孩的两栖动物。

可以了，现在芳子首先就得利用厨房里的炉子，坐上大锅，给从邻居那里接收过来的三对狐狸做饲料。按照阿浪教给的做法，把麦子，玉米和其他杂粮面跟用鱼做的煎汁煮在一起，做成一种菜粥。饲料，平濑答应完全帮忙，鱼也是从老远的直津江那边的渔场订好合同送到平濑那儿，又分给他们的。

“我们吃，好象也很香呢！”

“这么说，你想不给狐狸，自己先吃吗？”

“你才靠不住呢！”

锅里冒出香喷喷的味道，劈柴在炉子中噼噼啪啪地燃烧，两个人在这种气氛里愉快地说笑。一会儿，狐狸的早饭做好了，荻冈就用小桶把它提到在这以前已经扫得干干净净的狐舍去。当他给狐狸分配早饭的时候，芳子这才着手做他们自己的早饭。在另一个炉眼上，早饭已经烧好，所以现在要做的是菜汤，和向汤里窝鸡蛋。比起煎荷包蛋来荻冈更喜欢窝鸡蛋，比半熟稍稍硬点，而又不让它太硬，做出这样的窝鸡蛋才算得上有手艺。而这样做出来的早饭，荻冈来到这里之后，虽然不象在东京家里那么没有食欲，可是也总是照例拿拿筷子就算了。平常只要一片面包，一杯红茶，就可以顶到晌午而不觉得饿。但这阵子却笑着伸出红漆的彩碗，说：“蠢人饭量大，能吃啦！”

侍弄六只狐狸，现在还不那么费事，饲料在晚上再做一回就成，狐狸只吃两顿。但是，荻冈在自己能做的范围以内，不愿多麻烦平濑，所以他们养了一只山羊，又喂了三只

鸡。山羊奶不光可以作为他们的饮料，狐狸分娩时，作为母乳的补充，对仔狐也是必要的。种马铃薯虽然迟了，可是听说现在种上也不是一点收获也得不到，所以又央了一位叫作老留的五十来岁的工人种了马铃薯。老留从那以后就成了长工，很精巧地造了一个山羊圈和一个鸡舍。在建造的时候，萩冈却给他当了助手。进了七月，突然变成夏天，户外充满了紫外线的高原的阳光耀眼地强烈，只是背荫的地方有点凉意。丈夫的衬衫和工作服，每天要让汗水打湿两次，芳子每天都得在前面草地上的小溪里替他洗。水很凉，手浸得时间一长，指头尖都凉得发麻。

暑假以后，佐佐木第一次从铁道那面过来拜访的时候，那天他们也正在房子前面干活，佐佐木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完全变成行家啦！"

"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还能干这个。"

佐佐木的妻子须磨子领着她的独生子，四岁的真儿走过来，带着更为惊奇的神情说。萩冈和老留正在劈木柴。老留把从后面林子里间伐下来的树，锯成一段一段的，萩冈再挥动长柄的斧子把它劈开。芳子穿着丈夫的一条灰色旧裤子，头上包着白毛巾，把劈柴三四根作为一抱，送到窗下去。

"听说过冬，这样的劈柴要有五六垛才行。我们自己简直什么也干不成。你看，刚刚插手干了这么点闲事，就是这样。"

萩冈脱下粗线手套，伸出肿得红红的手掌给他们看，然

后用手在嘴边作成喇叭状，朝着后面突然大声喊了起来：“老留，歇一会儿，抽袋烟吧！”

芳子看来了稀客，把劈柴扔下就跑了过来，向须磨子小声说：“聋子！”

“啊，怪不得！”

两人相视而笑了。

获洼出身的须磨子，从她那端端正正的脸型所显示的气质来说，也同芳子完全不同，可是这并没有妨碍她们双方的丈夫之间所存在的友情。正象佐佐木和萩冈由于性格相反而结合的更紧一样，她们俩也由于彼此间的不同而互相感到吸引。

久别重逢的女人们，说的，问的，互相要给对方看的，有那么多的事，一讲到东京的生活渐渐苦了起来，需要更多的心机，更多的力气，话头就更丰富了。

“比方说，一合① 牛奶，现在用普通的办法也弄不到手啦。你得跟牛奶铺说尽好话，送他东西，月末算账的时候还找不回零头。”

看到山羊，须磨子忽然想起牛奶铺内掌柜的那突出的颧骨来。山羊系在草地的木桩上，它在绳子能达到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张着一对眼圈带点淡红色的圆圆的眼睛，对人很亲热地咩咩地叫着。真儿一直不离开那里。萩冈和佐佐木在狐舍前面等着女人们，一个人擦着了火柴，两个人都点上

① 合是日本容积单位，一合等于〇·一八公升。

了烟。

“我怎么也不愿再干银行的差事，归根到底，好象还是由于讨厌那铁丝网。关在那里面，数着别人的钱。干上一辈子真叫人忍受不了。可是现在把狐狸撵到铁丝网里，倒干起侍弄它们的差事来了。我常常想，这真可笑。”

“瞧你这么说，世界上无非都是一些可笑的事。中国的事不也是这样吗？发表什么声明，说是不扩大，绝不是战争，可是到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他们欺骗和花言巧语面前，这些狐狸先生们都得夹起尾巴呢！”

为了加强语气，和出于一种孩子似的淘气心情，佐佐木弹了一下铁丝网，原来在砂地上畏畏缩缩用斜眼看着他们的一对狐狸，慌慌张张跑进小屋去了。荻冈提起了叔父的信。

“他说，上狐狸的当，算不了什么呢！”

“千真万确。大概你叔叔他们，对于政府，或者不如说军部，怎样在欺骗人民的个中底细知道的详细。”

“我想，越是知道底细，心情越不好过。站在他那个立场，虽然说不出口，可是我知道叔叔对于现在日本进行的战争是绝对反对的。”

“与其说是你叔叔反对，不如说海军本身反对。在这方面，陆军那帮家伙，全都是不知深浅的夸大妄想狂。所以没法治。”

“到底会变成什么局面？我这里，报纸也要晚五天才能看到。”

“欧洲也是危机临头。驻德国大使亨德逊[1]正在伦敦、柏林之间往来奔波，好象在设法阻止，可是希特勒用他的老手段出其不意地来一下子，那就什么都完蛋了。欧洲着起火来，美国也不会坐视。那就是再来一场世界大战。”

“人类是多么愚蠢！从上次的战争里应该得到足够的教训了，可是还没过四分之一世纪……”

“带头点火的可确实是日本，这真可怕。现在很多人陶醉于战争景气，还感不到它的严重性。可是我相信，一定有一天日本要流出和我们使中国流出的同样多的血。有时候，我是宿命论者，同时就我个人来说，我绝不愿意在这场战争里拿起武器来。为了不让他们把我拉出去打仗，不管怎样狡猾的事，怎样没出息的事，我都肯干。在这点上，你是有本钱的！”

“我替你去吧！”

“反正在这里可以大声说这种话，光是这点就很难得。若是东京，马上就会有人说：‘跟我到署里去。’”

佐佐木扔掉烟蒂，隔着一片嫩绿的白桦树，向还在山羊那儿不想挪动的真儿和女人们那边看了一眼。仿佛他的小儿子也是聋子似的，大声喊道：“喂，真儿，这儿有好玩意儿呀！快来！有好玩的狐狸哪！”

从那天以后，不到五个星期，希特勒就侵入波兰，挑起

---

① 亨德逊（1882—1942），英国外交家。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曾任英国驻德大使。

了欧战。第三年冬季的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湾，便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地球不得不再一次用鲜血来经历它诞生时代的洪水。人类的睿智和它所创造的一切都沉没在洪水般的鲜血里，犹如只有白昼和黑夜一样，现在也仅仅有两件事——杀戮和被杀戮。这就是生活，就是哲学，就是艺术，就是事业。

在这样的年代，总算坚持了养狐工作的萩冈，可以说是挪亚方舟[①]式的奇迹般的幸运。同时，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极力堆在一处的那种杂乱无章的冬日生活，也真和那方舟一模一样。

狐狸不需要什么特殊的防寒设备，但是山羊却需要。所以就把挨着厨房的、为它堆积了足够吃到明春的草料的仓库隔了开来，把它安置在里面，同时又在房边修一个给鸡过冬的小窝。聋子老留，现在也变成了寄宿的伙计。他娶过三个老婆，但三个都跑掉了，如今是无依无靠的单身汉，除非有事，平日总是石头般沉默着，说他又聋又哑也会有人相信的。这个满面胡须的乡下佬，现在已成为萩冈夫妇不可缺少的帮手了。尤其是从一月中旬起就要开始对狐狸交尾情况进行观察，老留就更成了重要的角色。本来说好，从早晨到中午由他监视，下午由萩冈接班，但是，老留却可以整天满不在乎地盘腿坐在监视塔上。他仰起那张只露出额

---

① 《旧约》《创世纪》第六至九章中洪水传说中的主人公。据说他曾在大洪水时由上帝启示与妻子同乘方舟，共免于难。

角、圆圆的鼻子和鼻子周围一小块肉皮的、长满浓须的面孔，干脆地说："干么，啥都是活儿！"

对于老留来说，狐狸的交尾也好，监视塔正对面白雪皑皑的浅间山的喷烟也好，都差不多，都不过是一种现象，只要能够随时看到，不漏掉就成。萩冈和芳子连每天的三顿饭也和这位老留一起在堂屋里坐在椅子上围着炉子吃。山里的冬日生活是以火炉为中心团团转的，正象地球的轨道不离开太阳一样。不只是老留，连那简直把嘴都伸向你鼻头来叫唤的山羊和鸡，如今都是这个小天地里的伴侣。此外，从菜窖里多取出的马铃薯、卷心菜、萝卜之类的蔬菜，放在屋地上就会冻坏的东西，都用棉被盖了放在身旁；一天烧到晚的劈柴也堆在伸手就能够到的墙边；洗过的衬衫等贴身衣服，也用绳子挂在头顶。芳子在这块小天地里，为狐狸做菜粥，准备一家人的食物，有时还替邻家的阿浪照着新到的妇女杂志剪裁式样美观的劳动裤。裁缝桌就是饭桌，也是萩冈的书桌。本来，萩冈对于居室的整顿有着洁癖，连一支钢笔放不正也都要介意的，但在第二年的冬天，却也能够泰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了。当他自嘲地和平濑谈到这个问题时，再一次强调说：就因为是这样的家，所以才能在这里过冬，因此，这所房子买得很好！

"东京那里闹疏散①，所以这一带的房价涨得很凶。就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日本东京等大城市的一部分居民和工厂曾疏散到偏僻地区。

拿这所房子说吧，现在多出一倍的价钱也买不到手。据说，车站前面不到三间的破烂房子，还卖了五千圆哩。”

“那可真不得了！”

“但是，狐狸却要玩完，因为美国是最大的主顾呀！这么一来，经销商也都要撤手啦。再加上统销啦、配给啦，管理严格起来，越后①的鱼啥时候来也不保准了。现在，您是知道的，花了不少冤枉钱，连定货的一半也来不了。狐狸可不象山羊和鸡，光靠草料和杂粮可应付不了。那样立刻会影响毛的光泽呀！我老婆那家伙气势汹汹地说什么，连人都得勒紧裤带的时候，还养那种净吃贵重东西的玩意儿干什么！昨天，我们还吵了一架呢！”

平濑每次来，都谈这类的话。萩冈安慰他说，战争就象人的病灾，热度一退就会慢慢好起来的，不会永远打下去，劝他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绝望。

“您说得对。在我，这是一辈子的事业。所以我有决心：就是自己挨饿，也要想法让狐狸吃上。到了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一对，两对都成，也要养下去留着当种狐。说了归齐，还是钱的问题，您用不着剥下皮来马上去换钱，我跟您不同，这就难办啦！”

“哪里！彼此都一样。”

萩冈虽是这么说，可是去年第一次生下来的十四仔狐，在上月刚养到八个月头上，他就留下一半，把其余的五匹放

① 越后是日本中部地方的城市，位于新潟县辖内。

进平濑的屠宰箱里用哥罗芳① 熏死，打算做成银狐围脖，送给人作礼物。本来，熟制毛皮的店铺因为全力赶制军需毛皮物件，银狐围脖之类的东西何时可以制成，遥遥无期，曾一度拒绝过，经平濑用老主顾的关系才勉强交过去的。他以愉快的心情等待着制成后，首先送给芳子，再就是送给东京的继母和妹妹、佐佐木太太，最后的一条他想先不送给婶母，而送给她的独生女——嫁到广岛去的堂妹。

"是啊，就象您说的那样，把战争当作病灾，要沉住气干下去。眼前这种出师大捷的情况继续下去，也就会出乎意料地很快地结束哪！"平濑说到这里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弯着腰望望窗外说，"还要下场雪呀。"说着就走出屋去。

他穿了一双长统胶靴，好象把他那短小的身体的一半都装了进去似的。外面传来他沉重的靴子踏着冻雪的声音；接着一声声狐鸣冲破了严冬二月的沉寂。一进交尾期，它们那富有特征的叫声就变得尖厉、清澈而又高昂，带有一种恋慕的哀切情调。所谓狐臭——在任何野兽中一闻就可以知道那是狐狸的那种浓重的气味，这个季节也就更加强烈。去年初冬时分的交尾期，萩冈每次走进狐舍，都要作呕，感到晕眩。现在虽然惯了，但每次送狐食回来，也都要用肥皂洗过手脸，而且要把手指送到鼻端嗅上一嗅。

"我已经沾上狐臭了。"

"真的吗？平濑先生倒真有一股狐狸气味呢！您没闻

---

① 哥罗芳是一种无色挥发性的液体，发散窒息性的臭气，起麻醉作用。

到吗？"

"他也许觉得得意哪。——战争弄得他生意不振，也真有点可怜哩。"

"他太太说，他对她说过，无论是日清战争[1]和日俄战争，都没打上两年，所以这次再忍耐一年，就会结束，并且会得到大胜利的。"

"这个……究竟会怎样呢……"萩冈摇摇头。但是，他的怀疑比起后来的变化，估计得还是过于乐观了。不仅一年之后不能结束，而且从那时候起，战争是越打越厉害了。日本人过去虽在从事战争，但毋宁说并不了解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在利用无穷无尽的石油、煤炭、钢铁、橡胶、棉花和其他一切物质，进行有组织的赫拉克勒斯[2]式的生产面前，单纯的精神力量的昂扬，为了进行这种鼓动而发出的空洞的喊叫、虚张声势和瞒哄欺骗等等，都是无济于事的。

第四年的冬天，高原的居民，加上疏散到此地来的人们，增加了将近一倍。车站前的破房子高价卖出的风言风语已成为旧话，现在，买一间墙皮褪落的四铺半席的房间，也得出和那个数目相近的价钱。那种烤火烧饭两用的火炉，价钱涨得更是吓人，连用坏了扔在堆房深处的旧货也都搜罗出来；至于用现在很难到手的洋铁桶一剖两个作成的

---

① 日清战争指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②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英雄人物。

新火炉，买一个就要花上四五百圆。

佐佐木想在秋季把妻子须磨子和真儿疏散到山庄去的时候，为了弄到一个炉子，也是首先费了很大周折的。学校虽已停课，但为监督被动员到工厂里去的学生，他还不能离开东京。因此，他只能先把妻子送到山里，过年的时候到这里看看，或是到疏散在县内的村镇的同类工厂办事时，偶尔顺便到家里瞧瞧。一家人分散在几处生活，这是目前的一般情况。好在别墅村里已有疏散来的数十家街坊，让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山里居住，也并不那么不放心；而且对于过冬已有经验的萩冈，就住在不到三十分钟路程的铁道那面，这也使他觉得是个依靠。妇女们在一起更增加了彼此间的亲近，并且为了使真儿不至于感到闷得慌，须磨子也常常到芳子家串门。浅间山和周围的群山、原野，虽然已经是白茫茫一片，可是路上的雪还不到五六寸。在单人踏出的窄而浅的雪沟里，走在前面的真儿常常把两只胶靴并在一起，象滑雪似地滑着走。他也喜欢用老留给做的、跟母亲一样的白桦手杖，一边走一边在雪地上划出线来。雪在波纹式的洼下去的地方，仿佛带有淡青色。母亲有时也用同样的手杖给他画小鸟。天空除了下雪的日子以外，经常是万里无云，一片清澄。白天在温暖的大气之中，这样玩着去作客，真比夏天还要愉快。

“这样的东西，出门不戴它，走起路来还要出汗哪。”须磨子说着，从头上取下防空用的厚棉头巾。这种东西成为累赘，其实也并不光是因为季节不久就要到三月了。在这

样偏僻的地方，河对面山脚下的村庄和车站前面的高塔上悬挂着的吊钟，也时时发出鸣声。发生战争以后更讨厌收听广播而不装收音机的荻冈，常常和女人们一起倾听这哨——哨哨的简短的钟声。他怀念着不知在哪个战舰，在哪里的海上漂流着的叔父。东京的继母和妹妹，在他们迁进山里来以后，招了入赘女婿，现已在这个女婿的本家的帮助下，疏散到奈良去了。

“那里粮食不那么缺，另外他们大概以为美国飞机不会轰炸日本的‘佛罗伦萨’①。”提起家里疏散到奈良的事，荻冈这样说。

“那末，工厂地带的人们该是危险的啦！”须磨子马上惦念起目前正在工厂地带生活着的丈夫来了。

“一想到佐佐木先生，那么沉着的须磨子也说，恨不得马上回到东京去哩。”

“那倒是难怪的，但是，为了真儿也不能干那种冒失的事。而且佐佐木又是那样的人，通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我也是这么说，每次见面都安慰她呢。”

但是，不久以后，安慰别人的人却变成被人安慰的人了。

一天早晨，老留很早就来接他们，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

①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的著名城市，那里是文艺复兴的中心地带，和罗马一样，有很多名胜古迹，古代美术作品等，风光十分幽美。这里作者是把幽美的古城奈良，比作日本的“佛罗伦萨”。

情。若问清缘由，就得在老留的耳根大喊一阵，从他迟钝的口中掏出回答来，有这时间也就走到了。因此，须磨子什么也没有问，马上就准备出发。老留在土间里不声不响地弯下腰去，把真儿背了起来。从他的动作可以看出芳子是等得多么急。须磨子立刻焦灼起来，紧紧地跟定已背着真儿大踏步向前走着的老留，比往常早到了几分钟。芳子开了门说不出话来，簌簌地流着大颗的眼泪。屋子充满了升汞水的气味，一切都明白了。去年早春，荻冈也咯过一次血。

“真儿，还是去喂山羊吃草吧。哎，让留伯伯给你拿草。”

须磨子巧妙地把真儿哄到堆房那边去，只剩两人留在土间里的炉边，这不光是为了详细地听听病情，而且也是为了不让真儿一起跟到病房去。据说，病人从昨天黄昏时分连续咯过四次血，现在正昏昏沉沉地睡着。第一次咯血是在和老留把狐食锅抬到狐舍去的时候，惊惶失措跑回来的老留，真象变成了哑巴，只用喉音发出奇怪的叫声，一味用手指着狐舍。这表情使芳子大吃一惊，她赶忙跑去，在狐舍前面的积雪上她看到了一些猩红的斑点。穿着藏青色绒线衫的荻冈，把他那瘦长的身子靠在铁丝网上，正用手帕擦嘴。看到芳子跑来，他那酷似亡母的眼角和圆润、柔和、微带褐色的眼睛，浮起了纤弱的微笑，那眼光，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惊惶，而是一种仿佛淘过气的孩子在乞求宽恕的恭谨的凝视。直到芳子走近身边，他也没有改变这种眼神，好象要把芳子的姿影吸进眼睛里似的，一个劲儿地瞅着她。

在里间的病房里，摆着从原住在下轻井泽现已回国的外国人手里买到的床，安设着从第一次咯血买下的取暖专用的火炉。比起吃饭间、厨房两用的，老留、山羊和鸡杂居的房间来，更见整洁，好似两家。

“哦，原来是须磨子太太。”

头上放着冰袋，似醒非醒、睡眼蒙眬的萩冈，似乎把背着窗子坐在一旁的她，当成了芳子。声音虽已嘶哑，但他那睡后平静的面庞，加上两颊烧得微红，看去和平日并没有多大分别。

“您觉得怎样？芳子刚刚出去取冰去啦！”

“头不痛了，精神也好些了。这回可能不再发作啦。”

接着他的话，须磨子肯定地说：“是嘛！以后，您安静地休养一些天就成啦。”

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仍未停止咯血。

这一带本是无医村，不，毋宁说本来是没有需要医生的居民和村庄的。在有了人烟以后，病人也只好到草津、轻井泽和小诸一带去就医。不过，大都不去费那些事和花那种钱，而是听任自然的淘汰，就象高原的野草随着冬日的到来一同枯萎一样。后来，一位因为战争疏散到这里的姓牧的医生，开始在车站面前开业行医。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医生，本来在千叶有所医院，现在已交给儿子继续开业。他给人的印象好，对绘画也有兴趣，从去年发作的时候起就为萩冈诊治，他们的交往已超过主治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所以连现在很难找到的护士，他也硬从儿子那里要了来。须磨子到

萩冈家里去，常常顺便住在那里。那时候，就把真儿交给邻居阿浪照看。狐狸早就由平濑代为照管了。在日本到处都填不饱肚子的时候，好歹没叫将近十对的狐狸饿死，是因为沾了萩冈的补助费的光。但鱼是无论如何也买不到手了，附近矿山上的人常常私下宰牛，靠了牛杂碎还可以勉强对付。由于平濑总叨咕胃口大的狐狸可怜，阿浪常常跟他吵起来。

“暖，你这个人哪，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真的，美国飞机要来就来吧，轰隆一声给狐舍来那么一下，才痛快呢！”

阿浪一发脾气就想把烧到咕嘟咕嘟翻滚的热锅掀翻来代替炸弹。这天也正在气势汹汹吵闹的时候，须磨子领着牧医生进来了，说：“阿浪嫂，借你们的里屋用用。”

病人想见佐佐木，须磨子不知叫佐佐木来好，还是不来好，她担心他们的会面会对萩冈的病起不好的影响。这样的话当然不能在病房里谈，就是在芳子旁边也不能谈。人常常由于希望成为什么样子而产生错觉，以为实际就是那个样子。这种一般的心理，使得芳子看到萩冈渐渐停止咯血，就以为这是开始好转的明证，把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放下来了。萩冈也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担心，我不会死，一定要好起来给你看！”对待丈夫的一切言语都从未怀疑过的芳子，这个时候，更不能认为这是谎话。不，毋宁说，她不能想象丈夫会撇下自己死去，正象在这个高原上住了一辈子的人不能想象大海一样。

牧医生并不反对叫佐佐木来，而且还主动地问：“奈良

那里怎么办哪?"

"是啊……"

"他的心脏可是衰弱得很厉害啊。"

须磨子只用力动了一下哽塞的喉头,没有立刻答话。病情已严重到这种地步,这在她也是没有想到的。牧医生用他那行职业的冷静态度说,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常有空袭,火车不能正常运行,临时通知,恐怕一时赶不到。须磨子不得不把荻冈和他继母的关系告诉了医生。她们忽然赶来,那就等于对病人宣告死亡。

"还是等佐佐木来了再说吧。"

"好吧。"

和牧先生打交道,询问病情,一直是须磨子的事。就是在芳子光顾淌眼抹泪的时候,须磨子也能够洒洒脱脱地处理一些事情,但是,这时候她送走牧先生之后,心神却也不安起来。她跟医生进行了这么重大的事情的商谈,这使她的心受到一次严肃的冲击,同时想到可以借这个机会同久别的丈夫见面,而不禁暗自感到喜悦,这又使她觉得内疚。这样,她就更觉得蒙在鼓里的芳子太可怜了。

"什么呀,这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佐佐木赶来,大模大样地坐在床边,关于病只说了这些话。然后,他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妻给他的信走了一星期才收到,第二天,足等了五个小时才上去夜车——与其说是"上去",不如说象马铃薯似的给"装"进了麻袋,快到

熊谷的时候，又响起了空袭警报，在黑暗中足足停了两个小时；每响一次警报，东京就越发变得不象东京，不久以前，四月十三日的轰炸引起的大火，从历史意义上说，有机会看到这种壮观并不算坏；不好对付的是大白天就在头顶上乱飞的战斗机；比起这种飞机来，B 29 倒显得悠然壮观，在春光明媚的蔚蓝的天空中，伸展着长大的机翼，疾转着的螺旋桨好似给机体戴了一顶闪闪发光的宝冠，这一切看去是那样匀称，当这些银光闪闪的机群飞来时，虽说是敌人，但是也叫人爱看，甚至会看得出神，这种力学的美，真是不亚于希腊卫城的一种新的谐调的美；等等。他用一种故意说得好听的淡话，给悲惨和灾祸涂上一层色彩，照他这种说法，仿佛就象没有什么人伤亡一样。

“但是，不管罗西法① 长得多么漂亮，魔鬼总是魔鬼。你们能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处于他们的跳梁圈外，实在是幸福啊。”

“是啊，我是幸福的。”荻冈回声似地答道。接着，他作出一副狡猾的笑脸，仿佛是说，你为什么用那种谨慎小心的口气说话，我早看穿了。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对方，然后用低沉但很坚决的声音说：“不过佐佐木，特意叫你来，并不是为了听听东京挨炸的新闻啊。”

“那末你说，象我这样刚从东京来的人，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谈呢？”

---

① 罗西法是恶魔。

佐佐木故意不服输地用同样探索的微笑，望着躺在床上的他那瘦削苍白、额角上散乱着漆黑头发的面孔。

“那倒是的。不过与其听你谈什么，我倒是有话要跟你说说的。可是，你却……”

“你是说我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说了不少废话吗？好，那就赶快听听你的吧，——前言少叙。”

与其说这是病人和探病人之间的谈话，不如说，他们象是在高中时代一起躺在宿舍里的万年床① 上进行争论。这当然是为了避免委靡的感伤，彼此互相故意的做作，但即使如此，萩冈还是一下把头扭向墙壁了。两个叠在一起的雪白的大洋枕头倾斜下来，从洋枕头的低洼处看到他那少年般的细瘦的项部，佐佐木的眼睛忽然热起来。

“明天再谈吧。”萩冈又一次转过脸来说。“过一会儿又要发烧啦。明天上午来吧！”

“嗳，好吧。”

“还活得到明天上午。”

萩冈那让泪水沾湿了的脸上，静静地浮起了一丝微笑。

本来佐佐木想说：别说那些没影的话！可是他把话咽回去，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的病房，洒满了五月初旬的清朗的阳光。阳光柔和得就跟平原早春一样，枕边小桌上的花瓶里，插着蒲柳，发出银灰色天鹅绒似的点点光泽，表示高原寂寥的冬季

---

① 万年床是被褥经常不叠的床铺。

已经过去，病人比昨天精神显得更好，原来从鼻下到下颌之间形成一片微黑痕迹的胡须也刮得干干净净，瘦削的脸庞也显得清秀起来。

"今天早晨说是您要来，特意修饰了一番。"芳子一面撤去早饭的小案①，一面愉快地说。佐佐木的来临，使她天真地振作起了精神。

"昨天你来得太突然啦。"萩冈也面带微笑地说。然后唤住正要走出房间的芳子："芳子，我和佐佐木有事情要商量，你请牧先生下午再来。别让老留去，最好还是你亲自去一下，这里暂时没有什么事。"

只剩下两个人了。暂时，谁也没有先开口，后来萩冈突然问道："今天是几号？"

"九号。"

"那么说，我们来到这里到后天整整是四年了，真快！"茫然仰望着白灰顶棚的萩冈，独语似地说。他保持着这种仰卧的姿势，接着又说："我已经不行啦！"

"咯两三次血就得死掉，那在日本就不会有肺病啦。"

"你这么说，我当然高兴，不过，咱们还是不要再互相欺骗了吧。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你昨天说我幸福的时候，我回答说，实在是幸福。那并不是假话。能够住在这里，在你们都在面前的时候死去，在现在这种时候，已经是超过所

---

① 原文作膳。日本人用饭时使用的一种有四足的木盘，上面只摆一个人吃的饭菜。

谓幸福啦!”

“这么说，也不应该自己绝望，急于追求死呀！在任何时候，失掉生存意志，作为人来说，都是怯懦的。哪怕你单单想到芳子一个人，也不能死去呀!”

“你这么说，我也很难过呀!”

他们面对面地谈着，从萩冈的脸上簌簌地流下眼泪来，佐佐木已经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揩拭了。萩冈用静脉突起、指甲失掉色泽的双手握住为他拭泪的手。

“兴奋对身体不好，还是别谈这些吧。”

“没关系，没关系。”萩冈坚决地表示反对，松开双手，把湿漉漉的两排睫毛阖起来，闭上眼睛，停了三四秒钟，再睁开来时，情绪已经平复了。“芳子的事以后再慢慢谈吧。一切事情都得拜托你，有必要详细谈谈。不过简单地说，我若不遇到她，我想一定会把少年时代以来的一切不幸都带到坟墓里去，而终究不知道所谓人生一世还有什么愉快的事情。从这个意义说，芳子是拯救了我；我自己也想，我是被拯救的。这次我说我不会死，她也信以为真，以为我会好起来。我们不管在结婚以前还是以后，彼此都没有说过假话，而这一次我却完全欺骗了她。正因为如此，我撇下芳子而死，对她负的责任就比一般丈夫要重一些。”

“既然这么想，那就下决心争取活下去呀！可是你倒象是在追求着什么而宁愿愉快地死去似的。这是不能饶恕的奢侈。”

“是奢侈吗?”把下颌放在洁净的鸭绒被的被头上，反复

咀嚼着上面的话，暂时沉默起来的荻冈点点头，又一次开口说，“给你这么一说，真好象一切都是这样。在这样的战争年代里，睡在这里养肺病也是很大的奢侈哩！”

“用不着把话头连到这些问题上来嘛。”

“嗳，让我说下去。虽然说法不同，但我从最近，不，从去年咯血以后，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全世界终于变成了这种样子。欧洲，不必说它，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战线上，人和人都在互相残杀。在从前的战争里不直接流血的人，现在在轰炸底下也都不能幸免。家被烧毁，变得一贫如洗，不断挨饿，互相憎恨，互相偷盗，而我在这种时候，却悠然躺在温暖的床上。不咯血，不发烧的时候，也并不那么痛苦。大家都亲切地照顾我，吃的，烧的，可以从黑市买，什么也不缺。连警报的钟声，穿过高原和森林远远听来，也不觉得害怕，甚至还感到有一种诗意。难道说，这种生活是可以容许的吗？我常常怀疑。”

“把病人拉去打仗，不是也没有用吗？”

“不，就是得病以前也一样。我们——这是应该用复数来说的——一直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别人感到困难，我们并不觉得困难。当然，这说的是物质方面，总之，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因为有钱，那是占了很大便宜的。能够从大学毕业，能够随便辞掉银行差事，能够一半当作消遣似的养狐，能够这样躺在床上，也都是由于同样的理由；而我对于这些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报答，光是享受。但是，这样的便宜事，当然不会总这么继续下去，到头来不知什么时候，一定

要偿还同等的代价的！”

“这难道能够用病来偿还吗？”

按照思想的脉络，应该说病是必须由死来接替的。虽然佐佐木故意毫无顾忌似地说话，但这种话毕竟难于出口。可是他看到萩冈那向上翻着的炯炯发光的眼睛。他知道他没说出口的话，萩冈也听懂了。但是，萩冈一点没有表示有什么动摇，甚至还开玩笑说：“偿还的方法，因人而异，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一点，我干过银行差事，知道得比你详细。”

他还说，他深切地感到：不但个人或阶级要作这种偿还，国和国之间也要作这种偿还；佐佐木自己曾经说过日本有一天必定要流出它叫中国流过的同样多的血，也和这种想法一脉相通；意大利和德国投降了，日本不得不和全世界为敌，这一天眼看就要来到了。

“我从满洲事变① 刚一爆发那天起就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以把这解释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卑怯。可是，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不是自己本人在战争中被打死，就是失掉亲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被强加上某种牺牲，而我连这点也都躲过了。这还不算，战局已可预测，将来打败了仗以后，活着留下来的人要承受国家的苦痛和屈辱，我却死掉，连这种屈辱也不必尝受，实际上这不光是奢侈，而可以说是自私了。”

---

① 指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

荻冈现在用仿佛谈论别人的事情的口吻和那种平静，用朝朝暮暮萦回于心的那种韧性，自管自地说下去。

“假如是基督徒，一定会把我的想法归结到上帝吧。若那样，倒是会爽爽快快得到解脱的，可惜我又没有信仰。当然，我活到今天也经受了很大苦恼，一直被这种苦恼折磨着。我也祈祷，我也祝告。但这只是对于一种模糊不清的巨大力量的祈愿，而不是基督徒以耶稣和圣母的名义所举行的祈祷，也不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看来，离开宗教传统，野生野长的我们是不幸的。不过，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大自然吧，我总有这样一种想法：分解成为原子的身体，在这大自然中又将形成一种东西，而得到新生。我躺在这里常常想各种各样的事。我想：我也许会变成美丽的云彩飘浮在这高原的天空，也许会变成落叶松的嫩芽，或者变成紫色的茂密的龙胆草，再不就变成溪流中的一滴水。你说，是这样吧？”

荻冈抬起眼睛来仿佛征求同意，然后又把眼光移到枕畔的蒲柳上，莞尔一笑：“这花明年也许就是我哩。”

佐佐木虽然怕他话说得太多，但又不想打断他。因为佐佐木知道，他谈得这样愉快，和他那种转生的幻想，的确是适合于他这样热爱大自然的人的宗教，同时也是没有拿笔写过一行的他的最后的诗篇。

“我从前和芳子谈过希腊神话里的菲勒蒙和包喀斯的故事。我说最好我们死的时候也变成一种什么树，同时同刻死去。这是在那以前就有过的誓言。我在咯血以前，曾

经有一个时期相当健康，甚至我自己都很惊异，但反而产生了死的预感，对于芳子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嫉妒心。我死了也不想把芳子撇下。但是，目前的心情却完全变了。我把生长在日本桥的中心地带的她，带到这样的地方来。在东京家里，她光是受气，而在这里又是护理病人。再要她一道跟着死，光是这么想，也就够罪过的了。我解除和芳子定的誓言。可是这种话不大可能当面和她谈，所以就先拜托你啦。请你在我死后……”

一提到妻子的名字，眼里就浮出了泪水，他虽抽紧鼻子，咬着上唇，极力想忍住，可是眼泪却哗哗地流了下来，从上边眼睛流出的泪水流过鼻梁，跟下边贴近枕头的眼睛流出的泪水汇合在一起了。荻冈把半边脸浸在热泪里，提出了具体的托付，东京的家目前还没有遭到意外，但早晚要被烧掉，很难在那里举行葬礼。希望芳子在举行葬礼以前继续留在这里照样生活下去。这是遗嘱的第一点，请佐佐木转达。假如说，不是一般情人之间的单纯的热情誓言，而是在夫妇之间有过那么严肃的山盟海誓，那末这项遗嘱无疑就是解除那盟誓的极其自然的话了。佐佐木已经率直地承担下来，要他放心。

“谢谢。因为有这件事要拜托你，所以才想快点见到你。我可是太幸福了。你和须磨子待我都那么亲切，芳子又是那么善良的女人。请你们和待我一样，也亲切地待她吧。本来这样的事情是用不着跟你们说的。——奈良那儿，我也想和她们言归于好。虽说并没有吵什么架，总之，不管

继母和妹妹采取什么态度，我跟她们一般见识是不好的。我要向她们赔礼，请她们亲切地对待芳子。仔细想来，当了不是亲生的孩子的母亲也是很深的缘分呢。我们本来应该真诚相见、和睦相处啊。这么一想，我遇见芳子，也同样是一种缘分，也可以说是命运，也可以说是叫人捉摸不透的事。和你们处的这么亲近，我觉得的确也是叫人捉摸不透的事。对于这块土地，对于邻居平濑夫妇，对于老留，我觉得也都是如此。我不到别处而偏偏到此地来，成为他们的邻居，或者主人，开始养狐，这也是奇怪的缘分。就是这群狐狸，从这种意义来说，我比先前更觉得它们可爱了。三号狐舍里的怀了孕，大概是前天，平濑来时说，再过一星期就要生了。若能够看到仔狐平安无事地生下来，我再死去，那我可高兴啦！"

萩冈最后的小小愿望实现了，他又活了两个多月，在战争结束的两个星期前死去了。六月初继母和妹妹从奈良绕道中央线到这里来过一次，讲了些名古屋附近遭到机枪扫射的可怕景象之后，便回去了。这次甚至没有来得及通知她们。作为亲属前来参加葬礼的只有疏散到下轻井泽的两三个人，他们不过是出出面罢了，佐佐木在临终之前赶来，一切事情都委托给他了。这地方没有火葬场。棺木在黄昏时分由平濑、老留和车站前面打过交道的人以及脚夫们抬到山脚下村子头上盛开着苦菜花和桔梗花的洼地上，人们挖了一个坑，把棺木跨放在坑口上，上面摆了三袋木炭，坑里装满圆木柴，最后，用沾水的草席盖好。这就是他们安排的

火葬仪式。本来是应该由丧主点火的，但也得由佐佐木来代点了。女人被赶了回去，就连佐佐木自已看到焚尸堆罩在一片浓烟里之后，也让别人给劝回去了。这是当地的规矩。他和牧先生一起往回走，道路两旁是茂密的很深的野草，路窄得两个人不能并行，露水冰凉，虫声唧唧，山野已是秋天了。没有月亮，但是星光闪闪，淡葡萄色的天空中，浮现着朦胧的浅间山影。夜里开花的百合科的麝香萱，斑斑点点，从一片片茂密的野草中高高地伸出头来。这种美丽得仿佛带点妖气的花，为这山雾弥漫的静寂的夜色增加了微白的梦幻般的气氛。佐佐木知道萩冈非常喜爱这种花。空气中飘来一阵阵淡淡的烟味，他扭回头去张望，已经看不见火光了，感慨地对走在前面的牧先生说："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野地送葬哪，对萩冈说来这是很合适的葬礼呢。"

芳子没有发生大家所担心的事情。本来担心她会哭得死去活来，可是竟没有怎么哭，只是呆呆地傻了似地沉默着，须磨子不来强拉她，连饭也不想吃。即使在战争结束的广播传遍每一个角落，人们相见，无不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也完全无动于衷，好象把有过战争的事也忘了。但是，她不想跟着丈夫死去，并不是忘记了誓言，也不是不诚实，更不是遵照丈夫的遗嘱，要在这里守着遗骨，直到能够在东京举行正式葬礼的时候。丈夫的死，犹如巨雷殛树，给了她沉重的打击，四肢躯体虽然还是老样子，但内部的重要部分却象断了保险丝的机器一样，已经光剩下一个空架子了，就

象用科学办法装配起来的机械人不能说复杂的言语一样，芳子也只能说些“是”、“不”等短语。从本质上看，可以说她是恪守誓言跟着丈夫一起死去了；因为剩下来的只是一具从生理上说没有发生变化的行尸罢了。

“情形有点不好呀，芳子不会发生意外吗？昨天，她在寝室窗前站了一天呢。”

“那也难怪，可是精神病比肺病还棘手哩。”

佐佐木夫妇甚至私下里谈到这类话了。

东京的住宅，在五月十五日空袭中烧毁了。住在奈良的继母还照旧留在那里。萩冈用他那银行家似的细心为芳子作了详细的安排，这一切全都委托给佐佐木了。但是在战后动荡不定的情况下，这些需要进行麻烦交涉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办的。因此，佐佐木便期待着萩冈的叔父桦中将归来。目前，只知道他因为负伤正在台湾的医院中进行疗养，本以为他不会很快回来的，但不到二月桦中将就回来了，并且突然来到山中。

“啊，我还以为是哪一位哪！”

从里面打开门的须磨子，吃了一惊，用同样的语调向屋里喊道：“芳子，芳子，叔叔来啦！”

近来的芳子好似卧床数年，好不容易保住性命的病人，瘦削得身子又细又长，她把脚尖张开，迈着踉跄的步子走出来，用深陷下去的又黑又圆的眼睛，茫然望着失去左臂的叔父由须磨子帮着在脱靴子的背影。身量同萩冈差不多，面孔长得也很相象的叔父，吃力地走进里屋，低头望着她说：

“哦，阿芳，伸一也遭到了不幸啊！”

久久未曾听到过的爱称，无异于丈夫的呼唤。她不回答，也不问候，便蹒跚地扑到叔父穿着他不常穿的西服的胸前，放出在萩冈临终时也没有过的大声号啕痛哭起来。

“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要坚强些！”

芳子止不住哭，也不想离开叔父。一直冻结在内心里的一切悲凄的感情，仿佛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眼泪。叔父只好象哄小孩一般，和须磨子一起把久久呜咽不已的芳子拉到里屋去。

从这天起，芳子的生活慢慢地复苏了。这位在广岛的原子弹轰炸中失去妻子和女儿一家人，本人又和自己的军服一起成为社会上的废物，孤独的天涯沦落人的老中将，也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

好不容易回到自己山庄去的须磨子，时常前来看望他们。叔父接下了萩冈生前的工作，芳子也象伺候萩冈一样，体贴地伺候着叔父，邻人平濑也如开始养狐时教给萩冈一样，教给老人。六十三岁的老中将，顺从地服从一切指导，就象新水兵从刷洗甲板开始锻炼起一样。他把狐狸又接回来了。

叔父穿着萩冈干活时穿的旧裤子，上身穿着芳子为了消毒重新织过的绒线衫，用那只还能自由活动的右手提了装着狐食的洋铁桶，摇晃着左边的没有手臂的空衣袖，在狐舍里走动着。在他身上已经丝毫也看不到昔日的面影了。他也绝口不提过去的事情。同样遇到战灾，被烧了房子的

佐佐木，现在自己一个人寄居在东京一位朋友家里。佐佐木前来拜望这个老中将的时候，他也只说了一句："真是一切都对不住大家……"往下就不谈了。"不过，佐佐木先生，我能够在这里养狐，也是沾了伸一的光。干么，啥都是活儿！"

叔父说着老留说过的同样的话。这场败仗，把将军和乡下人结成了伙伴。

在密特威①海战中，他从舰桥下被炸得弹下来，但没有死去，保住了性命。现在来到这样的山里，接下没活到自己的一半年龄的侄儿撇下的养狐事业，他默默地服从着这不可思议的命运。正象芳子是活着的行尸一样，他也不过是机场上被炸毁的战斗机，或是只剩下红锈斑斑的钢骨残骸的军需工厂。只是当他跟耳朵全聋了的老留喊话时仍然用的是昔日喊号令的声音。

"这可是什么都有用处啊！"他独自一个哈哈地笑着。

邻人平濑能够象对待堂兄弟似地对待昔日的桦中将，这很使他得意。同时，由于美军进驻日本，估计银狐也将畅销，这也使他很高兴。他把跟萩冈谈过的、从桦太岛以来苦心经营养狐的经过，又和这位老中将谈了一遍。桦掐灭了配给的烟卷，接着吸起当地人们吸的土当归和蓼草的碎叶，温顺地听着。他说，当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武官驻在美国的时候，听说过金子驻美大使帮忙最初从美国输入银狐的

① 即密特威岛，又名中途岛，位于中部太平洋，夏威夷群岛的西北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日在这里打过海战。

事。平濑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了。

“是嘛，这么说阁下对于狐狸也不是完全没有缘分的喽。”

从那以后，平濑就常常用“阁下”来称呼桦。每次听到，桦总是拦阻说，千万不要再用这个称呼。平濑的老婆阿浪，也大为反对：“嗳，你这个人哪，现在连皇上都跟咱们一样啦，还管桦先生叫什么阁下，真够戗！尽管你拍马屁，他可不是荻冈那样的少爷，再想借一个大钱，也办不到啦！”

冬天来到，过了年，又进入狐狸的交尾期。叫春的公狐狸，从早到晚，直到深夜，冲破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不停地叫唤。监视工作，仍照原样，上午是老留，下午是桦。为了换班，桦都是请芳子给他早些开午饭，吃完就立刻走出屋子，从监视塔下朝上面的老留，用喊号令的声音叫道：“老留，下来吧！”

满脸胡须的老留慢腾腾地走下来，他就咚咚地踏响扶梯攀登上去，战舰生活锻炼的这种动作，真象年轻人一样敏捷。为了便于监视，监视塔上的窗子安得很低，三铺席的小屋子也显得颇为敞亮。当地的人们象空气一般随便使用的木炭在火炉上堆成一座小山，着得通红。吊钩上挂着水壶，里面的水已经滚开。桦在沏茶之前，先点上烟，透过玻璃窗挨个儿注视着眼下的狐舍，长长地吐出一口烟。狐狸，无论出现在朝阳的沙地上，或是躲在狐舍的小屋中，公狐狸总是缠在母狐狸的毛茸茸的尾巴后面，热情地叫着。尖厉的狐鸣，从积雪高原传向周围远远的群山。桦好象在舰桥上监

视敌舰一般，审慎而又悠然地注视着眼前这些动物的亲昵的姿态。

（1946年9月）

刘仲平、李芒译

樱　　岛[①]

梅崎春生

七月初，我在坊津[②]。古时候这里是遣唐使[③]出海的地方。我在那可以俯瞰美丽的小港湾的山顶上，担当着基地队的基地通讯工作。我是个密电译员。电报很少，一天不过一两封，有的时候一封也没有。我每天就蹓下山去钓钓鱼，或是去山里采杨梅，要不就和一早一晚都要从山顶经过的坊津邮局的女职员亲近亲近，冷眼看来日子过得倒也悠闲。尽管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可是我已经开始痛切地感到某种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正在逐渐缩小它的圈子，把我的身子紧紧地束缚起来。我怀着咬牙忍痛的心情，天天沉溺在游荡之中。

美军的飞机每天准会有一次从山顶上飞过去，发出刺耳的声响。抬头一望，机翼迎着初夏的阳光，刀刃般闪烁着可怕的光亮。

---

① 樱岛是日本九州南端鹿儿岛海湾内的一个火山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岛是日本的一个海军基地。

② 坊津是九州的一个小港。

③ 遣唐使是日本古代派往我国唐朝的使节。

有一天早上，来了一封电报。

我拿出海军“勇”字密码本子，翻译了出来：

村上中士调职樱岛，速向谷山本部报到。

下午，接替我的田上下士来到了。

那一夜，我把酒精羼上白水独自痛饮了一回。喝得烂醉，在踏上山路时打了个趔趄，从崖上滑落下去五六尺远。眼睑划破了，流了很多血。我仰卧在洼地里，望着皎洁而有些凄惨的月色。我在醉得蒙蒙眬眬的意识里，竭力追逐着一种荒漠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在医务室里请人简单地把眼睑医治一下，就从山顶动身了。要徒步走到枕崎。这坊津的风景清新得出奇，看来今生再也见不着了。我频频地回头，每次都瞩目展望。为什么这片风景竟是这样栩栩如生呀？我的心里尝到一股苦涩，就象有什么在咬噬着。同时我在想：我在这个基地里所思考过的和感触到的一切当中，不是只有这种感触才是真实的吗？即便所谓诀别的感伤在很大程度上作弄了我的视觉……

我从枕崎搭火车来到了某个小镇。要在那里换乘公共汽车。但是，那每日一班的公共汽车已经开过去了。

我本来还可以唤住军队的卡车，搭便车去。但是，我懒得这样做，就走进镇中心的一家旅馆。吃过了饭，我站在廊檐下，眺望傍晚的天色。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从这里

走过，和我攀谈起来。我把我的旅行任务告诉了他，然后就到这个军官的房间里，一边嚼着炒豆儿，一边闲聊了一会儿。

他说他也在坊津，是山上的挺身监视队①的队长谷中尉，是个矮矮的大眼睛的壮实的汉子，看来有二十三四岁。他说前几天博多遭到空袭的时候，他正在博多武官府，就谈起了当时的情况。博多是我的故乡，我想起在博多的知己和朋友，心里痛楚起来。

"死得美，想要死得美，这不过是一种感伤而已。"谷中尉吐掉炒豆的壳儿，对我的脸瞟了一眼，这么说。

太阳落了。于是我决定住一夜。我们想逛一逛，就出了旅馆，朝着听说设在车站后面的一家饭馆②走去。旅馆的女用人指给我们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座落在黑暗的路旁，围绕着绿树篱笆，冷冷落落的，不象是什么饭馆。在前面的崖下，火车头从烟囱里喷出红色的火焰，缓缓地驶过去。有时候叭地把火星儿喷到铁路线上。看不见星星的天空里，好象悬挂着厚厚的云层。

饭馆里只有一个妓女，而且没有酒。由于谷中尉的提议，我做了纸签儿。我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宿娼也太冷清，希望抓到短签儿。但是，我中了长签儿。谷中尉只喝了一杯茶，就笑着站起来道别了。过了一会儿，听到谷中尉的皮鞋

---

① 挺身监视队是战时后方的一种强制性的非战斗队，在山上担当监视哨工作。

② 原文作料亭，这里的女招待有时兼作妓女。

声沿着从门厅通向院门的石砌路走去。不久，妓女就到房间里来了。

这个妓女没有右边的耳朵。

我很清楚这是毕生最后的一次冶游了。到樱岛之后就不会得到允许外出了，勤务正在等待着我，一有空暇就必须抓紧睡眠。我坐在窗台上，默默地打量着这个妓女。她好象尽力打算从我的视线里躲藏那半边脸，一面又另沏了新茶。忽然，有一种近乎愤怒的莫名其妙的强烈感伤掠过了我的心头。

——没有了耳朵，侧着脸睡觉倒方便啊。

我按不住想用粗暴的口气对她这么说。其实这是出于我恨不得自己抓破头皮的绝望的心情，——而不是有意来侮辱妓女的。如果把这话说出来，每一个字都一定会象锋利的刀子一般反过来刺伤我的心。虽然还没有说出口，它不是已经刺伤了我的心吗？我只是想要侮辱我自己啊。对于把整个青春虚掷殆尽、一生连女人的温柔的爱情还不曾尝过，就这样不得不死在异乡的我，这样的侮辱不是最恰当的饯别吗？我坐在矮窗台上，死死盯着妓女那端丽的旁脸。

“哎哟，我怕。”

妓女象躲避我的视线似的，把脸向旁稍稍一闪，似乎还微微地打了个寒噤。在这一瞬间，她的右半边脸映着微弱的电灯光浮现在我的眼前了。细薄皮肤的头紧连着脸庞，应该长着耳朵的地方却象某种植物的锯口的疤痕似的，颜

色苍白而又滑溜溜的。

"你的脸怎么啦?"

"从崖上摔下来的。"

"多危险哪。"

我站起来脱下了上衣。随后，一段时间过去了。在什么兴趣也没有，只是意识到自己肉体上的疲惫的短暂的时间里，我迷迷惘惘地在遐想着另外的事情。搭着小小的火车来到这个市镇，明天一清早就得再搭上公共汽车离去。这是我一生当中头一次来过的市镇，却再也不会来了。在这样一个冷落的妓馆里度过的一夜，它在我的青春当中应该具有何等样休止符的意义呢？我凄凉地倾听着从窗下驰过的载货列车的声音，一面和妓女交谈起来。

"樱岛?"妓女把脸紧贴在我的胸脯上问。"那儿是个好地方啊，一年到头都结水果。现在去正是梨和西红柿的季节，枇杷也许过时了吧。"

"可是，我是当兵的啊，就是有也不能随便吃啊。"

"是啊，怪可怜的。……真可怜哪。"妓女仰起脸来，神经质地笑起来。但又立刻停止不笑，凝视着我的脸。"那末你就去死在那儿吗?"

"当然死啊。那又有什么呢?"

她对着我的脸定睛看了一会儿，忽然又喃喃地自言自语似地说："不知道敌军几时就会来登陆呢。"

"就在最近吧，已经快啦。"

"……你会去战斗吧？会战死吧?"

我沉默着。

"啊，去死吗？怎么死啊？哎，告诉我吧，怎么个死法啊？"

我仿佛听见了足以吹透我的胸膛的风声。妓女那副过分认真的面孔就倚在我的胸前。如果不是事到临头，是不可能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死去才好的。死这件事，在这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好象就在我的身旁了。我虽然觉得数不尽的莫测的不吉利在刺穿着我的脊骨，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过头去看着妓女的脸。

"别问那些讨厌的事啦。"我说。

在她那象白纸一样失去了光辉的脸上，只剩下两只眼睛可怕地注视着我脸上的变化。她的右半边脸紧贴在枕头上，脸变得那么小，看起来就象柚子一般大。

"都不要提起伤心的话吧。"我又加上一句。

"我不幸啊，真不幸啊。"妓女说。

妓女的眼睛里涌满泪水了。我闭起了眼睛，几乎是悲切的爱情猛然地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强忍着无限的悲痛，用手抚着她的面颊。

第二天中午，我在濛濛细雨里来到了谷山。坑道里充满了潮气，空气很浑浊。密电室在坑道的最深处。手里提着被濛濛雨浸得又湿又沉重的军便帽，为了不让头部碰着梁木，我佝偻着身子走进去。由于气温增高了，把眼镜擦了又擦，还是立即蒙上呵气。

“马上就到樱岛去吧。那里没有密电班军士。”

“原来不是有一个吗?”

“闹赤痢了，住进雾岛医院啦。”

我和密电班主任这样谈了几句。

“立即出发。”我说。

走出密电室，有些见过面的军士和士兵们高声打着招呼。据说这里一直在下雨，两三天之前，居住区那边坑道口塌了。土质是砂岩质的，很松脆。由于潮气，坑道里发出难闻的气味，士兵们的脸色都是苍白的。

有六名从佐世保① 兵团到樱岛去的士兵走错了路，来到了谷山，叫我把他们带走，于是连我在内一共七个人就在战壕的入口处整队，向值班军官报告完了之后，又在细雨里踏着红土路向市内电车站走去。一打听，那六个人都是补充兵，说是被派来修理“回天”和“震洋”艇② 的。

“‘震洋’已经到了樱岛吗?”

“不知道。”

回答的是年纪最长的一等兵，看他那风貌，已经四十开外了，穿着不合身的军便服，看起来那么寒酸。他携带的衣囊也很小，据说是在佐世保海兵团时被烧掉了，后来只发给

---

① 佐世保是九州东部的海军基地。

② “回天”和“震洋”艇都是水上特攻队用来撞击敌舰的小型舰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训练一批专门驾驶飞机往敌机身上撞的敢死队，叫特攻队。海军里又有一种驾驶舰艇往敌舰身上撞击的敢死队，叫水上特攻队。

他极少的衣服。他看到我的衣囊很重，不住地要替我换着背，我没有允许。虽然是个长相善良的人物，但是想要忠实于军队的传统的那种愚直，使我不由地感到有些不痛快。

“我的东西我自己拿。”

我冷淡地说，然后就默默地在路上走着。来到车站了，搭上那小小的电车，刚行驶一会儿就不得不下车。因为遭受过轰炸，电车只能够通到这里。我们重新排起队伍，沿着柏油路走去。

鹿儿岛市一半已经变成废墟了，只有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还残留着外部的轮廓，其余都是些乱堆着瓦砾的街巷。裂口子的自来水管子，到处喷出白花花的水，电线杆倒了，电线低低地贴在马路上。那儿也在下着飞灰似的细雨。废墟的尽头是海，在海里很远的地方淡茶色的烟雾里耸立着荒凉的樱岛岳。大家想到自己就要到那山下去，都默默无言地走着，衣囊压在肩膀上是那么沉重。

在码头上等船的当儿，天空开始明亮起来。云彩碎裂，逐渐能够窥见蓝天了。等船的人们都带着痴呆呆的表情，半天也讲不出一句话。卖票处的女孩子们正在吃着蒸土豆，它引起了我强烈的食欲。我忙把眼光从那里移开，坐在衣囊上，眺望着表情麻木的群众。我在想着昨夜的那个女人，昨夜的感情就象在我身上续上了一根尾巴似地异常执拗地牵扯着我。这种说不出的象是甜蜜的感觉却起了相反的作用，使我对那些在码头上的表情麻木的人们产生了嫌恶。

——象马一样麻木不仁。

我狠狠地皱了皱眉头。士兵们从女孩子那里分得了一些土豆，在我的面前躲躲闪闪地吃着。使人焦躁的时间过去了，渡船终于激起白色的浪花驶来了。我们搭上去，船就冲破浑浊的水开动了。

一会儿到了对岸，在沙滩上放下跳板，一个跟一个地踩着跳板跳上了岸。这里就是樱岛了。沿海走了大约一里路，部队就驻扎在叫作裤腰的地方。抬眼望去，天空已经晴朗了，露出了朱砂似的晚霞。我心里也感到豁然开朗起来，和士兵们轻松地谈着走去。雨后呈现出鲜绿的树木，沿着弯曲的道路绵亘不断。我们走进一家农户似的人家，买了许多梨。

那是茶褐色的小硬梨。我留意一看，在一簇簇的小树林里，到处都点缀着这种野生的茶褐色果实。

——昨夜的那个女人说的梨就是这个吗？

我把那汁液稀少、缺乏甜味儿的果子啃了一口又吐出来，一面这样想着。

太阳落了。响遍满山的蝉鸣也细微下来。我们在暮色苍茫中到达了部队。在路旁陡立着的山崖上，排列着七八个用枯树等物拙劣地伪装着的大坑道。坑道口上乱放着好几个原来装汽油用的空铁桶，士兵们从坑道里出出进进，都是一些年纪大的士兵。听得见安静的波涛声。

我见到值班军官，递交了我们七个人的报到证，就在那里和那六个人分手了。从通讯科派来了士兵，我跟随他一

同到居住区去。通讯科的居住区在快要到山顶的地方。我一面攀登着黑暗难走的山路，一面仰望天空，参差的树枝挡得我连星星也看不见。

“还要往上走吗？”

“就快要到啦。”

走到稍稍宽阔一些的路上，树枝也到了尽头。一旁是山崖，可以展望黑暗的大海。微风吹抚着我的脸。海的对面是黝黑的鹿儿岛市街，那里有一个地方还冒着红色的火焰正在燃烧。在我疲惫了的眼睛里，那火呈现出人世所没有见到过的不可思议的颜色在徐缓地静静地燃烧着。

“每天晚上都在那样燃烧着。”

我听到士兵这样说，感到异常的激动。

走下一条狭窄的路，一会儿就来到居住区。坑道口要比崖下的小一圈儿，也是用竹子和树零乱地伪装着，在岩石上面拉上了许多根电线。坑道好象是U字型的，我弯着腰钻了进去。

坑道的最深处是发报所，那里挤挤压压地放着发电机和发报机等东西。我在那里和前任的电讯军士打了招呼。通往通讯所的过道上排列着床铺和桌子，这大约就是居住区了。有一张桌子上放着瓶子，一位上士正在饮酒。他的骨胳看起来倒也粗壮，但是消瘦的脸上带着通讯军人特有的苍白，憔悴的面颊上一双浑浊的红眼睛忽然转过来注视着我。他用一只手拄着陆战队军官所用的那种结实的军刀，伸向酒杯的手指却修长得那样不相称。

“是村上中士吗?”

我向他敬礼。

“在这里值班可是要吃苦的,我可绝不允许因为是军士就逃避夜里的值班。别的基地的事我不知道，这里至少是第一线，每天都有‘格拉曼’① 飞来，反正都免不了死在这里,可是到死也不许做出一点儿被人耻笑,或是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事。”

声音就象老人一样的沙哑。

“知道啦。”

“我,我是吉良上士。”

他刚刚发泄似地说了这些刺耳的话，就忽然把执拗地注视着我的脸的视线移开,再也不打算向我这里看一看了。他就象把我完全忘掉了一般把视线呆呆地停在半空里，伸出长长的手指把酒杯送到唇边。

“我走了。”

我敬礼之后,由士兵领着走到指定给我的床铺那儿去。我把衣囊塞进床底下，脱下淋湿了的衣服。从山下轻轻地飘来巡视的军号声。床铺是双层的，上层挂着用拙劣的字迹写着“村上中士”的新木牌。我爬上梯子,躺在毛毯上面。紧挨着我仰卧着的脸的上方，拉着几根黑色的电线和裸线，在坑道里微弱的灯光映照下微微地闪亮。从顶棚上好象不停地向下哗啦哗啦地落着细细的砂尘。我终于慢慢地

---

① “格拉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使用的战斗机。

闭起了眼睛。

——就是那样的眼睛。

那除了从军人那里之外在任何人的眼睛里也看不到的可怕的眼光是什么呢？从眼底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芒。那不是平常人的眼光，而是精神病患者的眼神。我第一次与他的视线相碰的时候，一阵战栗透过我的脊梁，不正是它在威胁着我的最初的征兆吗？将来吉良上士逐渐了解我的思想，必然会憎恶我的。这是我在一年多的军队生活当中学得来的宝贵的观察力。有这样的眼睛的人，无疑地会看穿我的性格，而又会毫无例外地憎恶我的。

"死对头！"

我在嘴边这样嘟囔着，竟说出声音来。在樱岛上的生活还不知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但是，在这里生活的期间，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不得不把他当作上司，这种漠然的、不吉利的预感痛苦地充塞了我的胸怀。

我感到昨夜的记忆已是远昔的事情了。那就象是遥远的、几乎是一去不复返的世界。

我好象就在这当儿昏昏沉沉地酣睡起来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樱岛的生活。

白天是两班制，夜里是三班制，而在下午六点到巡视之前，还有说不上是日班夜班的一班，就由值上午班的人来值。因此，有些日子值班时间长达十二小时。那倒不是由于电报数量多，而是由于电报员技术的下降，和密电员质量

的低下。举例说吧，有的密电员甚至在白天值班的六小时当中连一封电报都翻译不出来。这也难怪，这里的密电员大多是志愿兵，有的才十五岁。更糟的是在他们不值日班的时候还都要被派去挖坑道，于是到了夜班的时候他们就都一齐打瞌睡。一封电报到了交班的时候原封不动地传下去，甚至到了早上还一点儿都没有翻译出来，这些责任就都落在值班军士的身上。

密电室和收报室都在半山腰的一个坑道里。大约是由于方位不好，潮气又重又极闷热。接班时一走进去，浑浊的空气使人很难受。因此听说为了通风，要在这上面挖一个洞。虽然这个既可以换空气又能输送凉风的工程是个很好的建议，可是，有一天我在现场监督士兵们劳动，顺便计算了一下，算出要完成这个风洞至少也要三个月。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就会刮进凉风来。于是我就生气地对士兵说："这个工程是谁命令的？"

"是吉良上士。"

"你以为这里还能够坚持到那时候吗？"

那个士兵把畚箕放在一旁，站在我面前，问道："不等这个洞挖好，美军就会登陆吗？"

这是个刚刚十五岁的少年密电员，他的神态是那么认真。我狠狠地吸了一口纸烟，问他："你认为能够战胜吗？"

"能战胜。"

没有一点怀疑，那表情就象童话世界里的一样。我忽然感到一阵阴暗，挥手示意他开始工作。那时我的脸色一

定很难看。我站起来踩灭了纸烟，然后走开了。

走到缓坡的尽头，冈顶上一片乔木疏林，走过从那里穿行的小径的时候，下午灼热的阳光照得我额上汗珠儿直滴。走出树林就是一片稍稍宽敞的草地。一棵大栗树长在它的正中间。树下有一个士兵，我的脚步声好象使他吃了一惊，掉过头来。

那是一个刚过四十的个子矮矮的人，我的眼光忽然停落在他手里的望远镜上。那汉子一脸疑惑的神色朝着我笑了笑，口齿清楚地说："我是了望哨。"

原来是利用栗树的树干架设了电话，从这草地上不论海湾里和天空上都一览无余。在蒸发着的草臭里，我走近了他的身旁。

"如果现在闲着，就把望远镜给我用一下。"

"唉，行啊。请您用吧。"

我接过望远镜。沉甸甸的。放在眼睛上徐缓地移动着视线。

眼前是大正初年由于火山爆发①而被抛进海水里的熔岩海角。再靠近这边一些是军用码头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象中世纪的塔似的水塔，在那里可以望见一群群的士兵们，有的提水，有的在洗衣物。再望过去是一片漂着油质似的大海，码头上泊着机轮船。随着我的头部的回转，在望远镜的视野里浮出了庞大的樱岛岳的全貌。

---

① 大正元年是一九一二年。樱岛火山的爆发是在一九一四年一月。

那是一个连一草一木都不生长的巨大的红褐色土堆。是烧红了的熔岩形成的足以使人惊骇的庞大堆积。它几乎不能再被称为山了。大约由于镜片折光的缘故，岩石表面的阴影显得极其狰狞，冷酷无情地向我眼前压来。我象着了魔似地看得出了神。

"你听。"

一声低叫，好象受到压抑似的。我不觉地放下望远镜，看了看那个人。他正半弯着腰凝神听着什么。

"飞机。"

那个人从我手里接过望远镜，就向南边的天空望去。我什么也没听见，只有下雨似的强烈的蝉鸣。

天上无云。太阳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旋转的速度几乎等于零。不知在那太空的哪一个地方，感觉到有飞机带着一股猛烈的风飞近了的声息。

那个人从眼前放下了望远镜，立刻就奔向栗树的电话机，摇动了电铃。在这样的山里，听到电话铃的响声觉得怪闷哑的。

"'格拉曼'一架，唉，是一架'格拉曼'，在鹿屋上空。方位北北西……"

突然，一阵清澈的金属音响轻微地钻进了我的耳朵。我刚要抬头向空中仰视，那人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肘。

"躲避，不躲避可不行。"

离开栗树约有五米的灌木丛旁，有一个小小的洼地，我们有些惊慌地跑进那里。两个人并排仰卧下了，胸膛在悸

动着。

“这就是我的棺材。”

他小声说着，发出轻轻的笑声。果然，这是个棺材的形状，两人并躺着太窄了些。就在我刚想要凑过身去答话的一刹那，一阵冲破空气的金属声骤然破裂了一般增大起来，隆隆地罩在我们的头上。庞大的“格拉曼”闪烁着银光在我的视野里出现，然后一瞬间就消逝了。当我下意识地刚刚要欠起身子的一刹那，连续响起了裂帛似的机枪声，随后又停止了。一眨眼的工夫飞机的轰鸣小下去，象是消逝在海那边了。飞机飞来的时候被忘却了的蝉鸣，这时又响起来了。那个人起来打了个电话。

“向鹿儿岛方向退去。是的，退去了。”

过了一会儿，听到山下远远地响起了解除警报的汽笛声。我也站了起来，站在草地的一角向左近俯视，刚才大约在各个地方躲避着的人影稀稀拉拉地出现在道路和广场上了。

我和那个人并排在草地上伸开腿坐下了。

“‘格拉曼’好象常来呀？”

“今天还是头一回哪。”他瞟了我一眼说；接着问道：“中士是应征来的吗？”

“是补充来的。”

“补军士的缺吗？”

“对啦。我本来不愿意干哪。”

“比当兵要好些啊。”他这样说着，发出神经质的笑声。

“知了儿挺多啊。”

“唉，有时候就连夜里都在叫呢。”

“寒蝉还没出来吗？”

“还没哪。得过八月十号以后。”

他的脸上现出了焦虑的阴影，却又消逝了。

“寒蝉是一种讨厌的知了儿啊。”他说着，停顿了一下。“我啊，就怕那种知了儿。每逢夏天那种知了儿一开始叫，我准要碰上倒霉的事。这话说也奇怪……去年六月一号应征，就被派到佐世保海军团里，您也许知道，第十分队里。在那儿，我正在发愁前途还不知怎样，心里阴沉沉的时候，轮到我在炊事房前整队参加炊事值班。这时候这年刚出世的寒蝉就爬在旁边的一棵树上，难听地叫着。那时候赛班岛刚刚失陷，听班长们说，我们反正也免不了要作南方的玉碎部队了。……”话稍稍停顿了一下。“前年也是那样，大前年也是。都是在发生了难过的倒霉的事儿，正在绝望的时候，那种知了儿就开始叫。那知了儿的声音可真难听，不是有点象人的声音吗？还那么故意地拉着腔调。那不是知了儿啊。想到今年那种虫子还不知道在什么节骨眼儿里才开始叫，我真有些不祥的预感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问：“那末，当了望呢？”

“到了秋天，去参加了望的讲习，也碰见了许多不痛快的事儿呢。”

“年纪大啦，当然更爱这么想啦。”

“还不光是因为年纪大啊。”

“不懂事的家伙太多了吧。”

那个人不作声了。

“那些志愿兵，从志愿兵提升起来的军士和上士们，就连一点儿人情也不懂，是不是？”

他点头了。然后用低低的沉郁的调子说：“自从我来到海军里，才头一回发见毫无情感的人，可真使我吃惊啦。他们没有所谓情感，却自以为是人。可又何曾是人呢？人的内心里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海军的生活当中全都退化了，变成了既无意志又没有情感的动物，就和蚂蚁什么的一样。”

“嗯哼，唔。”

“进来的时候是个志愿兵，经过榨油渣似的压榨，把一切宝贵的东西都丧失了，于是当上了军士。就顺着这个方向越加用心琢磨，等到佩戴上三四个善行奖章，好不容易才熬上个上士。这才算能够生活了，讨上个老婆。以后就期望着当特务少尉[①]、中尉，一步步升官；算计着将来的薪俸，甚至幻想着退役之后在佐世保的山坡上盖上一座小房子过日子。也就是说用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换来了这样的生活。想起来，哪里还有这样残酷的人生呢？失掉了人性，换来了生活。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生活下去吗？所以，请您看一看那些上士们吧；不是无从说起的愚顽蠢物，就是干瘪

① 特务少尉是掌管人事等工作的军官。

瘪的枯骨行尸，不外乎这两样。”

“倒也是的。”

我的脑子里在想着那个吉良上士。他可既不是枯骨行尸，也不是愚顽蠢物。完全是另一个类型的人。看来他是从志愿兵的时候就开始被人用“精神棒”什么的加以责罚。别人就认晦气隐忍下去，他却在这期间下意识地在心里滋长起一股悲愤的复仇情绪。把藏在人心深处的极其残酷的东西培养起来，经过磨砺，终于扩展成为自我的个性了。及至爬到了上士的地位，一朝有了余暇来环顾一下周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这一只暗自成长起来的仇恨的狼牙，其实不过是针对着空虚的东西。他除了用那牙齿来刺伤自己之外别无用途。他那奇特的性格，异乎寻常的举动，以至在冲绳之战结束之后，在他是唯一世界的海军已经溃灭而引起的焦躁的心情，恐怕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把通讯科的士兵们集合起来，无缘无故地加以处罚时的偏执的举动，还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眼里。那是两三天以前的事……

这里流行着赤痢。那天有一名密电士兵摘下野生的梨吃了，后来被怀疑是患了赤痢，送进雾岛医院。吃梨是被军医所严厉禁止的。我在医务室里离开那个士兵之后，回到居住区去吃晚饭。我正在嚼着大约是在湾里捕获的细长的炖小鱼的时候，有人从我背后走过。回头一看是吉良上士。

“村上中士，把山下怎么处理了？”

“决定去雾岛啦。”

“果真是吃了梨吗?”

“大概是真的。”

山下就是那个一等兵的姓。吉良上士的脸上露出了生气的样子。

“关于不许吃生梨的事，不是一再对士兵们谈过的吗?最近士兵们不但有些懈怠，还一味地干坏事。”他用沙哑的声音说。然后一个劲儿地凝视着我的脸，说下去:“军士们也不好。因为军士们吊儿郎当，士兵们才敢放肆。谁如果不想听我的命令,我也有办法让他听的。村上中士,叫士兵整队。”

我沉默着。只因为一个人吃了梨，就让其余的全体士兵都受处罚，实在是无聊的事。几天来在这里的生活，使我对下属的密电兵们开始隐隐约约地产生一些感情了。我不愿意他们遭到无谓的处罚。我没有做任何表示，固执地保持着沉默。吉良上士猛地转过身去，向发报所快步走进去了。

我转回身来继续吃饭。自从入伍以后，在佐镇的各海军团、佐世保通讯队和指宿航空队,我都是当兵过来的。那种屈辱的记忆,在我心里还是活生生的,想起来仍然要打寒战的那种不愉快的记忆数也数不清。自己眼看着心情变得怯懦了,那才更加可怕呢。

——然而，到了将要死去的现在，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怀着阴暗的心情吃完了晚饭。从坑道里出来，走下映着落日余辉的小径，进了密电室。随后和值班的换了

班。

电报并不多。看看今天的电报汇编，也只是什么银河机一架从某处出发，物品用几号货车运送，都是些不大重要的电报。担任值班军官的密电员正在昏昏沉沉地打盹儿，到处都响着电报机的声音。有一半电报兵都是预科练[1]的士兵，因为教练机不够用，才被送来当通讯兵的。我用手支撑着面颊，闭上了眼睛。

……方才从夕照的小径走下来的时候，安静的鹿儿岛湾的上空正飞着破旧的教练机，大概是由于逆风，刚好看到它颤抖着双翼，用极其缓慢的速度象爬一样地在天空上飞。两三天之前我听说特攻队就是用这样的飞机的。我很想闭上眼睛不去看它，我在想象着搭乘那架飞机的年轻的飞行士。

我睁开眼睛了。我在坊津的时候曾经看见过水上特攻队员。他们生活在远离基地的借用的国民学校校舍里，有一次我从那儿经过。在国民学校前边有一个茶馆式的房子，那前面摆着乘凉的凳子，有两三个特攻队员坐在那儿正在饮酒；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围着白色的绸围巾，看起来格外地土里土气的。他们的皮肤都很粗糙，神态很颓唐。当中有一个用淫猥的调子高声地唱着什么流行歌曲。一会儿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就哄笑起来，那种声音说不出地令人讨厌。

① 预科练是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的简称。

——这就是特攻队员吗?

看起来他们就好象是堕落了的农村青年。故意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白色的围巾象花花公子似的缠过来绕过去,越发显得又土气又下作。他们转过脸来,朝着在远处看他们的我瞪着眼睛大叫起来:“你这个家伙,在看什么?”

也许把我当作设营队的新兵了吧。

我心里涌起说不清是悲伤还是忿慨的感情。只有这样的心情始终也没有澄清。只有这样的感觉直到如今还在我的心上遗留下可憎的余味。虽然可以想象得出,所谓欣然赴死未必会在爽朗的心情和环境里做得到,但是,眼前所看到的周围的这些情景,却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可厌恶的气氛。我朝着基地的方向,垂着头往回走,心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活得美好些吧,死的时候也选择死而无憾的死法吧……

我忽然觉察到了,向周围环视了一下。密电室的桌旁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士兵,别的座位上只有乱扔着的厚厚的“吕”字密码本子,旁边摆着支好了的乱数盘,人都不见了。

“这一班值班的怎么啦?换班的时间不是过了半天了吗?”

一个士兵仰起脸来回答:“本来都来了的……”

“来了,又哪儿去啦?”

“居住区来人叫去啦。只叫手头有电报的留下,空着的全都去。”

“谁叫的?”

“大概是吉良上士。”

士兵用畏畏缩缩的语气这样回答。我脸上的表情变得僵硬了，这连我自己也很清楚。

负责直接领导士兵的是军士。我倒不是憎恨别人蔑视了我担当的任务和地位。这里成为战场如今已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自已人之间又何必互相摧残呢？这在我心中引起了悲哀。这里留下的两个士兵，也很清楚同僚们在居住区正被怎样捉弄着。只不过偶然地，由于还在翻译电报这么一点点理由，他们才幸免了的。他们惆怅不安地，带着阴郁的表情，缓慢地翻着密码本子。一种难以忍受的心情使我烦躁起来。

“好，我到居住区看看去。”

没有对着任何人，我喃喃地说着站起身来。我从狭窄的过道穿出去，外面已经是黄昏了。当我带跑地登上山路，将要来到前面斜岔着的小径时，我不由得停下了。吉良上士正站在居住坑道的入口那里。士兵们都在居住坑道前可以俯视大海的斜坡上把双手撑在地上，做着“俯卧撑”的姿势。吉良上士一只手提着三尺来长的木棒，看见谁要想塌下腰身挨着地面，就大声叱责。我放缓了脚步，走近他们。

从士兵们狼狈不堪的姿势和竭力企图把手换到舒服些的位置上，绝望地挣扎着的样子，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摆起这种姿势已有很长时间了。他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在黄昏微弱的光线里，我清清楚楚地看得见俯在我脚下的士兵从额头上滴落着汗水。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了。在我当兵

的时候，几次都被弄成这副样子。我的臂力比平常人弱，不得不常常忍受倍于别人的痛苦。把那时的记忆和眼前的光景对照起来，简直要窒息了。我偷偷地看了看吉良上士的脸。

在暗淡的光线里，吉良上士的脸色苍白得怕人，似乎在压抑着极大痛苦的奇异的表情，好象把他的脸面都给变形了。只有他的眼睛在固执地闪烁着，在俯伏着的士兵们的背上扫来扫去。那瞳人的颜色就象在燃烧着。他突然转过头来向我看着。

"村上中士，叫他们起来！"

他说完之后，就把棒子抛到山崖下边去。木棒触着石角上发出两三下低沉的声响，掉进生满灌木的山谷里去了。他站下刚刚要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背向着我大踏步走进居住区去了。他那瘦削的、宽宽的肩膀，不知为什么显得有些凄凉。

"起来。"

士兵们都慢腾腾地、吃力地站起来了。也许由于疲劳的关系，都是一样呆板的表情。他们丧失了思考的能力，简直就象关在动物园栅栏里的野兽。我这时感到异常可怕的压抑，我轻轻地说："值班的去值班，其余的解散。"

我和去值班的士兵们一同走在通向密电室的路上，只有大海那边还残留着淡淡的暮色，小树林里已经黑暗下去。或许吉良上士在让士兵们起来之后，曾经希冀我会做一番训诫的吧；也许仅仅让士兵们痛苦，他就感到满足了；这我

就不清楚了。他彷佛在身后拽着什么笨重的东西似的走进了居住区，他的背影就象渗进了我的眼里一样不能抹掉。别的军士是因为在自己当兵的时候被这样捉弄过，现在就也来对士兵们如法炮制，他好象并不是出于这样单纯的动机才这么做的。也许是象痼疾一样盘踞在吉良上士的心灵里的某种东西在捉弄着他。好象有一种我所不可能理解的、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可能理解的鬼一般的东西，正在他的心灵里狂暴地恣意横行。

——那眼睛，正是它。

我忽然想起在我接受新兵教育的时候，我的班长性格虽然不同，可也是生着这类眼睛的军士。平常挺温和，可是会发作般的干出残忍的举动来。后来听说因为发生了什么事件，被送交军法会议了。

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和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人们。并且，我已经过于疲惫了，无从去理解包藏在吉良上士心灵里的鬼。与其说是疲惫，倒不如说我正在为日益逼近的死亡而担忧，不愿意再去思考那些跟我毫无关系的事情。自从来到樱岛以后，这件事就经常从遥远的地方，不停地、沉重地威胁着我的心。……

我的确很焦躁，同时也是由于连日的睡眠不足的缘故。但是并不仅仅如此。一句话，我不能完全相信我的宿命。我在小学校的地理课上，虽然学到过这个南方的海岛，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事到这里来。为什么我就必须来到这

里，而且毁灭在这里呢？这件事我思想上真是搞不通。与其说是搞不通，不如说是不想理解，而且也不可能理解。但是，情势紧迫了，甚至到了必须选择走什么道路，使用什么方法的境地了。

在密电室和居住区的闲谈里，美军可能在哪里登陆一类的话常常成为话题。海军预料美军可能在吹上滨登陆，陆军正在宫崎海岸倾尽主力加以防范；人们象煞有介事地谈论着这些传言。冲绳已经“玉碎”了。大和的出击也以失败结束了。从每天翻译的密码电报里，我方的惨败已经看得很明白了。看美机连日飞来的局势，登陆也已迫近，而且是必然到来的了。就在这个蕴藏着可怕的杀气的宁静当中，季节转进了八月。八月一号的半夜，我担任着值班。

散发着土腥味儿的坑道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大家都露出不耐烦的眼光翻译着密电。传递员时常从电报室里睡眼蒙眬地把电报送过来。翻密码本子的声音变得有些令人厌烦。我伸手拣起刚刚送来的电报，是作战特别紧急电报。我吃了一惊，仰起头来。是不是终于发生变故了呢？我急忙翻着密码本子，把译文一句句地写在译文纸上。

发现敌舰团三千艘。方位北。

这是大岛了望哨所的来电。我站起身来。

“敌舰团的电报。”

值班军官的睡脸上立刻充满了紧张的神色。

电铃响起来以后，立刻通报到参谋室，躺在通向密电室

的过道上睡着的密电员、密电班主任和通讯员都被士兵们唤醒，一个个全都爬起来了。当他们走进密电室的时候，都一致地眯缝着眼睛，把眼睛躲避着灯光，聚集在指挥官的桌旁悄悄地交谈着。

电报立刻多起来了。净是些作战特别紧急电报。可以想见报告啦，通报啦，对各个部队传达命令的电波正在全日本交错着。舰团很显然是朝东京方向去的。不是就要大举进攻千叶海岸，一下子攻下东京吗？那是不可避免的了。

——东京的市民们，这时还一无所知地酣睡着吧。

突然间，我在当兵以前居住过的本乡区和朋友们都清清楚楚地浮上了我的脑际。那还都是和战争没有关连的安静的街道，以及和平的人们的身姿。我本来认为会落在自己头上的恶运，现在倒过来将要落在他们的头上了。他们不是还没有察觉到这巨大的死的凶耗，还在被窝里安详地酣睡着吗？一个另外的念头，带着强烈的苦痛正在猛刺着我的心。

——如果在东京登陆，那末我在樱岛不是可以得救了吗？

顺着这条思路，我心里痛苦地遐想着。……

在我背后的指挥官桌上，谈话的声音稍稍热闹起来了。还常常夹着笑声。人们在紧张当中，乖戾地发泄出一种绝望的心情，彼此揶揄的口气都异乎寻常地越来越刻薄了。

"军令部和东京通讯社的家伙们还自以为占了好地位泰然自若，这回该惊慌失措啦。"

“天大的失策，再怎么抱怨也来不及啦。”

“可是，关东平原，总还有个逃路吧。”有谁插嘴说了一句。

“看这情形，特攻队也该出动啦。”

一阵子没人说话。这沉默压得我脊梁都觉得沉重。这一瞬间，忽然有人嘲笑说：“横竖明年这时候，咱们都去扛美国面粉啦。也许就在佐世保码头那儿……”

引起了一阵低低的笑声。

“那样一来，也就用不着再分什么大兵和军士啦……”

突然间，有人用毫无笑意的、跟大家不同的腔调打断了这段谈话。

“不许胡说八道。”

这声音是那么严肃和强烈，笑声被打断了。我稍微扭转身去，偷看一下身背后。

“当着士兵的面，不许说窝囊话。”

那是吉良上士。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进密电室的。我也不好一个劲儿地望着他，就回过身来，装着在翻密码本。吉良上士似乎这样说着就站起身来了。在这弄僵了的空气里，有谁企图制止似地说：“这不是说着玩儿嘛，说着玩儿哪。”接着又说：“谁也没有认为日本会打败仗啊。”

“说着玩儿的话，也得分个说得和说不得的……”

“吉良上士，别净强词夺理啦。”

“什么？”这一声还没有听到说完，象是就扭打起来了，发出了肉体相搏的钝重的声音，紧跟着有人打了个趔趄，

摔倒在我畏缩着的后背上。乱数盘吧哒一声掉在地板上，几十个碎片飞散得到处都是。一股强烈的呼吸掠过我的脖子。我越发缩紧脖子，死盯着密码本子。我好象听到了一声轻轻的空虚的笑声。我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去，只见高个子的吉良上士，身靠着支撑坑道顶的木柱子，面如黄蜡，那表情就象带了一副假面具。当我觉得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而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躲开时，吉良上士用呻吟似的小声说："算啦。"

他是说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还是停止这丑恶的争执？那声音微弱得就象说给自己听似的。继而是一阵难堪的沉默。这时，吉良上士好象蹒跚着走出坑道去了，接着听到他踏着湿地的皮靴声。随后，在我的背后感到了紧张过后的松弛的气氛。我漫无目的地翻着今天的电报汇编，随翻指头随哆嗦，按也按不住。

——发见敌舰团了。由于这件事，把人们都弄得兴奋起来。

这一群方寸已乱的汉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从内心里感到一种难言的厌烦。与其说是厌烦，毋宁说是接近于忿怒。唉，我真想把我自己的身子撕成碎片儿，然后再把他们也撕成碎片儿，都抛到深谷里去。我用小刀子狠狠地在脖颈上连连敲击，每敲一下，血就随着发麻似的感觉涌上后脑部。……

"村上中士，村上中士。请检阅这份译电。"

士兵在招呼我。我伸手接过译电纸，译电的文字写得

很拙劣。

方才的敌舰团，是夜光虫之误。大岛了望所。

我的脸上泛起苦笑。一切都不过是滑稽戏[1]啊。如果美军偷收了日军的电波，对于这些电波的风暴——从大岛到横镇，由横镇到全国，从部队到部队，频频不断地旋转着的大批的作战特别紧急电报，又会做什么样的解释呢？这个部队也刚刚收到从佐镇发出的立刻待命的命令。现在，整备兵们大约正在被叫起来从事整备。当他们得知是夜光虫引起的误会之后，又将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再睡下去呢？苦涩的笑，就象生理的发泄似的怎样也抑制不住地涌了上来。我站起身，把电报交给值班的军官。聚集在指挥官桌上的军士们把视线一下子都集中到那里去了。读过之后，谁也没有笑意。

“夜光虫啊！”不知是谁，感慨系之地说。

我回到座位上，听到值班军官在向参谋室打电话。电话机可能不够灵，对方半天也听不清楚“夜光虫”这个词。在外面的军士们疲倦的谈话，夹杂在这些声音里，钻进了我的耳朵。

“最近，看起来好象挺烦躁啊。”

“这个家伙，够孤僻的了。”

谈话只到这儿就停止了。他们大概认为已经没有必要

---

① 原文作茶番，即茶番狂言，是一种逗笑的表演。

再呆在那里．就各自走出坑道去，回到寝室去了。

三点钟了。接班的值班员来了。我们做好交接之后，一起走出密电室。走出过道，那里一片漆黑。为了让眼睛适应一下，我倚在坑道口的山崖上呆了一会儿。对岸的鹿儿岛市依然有一两处静静地冒着火焰，并且也没有人打算把它扑灭似的。和昨晚相同的地方，升起同样大小的火焰，正在徐徐燃烧。……

我走起来了。一面用一只手扶着山崖，艰难地走着，一面在想象着被错看成大舰团的大群的夜光虫。在我的想象里浮现出紫色的微光，在黑暗的海上，一望无边，晶莹闪亮，弯曲成一条带子，缓缓地向前移动。这时我的心田，就象被冲洗得无比洁净了似的感到轻快。虽然明明知道这是适才的心情跑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也高高兴兴地沉浸在这样的感伤里。潜默孤独的感觉使我周身都舒畅。夜风正迎面吹着。

攀登了一会儿山路，来到居住区。走进门口，有个人靠着里面的桌子坐着。他回头在看我。原来是吉良上士。大约他刚才就一直保持着不变的姿势，死钉钉地在那里坐着。

“靠近登陆地点了吗?”

“那据说是夜光虫呢。”

我解开作业服领口的带子，这样回答着。在他脸上，倏地现出不知是放心了还是仍有疑惑的奇妙的表情，却又立刻消逝了。那又象是受了欺负的孩子的悲切表情。因为背着光线，那也看不分明。于是他闭上了眼睛。

我走进寝室，尽量不弄出声响地躺下，用两只手掌同时捂住脸孔，眼睑一个劲儿地发痒。在坊津留下的伤差不多已经好了，伤口大约已经结成疤痕了。我用手指抓抓那儿，碰着了眼镜架子，咔哒咔哒地响起来。我凄凉地听着那声音。

上午的值班结束后，我在中午回到居住区来。在值班的时候，因为送迟了一封电报，我受到值班军官密电班主任的申斥。那本来不是打给我们的电报，是偶然收到的，和这个部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是值班军官想借此向参谋室献殷勤的。我满怀忧郁地吃过午饭，回到寝室午睡，并且做了梦。

说不清楚那是个什么样的梦，只是在一个幽暗的地方，我一面走着一面拚命嘶号着。我扑簌簌地流着眼泪，昏天黑地地走着；挥着手，跺着脚，还吼叫着什么。就这样，象缓缓地漂浮起来似地醒过来了。汗水浸透了全身。浑身都那么痛楚，梦里的感觉还残留在身上的每一个部分。睡意蒙眬的我还象在梦里似的流着眼泪。我按捺着真想要抓住什么厮打的心情，和粘在身上的不舒服的汗湿，一动不动地仰卧在那里，心里想着：

——这样行吗？这样……

一种对于遭受到损害的反抗，强烈地搅乱了我刚刚醒来的清新的意境。我自个儿发着脾气，并不是对某一个人，不是对密电班主任；而是对那使我堕入如此困窘的境地的

某种势力感到了无比的忿怒。突然，刺心的哀伤又涌上了心头。这一切一切不都是徒劳无功的吗？我曾经把这样空虚的感情累积过多少次，又加以毁坏啊。……

我跃身跳下床铺，为了把紊乱的毛毯叠起来，把毛毯的耳尖一个个地叠齐，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就连毛毯也有耳朵……"

只是由于没有耳朵，那个乡村小镇里的妓女又尝尽了多少阴暗和难堪的滋味啊？那一夜，那个妓女把脸紧紧贴在我的胸口上，断断续续地讲起她的身世。她在小学里的时候就开始被叫作"没耳朵的"，在卖身的时候，又因为没有耳朵而不得不到这个贫困的乡下饭馆里来。那个妓女不断遭到那样的损害，又是依靠着什么作为内心的支持生活过来的呢？她那凄惨的侧脸，忽然在我的眼里再现出来。随着凄凉的感伤，又引起了对妓女孱弱的肉体的记忆。

——除去靠这样的感伤来把我的心情和周围孤立起来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平息我如此的焦躁呢？

我的青春已经完了。樱岛的生活不过是余生而已。我下意识地在手上用力，把弄齐了的毛毯胡乱叠了起来。我穿上衣服，走出坑道。下午强烈的光线，充分地照射着眼睑。我想攀登到山冈上去看一看。

走过石子路，穿过树林，来到了了望所。站在栗树下面守望的还是上次那个人。他认出来是我之后，好象露出微笑，不知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无精打采。

"又来了啊。"

我点着头，站在了望台上，四下里看了看。炎夏的风光，好象使我心里都明亮了。

积雨云涌起来了，闪耀着白金色的光芒，高奔数百丈，多么有重量的云柱！在那下面可以望见鹿儿岛西郊的鹿儿岛航空队的场地，毁坏了的飞机库和烧红了的铁架看起来那么渺小。烧得焦黑的市街向东远远地延伸着。环绕市街的群山，燃炽着美丽鲜艳的绿色。谷山那边儿蒙着白色的砂尘，红土层的切断面显得一片朦胧。唯有大自然是那么美丽。人类所创造的废墟，丑得可怕。我坐在草地上，那个人和前次一样，也并排坐下了。

"了望也够受的啊。"

"没什么了不起的。"

"看你有些没精打采的，是身体不舒服吗？"

"累啦。"

那个人把安静的海湾比比划划地指给我看。

"在这个湾里有三只潜水艇。"

"啊，在电报里看到啦。不是我们的吗？"

"中士在通讯科吗？弄不清楚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

"听说是忘记带上我方的标帜啦。"

"是那样吗？"那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问我："通讯科……那末特攻队怎么样了？"

"根本不行。大概都叫'格拉曼'给吃掉啦。"

"还是不行啊……特攻队，那可太残忍啦。"

"残忍？你指的是什么？"

那个人沉默了片刻。然后一句句有力地说："木曾义仲①，他不是曾经把牛系上松明火把赶到敌阵去的吗？那牛就是特攻队啊。一想到这些，我真觉得特攻队的那些小伙子们可怜。什么也不明白就死去了……"

"你也有孩子吧？"

"常常有练习机的编队飞过去，那也是特攻队吧。"

"嗯……胡闹啊。"

也许是光线的缘故，那个人的脸上看起来带着土色。他好象很疲倦。

"不注意身体可不成啊。在坑道里生活身体可吃亏哩。"

"鹿儿岛从前好象有一个叫作土蜘蛛②的种族，就象熊袭族③一样。他们也象我们似地住在洞里呢。"

"你是东京的吗？"

"已经灭亡了。一定是一个弱小的种族啊。"

"知了儿可真多起来了，叫人都讨厌啦。"

蚱蝉落在这里和那里的树上，拚命地叫着。

"知了儿？唉，知了儿啊！寒蝉今年还没有来哪。"

那个人露出白牙，发出神经质的笑声。他肩膀一带的骨胳很细，由于制服的关系，看起来就象少年似的带着稚气。一种茫然的不安笼罩了我。那个人把双手叉起来放在

① 木曾义仲(1154—1184)，原名源义仲，日本平安末期的武将。

② 土蜘蛛是上古时代在日本穴居的种族。

③ 熊袭是古代居住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族。

脑后，就那样躺下去。今天飞机好象不会来了。那个人轻声地说："我啊，最近在想着关于毁灭的美呢。"声音那么安静，好似说给自己听的。"废墟这东西倒很美哩。"

"美吗？"

"我觉得人在具有要求生存的意志的同时，也有要求走向毁灭的意志。我总觉得是这样的。在这样繁盛的自然当中，人就象飞蛾一样脆弱地走向灭亡。罕见的美啊！"后面的话象是自言自语了。他接着又说："我最近看见了一件怪事。"

"什么呢？"

那个人把他拿着的望远镜递给我，向旁边的山谷里指着："看得见那里有间房屋——农民的房屋吧？再向右一些。对，就是那儿。请拿望远镜看一下吧。在正房的旁边看得见一个小堆房吧，在那个房檐下面挂着什么东西吧。看得见吗？"

望远镜里映进来在倾斜的堆房门口的梁上，有一条细绳子似的长东西随风摆动着。一个孩子蹲在堆房门前的空地上玩着。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也不知道那有什么意思。我把望远镜还给他，望着他的脸。

"还有什么？"

"那一家啊，是种田的。他们的水田或是旱地大约在很远的地方。那家的夫妻俩每天都带着锄头什么的出去。家里有个老爷爷，病得很久了，大概睡在正房里边的房间里。他常常走出来，到堆房旁边的厕所去，身子一点儿也不灵

活。从望远镜里看也是晃晃悠悠的。由于长期害病，看来他已经被当作多余的人，常常被回来做午饭的媳妇叫骂。还有一个孩子，是个前额宽阔的七八岁的男孩子，就连他也不把老头子当一回事呢。当然，从望远镜里看，并没有听到声音，我是从这哑剧的动作里推测出来的，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孩子虽然瞧不起爷爷，可是在爷爷看来总是孙子，还是疼爱他。”

“你了解得可真清楚啊。”

那个人用沙哑的声音笑了一下。

“我猜想是那样的。可是，老头子觉得，既然儿子和媳妇把自己当作眼中钉，前途又没个指望，所以，有一天，我在这里用望远镜就看到了一件事情。正当晌午，太阳强烈地照射着。老爷爷爬到廊檐下来了，然后到院子里，往堆房走去。我以为是去厕所呢，可是又不象。他从堆房里费了好大力气拿出了一个凳子和一条绳子。我正纳闷：他要做什么呢？只见他把凳子放在门口，好象要登上去。因为身子不好使，他从那上面滚下了两三次，倒在地下了。我担心得不得了，我拿着望远镜的双手也不知不觉地渗出了汗水。他后来总算登上去了。把绳子从梁上系下来，打成结子，又把垂下来的部分做成环套，轻轻地拉了两三下，大约是在试验它结实不结实。”

“……上吊？”

“他大概觉得这回差不多了，就回过头来，四下里看了看。这时，那个男孩子就在他身后六尺来远的地方，象影子

似的站在那里。他一声不响地、悄悄地在观看着爷爷所做的事。爷爷大吃一惊，我在这里都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这一点。爷爷紧握着绳子，保持着回头看的姿势，一个劲儿地凝视着孩子。孩子也象石头似地不动弹，聚精会神地看着爷爷。足足有十分钟，他们相互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这时候，爷爷一下子从凳子上栽倒在地上。男孩子还是一动不动，一点儿都不想伸手去扶。爷爷象在地上爬行似地挪动到廊檐下，趴在放鞋的台阶上，看他肩膀抽动的样子，就象虫子似的啼哭了好长时间。好长好长的时间哪！”那个人抬起了上半身。“刚才看见了吧，就是那条绳子。”

我忽然对这个人产生了嫌恶的感觉。说不清楚是什么理由。我带着一点刻薄的语气问道：“那末，你感到不痛快了吧？”

“……我觉得真残酷啊。可是残酷的是什么呢？是不得不做这样的事的爷爷，还是袖手旁观的孩子残酷呢？或是象我这样悄悄地用望远镜偷看那种秘密情景残酷呢？我弄不清楚。我一面看着一面恨得直想咬牙。”

那个人仰头眺望着天空。太阳正挂在当空，灿烂地闪耀着。

“是那样啊，如果有别人看着，人就不能死吗？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就不能死吗？”

那个人为了遮蔽阳光，扬起了一只手。他的脸被强烈的光线照射着，露出半哭半笑的样子。

我值完下午的班，走到外面，天上的火烧云很是明亮。因为今天有啤酒的配给，所以在接班的士兵当中，有的眼圈儿都发红了。当我快要交班的时候，来了一封紧急电报。我把它翻译出来了。

在返回居住区的路上，我在思索着那封电报。那是具有决定性内容的电报。

走进居住区，人们在过道当中把桌子接连在一起，各自坐在两侧。桌上是一排排的啤酒瓶。纸烟的烟雾弥漫到深处，瓶子和杯子相碰的声音咔嚓咔嚓地响着。我走到尽里边坐下来。我望着人们往餐具里咕嘟咕嘟地倒啤酒，对这种骚然的气氛，感到有些不习惯。桌面被白色的泡沫污染着。我脱下上衣，把餐具送到口边。微温的液体带着使人舒畅的重量，从喉咙冲了下去。

在我的前边，坐着前任的电报军士和吉良上士。前任军士的面颊通红，吉良上士却显得有些苍白。一会儿，他们的谈话忽然飞进了我的耳朵。

"听说就是很大的建筑物也连一点儿痕迹都不剩了。"

"完全都是那样吗？"

"看来弄得挺惨哪。"

"在哪儿？"

"广岛。"

我呆然地听着。吉良上士忽然向我转过脸来。

"村上中士，有什么电报吗？"

他那浑浊的眼睛射出光来。交班前的那封电报，又掠

过我的脑子。

“苏联军队越过国境了。”

我的话大概给了吉良上士不小的震动。但是他的表情却没有改变。他默默地把杯里的酒一口气喝干了。长长的手指在桌上焦躁、无谓地敲了两三下。

“是参战吗?”

“究竟怎样还不知道。电报里只说是在交战当中。”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吉良上士的脸。他那没有表情的脸上好似浮起了笑意。那是使人毛骨悚然的、残忍的笑。我不由得移开目光,把饭盒歪过来,将啤酒灌进嘴里,又歪过瓶子来,把啤酒倒进饭盒。醉意好象就要来了,手指和脚尖都松懈了般的倦怠的感觉,舒畅地传遍了我的全身。

在那边离得很远的桌上,说话的声音逐渐高起来了。人们把上身脱光了,汗珠一颗颗地流下来。出口那边儿,已经是暮色苍茫了。随它怎样去吧,我把胳膊肘撑在桌上,斟了喝下,斟了又喝下去。

我逐渐醉起来了,感到什么都有些模糊了。千万桩事情没有停歇地涌上脑子里又消逝了。我呆呆地想着坊津的事。那时候还算不错。邮局的女职员听说我要调动,特意送了我二十张明信片,收藏在衣囊底里,还一张也没用过。……

忽然自谴的念头严厉地鞭打着我,到樱岛以后,我还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就连我来到樱岛,我的老母也不知道吧。我的哥哥是陆军,在菲律宾,恐怕不会活着了。弟弟已经战

死在蒙古了。立刻，一股粗暴的感觉就象狂风般地充满了我的心上。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日本这个国家到底完成了一些什么事情啊？说是徒劳——如果把这叫作徒劳，那末我应该向谁去忿怒地嘶号才对呢？

坑道里的谈话声更加嘈杂了。从靠近出口的桌上，突然又响起荒腔走板的歌声，同时各种各样的声音也都一块儿唱起来了。歌子是《同期的樱花》①。用啤酒瓶底敲桌子，歌声高低混乱，又接起新的歌子。我撑在桌上的胳膊肘，感到了敲打桌面的震动。我也觉得出我的眼神发涩了。我又重新倒上了啤酒，一口气喝了下去。

大概在默默地频频干着啤酒的吉良上士扭过身子，和我打了个照面。他的上身早就赤裸了，坚实的、肌肉发达的肩膀附近被汗浸湿，闪闪发亮。他低低地用挑衅的声音对我说："你对士兵们说过战争会在今年里结束吗？嗯？村上中士。"

他那讨厌的疯狂的眼睛执拗地注视着我的脸。"我没说过那话。"我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拿着餐具想要干杯的手有些颤抖，"我也许说过象这样'决战'、'决战'的继续下去，哪一方的损失都很大，不会延续太久的。"我这样说着，不由得对我自己的懦怯生气起来。我死盯着他的脸说："随它去好啦，那些稀里糊涂的事。"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把军官预备学校的学生比作樱花。"同期的樱花"即同期的军官生的意思。

“今年里能结束吗?”他的口气是执拗的,腔调也有些异样。“村上中士,你怕死吗?”

“怎样都没关系。”

“怕死吧。”

我挨近他的脸，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眸子里鲜红的血丝。酒醉使我大胆了。我觉得脸皮都有些发凉，一句一句清清楚楚地回答说:“我如果害怕,上士就满足了吧。”

我觉得强烈的憎恶立刻充满了吉良的眼睛。那只在叱咤之间。我以为他会站起来，他却没有站起来。吉良上士向后仰着脖子,痉挛似地笑了起来。声音虽然在笑,脸上并没有笑。我在桌下紧握着的手掌,这时渗出了汗。

一个士兵离开桌子,蹒跚着走过来。歌声杂乱,闹成一团。

“上士,我要跳舞。”

“可以，跳吧。”吉良上士骤然停止了笑声，用责骂似的腔调这样说。

那个兵半裸着身子,把手弯曲成奇怪的样子,不停地咻咻地叫着，胡乱地跳起了节奏极快的舞蹈。他把蹒跚的脚做轴,象陀螺似的旋转，随着咻咻的声音，把手象猫爪子似的上下弯曲,伸直。歌声停止了,混浊的笑声代替了它。

“那算什么呀。”

“停止吧,停止吧。”

士兵越发把节奏加快了。不知是两眼发花还是额上的汗水流进眼里，他闭上眼睛象着了魔似的猛烈地摇摆着身

子。他站不住了，把身子靠在坑道的壁上。电灯光里飞起了淡淡的尘土。士兵忽然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行了个敬礼。

"完了，这是四国的舞蹈。"

歌声重新响起来了。好象有人在起哄，可是听不清楚。那一边响起了啤酒瓶摔碎的声音。又开始了杂乱的合唱：

> 再见吧，拉包尔① 啊，
> 在再会之前；
> 为了短暂的离别，
> 含着眼泪……

我闭上了眼睛。胸中在强烈地悸动着。我用手掌支撑着下巴颏。脸上挂着尘土，灰扑扑的。脑子里一阵阵地作痛。我总是在考虑一个问题。

死并不可怕。不，不会不可怕。明白地说，我不愿意死。但是，如果横竖也要死去的话，那末我愿意心安理得地死。——就这样在这个岛上，象被抛弃的猫似的，和这里的虫子一般的人们一同死去，那不是过于悲惨了吗？有生以来，连真正的幸福也没有享受到过，就连苦苦地努力积累下来的一些东西，也要用泥土把它埋葬掉。但是，那样不是也很好吗？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不由得向吉良上士说："吉良

---

① 拉包尔是大洋洲新不列颠岛东北部的一个港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海军一度在这里设立基地。

上士，我如果也死的话，哪怕只是临死的时候，也愿意死得美呢。”

在吉良的嘴唇上浮起了残忍的微笑。他用恶毒的语调训诫似地说：“我啊，到军队以后到处都打过仗。中国也去过，菲律宾也去过。村上中士，在烧焦了的原野上枪弹嗖嗖地飞窜过来，陆战队从那里乘隙前进。枪弹的声音每一响过，就象是打进了额头。抓住声音间断了的空隙，象疯子似的冲去。枪弹哪，只要碰上一颗，就会被它猛烈地打倒。人们都前进了，在完全烧焦了的旷野上，只剩下一个人啊，孤零零地在蠕动。一会儿就不能动弹啦，不再呼吸啦。歪扭着脸，污秽的血流和泥土凝固在一起。天黑了，天又亮了，落下成千只老鸦，把肉啄碎。还有成千条的蛆。后来又到夜里，下起冰冷的雨，把肘骨和脊骨冲洗得发白，再也认不出是哪里的某某人了，也看不出是死尸还是什么啦。村上中士，想要死得美吗？想要死得美吗？”

他说完之后，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讨厌的声音笑了出来。我静静地忍受着，想起谷中尉来。那个年轻的精神抖擞的中尉也曾对我说过想要死得美只不过是一种感伤而已。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谷中尉也罢，吉良上士也罢，只不过都是胸上被虚无的感觉刺下了深深的伤痕，和我悄悄怀抱的想要死得美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呢？

莫名的悲哀袭击了我。我不再向吉良上士那里看，把空虚的眼光投在桌上。大家好象闹得越来越凶了。我激励着快要昏迷过去的意识，又向嘴里灌下啤酒。很久以来就使

我烦恼、动不动就抬头、但在无意识中又被我踏碎了的那个东西，忽然又清楚地在我的头脑里现出了它的踪影。我是为什么而生的呢？为了什么？……

我算是个什么呢？从出生以来三十年，说起来是为了了解我自己而生活过来的。有时，我把自己看得高于凡俗，就有些骄傲；有时，又觉得自己毫无可取之处，而感到自卑。我就是在这一悲一喜的起伏当中生活过来的。当事到临头非死不可的瞬间，抛掉了一切虚荣和自矜的我，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当钢铁的刺刀对准我的身子，将要把我这个个体消灭的时候，我会逃跑，会伏在地上乞求饶命吗？或是拚出混身的骄矜，与之搏斗呢？这只有到那一刹那才能判明。三十年的探求，也只有在那一刹那才能廓清。对我来说，那一刹那的逼近，比敌人还要可怕。

——啊，去死吗？怎么死啊？哎，告诉我吧，怎么个死法啊？

没有耳朵的妓女这样问我的时候，那声音象在哭泣，也象在抑止着神经质的狂笑。在酒醉的耳鸣里，我又清楚地听到了那虚幻的声音。我仰起脖子，把头倚在墙上，然后闭上了眼睛。头脑里知了儿在叫着，不知有几千只，成群的知了儿在脑壳里面狂鸣着。……

坑道里的这个奇怪的酒宴越来越狂躁了，甚至蕴藏着杀气。从坑道口刮进了一阵风，紧接着，歌声又响起来了。桌子嘎啦嘎啦地在摇晃着。我睁开了眼睛。苏联参战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使劲摇了两三下头，竭力想要摆脱方才的

思索，想要唱支歌，迈开蹒跚的脚步，打算扶着桌子站起来。吉良上士的声音象狂风似地在坑道里响起了。

“士兵，拿军刀来！”

看样子他已经醉得黑白都分不出来了。眼神呆滞，脸色死灰。他刚要站起来，又失去了平衡，俯在桌上。啤酒瓶子倒下了，发出唏哩哗啦的噪音，白色的泡沫淌落在地上。他一只手扶着桌子，向下首座位的方向凝视着。

“把军刀拿来，我给你们舞剑。”

他摇摇晃晃地走向前去。

在杂音喧嚣中，不知是谁发出野兽似的吼声，吟起诗来。尽管词句和音调都不清楚，吉良上士仍然拔出了军刀。有人拍了三四下手，立刻又停了。发出了笑声。吟诗的声音重叠成两部了，怪声怪气地、忽高忽低地继续下去。吉良上士把军刀举在头上，上身晃晃悠悠地前后摇摆着。他忽然睁大了眼睛，把军刀沿着墙壁挥落下来，拉开架势把拳头举向眼前。他摇晃着要倒下，一下子又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军刀离开他的手心，无声地落在地上。

“村上，喝吧，放开量喝吧。”

我的肩膀被他的手掌抓得一阵绞痛。我反抗般地挺起肩膀，又向着另一个啤酒瓶伸出了我的左手。……

我走下山冈，在码头的水塔下面洗衣服。天气很热，没有云彩，可是从东南方向不停地刮过风来。看样子洗好的衣物很快就会干的。在水塔的周围好多士兵都在洗东西，

净是些年岁大的士兵。我听到身旁的士兵向另外一个士兵说：“听说苏联不是也参战了吗？”

“嗯。”

到这里就沉默了。被问话的那个士兵脸上有些愁眉不展的。他们洗出的肥皂泡沫，膨胀成白白的一团，流到我前面的水沟里来。

自从鹿儿岛的报社烧掉了之后，部队里就没有收到过报纸。我虽然也听到密电班主任对士兵们训过话，不许泄露苏联参战的消息，但是不知什么时候，这消息还是传布开了。部队里到处都隐隐地洋溢着怠工的气氛，虽然指不出哪一点是那样，但就象腐臭的气味似地闻得出来；军官们在沿着海岸的路旁搭起帐篷，成天闲着不做事；拿着畚箕在坑道里出入的士兵们，动作也是慢慢腾腾的。

我抱着洗完的衣物走过沿海的路，爬上了山冈，在居住区前面的树上，小心地把衣物晾起来，因为如果被人从空中看见就很麻烦。我走进坑道，从衣囊里拿出信笺，坐在桌前，把信笺铺在面前，然后凝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我在信笺的第一行上写上了“遗书”。我放下钢笔，呆呆地眺望着前面的墙壁。

我要写什么，一点也想不出来。本来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一旦要写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并不是想要留给谁才写的。我越来越有气，站起来把它撕碎扔掉了。

我走出坑道，向山冈顶上爬着，心里感到悲哀起来了。写遗书干什么呢？我在渴望着向什么人诉说一些事情。但

是，我又想要诉说些什么呢？写成文字会变成谎言，我渴望着让人知道语言所难表达的悲伤。

——这样也许会被叫作感伤，但是如果只能在这中间得救的话，不是也很好吗？

路尽了，走进树林。这是朝着了望台的方向。健康的展望或许能够抒发一下我的心吧。我仰望着天空。透过交叉的树枝，光线的斑点落在我的脸上。

忽然，有一种声音引起了我的警觉。混杂在落雨似的蝉鸣里，微弱的象爆音似的声音灌进我的耳朵。我跑到树林外边仰望天空，从深邃的闪耀着深蓝光辉的天空的一角，一种金属性的尖锐的声音划破空气传下来了。我发现了黑色的斑点，眼看着膨大起来，现出飞机的形状，好象一直向着这个方向飞来。危险的预感掠过了我的心头。它不是在向这里瞄准吗？我跑进树林，喘不过气来了还在跑。使人恐怖的轰鸣在加速度地接近，在我的耳朵里膨胀。当我流着汗水还在往树林深处跑着的时候，从爆音的强烈可以感到飞机已经飞到头顶上了，突然用令人腿颤的猛烈的声响发射着机枪。我不由得扑倒在那里，手脚刚伏在地面上，飞机的黑色巨影就象疾风似地从地面上扫过去了。

我紧闭着眼睛，把面颊紧贴在地面上。心脏的悸动剧烈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喉咙里就象被一块什么东西给堵塞住了，我喘息着睁开了眼睛，晌午的土腥味儿扑进了鼻子。轰鸣渐渐去远了。

我缓缓地爬起来，掸掉身上的灰尘，一面用毛巾擦着汗

水，一面从树枝缝里窥视着天空。看样子飞机早已经去远了。我迈步走出去。

前次在了望台上看见“格拉曼”的时候，我虽然也很慌张，但并未感到恐惧。现在，笼罩着我的那种恐惧是怎么一回事呢？连牙根都合拢不上的那种恐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疑地，在这几天当中，关于死的内心的迷惘，象裂痕似地伤害了我的心。对于死的思虑，也无疑地反而更加增强了我对于生的固执。我一面爬上靠近了望台的小径，一面偷偷地苦笑了。

——一个打算写遗书的人，象蜥蜴一般胆怯地从死里逃脱了。

苦涩的自讽从心里涌出来了。

我爬上了望台。张望了一阵，也看不到从前那个担任了望的人。忽然，在栗树的树荫下面看见了白色的东西。

——还在躲避着吗？

我带着诧异的心情走上前去，那个担任了望的人仍然伏在栗树荫下，好象连我的脚步声也没听到，一动也不动。伸在地上的两手，有些不自然地弯曲着，被尘土沾污了的半边脸异样地苍白。我惊讶地停下脚步，看见了涂染在草叶上的怕人的血迹。我觉得就象全身都被泼上了冷水，恐惧地呆立在那里。

“…………”

尸体是靠在栗树上的。今年刚出世的寒蝉在树干的中

腰上象地狱的使者那样悄悄地、执拗地唱着不吉利的韵调。突然间，火烧似的热泪涌满了我的眼眶。

——他一定是听着这寒蝉的声音死去的啊！

我跪下一条腿，打算把他的身子扶起来。他的脖子无力地转换了方向，几天没有刮过的胡须扎煞着，闭着的眼睛凹陷得令人难认了。枪弹穿透了额头。流下来的血迹一直连到太阳穴那儿。并没有苦闷的样子。从他微启的嘴唇里，可以稍稍看见肮脏的牙齿。我一只手腕上感觉着可怖的重量，用另一只手擦着泪水。

他的名字、境遇、家乡，我终于什么也不曾问过，对我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过路的人。他说什么毁灭的美，是不是因为他必须死在这里，才想出这个办法来说服自己的呢？他一定是被不吉利的预感威胁着，才几次三番地用毁灭的美来说服自己的。无疑地他费了许多心机才找到可以支持自己的死的预感的理由，而且又努力去相信它的。

——毁灭还有什么美可谈呢？

我咬着牙齿，把尸体放在地面上。为什么会丢掉生存下去的希望呢？由于把自己的心也说得将信将疑，他一定是听着寒蝉的叫声，终于安详地死去的。

刮来了一阵风，那个人的乱蓬蓬的胡须轻轻地动了动。尸首的面颊上看着就象浮着微笑。忽然，既不是亲近，又不是嫌恶，一种奇怪的强烈的感情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站了起来。在栗树下横卧着的尸体上面，我看见了我蹒跚的影子。

我深深地喘着气，走向电话机，拿起了听筒耳朵里立刻传进了这样的声音："'格拉曼'怎么啦？已经飞走了吗？"

"了望兵死啦。"

"嗯？是'格拉曼'呀，为什么不早报告？"

"……了望哨死啦。"

我立刻把听筒挂上了。

我拾起那个人的军便帽，蹲在尸体旁边，用帽子把他的脸盖上。我站起身来，憋着气息，移动着身子，猛地一下，捉住了还在执拗地鸣叫着的寒蝉。它那有规律的节奏，在我的手心里变成纷乱的嘶嘶声了。羽翅用猛烈的速度扑打着，渗出汗水的手心都感到疼了。这个刚刚生下来不久的孱弱的小虫，也有这样的力量吗？残忍的暴虐心情怂恿着我，我用力捏紧了手心里的知了儿，然后把它放进军便服的衣袋里去。知了儿的浆液讨厌地沾满了我的手心。我忍耐着这些，俯视着那个人的尸体。

仍然没有人从山冈下面爬上来。一阵轻微的昏眩伴随着战栗，从我的后脑部扩散开来……

那天早上，因为有天皇的广播，发出了非值勤人员都要去听的命令。凡是和部队有关系的电报我都要过目，对于那方面的事也可以说知道一些；但是，自从到樱岛以后，报纸也不看，广播也不听，我已经与尘世的生活远远隔绝了。因而，并不清楚天皇的广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可以想象得出事态是严重的。不安

的感觉使我焦躁起来。

因为上午值班，我没有去听。值完班之后，立即回到居住区。广播是在山下的广场上收听的，人们大约都集合在那里听着。在居住区吃过饭后，去听广播的士兵们还没有回来。

“好长的广播啊！”

我点燃了纸烟，走到坑道的入口。俯视海湾里涌起微波，寒蝉到处在叫着。阳光虽然很热，但是说不出什么地方已经有了入秋的气象。抬头看去，士兵们三五成群地向居住区走回来了。广播大概已经完了。

“广播些什么啊？”我抓住刚要进坑道的年轻的士兵问他。

“收音机不好，听不见呢。”

“净是杂音，一点儿也听不清。”另一个士兵插嘴说。

“可是够长的了。”

“广播以后队长还讲过话的。”

“讲的什么话？”

“……队长说大家有些不大爱干活儿，有偷懒和睡懒觉的倾向。如果战胜了，不是愿意休息多久都可以吗？错过现在还等什么时候为国出力啊？……”

“他说等战胜的时候吗？”

“是。”

士兵敬礼之后进坑道里去了。我把纸烟扔下山崖，向密码室的方向走去。

昨天，通讯长到密电室里来检查了密码本子，他说这样的局势，敌人几时登陆很难预测，为了避免那时仓皇，还是把不用的和不常用的密码本子都烧掉的好。今天下午就烧那些东西。我也想去参加。

我走近密电室，遇见两三个士兵都扛着沉重的木箱。

“是密码本子吗？”

“是。”

我们爬上了通往山顶的路。和我同样官阶的电报军士从后面拿着汽油瓶跟来，我和他并肩向山那边走回去。

在隔着树林和了望台相对的斜坡上，有一块很小的洼地，士兵们在那里放下了木箱，坐下来擦着汗。我们走近了，一个个都站起来，开始从木箱里往外拿密码本子。都是些红色封面的密码本子，有大的，有小的，有翻旧了的和仍然新的，在洼地里堆得高高的。

电报军士绕到对面去，到处都洒上了汽油。我划着了火柴，燃起蓝色的火焰。红色的封面象活东西似地开始弯曲，一会儿就变成了红色的火焰。心里充满了隐隐约约的惋惜的感觉。

我问电报下士说：“今天的广播到底是些什么呀？”

“啊，听说是什么本土决战的诏书呢。”

“谁说的啊？”

“电讯长也那么说，吉良上士也那么说啦。”

我眺望着火焰。热气被风吹得一阵阵地扑上脸来。厚厚的密码本子好象烧不透，要熏焦了，书页却又卷过去重新

燃烧起来。烟淡淡的，随着风向空中飘去。烧布的焦味儿，在周围飘荡着。常常有什么东西被烧得轻轻地爆起来，火星儿就叭地散开。

“真快要登陆了吗？”

用棍子捅着密码本子，扒在一起，又烧起新的火焰来。烟又一团团地升起来。

“烟太多了；‘格拉曼’一来就麻烦啦。”

“今天不会来了，因为昨天也没来呀。”

说起来，“格拉曼”最后来的那天杀死了了望员，那以后，昨天和前天都没有出现。我想飞机不来，莫不是因为登陆的日期真的逼近了？敌军停止了零星的袭击，莫不是正处在准备大举进攻的状态？

——登陆地点不论是在吹上滨，还是宫崎海岸，这里反正都会断了退路。

即便是逃到山里，幅员狭窄的山里，也不是轻易就可以逃脱的。尤其这里是水上特攻基地，当“震洋”艇或是“回天”登上一去不复返的旅程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任务了。对于连步枪都没有的部队里的士兵们，那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命令呢？

我呆呆地望着火焰的颜色，火焰在白昼的亮光里看起来是透明的。山上寂静无声，只有轻微的噼啪声打破沉寂。士兵们交谈的声音听起来好象怪远的。在飘烟的前方，樱岛岳象巨人似地耸立着。眺望着那山的形状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恬静和安宁。

即便断了退路不是也很好吗？不要再去考虑什么啦！即便不能从容地死去，我也要有无愧于我的死法。在我的骸骨埋葬以后，当它变成了无机物的时候，在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情，怎样在动荡，那些都已经与我无关了。不要慌张，沉着地，一直活到死吧……

“村上中士，这个木箱也烧吗？”

“嗯，烧掉算啦。”

木箱噼哩啪啦地被毁坏了，一片片地投了进去。火焰得到了新的柴禾，象麦芽糖似地吐出粘粘的火舌。我无意中把手插进衣袋，有什么哗啦哗啦的小东西碰着我的手指，捏了出来，原来是昨天抓住的寒蝉的尸体。完全干枯了，羽翅折掉了半边，放在手心上转了它几下，沙沙地响着。我尽量不让别人看见，把它悄悄地扔进火里。它消失在密码本子烧焦了的纸灰里了。

临死的瞬间，人会把自己一生的事情全都回忆起来；肉体虽然死去，脑髓还会生存几秒钟，能够体会到剧烈的痛苦；没有死过的人们所制造的这些传说，果然是真实的吗？了望员的死容固然是很安详的，但那并不是把人间的一切秘密都理解透了之后才死去的面容，而是一副平凡的、已经不象是士兵的市井人的遗容。不知为什么，当我抱起他时所看到的衣领上的污迹，却深深地萦回在我的记忆里。……

日暮时候，密码本子烧尽了。搅一搅纸灰，看清了还有没有没烧尽的，我们就回来了。

进了居住区，吉良上士坐在里面，一只手拄着军刀，用

杯子在喝着什么，隐隐地能嗅到它的味道，好象是羼水的酒精。

“都烧完了吗？”

“都弄完了。”

我把手上拿着的上衣挂在床铺上，挨近了桌子。

“士兵。”

大概正在整理着衣囊的士兵，急忙来到吉良上士的面前。

“到密电室去一趟，问问今天御广播① 的电报来了没有。”

士兵敬礼之后，快步走出坑道去。再没有别的士兵了，坑道里只剩下我和上士，人们大概仍旧按照老规矩挖洞去了。我面对着吉良上士坐下来。吉良上士还是用那种眼色看着我，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快要登陆啦，村上中士。”

“今天的广播就是这个吗？”

“那还不知道。这两三天敌情没有变动，这是在筹划大规模作战的预兆啊。做好准备了吗？”

他嘲弄似地笑起来了。

“如果登陆了……这个部队怎么办呢？”

“当然大举出动。”

“不，不谈特攻队。剩下的工程兵和通讯科怎么办？”

他看着我的脸，立刻变得不高兴的样子，举起杯子一口

---

① 御广播指日本天皇的广播。

喝干。

“当然要打啦。”

“武器可怎么办呢？并且补充兵和国民兵里四十岁以上的又那么多……”

“补充兵也要作战！”他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还有竹枪呢。”

“但是训练过吗？”

吉良上士那正在盯着我的眼睛里，突然充满了凶狠残暴的光。不能胆怯，举止要自然一些，我这样想着，就也盯着吉良上士的眼睛。

“用不着训练，用性命去拚。村上中士，既然置身在水上特攻基地，难道还不懂得这种精神吗？”

“我想，如果不去挖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挖成功的洞穴，而用训练来代替，好不好呢？”我全身好象都在发热了，加重语气说。

吉良上士霍地站了起来，隔着桌子咒骂似地对我说：“我的方针绝对不允许别人插嘴。村上，不用你多管闲事！”

难言的深刻的悲哀立刻袭击着我。我心里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崩溃。我仰着身子，死盯盯地瞅着吉良上士的眼睛。吉良上士吆喝的声音当头压下来了。

“你以为敌人登陆以后，我们会战胜吗？”

“那还不知道。”

“你以为会战胜吗？”

“也许会战胜。但是……”

"但是?"

"在吕宋，日本打败了，冲绳也玉碎了。胜负不到临头是不能判断的……"

"好!"

吉良上士不容分说地叫着，那声音就象是野兽的吼声。玻璃球似的瞳人闪着可怕的光芒，面对面地盯着我。

"敌人如果登陆的时候，我啊，就用这把军刀……"他一只手猛烈地敲着刀柄，"把胆怯怕死的家伙们，一个一个地都砍掉。村上，我会把那些家伙劈头盖顶地一劈两片。听见了吗?村上!"

我刚要身不由己地站起来，刚才的那个士兵从坑道的入口处象影子似地进来，匆忙地走近我们，并齐了两脚，仰着头郑重地敬礼之后，用清晰的声调说:"中午的广播是停战的诏书。"

"什么?"我手拄在桌上，伸着腰，不由得叫了起来。

"宣告战争结束了的诏书。"

异样的战栗从头顶传到了脚尖，我感到拄在桌上的右手在哆哆嗦嗦地颤抖着。我转过头去看吉良上士的脸，他那张失去了表情的脸上，好象要说什么似的，嘴唇稍稍颤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有说。接着就坍塌了似地坐下去。在那瘦削的面颊上，我清楚地看见泪珠滴落下来。我又转向士兵:"好啦。马上就到密电室去。你先去吧。"

我离开桌子，由于兴奋，脚都有些发软。难以辨明的复杂的念头在心胸里洋溢开来，又消逝了。我向挂着上衣的

床铺走去，感到背后有个影子似的东西，就回过头去。

在暗淡的电灯光下，吉良上士在木纹粗糙的桌子后面按着军刀，把空虚的眼光呆滞地射在墙壁上。桌上放着空杯子，一切都恢复了寂静。里面的发报机室已经消失在幽暗里了。

我又转过身，走到床前，把上衣摘下来，想穿上。但是，仍然感到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又逼近了我的背后，自然而然地又转过头去。

吉良上士还是刚才的样子，没有动弹。顶棚上拉着的电线，桌上的杯子，有些污秽的墙壁，一切景象都跟刚才一样。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打算向出口走去。我把胳膊伸进袖子，一个个地扣着扣子，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威胁着我的心。我抓着床边，第三次回过头去。

吉良上士坐在桌旁，拔出了军刀。他把刀身挨近了脸，厚厚的刀身上聚集了暗淡的光线，闪着亮光。吉良上士就象鬼神附体似地死盯着刀身，恐怖的杀气笼罩着他的全身。在他那有些弯曲的背上、饥饿的野兽似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不是人世上所能有的凶暴神态。我靠在床上，眼神愣住了。没来由的激动使得我浑身都在颤抖，膝盖互相磕碰着，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发出轻微的响声。我睁大着眼睛挨过这段血都要凝结了似的阴森森的时间。

吉良上士改变了姿势，刀身放射着妖光，随着他的手又收回刀鞘。我听到军刀的护手碰在刀鞘上发出清脆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渗到了我的心底。吉良上士重新拿好军刀，

一面站起来，一面看着我。然后用沉痛的声音低声对我说：“村上中士，我也到密电室去。”

我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听着他的话。

走出坑道来，晚霞明亮地映在海里，褪了色的黄昏铺在路上。吉良上士走在前面。山崖上面是被落日染红的樱岛岳。我向前走着，被染成浓淡的红或绿的山在树木之间时隐时现，真是无比美丽的景色。我为了不落在吉良上士的后面，在石子路上紧赶着，突然从我的眼睛里流出了象要把眼睑烧着似的热泪。擦了又擦，它还是止不住地滴落下来。风景在泪水里模糊了，又破碎了。我咬紧牙齿，抑制着呕上来的呜咽向前走着。在我的脑子里涌进了各种各样杂乱的事情，到底也弄不清净是些什么。是悲哀吗？那也弄不清楚。只有眼泪一阵阵地涌满眼眶。我用手心掩住脸，从山坡路上一步一步地踉跄着走下去。

（1946年9月）

包 容译

讨人嫌的年龄

丹羽文雄

半夜里去厕所，只要从廊子里一过，抽冷子准会碰上一个声音："是谁呀？"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声音，虽然不能说它是事先有意地等在那里，但和那种从迷蒙的睡梦中突然惊醒的声音大不相同。这分明是从昏黑儿起，一眼也未合过的、从清醒的神志中发出来的声音。它只是使人感到声音在响，一点儿也不给人以房间里有人的感觉，仿佛从黑暗里有一个声音在嗡的一声作响。即使是在黑暗中，也决不会弄错这是一个老太婆的声音。这声音使人毛骨悚然，即使听的人并没有忘掉梅婆婆睡在那间屋子里，但仍不免冷咕叮地吓一跳。"是我啊！"每一个走过去的人，都得这样向梅婆婆解释一下。如果遇上的是外孙女仙子或瑠璃子，也就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但如果遇上外孙女婿伊丹的话，他就会一句话也不回答，干脆来个不理。但是，对梅婆婆说来，那晚上假如只是不理，还算是走好运道哩。譬如有一天晚上，正象廊子里有一个地方一有人走过总是吱的响一下一样，梅婆婆按照老习惯问了一声："谁呀？"于是脚步声立刻就停了下来。

"是我呀！姥姥，有事吗？"

对梅婆婆说来，只要发出脚步声的人，肯简单地回答一句，也就满意了。不，她甚至连回答都没有指望，只是按照老习惯，就象廊子里一有人走过总会发出吱的一声响一样，来问一声罢了。梅婆婆睡在六铺席的房间里，蜷曲着腰，象一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明明是她问了一声，可是本人并没有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嘴巴动过呢。

"有什么事儿吗？啊？姥姥！"

梅婆婆默不做声。自然喽，她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姥姥，你这样搞，我可受不了！这是我自己的家呀。我自己在自己的家里，愿意走到哪儿去，根本不需要得谁的许可嘛！走一步都要被查问一下，这怎么受得了！别的不说，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啦？不是半夜了吗？夜里你整宿地不睡觉，白天象死了一样大睡特睡，简直象小偷儿一样。别人都睡了，唯独你睁着怪可怕的、骨碌碌的眼睛，窥探房子里的动静，窥探别人的一举一动。只要想到你的怪样子，就使人恶心。夜里应该和大家一齐老老实实地睡觉呀！老人也应该象个老人的样子，希望你再稍微做一点招人喜欢的举动吧！"

本来就夜深人静，他再这样抬高嗓门申斥一顿，免不了把全家都吵醒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说不定连邻居也会听到了吧。虽说是邻居，只不过隔着一道篱笆和六尺宽的小路，所以有时邻居在深夜里关厕所的门或从廊子里走过的声音，都会使人产生在自己家里的错觉。伊丹气呼呼地回

到自己的寝室里来，仙子已经把枕旁的台灯点着了。她问道："姥姥怎么啦？"

"真讨厌！简直不象在自己家里！我知道这个老婆子在故意捣乱，老妖婆，故意在讨人嫌。根本没有这个道理嘛，每次去厕所非得得到这个老婆子的允许不可！""姥姥闲得发慌，由不得想要和人打招呼哩，她整宿不睡觉嘛。""你是她的亲人，自然不觉得怎样，可是对我来说，老婆子搞的一切，都是在故意讨人嫌。你想想吧，这不是故意装蒜吗？简直是老妖婆嘛——在人前故意装成步履艰难的样子，老态龙钟，趔趔趄趄地拖着两只脚走路，可是，一等到没有人在旁边看着的时候，你猜怎么着，立刻把腰板子挺得笔直，迈起大步！简直象壮年人一样走得可稳当啦。等到一有人看见，立刻又装成一副可怜相，仿佛连站着都勉强哩！我真是受不了。只要这屋子一没人，立刻悄悄地进来，开抽屉，遇着什么偷什么，我不能在家里养活个小偷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度量！""可是，她已经八十六岁了啊！这是她从过去就有的老毛病，总喜欢给别人点东西，所以手头总想有点什么，所以她才拿你的东西啊。""从我的钱包里就偷过钱！""这是返老还童呀！""别胡扯啦！在她那瘦小枯干的身体里边装满了八十六年的坏事，想要钱，干脆直说要钱不就得了吗？谁也没说不给呀。可是偏偏要偷，这种三只手的毛病我看不惯。明明她可以给钱的人已经没有啦，可是她还是改不了小偷的根性。美浓部拿逃难做借口，把老婆子硬塞给我们，恐怕也是受不了她这个吧！不用说别的，为了这个老太

婆，你们姐妹不是也整年地争吵吗？推来推去，推到哪家，哪家可就倒霉啦——简直是块病！只要这个老婆子活一天，你们就安宁不了，姐妹之间也就不能愉快地来往。还不如干脆把她抛掉，明天就可以把她扔到外边去啊。在现在这种时候，谁也不能白闲着，什么也不干，只是吃闲饭啊。不是说'不劳动者不得食'吗？如果她倒在路上死了，就让她死去好啦。我有时真不想回家，我想宁可值那个讨厌的夜班，也比回家强，所以我才时常住在公司里。一想到家里有这个老婆子，我就再也不想回家啦。""让她劳动？那怎么行呀！如果把她撵出去，姥姥会说出你的名字，也会说出美浓部的名字。再说，送养老院吧，也只能是咱们这边没有扶养能力才行啊。还不是让人给挡回来！""这老婆子，她也满明白这一套，真有两下子！我说不定最近要在公司里接连住上一两个星期。就是你不也是受不了吗？自从这个老婆子来了以后，足足三个月，我简直是整天腻烦死啦。""反正这是讲不出个道理来的啊。我呀，就是受不了她那个虱子，真是脏死人啦。加着小心，那样让她洗澡，可是昨天晚上无意中我一揭开自己的衣服，一个大个的虱子在爬哪。简直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啦。""可是在吃上，决不比别人少吃啊。她一点不知道米是要配给的，只是认为咱们舍不得给她吃。她恨咱们不让她吃饱，她不是说过闲话嘛，说什么：'我恨你们。'又说：'我咒谁谁就得死，准极啦。'""多咱说过这种话？""就是最近呀！喂，你不记得吗？从前老婆子在商业区使唤过的、在大宫住着的那个松子来的时候，听说她向松子说

的嘛。”“假如这是真的，那我可要重新考虑啦，我照顾人家，而人家在咒骂我，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吗？”“你们姐妹过去并没有得过这老婆子的什么好处呀！你也好，幸子也好，还不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对象吗？她现在还在说讨人嫌的话。说什么：‘你们姐妹俩都没正式举行过婚礼——这是野合！’”“还是把她送回给美浓部怎么样？咱们已经养活了三个月，责任上也算说得过去啦。”“就是呀，不管幸子说什么，也只好这么办啦，又不能把她扔出去，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眼看快要战败的时候，幸子她们一家，才逃难到乡下去的，可也不能就让咱们作牺牲呀！”“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姥姥，都是你这个人太好说话啦！”

结果，仙子一心想的是必须狠狠地惩罚一下自己这样过于好心肠的人，于是她决定把梅婆婆象运送行李似地送到茨城县去，送到那直到现在连电灯都没有的一个山沟里的乡村里去，美浓部正租着农民的两间屋子住在那里。对这一对夫妇来说，自然免不了如此这般地找出一些迫于不得已的理由，其实不过是为了卸掉包袱，急于恢复伊丹一家的夫妻团栾之乐罢了。天下实在没有这个道理：为了一个老婆子，闹得一家之主的丈夫一连两个星期去值班啊。可是，问题来了，按一般常情来说，总不能让八十六岁的梅婆婆一个人坐火车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山村里去，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又不能在老婆婆的脖子上拴上个标签，交给铁路托运就算完事呀！当然要能做到这一点，倒真是求之不得哩。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仙子对于这次的决心，在仁义和身分上都感到不是那么舒坦的。于是，她对她的二十岁的妹妹瑠璃子说："即使美浓部和幸子不肯收留，也要硬给他们留下，伊丹和我，就是为这个和美浓部绝情断义也在所不惜。所以你即使吵架，也一定要把姥姥塞给他们。"

这是作姐姐的绝对命令。妹妹身量五尺三寸，骨骼粗大，运送这个重量还不到二篓炭的姥姥，当然是满可以胜任愉快的。虽说她并不是为了运送姥姥，才长成这么高大的身材，可是在姐姐眼中看来，她的确是为了担负这个差事，才长得这样的呢。姥姥如果穿上木屐，就不会走路，即使走也走不上一町①远，至于说从车站的天桥上来下去，当然更办不到了，所以必须背她。在这种情况下，背人不只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只要稍微考虑一下一个少女的爱面子的心理，设想一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背着一个八十六岁的、肮脏的老婆婆的光景，那末你就不能不用同情的眼光来看她吧。

"姥姥为你操过许多心，这点孝心你总该有的吧。"仙子对妹妹说。

原来仙子姐妹们，双亲早亡，这是她们最大的不幸。如果能有一个留下来，也就不必由她们来照管姥姥了。她们的母亲生了三女一男，弟弟启吉还没有复员②，即使复员回

---

① 町是日本距离单位，一町约合一〇九米。

②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士兵从军队复员。

来，他也没有成家立业的能力，所以是不能指望启吉的了。仙子今年四十三岁，幸子三十六岁。美浓部是留法的西洋画家，有三个孩子。战败那年，美浓部在东京的房子被烧掉了，他们逃难到山村里去。什么时候能回东京来，指望不大。仙子一家，在这次战争中，没受到任何损失。就在战争中，也一直使唤着女用人，而且一直没有孩子。他们住的房屋宽大，房间又多，所以一直在担心：怕那些战争受灾者和从海外回来的人挤进来。由于町会长① 向上边打报告时帮了忙，所以没有把他的房屋分配出去。当他们看到报上登载着共产党和社会党提倡解放大宅子的时候，全家对共产党和社会党就更加讨厌了。

"美浓部也未免太自私自利了吧，他一直照看着姥姥，现在忽然拿什么房子被烧了，到乡下去逃难做理由，用这个办法把姥姥硬推给我们啦，真是太不应该了。我们九死一生地把这所房子维护下来，没有让它给烧夷弹烧掉，可不是为了把姥姥领过来的呀。还不是因为我们死守住东京，没有跑吗？罪可真受了不少啊。所以我们这偶然没有被烧掉的幸运，现在被美浓部这种人利用了去，可真受不了！"妹妹手里提着小包，里边包着姥姥替换的衣服，把梅婆婆绑在后背上，正想从厨房出去，仙子在她后边这样说了。

不管姐姐说什么，妹妹是绝对不准回嘴的。梅婆婆睁着两只眼，被捆在最小的外孙女儿的背上，仙子的话，也

---

① 日本战前有所谓町会长，相当于我国解放前的保甲长。

不知道她是怎样听的。想不到在这种年月，还要坐火车被送到连电灯都没有的荒凉的山村里去，心里难过得寿命都要减短了，真不愿意去，可是管你不愿意也好，难过也好，反正自己的命运是掌握在外孙女们手里的。即使对自己不幸的一生怎样悲伤，或者对仙子最后的说法感到剧烈的震动，都不可能公然表示出来。"姥姥可真是个累赘呀，为了姥姥你一个人，我们姐妹们闹得不能和和睦睦的。就拿姥姥你来说，恐怕也没有料到都是你老而不死，才闹得我们姐妹们不和吧！"最小的外孙女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摇晃着后背，朝着车站走去。最近车票不太好买，伊丹利用公司的关系弄到了一张双程车票和一张单程车票。这当然是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弄到手的，伊丹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麻烦，也就认了。

可是，麻烦的是，尽管梅婆婆已经返老还童，但在日本人里边，却是非常少见的短身子长腿。把梅婆婆的两腿分开，从臀部兜起绑好，她那又细又长的两腿的膝盖，紧紧地挟着瑠璃子的两条腿，就好象被糊上石膏似的，非常难以走路。如果是孩子，一般总是身子长腿短，背起来很合适。用后背背人，本来就只能是为的背背孩子，现在背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与其说是背一个肉体的人，还不如说是背着八十六年的整个一生。背上了这种背不得的东西，当然会产生非常不自然的感觉，走起路来也就会感到步履艰难了。

在火车里，别看现在这个年头，还真有好心肠的人，看到年轻的姑娘背着个老年人，就把座位让给了她们。坐在

对面的正好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也领着一个岁数和梅婆婆差不多的老婆婆。“你是送老太太到什么地方去吧！”对方向瑠璃子搭话说，“我领的老太太也是一样呀。”这样，瑠璃子和那个女人彼此交换了只有她们两个人才深切理解的、复杂的苦笑。这正是同病相怜的心情。“大家都是为老年人操不完的心呀。”别看老年人怎样不受理睬，不被关心，不受尊重，可是究竟不能象对待冬季的苍蝇，可以丝毫无动于衷地啪的一下打死，老人可不能这样地弄死。只要多活一天，就给子女或孙子们多添一天的麻烦——反正只是等死的人——本人恐怕也是想尽可能地早一天死去吧。越活得长，越挨人家的骂，惹人家讨厌，长长的一生中，只把那最坏的一部分的记忆，留给子孙的可怜的存在！“您的老奶奶高寿啦？”“八十六啦。”“我们这位正好是八十岁呢。真不知为什么要活八十岁哩，这样活着，什么用处也没有，本人也是早就活够啦！她说什么也弄不懂粮食配给这回事儿，只是认为大伙儿捉弄她，净长歪心眼儿。饭量要比一般人大一倍哩。”“我们这位也是一样，比一般人还能吃。真奇怪，整天坐着不动，怎么能吃这么多啊。别看这样，倒没把肠胃吃坏。”“简直成了吃饭的怪物啦。”“可不是，简直是怪物啦。”两个怪物，就好象满没理会在讲自己似的，两眼直勾勾地瞧着迅速变换着的窗外景色。靠近的乘客，也都为这两个女性直率的说明所打动，不约而同地注视起这两个老女人来。他们的那些眼神，与其说是在看人，还不如说是在看什么稀奇古怪的长寿植物或长寿动物。讲话的年轻女人和周

围瞧热闹的人，仿佛都忘记了他们也具有和这两个老太婆同样的生理制约、宿命和相同点。假如他们也能理解到或想象到迟早悲惨的命运无疑会落到他们的头上，他们自己也会长寿，变成了人生的累赘，既不能被人从窗子里扔出去，一天又非吃三顿饭不可，尽管失掉了活下去的乐趣，而又非得活下去不可，那末这些人总会感到某种恐惧，不至于把它当成与己无关吧。看来，他们仿佛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加入到这个老而不死、成为现世报的老人队伍里来。

在四小时的火车里，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麻烦，就到了目的地。在车站前，向警察阁子打听美浓部一家避难的地方，得到的回答是，足足还有一里半路。年轻的警察不胜同情地瞧着这个活包袱说："有公共汽车，不过，最近一天只开两班车，午后的一次已经在一个钟头前开出去啦。自然喽，就是坐公共汽车也只能坐一半路，下了公共汽车，还得走上半里多路哩……"瑠璃子恨不得及早把这个讨厌的包袱从肩上甩掉，于是就上了路。到了现在，她算是充分了解临走时姐姐托付她的、最后的几句话的复杂心情了。瑠璃子决心步行这一半路。车站前的这条街，很快就走完了，接着是从一座小山之间新开辟出来的道路。走过三町远以后，平坦的道路就没有了。虽说老太婆的身体还没有两篓炭重，可是还没有走上半里，瑠璃子已经通身是汗了。"我的腿绑得疼啊，休息一下吧，瑠璃子。就在道边歇歇也好呀！你把我放下来吧。""你倒说得好！真正想歇歇的应该是我呀，你让人背着，还不知足！""可是我这腿象断了一般地疼哟。胳肢窝

下边的绳子勒进肉里去啦，也是疼得很哟！”“都是你老而不死，才受这个报应呀。”“腿疼哟！”“都是你说什么要把仙子姐咒死，所以才被撵出来，不是吗？你要老老实实地呆着，本来可以在那儿住下去的，我也用不着受这个罪啦，是不是？”“胳肢窝下边疼哟！腿疼哟！”瑠璃子满不高兴地往上颠了颠背上的老奶奶。谁知这一颠，敢情还真有分量，瑠璃子也随着晃了几晃。她的额头已经渗出了汗珠。周身就仿佛突然失去了感觉似的，一点也不感到冷，脸上红扑扑的。过路的人一边瞧着她们俩，一边走过去。“把我放下哟，腿疼哟，我要死啦！”“你乱说些什么呀！”“我求求你啦！瑠璃子。”“哼，你用得着别人，就会使出作戏一般的细声细气，难怪大家都讨厌你，一点也不老实。”走的是乡下的路，所以不管怎样走，方向是不会搞错的。瑠璃子走下了一个坡，立刻可以看到前面宽阔的田野、山冈和森林。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感到自己的胸脯好象突然扩展了许多，仿佛自己的胸脯发出吱吱的声响不断扩展着似的。她想，要不是背上背着八十六岁的老婆婆，那真不知会怎样愉快地、怎样一无牵挂地欣赏这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呢。“放下我呀，我求你哩！”但是外孙女儿再也不理睬她了。于是梅婆婆就哀求得更凶了，她喊了起来：“我要死哩，救命哝！”外孙女儿更有气了。喊来喊去，梅婆婆开始考虑怎样哀求更有效，如果有人从对面走来，她就会发出她那照理说八十六岁不可能发出的高亢圆润的声音，尽可能地使对方能够听到“救命呀！我要死啦！”过路人吓了一跳，把步子停了下来。瑠璃子不得已朝着过

路的人微笑了一下，解释说："真是没法子办的姥姥，马上不就到了嘛，再忍耐一下吧。"过路人放下心来，走过去了。远离城市的乡下人，很容易对别人的不幸表示同情，在他们那朴实的面孔上，流露着容易接受善良影响的表情。梅婆婆就想利用这个弱点，一回失败了，又来第二回，第二回又失败了，这次她把胳膊伸在半空中，摇摆着，就象一个可怜的孤儿似的，向过路人求救："救命啊！过路的好心人，我要死啦，我要被折磨死啦！"每当梅婆婆这样喊叫一次，瑠璃子就得发出一次苦笑，她想，自己对这些陌生的过路人发出的难为情的笑脸，说不定会象鬼脸一样难看呢。"你既然非要下来不可，那我就把你放下来，不过我可不再背你啦！"瑠璃子粗暴地把绳儿解开，朝着土冈子的斜坡就把老太婆放下来了。可是因为几乎等于把她猛地扔出去，所以梅婆婆的腰被狠狠地摔了一下，她想要爬起来，但力气不足，上半身栽下去，俯伏着倒在沟里了。她虽然有两只胳膊，但早已不大担负支撑自己身体的作用了，所以临时也就不能发挥出支撑身体的力量来。在沟里流着浑浊的河水，沟沿上到处都是水成岩。梅婆婆的脑门和腮帮子蹭破了。从肩膀到胸脯都是泥。梅婆婆倒在那里半天没有动，头部稍微有点歪斜地朝下栽着，这就使得她更不容易爬起来了。她在这沟上趴着的怪样子，就和一只被捏死的鸡扔在井台上一样。人往往会遭遇到种种设想不到的处境，但是这种被扔在沟上的怪样子，应该说就是在种种不同环境里，也是轻易看不到的，既古怪又特别。瑠璃子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把手伸进胸

前，擦了擦胳肢窝下和手所够得着的乳房旁边。她的脑门儿上边的头发，就象泼上了水一般湿漉漉的。在这期间，梅婆婆在沟上直挺挺地躺着，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了。看起来，就象一个将死的人似的，软绵绵的。一条腿伸在外边，一直裸露到膝盖以上，瘦瘦的，活象人的一只细胳膊。我们常喜欢用个极普通的形容词，说它是“皮包骨”，但这种瘦法，和只要吃些有滋养的东西就可以重新胖起来的情况不同，是一种不管你怎样吃带养分的东西，也不会转到肌肉方面去的、老年人特有的瘦法，这就没有法儿啦。如果揪起梅婆婆的大腿上的皮，往右扯，就会按扯的方向停留在那里，放下手来不管它，也决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梅婆婆的身体，不管胳膊也好，腿也好，在不中用这点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总之，她的肉体已经感觉不到有必要去区别这些了。

“怎么啦？”一个温和的、低低的声音，在身旁响着。

瑠璃子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农民，正瞧着趴在地上的梅婆婆。看来，他在引起同情心之前，似乎首先感到一种好奇心。“请问，离S村还很远吗？”“你问S村吗？你们是去S村呀，还有半里多路哪。”“还有半里多路！”“俺正好要回S村附近去，俺替你背好啦。”“你替我背？那太对不起啦，实在多谢您啦。我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哪。”农民轻轻地把梅婆婆从沟上抱起来了。虽然那蹭破了皮的额头和面颊的血迹，红鲜鲜地还没有干，但也许是再也没有血好出了吧，流了一定的血以后，就自然地止住了。梅婆婆让瑠

璃子搀扶着，才勉强地站了起来。她既不哭，也不笑，活象爪哇的哇湮影人[1]似的，任凭别人摆弄她那长胳膊长腿。农民把梅婆婆背起来了，但是他那步履简直就和什么也没背一样。"老太太多大年纪啦？""今年八十六啦。""啾，真结实的老太太呀。"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农民就再也不响了，就好象背着他自己的老母亲似的，满不在意地走着。时间一下子过得飞快，距离也缩短得很快，转眼间来到了S村村口的桥上。在这儿，瑠璃子从农民背上把姥姥接过来，农民头也不回地又按着原路折回去了。瑠璃子重新振作起来，把姥姥背起来，但是等到她打听过人，找到了美浓部住着的农家，进到前院的时候，她忽然绝望地想到这次把姥姥送来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瑠璃阿姨来了哟！"外甥们看到瑠璃子，三个人都跑来了。他们说："太姥姥你又回来啦？"这时幸子听到了嘈杂声，拉开了屋子的纸门。瑠璃子连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能说出来，先把梅婆婆放在离地很高的前廊上，把捆着的带子解开。她感到自己正面临一个深渊。幸子脸孔发白，瞪着妹妹。"你为什么把姥姥送来啦？""仙子姐让我送来的呀……""你又不是个小孩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到底今年多大了呀！难为你，居然把姥姥送到这样的山里来！……你就知道听仙子姐的话，叫你送姥姥来，你就送来，天下有你这样的傻瓜吗？你看看这个房子，我们一家五口人只租这两间房子，生活不方便极啦，所以才把姥姥托付

---

[1] 哇湮影人是印尼的皮影戏所使用的皮制偶人。

给仙子姐的呀！你仙子姐那里，房子又没有烧掉，房间又多，也没有孩子，而且还使唤着女用人，伺候姥姥不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吗？多姥姥一个人，不管怎么住，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以前一直是由我们美浓部照顾姥姥，只有遭到战火之后，才把姥姥寄托在仙子姐那里，还没有过三个月，就把姥姥给撵回来，这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不是太自私自利了吗？假如真是生活有困难，还情有可原，仙子姐那里不是做黑市买卖发了横财吗？不管让谁说，把姥姥送来都不应该嘛。不合乎道理嘛。你瞧，这间屋子，虽然有八铺席，可是我们一家五口人都睡在这里呀。再加上衣柜、皮箱和柳条包，装得满满的。旁边的六铺席的房间，又是火盆，又是饭桌，又是碗柜，又是孩子们的书架，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究竟你让我把姥姥放在哪儿呀？”由于仙子的不近人情和任性，使瑠璃子替她受了幸子的一顿斥责，弄得瑠璃子只好鼓着腮帮子，满脸飞红地坐在那里。坐了四个钟头的火车，一路上又背着姥姥，受了好多罪，结果反而不受欢迎，被迎头狠狠地申斥了一顿——当然，事先也不是没有想到将会是这样一个下场，可是这样当着外甥和乡下的孩子们面前，让幸子絮絮叨叨地骂了一顿，使她难堪得几乎哭起来。“仙子姐临来时说：哪怕吵架也没关系，一定要把姥姥扔在这儿。”“吵架？这样说来，是明明知道我们这儿为难，故意送来的喽！”这时美浓部也露面了。他蹲在比廊子还要高一级的门坎上，满脸不高兴地说：“姥姥又回来啦！”冬天的太阳把廊子染成金红色，耸立在前面的群山的顶峰，也象故

意抹成似地火一般红。“我真不明白仙子姐是怎么个心理。”这时瑠璃子接下去说：“伊丹姐夫说，如果姥姥再呆下去，他就呆在公司里不回家啦。他说他将要一连好几天在值班室里住下去。他在家连三天也住不上就又走啦。”“伊丹讨厌姥姥，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可是连姐姐都和伊丹一般见识，来虐待姥姥，这就不应该了。真是太不象话，太欺负人啦。当姥姥还硬朗，还有用的时候，他们就养活着，等到她不中用了，成了累赘，就硬塞给我们。再说，美浓部和我已经伺候了好几年了，这次是因为非逃难不可，才把姥姥托付给他们的呀！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偏偏又要把姥姥推给我们，一点也不考虑我们逃难生活的困难。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简直是发疯！”美浓部插口说：“算了吧，不要讲喽，不管怎样，反正是斗不过呀！不管你怎样说照顾不了，可是既然把本人给你送来了，你不接，又有什么办法？不只这样，伊丹那里不是说了嘛：为了这事吵架也没关系！什么仁义，什么忍让，什么牺牲，诸如此类的思想，对他们这种人说来，是一个大钱也不值，只要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舒舒坦坦就行啦。把姥姥给送回来，就是有意进行挑战，就是下战表呀！看起来很明显，还是咱们得认输。算了吧，不必闹了，总归会对付下去的。姥姥将来身后的事，由我美浓部给张罗就是了。所谓社会道德又中什么用？归根结蒂，在社会上，象伊丹两口子这种人，总是胜利者。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不管你是谁，一概不讲情面，将你撵出去，自己怎么想就毫不客气地干，这种人总是胜利的呀！所以管它近不近人情，反正什么

道德观念，什么牺牲心，即使你说破了嘴皮，对他们来说也是马耳东风。当然喽，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是丝毫不能解决的。唉，算了吧，可是姥姥，怎么样，你也没想到吧！你那脸怎么啦？沾着血和泥哪！姥姥是在东京商业区长大的，头一次到这种山地里来，感到吃惊吧！姥姥，这儿连电灯都没有呀！”这时梅婆婆好象不大感到兴趣似地正在瞧着这生疏的山村的景色。当她注意到有人在招呼自己，她就向美浓部偷看了一下，迷迷糊糊地低下头去行了个礼。一个礼行下去以后，她的劲头儿可就来了，于是把手平伸到廊子上，三番五次地把额头紧贴到廊子的地板上去。嘴里还嘟囔着："今后请你多照应吧，你多费心啦！你多费心啦！”以她这种一本正经的客套来看，别看她已经八十六岁，还真是并没有怎样老糊涂哩。

瑠璃子住了一夜，就回东京去了。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她拿的是双程车票，不能久留，另一方面，瑠璃子老早就不喜欢幸子这儿了，而喜欢仙子的家，如果她住在幸子的家里，幸子就会把三个外甥交给她照管，她受不了这个。而仙子的家，一切都是讲求排场的，使人愉快。仙子一家人，交游广阔，黑市商人不断出出进进。但是瑠璃子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得听幸子的一大堆闲话呀。自己的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段青春，自己不想为了照顾外甥把青春浪费掉。姥姥从仙子的家里被撵出来，对这件事，自己当然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可是自己的看法既然没有实现的可能，那只不过是一片伤感而已。所以有不满，也只能把它深深地藏在心里。

头一个星期，梅婆婆念叨了一阵子胸部疼或腰疼，这是瑠璃子把她扔到地上的结果。但是，不久就好了。

"……真是现世现报的姥姥呀。过去偏爱仙子姐姐和瑠璃子，可是现在让人家讨厌，不管她啦。结果跑到没怎么让她操过心的我这儿来，想起来我真替她难受哩。去世的母亲常说：仙子虽说是自己的大女儿，可是一点也引不起对亲生女儿的感情。……这是因为姥姥一个人在娇生惯养着她。就是爸爸，也不能随便地打骂仙子姐，如果一不小心，随便把仙子姐骂上两句打两下，姥姥就会躺到两人中间，用她那在商业区学来的本领，大闹一番，说什么：'要打仙子，打我好了，把我杀了吧！'盲目的爱，说得真是一点也不错。真是盲目的爱呀。结果到了八十六岁，被她自己最偏爱的仙子姐给撵出来，到了现在，大概她对自己盲目的爱总该醒醒了吧。"

"咱们住的这一带，好象有一种挑'养老儿子'的风俗，也就是说，从许多孩子里边，从小就挑出一个等自己老了以后将来照顾自己的孩子。象咱们的姥姥那样老来受罪，'养老儿子'这种打算，也未尝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这都是经验教训的结果啊。"

在六铺席的房间的角落里，铺上了一小床被子，生起了被炉①，把梅婆婆用屏风围起来。隔着纸门，就是前廊。那

① 原文作炬燵，日本人在冬季把火盆放在支架里，蒙上被子，将下半身伸到被子里取暖。

里是美浓部一家的厨房，炉灶就在房檐下边没遮没拦地摆着。逃难者的不自由的生活状况，与其说是悲惨，还不如说更象孩子们“过家家”的游戏。廊子里边同时又是烧菜的地方。梅婆婆从纸门的破缝儿向外看，假如谁也不在那里，她就把放在那里的火柴、抹布、小刀偷来。她决不明说自己想要，只是一声不响地据为己有。按理说外孙女的东西，作姥姥的是可以当作自己的东西随便拿过来的，但是她的做法，明显地是在偷窃。她乘人不防，嗖的一下子就把东西弄到手里。她那非常敏捷的两只手，动作起来真是狡诈已极。如果你仔细琢磨她那手段，你就可以知道，这决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学得来的。她使你联想到迫使她养成这种偷窃手段的特殊环境。她的偷窃本领就是这样迅雷不及掩耳般的敏捷和巧妙。她那一瞬间锐利的目光，使人怎样也想不到这竟会是一个八十六岁的人弄出来的手段。其实，梅婆婆并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家庭长大的，她出身于名门望族。她这种偷窃的毛病，是后天养成的。也许她在盗窃行为上发现了平常人所想象不到的快感吧。说不定这是一种游戏本能发展起来的结果呢。

当温暖的阳光照射着廊子的时候，幸子就把梅婆婆抱到廊子里去。有时，她伛偻着腰，晒着太阳，陷入梦乡。有时睡得过多了，骨碌地从廊子里滚落到外边的地上去。在跌落的过程中，明明是头朝下翻过去，可是说也奇怪，连一块油皮儿也没有擦破过。好比是柜子上的不倒翁滚下来了，又把它捡回到原地方。看起来，梅婆婆自己倒栽葱滚下去这

回事，在她的头脑里就好象一点印象也没有。她的脸很小，脑袋顶上的白发已经稀疏了，四周的头发却又密又厚。两簇眉毛很粗重。深眼窝儿，端正的高鼻梁，小而端庄的嘴唇，整个说来，这就是所谓的瓜子脸吧。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她年轻时的美貌。近几年来，从前额到头顶一带，出现了色斑，就好象雀斑似的斑斑点点的，每一个斑点都很大，有时它变成深褐色，有时又浅些。美浓部由于他本人是画家，时常目不转睛地看她。让他的这种目光仔细看上一阵子，梅婆婆感到很不好意思，不由得笑了起来，到后来，她干脆把头朝旁边扭过去。她并不是因为生气才朝旁扭过去，而是干脆漠视对面的人。她的这个举动，是大胆而粗犷的，会使人联想到动物毫不在意地把头扭转过去的那种冷漠的表情。不说动物而说人吧，这不是依靠技巧和修炼可以掌握的本领，假如没有八十六岁这样一大把年龄做本钱，是绝对发挥不出这种冷漠的表情来的。

有一次，美浓部的朋友从东京来看他。当他们在六铺席的房间里谈话的时候，梅婆婆从半截屏风里晃晃悠悠地露出身来，没有给人一点预告的声音，就好象幽灵似地站了起来。就是习惯了的人也不免吓一跳。“客人是不是越后的人哪？”梅婆婆问道。“姥姥，你弄错啦，这是从东京来的我的朋友啊。”“不是越后地方的人呀？”“不是，姥姥你不认识他的。”从这时以后，梅婆婆的头脑里就开始有了越后的念头。梅婆婆能够认识的越后地方的人，要是有的话，现在也非得超过八十岁不可。但对梅婆婆说来，管它超过八十也好，不

超过八十也好，这根本不关紧要。在她的头脑里，就象在碧空里突然浮现出一朵白云似的，浮出一个想法，她认为一定会有人从越后来看望她。这也许是由于她感到死期已近的缘故吧。

梅婆婆是越后的人。她二十一岁结婚，当时梳起大红色手络① 的圆髻，和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东京，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越后去过。离开自己的老家，六十多年不再回去，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充分说明了她的倔强性子。在越后，长房的人还存在，幸子也记得有两三次长房的人来看望过梅婆婆。据说这个越后的长房，还是当地的名门，当年曾经留源义经② 在他们家里住过一宿。到底是住过，还是没有住过，又没有记录可考，只不过是一段传说罢了。但是，既然是一个充满着传说的古老的门第，那末即使凭证再少一些也会使人相信的。梅婆婆一生只生了一女，而且三十二岁上就死了男人，从此以后，梅婆婆一直守了五十三年的寡。虽然不一定非得限制寡妇活多少年，但是一般说来，顶多也不过活上二十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要是活得太久了，有什么脸去见九泉之下的老伴儿呢。同时也应该考虑如果活得过久了，会对过世的老伴儿的面孔或秉性都忘得精光哩。可是偏偏梅婆婆不管这一套，不但满不在乎地活下去，而且一直活了五十三年，还没有成为九泉

① 手络是日本妇人梳圆髻时，装饰在发根地方的布帛。

② 源义经（1159—1189），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武将，曾率大军打败平氏，后因得罪其兄大将军源赖朝，四处逃窜，终于被迫自杀。

之下的人。谁也不知道今后她到底还要活多久才肯到泉下去。按照习惯，把寡妇的名字和丈夫的名字一起刻在墓碑上的时候，为了表示并列着的两个名字中一个还活着，就把刻好的字迹涂上红色，可是这位俗语所说的“红色的信女”竟然活了五十三年还没有死，墓碑的字迹上的红色，当然早已剥落得精光了。在梅婆婆保存的东西里面，有一张她丈夫四十来岁时的照片，梅婆婆是信奉一代法华宗①的，她并没有忘记在像片前烧香上供。可是在像片前上供的人与被供奉的人年纪相差得太远了，很容易使人误会为死者是上供人的儿子或孙子。可是就连这张照片也在美浓部的房子被烧的时候，一齐被烧掉了，从那以后，梅婆婆把像片啦，《法华经》啦，一古脑儿都忘光了。尤其是最近，宗教对她更是无能为力了。看起来，宗教观念，只能在一定的年龄限制之内，对人发生影响。而人呢，遗憾的是，即使越过这种年龄，依然还会保持活下去的力量。不久以前，这个村子死了一个八十八岁的老太婆。足足有两年活在屎尿里。眼睛是看不见了，但胃口还是强壮的很，便盆总是拴在腰上。由于她四处爬，用过的便盆打翻了，脸上和身上沾满了屎尿。她就过着这样象在监牢里一般阴暗的日子。在乡下，即使有人懂得所谓清洁这种卫生观念是重要的，但也腾不出手来搞这个。这个老太婆在屎尿里足足活了两年才死。她住过的房间的两铺席子，就是翻过来，也无法再用了，只好拿到田塍

① 法华宗是日本佛教的教派，一代法华宗意谓家族中只有她一个人信奉这个教派。

上烧掉，一股子死尸般的臭味，足足在这个山村里飘散了一整天。还有一家农民，眼前就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太婆在屎尿里活着。她把自己的粪便象粘土似的捏到一起，拧成花样，孙子们来了，她就说："喂，麻花糖，拿去！"老太婆是疯了，也就无足可怕了。宗教离开这种人，滑落到那些年岁不是那么大的、富于感受性的男女的心里。到底是这些年岁大的人被宗教舍弃了呢，还是他们自己不能接受了呢，无法弄清楚，反正，老人们在活着。

"真是不好办呀，这位姥姥！你到多咱才能记住哇？走到廊子以后，记住往左拐，左边廊子的尽头，是厕所呀。每天晚上总是让姥姥给弄醒，真是受不了啊！"幸子这样絮絮叨叨地讲给姥姥听。但是在这种没有电灯的乡下，半夜里，梅婆婆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种缘故，梅婆婆从傍晚起就尽量不再喝水，但是天气这么冷，总还是要去两次厕所。她在漆黑里从被窝一钻出来，立刻就分辨不出东西南北。纸门在哪儿？纸隔扇又在哪儿？她简直是晕头转向。梅婆婆没有办法，只得爬着去摸，但不管怎么爬，总是摸不到纸门，她往左爬了一回，手里什么也没有碰上。就好象被丢在荒凉的野地里，使她心慌意乱。她想哪怕能碰上一个火盆或者一张饭桌之类的、和人的生活有关系的东西呢，也会从这种可怕的、孤独的感觉里逃脱出来呀。她一边想着，一边还不断地在黑暗中爬。她自己觉得好象爬得很远很远了，可是事实上，梅婆婆在同一块地方，左爬爬，右爬爬，完全失掉了距离的感觉。不管怎样爬，她总是找不到可以出口的地

方。"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现在是在哪儿呀？"梅婆婆在黑暗中抬起了头，自言自语着。然后又是一阵摸索。狭窄的六铺席的屋子，屋子里又摆满了各种家具，而她却长时间什么也碰不到，一直如在五里雾中，心慌意乱，这真不能不说是天大的怪事。"幸子呀，幸子呀，我求求你，你给我点个亮儿来吧。我怎么走才行呀？幸子，我求求你啦！"在隔壁八铺席的房间里，美浓部和幸子早已因为响动醒过来了。就在这时，纸门发出了咚的一声音响，紧接着似乎有两只手在抓着纸门乱摸。"姥姥在开前边的纸门呢。真是叫人没法儿的姥姥呀！"幸子一边说着一边起来，走到六铺席的房间里，擦亮火柴一看，原来梅婆婆的睡衣也散开了，正在死命揪着相反方向的纸门哩。

梅婆婆被禁止使用火柴。这是因为她不择地方，到处乱擦，擦着后又随便乱扔。这一程子，一晚上，她要去厕所三次。先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然后打开自己前面的纸门，在打开纸门的时候，当然不可能留意她抓的地方。只要她的手碰到的地方，就不管是哪里，用力一抓，这样一来，不管糊多少次纸门，总是马上就破。梅婆婆用力地抓住纸门，站起来，走到廊子里来。然后用左手摸索着纸门往前走。她就是靠着用掌心摸纸门时所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响来前进。等到不再作响，也就到了厕所了。由于梅婆婆用摸纸门来为自己领路，每次这种声响，总要把美浓部夫妇从睡梦中吵醒。一夜要吵醒三回。可是这并没完，在厕所的门前，还要大大地折腾一番哩。门的把手在哪儿呀？梅婆婆用右手

到处乱摸一阵，可是轻易摸不到。费了老半天的劲，好容易摸到了，她就用劲地拉门把儿，哗啦哗啦地推门，就好象故意在一桩桩地告诉人：门把儿在这里哩，门就是靠门把儿打开的哩。在她摸索的时候，由于她必须勉强忍着生理上的要求，所以找到门把儿这事本身的意义，对梅婆婆说来，就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等到她解完了手出来的时候，有时就会一下子忘记了东西南北，不管怎样四下里摸来摸去，始终摸不到纸门。她想来时是用左手摸着纸门来的，于是她就用左手去摸，可是左手所摸到的只是防雨板①那一边儿，她一下子就走进了那白天可以装进八块防雨板的、从廊子缩进一块去的地方。往前直走，走不通，往左走，也是马上碰到头，顺着尽头用手摸着再往前走吧，没有两步，又碰上了个尽头。她当然弄不明白这是紧连着廊子的防雨板存放橱。当她在那儿晕头转向了一阵子之后，她喊道："幸子呀，我往哪儿走才好呀？你快来帮我的忙吧！"

梅婆婆时常把厕所里的洗手水喝掉，受到幸子的申斥，但她并没有改掉这个毛病。有时她摆弄被炉里的炭火，把火弄灭了，也受到幸子的申斥。炭火一灭，她就喊："拿火来哟，冷得要死哩。"如果你不给她马上拿来，她就会不厌其烦地儿遍儿遍地叫喊，用她那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嚷叫着，叫嚷的本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叫嚷着似的。有时把盖在

---

① 日本房屋的前廊外侧，有一层防雨板，白天推到存放橱里，下雨时和夜里拉出来，既可防雨，又可防止外人进来。

被炉上的被子给烧糊了，受到了斥责。有时美浓部一家人不在家，她就偷偷地从半截屏风里跑出来，打开食器橱的抽屉，遇上什么偷什么。她偷来以后，并不是想要干什么，不过只是非得偷点什么不可。她把偷来的东西藏到褥子下面，每天早晨幸子总要打扫屋子，所以很容易被幸子发现。即使这样，她还是没有记性，照旧偷东西，也不管它是纽扣、信封或是细绳，什么都偷。这简直是一种病。提到病，最近梅婆婆的耳朵好象有些聋了。说它"好象"，是因为如果她认为有必要，还是可以象平常人一样听得见的。但是当你叱责她的时候，她可就装得听不见了。这纯粹是她的防守的策略。但是，岁数的确是太大了，幸子不能不相信这是真的。梅婆婆一心想吃生葱，她的今年九岁的重外孙子，隔着两三丈远，朝着梅婆婆用普通的声音说："太姥姥，给你葱吃好吗?"按理说这么远，梅婆婆是听不见的，即使比这声音再大一些，假如你斥责她的话，她也是满没这么回事似的。梅婆婆不知是计，向前探着身子说："葱？啊，我真想吃葱哩，给我吧!""哟！哟！太姥姥装聋哩，太姥姥上了我的当喽!"

梅婆婆对这种穷乡僻壤的农村生活，的确是吃不消。按着本地区一般情况，大家都吃的很坏，这也还罢了，尤其是没有电灯，使她感到处处不便，所以她始终想念着仙子的家。"我想回仙子那里去呀!"梅婆婆一边钻在被炉里取暖，一边不由得把心里话讲了出来。"都是因为你说讨厌的话，说什么要咒死仙子姐，才被撵出来的呀。如果你老老实实呆在那里，即便是伊丹，也不一定那样讨厌你。都是自作自

受呀。”“嗳，嗳，我真想回仙子那儿去呀。”梅婆婆这种说法，无形中等于往美浓部的脸上抹泥。但梅婆婆本人只不过把心里所想的说出来，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美浓部对妻子说：“不管梅婆婆说什么，我早就采取了一切置诸度外的态度了，所以你根本不用考虑会不会伤害我的感情。”

想不到就在这时，仙子到S村附近的温泉来了。当美浓部看到仙子一个人坐着出租汽车从山脚下上来的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当幸子看到仙子一声不响地走进农民的院子里来，她的脸色陡变，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们两人就好象两只斗鸡似的，恨不得立刻互相扑上去，用嘴啄，用脚踢，彼此杀气腾腾。美浓部夫妇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访问……难道仙子把梅婆婆给硬塞过来还嫌不足吗？难道还一定要看看给硬塞过去的对方的情况如何吗？难道一定要用自己的手去揭开对方的伤口才满意吗？总之，到底仙子是做怎样的打算来访问的呢？

“来得好呀！嗳，请进吧。你这回看见啦，我们这儿就是两间屋子，厨房在廊子的一角，炉灶只能让雨淋着。逃难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养活着姥姥哩。”美浓部尽可能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说了这么几句。

“是呀，就是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仙子口里也是又象在抱歉又象在自认有理似地说着，走进了屋子。幸子在院子里气得发抖地说：“要说伊丹姐夫讨厌姥姥，那末美浓

部也满可以讨厌她哩。姥姥不是我一个人的姥姥，你用着女用人，住着那么大的房子，又没有孩子，还说什么照顾不了姥姥，真是太自私自利了呀。如果我没有你这样一个姐姐，养活姥姥，当然没有说的，可是明明有你，真让我忍受不了啊。”就仙子来说，妹妹的每一句话，都是她事先可以想象得到的。假如是自己，也一定会如此这般说出来的责备的话，现在从妹妹的嘴里凶狠地投掷过来。每句话都打中要害，使得她无言可答。仙子从一进来，就带着要吵架的亢奋的表情，这样一来，使得她更加面色铁青，刷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她一边急急忙忙地穿上皮面绿色女屐，一边说："你既然不希望要这个姐姐，那末就从今天起，没有我这个姐姐好喽。我看你也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啊！”

这时，前邻后舍的农民们也都跑出来了，仙子连看也不看一眼，就从缓坡上半跑着似地回去了。幸子咬着嘴唇，目送着。在冬日萧索的山村里，城市里那种鲜艳时兴的衣裳，在风中飘舞着，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仙子虽然已经四十三岁了，但打扮得很年轻。仙子回到汽车旁边，一只脚蹬着汽车的脚踏板，自言自语地说："姥姥真可怜，美浓部在虐待她哪！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才来的，果然不出所料。把她用屏风围在屋角里，这简直是不把她当人看待哩！”她虽然是自言自语，但实际上是想说给一个恰好在场的、S村的农民听。凑巧这个人是和幸子很熟识的一个人，他立刻猜想到大概这就是幸子平常提过的那个姐姐吧，于是他回答说："美浓部先生那里，租着别人的房子，也真是挤得要命哪。”

听了这话，仙子急忙钻进汽车里，车立刻开走了。

过了几天之后，当仙子临走时所说的话传到幸子耳朵里的时候，幸子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不在这里提，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想不到在幸子的一个朋友身上发生的事情，现在居然一模一样地临到自己的头上，幸子不由得感到好笑。幸子的朋友，也是姐妹两人你推我推地共同照顾着孀居的母亲。当姐姐和姐夫调职到北海道去的时候，姐姐突然把母亲送到妹妹那里去了，并且还说："你就只当我死了吧。"姐姐死了，妹妹当然就非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不可。可是，据说，这位姐姐在临去北海道的时候，又到妹妹那儿去，并且以姐姐的身分，把妹妹申斥了一顿，说什么待母亲太失体统了。美浓部感慨地说："日本人的所谓伦理、道德，似乎全都丢在书本里了。那些不读书的人们，忘掉这些，也就不足怪了。""可不是嘛，所有的家庭，都是在皱着眉头扶养老人哩。就在这个S村里，租房住的两家避难来的人家，每家的主妇都在照料硬给送来的母亲、奶奶、舅舅，可为难啦。这个S村想不到会成了弃姥山① 啦。你知道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现代化的、又卫生、又愉快的养老院啊?""好象是有，那里的老人好象有一种习惯，从自己的财产里取出一笔年老以后需用的款子，带着这笔钱进养老院。这种做法对老人本身也有好处，家属也省掉许多麻烦，一般

---

① 日本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地方的居民把年老的母亲抛到深山里去，这个山就叫作弃姥山。

社会上也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不象日本这样把上养老院看成是件凄惨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读过一本书，里边写一个作家在创作了《老人之家》这部小说以后所遭遇的故事。小说家凭着空想，写了一所养老院，那是一所非常文明的、愉快的‘老人之家’，里边的老人都是相当富裕的家庭的人，因而都不在乎几个钱。老人们每天夸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彼此之间又情投意合，所以过得很快活。据说其中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就会有极豪华的汽车开来，都是自用车，把老人的遗体运走。这部小说发表以后，到处都来信询问这种‘老人之家’究竟在哪儿。信来得太多了，小说家大吃一惊，他只好宣称那是创作。我想，所有的家庭都是出于真心的愿望来要求这种‘老人之家’吧。日本今天的养老院，设备恶劣，只是为了勉强养活那些没人照顾的人才成立的。所以尽管深深感到需要‘老人之家’，但谁也不积极去成立美国式的‘老人之家’。我想这是因为日本的家族制度不对头，想法有错误啊。”“是啊，日本人在家族制度上，很少想到：越是分开生活越会幸福。可是，假如真有这种‘老人之家’，你立刻就把梅婆婆送进去吗？”“也许刚一送进去，就会被人家给送回来吧。人家会提出这种理由：你们的老人偷别人的东西，无法过共同生活。”“但是梅婆婆偷的可不是外人的啊。”“不管怎样，这是无法过共同生活的坏毛病嘛。姥姥自己也承认开别人的抽屉是件乐事哩。”“可是姥姥的脾气所以变得这样古怪，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外孙女不肯好好照顾她的缘故呀。你应该替你死去的爹妈代劳，多对你的

姥姥尽尽孝心才是呀，这一点你做不到吗？""孝心？什么样的孝心？难道是只有我活该倒霉的孝心？"美浓部微笑着回答说："'百行孝为先'，在《翁问答》① 上不是也是写着的嘛。据说孝是人伦的根本，没有孝，也就没有什么忠和德。当然喽，忠呢，到了今天，已经不流行了。象这样举出的德行项目，由于时代不同，一下子盛行，一下子不盛行，恐怕中江藤树也应该重新考虑才是。孔子对孝道做过各种各样的定义。比方说，对孟懿子就说过'勿违'，这就是说，要和正道一致。正道的说法，也许太抽象了。对樊迟，就说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诚心诚意地侍奉父母就是孝道。""这种说法也未免太片面了吧。"为什么幸子这样说呢——原来，前天，孩子们在玩竹蜻蜓②，有一个飞得过猛了，一下子飞进屋里去。梅婆婆喊道："嗳哟，好疼！好疼！"她一只手狠命地抓着屏风上边的框儿，另一只手捂着头，两眼凶狠地朝院子一瞪："是哪个小杂种？你们这是搞什么呀？畜生！"梅婆婆高声喊着。她那恶狠狠的模样，即使不是重外孙而是大人，也会吓得发抖吧。竹蜻蜓撞破了梅婆婆的一块头皮，渗出血来。梅婆婆用她平常据为己有的抹布，擦了擦血。孩子们告诉美浓部说："太姥姥特别保存着那块带血的抹布哩。"美浓部忍不住问她说："你保存它做什么呀？"梅婆婆从怀里象煞有介事地取出抹布来，打开它给美浓部看。血虽然已经变色了，但它

---

① 《翁问答》是日本江户时期的汉学者中江藤树（1608—1648）所著的宣扬伦常道德的书。

② 竹蜻蜓是一种竹制玩具，用手捻动，可以飞得很远。

的确是血迹啊。"我要把它保存到死，我还要拿给人看！"梅婆婆用对等的口吻说。美浓部感到这非同小可。他说："了不起，不过是孩子们淘气罢了，一下子失了手。假如你为这点小事这样怀恨，那我也要有我的打算！""不，不，方才我是说着玩哪。"梅婆婆嘿嘿地笑了一下，缩了缩脖子，口气也立刻变啦。这个老东西，地地道道是个老狐狸精……象这种情况，看起来，孔子是一点儿也没有提过。孔子对孟武伯解释孝道的定义时说：孝道的最紧要之点，就是不要使父母为子女操心，但是，一般人总是容易害病的，所以要平时注意卫生，避免生病，至于身体虚弱的人，常常在这点上使父母操心，这原是不得已的；除了害病以外，就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使父母为自己操心。和生理上的疾病一样，人也时常会害心理上的病症。想要孝顺的对方，常常使想要尽孝的人在心理上生病，对于这件事实，孔子倒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孔子还对子游说过：只是让父母吃饱穿暖，还算不得真正的孝心，为人子的，事亲之道，首先应当以恭敬父母为主，决不可以轻视、侮慢父母。可是对于梅婆婆这样的人，对于这种活得过久了、日常的生活经历得太多了、已经弄不清活着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人，如果按孔老夫子的那一套去敬重，未免成了偶像崇拜了吧。梅婆婆的生命，现在已经变得多么无意义，恐怕只有她本人还没有意识到吧。这个矍铄的老婆婆，在每天的三顿饭时，常常猛孤丁地站起来，从屏风顶上两只眼恶狠狠地死盯着，查看是不是外孙女和重外孙们吃的比自己好，象她这样的八十六岁的老婆婆，当然说

不上什么需要精神食粮，更说不上需要颐养精神，慰安心志了。梅婆婆早已变成了一个缺少精神的肉体。所谓精神，只不过留有曾经存在过的残痕而已。这样，就连宗教对她也是无可奈何。什么灵魂世界，这只能在那些精神还处于青春时期、有充分发展余地的情况下，才能谈到。至于已经八十六岁了的人，唯一健壮的是她那肉体，对于什么灵魂、精神、良心，所有这些都不灵了。当然，在老人里边，也有象幸田露伴① 那样，越老头脑越敏锐，精神越加矍铄的人，但这毕竟是特殊的例子，一千万人里也难得挑出一个来。至于其他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都不免要在肉体上走类似梅婆婆的命运。而且，既然类似“老人之家”这种理想的社会福利设施不可能实现，那末日本的家族制度，恐怕也只能这样长久地维持着庸俗和错误的生活，维持着肤浅的虚荣、伤感、矛盾和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吧。彼此之间，都会遇到许多蠢事吧。而且人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生活，这绝不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甚至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不聪明的生活方式。不管哪一家哪一户，对这种彼此类似的、愚蠢而无法逃避的不幸，都是叫苦连天的。应该说，已经是时候了，应该彼此都摊出来，坦率地考虑这类问题，寻求它的解决办法了。不能把改革家族制度的问题，永远交给社会评论家，做他们的方便的题目呀。家庭本来应该是个享受日常生活乐趣的地方，然而不管家里

① 幸田露伴（1867—1947），日本小说家。

有多少人口，家家都带上了阴森森的、日本式养老院的味道，这决不是聪明的生活方法呀。其实，方法也不难找，比方说吧，在美国就有这种榜样嘛。就连小说家都编出虚构的“老人之家”来了。这个小说家，一定也为了老人而受到许多累赘吧。既然现在可以看得出这种办法的确有效，但还要维持过去的不聪明的老办法，这只能说是优柔寡断，得过且过。可是，看起来，这种迫切的现代的决心，可不是孔老夫子所能理解得了的。孔子对子夏说：所谓孝道，就是子女应当始终察看父母的颜色，体会父母的感情，始终以和颜悦色相待；作父母的年纪老了，不免遇事迁就退让，即使子女的道理正确，如果一味讲这种大道理，也会使父母伤心，所以千万不能让父母产生这种心情。但是也有的父母，越老越固执，而且总的说来，作父母的一直到死，总是要固执的。譬如美浓部的父亲，就是一直到死，在下围棋的时候，始终没有离开过白子，而且还先着四子向人挑战。可见，离开了每一个老人的具体情况，又怎能谈到父母如何，谈到孝心的本质呢。

“姥姥来到您这儿以后，胖起来啦。”把房子租给美浓部一家的农民的女人说。

“是胖了吗？我倒想是不是有些肿了呢。”

“不，真的胖啦。不是肿呀。姥姥准能活到九十岁呢！”

“活到九十？还要活上五六年？那怎么让人受得了哇？不等到那时候，我会急死了。”

由于美浓部的朋友要从东京搬往乡下，他们就凑巧地把空出来的房子承租下来，全家坐着卡车回东京来了。一家六口，就象运行李似的，一齐由卡车运了回来，连续坐八个小时的卡车，真使人吃不消。按一般常识讲，用卡车搬运一次行李，只能同时捎带上两三个人。除掉司机和副手之外，只能在行李上边坐上两三个人。可这次他们全家都上了车，在半道上，有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用手指比比划划地数着车上的人数。美浓部伸开了左手，还添上了右手的食指，从飞驰着的卡车上告诉她一共是六个人。女孩子吓了一跳，脸上流露着吃惊的表情。接着微笑了一下，在他们两人之间，一瞬间产生了感情上共鸣的火花。梅婆婆并没有感到怎么受罪，坐在卡车上晃来晃去。在半途中，有一回幸子象把婴儿似的把着梅婆婆小便了一次。就是在那种时候，幸子看着八十六岁的梅婆婆那象鸡爪似的、长而细瘦的脚，仍然不由得感到生理上的厌恶。对梅婆婆说来，这才是无妄之灾哩。

正门旁紧靠着厕所的三铺席的房间，分配给梅婆婆住。在那里，成年累月地铺着被窝。自从回到东京来以后，她又添了一种奇怪的毛病：不管是衣服也好，手巾也好，只要够得上是纤维的东西，她都把它撕成一厘米宽的碎布条儿。她撕得非常仔细，经她撕过的东西，只能变成一堆废布。她开始撕她自己穿的衣服，从下摆撕起，等撕到腰部，就停手不再撕了，重新由袖口儿撕起。当梅婆婆把这些布撕成一厘米宽的条条的瞬间，她手上感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反应，使得她

产生出恍惚迷离的快感。这可能是梅婆婆回想起了从作姑娘时起就养成的爱好、一个妇女所必须具备的工夫——一手好针黹，而现在用撕布来聊以自慰吧。至于撕完后剩下的残骸，总不能老是扎撢子呀。除此之外，就只好丢到垃圾箱里去。但是，这不能说只是梅婆婆一个人的怪癖。据说有一家农民家里的老婆婆，把自己的衣服、被子、手巾、带子、里腰带、围腰布都不厌其烦地撕成碎条条，最后，再也没有可撕的了，她才死去。这显然是一种病。梅婆婆虽然专心一志，狠命地撕着衣服，可是她的脸上却显得非常天真。当她已经把掠夺来的东西全部征服了，并且看到眼前成堆的碎布的时候，她三番五次地感到发自内心深处的满足，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但是，这立刻带来了两种麻烦：一个是现在正在统制纤维品，最近衣料的配给票虽然发下来了，可是，这些纤维品却没有分配到手。再一个问题是，把三十六岁的幸子的衣服拿来给梅婆婆穿，显然是不适当的。八十六岁的老太婆穿上三十六岁的人平时穿的、带有红绿颜色的花衣服，会使人联想起在乡村演戏时后台的情景，实在滑稽得很。这也就是说，梅婆婆把衣服撕碎了以后，再也没有替换的了。同时还得要附带说一句：梅婆婆决不是因为感到所有的亲人对待老人都太无情无义了——这些人不但不能对老人知疼着热、体贴入微，反而采取了敬而远之、表面敷衍的态度——因而自己下定决心要把所有的衣服都弄成再也不能穿的废物，不给他们留下一件可纪念的衣物，才有计划地来撕的。但是，从客观上看，即使以善意来看待梅婆

婆这种怪癖，有时也不免使你觉得这完全和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由于心术不良而撕碎衣服如出一辙。假如通常把四十来岁的妇女作为狡猾苛刻、厚脸皮、心地阴险的代表的话，那末梅婆婆的年纪要比四十来岁的妇女大一倍，所以按常理讲，她那坏心眼儿也要增加一倍的吧。但是，毕竟人的年龄和坏心眼儿，不能象数学公式那样呀。

“一般老人都喜欢吃甜的，可是象我家的姥姥，却一直喜欢吃盐，一点也不吃甜东西。这样看来，恐怕她还轻易死不了呢。现在这个姥姥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好事，就是早点死掉。真不知为什么她活得那样起劲，简直成了专门吃饭的妖怪啦。她自己也说希望早些死，我想这倒是真的哩。什么生命可贵呀，什么长寿该多好哇，这种赞美生命的话，我是怀疑的。能活到九十岁，被看成是了不起的事，我想只有那些不负责的、好奇的人们才说得出这样的话。这和对邻居夸赞我们家的狗已经活了十五年了，简直没有什么两样啊。就说狗吧，恐怕也是希望干干脆脆死了的好，不过它真正的想法，人并不理解就是了。一活活到八十六岁，成了个废物，但是还要说什么尊重生命是淳风美俗，我才不信这一套大道理呢。人为什么要活着，只有在对人生还感到某种意义的时候，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象我家的姥姥，自己已经活够了，可是还硬要活着，到底为什么活着，谁也不明白，只不过是个使我们讨厌的存在罢了，这又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难道即使这样，也还非得承认生命是可贵的嘛。所以，我早就想过了，无条件地说生命可贵，显然是错误的，或者说，这种

说法是片面的、不全面的说法。不能把人的生命这种东西都一律看成是美好的、正确的、重要的、有意义的……我倒觉得它是一种另外的、难以捉摸的东西。我认为人有时会因为自己的生命而受到虐待，受到诅咒。还不只是对自己，而且还会使周围的人感到讨厌，诅咒周围的人。不用说别的吧，姥姥一天的配给标准量是六十一岁以上的二百七十克。现在虽然增加到三百二十克了，可是不管怎样，她对这件事是怎样也不相信的。当你端面包或者白薯给她，告诉她这是代用食品，她就怀疑我们故意这样说，背地里偷着吃大米饭或者什么好吃的，她悄悄地跑到廊子里来，往吃饭间里瞧。就是因为她活得太长了，才赶上了这种年月！姥姥一天要吃六顿饭，吃完一顿饭，顶多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上两个钟头，又吵着要吃，真不知老年人为什么这样喜欢吃啊！政府对六十一岁以上的人减少配给量，实际上，六十一岁以上的人，才真正多吃呢，真矛盾啊！可见，她这不正是由于活着才遭这个罪嘛。而且姥姥总有一天要死的吧，那末留给别人的只能是不愉快的、丑恶的记忆呀。人，为什么不能只留下美好的记忆呢？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和壮年时期发挥他最大限度的美，可是一等到长寿而死，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不再是青年时期或壮年时期的记忆，只是那临死之际的丑陋的外形，给人们深刻的印象罢了。就拿姥姥来说，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被人夸奖为什么什么小町① 哩。就象唱

① 即小野小町，日本平安时代前期（九世纪）的和歌作者，据说她长得很美。

片虽然打碎了，也还能给人留下动听的音乐一样，人在死后能不能也只留下美好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按理说应当是更富于各种智慧的啊。……”

假如说，象幸子这样的感慨，被梅婆婆听去的话，她该生出什么样的感想呢。而且对自己的长寿，该多么难过呀。梅婆婆耳朵背了，所以家里的人，除了非说不可的话，什么也不对她说。大白天一边躺着，一边烤着被炉。别看她已经到了这种年纪，她还要把腿伸到被炉外头去，因为她嫌热，容易上火，只是手怕冷。白天整天打盹。想不起吃的时候就睡。到了夜里，就整宿地醒着。电灯一夜开到亮，而且每次一到半夜，总是到廊子上来，也不管全家人都已经入睡，大声喊着她肚子饿。只好再给她一些面包、白薯或者饭团子。半夜里还不断地去厕所，而且往往只是白去一回，并没有解手。厕所的电灯，整宿地开着。有时她还隔着厕所的铁纱窗，呆呆地看着那漆黑的天空，似乎在盼望天早点亮起来。尤其糟糕的是，最近这一程子，下部渐渐不中用了，衣服沾染上再也弄不掉的臭味，有时遗屎在廊子里，除非有谁发现了，立刻收拾干净，否则臭味就一直飘散在廊子里。有时孩子们发现了，连嚷带叫：“太姥姥又拉了屎啦。”有两三回，美浓部在夜里上厕所，把脚刚往厕所里的草鞋上一伸，就感到脚心上有什么稀软的东西。看起来梅婆婆好象每次去厕所，都会突然让什么奇怪的幻觉迷住似的，把用完的手纸不扔掉，反而送到放手纸的盒子里。孩子们不留心就会沾得满手。

梅婆婆有时打破深夜的寂静，喊道："唉呀，难受呀，我要死啦，要死啦，真难受呀！谁，快来救命呀，唉呀，要死啦！要死啦！"

美浓部吓了一跳，立刻从被窝里跳起来，跑去一看，梅婆婆若无其事地坐在被子上哩。他问道："怎么啦？姥姥。"梅婆婆为了掩饰，不得不指指喉咙说："这儿难受。""那你就喝点水好喽。你旁边不是有水嘛，喝水就是啦。"虽然弄不清楚究竟是临咽气前的那种停止呼吸的状态突然袭击了她呢，或者只是一种错觉，反正她那样子就象是突然发高烧，热得说胡话一样。

有一次，梅婆婆抓住她的重外孙，拿出一张十圆的钞票说："给我买一圆的白薯，一圆的烟叶。""不行呀，太姥姥，这儿是住宅区，什么也没有卖的，就是有卖的，现在一切都是配给，也不能随便买呀。""什么住宅区不住宅区的，你打开窗子替我把前边那个小伙计喊来吧。什么时候都能买。昨天我还买来着哪。"看起来，五十年前在东京商业区住着的时候的记忆，还清清楚楚地在她的头脑中留着呢。当梅婆婆看出来重外孙子们是绝对不肯听话之后，她穿着幸子的棉袍，系着一条扯碎一半的带子，就这样打扮，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小篮子，一只手里拿着那张十圆钞票，晃晃悠悠地从廊子走出去。美浓部问道："姥姥，上哪儿去呀？""啊，我出去买点儿东西哟。""那可太难为你啦，你去买吧。"美浓部答应她了，可是梅婆婆只往洗澡间探了探头，就死了这条心，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从她的房间里传出象诵经似的声音。"是不是姥姥在念《法华经》哪?""不是念经呀,是念《女大学》① 哪。她又想起在私塾里念过的《女大学》来啦。"所谓《女大学》就是一本专讲女子修身的书。在序言中写着:"与其给予女子以多量衣服、器饰,使其姻媾,毋宁以本书各项教义开导之,则其一生可受益无穷也。"但在她八十六岁的一生中,究竟《女大学》带给了她什么,倒是真想问问她本人呢。幸子接着说:"《法华经》最近是全忘了。可是却象念诵《法华经》似的,专念诵人的名字,什么源平藤橘②,还有其他的许多人哪……"一个人在幼时所受的填鸭式的教育,有时却会这样束缚他的记忆力!有时可以听到不太清楚的字句,什么"山高……不足为贵……乃真可贵者也。"她的调子,又没有抑扬顿挫,只是顺念下来,而且这种谙诵如果不赶快卷动舌头念下去,下边的句子就会想不起来,所以必须急急忙忙地念,一口气把它背诵到底。这样闹腾完了,她就会自言自语地说:"我吃午饭了吗?我真的吃过了吗?我倒觉得好象没吃过哩……"梅婆婆当真弄不清这件事呢。假如当真没有吃过,那怎么得了,所以尽可能想要回忆起两小时前的那顿饭,可是不管怎么说,八十六年之间,每天以吃三顿计算,那就要吃上九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回,只以午饭来算,也有三万一千零五十多回,所以,偶尔产生一回没有吃过的错觉,也是不可免的

---

① 《女大学》据说为江户时期汉学者贝原益轩所著,以宣扬女子封建的三从四德为宗旨。

② 即源氏、平氏、藤原氏、橘氏,系日本古代有名的四家贵族的姓氏。

吧。“唉呀！饿呀！要死啦，救命吧，给我点什么吃的吧，饭团子也行呀，哪怕一块咸菜头也行啊。给我点儿吃的吧！……”“给我生点炭火呀！火灭了哟！”“水、水，给我一杯开水啊，我求你们啦，给我一杯开水哟！”“太太，老爷！我求求你们啦！”只要她睁眼醒着的时候，她就会不断地重复着以上的这些话。而且一直重复到有人来到她的身旁才算完。美浓部有时不能不在画室里气得把画笔摔到地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把幸子称作太太，把美浓部称作老爷，对孩子则称起少爷来了。每当她爬到廊子里，她就伸长了脖子，窥视着屋子里的动静。如果不象有人的样子，她就爬进储藏室里去，打开五屉柜，遇见什么拿什么。一来二去，家里只要丢失东西就去检查梅婆婆住的屋子，而每次都一定可以找回来。梅婆婆哪儿也不能去，所以倒也没有什么损失，不过如果是布的话，就保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撕碎。“姥姥，你别把厕所的手巾拿走啊，你的手巾不是给过你了吗？”家人总是这样讲，可是只要你一大意，她就会把厕所里挂的手巾或洗脸间的手巾搬到她那三铺席的房间里去。“我没有拿呀！”“装糊涂可不成呀！你看，这不是在被炉上边搭着吗？”“那可能是在我没注意的时候，它挂在我的肩头上带过来的。”但是，象厕所的手巾，只要不特意从手巾夹上把它摘下来，那末，它绝不会象变魔术似的嗖啦一下子就挂上老人的肩头吧。

明明给了她五块年糕，可是过了两小时，她就叫道：“饿啊！饿呀！给我点儿什么吃的哟。我要饿死啦！”幸子赶紧

过去，心想："会不会是姥姥把年糕收藏在哪里给忘啦？"她搜过被炉的里里外外，也查看了放被子的壁橱，可是哪儿也没有。"你把年糕放在哪儿啦？" "年糕？我没看见什么年糕呀。""不是给了你五块吗？是不是放在哪里忘啦？""我不知道呀！"梅婆婆也跟着一齐寻找，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你把五块年糕都吃啦？吃完了还马上就饿？" "年糕既然找不着啦，那末大概是我吃了吧。"她自己还有点半信半疑的哩。八十六岁的人吃五块年糕，是个相当的食量，往胃里填了这么多东西，结果却连年糕的印象都没有留下来，这真是天大的怪事。幸子嘴里嘟嘟囔囔地从梅婆婆的房间走出去，梅婆婆把舌头伸了个老长，这是对幸子的唠叨的报复。

孩子们在厕所扫除口的外边发现了有人把代用面包扔在那里。梅婆婆是蘸盐来吃面包的，当然，她压根儿就不喜欢这种代用食品。为了这个，她挨了幸子一顿申斥。可是隔了几天，在同一个地方，扔着米饭。幸子说："在这种时候，还居然有人扔饭！吃不起饭的不知有多少呢！一定得遭报应啊。""怪啦！这是谁扔的呀？""就是你扔的嘛。除了姥姥你以外，没有人会从厕所的扫除口扔东西的呀！""不，和我没关系呀。扔饭，糟蹋天物，一定得遭天报呀！"这样，弄得责怪她的人反而无话可答了。幸子向美浓部说："简直是连判断力都没有啦，她就连扔到外边一定会让别人看见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否则的话，她不愿意吃，偷偷地倒进厕所里，不是谁也不知道了吗？""因为是冷饭，也许她生气，故意扔的吧。""可是咱们全家都吃的是冷的，都是一样呀。""可是

姥姥起了歪心眼，认为只是给她一个人吃冷饭哩，所以她故意把冷饭扔到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好让人家知道她是为这个生气呢。”“她会是这样吗？她的智力能达到这种程度吗？”“你知道吗，最近的姥姥，卑鄙得很，在廊子里一坐，把额头擦着地板，深深地行礼，我简直受不了。”“是呀，那样子简直象只要给她点什么吃的，她什么不要脸的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似的。她好象只是为吃活着，就好象得了馋痨病似的，又象被迷住了似的。我一想到这就是我的姥姥呀，就难受得要哭！”

每当家中有客人来，梅婆婆一定爬到廊子里，探头探脑地问：“客人是越后的人吗？”突然伸出这么一个脸色苍白、满是皱纹、不象个人样的、可怕的面孔，客人总要吓一跳。她不但吓唬客人，而且总是朝着吃饭间哀求似地喊：“我肚子饿啦，给我点饭吃吧！从早晨起我还什么也没有吃呢。啊，饿啊！救救我哟！”每当她这样喊的时候，不是幸子就是美浓部，总得立刻跑出来，向客人解释一番。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别看她八十六岁了，梅婆婆还是真懂得怎样来掌握人的弱点。幸子实在受不了啦，有一次狠狠地申斥了她一顿。当时梅婆婆一声不响地听着，可是过了一会儿之后，幸子在井台上洗衣服，突然在门旁看到一个人影一闪。仔细一看，原来是梅婆婆。不知道她是怎样从三铺席的屋子跑到院门这儿来的。门厅是锁着的，看起来梅婆婆是为了表示她最后的决心，从三尺高的窗子不顾一切地爬下来的。梅婆婆被幸子发现后，离得老远地用一只手做着顶礼膜拜的姿势，另

一只手做着刺喉咙的动作给幸子看。她光着脚，在棉袍上穿着和服外褂。根据她没有直截了当地从院门走出去的情况看，大概她是希望能有谁发现她这个走投无路的、可怜的老婆子吧。"美浓部呀！不得了啦！姥姥跑到外边来啦。"一听到这个喊声，美浓部立刻从画室里跑了出来。等到他跑到门厅来的时候，幸子已经把姥姥带回来了。把门厅一开，梅婆婆脸上表现着悲痛已极的可怜的表情。仿佛她受到了人世一切可能遭受到的挫折、遭受了悲惨已极的打击似的。她一只手表示膜拜，一只手拿着锥子，做着刺喉咙的姿势。由于她患着轻微的中风，所以手在颤抖着。她拿着的是开牛奶瓶盖的锥子，而且尖也断了。这也是她偷偷据为己有的东西。"姥姥，那不中用呀，用那种锥子，是刺不进喉咙的。只能扎破一层皮，白疼一回罢了。"美浓部笑着说。他强忍着想要揍这老婆婆一顿的感情。"姥姥这是故意使我们难堪。由于申斥了她，所以她拿这个来解恨。她认为穿着这身衣服，在街上一走，邻居们看到，我们一定会感到为难。这一切简直是故意演戏给我们看。难怪伊丹为姥姥这种装腔作势大发脾气。真是个可恨的姥姥！——你等等，姥姥，等我给你擦完脚再上来呀。""论到发脾气，故意使人难堪这方面，她的力气一点也没有衰弱。八十六年里边，姥姥一定学会了很多很多解恨出气的方法吧。"

美浓部利用工作余暇，一点一点地开始整理从S村搬回东京后一直没有打开的行李。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小镜框儿，美浓部瞧了老半天镜框里的照片，然后拿着它

来到了三铺席的屋子里。"姥姥，这是谁，你还记得吗？"梅婆婆这时正在撕从储藏室偷偷拿过来的重外孙的裤衩儿呢。穿过松紧带的地方，一时不那么容易拆得开。她转过来看了看照片，喉咙里立刻发出奇异的声音："噢噢！"接着又说："噢噢，噢噢，我真想你呀！我的闺女，我的唯一的闺女呀！啊啊，我真想念你哟！"她用双手接过镜框儿，把它贴到脸上，呜咽起来了。这是幸子母亲的照片。幸子的母亲三十岁上就死了，是梅婆婆五十三岁时死去的女儿。梅婆婆哭是哭着，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有。尽管如此，梅婆婆就好象不知怎样才好似的，诉说着死了女儿以后这三十多年来的她的虚幻的半生。美浓部好久没有看到梅婆婆这种人性的一面了。他充满了怜悯之情，从梅婆婆的房间里退出来了。美浓部走后，三铺席的房间里突然静寂起来。他原想只剩下梅婆婆一个人以后，她那缕缕不尽的涕泣悲苦，一定会继续下去的吧。而且他也认为应当让梅婆婆一个人充分地发泄这悲叹的心情。可是由于梅婆婆的屋子过于安静了，美浓部担心起来，于是他蹑手蹑脚地回来了，一看，原来梅婆婆把照片推到一旁，正在聚精会神地从裤衩儿上往外扯松紧带哩。

（1947年2月）

刘振瀛译

神　　迹

石川达三

小山上树木葱郁，从绿荫丛中隐约地可以看见雪白的十字架。只有这个小小的山冈奇异地没有遭一九四五年的大战火焚毁，现在在这一片焦土的城市之中显得格外凉爽。两年前五月里的一个夜晚，那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在火焰和浓烟笼罩下被焚毁了。红热的火焰映照得教堂屋顶上雪白的十字架象鲜血一般闪闪发光，恰如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在苦闷中呼喊着以利亚①，替该隐②以后的人类赎罪一般，令人感到尊贵无比。现在呢，仅仅两年的时间，这个教堂周围的樟树和榉树，已经是绿树成荫，高过了屋顶，每当初秋凉风吹过，只见那白色的十字架从繁茂的枝叶之中忽隐忽现。在那冲天的灭亡的孽火之中，唯有这个教堂得以幸存，一定是高深难测的上帝的旨意。《圣经》上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③这

① 以利亚是犹太语，意思是我的上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四十六节。

②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因为杀死自己的兄弟亚伯犯了罪，被耶和华判令从此流离失所。见《旧约》《创世纪》第四章。

③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

个预言可以说在这里实现了。

上帝的使徒鹤田牧师，守护着连地狱永劫之火都没有能烧毁的这个教堂，跟年轻的夫人和两个孩子一同住在教堂后面的房子里。这是属于新教的教堂，所以牧师既不用穿黑袍，也不用束绳子腰带，而且，如果有人邀请，还可以换上雪白的衫领去参加战后最流行的舞会，多少喝点酒，同女信徒们享受一些高尚的跳舞，诸如此类世俗的乐事他也是谙熟的。不仅如此，有时候还可以到赛马场去买马票，或者同一群赌徒通宵打一场麻将。

但是，这并不是他忘记了上帝，忘记了信仰。恰恰相反，鹤田牧师正是个一心要走基督道路的人。为了从罪恶里拯救不知上帝的人，你必需自己先到罪恶深重的人们中间去。耶稣为了拯救人，从天国降生在伯利恒的肮脏马棚里。

这位牧师，和那些唯我独尊、道貌岸然、俨然上帝一般站在高处布道的装模作样的牧师之类的“骄傲的人”有所不同，他非常虚心，站在大众之中，痛感自己也不过是一个罪恶深重的大众。正因为如此，他的说教充满了反省和忏悔，他的祈祷带着深刻的渴望和痛苦的声调。

自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以后，连日本秋季的暴风雨都有了美国式的名称。几天以前，叫作凯瑟琳的台风猛烈地刮到了关东地方和关东北部的山地，下了历史上罕

见的大雨：东京水深一百五十毫米，山岳地带六百毫米。九月十六日黎明，首先是栗桥上游大利根川的堤坝决口，浊流淹没了北埼玉、南埼玉和葛饰的洼地，十九、二十日江户川和足立各区又发生洪水。根据当时记录所载，被水浸的有三十八万户，房屋倒塌流离失所的九千户，死伤两千八百人，下落不明的八百五十三人，桥梁破坏两千六百九十六座。

对于遭受战祸的涂炭、物价昂贵和缺少食粮的痛苦以及重税和社会不安的忧患的群众，上帝又加上了一层洪水的试探，鹤田牧师闭目静思，觉得这个试探未免也太残酷了。然而，对他来说，这种怀疑也正是上帝对他的试探。上帝用洪水来试探他的信心。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①

"那疑惑的人，就象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②

"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③

他在这些教训的引导下，重新鼓起了信仰的勇气，于是，心里就盘算下一个礼拜日怎样来宣讲福音。正在这时候，他的妻子抱着幼小的孩子走了进来。

"教区来的信，"说着，她从洁净的花边袖口伸出白皙的手，把两三封信放在桌上。

牧师刚刚受到信仰上的苦恼，因而几乎是本能地渴望

---

① 见《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

② 同上第六节。

③ 见《新约》《哥林多全书》第十章第十三节。

着现实的妻子的爱情。于是，他向那幼子受过祝福的红润润的脸蛋上亲了一下之后，又轻轻地把手绕在妻子的背后，从那温柔的嘴唇吸取了她的爱情，这才心满意足地裁开了信封。教区来信的大意是为了救济灾民，向信徒募捐寄给教区总部。

这样，礼拜天早晨布道的主题就决定了。他左手拿着祈祷书，一面吸着香烟，一面开始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在漫步之中整理布道的内容，这是他例来的习惯。院子里百日草、大波斯菊和凤仙花已经盛开，茄子和西红柿被前几天的台风刮得东倒西歪，这位年轻的牧师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心旷神怡地走过来走过去。

星期日早晨的礼拜，由于上帝的引导，在和平与亲睦的气氛中进行着。鹤田牧师就信徒捐献的问题宣讲了二十多分钟。

《马可福音》上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走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①

《希伯来书》上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

① 见《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至四十四节。

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①

《路加福音》上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赒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②

《马太福音》上又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③

“……大家都知道前几天的台风，使葛饰、江户川、足立各区的人遭到洪水的灾害。单是东京都内的受灾人数就有三十二万。希望没受到丝毫损害的我们，遵照上帝的旨意，赒济这些可怜的兄弟姊妹。现在，我们的生活决不是富裕的。可是，还能够象《马可福音》所说的寡妇那样投掷两个小钱。……”

听众非常肃静地聆听着牧师的话。可是，他的布道却不能算是成功。即便是平素信心诚笃的人，在上帝面前打开钱包的时候，立刻就要产生个人打算的心计，露出不高兴的神气。礼拜结束，散会以后，募捐箱里的捐款仅仅有一百五十二圆。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牧师拿着这一点点捐款，仰视着正面紫檀木的十字架，喊了一句“主啊！”宣讲主的福音，自己的力量也太微小了，心里感到一种羞愧和绝望。于是他从衣袋里取出了钱包，里面有五百几十圆钞票。

然而，对现世的信徒来说，最大的苦恼，是和《圣经》所

① 见《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六节。

② 同上《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三节。

③ 同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至四节。

记载的时代不同了，二十世纪是金钱万能的世界。如果象《马可福音》所说的寡妇那样“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恐怕死神的降临要比上帝的拯救来得更快也未可知。“要积攒财宝在天上”①，这只有在吃饱而有余以后才能做到。现在的世界，正义的人若是穷就要受到轻视，邪恶的人若是有钱也会受到尊敬，这个邪恶的世界必须用挪亚时代的洪水再洗一次才行。但是在洪水到来以前，除了按照这个世界的习俗生活以外，就是当牧师的似乎也没有好办法。鹤田牧师从钱包里只抽出了一张五圆的钞票，投进了募捐箱，余下的钱是要留给爱妻和幼子的，并且还得给今天晚上在朋友家里打麻将留下赌本。救济素不相识的受洪水之灾的他人固然重要，而帮助那和善、纯真而且又实际的，有着白皙大乳房的老婆和一面吮着这个乳房一面安睡的“主所喜欢的”幼儿摆脱贫困，这也是主赋予他的一个重大的任务。

“主啊，饶恕我！我只能拿出这一点！”

刚好是正午。从后面的住宅传过来烤咸鱼的香味。他一面想起妻子那长着汗毛的脖颈和圆圆胖胖的肩膀，一面快步地想走出教堂。这时，教堂门口发出了很大的响声，大门敞开了。他惊讶地回头一看，门外的路上洒满明朗的秋阳，不见一个人影，连一丝风也没有。也许是什么神迹显现吧！不过，这位牧师现在只想着老婆和午饭，顾不得神迹了。他只认为是最后走的人忘记关门，就轻轻地把门关好，

---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

急步走出了教堂。

礼拜日晚上的祈祷会尽量简单地结束以后，鹤田牧师就赶紧脱下闷热的衬衫，解下领带，换上了凉爽的衣服。然后拥抱着送他到门口的妻子，吻着她的脖颈，倾注着新婚时期一般的温柔。

“最晚能不能在十二点或者一点钟回来呢?”妻子那似乎暗含着情欲的声调在丈夫的耳边小声说：“你不在家，多么害怕呀。若是进来强盗那可怎么办哪！”

“你呀，真糊涂……”牧师更用力地拥抱妻子说：“《马太福音》上不是写着吗?‘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① ——喏，就是因为你心里想不让他抢去才怕强盗啊。”

“可是，要叫他抢了去，我和孩子们就得光着身子过日子吗?”妻子脸上显出怨恨的表情。

“《圣经》上不是写着嘛！‘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有贼挖窟窿来偷。’②……这说得太对了。”

“别乱说啦！”妻子高声地说：“你总说这些，真讨厌。道理只是道理。光靠道理是过不了日子的呀！”

---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至四十节。

② 同上第六章第十九节。

他的妻子毅然地否定了《圣经》。否定《圣经》也就是否定了圣职，也就是否定了丈夫的生活。可是，鹤田牧师面含微笑，说："你这个少信仰的人哪！得了得了，你放心，尽量早回来就是了。"

对于上帝的使徒来说，比魔鬼的试探更可怕的是他的妻子。魔鬼是用嫉妒来引诱他，而妻子却以爱情来诱惑他。难以战胜的是女性爱的诱惑。连圣徒帕弗纽斯也曾被泰依丝的爱情迷惑，坠入了人间地狱①。由此看来，为了维护正确的信仰，旧式的宗教不准僧侣娶妻，也许倒是一个妥善的办法。鹤田牧师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抵抗力也很脆弱，因此，为了赶快摆脱比魔鬼还厉害的妻子的试探，走上了夜晚的大街。摆脱了妻子的试探以后，还有一个赌博的试探在等待着。对于一个担任圣职的人来说，一切一切都是试探。这都是上帝所赐给的试探。不过，赌博比起妻子来，还是个容易摆脱的敌人，是一个迷惑较少的试探。

走下教堂的小树林，来到火灾废墟的木板房的街道。这里是一个罪恶之巷。咖啡馆、餐馆和舞厅演奏着魔鬼的进行曲，女人们象魔女一般脸上涂着浓艳的脂粉，步调合着音乐的节拍在大街上走着。鹤田牧师掩着耳朵急忙忙穿过了这个绚烂的夜晚大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

---

① 见基督教古教会史传说。法国小说家阿那托尔·法郎士（1844—1924）的小说《泰依丝》（1890年）就是根据这个传说写的。

离凶恶……”① 这个地方充满了奢侈、骄傲、争吵和怠惰，人们完全被魔鬼附体了。鹤田牧师急步跑出了这条街。一来是为了摆脱罪恶的诱惑，二来是因为想赶快到今晚的赌场去打麻将。

走出大街有一个电车站。站前微暗的广场上有几个人打着灯笼，听得见象施洗的约翰一般“在旷野有喊着的人声”②。牧师侧起耳朵听着走到了跟前。大声喊叫的并不是两三个人，大约有十五个人。他们穿的不是狐皮袄，而是破学生服，有的脱去上衣只穿一件衬衫，其中也有在战时看惯了的穿束脚裤的妇女和穿制服的女学生。他们向出入这个车站的行人说着动听的慈悲的话。

“过路的各位先生，请向洪水地区的同胞伸出温暖同情的手吧！”

“各位先生，请救一救遭水灾的可怜的人吧！”

“用我们大家的力量拯救那些没有房子住、没有东西吃的灾民吧！”

牧师感到心里暖和和的。上帝用洪水给了一个大试探。看！这些人的心里，不是已经生长了这样美好慈悲的精神了嘛！人们在苦难之中已经渐渐靠近了上帝的国度。牧师在这些人打着的灯笼照耀之下快步走过了这个广场。他们递过来募捐箱，他连“两个小钱”也没有投。因为今天早晨

---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

② 同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布完了道的时候，早已投进了五圆钞票。……他这就满意了。只有自己一个人向教堂的募捐箱里暗中投入五圆，一定比现在当着这些人的面捐钱更合乎上帝的旨意。因为主教导过在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急急忙忙走来的鹤田牧师多少有些气喘吁吁，走到车站前面就稍微停了一停，拿出手帕擦着脖颈上的汗。这时候，背后有一个美妙的声音对他说：“晚安！……走得可真够快呀。”

鹤田牧师回头一看，只见那里站着一个穿着鲜艳洋服的女人，车站的灯光照着她的半面脸，满脸带着亲密的微笑，似曾相识。可是，鹤田牧师同所有担任圣职的人一样，也很有那种亲密感和社交手腕以及自负心，所以认为向自己说话的女人都是自己教会的信徒。

“晚安……”他笑容满面地回礼说：“我当是哪一位呢！走得太急了，出了一身汗。”

“这么晚了，您到哪儿去？”这个女人走到跟前，肩并肩地说。

“到一个信徒家里去。有一个病人，必须去看望一下。”这位担当圣职的人信口撒起谎来了。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痛苦。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①

---

① 见《旧约》《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二十二节。

女人没有体会牧师的苦恼，说："到那边去喝点什么凉的好不好？"

"谢谢。不过，我还得赶紧去呢……"

"哟。病人的病那么重吗？"

"哪里，是割了盲肠，听说经过还很好，"牧师又撒了谎。

"那就没什么了，"女人挽住他的胳膊说，"我也有点渴了，想喝点什么。喏，五分钟。可以吧？"

给女人以智慧的，是住在伊甸园里的蛇。所以女人的智慧就是蛇的智慧。所有的亚当，永远是个老好人、胆小而容易受骗。尤其是牧师这个"人种"更是老好人，而且自负心也最强，正因为如此，内心的可乘之机也就更多。以夏娃来说，给他一个苹果吃，是不费什么事的。

咖啡馆里被日光灯照得朦朦胧胧地发出青白色，收音机播送着爱情的歌曲。这个女人要的饮料有一种甜蜜蜜的酒味。她那蓬松地绾在脑后的波型头发，带着金项饰的胸脯起伏地呼吸着，红艳的嘴唇含着微笑，还在桌子下面用脚纠缠着牧师的脚。牧师微微地摇着头，用充满了殉教者的温柔口吻说："这样闹，可不好啊！……这就是诱惑。"

"您说些什么呀！"女人小声笑着，把一张钞票扔在桌上，说了一声："喏，走吧！"就站了起来。

鹤田牧师想，她可能是马达拉的玛利亚，不象是个到教会来的信徒。他认为她可能是在日本结束战争以后，最先被解放的女性，是最进步、最民主，因而逃出了封建式

家庭环境而走上都市十字街头，值得尊敬的一个女性。牧师想，如果这个推测对了的话，就必须在这里和她分手了。因为《圣经》上所写的那个时代的马达拉的玛利亚是敬仰上帝的，现在的街头上的玛利亚们，把上帝看得连路旁的小石子都不如。

牧师因为喝了含有酒精的饮料，嗓子有些发热。他走出咖啡馆，就站住摘下帽子想要告辞。可是这个女人却用赤露着的胳膊挽住了他的手臂，向黑暗的道路那面走去。

“先生，往这儿走。”

“不，我就在这里告辞了。”他一面被拖拉着，一面抗拒着说。

女人回过头来说：“是要去看病人吗？”

“是的，可得去看望病人了。这是主赋予我的重要工作……”

“太好啦！”女人笑着说：“那末，我家的病人，你就不能给看一看吗？哪有这样不通人情的。赶快跟我走吧。我就讨厌那不爽快的人！”

果然不错，女人的智慧就是蛇的智慧，善良的牧师失去了抗拒的方法。安慰病人是他的天职，他没有拒绝寻求安慰的权利。他让女人挽着他的手，顺着栽着树篱的道路象“驯顺而负轭的驴”一般温顺地跟着走了。树篱的尽头，丛丛白色的大波斯菊在微风中摇曳着。

被蛇诱惑了的夏娃，并不是不信上帝。尽管从内心深

处信仰上帝，但她是一个女人，就摆脱不了女人的欲望这个事实。她是一个女人这个事实，就是耶和华上帝也不能否定。即使没有蛇来引诱，她早晚也要偷吃苹果的。与此同样，鹤田牧师虽然担任了牧师这个圣职，却不能逃开他是一个男人这个事实。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了亚当的。人类的叛逆，无疑地早在耶和华的意料之中。他被这个街头玛利亚挽着胳膊在栽着树篱的路上走着，逐渐地从牧师的地位还俗为凡人了，并且因还俗的喜悦而感情冲动起来了。魔鬼为了达成它的诱惑，是先用喜悦来骗人的。牧师已经不想打麻将了，他想今天晚上要和玛利亚一同度过那受到祝福的一刻。

女人住在一个不大的公寓里。是一个八铺席大小的西式的房间，有一个铁床，墙上挂着脏污的洋服。柱子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有一张镶着黑边的相片，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军人，脸上含着笑。

“先生，不热吗？脱了吧！”

女人把手提包扔在床上，然后锁上了门，胡乱地脱下了洋服。

“那个，病人在哪里呀？”牧师手里依然拿着帽子。

“啊？……”女人回过头来说：“病人？……啊，病人就是我呀。是我也可以吧。”

她轻快地笑着，赤裸的两只手臂搂着牧师的脖子，用那魔爪一般指甲鲜红的手提着他的耳朵说：“病人是我呀。我这是心病。安慰我吧！”

她用粗暴的声调一面说一面给他脱着衣服。脱了上衣，脱了内衣，他的心逐渐变成了凡人的心。圣职也许装在他的西服口袋里了。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他在他家里穿上衣服的时候是牧师，脱下衣服的时候是丈夫。无论人的职业是什么，他的社会地位怎样，一切只不过是他们的服装而已。他完全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成了女人的俘虏。夏娃把一切所有的给了他，亚当得到了智慧。如果说这是魔鬼的诱惑，那末，魔鬼也就是上帝了。

一个平凡的人，正确的反省是要带来后悔的，犯了过错以后才懂得正确的道理，享乐之后才感到色即是空。他觉察到今天晚上陷入了魔鬼的诱惑而玷污了身体。在醒悟的同时而产生了后悔，这就得忏悔。但是，牧师这个职业给他带来了一个习惯。凡是从事牧师这个无反省的职业的人，总是不考虑拯救自己的方法，而总想要先拯救罪恶深重的别人。

“您从多咱做这种事的？”他向身旁的女人耳边小声地问。

“整整两年……”女人吸着香烟躺在床上喷着烟，红嘴唇噘得尖尖的，从这个红红的细管吹出缕缕的烟。在男人的眼里看来好象喷着毒气一般。

他叹了一口气。在这两年之间不知有几百个男人因她陷入了罪恶的深渊！而且，这个女人的肌肤简直象那不知道罪恶和肮脏的幼儿一般光润，象少女一般娇嫩。所有的魔鬼都打扮得美丽非凡，引诱接近她们的人陷入罪恶里。

"上帝啊，你为什么让那些罪恶深重的女人长得那么美丽呢！"

他为了摆脱这个美貌的引诱，闭上了眼睛，象在祈祷时那样静静地说："这样说有些失礼，我想您的生活好象不太富裕……"

"那还用说嘛。"

"也许连御寒的衣裳都没有吧。"

"送进当铺啦。"

"也许有时候连'日用的饮食'① 都有困难吧。"

"那就怨配给不够啊！"

"可是，世界上还有比您更穷的人，虽然过着更穷的日子，却仍然心里充满了喜悦，过着幸福的日子。"

"是那些偷偷地做黑市生意的人吧。"

"不。……《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② ……"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③ ……对吧！"

牧师忽地睁开眼睛打量着女人的脸。她尽量张大了红红的嘴唇打了一个呵欠。

"您读过《圣经》吗？"

"读过啊，真是一本非常空想的书呀。"

牧师愕然失色，没有说出第二句话来。如果《圣经》是一个空想，那末他所担任的圣职也就不能不是一个空想

---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

②③ 同上第五章第三节。

了。

“几点钟啦?”女人说着,从床上欠起身子看了看小桌上的钟。钟上蒙着一层灰尘，已经停了。她抬起两手用红指甲咯吱咯吱挠着汗臭的头发，从床上起来，赤着脚踩着地板,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钱包。

“给我钱吧。”

牧师取出了一张一百圆的钞票。

“还得给……”

他没有办法又抽出来一张。后悔得心里直难过。

“还得给呀!”女人用脚跺着地板。

他放弃了拯救这个女人的愿望。而且想赶快地一刀两断。于是又抽出来一张就把钱包合上了。女人手里攥着钞票,说:“我,从早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象你们这样的人净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还是有很多钱吗?到底是有钱的时候才能说出那些不关痛痒的话。我送你走。穿衣裳吧!饭馆上门以前不吃点什么,可维持不到明天早晨了。”

魔鬼现出了原形。牧师吓得赶快起来了。

日后如果想起这一夜的事情,以鹤田牧师来说,到此为止的经过倒是一个快乐的回忆。可是,这以后,也就是从女人家里走出来以后的事情，却是不能以冷静的心情回忆的。

夜已经深沉,树篱的道路更加黑暗、寂静。女人左手挽着他的胳膊，摇摆着香烟的火头，鞋声橐橐地急急向前走

着。好象嘲笑两个人彼此不同的心情一般，两个人的鞋声如同美妙的二部合唱发出谐和的节奏。牧师随着这个节奏，心里唱起了充满后悔的赞美歌。

“——被诱离开了主，蒙你召我回来，没有责备我，主耶稣啊，我要回到你那里去……”

沿着树篱的道路拐了几个弯儿以后，女人突然说道：“先生，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讲道了吧。”

“讲了。”他象在忏悔时那样，心情苦恼地回答着。

“讲得好极了。我真受了感动。”

他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没法抬起头来。要是今后每一个礼拜日布道的时候，这个女人都要到教堂来同大家坐在一起听讲，那可真受不了。他平素就不让妻子跟大家坐在一起听讲。因为对妻子来说，他不过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丈夫，在妻子面前穿上上帝的衣服，就觉得是虚伪的。何况在这个娼妓面前，他就更没有向人讲述上帝道理的资格了。

不大工夫，路已经离开了树篱，走进了闹市。在道路的尽头有一个车站。商店已经上了一半门，饭馆的红灯笼在秋天的夜风下不停地摇摆着。高高的天空，天鹅星座已经偏西，天鹫星座随着银河移转了。

站前微暗的广场上行人也已稀少，为了募集捐款“在旷野……喊着”的人只剩下两个组。一个组是身穿黑袍的三个僧人，另一组是戴着方帽的四个大学生。

“各位先生，向水灾地区的同胞伸出温暖同情的手

吧!”

“请救一救遭大水灾的那些可怜的人吧!”

他们呼吁的声音响彻了夜空，他们渗着汗水而诚恳的脸在朦胧的灯笼光下显得红扑扑的。

她挽着牧师的胳膊走到了四个大学生跟前。一个高个子学生把挂在脖子上的白色四方匣子送到她面前。匣子上面开着一条细长的孔眼，大小刚刚能放进一张钞票。

她折好了一张百圆的钞票插进了那个匣子里。学生和牧师都默默地看着。这个女人又把一张钞票用同样的方法插进了匣里，她的面孔在朦胧的灯光照耀下是那样静谧，那样纯真，好象在专心致志地做着什么游戏一般。她把第三张钞票又用同样的方法塞进了孔眼里。

“谢谢!”学生们一齐鞠躬致谢。

她没有说什么就抬腿走开，仰头望着牧师的脸嫣然微笑。牧师正在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女人轻轻地照他背上拍了一下，说了声:“再见，祝您晚安!”就快步跑进小巷的挂着门帘的小饭馆里去了。

鹤田牧师简直是脚步踉跄地走上了树木繁茂的教会小山的晦暗道路。难道这是显现了神迹! 那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呢?

她说从早晨一点东西也没有吃，却把所有的一切投进了那个匣子里。实在象《马可福音》里所写的那个穷寡妇一样“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再没

有比这更大的慈悲。

今天早晨牧师的布道使她受了感动，的确按照这个教导整个地实行了。由此看来“福音传开了”①。难道这是她把日常出卖的肉体卖给牧师让他得到人间的喜悦，然后又把这个代价赒济给洪水地区的人，完成了一举两得的慈悲吗？或许是为了拯救“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②，只向募捐箱里投进五圆，而给自己留下五百圆的这个肮脏的圣职者的肮脏灵魂，耶和华变成娼妓出现在他的面前，夺过他赌博所需的钞票投进了捐款箱。

牧师被那高深难测的、伟大的上帝的旨意所感动，跪在坡道上，两手合掌仰视着天空。从茂密的树丛隙缝中露出来教会屋顶的白色十字架，被满天星光照耀得发出银色的光芒。

主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③

（1948年9月）

石坚白译

---

① 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② 同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节。

③ 同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至十二节。

月亮和狂言[1]师

谷崎润一郎

想起来日子过得真快，自从我们迎来停战，到今年已经三年了。我从疏散地作州山里出来到京都，在这洛东白河边上安了个象样的家，也快两年了。我来的时候就听说京都一向是外路人住不惯的地方，可是，在将近两年的期间，不知不觉地在街坊里有了相识的，前前后后也找到几个话语相投的人了。第一个就是住在永观堂前的奥村富久子，还有常在她家遇到的药房老板狂言师武藤达三。富久子是铃鹿野风吕先生的门人，擅长俳句，另外还在跟梅若犹义学能乐。去年秋天在室町金刚舞台演过《羽衣》，今年春天演过《舟弁庆》，入秋以来又取得了观世流教师的资格，听说还将公演《菊慈童》和《葵上》。对于这位不满三十岁就成了京都罕有的女能乐师的佳人，改日恐怕还有机会另写。再就是住在南禅寺的跨院听松院的山内先生、他的夫人京子、母亲荣子等人。这一家人，据说前几年还住在二条大桥西头一所公卿府第般的宫殿建筑大宅门里，战时把它出手让给人，

① 狂言是在能乐幕间所演的一种滑稽剧。

才搬到这边来的。如今一位姓竹叶的在那里开设旅馆兼酒馆。原来，当他家老爷子做投机生意的极盛时代，曾给寺里捐盖过库房，现在他租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家喂有一条狗，名叫熊，有一次迷失在听松院里，经他家喂养了个把月，我们因此就渐渐接近起来。山内虽说租房住，却因为有那么一段旧谊，住了宽敞的库里的好几间房，虽然比从前的住宅狭窄一点，却独占了这幽邃的环山傍水的庭园，得以尽情眺望如意岳一带远峰，比住街上的蹩脚房子要悠闲舒畅得多。主人山内正司在一家什么公司身居要职，是个尺八[1]名手；夫人京子也是富久子同门的俳句诗人，并且精于仕舞[2]、舞蹈、笛、鼓等等各种艺技。目下专心于为地歌[3]伴奏的三弦；母亲荣子也是个不亚于京子的艺人，近来跟茂山千五郎学狂言和小舞。就这样，这一家人的生活虽已不如往日奢华，索居在闲雅的境界里，却并不曾丢掉当年的风趣。

我们非但因为喜好地歌而与山内有共同兴趣，并且近来又都醉心于狂言师千五郎。其实住在京都，只能偶尔看到出色的歌舞伎剧。那些新剧、音乐会等等虽有来大阪的，但总是从这里过门不入，结果，值得一看的也只有能乐和狂言了。我们时常去看，渐渐觉得狂言比能乐有趣，尤其是爱看千五郎的舞艺。上一代的千五郎如今叫作千作翁，他是

---

① 尺八是日本的一种竖笛，前四孔后一孔，状似我国的箫。

② 仕舞是不化妆无伴奏的能乐舞。

③ 地歌是最初在日本京都一带兴起来的由三弦伴奏的地方歌谣。

誉贯东西的巨星，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人。但是他已八十开外，这样的高龄还表演，不免令人担心。在这一点上，当代的千五郎显然是全盛时期。我内人甚至还喜欢他那有点儿象弗雷德·阿斯蒂亚①的相貌。她知道我内心也想学点狂言小歌或小舞，就屡次怂恿请他来家教授。这话不知什么时候似乎传进了千五郎的耳朵里，他曾通过富久子来问过要不要学学试试。山内也几次来劝我拣千五郎排练的日子去看看；其实，我是有心要学的，无奈这把年纪，记性也不好了，还时常要请大阪的布施博士给治血压。老头儿笨手笨脚的，小舞是休想，学也只能学点小歌。连这也得先试试气儿接得上接不上再说。教内人仕舞的富久子也教过我《班女》中的一段，时常吟来，果然许多地方接不上气。正值我对于拜千五郎为师一事踟蹰不前的时候，收到了一个请帖，说是此番九月十七日中秋赏月，拟举行狂言小舞表演会，附有油印节目单，署着南禅寺社主办，茂山千五郎赞助，会场在南禅寺境内的上田邸。上田这个人我还没见过，但知道他的夫人千枝子在山内老夫人的劝诱下，拜千五郎为师，由此他的男人龙之助，以及上小学的不懂事的孩子们如今都在学狂言和小舞。那邸宅似乎就在南禅寺许多跨院中以林泉精舍闻名的金地院境内，林池亭阁的布置是最适合于赏月的了。而且我如果出席，千作老人和千五郎还要特地为我舞一出。我喜出望外，认为机不可失，一口答应赴会。

---

① 弗雷德·阿斯蒂亚(1899—)，美国舞蹈家、演员。

但是，继而我又想到，我们不知有多少年啊不曾正正经经赏月了。战时，在热海西山的山庄看月，记得还作过歪句：

遥思南海战，坐对月中秋。

当时我惴惴于日本这个国家和自己本人前途莫测，独叹清澈天空上悬着一轮冷月，既无所依以解忧，也不曾有遣怀的酒馔。后来，避难作州僻地，住到一家乡下酒馆的别院，楼上做书房，壁龛旁的抱柱上题着辜鸿铭老人的一句诗：

有人对月数归期。

在那里也只是以古代被流放的人在发配的地方的心情赏月而已。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好容易来到京都，一直也不曾有过从容赏月的余暇。就在这期间把现在这个住所弄到手，十二月里搬了进来。楼上的房间正对着东山，春天嘛，附近有平安神宫，秋天呢，离永观堂也不远，我高兴得作诗一首：

胜地是吾庐，看花里不逾，
寻秋但咫尺，坐对玉蟾蜍。

赏花方面很幸运，算上今年，已经两次尽兴；而红叶与月，却一向总是因故未得畅怀。这是因为去年红叶颜色欠佳，永观堂的庭园也不理想。中秋夜偕同和辻春树夫妇及

英国人密切尔（据说他们和以口红驰名的密切尔是一家）借平安神宫客殿，特设小宴待赏，偏偏天不作美，月亮终于不曾露面。因此，我们很早就盼望着今年的中秋了，正在商量那天晚上到哪里去？广泽池、三井寺，还是石山呢？没想到竟接到了山内的邀请。于是，所虑的就只是天气如何，不要象去年那样阴天才好；不巧，从十四五就传来什么伊洪台风的警报，说是可能在十六、十七两天里在近畿登陆！看来今年又与月无缘了，已经断了一半念头；后来台风总算转到关东去了，听说埼玉县方面还遭到重灾，而京都倒是交了好运，从十七的早上开始见到了晴爽的秋空，旋即连那一片片断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样，今年的台风也就算过去了吧。今后一两个月里的京都，将变成日本全国哪里都不能与之比美的天国，宜于赏月，宜于搜山采菌，宜于看红叶，是一年中最好的行乐季节了。我从四月花谢以后，其实就在盼望着这一季节的到来。那一天，原说下午早些开始，却又有人来催促了，说大家都在恭候，于是我催着内子，三点光景就去赴会。

去金地院是从瓢亭这边渡过架在斜坡上的桥，经过有上田秋成[①]墓的西福寺前，再一直走去，到头就是南禅寺的敕使门，在门外养着荷花的拳龙池南边，又有一道门，立有石标，刻着“赴东照宫、金地院，蹴上——大津的电车近路”。穿过门去，右手有一道土墙，朝东开着门厅。这里也有个石

① 上田秋成（1734—1809），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小说家，著有《雨月物语》。

标，刻着“古迹兼名胜金地院”。这寺院的正殿是把伏见城的书院迁移过来的，和小堀远州① 所作的茶室② 八窗轩俱在国宝之列。另外还有个庭园叫鹤龟庭，相传也是出于远州的意匠。天正年间明智光秀③ 造的明智门也在这里。上田邸就在院内，门厅之外，靠这边还有一扇小小的格子门，钉着门牌。进小门去是一片杉树林，林间一条细径，曲折通至深处，才是门厅。只见脱下的木屐很多，知道就是这儿了。叫了门，却不象有人出来。我们也就脱屐而入。一上去，左手一道长廊，几间屋里都毫无声息，只好不客气地径直往里走，到了一处挂着围幕的地方。这时，头发上平展展地扎着缎带、身上穿着露珠细草花纹熟罗单衫的夫人撩起围幕，一见我们就招呼山内：“谷崎先生来啦。”山内老夫人荣子马上迎出来，说京子小舞刚结束，原盼望您赏顾一眼的，可惜了，说着把我们领进幕内的一间大厅。看来这里就是会场了。

这间大厅总有几十铺席吧。随后在谈话里听到，这房是金地院的寺产，桥本关雪④ 还没搬到银阁寺旁以前，曾在此地住过，后来由上田承租下来，也十多年了。也有的说这厅房原是桃山城里的毗沙门堂⑤，金地院将它拆了过来改

---

① 即小堀政一(1579—1647)，日本江户时代的远州派茶道大师，名作助。

② 茶室是专为举行茶道而修建的屋子。

③ 明智光秀(1526—1582)，日本安土时代的武将。

④ 桥本关雪(1883—1945)，日本画家，大正、昭和年间关西画坛的泰斗。

⑤ 毗沙门堂是日本京都的一座天台宗古刹。

造成这花厅的。怪不得，正面象是当初的大殿的地方，虽然也设置着壁龛和错花槅子，却是粗粗的方柱子，高顶棚，巨大的花窗等一些装设，怎么也脱不掉殿堂气息，至今在一部分廊檐下还是格子吊窗。在当初可能有台阶的屋庇下，如今铺了木板，装了栏杆，改成了凉亭水阁，伸到庭前池上，板上铺了毛毯，观众就坐在那里。这里成了观众席，大殿内部的大厅是舞台，又把通连大厅的小客厅旁边那间当作后台，从后台口到舞台还添设了简单的桥廊。果然，在这里举办这一类的活动，真是个很适合的会场，也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建筑，所以才能做这样的布置，如果是寻常的住宅就不容易这样办了。而且，这个设了观众席的水阁，我一眼就看出了是今夜赏月的好地方。本来，这一带街道的名称叫作左京区南禅寺福地町，我家的地名叫作南禅寺下河原町，可见往昔全都属于清静闲寂的禅林山境，可是，如今我们住的下河原町早已挤满民户，变为一种高级住宅街了。相反，这一带却依旧是昔日的寺境，现在从这里举目一望，林泉那边，和成为东山一脉的南禅寺背后的瑞龙山，迤逦相连。山内赁的听松院庭园虽然也有这般情趣，可惜是朝北的，这里却朝东，大概月亮就从那山顶上升起来吧。那末，这池面恰好月影倒映，想必可以看到潋滟闪烁之胜。我们坐在水阁上斜依栏杆，宛如身在池中，山上的月亮虽远，水中之月说不定伸手可掬。池面长着许多睡莲、菖蒲、萍蓬草；水边的狗尾草和其他秋草很茂密，隔水对岸一丛好看的白色胡枝子，长得比人还高。看来这里的房屋占地相当宽广，透过树影之间

可以窥见池子那边还有精舍。虽则远州筑造的庭园大抵都在本寺，这里的未必就是，然而在这料想不到的地方却筑有这样的泉石，想来毕竟是个古老的名刹了。尽管说是京都，如果在市里想要住这么个有庭园的邸第，不是极大的富豪或新兴阶级，是万万做不到的。听说上田是由于很老的交情，现在才以破格的租金赁到这房，使我们心里实在羡慕不已。

因为说要先敬上一道茶，就把我们邀进茶室，由山内的高堂老母亲自敬茶款待，在那里与千作翁和千五郎施礼相见。山内老夫人说因为今天只是"南禅寺村居民"的聚会，为此，请不要拘礼。那两位狂言师千作翁、千五郎，千五郎夫人和千之丞等人，茂山全家差不多都出马了。茶后，有上田的儿子们演的狂言《呼声》，我们都回到方才那个池亭的观众席上，观众并不多。曲栏东南角上摆了一张小小的矮桌，供着插瓶芦花、豆沙粢粑等拜月的点缀；在前面毛毯上整整齐齐地坐着十多个人，一望而知都住在这一带的京都正派男女，所谓"南禅寺村居民"。《呼声》这出狂言的情节是：一位大名① 带了二管家来访怠于公务躲在家中诡称不在的大管家。他们唱平家②、小歌、舞蹈歌和种种小调来引逗大管家，他终于上了钩走了出来，诡称不在家的假话就被揭穿了。上田的三位孩子都还是幼童，哥哥小学六年级，老二四

---

① 大名是日本封建时代的诸侯。

② 平家即平曲，根据《平家物语》（十三世纪初完成的长篇小说）改编的日本中世歌谣。

年级，老三二年级，可演得真好。如此少年，训练得这般好，固然是千五郎教法巧妙，而他们正当淘气的年纪，从学校一回家就想去找街坊的顽皮孩子一道玩，真难为他们能把如此不顺耳的狂言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是因为京都的孩子们天资聪慧和生活悠闲吗？据说京都自古以来就有此风习，让这般年纪的孩子学狂言，遇事让他们演出助兴，以前比如今还要风行。原也是的，男孩学这种游艺，最不讨人厌，单纯朴素，放开嗓门背诵台词对孩子也最适宜，演得蹩脚一点，要是大人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是孩子反倒逗人喜欢。并且那么小的孩子，穿上素袄、长裙裤、肩衣和小袖褂等少年用的狂言戏装，那模样儿也非常可爱。这场狂言之后，就是这三个孩子的父亲龙之助的《七岁的孩儿》。这在地歌也配三弦唱，叫《七岁儿》，《松叶集》里载有歌词，井上派的舞蹈里也有这个舞。我喜欢它的歌词，试录在下面：

> 七岁的孩儿说话逗人欢，
> 唱的是要个爷儿好做伴。
> 你且道来，我的小郎官，
> 倒是谁家子弟谁家倩？
> 定家藤葛紧相缠，紧相缠。
> 待我陪你去坐船，神崎川，神崎川。
> 你待怎讲，我的小郎官，
> 跳舞的姑娘，你想看？
> 要看跳舞北嵯峨，

嵯峨跳舞花藤冠；
戴着藤冠团团舞，
舞态风流动人恋。
吉野初濑花红叶，
哪比恋人儿总想看？
一处处看过了下乡来，
有个不是嘛，自有丫丫我承担。

我抄的是狂言小歌，俗曲也大致相同。只是地歌中好似把“待我陪你去坐船，神崎川，神崎川”这一行省略了。“定家藤葛”一词，见谣曲的《定家》：“这是式子内亲王的坟墓，这藤葛就叫作定家藤葛（中略）。只为定家执意不过，化作藤葛，紧缠坟上，两下里难舍难分”云云。“有个不是嘛，自有丫丫我承担”的“丫丫”呢，据已故的藤田德太郎岩波文库版本《松叶》加的注说：“《和泉派狂言水汲新发智》中有市丫女，鹭派狂言谓之丫丫。市丫即丫丫，盖茶坊侍女之谓欤？”我曾看过两次井上派演出的这个舞，是祇园名手弥寿荣舞的，记得是去年正月里吧，在新门前井上八千代的舞台上看到千五郎的舞，觉得小舞更来得有味。后来，在大阪的大槻能乐殿又见到茂山弥五郎的舞，就越发喜欢此曲了。据说上田拜千五郎为师才不过三四个月，决不是阿谀奉承，他今天的表演进步真快。后来听山内老夫人谈到，上田在一家无限公司当经理，近来银根紧，银行都不肯轻易放款，无限公司就自然大为兴旺，所以他家公司现在越发兴旺。此公一

向颇为开朗，而且绝无嗜好，从来不曾醉心游艺，戏剧、狂言也都不大去看。自从他夫人学上狂言，自己也忽然跃跃欲试，现在对排练很热心，因此上进得这么快。如此说来，倒是什么底子都没有的好处了。目前当然还不能算作高手，难免有些粗糙，生硬，然而想必是由于这个原因，看起来觉得淳朴。

今天天气放晴了，可是午后相当热，离太阳落山还早，尽管我们坐在地板下流着水的阁子上，还有点儿汗涔涔的。我背靠栏杆看戏，不时向天空瞟一眼，发现在那月亮出来的山头上，飘着一团白云，文丝不动，有些担心。可是大部分都慢慢地消散了。上田的演出结束后，是井林的小舞《景清》，其次又是狂言《石神》。今年春天在室町金刚舞台看过茂山千五郎扮丈夫，武藤达三扮妻子，田中靖幸扮媒人演的这出戏，记忆犹新，所以格外感兴趣。今天是梅原照三扮丈夫，山内老夫人扮妻子，辅导人千五郎扮媒人，而千作翁是舞台监督。梅原是中京区的一家腰带店的老板，对狂言也是积有多年功夫的半内行了。唯有山内老夫人是初次扮演这个角色，听说今天还是第一次演狂言。可是老太太着实满不在乎，丢了词，走了板，也只微微一笑，毫不着急。譬如几次求神不应的地方，每次要哭出声来，因为是演狂言，太写实是不行的，却也不容神情脱节，这在初学者是不容易的技艺，老太太倒也都对付过来，只是演到最后一段神乐①

① 神乐是祭神的音乐舞蹈。

的时候，手中的串铃儿总是不能和谐地与笛子合拍。也是事后听说的，原来学习的时候，千五郎只是嘴里念着："啊咳唉哩的咳唉哩，啊咳唉哩的得儿喽……"替代笛曲，拍着教的。一回也没有配过真正的笛声，一下子配上千之丞的笛声来舞，这可就傻了，串铃儿该在哪儿晃，完全不摸头脑。而且舞台监督的千作老翁又漠不关心似的，什么信号都不给递一个，她老人家越发没有辙了，还是千五郎演过了媒人的场子，刚在台后休息着，忽然发觉了这个岔儿，赶紧出台来坐在千作翁身边，低声打起拍子："啊咳唉哩的咳唉哩，啊咳唉哩的得儿喽，哩的哩的得儿喽，得儿喽儿喽儿喽……"这才算平安地圆过这一场，倒是一段很有趣的逸事。这样看来，一个看上去算不了什么的神乐舞，可知也是很难的呢。

《石神》过后是河村源兵卫的《那须语》，其次是门下诸人的《棒缚》，节目到此已完；而另外又加了一场千作翁的《弱法师》和千五郎的《福神》，似乎是特意为我而舞的，都极其美妙。尤其是狂言界的国宝八十五岁老翁为我在这样的席上表演片段，怕是前代未闻之事，真不胜感激之至。老翁舞的《弱法师》，据说不是仕舞，而是小舞的《弱法师》，可是我这个外行人还看不出和仕舞有明显的差别。《福神》原是千五郎的拿手好戏之一，词儿甚妙。因为只在春阳堂的《狂言集成》里见到过载录，此外似乎没有什么排印本，所以也抄在这里：

来来来，
趁这当儿，趁这当儿，
待我告诉你，
有福气的窍门儿；
清晨早早起，
慈悲为第一；
人来别生厌，
夫妻之间别生气。
然后张罗上供我福天，
席上酒用好老酒，
斟得满溢到碗边，
那末，那末，那末，
保你不会没福气。

《福神》是压轴戏，接着宣布本日的狂言会就此结束，散会，大部分客人都告辞走了。剩下茂山一家和全班门弟子，以及后来赶到的武藤达三，山内家的三位，我们夫妇，还有南禅寺村的两三位老太太。大家是准备留下来赏月的，可是山那边的天空还是明亮亮的，刚才那一堆白云也依然没有移动，暮色尚未来到园里。因为刚才我到场之前，山内京子夫人和本家太太以及上田千枝子夫人，都已经舞过了，此刻又决定再演一次给我看。首先是京子夫人舞了一段《放下僧》："京国满城花景，笔墨难罄；东则祇园清水泉瀑泻清音，音羽山岚……"这一位据说从闺女时代就有仕舞的素

养，后来很长时期转到舞蹈方面，小舞还是近来新学，究竟根底有素，进步很快，决不象才学不多时的人，就连千五郎也赞许不置。千枝子夫人方才舞罢的是《走海路》，现在舞的是《羽衣》（狂言小舞没有多少节目，狂言师也常教弟子跳仕舞。据说千五郎的能乐属于金刚派）。这位夫人学仕舞和小舞的日子还浅，却有芭蕾舞的素养，到底身骨柔软，她也全然看不出是初学的人。

铺板的地方本来是下座，但因为今晚赏月的宴席却以这里为上座，所以千作翁邀我们客人都坐在这边，而茂山一门的人都背对着大厅的壁龛坐下。主人上田龙之助没有脱掉舞裤，在末席上致词："略备粗肴薄酒，务请放怀尽欢。"说完退去。随即向每人面前送来了一个菜盒，就喝起酒来。翻过盒盖来做碟子，取出盒中肴馔放在这碟子上来吃。说是上田家有个常来往的巧手木匠，这是他做的素菜，品类有烤豆腐，煮芋头，芝麻、酱油拌青菜等等。八十五岁的千作老人举杯祝我和内人如他一样长寿。我和这位老翁如此亲密地共席互相干杯还是第一次。距今十几年前的春分节，在西本愿寺看能乐时，初次见到此老，今天看去，和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想到除了此老，象松本幸四郎和祇园老妓贞娘等人，也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却还是那么硬朗，可能都是由于从年轻时就以舞蹈锻炼身体的缘故吧。说起来，还听说过那位长寿到一百多岁的井上派片山春子老太太晚年乘电车没有座位，也不抓住拉手，任凭车怎样摇晃都站得四平八稳，从来没有东倒西歪过。老翁虽然这样健壮，近

年来也因为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很不方便。在舞台上走动呢，步子都有定数，规定好了走几步做什么动作，丝毫不用顾虑，只是出门要人陪，不然就有点胆怯了。尽管如此，这次东京染井能乐堂召开东西狂言联合大会，老翁还要率领千五郎、忠三郎、弥五郎等门下诸人去京，两三天内就出发，这精神头儿真令人羡慕。那个会上老翁要演的是个一百多岁老头儿眷恋一个年轻小姑娘，而且如愿以偿，是一出情节很吉利的戏，叫作《枕物狂》。老翁说这是这一生的最后一次演出，将由AK广播电台录音，二十六日广播，请务必收听。我谈起十月里丰太阁[1]三百五十周年纪念会的话，老翁想起了上回三百周年纪念会的景况，那时，如今的金刚岩还是个刚刚十二三岁的少年，扮演童角。那时老翁在舞台旁手植的一株松树，现在已长成相当大的树了。老翁的话滔滔不绝。一会儿，千五郎也拿着酒杯来凑热闹，可惜，这父子俩对酒不大行，都由主人上田龙之助、武藤达三代饮了。

这时候，庭前渐呈暮色，看看天空月亮好象即将出来了。京都的秋天有个特点，一早一晚格外凉，不习惯的人容易感冒。我出来时很热，穿的纱衫，加上坐席靠近水，一会儿就觉得凉意袭人了。可是，山顶上那使人担心的云却不知何时形迹俱无了，此刻天空上真是一点阴云都没有了。说

---

① 即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一五八五年封为关白(太政大臣摄政叫关白，太政大臣是日本宫廷中最高的官职)，一五九一年让位给义子秀次，自称太阁。

实在的，中秋夜的天空能够如此清彻，恐怕是十年也赶不上一次。尤其是我，因为去年在平安神宫碰了个扫兴，所以对于今日的好运道就分外喜不自胜。众人也纷纷离席而起，聚到水阁上来，议论着月亮可能从哪一带升起，这儿那儿地指点着山上的松树梢头。此时千作翁独自轻轻地低吟起来了：

芦苇沙沙响，
芦苇沙沙响，
来了个漂亮姑娘，
道是愿为执壶奉一觞；
有孩子的都是这样：
唉呀唉呀抱儿忙，抱儿忙，
唉呀唉呀抱儿郎，抱儿郎。
刚要避人合合眼，
早是一轮明月当窗；
唉，细布儿正好晾一晾，
窄袖褂子搭在竹竿儿上。
今宵的月儿真明亮！

——山内老夫人和其他但凡记得这段词儿的人，都跟着老翁合唱起来。唱到"一轮明月当窗"这一句，声音越发响了。老人又低吟起另一曲来："木幡山径日色暮，伏见明月照征途……" 老夫人接着吟道："今宵乃八月十五夜，明月当空，将孩儿们带到厅前小院，赏眺一番便了。"大家接口

道："望月是今宵，是今宵，人人心急待黄昏……"不知是谁嚷道："啊，那边白茫茫地亮起来了，那就是月光吧。"山那边越发明亮起来，倒象是月亮给大家的合唱逗引得慢步走到舞台上来了似的。这大模大样的出场派头，正象一位名演员登台。山内老夫人说："东国游戏多又多，多又多。"大家又唱起来："名叫明月宫中女，三五夜半天上来……""一轮月，影一双，三更夜潮满，车载明月归。""明月浮海上，玉兔走金波……"这时月亮已离山巅，池面映清辉了。不仅圆圆的月影映在水面上，就连睡莲的一张张叶子上也都渐渐洒遍了月光。有人吟道："月月望月月虽多，望月之月八月月。"一会儿又听到博多小调①："月儿一出松影浓……"还有人学羽左卫门的腔调唱道："月儿朦胧，捕银鱼的篝火昏沉沉……"最后，终于唱起了祇园小歌："朦胧月，出东山……"这一来，连我也一道合唱了。

月当中天时，又各自回席饮酒。这时，传下号令，叫大家拿出余兴来。首先由山内京子舞《京都四季》；地歌是南禅寺村的一位老太太弹着三弦唱的。唱完了，大家就要求梅原出来表演，七嘴八舌地喊道："卖油郎，卖油郎！""老薤，老薤！"梅原迟疑了一下，自言自语道："那就得脱裙裤②才行。"说着脱下了裙裤，掖起后摆，装出扛着扁担在街上叫卖的样子："卖油呀卖油的来！"毕竟是狂言师，身段步子妙极

① 博多小调是博多地方的民谣，今流行于全国。

② 原文作袴，日本人套在和服外面穿的一种裤子，裤脚肥大，象是裙子。现在用于礼装。

了。一边喊："卖油呀卖油！"走到一家门前歇下，做出偷着进去的姿势，拉开纸隔扇，叫声"太太"，随即用油腻的手指做个滑稽手势，意味深长地摆摆腰身，立即若无其事地又挑起担子去叫卖；满座喝采，哄堂大笑。这时彼此都已醉意醺然，逐渐呈现出混乱的局面。人们嚷着"吭咚吭咚"起哄，拉出武藤达三来。"吭咚吭咚"是壬生狂言的钲鼓，武藤的余兴是壬生狂言《取桶》。一会儿梅原又跳出来了。一阵乱哄哄的声音："老薤，老薤！"梅原就唱道：

京城大路处处通，
天下皆闻志士名，
近藤勇把虎彻①超，
流水落花京三条。
老薤老薤花老薤，
剥皮剥皮剥不净。

梅原舞着，旋转不已。他反复唱着："老薤老薤花老薤，剥皮剥皮剥不净。"越唱越快，旋转得也越来越急。后来千之丞、武藤、千枝子夫人等人也都加入了，舞成一团，边歌边旋转。忽然，千枝子夫人不知怎的一转念，象表演杂技似的，两腿形成水平线，劈叉坐下了！据说这是芭蕾舞里锻炼出来的，她在余兴时常常会用这么一手来震惊四座。和服装束来这一手，不知道的人都以为莫非发了癫痫，真个好吃

① 虎彻是古时制刀的名匠，全名叫长曾弥虎彻。

一惊啊。这时，千五郎的长子、千之丞的兄长七五三嘴里叫着："迟到啦！"赶了来。还说："今天原想早到的，不意有事去了丹波。"他身上还穿着西服，一看就是从远处径直来的。千之丞陪着他来和大家见面，表示歉意。于是，茂山一家人，祖父千作翁，儿子千五郎夫妇，孙子辈的七五三、千之丞兄弟都齐全了。家里还有孙媳妇，曾孙，真是个蔼蔼和气的家庭，千作老翁的怡悦，自然洋溢于眉宇之间。而且这些人，连七五三、千之丞都已是社会上知名的艺术家了，可是从方才一直看来，不仅是父子兄弟之间孝悌和好，就是对我们也丝毫没有艺人的矜持气息。倒也不是恭维讨好，而是在感情上真正和我们打成一片了。按说，象千作翁、千五郎这样第一流的人物，多少摆摆架子也是可以的。可是连这样的演出，只要一邀请，他们也惠然肯于光临，而且爷儿俩把孙儿和弟子都一起带了来，可见有多么友善随和了。这要在东京，演员自不用说了，就连说书的，说相声的，都不能这样。是否凡是狂言师都有这种风气？还是只有茂山一门如此？或者也许是和上田、山内有特别交情之故。但是听山内老夫人说来，似乎也并不是。他们经常就是这样。千作翁、千五郎都没有架子，哪里请，都欣然而至，并且父子兄弟很和睦，动辄就举家登门。再有一点，艺人总不大肯露他一手，轻易不跟"外行们"在一起胡闹的，而他们几位却很开朗，趁着兴致甚至还肯演出余兴。其中尤以千之丞，看来比酒量小的父祖们都来得，早已喝得兴高采烈，几次自告奋勇，跳到大厅中央表演权兵卫播种舞，独脚相扑，还兼报幕，

一手包办了余兴。究竟是平日锻炼着嗓子的人，洪钟一般的声音响彻满堂。千作老人则笑眯眯地一味欣赏孙子辈哄闹。千五郎却从容站起来舞了一出《北州》。听说这是山内老夫人的传授，还是新学，他一边瞟眼看着老夫人在一旁悄悄地做的舞蹈动作，一边舞着，使人越发看得有趣了。

这以后，各色各样的人轮流跑出来，极尽一切滑稽、狎昵、狼藉之能事，我也不能一一记得谁表演了些什么。我还是身靠栏杆，时时转眼往外看；天空的月亮，水面的月影，也都不理会这屋里的热闹，越自清澄，睡莲叶子也比先前更加娇艳地辉映着月光。我低吟着"二千里外故人心"，"永夜清宵何所为"，"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等句，赞赏眼前的明月，不能自已。大厅里，演员们还轮流上场，各献其艺。陶醉于花的人不稀奇，而如此陶醉于月的人却是少见。然而，也只是几个真心求艺的人才热心到如此地步，其他人都已经不太注意此事，三三两两围坐起来正在饮酒杂谈了。我只记得有两个年轻人舞着"十七八是细布晾竹竿，扯将过来才好看……"还有千之丞在嚷："列位列位，待我来说个相声：你猜这姓字怎么念，坦荡荡的树儿呢扁塌塌的林？写的是一八十木木，一下八下十的树儿树。"山内老夫人也和谁说对口相声。后来又表演了东京音头①、瑞穗舞②等。千作老人不知几时换了座位，到大厅里去了。唯有这位老人

① 音头是日本民间的一种又跳又唱的集体舞蹈。

② 瑞穗舞是庆祝丰收的舞。

还在热心地欣赏这一出出余兴。

那晚有车来接，千作翁和千五郎夫妻首先辞去，跟着那一大家子的人们就如潮涌一般地辞去了，那大概是八点半钟光景。留下的有东道主夫妇、山内老夫人和京子夫妇，还有我和内人，又重新在栏杆下设酒清酌，悄然观赏深夜的月亮。过了九点，我才催促妻子步月而归，而山内他们似乎还不曾离开水阁席，依旧在亲密地交谈着。

(1949年)

钱端义译

足　折　岬

田宫虎彦

雨点斜刮着，象砂砾似地敲打着屋檐，剧烈的雨声每天不间断地冲击着我那郁闷的心境。我发着高烧躺在那儿，我那缠绵已久的病体，裹在身上的又薄又硬的棉被，以及那用手指头按一下都几乎会渗出浑浊的雨水的破席子，这一切好象马上就要被水泡得又白又大，就这么腐烂掉似的。

在我的枕旁，年老的香客和卖药的行商对下着象棋。我琢磨着香客的年岁。他脱光了上身，对着棋盘的瘦长的身子活象一只鹤，每当他那握着棋子的右手在棋盘上移动的时候，全身的骨节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好象要折断似的。沙哑的声音，下巴颏上的肮脏的黄胡子，看起来早已超过了八十高龄。阴沉的雨空所发出来的微弱的光亮，映衬出他那裸露的右肩上一条长长的刀伤的创疤。可是在他衰老的躯体中也许还燃烧着生命的余焰，他的眼睛闪烁着老鹰似的锐利的光芒。

香客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似地对待这个卖药的。他把下巴颏上的肮脏的胡子伸出去，吩咐卖药的拿烟倒茶。每当这样的场合，个子小小的卖药的总是在他那满是皱纹的脸

上，露出和蔼的微笑，听从香客的吩咐。卖药的年岁也不小了，他那驼背的矮小的身子，使我感到他也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

在我的眼里，这两个对着棋盘的老人的身影有时隐没在青黄色的烟霭中。这也许是因为我发烧的缘故吧。过了一阵子，我陡地惊醒，感觉到他们两个人的姿势在好几个钟点内一动也没有动。两个人好象被敲打着屋檐的雨所淋着似的，默默地下着棋，即使下一整天似乎也不感到厌倦。我一边意识到卖药的似乎总是输棋，一边看着在那熏黑了的墙壁和纸隔扇上贴得满满的、在乡村巡回演出的戏班子的脸谱画，还有那“朝日”啤酒和“三箭”汽水招贴画上梳着岛田髻① 的女人像。这些脸谱画和美人画上都生满了一层黑乎乎的霉。

这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一直想自杀。至于为什么要自杀，就在想死的当时，恐怕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就是想死，无缘无故地想死。我身体衰弱，又没有钱。我和父亲互相敌视，母亲又刚死。如果勉强地要说理由，也可能是想追随母亲一同去死。但是，当母亲死的时候，我并没有下定决心要死。从中调停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和父亲之间的仇恨使我感到无限的痛苦。当时离大学毕业还有两年左右。我的学费原来就不是父亲给我的，但母亲

---

① 岛田髻原是日本姑娘梳的一种发髻，现在一般只在举行日本式婚礼时梳。

一死，我就连大学也不想念了。在这以前，不管怎样困难，我一直在坚持读书。尽管我也知道如果要停止学习，数年来的辛苦将化为乌有，但我从我所能看到的社会中，已清楚地了解到走出大学的门，等待着我的仍然是那悲惨的人生。我漫无目的地徘徊在东京的街头，希图寻求活下去的职业。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任何成果。彷徨在初夏的街头，我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已难以忍受这残破的人生。对我来说，休息是需要的，可是我手中一文不名，哪里休息得起呢。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起了想死的念头，但这些是否就是我死的理由，我仍然是莫名其妙。不过，就当时的我来说，有没有充分的理由，是无关紧要的。我一旦动了想死的念头，就一直为自杀的思想所诱惑着。

我把我所有的一切——桌子、书籍和被子——全都廉价地卖掉，迷迷糊糊地来到了选定的自杀地点足折岬。那时正是梅雨季节，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下了乡村的公共马车，急骤的雨点打得我面颊都发痛。在雨中我也分不清是渔镇还是港市，只感到走在一条冷清清的两旁净是矮屋檐的街道上，发现有个人家的屋檐前挂着一个写着“客商安寓清水屋”字样的小灯笼，我就走进去了。

这条冷清的街镇也叫清水。镇上有四五百户人家，人口有两三千左右。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冷清的街镇上，同样的客栈就有六七家。这些古老的客栈，虽然檐前都一律悬挂着写着“客商安寓”字样的灯笼，其实，与其说是商人客栈，不如说是留那些到四国来巡礼的香客们住的旅店。

我进了客栈。呆在半明半暗的吃饭间里的一个约莫十七岁的姑娘，看到了我这个陌生人，脸上突然露出诧异的神色，但她立即喊了一声"妈"，声音是那样地清脆洪亮。从井台边走出一个三十七八岁的老板娘，她也和那姑娘一样，一动不动地对我注视了一会儿，当我说出希望留宿一夜之后，她说了一声："请上来吧！"就在前头引着我走上咯吱咯吱颤动着的陡急的楼梯。我记得，老板娘的赤裸的脚板，在那沉滞了似的微暗的屋子里，显得白白的。

楼上的防雨板一直是关着的。狂风怒吼着。雨点象投掷碎石子似地敲打着防雨板。在雨声中似乎还夹杂着远处传来的象地震似的轰鸣的尾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远处激浪拍打着乱石矶发出的声音。我就在这楼上的屋子里，一个人度过了好几天。

从防雨板上的破洞里透进来的雨天暗淡的光亮，朦胧地映在旧得发赤褐色的纸窗上。我一边意识到这一点光亮，同时由于疲倦已极，陷入到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之中，听着雨声和波涛声，有时微弱，有时又似乎就在耳边轰鸣。

当地管暴风雨叫作闹天气。早晨我一走下陡急的楼梯，在狭窄的吃饭间里裸露着胸怀让孩子叼着干瘪的乳房的老板娘就冲着我说："客人啊，今天又闹天气啦！"

狂暴的风雨一会儿也不间歇。我是下楼来小便的，当我再踏着咯吱咯吱发响的楼梯上楼时，老板娘一准要跟在我的背后说："客人啊，今天还躺一天吗？你的眼睛整个都红了哩！"

可是，我并没有回答她，又爬上黑暗的楼梯。我既不是起来也不是睡觉，又钻进蚊帐里。就在这湿漉漉的、好象粘在周身的皮肤上似的窒息一般的痛苦当中，一直蒙蒙眬眬地、很不舒服地睡着。正在我迷迷糊糊地打盹的时候，一会儿老板娘上楼来了。她把蚊帐撩起来，我听到帐钩发出轻轻的响声。她将那份早餐——已经放冷了的酱汤放在我的枕旁，默默地走到楼廊前，将防雨板打开两三寸的空隙。从她脚下发出来的声音，我知道从防雨板的破洞里吹打进来的雨水已经把楼廊弄得水淋淋的。

从老板娘打开的防雨板的隙缝透进来一道淡淡的光亮，给赤褐色的屋子里送来一片淡绿的光影，这是由于受到檐前茂密的马目槠树反射的缘故。我在昏昏沉沉之中，总是不断地做着与绿色有关的梦：绿色的雨不停地下着，我在雨中奔跑。我的两只脚好象坠着沉重的石块，发冷而僵直，可是身体却象飙风似地向前疾驰。

在梦中我看到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它们象巨大的树木，象高大的建筑物，又象是从未见过的绿色的旗子，它们被狂风吹得满天飞舞，以转瞬即逝的速度，飞快地向后退去。我的眼睛都快花了，可是我在内心里却明白这是梦。因为我的耳朵清楚地听到雨点敲打着防雨板的声音和远方惊涛拍岸的轰鸣，这就是梦的证明。于是我告诉快要头昏眼花的自己：这是梦！这是梦！我明明知道正因为这是梦，所以必须忍受，但是我又焦急地想要逃脱这种痛苦的梦境。为了要逃脱，就必须清醒过来。这种焦急的心情，我也完全

知道。可是在眼前有一个奇怪的影子象陀螺似地飞快地转动，这个影子怎么也不能消失。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为自己的魇住了的声音所唤醒，但我并不敢相信自己是真正地清醒过来了，我仍然不断地喘着粗气。

我抽了过多的蝙蝠牌香烟，舌头和口腔都干巴巴地难受，当然胃口也就更不好了。我不愿意再做这样的恶梦，就爬出了被窝，把老板娘搬来的小案拽过来，就着酱汤，勉勉强强咽下一碗又硬又冷的米饭。这样我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冒着雨向楼下井台边走去。

我站在井台边，听着吃饭间里发条松懈似的破旧挂钟发出沙哑的声响，懒洋洋地敲了不知是十一下还是十二下。我听着这挂钟的声音，仰视着井台边枝叶繁茂的马目楮树。高大的马目楮树树身有一抱多粗，也许是树木也有体臭吧！为雨水浸透的树叶带着闪闪的光泽，每当大风从旁吹来时，总夹着这大树的气味，将一股强烈的新鲜的气息吹进我的心里。

可能我当时已经失去了死的机会。假如不下这滂沱的大雨，在到达清水镇的第二天，我恐怕已经按照在东京的公寓里所计划的那样死去了。

我愿意死去。除了死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安慰我。但是，当时我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足折岬作为我死的地点呢？这可能是因为我曾听谁说过：投身到数十丈深的悬崖下，那白沫四溅、汹涌澎湃的怒涛，自然会把投水自杀的人的尸体从海面上卷得无影无踪；这话就铭刻在我的心里了。在我

的心中始终映现着我自己的身体为暗黑的浪潮所席卷、冲向无涯的海角的情景。

我当时是二十三岁，住宿在本乡菊坂的一家叫作富士见轩的公寓里。穿过大学正门前的横胡同，朝着台町走去，就能看到一个缓坡，坡下是饵差町。富士见轩就座落在坡上边。这是一家阴暗而肮脏的公寓。房屋后头就是净土宗净光寺的墓地，从我的屋子看去，墓地和富士见轩之间竖着一片长满青苔的累累的墓碑，代替了石围墙。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孤魂野鬼，可是从这些横一块竖一块的碑石上还是可以看到这些死鬼的逝世年月，什么文化元年、万延元年之类。碑石是在不到一百年之前竖立的。既然还不到一百年，这些死者如果有曾孙的话，应该还活在世上。可是坟墓已变成荒坟，代替了围墙的石头，荒废在那里。我不禁感到这数十块墓碑在为自己无常的命运而悔恨。无常使我的心感到冰冷。诱惑我去死的念头中，当然也可能潜藏着这种无常的思想。

我上下楼梯的时候，总看到为梅雨所困的年老的香客和卖药的行商，在门厅旁的屋子里对坐下棋，有时也在吃饭间里和老板娘们一起用饭。两个人对我几乎是一眼也不看。有时他们一块儿喝喝酒。对我来说，香客和卖药的当时还跟路人一样。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两个老人是干什么的。我只听到老板娘和她女儿称香客为老爷爷，就以为他可能是这家的老人，他正在陪那为雨所困的行商解闷。我这样独自地琢磨着，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一下子把自己那疲倦慵懒

的身子裹在被窝里，等待着雨会变小。

我和这两个老人住进同一个房间是几天以后的事情呢？已经记不清是第六天，第七天，还是八九天以后了。雨仍然一个劲儿地下着。我实在等得不耐烦，身上淋得精湿，冒雨向足折岬走去。

但是，那一天我并没有打算就去死，只能说是去寻找一个恰当的死的场所。我由清水镇出发，那一天我走了约莫二里的路程。被雨冲洗过的白色大道穿过马目楮树林、沿着高大的玉樟和榕树的树荫曲曲折折地形成了一条上坡道。一路上我一个人也没有遇着。经过几个冷落的村庄，道路沿着悬崖向左折转时，突然，为阴暗的雨云所笼罩着的一片浩荡无涯的惊涛骇浪，黑呼呼地横在我的眼前。

雨云低垂，怒海无涯，从云海难分的远方，数十条巨浪象野兽似地向我涌来。在这漆黑的海上，只有那白色的浪头微微地闪着光亮。浪头由滚滚翻腾的海水深处卷起，好似山崩地裂，发出怒吼似的海啸，拍击到悬崖的底部，又击碎成数十丈方圆的飞沫。这时，钝重的地鸣声象山谷的回音般此起彼应，经久不绝。

我不觉呆立在崖前，数十条白色的浪头，扭动着它那汹涌的浪身，向悬崖打来。其速度之快，正好象我每天不断在做的绿色的梦中那难以名状的飞驰的幻象一般。象破棉絮般飞卷的雨云猛袭着呆立在那儿的我。假如在那次决心自杀的旅程中我真能自杀成的话，应该正是这一刹那间。可是，我并没有投身于怒涛之中，反而将湿透的身子无力地向

后退缩。

我一边对自己说：今天我不打算死，一边沿着白色的道路往回走去。回到清水屋的时候，暮霭已经飘散在为梅雨所笼罩的镇上。我几乎和投了海一样，衬衫和裤子都湿透了。我想我的面颊和嘴唇一定也毫无血色。我打开格子门，老板娘一看见我，不知喊叫了一句什么，卖药的随着喊声跑出来，一把抱起我。接着给我脱下湿透的衬衫和裤子。我完全听任卖药的摆布。香客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卖药的背后，一边咒骂着什么，一边指点着卖药的和老板娘。他们似乎遵照着香客的指点，用干手巾使劲揉擦着我的身体。

我想和他们三人说句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我说出话来了没有。我大概是想说我一个人还走得动。三个人把湿漉漉的我揉擦过之后，一齐围着我，要把我抱到吃饭间里去。我想自己一个人走去，可是膝关节上一点气力也没有，轻飘飘地好象踩在空中一样。我被放在吃饭间里，直勾勾地睁着空虚的眼睛。卖药的一边盯着我的眼睛，一边从药包里取出一粒黑色的丸药，塞进我的嘴里，用烧酒灌进我的喉咙。药包上写着“日本第一药房”字样。但那白色字迹已经模糊了。我感到舌头上残留着一种难以忍受的苦味。不知是由于丸药的灵效，还是烧酒的作用，我的嘴唇慢慢地恢复了血色，在这以前，三个人都一直默默地坐在我的枕边，注视着我。

老板娘他们恐怕是不止一次地见过投海自杀和投海自杀未遂的人吧。足折岬有一座金刚福寺，它是四国圣地中第

三十八个名刹。到四国各名刹朝拜的香客们，有不少人厌倦自己一生的流浪生涯，从足折岬的悬崖上跃身投入惊涛骇浪之中。我曾听谁说过的、从这里投海的人的尸体再也不会飘到海面上来的传说，也正是这些香客们的下场。老板娘他们大概已感觉到我也是一个投海自杀的人吧！过了一会儿，老板娘一边注视着我，一边说："可千万别干傻事啊！"

可是这句话里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甚至使我感到是一种安慰、体贴的语气。听到她这话，我只是点了点头，就想站起来。我原来打算回到楼上的屋子里去。香客却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哎！小伙子，从今天晚上起，你和我们住一个屋子吧！"

于是他和卖药的两个人搀着我虚弱的身子，把我带到他们那间门厅旁边的屋子里。不知什么时候，我的铺盖已铺在他们两个人的铺盖中间了。

那天夜里，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仍然听到下个不停的雨的声音。雨敲打着屋檐，可是我感到自己似乎还是淋着雨在白色的大道上不停地奔走。我的眼前是无边无际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我本该是站在数十丈高的悬崖之上，可是大海却耸立在比我头顶高得多的虚空上。我是站在怒海的海底吗？可是又似乎感到这是我睡眠中的梦境；又象是我的心中翻腾起伏地浮现出我站在悬崖之上所看到过的一切情景：黑森森的一片怒海，低垂在海面上的、仿佛从汹涌的浪花间穿过然后向四面八方飞散的雨云。一方面我又微微地意识到这不是在作梦。在这种迷离的心境中，我不时

地听到有什么东西夹在雨点声中沉重地坠落在屋檐上。我认为这不是作梦，可是我又不了解这是什么声音。我苦思着这究竟是什么，不知什么时候用左手捂着发痛的右胸。

"小伙子，作梦了吧！梦魇住了吧！"

我突然被摇醒了。香客在瞅着我。我感到香客的脸好象在一二十丈远的地方盯视着我。这是我发高烧时常常产生的错觉。我一边仰视着变小了的香客那苍老的面孔，一边想：唉！又发烧了！香客大概已理会了我的心情，他说："大概额上发高烧吧！"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肋膜炎又发作了。这种病我已犯过好几次了。在京都高等学校的时候，就曾经被这种病折磨过两次，而我漠然地想在这南方的足折岬寻死的前一个月，也为这种病缠倒过。那时，我正在漫无目标地找工作，我还在路上，这个痛苦的病就开始发作了。初夏的炎热笼罩着东京的街道。那一天我到K出版社去了。K出版社的社长Y在大学座谈会上说过希望雇用学生，我把他敷衍场面的话当作唯一的指望，希望能会见Y，拜托他替我找工作。可是我站在K出版社的门口，连大门也无法进去。我只得在K出版社大厦的周围迷迷糊糊地徘徊了将近三个钟点。这时候，突然一阵针刺般的疼痛袭上我的右胸和右背，当时我立即明白这是肋膜疼，就抓住细细的篠悬木街树，靠在树身上，不能不意识到自己是毫无希望地面临着黑暗的深渊。

我没有钱，不得不忍受着这没有希望的病痛，对于这样的我，除了绝望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回到凄凉的富士见轩

的屋子里，请不起医生，只能喝一点自来水，忍受着痛苦。从屋子里可以看到那爬满青苔的、代替石围墙的墓碑，当时，只有它们来慰藉我的心灵。

可是，我立即从这一瞬的回忆中恢复过来。暗淡的电灯光透过蚊帐投进朦胧的光亮。定睛看去，这光亮被七色的光晕包围着。卖药的时断时续地发出睡得很不舒服似的鼾声。

我没头没脑地问香客说："雨？"

香客自言自语般地回答说："好象小些了。"

有什么东西在敲打着屋檐。我曾经在半睡半醒中听到过的就是这声音。可是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被风吹动的马目楮的低垂的树枝在敲击着屋檐。

从那夜以后，我一直发着高烧，不知道继续了几天。每到早晨，卖药的总要取出用纸包着的丸药，让我吞下去。每当白开水通过喉咙，热呼呼地浸透我的胸膛的时候，卖药的总是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吃了这个就会好的，吃了马上就能治好！"

这是卖药的拉着手风琴在乡村里卖"日本第一药房"的药时一定要说的话。当卖药的向我说这话时，他那柔和的眼光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我，这是一种对"能治好"不容有任何怀疑、具有说服力的眼光啊。

梅雨终于放晴了。雨一稍停，卖药的就出发到远处的乡村去。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穿上挂在墙上的、已经褪成紫黑色的、象铁路职工穿的黑哔叽制服，戴着帽子，在雨斗篷

下面，抱着“日本第一药房”的药包和已经旧了的手风琴，走出门去。穿上制服，戴上帽子，看上去很闷热，可是卖药的总要穿戴得整整齐齐的才出门。每次出门之前他准把用纸包着的丸药递给香客，然后哀怜地注视着我，反复地说：“别忘了吃药啊！吃了马上就能治好！”

一会儿，在雨斗篷底下弹奏出来的手风琴的单调的声音，含着凄凉从雨后湿润的大气中传进我的耳朵。于是在凄凉的走调的手风琴声伴奏之下，卖药的唱着“快来买啊，一二一丸药！一二一丸药是灵丹妙药！”这无力的歌声离小镇越来越远了。

那时我的胸前还贴着湿布。最初，湿布是由老板娘来给我换的，后来她女儿也来给我换。卖药的所吩咐的时间一到，她们就把盛满热水的铜脸盆由吃饭间里搬到我的枕边，把我胸前的手巾在热水中重新拧过一次，然后再把它用油纸包上。

我不知不觉之间也对香客称呼起老爷爷来了。大概是跟老板娘和她女儿学的。病稍一减轻，我就不让香客给我药吃：“老爷爷，用不着吃药了，病已经好了，也不发烧了。”

黑色的丸药似乎是用野兽的胆汁制成的。我知道胆药在方药中价钱是很贵的，我一直在担心着药费的事情。离开东京时，我并没有打算再回到东京去。我将我仅有的一切卖光，只不过凑足了一笔很小的款项。我本来认为，只要到足折岬去投海自杀就可以了，我当然没有料想到，居然会在这遥远的港镇度过十几天。我知道我在东京凑的那点点

钱，恐怕连付清水屋老板娘的房钱也成问题。

“脸色那么青，怎么能是好了！”香客丝毫没有考虑到我所担心的事，粗声粗气地这样说。然后又把丸药硬塞到我的唇边，要我吞下去。我还是拒绝吃，终于说：“老爷爷！我给不起这些药费啊！”

香客狠狠地盯着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还是硬要我把丸药吞下去。可是我说了没有钱之后，这一句话已使我的内心激动。香客拿着药的手伸到我的唇边。这是一只干枯的、没有光泽的、老年人的手。当香客了解到我仍然固执地不肯吃药的时候，他突然用另一只手抓住我的肩头，说：“你吃下去得了！”他的喉咙里好象有痰，瓮声瓮气的。“小伙子！金钱算不了什么！你没有钱，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眼睛又不是瞎了。”香客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接着低声地劝导我说：“小伙子，活着是不容易啊！可是好死终不如赖活着啊！”

每到黄昏，凄凉的手风琴声又传进我的耳朵。嘶哑的歌声伴着琴声。这是由街镇的尽头传来的。唱一段停下来，再唱一段又停下来，就是以这样缓慢的脚步越走越近。无意中我已记下了这行商歌的一段。歌唱是这样开始的：“亲切真诚为宗旨，寻根探本追病源，发挥灵丹新效用，神农百草救世人。”每一节歌的最后几句都是：“快来买啊，一二一丸药！一二一丸药是灵丹妙药！”

卖药的歌声传来时，经常是开往宇和岛的轮船离港的时刻。低沉的呜呜的汽笛声凄凉地传遍街镇。淅淅沥沥的

雨下下停停。我将左手捂着发痛的右胸翻着身。卖药的好容易回到清水屋附近来了，他的歌声伴随着手风琴的乐音在黄昏的寂静中传来："不分春夏和秋冬，施药专与贫苦人……"歌声到此断了，手风琴的乐音也停了。只听到鞋子踏在铺着砂砾的路上发出微弱的嚓嚓声。

到了晚上，卖药的从皮包中掏出一角的和中间有孔的五分的镍币，唏里哗啦数着。数完之后，用纸捻子串在一起，又掏出随身携带的笔和墨盒，记下当天的日子和金额，然后拿给香客看。他一天究竟能赚几何啊？香客常对卖药的说："买卖不错啊！"

卖药的并不回答，总是报以善良的微笑。偶尔有一天，他也许回答说："是呀！今天的买卖不错。"

遇到这样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把我丢在蚊帐里，走进吃饭间，喝起酒来。

不一会儿，喝醉了的老人们的舌头越来越僵硬，声音也越来越高了。我躺在那儿，透过蚊帐，看到他俩在互相敬酒。两个人都只是系着一条兜裆布，活象两个枯瘦的老鬼在举行酒宴。卖药的仍然象侍奉鬼父似地对待香客。香客盘着两条长腿坐在那儿，卖药的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斟酒。看起来香客就是再喝多少也不会失去他那端然凝坐的姿势。酒瓶子排了一溜，卖药的脸上露出善良的微笑，一只手晃晃悠悠地把酒杯送到唇边。老板娘劝阻卖药的别喝多了，说他"会中风"，卖药的却故意狠狠地把眉头一皱，大声地说："吃过治通丸啦！这是'日本第一药房'的名药，怎么会中风！

没关系，你别管我。"于是一边把喝干了的空杯子递给香客，一边说："喝！老爷爷！喝吧！咱们海喝！"

"海喝"是土佐地方的方言，意思是说喝到不能再喝时为止。卖药的说这话的时候，已经烂醉了。不一会儿，他象游泳似地拍着两手，开始唱起歌来，歌声中饱含着情感。歌子大都是《好来曲》和阿波鸣门中十郎兵卫的《受骗谣》之类。接着这些歌曲之后，就站起来，开始唱《一二一卖药歌》。

香客静静地聆听着，锐利的眼光在吃饭间里的电灯光下闪闪发亮，使人想不到这是早已超过八十高龄的老人的眼光。卖药的唱累了，就央求香客："老爷爷啊！这次该你唱了，唱吧！唱个阿伊努族②的歌。"

香客的脸上立即现出一种似嘲非嘲的微笑，低声地自言自语般地唱起来。这大概是什么喜庆歌。他平板地反复地唱着"今朝朝阳似黄金，门松②为君增光荣"的吉祥的词句，接着又哼起很少听过的"哝——哟——喃，喃咳——喃，啊——，哪格嘚呀嘞"的衬腔。这支歌，卖药的、老板娘以及她女儿恐怕已听过好多遍了吧，香客一哼起最后的衬腔，她们就附和着，接唱起"啊啦，哪格啊嘚啊嘞，哪呢啊嘚啊——啦"的希奇古怪的衬腔。

不知怎地，我感到一阵凄凉。刚才卖药的说这是阿伊努族的民谣。这凄凉大概是来自这濒于灭亡的种族的悲哀

---

① 阿伊努族是住在日本北海道的少数民族。

② 日本风俗，过新年时在门前摆一盆松树以为吉祥。

吧！我似乎感到唱着歌的香客的老眼里泪花闪闪地发光。凄凉的歌谣反复唱了好几遍，终于象燃尽的蜡烛光一样悄悄地消失了。这时挂钟敲了十二下。

过了两三天，卖药的要出发到宿毛镇去。从清水乘开往宇和岛的船，只要五六小时就到了宿毛镇。

“智世大妈啊，承蒙你照顾了好久，愿你无病无痛的。八重姑娘，下次来时给你在高知买个簪子。老爷爷啊！再见吧！”

卖药的一一地向众人告别，最后凝视着我说：“大学生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生命可不能随便糟蹋啊！”说着突然把嘴唇贴近我的耳根，小声地、很快地说：“谁还和你要药钱呀！听说你为了担心这个不肯吃药，你净这样顾虑，所以才想寻死啊！”接着高声地笑起来。

我为了不让卖药的看见自己的眼泪，故意不看他。我虽然明知道应该向卖药的道谢救命之恩，可是我终于没有说出口来。也许是因为我一说话，嘴唇就激动得直哆嗦，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还没有最后断绝死的念头。如果死了还道谢什么救命之恩，这岂不是毫无意义。

这时我已经知道了老板娘的名字叫智世，女儿的名字叫八重，也知道了隔不上两三天还想就老板娘怀中吃奶的那个已有三四岁的男孩子叫作龙喜。而且还知道了香客有一个庄严的名字叫作朴泽健二郎。

我已经能起床了。我那还没恢复元气的身子凭靠在格子窗前，默默地凝视着白色的大道，度过漫长的时日。香客

知道我不会下象棋，就到四邻去找那些爱下象棋的。

在梅雨放晴的街道上，开始可以看到稀稀落落的摇着铃铛、念着进香歌词的到四国来巡礼的香客们。他们沿着街道走来，然后又消失在远方。我目送着他们那凄凉的背影，不由得在心中泛起种种思念：一直隐藏在我心中的寻死的念头、长期地关照我的卖药的，还有那年老的香客的身世。八重一会儿给我冲藕粉，一会儿又给我调面糊。难道是老板娘吩咐她这么做的吗？似乎不是的。八重给我端来这些吃食的时候，在她那为阳光晒得黑红黑红的脸蛋上，总是蒙上一层朦胧的红晕。可是八重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把吃食递给我，而我也一声不响地接过来。可是，日久天长，八重也断断续续地给我谈起她父亲伊之在三年前出海捕鲣鱼而失踪的事情。

八重并不漂亮。可是她那水汪汪的黑眼睛、年轻的小巧利落的身段，散发出一种清新端丽的女人家气息。

有一天，八重跟我谈起她那捕鲣鱼失踪的父亲将年老的香客背进清水屋的往事。那是父亲失踪前两三年的事，那一天也下着倾盆大雨。香客跌倒在清水镇外的马目槠树林中。自从那天以后，老香客既不算是这家的客人也不是家人，却在清水屋的一间屋子里住下来了。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对他称呼起老爷爷来了。香客抱着八重的弟弟龙喜，看起来也俨然象是八重的祖父。每年春秋两季，香客从清水屋出发去作四国巡礼。他这一大把年纪去跋涉险阻的山道，走遍八十八处圣地，确实是千辛万苦。四

五十天的四国巡礼的路程，他需要近百天才能归来，一回来又安身在清水屋里。

可是香客的身世，八重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老板娘智世恐怕也不了解。死去的父亲伊之会不会知道呢？可能父亲也不知道吧！智世只知道香客曾当面交给死去的伊之一笔相当大的银行存款。这笔存款现在已不在智世的手中，也可能伊之已经把这笔存款还给了香客。智世不知道伊之和香客之间把话怎么说的，她只想伊之用来买那只“丰渔号”捕鲣鱼船的钱可能就是从香客的存款中提出来的。可是香客正象关于自己的过去一句话也没提过一样，对于这笔存款也是只字没有提过。

四国巡礼是从阿波板东的第一名刹竺和山一乘院灵山寺开始，接着要跑遍阿波、土佐及赞岐等八十八处圣地。一个人一生中即使只巡礼一次，无疑地也是一桩苦事。忍受着痛苦到处跋涉的香客们的心中，一定隐秘着不可告人的悲哀。他们戴着白色的护手，扎着白色的绑腿，将一顶写着“二人同行”的草笠当作自己唯一的旅伴，一辈子孤独地在四国崎岖的山道上跋涉，这些在四国巡礼的香客们的心中，该隐藏着多少悲痛啊！其中有些人连自己的姓名和亲人的住所也不愿意告诉人；有些年轻的女香客为孽病毁坏了身体，选定足折岬作自杀的场所；有些年老的香客在道旁香客堂里正解着草鞋趾袢儿的时候就断了气。这个八十多岁的老香客被背到清水屋时，也是这些不道姓名、不说出亲人住所的香客中的一个。

清水屋有五间屋子。我最初住的二楼的那间屋子，即使是旅客也似乎很少住过。香客们都住在和我住的屋子并排着的三间屋子里。这儿也住过行商，大多是卖布的和收蚕茧的。这些客人和香客都很熟识，称呼他老爷爷，在一起喝酒下棋。但是，不一定每天都有这么多留宿的客人。三伏天炎热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大道，这时从街镇上走过的香客变得稀少了，一天只有一两个人，摇着铃铛，发出凄凉的声音，挑着荫凉的地方走过去。

四国巡礼的香客在春秋两季较多，尤其在原野上盛开着紫云英的初春，香客们格外多。据说这时的四国路上，到处充溢着香客们的铃声和凄凉的巡礼歌声。离开足折岬金刚福寺往前走或者采取相反的方向朝金刚福寺走来的香客们，在这里碰头，把清水镇弄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而这时的清水屋也是财源茂盛的时候，一连好几个夜晚都是六七个香客挤在一间屋子里过夜。

“咱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来到四国的啊。”一天晚上，香客一边和我这样说，一边独自地饮酒。这是一个酝酿着一场大雨的极其闷热的夜晚，没有一个留宿的客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我来陪香客喝酒了，但我不会喝酒。贫寒的生活没有给我喝酒的机会，连面前斟下的一杯酒也很难喝完。香客好象怜悯我似地说：“小伙子不成哇！要是会喝酒，什么痛苦都没啦！”但他也并不勉强我，而是一个人一杯杯地喝着，自得其乐的样子。夜渐渐地深了，大颗大颗的雨点开始噗喇噗喇地打在屋檐上，风吹动后山马目楮树林发出轰

轰的巨响，听起来象怪物的吼声。老板娘和她女儿都回到卧房去了，吃饭间里只有香客和我。挂钟敲了一下，这是一点钟。香客默默地把酒罐里的酒注入酒瓶里，又将酒瓶放在铜壶里去烫，就这样自斟自饮。我看着这年老的香客，不觉感到凄凉起来，同时想起了他和卖药的喝酒时所唱的那支凄凉的歌子。那忧郁凄凉的歌声的回忆，和越来越猛烈的风雨交织在一起，紧紧地束缚着我的心灵。我忍受不了这凄凉的情景，就说："老爷爷！让我听听您唱过的那段阿伊努族的歌吧！"

香客一听我的话，忽然放下手中的酒杯，严峻的眼睛闪着亮光盯着我，马上压低着嗓子唱起来，但是立即又停止了。难道他不愿意唱吗？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中，过了好一会儿，突然带着不愉快的神色说："小伙子，你知道黑萓吗？"

我一下子弄不清香客说的是什么，只为闪烁在香客那双老眼中的鹰似的光芒所惊慑。香客似乎也并不想听到我的回答，他随即自言自语似地说："你不会知道的！你怎么会知道呢？"接着就象跟自己讲故事似地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黑萓是奥羽的一个小藩，戊辰之战的时候，被官军消灭了。只因为藩士们反抗天皇的征讨大军，黑萓的人都死去啦。妇女儿童都阵亡了，连怀抱中的婴儿也死啦。黑萓城的陷落真是一场矢尽刀折的大败仗啊！当然喽！十万西国兵把一个只有二万三千石① 的弹丸之地的黑萓围得水泄不

---

① 石是计算粮米的容积单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诸侯的俸禄以大米计算。

通，漫山遍野到处是西国的大军啊！敌人是新式的洋枪大炮，我们是鸟枪和弓箭，这怎么可能打胜仗呢？唉！这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旧事啦！那时候我十八岁，肩头上被砍了一刀，死过去了一次。那是城池陷落前两天的黑暗的夜晚，我杀死了老婆和刚出生的婴儿，冲入敌阵作最后的决斗。我是准备战死的，可是流到嘴里的雪水又使我苏醒过来。活过来的时候，城池正在燃烧。我身受重伤，蒙眬的眼睛看见了在乌黑的阴云下，火焰就象吐着舌头的蛇一样从天守阁里穿进穿出。”

说着说着，香客那嘶哑的声调里逐渐带上一股响亮的韵味，就好似十七八岁青年的滋润的声音。香客好象产生一种错觉，他仿佛看到在他的眼前是一片城池烧毁的情景，他的眼睛灼灼发光。

“小伙子，你要知道，有些时候人就是想死也死不掉哇！我不愿蒙受被萨摩和长州的官兵生擒活捉的耻辱，于是我就到处逃奔。足足逃了二十年啊！就是这样到处逃奔！我并不是害怕被他们生擒活捉，这二十年的期间我一直想为妻子和孩子报仇。黑营的三千冤魂活活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为的是替那个德川将军尽忠嘛，而他本人却当上了公爵，这世界也和黑营毫无关系地在演变着！我和那些死去的人们究竟为谁而战的，我受了二十年的苦又为的是什么？黑营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死者又怎能在九泉之下瞑目呢？二十年后，我偷偷地回到黑营，只为的是想给妻子和孩儿烧上一炷香。回去一看，我不禁目瞪口呆，我记忆中的黑营只

剩下了残垣断壁！我们住过的房屋的旧址，早已变成一片苹果园。可是，这也许是当然的事情，因为没有向天皇的大军屈服的只有黑菅啊！小伙子，以后我就象孤魂似地到处流浪。我原以为黑菅城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我可能想过要在城池的旧址剖腹自杀，但是，你知道我又没有死成。我一直以为我是唯一活下来的，可是除了我以外，原来还有一个人活下来了！这就是黑菅的剑术教头山崎刚太郎！他当然是隐姓埋名了，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他来啦！听人说他现在在放高利贷哩！这家伙才应该是头一个战死的啊，他当时曾把一个主张投降的领头的武士给砍个半死。唉！忠义之士连自己的婴儿都杀死了，可是他……"

香客突然停止了话头，锐利的眼睛对着虚空凝视了老半天，突然用嘶哑的声音凄凉地说了一句："一场梦啊！"紧跟着这嘶哑的声音，一叠连声地发出空虚的咯咯的大笑。幽灵似的笑声！可是他那一动也不动的、向前凝视的眼睛却丝毫没有笑意。过一会儿，笑声象断线似地停住了。香客猛呷着酒瓶里残剩的冷酒，用他那枯瘦的手，拭了一下濡湿的嘴唇，又低声地唱起刚才那凄凉的歌谣来了。歌谣的词句没完没了。都是些吉祥喜庆的词句，可是歌词后面的凄凉的"哪格啊嗬啊——啦，哪呢啊嗬啊——嘞"的衬腔包含着人世间所没有的阴惨惨的情调。香客突然象唱倦了似地倒伏在那里，我正要把香客那骨瘦如柴的身子抱回卧房里，突然发现在他枯瘦的脸颊上不停地淌着泪水。

我不知道香客的话是否是真实的。这也可能是疲惫于

漫长旅途的人们所产生的幻想。但是所谓幻想又是什么？而所谓真实又是什么呢？我从年老的香客滴落的泪水中看到了不容置疑的真实。我抱着骨瘦如柴的香客，也不禁热泪满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热泪却不断地涌出来。据说香客既未和老板娘，也没和八重说过这些话，而他又为什么要和我谈起呢？

我已经打消了想死的念头。不，我还没有这样明确的意识。事实上，我好象每天还一直在想着死，但是，不知怎的，却没有死成。我是为寻死而来到足折岬的，可是，正如同我不清楚要死的原因一样，我也不清楚打消了想死的念头的原因是什么。……

我冒着毒辣辣的、火热的阳光，又向足折岬走去。自从发生了那雨天的事情，已经二十余天了。深蓝色的怒涛无边无涯，鸥鸟紧贴着白浪花飞翔。四外飞溅的激浪，飞沫象雨点一般溅落在崖身的巨岩之上。奇岩怪石，活象一排巨大的紫竹林一直伸到海当中去。我静静地凝视着这番情景，可是，奇怪的是，我的心中却没有产生寻死的念头。也许是由于阳光过于明亮了吧！

有三四个钟头的工夫，我采摘着龙马竹的奇妙的叶子，在数十丈高的悬崖上，在波涛的飞沫冲洗着的海边巨岩上，漫无目的地四处徘徊。黄昏来临了，我搭乘着向清水镇归去的牛车，又回到清水屋来。街镇已飘散着一片暮霭。我一回到清水屋附近的时候，站在电线杆后边的八重喊着我的名字向我跑来。难道是由于我的伤感吗？——在八重的

眼中，我看到了泪花。可是，我终于没有能够从足折岬的悬崖上投海自杀，难道能说她没在我的生活中投下隐秘的阴翳吗？据说生和死是紧紧相邻的。在这为了寻死才来到的地方，我开始了和死背道而驰的新生。我将眼中闪着泪花的八重，紧紧地抱在我瘦弱的手臂中。

过了两三天，我告别了老板娘、八重和香客，回到了东京。老板娘说拿去做回京的路费吧，就将我付她的房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三年后，在初冬的时候，我又来到了清水屋，为的是把已经和我结成姻缘的八重带回东京。我终于有了安身的小职业，即使收入微少，但终算能养家餬口了。

清水屋里已见不到香客了。前一年的春天，他和往年一样，到四国巡礼去了，一去就音讯断绝。如果香客说的话是真实的，戊辰之战时他的年岁是十八岁，那末现在该是八十六七岁的高龄了。这么说来，他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年岁了。

我带着八重回到了东京，和她一起度过了十余年的艰难的岁月。战争越来越激烈，八重终于熬不过东京艰苦的生活而死去。不！她是因侵蚀着我的疾病而死去的。应该说当年八重曾经把我从死亡中救出来。我把她带回到东京，让她住在肮脏的小胡同里，每天为贫困的生活所逼迫。我眼看着八重那丰润光滑、年轻健康的肌肤，一年年地蒙上疾病的苍黑的阴翳。八重死了。不！应该说是我害死了八重。

长期的战争结束了，第二年，我从千叶的乡下取回了空袭期间存放在那里的八重的遗物，打开来一看，发现有八重的一个小小的照像册。封面是稚拙可爱的天鹅戏水图，仍然和八重生时一样鲜明。我一页一页地翻着，突然为一张照片吸引住了。照片上照着八重，在她的周围，是抱着弟弟龙喜的母亲智世，武士模样的老香客，还有那带着善良微笑的卖药的。照片是巡回照相师照的，已经开始褪成棕黄色，可是我曾经用两臂拥抱过的八重却清楚地站在那儿啊！

我突然为一阵近于冲动的强烈的思念所驱使，我无限地渴望着能够再拥抱一次八重。这种难堪的思念夹杂着那次悲怆的自杀的旅程，以及在那次旅程中最后的两三天沉醉在我怀抱中的八重的发香的回忆，一古脑儿涌上我的心头。我怀念起八重凄凉的坟墓，她那白木的墓碑已经经受了好几年土佐的狂风暴雨的吹打了啊！

当时火车虽很困难，但我还是决心买了到足折岬的车票。于是搭乘拥挤的火车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又换了好几次公共汽车，一路上颠簸着，赶往八重的墓地。当我到达清水镇的那天，正和我初次来到这冷落的街镇的日子一样，疾风骤雨正敲打着和十七八年前丝毫没有变化的街镇的低矮的屋檐。

“哎呀！这样的大雨，你……”

老板娘——我现在的岳母——一见淋得湿透了的我，枯老的脸颊上挂着眼泪，恨不得抱住我似地来迎接我。岳

母也可能和我一样，回忆起那以往的日子了吧！

傍晚，我在下个不停的大雨中，登上墓地。外海笼罩在一片烟雨中，看不分明，但从山峡的墓地上总应该隐约地看得见那汹涌的大海。我蹲在八重的墓碑前，听着那骤雨敲打着茂密的马目槠树的声音和遥远的激浪冲打着悬崖的轰鸣声。天黑下来的时候，龙喜来迎接我。龙喜和八重不一样，长得身材高大，他在蹲着的我的背后，冷淡地说了一声："回去吧！"

当年还吃着母亲的奶的龙喜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在战争中，他曾被驱使去当特攻队，这样说来，他倒的确是一个体格魁梧的小伙子哩。

我回到清水屋去，坐在岳母为我准备的饭桌前面。我叫着龙喜的名字，想和他一起喝酒。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连龙喜的影子也不见了。我问龙喜到哪儿去了，头发已经花白了的岳母抱歉地向我苦笑了一下，说道："没有办法啊！"

她告诉我，龙喜自从复员以后，在家里一会儿也呆不住，每天晚上都泡在专门为水手开的小酒馆里，在街上到处惹事生非。

象投掷着碎石子似的雨点声，仍和十七八年前一样敲打着防雨板。那天夜里，我夜不成寐，随手翻着一本叫作《土佐名胜志》的线装书，据说这是从老香客留下的柳条包里找出来的。我无意地翻到足折岬的地方，开始念诵起来：

足折岬——在清水镇伊佐村。为土佐大湾西岬，岬势突出海中五余里，东方与室户岬相距五十里，东西相对，怀抱土佐大湾，岬上为高台状，山脉蜿蜒起伏，南北连亘。由于半岛之地峡，狭而且低，遥望如一大岛浮于海中。地质为中生层之花岗岩，洪涛日夜激之，岬端削成数十丈之断崖绝壁，波涛触巨岩，泡沫倏然飞扬岩上，如天花雨下。绝壁下无寸土，海水直下，汹涌激荡，奇岩幽凄，岬上古刹——磋砣多山补陀落院金刚福寺，系四国第三十八圣地，其宝塔映于夕阳余晖，隐含神秘，补陀落之名，诚非偶然也……

我心不在焉地朗读着。这时，夹杂在狂风的怒吼声和敲打屋檐的雨点声中，有人在大道上呼喊着走过来了。我不等岳母的说明，就知道这是龙喜。他喝醉了。他的喊声模糊不清，醉得似乎连在雨中行走也步履艰难。龙喜的喊骂声，不时地为石子似地敲打着防雨板的雨声、狂风的吼声以及那波涛的响声所隐没，可是在龙喜的叫声中，我还能勉强地时断时续地听清他喊叫着："老子死里逃生是为谁哇？什么打败了不打败了的！我还没有败哩！要老子死的是谁？老子要宰了他！要老子去送死的那些家伙们，我要统统地把他们杀光。"

呼唤着的龙喜踉踉跄跄地沿着大道走来，越来越近，不一会儿，他从清水屋的门前走过，象一阵风似地向足折岬的方向跑去。

我倾听着龙喜那越来越远的疯狂般的喊声。突然，在

他的声音中，好象听到那老香客喊着"一场梦啊！"的声音。是梦！一切都是梦！什么地方有不是梦的真实啊！我还想再一次倾听那已经听不见了的龙喜的声音，可是，这时，只感到电灯在一瞬间无力地闪了一下，就突然地熄灭了。

（1949年9月）

卞立强译

来到农村的文工队

德永直

一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我曾经在长野县上伊那郡F村的一户农家度过三个夜晚。七月中旬我就离开东京，先在该县諏访郡川岸村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川岸工厂女工宿舍住过五宿，后来又在工厂周围的农家度过十夜，才来到这里。在F村，我的任务是：出席当地青年会主办的文艺讲演会；同去其他村进行巡回演出的川岸工会文工队在这里会合，协助他们演出。

在他们当中坂井梅最活跃。她是自二月以来组织罢工的川岸工会厂外斗争部的成员，是我现在寄宿的那家农户的姑娘。当我轮流住在川岸村的几户农家的时候，是她来同我联系，帮我提皮包，把我接到F村来的。到村的那一天，天气热得受不了，我呆在家里没敢出门。可是直到我要睡了，她还没有回来。她既要联系在F村组成自救组[1]的七名川

[1] 自救组是罢工的工人为了长期坚持罢工，按居住地区组成小组，自谋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主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岸工厂的工人，又要联系主办川岸文工队木偶戏的F村共产党支部，还要同主办我的文艺讲演会的村青年会联系，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她是共产党员，今年二十六岁，白净脸儿，个儿不高。这个姑娘从片仓缫丝厂时期就在川岸工厂，已有十二年工龄；她很快就迷上了自己的工作。她有一种毛病：走起路来左右摆动着肩膀，步子迈得飞快，样子挺可笑。

拿我来讲，头一回听说工会里有"厂外斗争部"这种罢工斗争组织。据罢工团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人民斗争部"。现在我在F村所协助作的，就是"人民斗争部"在文化方面的部分工作。我的任务是：鼓励罢工工人组成自救组，自谋生计；向罢工工人的家属和当地群众宣讲罢工的目的，并要求他们支持罢工。仅就这一点来说，过去也是这样做的，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然而随着罢工性质的变化，宣讲的内容则有很大区别。而且应该让参加自救组的七名罢工工人，直接在反动气焰嚣张的村庄牢固地建立立脚点；象川岸工厂那样，已经罢工半年多，这一点就显得愈加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它成了同跟公司方面紧密勾结的民同派①之间的一场争夺战。

翌晨天没亮，坂井梅就出门去同已经来到邻村的文工队商量演出的事，过了晌午才回来。我们急忙给文工队赶

---

① 民同派是民主化同盟派的简称，是从日本产业工会总联合会分裂出来的右翼工会组织。

画宣传画。这些画必须在天黑以前贴遍全村。我们把旧报纸一裁四开，上面写着：《非常有趣的木偶戏》、《钝太木桶店》、《画家普吉》、《大箱子》和幻灯电影（现代化幻灯片）《白袜子一家打砸抢记》等文艺节目，此外还写上会场地址和票价五圆。因为是旧报纸，如果墨太浅，人家就会看不清楚。坂井梅这时显得挺固执，她定要在"非常有趣"下面加上"笑得肚子疼"这样的字眼儿。也许因为这个词儿是她想出来的，所以尽管我说写上"非常有趣"也就够了，但她还是坚持非要写上去。她把一个"笑"字的"竹"字头，撇点之间的距离拉得太大，歪七扭八，伸胳膊蹽腿的，几个字就占满了纸面。

"你说的那个美祢姐，是大岛美祢子吗？"当坂井梅数起明天要来的文工队员的名字的时候，我插嘴问道。

"是的，就是那个大岛美祢姐，另外还有松井先生、芳姐、渡边先生、柏原先生，七个人，对吧？"

她特别细心，换一只手拿笔，扳起手指头数给我看。天气这么热，她却仍然穿着白色上衣和裙子，鼻子上渗出颗颗汗珠。见到"从东京来的人"显得有些羞怯，即便在我这样的老头子面前，也决不肯脱得光剩衬裙。

"她会操演木偶戏吗？"

"是呀，她会不会操演木偶戏呢？"她又把脸伏在宣传画上，操着带地方口音的标准话说，"可是，美祢姐是在合唱团里呆过的呀。"

我对大岛美祢子有点印象。我是在今年四月，天还冷

的时候，住在川岸工厂女工宿舍时同她相识的。当时我在一篇报告文学《寄自川岸工厂》里，这样描写过她：

……到了晚上，我到第二宿舍尽头上去参观“工会文库”。这是一间约有十来平米的、象是仓库似的地板间，里面放着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柜，书少得可怜，就摆着那么二百来本。——当我关上书柜门刚要走出房间的时候，发现一个女孩子从方才就蜷曲着坐在窗户边，在昏暗的灯光下，全神贯注地在写什么。我记得她扎着两条小辫儿，从侧面看去，鼻子就象是在鼓鼓的脸蛋之间塌陷下去似的。

“在写什么呢？”

穿着红色混纺毛衣的姑娘，吃惊似地抬起头来，但并没有用手去捂起放在桌上的没有写完的稿子。

“是给我的朋友的。”

“嗯！”

“是在松本市日本涡轮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我要教给他。”

她头发有些发红，用铅笔搔了搔辫根下的头皮，身体靠着桌子，朝我笑着说：“认谱，可真是太难了呀！”

桌上放着《贝加尔湖之歌》的歌谱，她正在把它用铅笔抄在纸上，象一排排的蝌蚪趴在上面。她坐在窗下，风从破碎的玻璃缝中刮了进来。不知道她已经抄了几个小时呢。

根据我制作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来看，这个姑娘叫大岛美祢子，十九岁，小学六年级毕业，长野县诹访市人，一家八口，除父母外，还有十七岁和十五岁的两个弟弟，十岁、七岁和三岁的三个妹妹。她曾经在片仓缫丝厂做工一年半，在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做工四年。母亲从去年五月生病，卧床不起。父亲是席匠，

因为近来没活儿，所以在家做饭、买个东西什么的。她每月收入两千三百圆，其中一千圆寄给父亲。母亲对她说，要什么工呀，不如早一点去缫丝厂干活去得啦！父亲同情她，对她说，还是跟大伙儿一道干吧……

"听我说，先生——"她用铅笔敲着那首没有抄完的歌谱，用鼻音哼哼着曲调，突然仰起脸来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想给《我们的伙伴》投稿，您能给我看一看吗？"

我点点头。她把两只手举到胸前，象是说"这回可好了"似地微微一笑，猛然向我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

这次住在女工宿舍，我没有见到她，也一直没有发觉她参加了文工队。

"先生，请喝茶！"

当我画完四五十张宣传画的时候，在旁边炉沿儿上沏好茶的坂井梅的母亲将一杯茶放在我的膝前说。她头上系着一条布巾，微露头发，硬把已经三岁的、挺大的一个男孩子捆在背上，说："这孩子太淘气！"她也在女儿跟前放了一杯。

"我不渴，方才喝了好多水。"坂井梅毫不客气地说。

她把已经干了的宣传画摞起来，准备马上就去贴。

"林田茂她们不来帮忙吗？"我问起昨晚露过一面的村自救组负责人。

"是说好要来的，可是茂姐家里第三茬草还没有割，今年他们家养了不少夏蚕呢。"

这个自救组清一色都是姑娘；七个人当中有六个帮助

搞农业。

“那末，先生也请作好准备吧。”

“好的，好的。”

“路有点远，行吗？”

坂井梅抱着一大卷画在旧报纸上的宣传画，下到土间，戴上草帽，回头冲我笑了笑就走了。今晚的文艺讲演会的会场是在一个山谷的对过，她还有领我到那里去的任务。

“太辛苦啦！瞧，你们多忙呀！”

梅的母亲站在炉子对面的地板间里，从蚕台把蚕箪一个一个地搬出来，撒上桑叶。她蹲下来的时候，睡在背上的孙子的脚耷拉到地上。

“已经四眠了吧。”

“嗳。”

“慢慢该忙起来啦！”

“哪里，就这么一点点，不算啥。”

我在炉边俯卧下来。外面的阳光依然很毒，我抬起眼睛看到后门口种的南瓜，被晒得无精打采，白白的叶背儿反射过来的阳光令人刺目。南瓜架下拴着一头山羊，热得难受，一直咩咩乱叫。我很想睡一觉。在农村，不论在哪里开会，都要开到很晚，而且不论在哪里都要受到跳蚤和蚊子的侵扰，一直睡眠不足。

眼睛望着昏暗的、没有天花板的顶棚，我在这里也感觉到了不论在哪里都感觉到的我的处境之微妙。参加罢工的职工的家属，尤其是农民家属，即使他们的子女是共产党

员，大多数也不赞成子女参加罢工斗争。这家的人们现在都出门了，屋里显得挺安静，却给我一种不能随意舒展手脚的感觉。在土间顶上打起竹架，上面挂着蓑衣、铁锹，放着空草袋和种子袋等等。我还没有完全记住这家全部成员的模样。但根据《家庭情况调查表》来看，坂井家有耕地三反七亩①，父亲和嫂子务农，大女儿已出嫁，大儿子只能在夏季去下伊那蚕种厂打短工，坂井梅是二女儿，二儿子是村邮局的邮递员，三女儿在上伊那缫丝厂做工，三儿子是泥瓦匠学徒工，四儿子上小学，还有一个孙子。

"罢工……会怎么样呢？"

约莫睡了一些时候，忽然我头上响起了话语。那是母亲，象所有的老太婆一样，声音发颤。回来歇晌的父亲穿着草鞋就把脚踏在炉沿上，叼着烟袋，向我这边瞅着。母亲把一杯茶放在我跟前。嫂嫂背着个大背篓，可能是利用歇晌这点空隙采桑叶去。现在她正从低矮的稻草屋的屋檐下走向太阳地，白色的薹笠反射出耀眼的强光，直刺着我蒙眬初醒的睡眼。

"是的，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斗争啊！"我一面点烟一面说。

不论在什么地方，我同罢工工人的家属谈话时一开头总是这句话，在这里也不例外。家属对罢工也是提心吊胆的。根据《家庭情况调查表》来看，坂井梅每月收入三千五

---

① 反是日本的面积单位，每反等于十日亩，十日亩约合一·四九市亩。

百圆（包括长子在内，她是全家收入最多的），住在女工宿舍里，每月给家里汇一千圆。现在不仅半年多没发工资，而且正如东京的报纸上所登的，今年三月的一个下雪天，资方为了对付五百多名职工，动员了一千多名武装警察去封闭工厂。这时工人们挥动红旗，高唱革命歌曲。因此“不能娶川岸工厂的女工作媳妇”这种流言蜚语，在这个村子里也传播得很广。

“希望家属方面对罢工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工会方面也不是因为凭喜好，才搞罢工的。”

我说完开场白之后，便向他们谈起川岸工厂罢工，进而谈到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全国四十多个工厂的复杂而且规模巨大的斗争。但实际上要说明白是很困难的。我曾走访过几家参加罢工的家庭，发现不论哪家对罢工都不理解。首先许多参加罢工的人自己就没有充分理解。所以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这件事领会起来困难，不是因为说明困难，而是要说明的事情本身就难以领会。

比方说，这次东芝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因为资方在借助金融资本势力组织起来的新的金融机构的压力下，整顿企业、裁减工人而引起的。正如东京各报也大肆宣扬的那样，这是对私人企业的第一次考验，关系到战后能不能重建日本资本主义；这次裁员竟连吉田内阁都带头支持，是具有政治性的。的确，光我周遭所看到的东芝系统在神奈川和静冈的四五个工厂，库存的积压产品多极啦。有电话机、打字

机、诱蛾灯、灯泡、真空管和水表等等。六月，在旁听东芝工会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时候，我听说整个东芝五月份生产总额为五亿几千万圆，销售以后仅仅收回现款一亿几千万圆。因为生产了成品也卖不出去，所以资本家就想裁减工人，缩减生产，好作到够本。作为资本家来说，这么想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商品卖不出去并不是由于生产过剩，而是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人民的购买力下降了。虽然大家缺少电话、打字机和收音机，可是没有钱买。由于缺少诱蛾灯和电灯泡，甚至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如果出现更大规模的失业者，那就不只是资本家的腰包如何的问题，整个日本都要完蛋。——话说到这里，不管哪个家庭都能听明白。拿中等以下的农户来说吧，有收音机的是少数，坂井梅家也是这样，岂止没有收音机，连报纸都没订。可是再往下说，就不那么容易懂了。——因此吉田内阁所说的“只要国民含辛茹苦，总有一天会过好日子的”之类的话，纯粹是扯淡。失业工人比比皆是，工农业衰微凋敝，日子又怎能好得起来呢！吉田对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的中国，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没有好感。对其他南洋地区和菲律宾的出口，又受到外国商品的排挤。因此尽管日本的大资本家的腰包又鼓起来了，然而国民没有实力，最后只能沦为外国的附庸资本——买办资本家。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里，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本来日本资本家在他们自己发动的这次战争中就已经砸了锅。因此必须尽量缩小资本家的私利中心主义。产品滞销，这不是东芝一家，象日产汽车公司就

有数千辆汽车堆在仓库里生锈。现在应该把这些库存产品，敞开借给缺乏这些东西的农村、工厂和家庭，让他们迅速把生产搞上去。这样一来，就没有失业的人了，工农业就会逐渐恢复，人民的生活也会得到改善。于是他们就能够向原来的工厂还债。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是以资本家个人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办法——日本就要毁灭。因此参加罢工的人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命运。而且如果不这样进行斗争，罢工是不能获胜的……

我大致上是这样说的。就我的能力来说，我不能讲得更通俗了；同时即使要讲得更通俗一些，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也很难再通俗了。也就是说，听的人也有一个必须相应地提高水平的问题。

"嘿嘿，这么深奥的事，我们可听不明白啊！"又瘦又矮的母亲，她那没有什么奢望的、因没了牙而瘪进去的嘴角上满是皱纹，包头的布巾下露出几缕白发，她歪着脑袋说，"……喏，不行就不行，早点了结算了，嗯？"

父亲沉默不语。他不时地从嘴上拿开烟袋，歪着头象是想要说什么。可一会儿又把烟袋叼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顶棚上被烟熏黑了的房梁。在蓬乱的、白棕斑驳的头发上总是系着一条布巾，象一般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咳嗽着。

昨晚我也跟这位老人唠过嗑，听他说F村的小学和邮局都要裁人，更奇怪的是在F村流传着什么"要是裁掉教员和邮差就可以少缴税"的谣言。他还说，尽管局长还没有公布，但邮局十二人当中要裁减三人，他那当邮递员的二儿

子，是战争结束复员后才进邮局的，因此感到担心。尽管这家被定为所谓的“破落农户”，但在收割前仍摊派了四袋①三斗麦子，去年他们交了五千圆税钱。老人从嘴上拿开烟袋，时左时右地歪着脑袋思索着。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了一句：“政府也是，唉！裁这么多人，到底是要干啥呀？”

二

我是东芝工会联合会总部的文化顾问，我的任务是协助属于工会的文工队和文化小组的工作，帮助出出主意。因此我虽然不了解劳资纠纷的焦点所在，却知道川岸工会执行委员会似乎在千方百计地寻求解决办法。工会联合会也晓得川岸等厂是最早开始罢工斗争的。因此他们竭力设法早日结束这次罢工，哪怕是单独解决也好。无奈资方就是“不想生产”了。对人民来说，不管这种东西多么缺乏，只要“卖不出去”，资本家就说是“生产过剩”。因此就是你罢上三个月乃至半载，他根本不在乎。

罢工拖得越长，文工队的任务显得越重要。这里的文工队员，如果全部编进来，可以分成两个队。现在只编一个队则是为了使队员们轮换着，不间断地进行活动。他们以村或者镇的自救组为基地，有时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有时得到

① 原文作俵，系装粮食、木炭等用的稻草袋，一袋可以装四日斗麦子，每日斗等于一·八四市斗。

社会党或文化团体的支援，到各村去巡回演出。要是到了这类势力薄弱的村庄，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时只能在农户的屋檐下过夜，第二天精疲力尽地走回家。

罢工工人的自救组增加了。春天我来的时候，在工厂的广场上，到处可以看到罢工的工人在作早操。可是这次我来这里住了五天，只看见两天有早操；而且分散在女工宿舍空屋子里的罢工组织的各机构中进行活动的，也只有五六十人。

随着自救组的增加，民同派的势力也强大起来了。罢工团的经济拮据情况和执行委员会的新方针，用不了二十四小时，就从长野一下子传到东京总公司董事们的耳朵里，在村镇上对罢工团散布了许多谣言。文工队去了以后巩固起来的村自救组，刚过半个月，则由于民同派的破坏又开始动摇起来。……

一天下午，我在书记局办公室睡午觉，为了躲闭西晒的阳光，把身子快要贴到墙壁了，突然被隔壁嘈杂的人声吵醒。在我醒来的刹那间，心里想：哎呀，大概是吧？就马上起来了。

说真的，我离开东京以后，净睡午觉了。这间屋子的主人书记长H君没有蚊帐。H君也许因为个子矮，被子总是盖得挺严实。只要他睡着，不管蚊子还是跳蚤，他都不在乎。我和他一样，可就是被子盖不好，用报纸蒙上脸又觉得憋得慌。最后就拿着被子和报纸在屋里到处转移。不知不觉间，没有防雨板的玻璃窗就发白了。

我走到檐廊一看，隔壁的执行委员会办公室，连门口外面都挤满了人。正搂着坂井梅的肩膀往里看的伊那出身的女书记I君，红胖的脸蛋气得鼓鼓的，回过头来气愤地对我说："哎呀，那种不要脸的事，亏他们说得出口！"

果然是这样。尽管挤满了人，还是可以看到在一张粗糙的大木桌边坐着委员长A君和副委员长I君等人，与他们对峙而坐的是对方的中心人物民同派的头头S君和T君两人。这间屋子原来也是缫丝厂划一的女工宿舍，只有用十五领没包边的席铺成的一块正方的地方，没有任何摆设。在三十多人当中，有五六个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其余是S派和自救组的人，他们多数都有家属。现在民同派已站出来从正面攻击执行委员会。在这里，西晒的阳光也一直照射到屋角；全屋的人，额上都渗出了汗珠。由于紧张的缘故，除了T君格外高亢的话声外，一切都很寂静。这位T君是个下级办事员，所谓的雄辩家；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三十五六岁，前额突出得出奇，鼻子又红又大。一对深陷的眼睛经常挂着血丝，好象什么东西都只看了半截儿，就又去看别的似的。

"你们瞧，嗯，我们这份儿可怜相！——从二月以来，已经过半年啦。我们不知道执行委员会怎么样，反正我们连可以拿出去当的东西也没有了……"

他充血的眼睛，从低着头的A君的额上移到站在后边墙根的我的身上，又从我身上移向廊子上的人们，挨个儿地扫视了一圈。S君坐在A委员长对面，倚着桌子，胳膊肘支

在桌上托着下巴，他让T君一个人说，自己象是专等关键的时刻才说话似的。就方才我所听到的，可以看出他们是要执行委员会辞职。他们的意思好象是说：因为公司已经表明只要执行委员会不是“红色的”，就同意进行谈判，所以要执行委员会让位。我不知道S君是哪个车间的，他不时地用眼角儿瞟着我。我曾在《寄自川岸工厂》一文中，把S君描写成一个“气质摸不透的”、“秃了额顶的五十岁的男子”，可是现在他的气质我已经完全“摸透”了。他那秃额上暴出的粗粗青筋，他那眼角上吊的烁烁贼眼，他那尖尖的鹰钩鼻子，这是一副一望就难以忘记的奸相。

“据说共产党在九月革命①成功以前，是不准备停止罢工的。可是嘛，我们给共产党作垫脚石可受不了……”

T君再次大声一嚷，在S君后面响起了“说得对！”的喊声。这位穿着军服的F君有四十来岁，他象呕气似地把后脑勺靠在墙上，仰着脸，伸着两腿。他是个自夸技术高明的钳工，人所共知的民同派；我知道罢工一开始，他就钻到别的工厂去干活，找窍门赚钱。有的老工人盘腿坐着，把脸伏在膝上，象是说：“打退堂鼓吧，对不起伙伴，可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呀！”他们态度不一，在大约二十来个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自救组的成员，并不是什么民同派，这反映出罢工工人的生活有多么艰苦。

---

① 一九四九年日本政府当局为了镇压工人运动，曾造谣说日本共产党在这年九月要发动武装革命。

委员长A君穿着被汗水浸黑了的敞领衬衫，背对着大家，用低沉的声音一一回答着问题。他有三十四五岁，也许是个子高大的缘故，显得特别稳重。他谈到：为了尽早结束罢工斗争已经想到的各种办法；为了解决因斗争延长而给大家造成的生活困难所采取的对策；A君自己不用说东西都当光了，老婆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冈谷市职业辅导所去干活儿，可是每天只能挣二十圆；不知道共产党是否说过那样的话，但我们丝毫没有那种想法，不应把川岸工会执行委员会同共产党混同起来。现任执行委员会是每年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不在这里表明去留，等等。最后A君突然仰起脸来说："总而言之，我们的斗争策略是会很快传到公司方面去的！"

说着，他看见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S君不高兴地把脸扭到一边去了。——公司打算用"回家休息"、"调换工作"以及其他名义，裁减近一半的职工，我看在这里面，S派和公司方面象是有什么默契。

民同派的攻势是不折不扣的公司方面的攻势。民同派同现执行委员会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以前就有一个民同派的大头子K君，是高级职员，他在最危急的时刻，阴谋被戳穿，给工会开除了；尽管工会把他开除，公司却爱不忍释，因此K君仍住在工厂附近的公司宿舍里，成了民同派的幕后人物，同村议会和镇上有权势的人勾结起来了。从他们正面站出来攻击工会的情况来看，他们背地里究竟争取到多少自救组呢？详情我虽然不晓得，可是那天的舌战，到后来

形成来閆兜圈子的局面，再没有发生新的事态。在第二天召开的每月定期大会上，他们又发动了同样的攻击。

最近，一直是晴空万里，炎日绵绵。大会九点开始，首先是工会联合会代表、执行委员和全国委员作报告，另外还让我讲了话，到了讨论议题的时候，又是西晒够劲儿的时刻。自救组的人也都纷纷远道赶来出席在工厂食堂召开的每月定期大会。与春天相比，人数少了一半，但还有二百四五十人。讲台的左手是妇女席，在正中央的后边，是民同派的三四十人，昨天见过面的以T君为首的几个人也夹杂在当中，那里正在酿成一种不寻常的空气。参加大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编有号码的红色的决议票。在西晒的地方，有的在帽子上搭了一条手巾，有的挪动椅子躲开阳光，所以那里空出一大块地方。S君来得很晚，慌慌张张地进入会场，走到后边正中那帮人那里，弯着腰到处跟人低声耳语。这种作法非常露骨，是挑战性的。一会儿，他又抓起木屐，到走廊去了；一会儿，又折回来，窃窃私语。——有两个穿着警卫服的大汉在走廊上踱来踱去，监视着会场。总之他们的名义是警戒今年三月发生劳资冲突事件以来资方在食堂走廊正中拉上绳子划为“不准入内”的那块禁区的。

“我首先从结论谈起。也就是说，我要追究这届执行委员会的责任。既然执行委员会没有能力解决……”

T君从他们那伙人当中站起来，身体左晃右摆地大喊大叫。刹那间整个会场都紧张起来，搧动扇子和帽子的手都停住了。T君不安地转动着他那充血的眼珠，提高嗓门叫嚷

着。尽管他说得振振有词，但内容和昨天讲的一样，并没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可是在他的周围，象刮风一般，不时地响起了掌声和“说得对！”的叫喊声。尽管有人从台下的执行委员会席上起来一一答辩，然而他却仍旧站着，重复讲他那老一套。有人举手提出：“对讨论的问题有意见。”他却怒气冲冲地说：“我正在发言！”据我观察，他是要引导到能够控制会议气氛的时候，一举提出改选执行委员会的动议。T君的攻击始终抓住“赤色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党九月革命”不放。这个厂的特点是，占职工半数的妇女部的力量最强。可是连参加会议的妇女席上的一部分人——象是在自救组干庄稼活儿，皮肤晒黑了的姑娘们——也都流露出一种无所适从、犹豫不定的神色。要说是危机，这一瞬间恐怕是最大的危机了。这时，执行委员会席上的人都一齐站了起来。

“同大家商量商量，方才收到紧急情报，执行委员会打算用十来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下，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吗？”

听主席这么一讲，后边当中那伙人里面有几个人，踮起脚尖来。在一种不安的空气中，“没有意见”的声音占多数。只有T君一个人还在那里蹲蹲站站地嚷着“反对！”刚过五分钟，他们又回到执行委员席。副委员长I君在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矮个子、搞技术出身的I君，是个不擅长所谓讲演的人。他腼腆地笑着，小声讲了起来。他讲话的内容吸引了大家，会场变得一片寂静。根据情报，T君在某月某日和某人，在东京会见了公司的某某董事；又在某月某日，单

独一个人拜访了公司的负责人；还在某月某日去静冈，会见了一个脱离了工会联合会的民同派F工厂工会领导人，并进行了协商。——正好T君站在那里，左右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弄得他不敢蹲下去，一个劲儿地在那里欠身站着，骨碌碌地转动着深陷的眼珠。

“执行委员会讨论了是否公布这个情报，最后决定公布。方才T君对执行委员会的攻击，象最近的报纸一样是充满恶意的。这一点我想凡是认真进行斗争的工会会员都已经注意到了。当然执行委员会是要经常接受大家的批评的，然而这与T君的恶意攻击毫无共同之处。”

I君用和蔼的口气讲了这番意思，象是自已也在考虑什么似的，把头一歪，然后又仰起脸来，说：“执行委员会让大家自已分析判断。对这个问题，如果T君有要求，我们准备提供更详细的情报，还可让提供情报的人出场作证。”

要求发言的声音一涌而出。我望着S君。他那暴出青筋的秃额头，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又赶忙缩回去，跟旁边的人窃窃私语什么。接着又把脸向上一仰，左右抽动着尖尖的鼻子。没等发言人把话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嚷声：“主席！”“主席！”这时T君已经改变了策略。他仍旧站着，无视主席，直接跟提出质问的人争辩起来。他说：“是的，我承认。不过，这又算什么呢？我们不能光顾斗争，难道生活就不重要吗？我也是为了这一点，才……”

在一片愤怒的叫骂声中，形势明显对他不利，弄不好还可能把他从工会开除。T君摆出一副临死还要咬你一口的

架势。我认为所谓情报就不会只是事情新，在工会联合会这样一个大组织里，象这样的情报恐怕早就掌握了，现在不过是为了扑灭飞来的火星才把它抛出来罢了。这时我看见委员长A君在执行委员席上，抬起眼睛注视着会场，跟邻座的H君小声说些什么。我向那边一看，果然S君不见了。F君等两、三个人站了起来象是准备退场。书记长H君抓起木屐，从我跟前挤过去，从窗口跳下去了。我也跟在H君之后跳了下去。本来象我这么大的岁数，还是不跳的好。因为食堂的窗户很高，我的屁股给狠狠地蹾了一下。

“快，快！老K这家伙刚才骑自行车跑了！”

我一瘸一拐地走回书记局办公室，看到坂井梅同厂外斗争部的A姑娘并肩站在冲广场的一个窗口前，探着头，晃着身子叫喊着。

“好！我骑自行车追他去！”

H君一面披军服上衣，一面从走廊往自行车存车处跑去。女书记I君把脚踏在窗户上系鞋带，这时一个叫Y的青年，从走廊那边进来。

“我该到哪儿去呢？”

黑脸盘儿，细高个儿，二十二三岁的Y，是木曾谷人。因为他是文化部的工作人员，所以我认识他。他干什么事总是慢吞吞的，不着急。

“怎么搞的，还怔着呀！”

穿好帆布鞋的I姑娘，从窗台上跳下来，隔着窗户生气

地嚷道："你快到上諏访车站去吧！"

"去上諏访车站？多远啊！"

三个姑娘并肩穿过广场，向便门跑去。另一个年轻人从走廊跳进来，象要把Y君抢走一样，连拽带推地催他快走，他们也跳窗跑了。

夕阳西下，广场上出现一片阴影。我来到广场的一角的白杨树下，从这里可以看见厂后横跨天龙河的大桥。一层层的梯田从桥旁伸延开来；一栋栋的村舍掩没在杂木林中。正在看着的当儿，工人纠察队的姑娘们象跑似地渡过桥去，她们的背影映入我的眼帘。大工贼"老K骑自行车跑了"，这意味着退了场的S君等人要采取第二步的行动，纠察队可能是在追赶他们。回头一看，食堂里大会仍然在进行，但是舞台已经转到工厂的四周去了。

三

F村青年会主办的文艺讲演会开过后的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蚊香烧尽，香灰原形不变地从灰碟上落到代替草席的纸席上。这户农民家里也没有蚊帐。拉上多孔的防雨板，闷热得透不过气来。仰望顶棚，眼前浮现出昨天晚上那个穿浅色衬衣，系红色领带，嘴角烂得白糊糊的青年的那副令人不愉快的脸来。……

讲演会晚上十点开始，半夜两点才散会，我和坂井梅到家以后都三点多了。我讲的是文艺，也偶尔谈了谈下山事

件和三鹰事件① ,听众里面许多人都探着身子听得出神,我就多讲了一些。三鹰事件是我住在川岸村农民家里的时候,从号外上看到的那么一点,了解不多,因此只谈了谈自已的感想。可是这样一来,听众明显地分成两派。在青年集会所这个会场里,草席上摆着长桌,听会的一半是青年妇女,一半是年轻小伙子,后边是老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分裂的空气逐渐明显起来,据说是会长的那个穿白夏布单衣的青年,就同那个穿着敞领衬衫的文化部长离开了座位,到一个角落里商量去了。方才在我右边规规矩矩地坐着的妇女也老往那边看。我听到左边的男青年和后边的老人说:"先生,换个地方再给我们讲一次吧!"我听说这里的文化部比较进步,反对村议会给青年会规定的"一律不许过问政治"的制度。不一会儿,那个三十来岁、穿着白夏布单衣的瘦长脸、仪表不凡的青年会会长突然走到我的面前。他一转身,屁股就冲着我坐下,跟妇女们聊开了。那个穿敞领衬衫、剃着光头、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文化部长,在左边的角落里被两三个象是干事的青年包围了,在竭力争辩什么。说是要换会场,当我从他的背后走过的时候,一个系着外国样式的红色领带、穿着浅色衬衣、细高个儿、鼓颧骨、黑脸盘儿的青年,

① 下山事件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日本国营铁道总裁下山被人谋害后丢在铁轨上,叫火车压碎。三鹰事件是同月十七日晚在三鹰车站一辆无人驾驶的电车突然从车站冲出来,造成六人死亡,十三人负伤。日本反动派制造了这些事件,嫁祸于当时的共产党和工会,逮捕了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会的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的战士们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揭穿了敌人的阴谋。

冲着文化部长，仰着油亮的脑袋，用扇子敲着手掌说："什么，哼！那还不是个赤色分子吗？"

我的演讲可能太蹩脚。可是我没有想到竟有人如此武断，无情地用泥足来践踏我……

当我走到炉边的时候，从地里归来的坂井梅的父亲和嫂嫂正在吃午饭。我问起坂井梅时，她母亲一面让我吃饭一面回答道："她一清早就到公共汽车终点站接文工队去了。"尽管说是邻村，如果不爬山，就得绕远。从伊那电力铁道的I站乘公共汽车需三四十分钟，从这里到终点站约一里地。

"特地来一趟，可别下雨呀！"父亲一面用饭碗喝着白开水，一面自言自语地说。

在一张陈旧的箱式小案[①]上放着一大碗酱拌橘皮丝和辣子丝，父亲用筷子夹上一口菜，闭上少齿的嘴嚼着，用白开水送下去。赞不赞成女儿他们干的事情另当别论，反正老人是很喜欢看木偶戏的。

"早晨，西驹山上有云彩来着。"

这一带的人叫作"西驹"的这个山，比别的山格外高，茅屋的屋檐遮住视线，望不见山顶。

我想这么好的天，怎么会下雨呢？向屋檐外一看，突然发现黑影，三个陌生人走进堂屋门口。

"我们是××机务段的工人，是这次被裁下来的。……"

---

① 原文作箱膳，里面放食器，吃饭时把箱盖当盘子使用。

他们每人背着个空油桶，走进堂屋来的那个人，摘下白色登山帽说道。这人三十上下，穿着一件被汗水渍黄了的绉纱衬衣，一条国营铁道的劳动裤，象用尘土染过似的，变成了白色。

“十块钱、五块钱都可以，买点糖块好吗？比市价还要便宜三成呢。”

那人直挺挺地站在堂屋里。在黑瘦的脸上，眼镜闪着光。他说话太生硬，显得有些腼腆、不习惯干这类事。

“怎么样？买五块钱的也行。”

老人看样子连花十圆都不好随便决定，就把视线落在炉子上；母亲呢，嘴边浮笑，不吱声。因此那个穿绉纱衫的又说了一遍。他把背上的油桶往上背了背，挠了挠头，眼往下瞅着。于是另外一个又进来了，这人二十二三岁，穿着国营铁道的工作服上衣，敞着怀。他也摘了帽子。

“那末，糖块，不买就算啦……”他笔直地仰起脸来，从和尚头的前额淌着汗水，突然提高嗓门说：“……我们是被吉田内阁裁掉的。被裁的伙伴，全国有几万人哩……”

说话的人两颊胖胖的，显得挺精神，他把铁路制帽抱在胸前，另一只手不时地在前面比划着说。看样子他们到处都是这样讲过来的，声音有些嘶哑。可是当说到“有几万人”的时候，他用力重复了一遍，竟从龅牙的嘴里溅出了唾沫。

“政府廉价征购你们农民的粮食，又裁减我们工人，这同样都是吉田内阁的卖国政策！我们……”

我听起来，他说的几乎同我昨天跟这户人家讲的一样，觉得有些好笑。可是，坂井梅的父亲瞅着伸到炉旁、穿着草鞋的双脚，从嘴上拿下烟袋，用同昨天一样的表情听着。

“明白了，谢谢你！”

我抽出两三张十圆的钞票给他，一个年纪稍大的戴眼镜的人把油桶卸到门口的框上，开始数起糖块来。糖块全被热气闷软了。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母亲下到堂屋，把盛满咸菜的一个大碗放在进屋的门框上，问了这么一句。

那个龅牙的青年停下宣讲回答说：“昨天是在S村过的夜。”

“那末，是翻山过来的吧，嗯？”母亲拿着蓝色水壶钦佩地说。

站在堂屋门口的另一个人也走到旁边来拿起茶杯。和父亲说话的那个方才宣讲的青年，在堂屋蹲着仰起脸来说：“是的，我们一定坚持到把吉田内阁打倒！”

如果说是某某机务段，那是在邻县，看来他们不知花了多少日子，才在农村挨家挨户地转到这里来呢？其中那个年长的穿着绉纱衫的人向母亲打听去N·F该怎么走。父亲替她回答说：沿着这个村的公路向前走，走多远就是F岭，从那里可以望见天龙河，然后再往东走。说着说着，老人干脆站起身来，走到门外去了。

“太谢谢您啦。”

烈日当头。他们三人各自重新背起石油桶走了。过了

一会儿，从下面的路上传来了老人的声音："要是走到N·F，就得到天黑了，真是太辛苦了呀！"

父亲回到堂屋，背着手，犹有所感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母亲在地板间的昏暗处，正帮着媳妇给从昨天起一同开始抬头的蚕喂桑叶。她歪着头，从包头的布巾边露出花白的头发；在瘦瘪的嘴角上浮出了微笑，说不出是认命还是负屈。由于外汇汇价变动，直到去年的秋蚕，一贯①生茧还值一千一百圆，可是今年的春蚕已经落到七百六十圆了。

"究竟会怎么样，嘿嘿，我们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即使我问她，梅的母亲也总是这样回答我。嫂嫂很能干，皮肤黝黑，瘦骨嶙嶙，嵌着一对漂亮的眼睛，她从高高的蚕台上把蚕箪拿出来又放回去，来回折腾着，更加不爱说话。

这时在堂屋的父亲突然走到门口去了。因为方才听到一阵阵走了调的喇叭声。使劲吹，喇叭却嘶哑了，不知怎么一弄，又突然发出尖锐的刺耳声。

"来啦，来啦，哎哟，可来啦！"

堂屋豁然亮堂起来。穿着白色罩衫的坂井梅，飞也似地走了进来，满面汗涔涔的。嫂嫂和母亲都下到了堂屋，我也走到外面看去。只见下边桑田间，尘土飞扬，烈日炎炎，村道上来了七八个人，有的手里拿着木偶，有的肩上背着手风琴，有的挎着小鼓，朝这边走来。后面还跟着一大帮

---

① 贯是日本的重量单位，一贯等于七·五市斤。

孩子。

“好，我是第一个到的！”

一个个子高大、姓渡边的青年，手里握着喇叭先跑来了。接着又来了两三个人，他们都翻身躺在堆在屋檐下的稞麦捆上。两手拿着木偶的松井队长和二十四五岁的芳姐，向坂井梅的父亲和母亲问候。这时候满脸通红，汗流如注，正在从腰上解下小鼓的大岛美祢子一看到我，她就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喊了一声：“咦，先生！”

她脸上流露出一种在一个没有想到的地方，遇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人的神情，一笑也不笑地看着我，突然向我鞠了一躬。她还是跟过去一样，矮个子，小鼻头，短下巴，可是比以前见到她的时候晒得黑多了，也瘦多了，长成大人样子了。

“会打鼓了吧。”

“正学着呢。”

她睁着圆圆的眼睛认真地说完以后，就一瘸一拐地向屋檐下的稞麦堆走去，想挤进人堆里坐下来。大伙儿穿戴朴素，美祢子更为突出。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布做的红色束腿裤，裤脚白糊糊地沾满了尘土，背上系带的绛紫色工作服上衣也完全褪色了。

“什么哟，我脚痛呀！”

她脚趾上缠着绷带。拿着喇叭的渡边这个年轻人，虽说身体高大，却是十九、二十岁的人，他不肯把叉开的两条腿收回去。

“不行，不——行！”

在那里，除芳姐以外，都是小伙子，故意使坏的渡边的话声和其他人的笑声混成一片。渡边说：“这里是我的，我先占的！……”

大岛美祢子被挤得简直要从麦堆上掉下来，气得左瞧右看。她跳了下来，站在他们面前，把两条辫子猛地往后一甩，涨红着脸，使劲说道：“毛泽东说的——要照顾女同志！”

说完，就咕咚一声坐回到刚才的那块地方。有人说：“你胡扯，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在一片欢笑声中，大岛美祢子不高兴地绷着脸……

这栋屋檐矮得简直象要挨着地似地稻草小屋豁然明亮起来。坂井梅和母亲把象是事前准备好的酸黄瓜啦，蓝色水壶啦，都端到屋檐下。父亲似乎怕晃眼，歪着系着布巾的脑袋站在屋檐下。这时候腾出了一块地方，大岛美祢子就躺在那里。父亲悄悄拿起她脱下来的那双磨薄了的木屐翻过来一看，原来趾袢儿松了，看后就把它拿进土间，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他给她换了一副趾袢儿，又悄悄地放回大岛美祢子的脚下。可是她天真地微张着嘴睡着了，托着脸的手也慢慢地滑了下来。在农村巡回演出的文工队，睡眠时间非常少，年纪最小的美祢子可能是太累了。

“一、二、三，开始！”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他们七个人在房前站成一个圆圈，准备绕着在F村里这个最大的庄子走一遭。合唱队的队长，大家叫她“芳姐”，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她矮胖、腰粗，

上身穿缫丝厂时期的藏青色工作服，下身穿白色的裙子。她举起两个手指，突然往下挥动，大岛美祢子的小鼓就首先敲了起来，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她两条辫子随风飘拂，小鼓敲得很熟练；她抬起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指挥的手势，敲着鼓。渡边的喇叭响起来了，这个叫什么“贝斯”① 的粗大的喇叭一响，手风琴也响起来了，队长松井还吹起了口琴。尽管乐器不配套，但他们都经过一番训练，所以也能奏出与其相称的音乐。譬如《晴朗的五月》、《赤旗歌》、《国际歌》等等。——从山涧爬上来的戴着薹笠或是在麦秸帽上系了布巾的人，出现在桑田和田边土堤上；背着竹篓、站在路旁的姑娘们，停下小推车的老大爷，停下自行车、把一只脚踩在地上的青年……新颖明朗的旋律，掠过梯田、杂木林和山涧，打破了这个村庄以往的那种沉闷空气……

文工队出发的时候，我夹在孩子们当中也跟着走了一段路。松井用只手把木偶“钝太”——一个穿着印有字号的外衣，头上系着布巾，长着大红鼻子的木桶匠——举得高高的，每当走到十字路口或住家稠密的地方，他就拿起挂在胸前的扩音喇叭，介绍起演出的节目。太阳还老高呢，走过五六处人烟稠密的地方，又在尘土飞扬的田间小道走了一阵。渡边鼓着汗涔涔的腮帮子，朝天使劲地吹喇叭。松井则大声喊道：“乡亲们，今晚八点钟，在合作社二楼，演出……”可是悠然回答他的却只是来自遥远森林的回声和报时的

① 贝斯是英语 bass 的译音，意思是低音，也指低音乐器。

鸡鸣。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背上背着一个脑袋晃来晃去的小孩，从庄稼地的土堤上跑过来；一个象是她弟弟的男孩子露着肚脐，满身是泥，拚命跑着想要赶过那个女孩。但是，文工队并不是到什么地方都受欢迎的。当这些脖子上系着脏得象用酱油煮过的布巾、穿着皱皱巴巴的裤子、上面粘满尘土的文工队员走过小溪边的时候，有两三个正在洗衣服的中年妇女停下了手，我听见她们在后面这样说："闹罢工，哼！"

"那个矬丫头，瞧她那个德行！"

他们来到一家农户的门前，这家农户隔着篱笆，从白墙仓库前，可以看到在宽敞的场院的角落里有一眼辘轳井，两三个队员一拥而入，争着去要水喝。在仓库前的阴凉地儿里有一个拄着拐杖的皓首红颜的富泰的老太婆和一个抱着孩子的象是儿媳妇的妇女。她们好象听到喇叭声才走出来的，正往这边看。脸色凶狠的老太婆说了些什么；那两三个用吊桶喝水的队员，边擦嘴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地逃了出来。这时去得最晚的大岛美祢子，把小鼓放在爬满鲜艳的虎掌花的篱笆根下，站在水井边，难为情地看着老太婆；老太婆说了句什么，她就穿过场院，走进一座能够看见宽敞的堂屋的房子里，很快就拿着一个水舀子走出来。老太婆一瞧见，就用拐杖咚咚地戳地。大岛美祢子撇了撇嘴，变得更不好意思了，她又回到屋里，那个抱着孩子的媳妇也随后跟了进去。大岛美祢子这回拿出一个钢精杯。

"脏死啦！……饿鬼！……"

就在她喝水的时候，这个脾气暴躁的老太婆正在摇着头生气。于是大岛美祢子进屋还了杯子，依然羞答答地红着脸，用掖在束腿裤前面的布巾擦了擦手，猛地向老太婆和媳妇行了一个礼。在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悲伤的、快要哭出来似的神情，望着那个还在嘟囔着什么的老太婆，忽然把头一扭，用更高的嗓门喊道："今天晚上八点钟……请乡亲们来看……大人小孩都乐意看的木偶戏……"

她离开那个还在那里拄着拐杖、张着嘴的老太婆，红着脸回到篱笆的前面，低着头，没有留意到我，急急忙忙地把小鼓的皮带系在腰上。我看到不知是大滴汗水呢，还是眼泪扑簌簌地从她垂下的脸上滴落下来。

四

正如坂井梅的父亲所预言的，从傍晚开始，忽然降起山区特有的阵雨。但等到农家吃过晚饭，九点钟左右，会场就已经超满员了。合作社的二楼本来只能容纳一百五十人，可是到了三百多人，从走廊到楼梯口挤得水泄不通。自救组的七个姑娘，有五个来会场当招待员。

主办这个晚会的村党支部的人和从伊那镇来的党地区委员，都热情地帮忙。小孩和老人坐在前面，青年人和中年人坐在后面，因为接待人员态度和蔼，所以村里的人也都比较顺从听话。先由村党支部M君致词，接着我以工会联合

会总部的名义讲了川岸工厂罢工的事情。之后演出了第一个节目：大合唱。耿直的M君剃着和尚头，因此，他那乌帽子① 头格外显眼。他的致词，如其说他是作为一个共产党的代表，不如说他是作为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农民伙伴更亲切些。

"来吧，乡亲们，大家一块儿唱吧，预备，唱！……"

队员们排列在拉着黑幕的舞台前面，唱完了《晴朗的五月》、《劳动之歌》，接着又唱了《木曾小调》、《伊那音头》和《御袈裟小调》等歌曲，这时候，手拿指挥棒的芳姐突然转向观众，要求大家一齐唱。大岛美祢子个矮、排在最前头，她们用布巾扎着头，探着身子，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唱起《木曾小调》的时候，果然观众也唱了起来。这是他们在川岸村演唱外国民谣选曲遭到失败，进行了自我批评以后所采取的方针。尽管队员们头上系着好象在酱油里煮过似的布巾，身上穿着皱皱巴巴的裤子或束腿裤，但他们那种纯朴的感情已和农民融合在一起。虽然没有酒，也没有伴奏，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摇头晃脑地用手打着拍子，偶尔夹杂着老大爷的粗嗓门儿，歌声响彻整个会场，舞台和观众的距离顿时消失了。我一边唱，一边观察周围观众的脸，觉得眼泪就要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似的。老大娘们晃着满头白发的脑袋，拍着长满皱纹的手，露着兴高采烈的笑

---

① 乌帽子是日本古代官员和武士戴的一种乌纱帽，后来有人改用纸做，涂上黑漆。这里指头形象乌帽子。

脸；孩子们象小燕子似地张着嘴，仰着脸，唱着歌；老大爷们开始还有点矜持，逐渐把手撑在盘着腿的膝盖上，象是要领唱似的，扯开嗓子唱起来。舞台前面的队员们已经完全被遮住了。大家仿佛是从很深很深的井底爬上来，如今在这里邂逅相遇；又恰似被忘却了几十年的，不，几千年的事，突然涌现在眼前。这既不是为了张三，也不是为了李四而高兴，而是因为大家在这里如此相聚，大家在这里如此活着而高兴。这一瞬间使人感到就象是从遥远遥远的过去苏醒过来似的。

我是木桶匠钝太，
要做木桶快快来，
酒桶、酱桶、酱油桶。
…………
咚——咚，咚，咚，咚！

合唱完了，接着演出木偶戏：《钝太木桶店》。在歌声和伴奏声中，一个叫钝太的木偶和一个叫小东西的狗木偶，出现在黑色幕布上象窗口似的开了个洞的地方亮相，这出戏就开场了。围绕着一个会走动的“妖怪桶”，老好人工人普吉、红鼻圆眼的警官、白头发“慈菇”脸的祭主，一一登场。他们的动作和台词越滑稽，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揭露就越深刻。会场上的笑声越大，气氛也就越紧张。因为钝太、普吉、警官，这些角色都是木偶，所以观众根据各自的信念和思想，不论想象得多么深刻、多么复杂都可以。只要文工队的队

员们专心致志，同心协力地演出，即使演技低些，也能把观众的情绪提高到象山一样高。

节目是按照《钝太木桶店》、《画家普吉》、《大箱子》这样的顺序演出的，从后台传出狗的叫声，资本家的粗野而低哑的说话声，女议员"是啊是啊"的尖尖的叫喊声。——我对演戏一窍不通，可是任务摆在眼前，所以我时常到后台去看看。在那里，有时学狗叫的松井，手脚趴地，简直象要舔那肮脏的地板似的，额上暴起青筋，汪汪叫着。有时渡边用一只手操演木偶，一只手按着鼓起的喉咙，学着肥胖的资本家的喇叭嗓，弄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有时扮"女议员"的芳姐，掩着工作服的前襟，扭动着粗壮的腰肢，抿着小嘴，"噢，喃喃喃"地笑着。唯独大岛美祢子自始至终一只手拿着脚本，给忘了台词的演员提词，另一只手忙着敲木桶底，发出拟音，或者把要出场的木偶递给操演的伙伴，或者是拉幕。大家在头上都系一条吸汗的布巾。两只手都占着的时候，就用脚来比划着打招呼，他们就是在这样又热又窄的地方拼命地工作着。

幕间，已经接到解雇通知的村邮局职工代表和从苏联遣返回国的人讲了话。二十五六岁，穿着黑色制服裤的邮局代表，一个劲地擦着头上的汗水，几乎没有抬头，宣读完了以全国邮电工会长野县分会某某地区的名义写的控诉书，马上就下来了。这固然因为不习惯，但更因为这些所谓的观众都是他朝夕相见的熟人，所以使他感到特别不好意思。观众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情。有的拿下了烟袋，张

着嘴；有的歪着头仰着脸；有的低着头把下巴颏放在抱着的孩子的头上。不是听不懂他讲的内容。从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地看出控诉书有力地戳穿了所谓“学校和邮局裁人就会减税”的反宣传。可是今天在这里，不管你多么会讲话，也不管你怎样追问他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恐怕他们谁也不会开口的。紧紧地套在他们身上的新的现实和旧的现实，那要更加深刻。——这就是他们脸上的神情。

最后放映幻灯片：《白袜子一家打砸抢记》，从黑暗的角落里，不时传出象用骨瘦如柴的手拍袜底似的鼓掌声。这是东芝工会联合会文化部编写的，也是文工队的压轴节目。他们不仅演得熟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已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喇叭声、鼓声轰然而起，立刻唱起男女混声合唱。三月的一个大雪天，一群警察从川岸工厂的后山蜂拥而来，闯入川岸工厂这个镜头，放了足有五分钟，这时从各个黑暗的角落里响起了《国际歌》声，我借助银幕的反射光线，看见那些认为“不能娶川岸工厂的女工作媳妇”的村里的人，在昏暗的会场内都屏息凝神地看着。

“乡亲们，谁要是还有时间，那就请留下来参加座谈会，给我们刚才进行演出的文工队提出批评；对川岸工厂罢工的问题……嗯，现在还不到十二点，近处的请……”

当观众站起来的时候，到了台前的队长松井，仰起戴着眼镜的脸，用沙哑的声音喊着。拥挤着从唯一的一个楼梯口往下走的人们，有的就停下来听松井讲话。——毫无疑问，大部分人是为了寻求娱乐而来的，现在大概又带着“有

趣”、“没趣”的感想而归。但是，同时可以肯定，大部分人都看到了“意外的”东西。他们的兴奋还表现在那些残留的零乱碎纸和会场专用烟碟上。村支部的人收拾舞台，坂井梅卖力地打扫着铺着席子的宽敞的会场……

文工队这种工作，它究竟从哪里产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呢？雨早就停了。从我坐着的背后的窗户，可以看到山峦之间的星空。座谈会在进行着，开始留下来的约有五十来人。翻山越岭来的S村的两个青年，给文工队提了很好的意见以后也回去了，现在剩下三十来人。他们向文工队提出希望，向从苏联遣返归来的人提出质问，还谈了下山事件和三鹰事件。并排坐着的文工队员们也都疲倦极了，尽管松井和芳姐还坚持着，可是靠着楼梯口扶手的大岛美祢子，两手撑在膝盖上，不时地睁开发涩的眼皮，又合上。不知从哪里远远传来了鸡啼声。他们明天还要乘头班车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我看到在矮鼻子下面的下嘴唇耷拉下来的大岛美祢子的侧脸的时候，感到这是在无情的搏斗中前进的这个社会所产生的既不可理解又不可避免的东西。

“我说，先生……”

这时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的一位大伯，少有地叫了我一声。这人四十五六岁，黑脸盘儿，眍䁖眼，穿着一身军服，盘腿坐着，两膝间放着一个象小学生背的书包似的大背包，从开始就一直低着头。从他那磕烟袋锅的手势和肮脏的络腮胡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庄稼人。从昨天晚上起，不论在青年会馆，还是把会场换到寺庙正殿的时候，他都跟

去了，而且都用同样的姿势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我大体上也猜到是这么一档子事。"

他抬起深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当他轻易不开口的嘴，连同那嘴边上不加修饰的长胡子一起动起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使人感到会场上的空气为之一变，在这以前的高昂的兴奋的声音骤然停止，大家把视线都集中到他的身上。虽然正在谈论下山事件，可是在座的人们很快觉察到这位大伯的话未必是单就这个问题说的。

"是啊，因此，报纸这类东西……"

年轻的地区委员嘴快地说出这么一句。接着村支部的M君又说了。这看起来，好象必须马上搬起好容易才动摇的沉重的大石头似的。眼前的"沉重的大石头"却难为情地向那边看了一眼，当他把视线移到我的脸上的时候，便谈了自己个人的事情。

"这件事我想是想过了。不过，的确，哼，光由我一个人说出来，总是要倒霉的！"

"哈哈哈！"大家哄堂大笑起来。一直没有开口的老大爷们和青年们心里象是顿开茅塞，豁然开朗似地笑了起来。村党支部的M君好象知道那位大伯是某庄的什么"兵卫"，他笑得最厉害。大家越笑，那个眍瞜眼、黑脸盘的大伯也就越认真、越激动。——他的发言看起来是不足道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尽管这里是一个小村庄，但却堆着一堆堆的石头。谁要是敢说句什么，就一定会受重伤。而且结了沉默的疙瘩。现在这个疙瘩掉了。笑声非常亲切，并包含着复杂的

感情。有人短短插上几句话，大家又都笑了起来。

已经产生了影响。我想这就是文工队工作的一部分啊！我向大岛美祢子那边一看，她突然象受惊似地睁开了眼睛。使人感到她恰似睡着了的狗似的，听到了响声，就赶紧竖起耳朵，抬起头来。她脸贴着楼梯扶手往楼下看，忽然站起来，顺着楼梯下去了。因为离我坐的地方很近，我也下去了。在楼下的传达处，坂井梅被五六个青年包围了。因为临时拉线的一百度的电灯熄灭了，显得有些昏暗。穿着白衣服的坂井梅，一面找词儿争辩，一面往后退。象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一些青年，喝得酩酊大醉。里面有昨晚见过的那个瘦高个青年，他穿着浅色夏威夷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手里拿着一把粗糙的雨伞，一只穿着木屐的脚踏在台阶上。

"你们是以演木偶戏为名，把大家召集来的吧，哼！"

在昏暗之中，看到对面一个穿着白色单衣、戴着眼镜，年纪似乎稍大的人，劝阻着说："算啦，算啦。"可是另外一个戴白色登山帽的人，嚷了句什么，坂井梅象躲闪似地往后退。

"你们是共产党吧！"

穿衬衣的这么一说，另外的两三个人中有人贼："是赤色分子，是赤色分子！"这时大岛美祢子突然出现在他们跟前。矮个子、头发发红的美祢子，她把头一歪，用特别爽朗的声音说："请！请进！"

那个穿夏威夷衫的，把脚从台阶上放下来，简短地怒骂

一句什么，美祢子就把辫梢一甩，歪着头，笑着又前进了一步。

“请进！里面正开座谈会哩。请不要客气！”

青年们后退了五六步，在昏暗之中瞪着大岛美祢子，七嘴八舌地骂着。坂井梅也走到那边去了；大岛美祢子把放在那里的木屐穿上，向外走出两三步，高声说：“请，请进！请大家给我们文工队提意见……”她这么一说，有人就嚷：“我揍你！这个丫头！”有的说：“算啦，算啦！”还有的说：“真他妈混蛋共产党！”叫骂声混成一团。这帮青年被那个年纪稍大的、穿单衣的人制止着，在黑暗中渐渐走远了。

“多不讲理呀，这是西F村的家伙。”坂井梅依然很激动地说道。

走回来的大岛美祢子瞪大了圆眼睛天真地说：“这种人不管哪个村都有！多——着呢。”

她象是好容易才把睡意赶走似的，轻声地唱着：“木曾川啊，撑排的人哪……”同时用合唱时的姿势，蹦蹦跳跳地上楼去了。

（1950年1月）

盛继勤译

遥拜队长

井伏鳟二

按这个地方的方言来说，村子里发生了乱糟糟的事情，就叫作“村子遭了霉气”①。屯子里发生了乱糟糟的事情，就叫作“街坊遭了霉气”。“街坊”就是屯子或左邻右舍的意思。“遭了霉气”就是出了麻烦事，或平稳无事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破绽之类的意思，这个大字笹山村也常常有“街坊遭了霉气”的事，所以村子里的人颇以为苦。究其原因，则完全起于前陆军中尉，一个名叫冈崎悠一的反常的举动。

冈崎悠一（三十二岁）是个神经错乱的人。平时还比较稳重老实，但也有种错觉，以为现在战争还在继续，自己和从前一样，是个军人。他的所作所为，在某一点上，和战时的军人并无二致。譬如吃饭的时候，他会对着饭桌突然正襟危坐，“第一，军人须尽忠节……”念念有词地背起五个条②

---

① 原文是“村がめげる”。这里所说的“村”，指的是行政村；下文说的“屯”，原文是“部落”，指的是隶属于行政村的自然村。“めげる”是土语，按原文里的解释，是“东西坏了”或“平稳无事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破绽”之意。

② 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每个军人必须背诵的军人守则一类的东西。因有五个条文，故称之为五个条。

的条文来。他娘给他买回烟来，则说是御赐香烟，作出一副感激莫名之状，向东方致遥拜之礼。走路的时候，也会突如其来大喊一声“正步——走！”——这些，是在战时大家看惯了的军人举动，谁都不以为奇，只是今天看来，觉得有点出洋相罢了。悠一也并非以某一个第三者为对手，而是自导自演。如果止于这个程度，那还不成为什么麻烦。疯子干的事嘛，“街坊”上的人们也大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的。

然而，神经病一旦发作，悠一的举动就带上积极色调了。他会把别人错认为自己部下的士兵，凡是屯子里的人，不管是谁，他见了都要发号施令。不发病的时候，悠一似乎错以为自己是在内地勤务，发病的时候，则似乎以为是在战地勤务。大致上可以有这么一个区别。发病的时候，譬如见到一个过往行人，他也会猛然大喝一声：“喂，去把下士官叫来！”哪里有什么下士官，所以被吆喝的人常常惶惶然不知所措，一看到这情形，他又会大喝一声：“快一点！磨磨蹭蹭地干什么！”他有时候喊“冲锋”，有时候又喊“卧倒”。在各种各样的号令里，被喊“冲锋”的人是比较好办的。只要按照命令跑开，就可以逃掉了。但是碰到他发出“卧倒”的命令时，被喊到的人，倘穿着下地干活的衣服，倒还好办，若穿着出门会客的褂子之类，可就麻烦了。那个人如果作出“卧倒”的姿势，悠一自然心满意足；但如果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就会一面叫道：“混蛋！这是前线啊，卧倒！”一面把对方向沟里推去。碰到这样的情形，人们大抵是逃开去的，悠一是

个瘸子，因而跟踪追出的念头只好放弃。不过逃开的人却会听到背后喊这类吓人的话："你逃，砍掉你的头！"

大体上，即使病势发作得厉害的时候，悠一也不跟妇女老幼为难。他发号施令的对象限于青壮年，而且限于篚山屯的熟人。在这一点上，因为悠一对于想要为难的对手有所选择，所以有一个时候曾流传过一种传言，说他或许是假装疯癫。但另外也有一说，说这种传言是出于缺乏军队生活经验的人们之口的。总之，悠一只是把篚山屯的青壮年认作自己的部下，则成了今天屯子里人们的定论。但偶尔也不无例外。很久以前，悠一在战败后第二次或第三次发病的时候，有两个到这个屯子来买菜的青年菜贩子坐在路旁佛堂里休息。悠一走过那儿，说了一声"目标，三百——"，先就把他们吓了一跳，接着又喝道："混蛋！磨磨蹭蹭地干什么！这是前线啊！"这两个吓得胆战心惊的青年，连问问是怎么回事也没敢问，就跌跌撞撞地逃掉了。因为那是战败后不久的事，青菜贩子大约对军队用语还感到有某种可怕的威力吧。但也说不定是由于战时对于军队用语谁都让上三分的那种惰性的缘故。

还有一次，就在最近，悠一又对外来的人发了号令。那是战败后他的病已发作过几十回时候的事。有一个从海边上的市镇到这个屯子来买炭的青年，和屯子里一个名叫栋次郎的山主在路旁佛堂里抽烟。悠一走到那儿发了一声号令："卧倒！"那个青年戴一顶旧战斗帽，穿一身官家拍卖出来的军服，因此悠一的错觉似乎更浓了。听了他的号令，栋

次郎知道是怎么回事，钻到廊子下面去了，可是外来的青年却依然坐在廊子上不动。悠一威风凛凛地喝道："卧倒！这是前线啊！"一面说着，一面抓住那个青年的肩头就往佛堂廊子下面推。

"干什么？岂有此理！"

青年踉踉跄跄地推开了悠一的手。

"要反抗吗？混蛋！说废话，小心砍你的头！"

悠一刚说完，就挨了一记耳光。

"好——反抗啦？"

悠一也回敬了那个青年一记耳光，两个人厮打起来了。廊子下面的栋次郎，听到动静吃惊地爬了出来，这时候悠一已经仰面朝天地被摔倒了。那个穿军服的青年，想是要用皮带抽他吧，正在解皮带。

"等一等，这可不成。"栋次郎一把抱住那个青年，喊道，"哎——桥本屋的优先生，哎哎，快来呀！哎——新宅的松字，快来呀，帮一把呀！"他是在向佛堂附近的人们呼救。桥本屋和新宅都在佛堂的对面，只隔着一条道。优先生和松字马上从两家门口跑了出来。

幸而穿军服的青年膂力不大，栋次郎从后面抱住他，他只能徒然地划动手脚，但嘴巴却振振有词地说着应时的话。

"砍头，这是什么话！完全是军国主义的余孽，骸骨。喂，栋次郎先生放开我！放开呀，村松栋次郎先生。在此危急存亡之际，村松栋次郎先生，你想剥夺我的自由吗？"

“安静些。打架的对手，是那个样子嘛，是没有抵抗力的呀！”

“不，砍头，这叫什么话！这是军国主义妖孽说的话。只是这一句话，就把我的肠子气断了。”

“不要这么说吧！只当这是在战时，大家没有什么忍耐不了的。在战时，这还不是听得烂熟的话嘛，大家不都是常常听过的嘛！”

“村松栋次郎先生，只当这是在战时，这成什么话。这是不能容许的严重的失言！咱们是宣誓为非武装的国家呀。你要说这种话，那末从你那儿买来的炭，我要全部退掉。”

“好，退吧！我也不卖给你了。”

就在这样争吵的时候，桥本屋和新宅一同把悠一扶了起来。悠一的那条瘸腿似乎被弄疼了，他用两手扶着两位救护人站了起来。他的脸色铁青，双眉竖立，眼睛里充满血丝，看去就象从玩具店买来的狐狸的假面具。那样子仿佛是不管怎样都不肯甘休似的。在他来说，无疑地是会“怒从心头起”的了。

“喂，下士官在哪儿，下士官哪？”悠一环视周围吼叫道，“喂，下士官，把那个兵拉出去砍啦！简直妨碍作战。下士官不在吗？把那个兵砍啦！在敌前，这关乎士兵的士气。喂，下士官不在吗？”

“怪物，法西斯余孽！”穿军服的青年忍不住地骂道。

“喏，悠一老兄，回去吧！——中尉，嗄，开始敌前迂回作战啦！”

桥本屋，这个救护人一面说着一面使悠一转过了身子。

“敌前迂回作战！”悠一被救护人带走，一面喊道，“作战命令，第二十二号。第一，兵团须以主力在吉隆坡市正面展开，另一部兵力，迂回丘陵地带，向敌侧迫进……”

“胡说八道些什么！这个进行战争游戏的臭美的混蛋，侵略主义的兵痞！”穿军服的青年气呼呼地说，“喂，放开我。还不放开嘛，我说村松栋次郎先生。——这个兵痞，怪物，我非得再揍他一顿不可。”

抱住那个青年的栋次郎，没有马上松手。直到悠一的身影消失到石崖后面以后，栋次郎说：“好啦，对不起得很。”这才放了手。然后他们俩再慢慢谈论悠一的事情也就是了。

遇到这种情形，悠一被送回家去，总要被关到仓房的禁闭室里去。那禁闭室，三面是板墙，一面是用圆木作成的槛栏。地板也是用结实的木板铺的。大体上，经过两天发作就会过去。于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上，悠一的娘就要先到邻居们的家里去挨门道歉，然后再打开槛栏的木门。因为需要悠一帮助耕作，也需要让他作点糊伞之类的副业，所以不能一直关他的禁闭。悠一要是不干活，这母子俩的穷日子，马上就会过不下去的。邻居们也很知道这点。战时，悠一在战地受了伤，害了脑病被送回国来，到陆军医院去替悠一申请出院的，也是这些邻居们。悠一的娘虽然辞谢过，但居民组的人们认为有一位军官回到这个居民组来，是件体面的事，所以大家共同作了个促使悠一出院的决定。陆

军医院的负责人大约是断定了悠一作为军人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就暂且给悠一下了个中风患者的诊断，让他出了院。在战争期间，津贴可以领到很多，母子俩即使不作糊伞之类的副业，悠一家里的生活也不发生困难。那时候，悠一的病状也还不那样显著。一大早起来，挂上日本刀，穿着军服在村里的路上走来走去，一看到笹山屯的青壮年，就象给谁打气似地打声招呼。大抵是“好好去吧，振奋点！”这样简单的寒暄话。有时候也说：“喂，振作起精神来！好好干！”偶尔遇到欢送出征士兵的团体之类，他就会发出号令，命令他们停一会儿，来一场简单的演说。演说的内容并不是欢送出征士兵的祝词，而是把欢送人全体看作自己部下的士卒，来一番鼓吹“灭私奉公”精神的训话。就这样，当时却也没有谁说悠一的举动是滑稽可笑的。一大早穿着军服走来走去，也被看作是一种医治瘸腿的练习运动。他的样子开始使人们感到不大对头，是在接近战败的时候。完全显出神经错乱的症状来，则是战败后又过了几天的事。

最初，屯子里的人们说，得这种神经病，大约是由于悠一在南方战地感染了恶疾的结果。其后又有人揣测说，这病是起因于先天的梅毒。也许这种说法带有某种刺激性吧，一时竟成了很有力的论调。悠一的娘是在家招女婿的，她招赘来的丈夫在悠一上小学那年亡故了，死因确实是败血症，是由于过劳和贫困而来的营养不足引起的。成了寡妇的悠一的娘，把后门的一棵榧树卖了，置了一身夏季衣裳，到海边市镇站前一家叫作小野半旅馆的客店里作了住

在那里的女用人。她的这个差事，收入却意外地非同小可。悠一从高小毕业的时候，由于他娘的劳动，他们家已经挣扎到可以稍稍喘口气的地步了。正房和仓房也都翻盖成了瓦顶的。在房子的周围又种了一圈杉树，院子的大门也竖起了粗大的洋灰门柱。虽然这和杉树围墙以及周围的风景一点也不协调，但对于悠一他娘花了不少财力来修门柱的这种好胜心，邻居们却也不能不给予相当敬意。自然，这样一来，这一家的声望也随着抬高了。对于这门柱，村长也满口称赞过。有一次，村长到悠一家里，说是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称赞说"府上的门柱实在壮观"，曾使悠一他娘着实高兴了一阵。隔了两三天，村长又和小学校长一道来到悠一家里，对悠一娘说，他们想推荐悠一去考幼年学校①。理由是悠一是优秀的学生，悠一娘人品高尚，这一家堪称模范之家。悠一娘当时就感激得不得了。村长们回去以后，悠一娘到桥本屋去把方才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然后说："实在是啊，现在想起来真是多亏修了这门柱呀！"这个老成持重的女人看来也有点飘飘然了。

那个时候，大陆战争②已经扩大，军事系统的学校都招收了大量学生。同是属于军事系统的招收年幼学生的学校，也拚命地急于多网罗学生。军事当局曾命令全国各市町村长，采取推荐制度保送学生应考。悠一也是应考的一个。

---

① 幼年学校是战前日本军队系统的相当于中等学校的军事学校。

② 大陆战争指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他从幼年学校经过士官学校，在二十二岁上被任命为少尉。派遣到马来亚去，是在当了小队长①之后第三年的十二月，翌年一月，又在马来亚中部吉隆坡市升任中尉。这些事情，大字筐山村的人们，也从悠一娘那里听说过，大致的情况是知道的。但以后的经过就不清楚了。悠一本人什么也不说，他娘对邻居们也就无从说起了。固然，害了脑病，丧失了记忆，事属无可奈何，但腿是怎样瘸的，问起这点，他也摆出一副冷面孔，漠然不答。这和伤兵处世谦让的态度也有一脉相通之处，所以最初邻居们都说，悠一的沉默寡言乃是谦让美德的一种表现。但战败之后，邻居们的这种舆论却一变而为父种其因、子受其果的因果报应之说了。平时，心境宁静的时候，悠一的样子也还比较稳重，只要不见到游游荡荡的青壮年，大抵是闷声不响的。地里的活也帮着干，也能糊伞，甚至还能操作制绳机器。虽说人成了半疯半傻，但自己怎样成了瘸子的，绝不会完全不知道。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讲，这就不妨认为其中必有相当难于出口的理由在。在军队里，悠一总把“灭私奉公”挂在嘴上的那种声态神情，想来也是过于浮夸的，也许同事们劝告他不听，厮打起来而折断了腿的吧。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揣测：一定是打架打断了腿的。

恰好当这种揣测成为附近一带的定论的时候，栋次郎的弟弟与十从西伯利亚遣返回来了。与十回来的时候，在从

① 小队长相当于我国军队中的排长。

敦贺开出的火车上，和一个名叫上田五郎的从前的曹长①坐邻座。这个上田前曹长，是山口县山村生人，可是他却会唱与十出生地方的一支叫作《走呀！》的民歌。这是笹山屯的孩子们一面一根根地拔嫩草玩，一面唱的一支童谣式的歌。歌词俚鄙不足道。但摘茅草花的时候唱唱却也不坏。

走呀，走呀！
提着空筐走呀！
走到了“初田片”呀，
松鸦叫，一片光秃秃哇。
来割草呀，来割草呀，
割下的草从筐眼漏了呀！
提着空筐走呀！
——拔了十五根了呀！

“初田片”是个池塘的名字。在笹山屯背后的山洼里，有一个用堤截住了水，形成葫芦形的池塘。笹山屯的孩子们，常到“初田片”池畔的野地去割草。池塘周围只有四五町长。从一条坡路下来，沿着伐木道走去，池塘就在那尽头的林子里。这是一个萧索的、贮着一湾微浊的水、一无出奇之处的池塘，在外人看来，是完全不足称道的。可是就连这个风景索然的池塘，对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在归途中的与十来说，无疑地也是一个勾起乡愁的对象。然而使与十感到

① 曹长相当于我国军队中的班长，以上士充任。

喜悦和惊异的，首先却是他乡人竟也知道《走呀！》这支民歌。

"这个歌，你是在哪儿，跟谁学的？"与十动了好奇心。

"大战① 开始以前，在输送船上学的。这支歌叫作《筐山童谣》，是一个叫作筐山的乡村的歌。大概是一个很偏僻的乡村的催眠歌吧！"上田五郎说。

这个名叫上田五郎的人，说他是在初次出征到南方去的时候，学会这支《筐山童谣》的；在输送船上，每有部队的业余演艺大会，一个被大家叫作"遥拜队长"的小队长，名为冈崎悠一的军官就唱这支童谣，于是士兵们也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无怪上田五郎把"初田片"也按照地方土音念成"初田辨"②。不只是筐山屯，那一带的人都是把"初田片"念成"初田辨"的。话头从这里开始，两人越说越投机。于是与十就从上田五郎那里详细地听到了悠一在马来亚负重伤的经过，也详细地听到了悠一神经错乱的始末。把这些事情告诉给与十的这位上田前曹长，在马来亚战线的时候，是冈

---

① 大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② "初田片"，原文用片假名（楷体字母）写作"ハツタビラ"，"ハツタ"用汉字写，可写作"初田"，意即新开垦的田地；"ビラ"可写作"片"，在这里是接尾词，意即平坦开阔的地方。如果意译，也许可以译成"新开地"或"新垦地"的吧。但我国译日本地名，大都照原样写其汉字，而不采取音译或意译，故这里也按惯例，以相应的汉字译出。关于土音的念法，原文是把"ハツタビラ"念成"ハツタビエラ"。下面还有几个关于标准音和土音的念法的例子，由于两国语音上的差异，译者把它们略去了。

崎悠一那个特种小队的上等兵，而且当过悠一的勤务员（通讯员）。与十和悠一年纪同样大，但悠一出发去马来亚以前，与十就到沈阳去了，所以他还不知道悠一已经神经失常。

——悠一是从卡车上摔下来折断了左腿，同时变得半痴半呆的。那是在他们坐卡车从吉隆坡向一个叫作塞连班的小镇急行军的途中。部队快到一个叫作塞丹的村子的时候，碰上一支工兵部队在架桥。钢骨水泥的桥被炸弹炸毁，落在河里，工兵部队的人避开那厚重的钢骨水泥残骸，正在另架一座弓形的木桥。河只有四五米宽，但遇到这情形，卡车部队的士兵却显得束手无策了。除了等桥架完，别无他法，只好帮助挖挖土方什么的。工兵部队的班长，戴着军帽，只系了一条兜裆布。这个裸露着身子的人对小队长悠一说："你们运气不佳啊。早来二十分钟，桥还在哪！"隔了一会，又说："运气还算好哇。早来二十分钟，说不定连卡车也一道炸飞了呢！"工兵部队的人说话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听说，再等一个钟头，桥才可以架好。今天早晨架了一座桥，中午时分被炸毁了，又架了一座，又给炸飞了。

部队为了躲避空袭，把辎重车和卡车都掩蔽到橡胶林里去了。士兵们有十名被抽出来去帮助搬运架桥用的材料。其余的人，为防备空袭，枪都上了子弹，坐待出发。后续部队也都退避到橡胶林里去了。

刚刚下过一场暴雨，橡胶林里很凉爽。从对面橡胶林的尽头处迂回流来的河水，笔直地穿过野地，消失到不很高的冈峦后面。在野地上，到处有炸弹炸成的坑，其中积了污

浊的水，形成一些骤然出现的水塘。在一个深浊的水塘里，有两匹水牛亲密地浸在水里，只露出了头。一匹水牛的角上，还落了一只白鹭。水牛和白鹭都寂然不动，这些鸟兽仿佛也在呆呆地看着架桥工程。

桥架好之后，部队坐卡车开过去的时候，最前面的一辆卡车走到桥中间抛锚了。机器发生了毛病，修理很费时间。后面的人不消说了，坐在这辆出了毛病的卡车上的士兵也都脱了衬衣。车开起来的时候，很凉爽，但一停下来，晒在炎天下，而且密密地挤在一起，那就热得不得了。有人在大声地闲扯。坐在那辆出毛病的车子上的士兵，说话的声音尤其大。有指着浸在野地上炸弹坑里的那两匹水牛说想吃它们的肉的，有说水牛肉又臭又硬、味道不佳的。还有人出声地一个一个数着炸弹坑的数目，数到了三十二个的。又有人说："真费钱啊。看看那野地上的水塘。毫不心疼地乱丢炸弹！"一个姓友村的上等兵接过来说："就是费钱嘛，战争这玩意儿。完全是种浪费。战争这玩意儿，原本就是费钱的玩意儿啊。"这些话，坐在第二辆卡车上的上田勤务兵全都听到了。当然，坐在那辆卡车司机旁座上的遥拜队长冈崎悠一就更能听到了。

遥拜队长从司机旁座上走下来，厉声喊道："喂，友村上等兵！"

出毛病那辆车子上的人们马上肃静下来了。队长从桥上走到那辆出了毛病的车子旁边，吩咐道："喂，把后档板放下来！"

车上的人把卡车的后档板打开，队长从那儿爬上车去，自己关了后档板，说："喂，友村上等兵，到这儿来一下！"

"是，遵命。"友村答道。他从密密层层的人群里挤出来，来到队长跟前。

"喂，方才你说什么啦？把方才的话再说一遍！"队长冲着友村的脸说。

"是！方才说：是费钱的玩意儿。"

"就这一句吗？把方才你说的话，再详细点重说一遍！"

"是！冈屋上等兵说：敌人毫不心疼地乱丢炸弹。所以我跟着说了：战争这玩意儿就是浪费。"

"混蛋！"

队长着着实实地揍了友村上等兵一记耳光。打了第二下，正要打第三下扬起手来的时候，车上的人突然一同晃动了一下。司机为了试车，稍稍开动了一下车子。

站在卡车边上的队长，可就不仅仅是晃动一下而已了。因为没有把铁钩挂上，后档板开了。就在这同时，队长揪住友村上等兵，两脚登空了。

"啊！"士兵们一齐叫了起来。队长和友村上等兵摞着个儿滚到桥边上，又被桥板弹了起来，掉到河里了。倒楣的是，钢骨水泥桥的残骸又在河里等着他们。队长仰面朝天地落到桥的残骸上。友村上等兵倒栽着落了下去，又滚落到水里去了。这总共也不过是数秒钟以内的事。

大家都慌了。一个姓横田的准尉，穿着军靴，就领头跳下河里，喊道："喂——找友村上等兵去！以一部兵力去搜

索，由太田曹长负责。”

上田勤务兵也跳到河里去了。河水淹到肚脐，水流也不急，但河底净是粘泥，鞋陷进去，行动很不方便。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找到了搭脚的地方，一个卫生员由河的上流游了过来。

“小队长，小队长……”横田准尉在队长耳边喊着，那声音是悲壮的。仰面躺着的队长，双目紧闭，耳朵里流出了血。只系了一条兜裆布的卫生员，摸了摸队长的脉，说：“好象不要紧，还有脉。”

“不要紧？真的吗？”准尉问道。

“是，我想是不要紧的。”卫生员答道。工兵队的人从河边架了一道跳板，通到钢骨水泥桥残骸上。这是用四方木材搭起的跳板，为的是抬着担架可以走过。

到河下流去搜索友村上等兵的士兵们，赤裸着身子在河边上走着。因为河水浑浊，看不清楚，也有人下到河里脚步不稳地朝下面走去的。友村上等兵头部撞上了钢骨水泥桥的残骸，说不定掉到河里之前就失掉了知觉。如果是这样，卫生员说，那倒可以免于在水里窒息而死。但终于没有找到他。只说了一句战争是浪费，就在死前挨了一顿耳光，而且被牵累着从出了毛病的卡车上掉了下去，脑袋撞上钢骨水泥，沉到连名字也不知道的浑浊的河里，遭到了这样悲惨的下场。仿佛一种什么命运，被压缩在一瞬之间显现在人们眼前了。战争岂止是一种浪费呢！

队长苏醒过来了，但一直在痛苦地叹息，于是就没有用

卡车，而是用担架把他抬到野战医院去了。听去象是叹息的，也许是轻微的呻吟吧。

那个姓冈屋的兵，在河边上插了一枝橡胶树枝，算是给友村上等兵造了一座坟。友村说“战争这玩意儿就是费钱的玩意儿啊”，是因为这个姓冈屋的兵先说了一句：“真费钱啊。毫不心疼地乱丢炸弹！”冈屋说，对于友村的飞来奇祸，他也应负责任，但又说，他所负的责任，大致算作一成，也就差不多了；突然开动那辆出了毛病的卡车的司机的责任，占二成。他说，其余七成责任应该谁负，他不知道。言外之意，是说应该由从车上掉下去的时候揪住友村的队长来负的吧。

部队全员临出发的时候，在准尉的号令之下列了队。准尉拔出军刀，喊道：“在友村上等兵灵前，默祷！”全体人员向那个假设的坟墓敬礼，告别了。

友村上等兵活着的时候，在一切方面，动作都缺乏敏捷。他说，他干什么都慢慢腾腾，显得迟钝，大概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是个孬种，而且不止一次地从学校运动会“溜号”过，也许是这种行为的报应。他是个瘪瘪嘴，下巴很长，为了掩饰这点，留了一撮山羊胡，在点名之类的场合，一到“稍息”的时候，就好捋他那撮长胡子。这个人动作虽然慢慢腾腾，但抓起乱飞乱跑的鸡来，却颇为拿手。他可以把在橡胶园里饲养的近于野生的鸡，象拣一个纸篓子那样随随便便地捉到。马来亚人的房子，地板都造得离地面很高，逃到那下面去的发怯的鸡，他也可以毫不费事地诱出来捉到。但

这只限于抓来和自己班上的士兵一同吃烧鸡，如果别的班要他抓，他也许会把鸡给撵散了。他就是这么个怪性子。有一次，炊事班的兵说是大家想斗鸡玩，请友村给抓三四只鸡来。恰好，那天正是在吉隆坡市遥拜队长升任中尉的日子，从别的小队来了两三名少尉在队长的临时宿舍里聚会。友村对炊事班的兵说："你们斗鸡？斗完了给队长吃，是不是？为了庆祝队长的晋级，当官的要会餐，是不是？我才不干呢！"拒绝了。事实上，并不是为了会餐，确实是炊事班的兵们想斗斗鸡玩。但这个话传到队长耳朵里了。炊事兵告诉了横田准尉，横田没去申斥这个抓鸡的能手，而是喊喊喳喳地报告给队长了。队长的性子，在这些杂事上是不露声色的。听了横田准尉的密告，也始终闷声不响。刚好在晋级升官的时候，有人来密告这类事情，也许使他感到不得其时吧。在行军中，揍了友村上等兵，似乎也不能硬扯到因有抓鸡一案耿耿于怀上去。不过友村本人以及旁观的士兵们怎么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队长在被抬到野战医院去的路上，仰面躺在担架上说着胡话："喂，把后档板放下来！"还说了一句："喂，友村上等兵，到这儿来一下！"他说这句话，不是两次，三次，而是说了好几次，而且每次都痛苦地伸起手来，想抓住为了遮蔽阳光绑在担架上的橡胶树枝。那手势就象老雕抓食似的。担架员说，这大概是由于发烧的关系，于是上田勤务兵就用水壶里的水沾湿了毛巾，放到队长额头上了。

野战医院是一幢背靠着一片椰子林的洋式民宅。一个

马来亚人拿着一把三尺柄的镰刀在修剪佛桑花栽成的篱笆。他好象在试网球拍子顺手不顺手似地，左手叉腰，只用右手一上一下地挥动着镰刀。进了铁栅栏大门，从大门直到堂屋门口，甬路两侧是两排结着颜色、形状、大小都类似乌爪的果实的乔木，撒下来一片阴凉的树影。队长仿佛要威吓那撒下荫影的乔木似地，伸出手来，用手指在空中抓挠着，说着胡话："喂，把后档板放下来！"

从担架被移到手术台上的队长，还穿着翻领衬衣、军裤和黑色的长统靴子。

"为什么不把靴子给他脱下来？"军医突然叱责上田勤务兵说。

"左腿的骨头好象断了。一给他脱靴子，他就哼呀哼呀的，好象非常疼。"上田勤务兵回答说。

"那末，为什么不把右脚的靴子给他脱下来？首先，卫生兵就岂有此理！"军医又叱责了一句，于是上田勤务兵就把队长右脚的靴子脱下来，交给了担架兵。

"看，不是很容易脱吗？"军医又厌恶地说了一句。从上田勤务兵和担架兵的心情来说，让自己的队长，一个军人，只穿一只靴子，那可是关乎他们的威严的问题呢。

"用剪子铰开！把靴子，铰开！"军医对穿着手术服的一个方脸膛的部下说。

上田勤务兵回答着军医的询问，把队长坠车当时的情况，和来到医院之前的经过，都一一报告了，也报告了耳朵流血的事。但他把坠车是从停车中的出毛病的车子上掉下

来的这一事实却打了埋伏。他报告说，卡车正在飞快进行中碰到了障碍物，倾斜了一下，队长和一个姓友村的上等兵同时被甩出去了。又补充说："一切都是由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

军医问："那个姓友村的兵，怎么啦？"回答说："死啦。"军医马上接着说："队长和兵不会一道坐在卡车上。队长应该是坐在司机旁座上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事情说明白些！"上田勤务兵只好把友村上等兵因为失言被队长揍了的事实说了出来。也承认了友村是一面挨打，一面从卡车上掉下去的。

军医的部下，把遥拜队长左脚的靴子，竖着铰开，扔到地板上了。也把军裤从膝盖以下竖着铰开了。露出来的左腿，不光是受伤的那一个地方，从腰以下全都肿了起来。军医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也许是别的什么。队长忽然又冒出一句话来："喂，友村上等兵！把方才说的，再重说一遍！"

"嗬，这可不成。还在发脾气哪！"军医作出一副难看的面孔，向上田勤务兵问道："方才，他说友村上等兵来着吧。你们的队长，揍那个兵的时候，是不是车子开动了？卡车原来是停着的吧？"这真是不同寻常的讯问，勤务兵只好回答说："是。""那末，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到队里……不，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回去吧……"军医说。担架兵和上田勤务兵临回去的时候，朝着躺在手术台上的队长敬了礼。队长打了一针之后，仿佛蒙蒙眬眬地已经开始有了些知觉。

出了医院的堂屋门，一个担架兵说："真厉害呀，那个军

医。抓住话头，马上就把假话真话分辨出来了。”

“那是因为咱们的队长说了些没影的话。不，不是没影的话。”另一个担架兵说，“看，那个马来亚人，我真羡慕他哪。没有国家，可是战争也没他的事。你看，他悠悠然地在修剪着木槿树。”

“说什么混话！关重禁闭还完不了哪！”他的伙伴叱责他说。

上田勤务兵失掉了勤务兵的头衔，又成了普通上等兵。他们的小队重新配备了一个叫作浅野少尉的士兵出身的小队长，他来的当天晚上，在夜间战斗里出了两名重伤员。抬他们去野战医院的士兵，探问了前队长的病，回来了。病情不妙。腿上的伤，兼带纵形骨折，这倒确有愈合的希望，但据说头部的伤，转为内科疾患了。探病回来的一个姓望月的兵说：“这就是说，头上的跌打伤，变成了一种叫作痴呆症的病。”据望月说：队长只是仰卧在床上，轻易不说一句话，偶尔说些什么，也净是些不连贯的话。这些话，大致上又限于军队用语或训话时说的一些话；这些训话时说的话，也只是一些成语，断断片片的。“灭私奉公”、“你的命，交给我啦！”、“反军思想”、“多说废话，小心砍你的头！”——净是这些听来使人毛骨悚然的话。他又说，训话用语里有很多新发明的成语，所以在选择那些听来使人毛骨悚然的话上，队长是不会感到词穷的。

“不过，那是没办法治的了。完全是半痴半傻嘛。那种痴呆劲儿，就跟喝醉了酒似的。”到医院去的一个人说。他

的伙伴，象怕谁听去似地说："这可不能大声说，也许是那个吧。说不定是友村上等兵的冤魂缠住那个遥拜队长了呢。"

把冤魂抬了出来是有点好笑的，不过这个部队的士兵都知道那一瞬间所发生的事。队长坠车的时候揪住友村上等兵的那一瞬间的事，队里有很多士兵确实是亲眼看到了的。绝不是出于上田勤务兵的捏造。

这以后，关于入院中的遥拜队长的病状，通过抬送伤员到医院去的担架兵的报告，大家仍能知道一些。骨折保证可以愈合，这是没有疑问的。痴呆症状也相当减轻了，胡话也不大说了，但据说这种程度的症状，将半永久地继续下去。

那时候，这个部队的半数以上的士兵，都得了一种叫作森林疮的皮肤病。在湿地里跋涉，或蹚过森林地带的河水的士兵，大半都得了这种病。这是一种在下半身到处起一些癣疥之类的东西，渐渐溃烂，终于烂成一些窟窿的皮肤病。在脚心里，小腿上，胯间以及身上一些要紧的所在，会烂出好些几厘米深的窟窿来。卫生员想用红汞药膏的涂布疗法扫除这种莫名其妙的恶症，可是它仍大为猖獗了一时。据说入了院的遥拜队长下半身各处也得了这种病。队长有种癖好，即使在夜间勤务之后，第二天早晨，一听到有什么战况的好消息，不管小河沟的水多么脏，也要沐浴一番，向东方遥拜，一定是因此他才得了这种森林疮的。原来，遥拜队长是极喜欢遥拜的。甚至在输送船上，从收音机里一听到什么好消息，就要命令部下在甲板上整队，向东方遥拜，三

呼万岁。在这以后，还必有一番训话。收音机传出日本飞机轰炸了中国大陆某一城市的消息，他也要把部下集合到甲板上来，向东方遥拜。听了中午的新闻，遥拜一番，晚上又听了同样的新闻，只要是打胜仗的消息，还得再向东方遥拜。于是，这个部队就被称为遥拜部队或遥拜小队了。这是别的小队和中队的士兵给他们起的绰号。有了这个绰号之后，遥拜队长在一次遥拜之后训话时竟说道："这个部队由于遥拜而出了名，所以应不同于无名的时候，更要集中灭私奉公精神进行遥拜。"接着又说："你们要是把战阵训熟读玩味一番，也会豁然领悟遥拜之妙谛的。如果领悟了这种妙谛，那就自有一种陶醉之境展现在你们眼前。"

遥拜队长在输送船上，比命令部下遥拜更喜欢的，是向士兵训话，有的兵甚至说这样的怪话：他是想训话，才叫大家遥拜的。也有人说，因为害怕潜水艇，所以才故作豪言壮语，虚张声势的。有一个时候，士兵里也有人怀疑，"为什么别的部队的队长不向遥拜队长说：'遥拜可以适可而止啦！'"这是遥拜部队的士兵谁都有的疑问，可是只有友村上等兵说："那种混蛋作法，也不能算作违反军规。就是这么回事吧！这说明我们的军规是多么宽大。可是咱们要丢了一件衬衫，可就是重罪呢！"友村上等兵，一般说来，是心里有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的人。而这一点，也说明他是一个并不机伶的兵……

——当与十准备下火车的时候，上田前曹长这样说："你总会跟遥拜队长见面的吧。见到他，就说从前的上田勤

务兵把队长的事连根带底都抖搂出来了。因为这个，这位上田有两个多钟头把山阳沿线的风景放过去了。好象不是久别重归、回到日本的人似的。你就跟遥拜队长这么说吧！”

“你这番托付，是故意学苏联式的说法吧。如果那位悠一仁兄知道了这点，又该把肚皮气鼓了。不是说，那位悠一仁兄是灭私奉公的化身吗？”

“哪里，那位遥拜队长会头一个转变的。不然的话，就是还处在疯痴状态。”

“真想让你看看那位悠一仁兄家里的洋灰门柱。不看看那对门柱，你就抓不住那位悠一仁兄的本质。门柱的顶上插了些带颜色的玻璃碎片。不过据说是悠一他娘出的主意。”

“门柱的里里外外没写上训话用的什么成语吗？总之，见到他就这样告诉他吧：当时开车的司机兵受到了严厉处罚。虽说是无心，可是到底是使长官和战友遭到坠车死伤的厄运啊。就是这么个罪名！其实原因全在遥拜居士的过火举动上。军队里不净是这些残酷的事嘛！”

这位上田前曹长，说他对那位悠一仁兄是讨厌透顶了。先前只是以一种畏惧的心情看他，而现在则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憎恶之感，代替了先前的畏惧。

与十回到大字笹山村那天，遥拜队长悠一又发了神经病，从家里跑出去了。他虽是个瘸子，走路很不得劲，可是

普通人攀登也相当费事的斜坡，他却能够比较灵巧地爬上去。从斜坡上下来的时候，普通人一般是跑下来的，悠一却能从容而下。这大概是因为他有几分近于狐狸附体的女人的缘故。狐狸附体的女人遇到斜坡或是上下坡的路，也当成平地似地毫不在意地走去，而且那种敏捷，更非悠一之类所能比拟。你看她在东面山上，想去抓她吧，不知不觉间她就渡过溪谷，跑到西面山上去了。其神速简直极其不可思议，极为变幻自如。悠一当然离这种神出鬼没的境地还远甚。他娘想要撵去抓他，他作出逃跑的样子，其实不是藏到别家的仓房里去，就是钻到鸡窝里去了。或者是趴在粪圈里等找他的人过去。这绝不是什么神出鬼没，悠一主要是狡狯。好在他并不向别的屯子跑，所以不去管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一天，悠一的娘找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流着泪，自怨命苦，放弃了找她儿子的念头。悠一跑到山腰上的公共墓地去了，他在一排排坟墓中间走着，一面用皮带一个个地抽打着墓碑。他大概把墓碑看作了士兵，一面啪啪地抽打着，一面嘴里喃喃地说："抽你一顿，叫你也尝尝，你也尝尝。抽你一顿，叫你也尝尝……"

正在这时候，当天回来的与十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栋次郎、桥本屋和新宅，他们上坟来了。

栋次郎捧着点燃了的香和水壶，与十拿着一枝带着半开的骨朵的山茶花。桥本屋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了一个很大的薄皮豆沙包。为了把与十的平安归来敬告历代祖先

之墓，他们说服了硬是否定一切宗教的与十，把他带了来。——照与十说，祭拜祖坟，是封建时代的残余习气，同时在宗教上也成了千篇一律的仪式，这违反他信奉的主义。桥本屋让他痛痛快快地把要说的话说完之后，这样责难他说："不要这样吧。入乡随俗嘛。不听我们的话，可讨不到老婆噢！反正不上坟是说不过去的。"

新宅也从旁对与十说："与十，你入了别人的乡，随了别人的俗，回到自己家乡来，也不能不随自己家乡的俗哇！人一辈子，需要稍稍马虎过去的事情，可不止一桩啊。你回来得真好。大伙都挂念着，盼你回来哪。走吧，上坟去吧！"

就这样，他们让与十上坟来了。与十的哥哥栋次郎怎么跟他说，他也不听，所以栋次郎的老婆偷偷地把桥本屋和新宅两人请了来，作了说客。

大家站在坟前，栋次郎上了香，把水壶里的水倒到坟前插花的地方。与十把那枝山茶花插到里面，对着坟双手合十，默祷了一会儿。其余的人，也都双手合十，默默无言地礼拜了坟墓。这个淳朴的仪式告毕的时候，突然有人在耳边大喊了一声："集合！小队，集——合——"他们回头一看，头戴军帽，身穿一件坎肩的悠一就站在他们身后，气冲冲地瞪着他们几个上坟的人。他的眼睛斜吊了起来，一看就知道病情发作到了顶点。

"哈哈，是冈崎中尉吗？您辛苦啦！——今天有中尉您非常喜欢的东西。"桥本屋这样说着，安抚着他，一面把供在坟前的豆沙包取来放到悠一手里了。

悠一把视线落到那豆沙包上，突然用双手把它捧了起来，掩住了眼睛。悠一作出这种举动还是不多见的。而且不仅如此，悠一抽动着肩膀，先是开始抽鼻子，过了一会儿，把豆沙包放到左手，就放声大号起来了。那号哭声，就象远处的狗叫似的。不过，很快他就停止了号哭，嗄声喊道："集——合——"

他的眼睛仍往上吊着，脑袋微微乱颤。那征象分明是马上就要吼叫起来。这样一来，被喊了号令的人们，或者是服从号令，或者抓住悠一把他拖回家去，二者必得选择其一了。

"怎么办？服从号令吧！"桥本屋小声地说。

"与十好容易上坟来了，今天还是稳便为妥吧！"栋次郎也小声地说。

"那末，大家站队吧。与十，要听从号令噢！"桥本屋嘱咐说。

悠一催促道："快点，快点！装备照原样就行。快一点，快！"语气还比较温和。四个人，栋次郎，桥本屋，与十，新宅，按着身长顺序排成了一行。

悠一喊道："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他自己也换成立正姿势，用庄重的腔调对四个人说："告诉给大家：今天，恭蒙圣上赏赐了御赐糕点。特别，赏赐给了我部。光荣，无过于此。除了感泣，更有何话可以答谢天恩！大家，应该铭记于心，恭谨拜领。现在，本官进行分配。但是，在分配之前，要向东方谨致遥拜之礼。"

悠一喊了一声号令，命令四个人转向“初田片”池塘的方向。天阴着，但方向却正正当当地对着东方。

遥拜完毕之后，悠一命令四人“稍息”，走到最左翼的栋次郎前面，喊道：“立——正！张开嘴！”

号令是满有气派的，但豆沙包只有一个。栋次郎换成“立正”姿势，朝上张开了嘴。悠一捏了一小块豆沙包，放到栋次郎嘴里了。其次是桥本屋。与十、新宅也都顺从地让他把一小块豆沙包放到嘴里了。

悠一手里还剩有大半个豆沙包。他也换成“立正”姿势，仰着脸把豆沙包塞到嘴里了。他本来就喜欢吃点心，也忘了命令那四个人解散，塞了一嘴豆沙包，仿佛嚼也没嚼，就品开滋味了，这时候，悠一的娘悄悄来到了，她蹑手蹑脚地蹭到了悠一身后。方才悠一发号令，和演说的那喇叭筒子似的声音可能传到了山脚下悠一的家里，他娘当然要前来捉他回去了。

悠一还没有发觉，正用手捂着塞满豆沙包的嘴巴在吃。他娘向那四个上坟的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仿佛是说：如果她自己抓不住他，可要请大家帮忙啊。那四个人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他娘弯着腰，急走几步，一把抓住了悠一的坎肩下摆。悠一陡然一惊，扭回了头。

悠一他娘柔声说：“喏，悠一！嘍，吃什么好东西啦？谁请你吃的呀？”

悠一意外驯顺地点了点头，张开嘴给他娘看。

“嘍，吃豆沙包啦！挺好吃吧！是你最喜欢吃的嘛。一

面吃，一面回家吧。喏，跟我一块回去吧，啊？”

他娘几乎向悠一哀告起来了。悠一傻呵呵地，不过好象也听出来点什么，低着头走了，那样子就象一个累得筋疲力尽的人似的。也许他真的是累了。他娘重又抓住悠一的坎肩下摆，向四个人点了点头，伴着慢慢走着的悠一回去了。

与十吐了一口唾沫，说：“啊，放心了。那家伙，真是个可怕的骸骨呢！”

其余三个人也吐了唾沫。那唾沫，全是豆沙馅的溶液，颜色显得很脏。悠一把豆沙包连馅带皮捏成一个小团放到别人嘴里，谁都嫌脏难于下咽。可是，由于偶然的一致，大家在悠一面前都忍着没有吐出来。

这四个上坟的人重又默祷了一会儿，离开了墓地。桥本屋大概想起了方才的事，又吐了一口唾沫，说：“真恶心！那么脏的手，还把馅团成药丸子似的！可是，训话倒说得满好。有点使人感到真象是领到了御赐糕点。那番演说，可以说是声泪俱下哪！——光荣，无过于此，是这么说的吧？”

“混蛋。全是那一套。”与十说：“全都是疯子的把戏，穿马靴子的演唱！”

“喂，与十，别这样说。”栋次郎责备他弟弟说。“彼此可不许闹摩擦噢。我没什么，象空气一样，不会有反应的。可是，你也别激动。你，方才看到悠一，有点激动了吧！”

“那个骸骨吗？与其说是他，还不如说方才那黑色的唾沫，更富于暗示性。”

“听说，稻田村跟大森先生同宗的那家的姑娘，是个很

好的姑娘哪——"桥本屋说。其余三个人等着听他的下文，但他又不作声了。于是，四个人就默默地走下了坡道。那坡道弯弯曲曲地伸延在一片疏林里，林子里树下的草地修剪得很整齐。透过树缝可以看到下面村子里的道路，也能看到悠一家的瓦屋顶、杉树围墙和洋灰门柱。门柱顶上的带颜色的碎玻璃，看去时而红，时而蓝。但在阴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光彩了。他们看见悠一和他娘慢慢地走进了大门。

"可是，也叫人佩服呢！"桥本屋打破了沉默："悠一一点也没把方向弄错。在公共墓地那儿，朝'初田片'池的那个方向，恰好是正东。"

"明天，'初田片'池该挖塘泥了！"新宅说，"后天'牡丹谷'池也该挖塘泥了。挖塘泥的日子接连上啦。今年秋天来得早，轮到开池子水闸的人可够受哇，水凉啊！"

"是啊，今年轮到我的班了吧！——喏，与十，你能不能替我去开池塘的水闸。天气一点点冷起来啦。我感冒了。"

与十没有回答这个，却说："'初田片'池的那支'走吧，走吧'的歌，最近好象是比较有名哪。听说那位悠一仁兄，在到南方去的输送船上，总唱那个歌。每逢军队的业余演艺大会，他必定唱那个歌……"

"不，好啦，与十，水闸还是我去开。悠一在南方唱什么歌，你在满洲和西伯利亚怎么会知道？那个'灭私奉公'的老顽固，要是唱起那种小孩子的歌来，可有得瞧的哪。不错，'初田片'池出名了。这很好。嗯，我来开这个有名的

‘初田片’池的水闸。”

栋次郎因为他弟弟没搭理他的话，显得气哼哼地很不高兴。不能随便放纵他弟弟，所以也该作出点颜色来给他看。这也关乎作哥哥的威望呢！

四个人来到村道上，走过悠一家门前时，悠一他娘正在杉树围墙后面的吊井汲水。系吊桶的是一条铁链子。这口井也是悠一他娘在翻修正房，修建洋灰门柱的时候，一起改装的。那拉吊桶铁链的响声，哗啷哗啷地，全屯子都能听到。那响声很刺耳，可是有一次村长却在悠一他娘面前称赞了那响声。那是在村长和小学校长一道来劝说悠一应考的时候。校长也说了些似乎是对那响声很感兴趣的话。校长先生说，在政府审定的国文教科书里，也有一课很美的文章是写吊桶铁链的响声的，据说那是名叫荒山牧水的一位歌人写的很有名的文章。于是村长就更起劲地称赞道：“从远处听那响声，就跟鹤鸣一模一样。古人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这是很吉庆的意思哪！”

实在浅薄得很。可是悠一的娘当时为了使邻居们都能听到吊桶铁链的响声，却没有必要地多汲了好些桶水呢！

（1950年2月）

刘仲平译

神奇的粉笔

安部公房

这是远离繁华区的一所公寓。房子漏雨加上厨房的蒸气，弄得这里水淋淋的。就在厕所的隔壁，住着一位贫穷的画家——阿根先生。

这是一个三米见方的狭小房间，布置得太不讲究。只有紧靠墙的地方放了一张椅子。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因此，看来倒也十分敞亮。

桌子、书橱当然不用说，就连绘画工具箱和画架，也全都卖光，换面包吃了。如今剩下的，只有那把椅子和阿根先生。然而，就是这一对，又有谁知道还能保全多久？

要到吃晚饭的时候啦。奇怪！是鼻子嗅觉变得太灵敏了吧？阿根先生想着，觉得对一阵阵混合的香气，连味道的远近和色彩都分辨得清清楚楚。啊，那是从电车公路飘飘而来的猪肉味儿，是土黄色；那是从水果商店门口习习而来的南风，是草绿色；那是从面包舖滚滚而来的气流，是暗黄色。还有，楼下女房东煎的鱼，一定是青花鱼，是忧伤的蔚蓝色吧？……

是啊，是啊！阿根先生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

西哩！

他脸色苍白，皱纹满面，喉核上下滚动；驼背，空腹，双膝不住地颤抖。他把两手插进裤袋里，一连打了三个呵欠。

有一小截东西碰上了他的手指尖儿。啊？是什么？是红粉笔，不记得有这个玩意儿。他一面在两指之间搓弄着那半截粉笔，一面又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

唉！真想吃点什么。

阿根先生漫不经心地在墙上信手画着玩儿。先画了一个苹果，好大的个儿，吃上一个就能把肚子撑得鼓鼓的。苹果旁还画了一把水果刀，什么时候吃都现成。阿根先生咕噜一声咽了口唾沫。接着，又根据从走廊和窗口飘进来的那些香味画了一些面包。哈！果子酱面包象足球，黄油面包圈，还有比成年人的脑袋还大的咸面包……那闪亮的焦脆层还直晃眼哪！那馋人的裂纹，丰润的肌体，醉人的酵母，还散发着香气哪！然后，他又在一旁画了砖头那么大的一块奶油。接着，嗯！画咖啡吧！还有，倒茶时能让茶水热腾腾地流出来的那玩意儿。茶杯象个喝啤酒的大酒杯。果品碟上放着三块角砂糖，象火柴盒那么大。

"唉，妈的！"他把牙齿嚼得咯吱吱响，用双手捂住脸。"唉！真想吃点什么。"

他逐渐地神志不清了，眼前一片昏黑。

他见到玻璃窗外是：面包的森林，罐头的山岳，牛奶的海洋，白糖的沙洲，牛肉和奶酪的果树林……他四处奔跑，

疲乏极了，弄得昏昏沉沉。

不知是什么，咕唧一声掉在床上，颇有点重量感。接着又是一声，好象瓷器摔碎了。他睁眼一看，已经是日落西山，暮色苍茫。

怎么回事？他在刚刚出声的地方瞥了一眼，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啊？是一个摔破了的大茶杯！淌出来些什么，还冒热气哪！千真万确，是咖啡呀！更惊人的是：离着不远，还有苹果、面包、奶油、角砂糖、汤匙、小刀，还有幸而没有摔碎的餐碟。这时，画在墙上的那些粉笔画，却都不见了。

真的是……？他全身的血管都突然警觉，怒吼起来。阿根先生蹑手蹑脚地走近。心想：荒唐！荒唐！有这样的事还了得？……然而，嗬！这不是真的吗？这浓郁的咖啡香，哪有半点虚假！嗬！用手指尖儿抚摸面包皮的感觉。下决心用舌尖舔了舔。"阿根先生！难道您还不相信吗？"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还是可怕。相信有这样的事，这就是可怕的。

怕，这也是真的。可以吃。

苹果是苹果味儿（冻苹果），面包是面包味儿（美国面粉），奶酪是奶酪味儿（味道跟包装纸商标上所写的符合，不是人造奶酪），砂糖是砂糖味（甜嘛）。啊，全是真实的，全是原有的味道。小刀还在闪闪发光，能照出人脸哪。

他定睛一看，不知不觉已经全部吃光了。阿根先生深深叹了一口气。为什么要叹气呢？当他把道理想明白的时候，突然又陷于恐惧之中。他把那半截红粉笔重新拿在手

里，仔仔细细地查看。疑团依然难解。为了验证一番，只好再重演一次。这一次再成功，就能说明是事实了吧。即使有什么意外，也总得作一番试验呀！他急不可待，又把画熟了的苹果重新画了一遍。心想：画完啦！就在这同时，忽听咕噜噜一声，从墙上滚落下来。确实是真的，是经得起反复考验的事实。

一阵欣喜，使他精神抖擞。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从皮下冲出，向着苍茫的宇宙无限地扩散。刷啦啦……声如落叶。他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坐在地板上，竟笑出声来。脸象断了气的金鱼，通红通红的。

世道变啦，命运变啦，灾难一去不复返啦。啊，这是温饱的时代，幻想变成现实的世界。……啾，上帝，我太困啦。……

那末，就画一张床吧！如今，红粉笔和生命同样贵重。填饱了肚子，床嘛，就成为绝对必需的东西。何况它又不会越睡越少，何必吝惜粉笔。啊，这简直是生平从未有过的幸福睡眠。一只眼睛很快就蒙蒙眬眬；可是另一只眼睛却很不容易入睡。大概是忧虑明天不会象今天这样灵验吧。不过，不多时，另一只眼睛也睡着了。两只各行其事的眼睛，进入了光怪陆离的梦境。

却说，那令人忧心的翌晨，竟在下述的惨景中破晓。

蒙眬中，他被猛兽穷追，竟从桥上摔了下去。不，是从床上摔了下去。……不，不，睁眼一看，床铺等等，全都不见了。有的，依然是椅子一把。那末，昨夜的事情呢？……阿

根先生怯生生地在墙上看来看去，心里纳闷儿。

墙上是用红粉笔画的茶杯(摔坏了)、汤匙、水果刀；还有苹果皮、苹果核、包黄油的纸；下边是床，就是他理应从这里摔下去的那张床。

昨夜画过的，只剩下没被吃掉的，依然还原为画，回到了墙上。他忽然觉得腰部和肩膀疼痛。那种疼法，和确实从床上摔下去的疼痛毫无二致。床上他睡过的地方，被子已经蹬乱了。他悄悄地把手伸进去。啊，余温袅袅，和其他凉气袭人的地方相比，简直是判然有别。

用手擦了一下壁画上的刀刃，确实无非是些粉笔末的痕迹罢了，一点也不刮手。它只留下污浊的斑痕就消踪匿迹了。索性重新画一个苹果试试。然而，不仅没有象真苹果那样从墙上翻然滚落，就连象画片那样贴到墙上去也没能办到。用手心一擦，一如往常，从墙面上消失了。

喜事只不过是一宵幻梦，全都成为过去了。一切都和从前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时候一模一样。呀，悲哀又五倍地袭上心头，饥饿的感觉也加重了五倍。一定是吃下的东西在肚肠里复原为墙上的泥土和粉笔末了。

他在公共水道，用手心捧水，咕嘟嘟地喝了足有一立米。可他还满心是火，走向黎明前静寂的大街。大约百米之前有一个下水道，是从餐厅的厨房通到这里的。他把手伸进泔水。呀！粘粘糊糊，象臭漆一样。忽然，提上来一个东西，是个铁丝网。把它拿到附近的小河去好一顿冲洗。剩下的东西好象可以吃，尤其是有一半以上是大米，他这才打

起精神来。这个窍门是公寓里的一位老人最近告诉他的。说在这个地方放上一张铁丝网，每天都能打捞出一顿饭来。这老人刚刚在一个月前提高了地位，能够领到一份豆腐渣了，所以就把餐厅的泔水让给了这位画家。

回忆昨夜的盛馔，眼下的伙食是多么腥臭而又难吃呀！但是不用依靠什么魔术，能实实在在地填饱肚子，这才是难能可贵的头等大事，怎能拒绝？不管怎么难咽，也总得吃呀！妈的！这就是现实。

傍晌，他上了一趟街，到银行里的一位朋友那儿。朋友略带苦笑地说："今天轮到我了吗？"阿根先生十分尴尬，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朋友象往常一样，把装在饭盒里的午饭分了一半给他。他不禁低下头来，走出门去。

其后半日，阿根先生一直在开动脑筋。

他握紧了粉笔，躺在椅子上，沉湎于魔术的空想。也怪，在强烈愿望的周围，逐渐地，希望开始实现。过一会儿，但等另一个黄昏来临的时候，那种魔术定能依然随着红日西沉而重新奏效。他的空想几乎变成了牢固的确信。

喧嚣的扩音机报告了时辰正是五点。他站起身来，在墙上画了面包、奶酪、沙丁鱼罐头，还有咖啡。接着，并没有忘记在下边画上一张餐桌。但愿不再象昨夜那样，一掉下来就摔得粉碎。于是，他静候佳音。

不多时，黑暗从屋子的一个角落沿着墙壁爬了进来。他想验证一下魔术幻变的过程，忽然拧亮了灯。昨天夜里已经证明过：灯光对于魔术并不发生影响。

太阳落了。眼花缭乱的壁画开始模糊起来，而两眼与墙壁之间，已经是夜雾迷濛。忽然，浓雾紧密地压缩。他想：是要变成固体吧？成功啦！果然，壁画上的内容都已变成了实物。

咖啡是那样芳香，散发着浓浊的热气。刚刚烤好的面包，热气腾腾的。呀！忘了画罐头起子。他一面用左手捂住，怕那些东西跑掉；一面又接着画。随画随就变成了实物。千真万确，他是一名举世无双的绘画大师了。

不料，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发现昨夜的床仍然存在。可是上边放着的，只是刀把（刀片部分已被手指蹭掉了）和黄油的包装纸以及摔碎了的茶杯。

阿根先生吃饱了肚子，就躺在床上。那末，该怎么办呢？现在已经弄清楚：在阳光之下，魔术是没有效验的。明天还得狠下工夫。难道就想不出什么突破难关的妙计？噢……好主意！他忽然想起来了。对，把窗子关严，密闭在暗室里。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总得用点钱嘛！需要创造一个环境，把阳光遮住，使真实的物体不再因为见到阳光而消失。然而，钱，这可不太好画。嗯，他绞尽了脑汁，画了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打开一看，好哇，一大堆钞票，装得满满登登的。

钱，多得象小片的树叶，一到白天，就会消失的。不过，它既然不至于留下一大堆树叶残骸，也就无需担心。话虽如此，可也得警惕。他特意到远处的街上去了一趟，弄到

厚毛毯两条、黑绒纸五张、毡子一片、钉子一箱、五分的楞木四根。途中，又在一家旧书店买了一本《烹调大全》。余下的钱，他喝了咖啡，一点也不比墙上画的咖啡味道强。不知怎地，他倒很惬意。最后还买了一份报纸。

他首先用钉子把门钉上，又用两张绒纸和两条毛毯蒙上；用余下的材料把窗子堵严，又用楞木压住。一时，永远安全的感觉重重地占据心头。阿根先生浑浑噩噩，刚刚躺在床上，就酣然熟睡了。

说是熟睡，但是喜悦之情丝毫未减，一点儿也没有冲淡。他睁开眼睛，觉得全身都象安上了钢丝弹簧，突突突，跳个没完。嗽，又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刻。……那黄金铸成、彩霞环绕的明天，更多更多、无数无数的明天，都在毫不犹豫地等待着他哩！阿根先生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却也流露出几分忙不胜忙的神色。这一瞬间，仿佛任何事物都不能干扰他。一切一切，都敞开了可能性的大门，等待着他去亲手创造。那将是光辉灿烂的时刻。但是，他感到内心深处微微作痛。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定是上帝即将创造天地的时刻所感到的那种悲伤吧？他面部的肌肉全在微笑；但，纤细的筋络，却在微微地颤抖。

阿根先生画了好大的一个挂钟，用颤抖的手把指针拨到十二点。他把这个时辰定为万象更新的历史新纪元。

稍微感到呼吸困难。他就对着走廊，在墙上画了一个门。哎呀，怎么回事？门一直还是个画，不肯变成真正的门。想着想着，他明白了。原来窗外什么也没有画。作为

门的一切条件若不具备，就不可能变成现实。那末就画门外的景象吧！什么样的风景好呢？阿尔卑斯山呢，还是那布勒斯海？静谧的田园风光可也不坏，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也很有趣儿。……还有，在美术明信片和旅游指南上所见到的优美风景，都象雪片一般飞来。是的，总得从中选出一片风景。喔，只选一景吗？他有点犹豫不定。哎呀，聪明的办法是留着慢慢琢磨，先画威士忌和奶酪吧，可以一边品尝，一边从容不迫地思索。

然而，他越想越糊涂。总觉得事情不会是那么轻而易举。也许要比我画过的——不，比人类尝试过的全部构图规模都更宏伟吧！确实，认真想想，单单画些山呀，水呀，果树林呀，用以娱人耳目，这是不够的。譬如画一座山，我所画的山就不只是一座山。山那边有什么？还有市镇吗？有海吗？有沙漠吗？住着些什么人？有些什么野兽？我得要自然而然地把这一切确定下来。这就不单纯是为了点缀而点缀。这是关系到创造全世界呀。我一笔就可以决定全世界哩！能够那么随便乱画吗？对啦，万万不能马马虎虎就画出窗外的事物。我得画些不曾有人画过的东西才行。

阿根先生又陷于沉思。

头一个星期，他构思着包罗万象的世界，光阴在埋头苦思中度过。室内又重新排列起画布，笼罩着松香的气味。他已经画了十几张草图。但是，越想问题越多，终于没有抓到任何题材。他把心一横，打定主意随意乱画算了。啊，且慢。这么一来，即将失去好不容易才想出的新世界的意义

了。仅仅正确地掌握局部事物的规律的话，这些事物互相斗争的结果，就会把他又拉回到旧世界去，也不能保证不陷于饥饿的深渊。况且，粉笔也有一定的寿命，必须把握住整个世界才行。

第二个星期，在酒足饭饱之中过去了。

第三个星期，在绝望的疯狂中度过。新的画布搁在一旁，油色的香味儿已经减弱。

第四个星期，阿根先生终于下了决心。那几乎是焦灼烦躁的结果，他再也不能忍耐了。为了逃脱亲手画门外风物的责任，他采取了一切任其自然的大胆尝试。他先在墙上画了一个门。门外有什么就决定画什么。即使终遭失败，就是说，即使仍然是公寓原有的风光，总比对捏造门外风物负责要强似百倍。逃之夭夭，就可以万事大吉。

阿根先生穿上了好久没穿的上衣。这可是决定世界的大典。谁敢说是虚张声势？他伸出粗糙的手，挥动起主宰命运的粉笔，画好了门扇图。……骤然间，他喘起粗气。啊，有道理。人类所以耐心地等待到今天，也许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看一眼门外的新世界吧？说不定要付出的代价是忍受死亡呢。

他抓住把手，退了一步，推开了门扇。

他眼里好象装满了炸药，一齐炸响。……过了一会儿，才战战兢兢地睁开了眼睛。他见到惊人的旷野，正被中午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举目远眺，除了地平线，一无所有。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影。暖风卷起沙尘，呼啦啦地吹

过。啊，这简直是我为了确定构图作参考用的门外地平线入画了……

原来并没解决任何问题，一切还得从头创造。要画山，画水，画云霞，画草木，画鸟兽，画鱼等等，赋予这原野。不，与其那样，莫如重新创造世界，阿根先生颓然倒在床上，禁不住热泪夺眶，止也止不住。

衣袋里有个东西哗啦一声响了。啊，是那天晚上买来的报纸，忘记看了。第一版大标题是"突破三八线"，第二版是比那还大的照片——"日本小姐"。末尾，小字刊载着"某区工人罢工"、"某厂大量裁员"等等消息。

阿根先生盯着日本小姐的半裸体照片出神：那是多么深重的哀愁啊，那是什么样的肌肤啊，玻璃一般的肉体呀！唔，忘却了一件大事。嗯，别的事全都好说，最要紧的，这是一切都必须由亚当、夏娃开始的时代。啾，对啦！夏娃，画个夏娃吧！

四十分钟后，全身裸体的夏娃站在阿根先生面前。夏娃惊慌地四下里看了看："喂，谁呀？我怎么啦？哎呀，我光着身子哪！"

"我是亚当，你是夏娃。"阿根先生说着，满脸通红，有点难为情了。

"我是夏娃？啾，怪不得光着身子哪。那末，为什么你却穿着西服？穿西服的亚当，这可新奇。"她突然改变了腔调说："你说谎！我不是夏娃，是日本小姐！"

"你是夏娃，真的是夏娃。"

"怎么？亚当就穿西装，住在这样肮脏的公寓里？鬼才相信！喂，快把衣服还给我！奇怪，我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呀，我是摄影竞技大会的模特儿，得参加专场演出呀！"

"糟糕，你弄错了，你真的是夏娃呀！"

"讨厌！那末，你说吧，智慧之果在哪儿？你说这是伊甸园？哈哈哈……别逗我发笑吧。喂，快把衣服还给我。"

"哼！不管你怎么说，你得听我的。在那儿坐下！天大的事以后再说。……不过，你想吃点什么？"

"我吃过了。快点还给我衣服。我的身体可值钱哟！"

"你想吃什么，请您从这本《烹调大全》里挑选吧。"

"啊，了不起。真的吗？住在这么个肮脏的公寓里，你还是个财主呢。让我重新端详一下，也许你就是亚当吧。职业是什么？强盗？"

"错了。我是亚当。亚当兼画家，兼创造新世界的设计师。"

"我可不懂。"

"我也不懂，所以陷于绝望。"

说话之间，阿根转眼画了饭菜。夏娃一看，不禁大叫："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呀！真是个伊甸乐园。相信啦。只要那么一画，就什么都有了吗？啊，高兴极啦。喏，同意啦。我是夏娃。是个夏娃也不错嘛，咱们一定能发财。"

"我的夏娃，那末，您听我说。"于是，阿根先生用悲悲切切的语声，道出了全部经过。最后他补充说："……因此，我不得不在您的帮助下共同设计创造新世界啦！金钱等等不

成问题。咱俩一切都要重新创造。”

日本小姐很惊奇：“哟！你说金钱不成问题？不懂，不懂，完全不懂。”

“既然这么说，就请您观赏一下门外的景色吧！”

阿根先生把半开的门扇完全敞开。

“哎呀，讨厌！”她砰的一声把门窗关上。然后，瞪着阿根先生说：“那末，这扇门呢？”她指着用毛毯覆盖的那扇真正的门，说：“不一样吗？”

“不行，那个不行。连原有的世界都会一同毁灭的。不论是饭菜、桌子、床，还是您本身。现在您是新世界的夏娃。咱俩一定要成为新世界的父母。”

“哟！我可不愿意。我是一个主张节制生育的人。所以，你别罗嗦。而且，我也不会消失！”

“会消失的。”

“不会消失的。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我就是我，胡说什么消失消失的，简直是个怪人。”

“我的夏娃！你不知道。若不重新创造世界，最后等待着咱们的只有饥饿。”

“呸！刚才还称您，转眼又变成了你。然而，对不起，还是得走。说我要挨饿？好吓人！我的身体可值钱哪！”

“不，您的身体和我的粉笔一样，要是不能获得新世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等于零。”

“叫你说得晕头晕脑。好啦，不要胡说啦。喂，快点把衣服还给我。我要走。越想越觉得我到这里来真是件怪事

儿。这全是你要的手腕。算了，快点。老板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不过，我可以答应常来作夏娃。只要来的时候你能够用粉笔画点什么。”

“傻瓜！那怎么能行？”阿根先生突然厉声说。

夏娃惊恐地望着他的脸，他俩互相注视良久。夏娃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用温柔的语调说：“好吧！我永远呆在这儿也可以。不过，有个条件，肯听吗？”

“什么事？你要是真的永远留下，无论是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我想请你把粉笔分一半给我。”

“那可不行。你……不会画画呀，顶什么用？”

“我能画呀。从前还是设计家呢。我坚决主张男女平等。”

刹那间，阿根先生歪了一下头，然后又坐正，干干脆脆地说：“好吧！相信你。”

他十分郑重地把粉笔掰成两截，给了夏娃一半。夏娃接过来，立刻面对墙壁，开始作画。

画的是手枪。

“算了！画那个有什么用？”

“制造死……死亡。要是想创造新世界，头一件大事是要蔑视旧事物。”

“不行，那可就完蛋啦！住手！首先需要的不是那个。”

然而迟了。小型手枪已经握在夏娃的手里，瞄准了亚当的胸膛。

“动一动就开枪！举起手来！好糊涂的亚当。‘发誓是谎言的前奏’，连这句话也没听说过吗？唆使我说谎的就是你！”

“怎么啦？你还想画什么？”

“铁锤！砸门用的。”

“不行。”

“动一动就开枪。”

在阿根先生扑过去的当儿，枪响了。阿根捂着胸膛，弯下双膝，倒在地板上。奇怪的是并没有流血。

“好糊涂的亚当！”

夏娃笑了一阵，抡起铁锤去砸门。

忽然，阳光射进来了。光线并不太强烈，但那是真正的光，是从太阳放射出来的光。忽然，夏娃的姿容化作一缕烟雾，被阳光吸进去了。桌子、床、法国菜，一切都无影无踪了。除了阿根先生、掉在地板上的《烹调大全》和那把椅子而外，统统还原为壁画了。

阿根先生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他胸部的伤口业已愈合，可是比死亡还有力的什么东西在召唤他，强制他。——那是墙壁，墙壁在喊他。整整四个星期了，他净吃墙上的画，他的肉体几乎全换成壁画的成分了。任何抵抗也已无济于事。阿根先生踉踉跄跄朝墙壁走去，被墙壁吸收了，象是贴在夏娃身上似的。

公寓里的人们听到枪声和砸玻璃的声音跑来的时候，阿根先生已经完全嵌入墙壁，变成一幅画了。除了椅子和

《烹调大全》，人们只看到满墙的胡描乱画。有人看到变成壁画贴在夏娃身上的阿根先生，就说："画家先生想女人啦。"另外一个人说："阿根先生简直画得和他本人一模一样。"

只有公寓的管事人怒气冲冲地说："这干的是什么名堂！把门砸坏了，又在墙壁上乱画一气。哼，饶不了你。喂，你滚到哪儿去啦？这个狗屁画家！"

人们散去以后，墙壁里隐隐传出一声喃喃自语："创造世界的，绝不是粉笔！"然后，墙壁上滚下一滴泪，那正是从画里阿根先生的双目流出来的。

（1950年12月）

于雷泽

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

井上靖

自从接受大贯家委托编纂日本画家大贯桂岳传记的工作以来，经过了近十年的岁月，可我至今仍没完成任务。今年春天，我收到大贯家自京都寄来的铅印通知书，说是拟在禅宗某寺庙举办桂岳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会，盼告能否出席。通知书里还附了一张空白明信片，供收件人覆信用。说老实话，当时我的心情真有点不好意思去见大贯家的人。不知是幸运呢还是不幸，总之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未能参加这十三周年纪念会。事实上，由于未能出席，我脑子里倒闪现过如释重负的念头。

大约是在昭和十七年①光景，大贯家的嗣子卓彦最初同我商谈桂岳传记编纂工作的时候，所提出的条件是：虽然要的并不怎么急，但希望在逝世七周年纪念时，能供奉在故人的灵前，分发给与会者。因此，要求在这之前脱稿，赶上出版。桂岳逝世七周年，正好是战争结束的那年，即昭和二十年四月。那时，正处在非常时期，不论是我还是大贯家，生活

① 昭和十七年是一九四二年。

都很不安定，哪儿还顾得上桂岳的传记呢。因此，在搜集资料阶段，我不得不中断了编纂工作，这项协约也就自然解除了。可是，战后大贯家又旧事重提，再次同我联系，说时局也安定下来了，传记事不能总是搁置下去，能否给尽快完成。从那时起直到如今，我大体每年收到卓彦一张明信片，文如其人，他总是委婉地询问传记编纂的进度。每次我都迫不得已地就事论事，给他回信敷衍一番。

说起来我之所以被挑选上担任这项编纂桂岳传记的麻烦工作，大概是由于我当时担任大阪某报社的美术记者，因工作关系曾同故人见过几次面，故人对我似乎比对其他报社的记者更有好感；而我这个美术记者，搜集资料比较方便，又多少有点画坛方面的知识，因此受到器重。于是，大贯的家属和徒弟们就都认为我最能胜任这项工作，才挑选我负责编纂。

当商谈这件事的时候，我之所以马上接受了这件麻烦的工作，主要考虑到两点：首先，我喜欢大贯桂岳的为人及其作品；其次，编纂桂岳的传记，不啻是围绕他写一部京都画坛史，甚至日本画坛史，作为一个美术记者，可以借此机会学些日本明治以来画坛的变迁史，倒也不错。

任务尽管简单地承受下来了，可事情没有我所想的那么容易。首先是着手编写他的年谱。桂岳晚年在京都盖了一座豪华公馆定居下来之前，随着他的心意经常搬家，仅在京都市及其近郊，就搬迁过十几个住处。同时，一年内将近有一半的时间是随心所欲地在旅途中度过的。连他举世闻名

的大作是什么时候在哪个画室里画的，也都难以掌握得很准确，更何况要探索他六十多年生涯所经过的历程呢。这只好凭借综合几位画家以及他的徒弟、画商、裱糊店、收藏家们的回顾，此外就别无途径了。而且，关于他的事，众议纷纭，这个任务并非局外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加之，桂岳五十岁那年丧发妻阿满，以后就同比他晚两年故去的、年老的女用人和学仆[①]三人继续度日。而且，由于桂岳难伺候，学仆总是呆不长，不时更换。本应最了解故人的嗣子卓彦，又长年住在法国，虽然在桂岳去世约五年前返回日本，却在东京另立家业。他完全由着性子去对待自己的父亲；桂岳在世时，他在生活上跟桂岳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此，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详细了解桂岳的私生活。再加上桂岳是个性格豪爽、奔放不羁的人，对所谓画坛经常冷眼看待，在画坛上可以说自始至终是个孤立派。由于这个缘故，搜集他的传记资料，到处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障碍。

由于种种原因，连编写传记起码必需的年谱工作，进展得也很不顺利。为了了解他的早期作品，我历访了他出生地附近的濑户内海沿岸村镇；又跑到北陆地区以织布出名的一个小镇——不知怎的，桂岳爱好者都集中在这里——去看他晚年画来卖钱的名画。刚刚记下了两三本笔记，不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起来，为编纂桂岳传记而进行的基本调查工作，也只好中途停下了。

---

① 原文作书生，寄食人家，边帮助照料家务边求学的学生。

因为这项工作一度受过挫折，战后我就怪不带劲的。虽然也想既然已经担任下来，就应善始善终，可这项工作特别烦琐，很不容易提起情绪来。而重要的是，我自己连想也没想到战后会辞掉报社的职务来到东京，埋头去搞文学，经常忙于这方面的工作。由于这种种原因，桂岳传记的编纂工作尚未完成，年谱也净是空白，两三本片断的笔记仍摆在那里。结果，一天拖一天地一直搁置到今天。

事情的经过尽管如此，但考虑到自己既然接受了任务，一拖再拖，倘使到了故人逝世十三周年纪念还赶不出来，那对大贯家也罢，对故人也罢，都没脸见他们了。这次自己接到通知书以后，心想：哪怕走个形式也好，今年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项传记工作敷衍一下，完成一半任务，好松口气。

往年每到七八月的大热天，自己的工作效率照例是不高的，所以今年干脆利用这盛暑的两个月工夫，从事编纂桂岳传记工作。订好了计划，就在故乡伊豆天城山麓的山村里，安排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我每天只在上午从事这项工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暂时搁在一边，待秋天再到京都去设法解决。总之，要先脱稿再说。就这样，我带点强制性地开始了工作。

可以说，七月间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阅读了近十册随笔集和游记。关于桂岳所作的旅行，我只把自己所查明的记载下来；按年份排列的主要作品的注释工作也已结束，虽然有点紊乱，但总算初步完成了桂岳年谱的编写工作。进入八月份以后，开始执笔，尽量避免主观臆测，参考了旧笔

记，只写些可以信赖的事实。从幼年时期到青年时期的部分，已经脱稿。他先后拜过京都的片仓逸草、吉永雅凤等人为师。明治三十年①他曾在美术共进会上发表了成名作《失乐》而获奖，从此就成为超群绝伦的天才画家。接着，又先后发表了被称为名作的《白夜》、《老狐》、《薄雪》等早期的作品。我写到这里，突然停笔写不下去了。

及至叙述青年桂岳这位出类拔萃的艺术家的黄金时期，我在某几处原原本本插进了可说是桂岳唯一的亲笔资料，即这个时期没有发表过的日记。这本日记是我战后第一次访问京都大贯家的时候，大贯卓彦亲手交给我的。他说："我找到了一本珍贵的东西，也许可供你作参考。"

这是一本在日本纸上用小楷书写的、类似片断的备忘录，记载着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夏每天发生的事情。这对了解当时的桂岳来说，可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了。据说，这本日记是在大贯家疏散的时候，从仓库里发现的。它同杂乱的废纸混在一起，装在中国式的公文包里。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本日记里发现了这位一生中实际上没有一个知心朋友的、自命不凡的天才画家，在这个时期却有一个姓篠崎的朋友。篠崎这个姓，在这本日记里出现过三处，而且除了他家人的名字以外，篠崎是唯一的一个外人。

日记里有一处写道："带着银牌赴北野访篠崎，通宵达

---

① 明治三十年是一八九七年。

旦对酌畅谈。”——从前后文来看，大致可以判断，这是在京都美术协会举办的展览会上画了《孔雀图》，获得特别奖状以后的事。不难想象，当时他为了让知心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悦，才带着奖品银牌前去访问并彻夜对酌畅谈。可见这是青年桂岳最为得意的一个夜晚。从他毫不隐讳地让篠崎分享那种喜悦来看，不难看出篠崎某同桂岳是颇有深交的。

日记的另一处写道：“篠崎送来了一尾家鲫鱼，以示祝贺。我立即到下立卖访篠崎未遇，即时在屋内纸隔扇上大书一通而后归。”这恐怕是指篠崎某为祝贺他在展览会上或别的什么地方获奖，送给他一尾家鲫鱼，他为这种友情所感动，就到篠崎家或公寓登门拜访。所谓“在屋内纸隔扇上大书一通而后归”，虽然不知他大书了什么，但看来是用他晚年常写的汉诗即兴挥毫，以表来意或是感谢赠礼。话虽很粗卤，却也生动地反映出天才画家桂岳青年时期栩栩如生的面貌。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这一段没有注明日期。

最后出现篠崎这个姓的一处写道：“篠崎早晨离开生山来洛①”，日期是明治三十二年八月三日。孤零零地插进了这么一句，同前后文没有联系，估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当我看到生山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头一次突然清晰地浮现出冒名画家原芳泉的形象来。看来，桂岳的好友篠崎某原来就是原芳泉。

我对原芳泉多少了解一些。他曾因冒充桂岳造假画，

---

① 洛是都城的意思，特指京都。

而度过了黑暗不幸的生涯。但是，当我知道这位直到这一瞬间几乎被我忘却了的人，无疑就是桂岳青年时期唯一的好友篠崎某时，我却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奇异的感慨所打动。

这时，我想起了曾听人说过，他当了别人家的入赘女婿后，改名原芳泉。虽然没有听说过他的原姓名，但是，原芳泉的家乡是在沿着位于中国山脉的日野川的一个小村庄，那儿姓篠崎的人相当多，这么一来，我就认为篠崎某和原芳泉无疑是同一个人了。

有两天的工夫，我放下笔没写大贯桂岳的传记。我坐在朝南的走廊的一把藤椅上，凝望着晚夏夕阳照映的天城的秃山，无所事事地虚度时光。原芳泉坎坷的一生，往往比天才画家桂岳绚烂的青年时期更容易占据我的思绪。——当然，我所掌握的有关他的片断情况，这时候才开始连贯起来。他一生的画像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面对着秃山，感到格外激动，不由得要想原芳泉的事，在原芳泉的人生中仿佛有一种使你不能不同情他的东西。

我是在昭和十八年秋天第一次听到原芳泉的名字。那时我同大贯卓彦两人，为了饱览桂岳早期的几幅代表作品，而奔赴兵库县、冈山县。因为这些作品散落在靠近他的出生地兵库、冈山两县所属的沿内海的几个村镇里。

那时，我们用了预定的五天工夫，按顺序走访了散居在明石、加古川、高砂、姬路、饰磨、相生、和气、西大寺等地珍藏桂岳作品的收藏家的住所。我们前往拜访的用意，事先

由卓彦分别同上述各家联系好了，因此我们差不多每到一处都受到款待。这样，我们就能够亲眼看到几幅过去只听说而未目睹过的桂岳二十年代的作品。

我们乘坐火车来来往往，忙碌奔波。秋天的阳光洒满了播磨、备前那些小车站，那里特有的发白的沙滩，让人感到是近海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下车，按照笔记本上所记的地址，逐家挨户地拜访了在桂岳生前支援过他的世家和望族。日程排得很紧，有的地方只能呆一两个钟头，有时甚至更短。我同本来性子就急的大贯卓彦在漫长的松林道上，或是在瓦顶泥墙连绵不断的村镇上走着，有时简直象小跑似的。幸好这次旅行正值晚秋，气候宜人，身上只觉出了点汗。

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看画，而卓彦则是挨家去拜访他父亲生前的得力支援者，当面道谢。每到一家，都听到一两段有关桂岳年轻时期的佳话，有时则对没有鉴定过的作品重新作出鉴定题字。眉毛粗粗的卓彦推成了平头，从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他的个性跟他父亲桂岳一样倔强。他有时说声“稍等一会儿”就捋起袖子，露出胳膊，提起笔来写下令人吃惊地酷似他父亲桂岳的手迹的字。据他本人说，当年他在巴黎曾放荡不羁，名噪一时，他的胳膊却粗壮得不象是这样一个人。

我同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桂岳第二代初次会面后，在短短的时间内，竟能建立起真挚的友情，这是出乎意料的。他在国外生活放荡，可回到了日本，仿佛同吃喝玩乐嫖等绝了缘，简直判若两人。他既不讲虚荣，也不顾体面。在战争

期间，他曾用外国人的眼光冷淡地看待过战时疮痍满目的日本。他既象个天才的后代，盛气凌人，目空一切；也具有良家公子的善良。在见到他以前，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风言风语，同实际接触到的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看来他作为知名画家的第二代，已受尽了旁人的奚落。

尽管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非凡的艺术才能，可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却把他说成是一个既懒惰又无能的人。他不爱时髦，也不讲排场。但是人们传说他是个令人讨厌的酒色之徒。他本是个雕刻家，在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和豪华的住宅、别墅以后，他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做，也不需要他去做。他的当务之急似乎就是，趁着日本还没战败，把他父亲的传记编纂好，并出版父亲豪华的遗作集。

这次旅行，同这样的一个大贯卓彦一道度过了五天。我们遇到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哪位收藏家那里，他们都好象商量好了似的，大体收藏了一件冒充桂岳的赝本。

我们在加古川第一次看到冒充桂岳的赝本，那是在老主人早已去世的姓M的望族家里。

主人让我们在对着拾掇得很整洁的里院的内宅正厅里，观赏了几件桂岳的作品，其中有一件鉴定题字《洛北秋景》的小品。在展开这幅茶室画轴的一瞬间，我当即看穿了，这是冒牌货。在旁边定神凝视的卓彦，猛地把视线移到我身上，我们俩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碰到一起。他用眼神示意：“你看，这幅画怎么样？”

我知道在京都某收藏家手里也有一件跟这幅一模一样的作品；他却另有根据。他后来告诉我，他是从这幅画的画面没有气派这一点觉察出它是冒牌货的。总之，很明显这是看了展览目录或是照片之类，然后模仿桂岳的作品画出来的。为慎重起见，我们当场打开桂岳的印鉴，检验了一下，发现石印“滴心亭”显然也是仿造的，用的是木印；乍看起来很象，可是两者一比较，破绽百出。使用的印泥也不一样，连鉴定题字当然也是伪造的。

经打听才晓得，这幅画是已故原主从一个名叫原芳泉的日本画画家手里买来的。据说这位原芳泉是桂岳的朋友；当时他曾有一个时期住在加古川，常兜售文物，但现在在哪儿就不知道了。故主的寡妇曾见过这个人。听主人这么介绍以后，卓彦说道：“是原芳泉啊！这个人我也认识。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总之，还记得小时候曾见过他两三次。他确实是家父的朋友，经常出入我们家。后来听说他冒充家父作画，从此家父就不许他再踏进我们的家门了。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啊。”

自从这次在加古川的M家碰到这件事以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地点发现原芳泉冒充桂岳作的画。

“这也是原桂岳啊！”

“画得确实不错嘛，甚至比真品还高明呢。”

我们这样交谈着。对收藏者来说，虽有点过意不去，但每回我们都照实告诉这是赝本。在这些赝本中，有些一眼就看出是假的，但也有些画得非常精巧逼真。不过，既然是

假的，那在气派或风格上，同桂岳的原作一比，就可以明显地鉴别出来。此外，再经仔细琢磨，赝本总不免有重大的漏洞。

桂岳进入中期以来，每当描绘岩石缝里的草木或青苔之类的时候，都不用白绿点画法。在这些地方，一眼就可以看出漏洞来了。另外，桂岳爱画夏天的富士山，他采取特殊的画法，在富士山的白雪顶下画上一片郁绿。就在这些特殊的画法上，明显地看出赝本的拙劣。这是有凭有据的。赝本终归是赝本，它必然要在某处露出马脚。

我们所看到的全部赝本，都是出自原芳泉的笔下。这个姓原的，似乎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作品自不用说，连落款、印章甚至鉴定题字，大都是他自己一人伪造的。在这次旅途中，所看到的十几幅假画里，我们认为其中只有两幅是他同农村的江湖画商合伙搞的。

他同大贯桂岳有着亲密的交情，这是他对顾主经常拿出的一张王牌。凭借这张王牌，他取得了顾主的信任，而且往往说些什么这是桂岳送给我的啦，或是我廉价买来的啦等等，来兜售他的假画。另外，也有一些是假借替别人拜托桂岳挥毫，而隔了适当的一段时间，再将伪造的作品送到顾主手里。

由来历不明的江湖画商参与的假画，只有前面谈到的两幅。尽管这样，我们根据这些，可以判断芳泉有过一个时期曾伙同阴险的画商作过假画。虽说同样是行骗，但这么一来，性质就更为恶劣了。

在这次旅途中，我们有时把这个冒名画家原芳泉叫作原桂岳，有时则叫作原老头。我们看过十几幅他自己画的假画，也从收藏家那里听到有关原芳泉的片断情况，但这些都是有关他四十多岁或五十多岁时的事了。那时，他是个无名的农村画师，在此地辗转迁居。他在年轻的时候到底同桂岳有多深的交情，只有从卓彦模糊的记忆中去加以推测，此外别无他法。

综合从原芳泉那儿买了假画而蒙受损害的人们的谈话看来，他似乎先后在相生呆过三年，在饰磨呆过两年，而在和气则呆过四年。在我们访问过的沿内海的小城市中，他都曾住过一段时间，但从不曾在一个地方呆上五年。想来，他是个兜售假画的人，在一个地方呆上两三年，由于某些原因无法谋生，实在混不下去，不免只好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但是他不曾远离，总是辗转在附近几个小城市，恐怕这是由于桂岳爱好者都云集在那儿，离开这些地方，他就无法生活的缘故吧。

芳泉除了向当过和气某酿酒厂经理的名叫S的人介绍过他的妻子而外，不曾向任何人介绍过。不知怎的，芳泉曾好几次带着自己的妻子单单拜访过这人家。他的妻子个子虽小，却很漂亮。据说，他博得S家前一代人的极大信任。

“我想，芳泉这个人，与其说他是个画画的，倒不如说是象个画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家父常常拜托东京的画家给画画，每回好象都是委托芳泉代办的。我们家收藏的大部分画，恐怕都是芳泉给效劳的吧。”

这家厂子的现任老板这么说。他对画似乎不太关心。据说他在大学时代，曾经是个有名的橄榄球选手，如今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他还说："记得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很精明。他还会篆刻什么的。我们家准还有芳泉雕刻的东西呢。"

说着，他就给我们找去。但不知道收藏到哪儿去了，没找着。

这个老板让我们看了几幅东京知名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前一代老板经芳泉的帮忙弄到手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原作。其中尽管有些是小品，却是罕见的佳作。一般人会认为这么好的作品怎么会卖到偏僻的乡下来呢。从另一方面看，可以想象得到，芳泉在东京的画家中间享有相当的信用。

卓彦说道："总之，芳泉是桂岳专家啊。而且他巧于钻营，不曾向同一家人卖过两张画。"

确实如此。看来，他真是个用心周到的机灵鬼。

根据我们的调查，不知何故，芳泉只有在加古川一地前后住过两次。第二次好象是在昭和二、三年① 间，那时他已经过了五十五岁。他那次迁居，也是最后一次了。与其说他销声匿迹，莫如说他从那时候起，再也不在此地的美术爱好家们中间露面了。

这次旅行的第五天，即最后一天，我们从西大寺往回走，在姬路海岸边的一个小小的知名旅馆投宿，打算在这里

---

① 昭和二、三年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稍事安顿下来，吃点新鲜鱼，恢复五天来的旅途疲劳。但是没有想到，在这家旅馆为我们准备的客房里，我们偶然在壁龛上发现了芳泉画的山水画。落款处用近乎楷书的字体写着"芳泉"两字，清晰可辨；还盖上"寒古亭"、"芳泉"两个印章。

又一次巧遇芳泉的作品。也许是由于长途跋涉，过于疲劳的缘故吧，我们感到格外地滑稽。

"咱们同芳泉画伯可真有缘分啊！"卓彦说道。

"这回不是露脸了吗？自己总不会对自己作假了吧。"

两人仍在客房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边闲聊，一边凝望着壁龛上的画轴。我们虽曾看过几幅芳泉冒充桂岳画的假画，可看到芳泉自己本人署名的作品，这还是头一回。

"并不坏嘛！"卓彦露出一副意外的神情，说，"这幅作品无需审查，就可以参加文部省美术展览会①了。"

说实在的，这件作品至少同平常在这类旅馆的壁龛上所看到的无名氏的平庸之作不一样。这幅画的题材很一般化，是用南画②的手法描绘云雾环绕的高山的一角。不愧为署上"芳泉"大名的画，笔致非常精细，看着看着，只觉得奇怪地动人心弦。

"有一种奇妙的精神啊！"那时卓彦说道。

画面上确实有那么一种可以叫作奇妙的精神的东西。

---

① 文部省美术展览会是现在的日本美术院展览会的前身。

② 南画是南宗画的简称，中国国画的一个流派。

用刚看过桂岳的几幅名作的眼光来看，当然不会认为这是佳作。但是，一种贫寒孤独的奇妙精神，使得这幅作品异常严谨。过了好一会儿，卓彦又无限感慨似的说："果然不错，是寒古亭啊！"

卓彦再一次定神注视着画面，然后向走廊上安放藤椅的地方走去。当我听到寒古亭这三个字时，感到一阵寒冷直钻心窝。这分明同作品所表现的精神相吻合。

当天晚上我们喝了几瓶酒，度过了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从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调查的桂岳初期的名作谈起，但话题动辄又回到原芳泉的事情上来。

两人经过一番讨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芳泉好歹也画了那么多画，并非毫无才能。

"他真傻啊！何必冒充家父去作那无聊的假画呢，画自己的作品不是挺好的嘛！"

卓彦一边斜着眼睛看那壁龛上的挂轴，一边挽起浴衣的袖子，举杯喝了一口酒。

"大概假画卖得快吧？"

"那是啊！滴心亭要比寒古亭卖得快。"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还记得吗？"

我对这位冒名画家多少有点好奇心，所以想知道他到底是个具有什么样风度的人。

"我完全想不起来了，一则由于我当时年幼，再则只在大门口或是在什么地方匆匆见过他一面就是了。不过，有一回，对了，那是家父四十来岁时的事了，那时我才七八

岁……”

卓彦谈了在他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往事。

地点在哪里，记不清楚了，好象是在一个什么展览会场，原芳泉低着头，跪坐在铺席上，桂岳叉开双腿，站在他面前。

“你抬起头来看看我的眼睛！”

卓彦还隐约记得，桂岳在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可芳泉再怎么挨骂，也不把头抬起来。当时芳泉显出一副什么样子，他全然没有印象了。但记得那时在他那儿童的心灵里，总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我想恐怕是家父发现了假画，他又是那么个脾气，不顾人前大发雷霆。这件事不是在家里发生的，可能是在百货商店或美术馆，也许在寺庙或家父的什么展览会上，被家父当场抓住的吧。多半就是这么回事。那时家父大概也给了他钱什么的。这么一来，就成了浪花小调①般的佳话了。”

卓彦说着笑了起来。据说桂岳实际上不止一两次施给芳泉钱。他还记得，有一回是从桂岳本人或母亲的嘴里听说的。他隐约想起另外两次看到象是芳泉其人时的情景，总之，根据他偶然瞥见芳泉回去时那副抬不起头来的样子，使他感觉到芳泉不是来向桂岳借钱的，就是被叫来受申斥的。

---

① 原文作浪花节，以三弦伴奏的一种民间说唱曲调，类似我国的鼓词。

"恐怕跪坐着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的那一回，是芳泉在家父跟前露面的最后一次吧。我上了中学以后，就不曾听说芳泉来看过家父。同时，家父也曾用象回忆很久以前的往事似的口吻说过自己过去的朋友中有个坏家伙。"卓彦这么说道。

当天晚上，我们在原芳泉的画前喝酒，喝得很晚。后来，我们又在他的画前摆上两床铺盖，并排睡着了。

我第二次听到原芳泉这个名字，是在战争行将结束的那一年——昭和二十年春，即同大贯卓彦历访沿濑户内海的小城市一年半以后。在这一年半的历程中，战局急转直下，国内不仅人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一片漆黑，甚至大自然也满目疮痍，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那时，我得到报社同事的朋友的帮助，把母亲、体弱的妻子和两个幼儿疏散到中国山脉靠近山脊的山村里。这个地方是在冈山、鸟取、广岛三县的县界，离鸟取县不远，确是个穷乡僻壤。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恐怕只有那个地方才能经常保持亘古以来不曾变化过的宁静吧。

为了将家眷疏散到那里，我于三月底事先出去作了调查。我在报社的同事有个叫作尾上仙三的朋友，他是我在当地唯一可以拜托的了。

从伯备线的山巅车站下车到那里，得步行二里地的路程。山道的确崎岖险峻，行人要一个挨一个地才勉强走得过去。途中还要翻过两座小山峰。可进村一看，这里可以

极目眺望四面八方，平坦得甚至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在山坡上呢。那儿的阳光和风的气味都跟俗世迥然不同。在那块宽广而平坦的土地上，居住着五十来户人家，稀稀疏疏地点缀在各处。整个村庄充满一片明朗，没有投影，令人觉得还有点空旷。阳光洒满了大地，这种感觉是我到了这高原以后才体会到的。在平地的正中央，有一条很浅的河流，河床有九米多宽。分不清是上游呢还是下游，但它也流向北方。

身穿田间劳动服的尾上仙三，领我去看了村里可以出租的青年会堂——说是青年会堂，其实是一间同一般农家不相上下的房子——我立即决定要疏散到这里。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尾上家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喂养着两三头牛。房屋的构造也是古色古香，很大方的，都是别的地方少见的大农户。其中尾上家据说是这个村子里门第最古老的一家，房屋的构造也比别人家的高大得多。主人安排我住在与仓库之间隔着一整块扁柏木板的客厅里。

奇怪的是，就在这间客厅的不到一米宽、小得奇怪的壁龛上，我发现了一幅大贯桂岳的牡丹花，画着一只狐狸在牡丹花下，回头看着这边。我感到意外。因为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无论再怎么富裕，农户人家的壁龛上挂着这样一幅画也是很不相称的。

“真有好东西啊！”我对看起来压根儿同绘画毫无缘分的这家那五十来岁的主人说道。

“是呀，据说这幅画象我们这种人是不容易买到手的——”尾上仙三不知为什么腼腆起来。从他那张晒得黝黑

脸庞，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朴实寡言的人。他继续说："说实在的，这幅画的作者桂岳有个最好的朋友，他曾在这个村子里住过。"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叫原芳泉，他也是个画画的。这位先生大约在昭和十五年去世了。他本来就是在本地出生的，晚年又回到这儿来了。"

此后的情况无需说明，我也明白了。但是，原芳泉是在这里出生的，倒使我感到意外。他虽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听到他已经去世的消息，多少引起我的某种感慨。冒名画家原芳泉比桂岳晚两年与世长辞了。

当天夜里，我给住在京都的大贯卓彦去信，告诉他冒名画家原芳泉已经去世了，我多半要把自己的家属疏散到他的家乡来。这是一种离奇的缘分。这时，卓彦可能在为疏散桂岳遗留下来的大批美术作品而日夜操心。

过了一个来月，我才带着家属正式疏散到那个村子里。四位体弱的家属即将住进去的青年会堂后面，深紫色通草花在草丛中绚丽盛放。尽管时令已到四月底了，可是气温依然很低，把手伸到家门前的小河里去，还会感到河水象冬天那么冰冷。

当时，我差不多住了五天，把家眷大体安顿下来后就返回大阪。这期间，我拜访过村长家。村长家和尾上家同样都是这个村子里最老的住户。我又在这家的客厅里发现了这个村子的第二幅原芳泉冒充桂岳的伪作。这是一幅宽一

尺八寸的《花鸟图》，尽管是赝本，但看起来却很逼真。

当然，不管在尾上家或是在村长家，我都没有谈到这些作品的秘密。这些人一直认为这是桂岳的原作。在国家纷乱之秋，我哪儿还有心思去多管这些闲事。原芳泉冒充桂岳画的假画，恐怕永远不会传出这个靠近山脊的村子，流落到他乡去。再过几百年或几千年后，它将靠这些连大贯桂岳的名字也不晓得的人们流传下去。不论国家将来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事实大概不会改变。当我脑海中闪现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那两幅画具有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在这样一个时期，把家眷迁到这里来长居，人地生疏，这种感伤使我对假画的感情，同一年半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从那以后，直到八月停战，这期间我曾三次到这里来探亲。记得在第三次来此地的时候，我还受报社同事的委托，在一位驼背的老农妇的陪同下，去看了由她看管的另一所空房子。这房子位于这个村子南面缓缓起伏的小山冈上。据说在这个村子里，只有这孤零零的一所房子地势最高，从这位陪同的老太太的嘴里意外地得知，这就是原芳泉住过的地方。芳泉死去已将近五年了，这所房子仍是空荡荡的，没人住进去。

房子荒凉得不成样子，连踏进去都叫人有点踌躇。据说，这所房子本来不是芳泉的，是芳泉在满洲事变那一年回到这个村子里，用很低的价钱买下来的。虽说芳泉是在此地出生，但实际上他是住在离这里约莫一里地的一个小村庄里。看来，由于同继承家业的哥哥相处得不好，所以芳泉

返回故乡的时候就没有回到哺育自己长大的村庄，而买了这所房子，住了下来。

“他的家属怎么啦？芳泉死后，这个家怎么会变得空无人烟呢？”我感到费解，就问老太太。

“你问的是他老伴儿吗？跑掉了。”老太太若无其事地说。

“跑掉了？”

“多半是呆腻了吧。她同原大爷一块儿在这所房子里住了三年。后来她回生山的娘家过节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听说芳泉曾亲自去接过她。邻居担心，也帮着去劝说，可她终于没有回来。本来芳泉不知为什么缘故，在户口册上填为原家的入赘女婿，所以只要不撤销户口，就不能正式离婚。但事实上户口归户口，他们俩到底还是分居了。

“老大爷去世的时候，他老伴儿似乎来过的，或许是在举行葬礼的时候来过。可在这以前，她没回来过一次。”

“她多大岁数啦？”

“老大爷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八，他老伴儿就算比他约莫小十岁，现在怎么也有六十多了。听说她现在寄人篱下，在生山的亲戚家里呢。”老太婆说。

芳泉晚年返回家乡，并在自己的出生地与世长辞，这不折不扣是一个冒名画家的下场。从老太婆的谈话里，也感觉到他的晚年是多么的不幸啊。

我穿着草鞋径直踏进这空荡荡的房间，无意中打开了

地炉旁边的壁橱，里面净是灰尘和蜘蛛网，还装满乱七八糟的东西。老太婆同我一起探进头去，她从中取出几个碟子，嘴里叨念着这还可以使用。

“这是原大爷制造焰火的时候使用过的东西。”老太婆告诉我。

她拂去碟上的尘土，放在门口，可能是打算临走时把它带回去。

“焰火?”我叮问了一声。

“他曾在这儿造过焰火呀!”

她说着指给我看，说那些都是制造焰火的工具。她用棍子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从壁橱里扒拉到破旧的铺席上，炭末似的东西跟尘埃一道飞扬起来了。

“大家听说有火药，都不愿去打扫它。”

她一边说着，一边漫不经心地用棍子来回扒着铺席上的一堆破烂。有三四个象半个皮球似的玩意儿滚了出来。每一个里边都粘着一点黄粉，大概是确实盛过火药。估计是圆形花炮的纸壳，裂了口露出里面装的黑色粉末的纸袋，象丸药般稀奇古怪的东西，用黑色粉末捏成的圆团；还有调色碟子、笔、篦子、刷子、一束束日本纸、乳钵——这些东西都散乱地放在铺席上。

原芳泉曾造过焰火，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我下到土间，这里也一样，堆在壁橱里的那种破破烂烂的东西，同谷壳一道乱七八糟地堆着，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老太婆告诉我，谷壳是芳泉用来装在行将放出去的焰火的圆纸壳里的。

“原大爷就是坐在这儿造焰火的。”

经她这么一说，我顺着她指的地方看去，那是在堂屋对面，相当于别处农家的小牛棚的位置，看上去阴森森的。在杂乱无章的物品中，摆着木桌、想来是当凳子用的树墩子，仿佛告诉人们这里当初就是他的工作室。那里只有一个透亮的小窗。窗台上放着一个破旧的计量器和几个药瓶。门楣上贴着好几张防火的护身符。

要把这所房子打扫干净，让人能住进去，绝非容易的事。我一踏进这个家门，就打消了让疏散的朋友住在这里的念头。

我站在乱糟糟的堂屋中央，举目张望了一会儿。过去造焰火的地方是仓库的一个微暗的角落。我不认识故人芳泉，无法想象出他的容貌和风度。不过，我脑海里这时头一次浮现了原芳泉的形象：他象只呆板的动物，蹲在那阴暗的角落里。

他大概就坐在那树墩子上，面对着木桌，拿起那计量器，摆弄着黑、红、黄色的粉末吧。门外的亮光从他背后一道道地斜射进来。除了那一道道光线而外，周围的空气又沉闷又寒冷。那无疑是芳泉在这阴暗凄凉的房子里的形象——它远比冒名画家原芳泉还要无可救药。

“啊！真叫人讨厌。”我这么想。就在这一瞬间，我忽地想起，有一回在姬路的旅馆里，同大贯卓彦一起看过芳泉画的那幅水墨画，洋溢着一股奇妙的精神。这间叫人害怕的空荡荡的屋子的确使人感到，同充满在那幅水墨画画面上

的东西一样，飘荡着最污浊最丑恶的气氛。

回去的时候，我们绕过这家厨房的后门。房后隔着仅有的一块空地，是一座三四米高的土丘。老太婆告诉我，那是原大爷的坟墓。靠土丘边缘，立着一块芳泉的墓碑。这块很寻常的石碑，有一半埋没在杂草丛中。墓碑的对面，景致开阔。远处，可以看到几条山脉的山脊绵延重叠；近处，又能看到覆盖在村庄家家户户的一簇簇茂密的树丛，象玩具似的小巧玲珑，分布在平原各处。虽然已是七月时分，却还不是夏天的景色。整幅图景宛似沉浸在溪水底下，显得寒冷暗淡。

当晚，我从很不健谈的尾上仙三那里，比较详细地听到有关原芳泉晚年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些情况。

据他说，在满洲事变爆发的那年年底，原芳泉同他的妻子阿朝回到了这个村庄。可以说，他们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以外，连一件象样儿的行李都没有。不过，他们好象还有点钱。正好前房主相继患肺病都死了，留下了这座空荡荡的高宅子（村里人都这么称呼）。芳泉用很低的价钱——这却是卖主的要价——当场买了下来，就住下了。

村长家同尾上家，还有其他村庄的一两户人家，从芳泉那里买来了号称桂岳的画轴，那是在他们迁到本村以后不久的事。芳泉说是要当画师，不满二十岁就离开了村子。打那时起直到晚年这一段期间，他仅仅回来过一两次。因此，村子里几乎没有人详细了解芳泉的为人。很久以前，村子里曾一度流传说芳泉在京都、大阪当了名画师；此后，每当村

里人偶尔提起芳泉，就自然而然地把他看作一个离村到城里去发迹的人物。所以，当他晚年带着一副寒酸相回到村里来的时候，人们不免有点意外。据说，芳泉对村里人说，自己近年来因患风湿病，右胳膊疼痛，以致不能执笔画那些精巧的画了。加上自己的存款也都花光了，因而才回到乡下来。

他在村子里定居下来以后，并没有干什么事情，只是时常带着些画轴或古董之类，往返于米子、冈山、鸟取一带。看来，他迁回农村以后，还零零星星地继续从事类似画商的工作。

芳泉给村里人的印象并不坏。他不去打搅任何人，村里人对他多少都带点敬意，称他"芳泉先生，芳泉先生"。后来，他渐渐地变得很少出门到旁处了。村里传说他在摆弄火药，实际上他是在造礼花什么的，卖给米子的玩具店。此后村里人不知打什么时候起，就慢慢地叫起他"原老头"了。

当然，说是造焰火，也是偷着干的。芳泉刚迁居到本村，似乎就开始摆弄起火药来了。曾记得有一回，深更半夜，芳泉家的屋顶上火星四散，弄得村里人慌乱一团。后来才知道，是他放的焰火迸发出来的火星儿。这使村里人大为吃惊。

迁居本村后第三年，芳泉曾因火药爆炸，右手被炸掉了三个指头。事情发生以后，加上人们对他摆弄这可怕的玩意儿有点厌恶，芳泉在村里人中间的声誉一落千丈了。但是自此以后，芳泉本人一反过去的常态，倒能够撒手去干了。过

去造焰火是偷偷摸摸的，如今却是半公开的了。

村里人不怎么到芳泉家来。偶尔有人去他家，看到他把牛棚改为自已的工作室，总呆在那儿为米子一带的订货制造各式各样的焰火玩具。

芳泉失掉指头后过了半年，发生了同妻子阿朝分居的事情。那个时候，尾上仙三不忍心袖手旁观，就居间调停，到生山阿朝的娘家去，劝说她回来跟芳泉言归于好。可阿朝说什么也不干，只是一个劲儿地坚持说："不愿意，不愿意。"邻居也三番五次地轮流到生山来劝她，但都无结果。最后芳泉本人说，既然那么不愿意，我也只好死去这条心，不再去要求与阿朝破镜重圆了。村里人对阿朝离弃多年相处的丈夫的行为，也并不怎么加以责怪。失去了三个指头的芳泉的右手难看极了，芳泉那在昏暗的工作室里摆弄火药的形象，想起来是有那么一种连作老婆的都会感到厌烦的阴郁气氛。

当然，由于是偷造的，所以不能公开。尽管如此，自从造焰火以来，芳泉的经济状况看来多少好转了，村里募捐修路啦，邻居办个红白喜事啦，他都慷慨解囊。有一回曾被警察发觉，把他带到附近的镇警察局去，不知他是怎么申辩的，好象也没罚款就放回来了。后来，芳泉一如既往地在那阴暗的工作室里继续埋头干他的活计。

事实上，芳泉直至昭和十五年① 去世为止，在这个村子

---

① 昭和十五年是一九四〇年。

里整整度过了将近十个年头的孤独生活。但最后三年，也许是积攒了点钱，虽然偶尔也看到他似乎在造焰火，但大多是坐在走廊上，要不就躺着，什么也不干，在那儿发呆。但是一到夏天，邻村的小伙子要他给造几支焰火他就给造几支，从这里也得到一点报酬。如果有人央求他，他就抱着自己制造的焰火到邻村过夏节① 的地方去给人家放。因此，邻村要比本村更亲昵地喊他原老头，原老头。

芳泉死得很突然。一连下了几天雨，放晴的那天早晨，离原老头家一百多米的街坊有两三天没见着他了，觉得有点蹊跷，就跑去看他，只见他趴在土间里。上去摸了摸，才发现尸体冰凉僵硬，看来已经死去好几个小时了。原芳泉是患脑溢血症死去的。

关于芳泉的死，有趣的是，在临死前他还想拿起画笔作画呢。仓库里铺了一床折成双层的毛毯子，上面端端正正地摆着几个调色的碟子，紧旁边的砚台盒盖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五支画笔。毛毯子的正中，铺了一张什么也没画的崭新的白色画纸。

看来他要拿起画笔，可能想起了什么事，刚走下土间，就倒在那儿一命呜呼了。

“芳泉晚年画过画吗？”我问尾上仙三。

他说：“好象没画过什么。但他本是画画的，临终仿佛有一种预感，才促使他这样做的吧。虽说想画画，但少了三

---

① 夏节是夏季为了祈求丰收、免除病灾而举行的祭祀。

个指头，也不可能画出什么好画来了。”

这是一个冒名画家的下场，可话里也有感人之处。据说他曾摊开一张一笔也没画上的画纸，但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那个时候芳泉并不真打算要作画。我忽然想到，也许他希望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种作画的材料之中吧。当我听完了芳泉的故事，准备离开尾上家的时候，尾上仙三好象突然想起来似的说道：“我记得，在你那所房子的仓库的壁橱里，还有原老头写的东西哩。可能是写焰火的事吧。在为他举行追悼会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东西。有人说，也许将来还会有用处呢，所以小伙子们把它保管在会堂里。”

我们租住那所房子时谈好，仓库里的壁橱当中，有一个不要动，所以它还跟充当青年会堂时一样，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里。不知那里头有些什么，但肯定是放着青年们共同所有的东西。

我一回到家里，就打开那个壁橱看了看，里头塞满了旧纸：节日捐助的帐单、青年大会的记录、讲演稿等等；其中果然有一本用日本纸装订成的本子，封面上写着几个挺拔的毛笔字：“焰花调制法大纲”。标题冠冕堂皇，实际上大概是原芳泉自己写的造焰火的备忘录。翻开头一页，题目是“云雾开花红雾降雪”制法。

制星点先要造红蕊。干后，在菊粉内掺上粘土，加水搅拌，揉软。然后加入大约切成一分五厘长的氧化镁，放到钵子里来回揉和。把蕊放进去，好好磨碎再分匀，然后略掺上二十五两菊另加二两半种子碾成的粉末，再将它搓圆。这样反复操作数次，直到

能将它搓成四寸或五寸长时为止。然后附上移火粉便制成。但每面均需充分晒干，蕊需用四寸五分五厘、六寸三分的。

这样用不甚流畅的文笔书写了三页，接着就记载了调红、配菊诸项，每项都用红笔注明火药的份量。接着还记载了“玉树银花”制法，“宝剑溅红”制法，“春风送绿”制法等项目。看来，这是芳泉自己的备忘录。我对焰火一窍不通，简直看不懂。这个本子里夹着一张什么纸，打开一看，原来是芳泉自己的履历书。我对这份履历书抱着另外一种兴趣，因为它一开头就写着“明治七年① 十月三日生，原泉二郎（号芳泉）”。这确是芳泉自己的履历书。但下面接着写道：“大正五年② 在东京霰屋焰火店任职，大正七年在横须贺铃木焰火店任职，大正十一年任东洋火药厂主任，大正十一年在大阪堺焰火店任职，大正十三年任丸玉屋火药厂主任……”详详细细地罗列了一大堆，但无论怎样，让人看来总觉得是伪造的履历。最后还表白地附上一句：“以上所书，确凿无误。”

虽然无法判断芳泉是什么时候想把这份履历书交到什么地方去，但大正时代，他正辗转兵库、冈山两县所属的小城市，兜售冒充桂岳作的假画。很明显，他这份履历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也许是他无论作为冒名画家或城市画匠都无法再混饭吃了，于是想在农村的某个镇上当个焰火工厂的

① 明治七年是一八七四年。

② 大正五年是一九一六年。

主任技师也未可知。还可以更大胆地推测，听说他曾有一回被警察局传讯，也许就连那个时候他也是利用这份假履历书巧妙地欺骗了警察，蒙混过去的吧。

不管怎么说，这份履历书无疑地充分暴露了原芳泉这个人的本质。

“您也许不知道，冬天摆弄火药是够讨厌的。——硝石这种药要说凉呀，真是冰凉得要命。”

芳泉的寡妇仿佛想起了当时手掌皲裂的情景，伸出自己的右巴掌看了看，说道。这是停战那年十一月底的事了。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城市生活依然笼罩在战后极大的不安和混乱状态之中。那时，每天报纸的版面都充塞着有关强盗集团的消息。我仍旧让家属呆在疏散地，总之打算让他们在那里过了年再说。那里要比其他地方提前一个月变换季节，从九月底开始，萧瑟的秋风就沿着山坡刮上来，一天好几回，造成了一条凄厉的风道，从美作掠过伯耆一直呼啸而去。一到十月，山岳地带特有的雷阵雨就不断袭来，一天也不知要下几回。这是初冬的前奏。

一到那时节，妻子感到要在这人地生疏、被白雪覆盖的地方过上整整一个冬天，突然害怕起来，想早日离开这里。当我十月初来探望他们的时候，她突然向我提起这件事。她说带着老母亲和两个孩子，在这个没有任何暖气设备的地方过冬，实在没有信心。孩子万一得了肺炎，也找不到个大

夫呀。我回到大阪以后，妻子每次来信，都执拗地催促我赶快搬离这块疏散地。

我为了让家属迁回来，在十一月中旬向报社请了个较长的假期，来到了鸟取县的山村。搬运行李，寄发托运等杂事繁多，不断遇到麻烦。尽管如此，托运行李等事务总算有了个眉目。直至家属搬迁的准备工作就绪时，十一月份也剩不下几天了。

当天下午，我去生山车站办理手续，把行李交由山阴线的火车托运。这个车站过去只听说过，但从没去过。邻站是我经常上下车的山巅站，倘使能在那里托运行李，站长又是个熟人，事情就会好办多了。可是，从我们家到这个车站，途中必须爬过两个山峰，所以不便走这条路。

在生山站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比想象的简单得多了。据站务员说，若等到傍晚，就有一趟卡车从这里开到我们住的那个村庄。我也觉得再步行将近两里地的山路挺吃力的，所以决定等着乘这趟卡车。

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怎样度过呢？我忽然想起，曾听说过原芳泉的寡妇就在此地投靠她哥哥。虽经仔细考虑，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非特地去拜访芳泉的寡妇不可；但我又想，自己早晚得写出大贯桂岳的传记来，所以除了去听听她对芳泉其人的看法以外，也许还可以听到一些有关桂岳的逸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磨时间，因此，就决定去拜访她了。

我在车站前的杂货店打听原芳泉妻子的情况，马上就打听到了。听说这位叫阿朝的妇女，两三年前还在车站前

经营一间小小的粗点心铺。后来由于战事越来越吃紧，没什么东西可卖的了，只好停业；现在什么也没干，寄居在她哥哥家里。她哥哥经营着木材厂什么的，生活看来并不怎么富裕，可他的房子却相当讲究。我就在这所房子的走廊上会见了阿朝。

如今，她寄居在她的兄长家里，是幸福呢还是不幸？当然不得而知。她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在下午的斜阳映照下，在狭窄的走廊里，正用菜刀削柿子皮，好象是要晾柿饼呢。记得和气酿酒公司的老板曾经说过，她过去是个小巧玲珑的美人。她年轻时可能的确是个美人。从她的言谈举止来看，她象是在饭庄、妓馆里呆过似的，善于应酬，看不出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妇。但从侧面看，她的耳朵是薄薄的，不觉令人感到是一副薄命相。芳泉作为一个画家，度过了很不体面的一生，我以为她大概不愿意谈芳泉的事，殊不知她一点也不介意。

"芳泉年轻的时候好象同桂岳先生有过交往，打同我结婚以后，有时候去京都说不定也到百万遍① 的桂岳先生府上拜访过他，可谈不上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因为他曾随意地冒充桂岳先生作过假画，再也没有脸去见桂岳先生了。"

她厌弃芳泉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她似乎觉得同自己一起生活过来的老伴儿，不论做过什么坏事，都已成为过去了。她不拘泥于这一切往事。

---

① 百万遍是京都市左京区知恩寺的通称。

“昭和十年[1]我同他分手，此后直到他去世为止，这期间他只来找过我一次。那是报上刊登桂岳先生逝世消息的日子。”

据说，那一天芳泉来找阿朝时，对她说过：由于自己没有脸到桂岳先生的灵前去了，叫她代表他参加桂岳的追悼会，给烧把香。阿朝说，她当时觉得芳泉有这个想法倒不是因为他曾给桂岳增添了许多麻烦，出于谢罪之意才叫她去的；而是老朋友与世长辞了，使芳泉感到寂寞所致。

“不管怎么说，进了这座山以后，我觉得他的怨气已经消了。过去他无缘无故地憎恨桂岳先生。每当他喝起酒来就胡言乱语，说什么：‘拿我来说吧，只要我想画，也能画出象他那样的画来。年轻的时候，我比他画得还好，比他更有才华呢……’可进山以后，他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经常说还是桂岳行，桂岳了不起。”阿朝这么说道。

据说那时候她并没有到京都去参加桂岳的追悼会。这姑且勿论，从报上看到桂岳逝世的消息的当天，就去拜访抛弃了自己的妻子，顺着我今天刚走过来的、沿着山脊的崎岖山路来到这个村庄的芳泉的形象，连同满山坡的美丽的白竹丛，以及掠过竹丛的晚秋的风丝，奇妙地变成了清晰而渺小的东西，一齐映入了我的眼帘。后来仔细想了想，桂岳去世那天，正是三月的女孩节[2]，此地山间还是雪花铺盖满山

---

① 昭和十年是一九三五年。

② 日本风俗，三月三日是女孩子的节日，陈设各种古装偶人，供奉菱糕、桃花、酒等以祭祀。

遍野的季节。说不定芳泉是穿着草鞋，迈着艰难的步子，绕过雪中的山道，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的呢。

不管怎么说，晚年的芳泉竟有那样的一天，不由得使我感到，过去自己心目中的芳泉这个人完全是灰暗一色，而今好似在这种色调中，尽管是微弱的，却突然投进了一道亮光。

关于桂岳的话头断了以后，尽管我觉得有点不礼貌，还是委婉地问她为什么要同芳泉分居。

这时，她就脱口说出："您也许不知道，冬天摆弄火药是够讨厌的。"

芳泉进山开始摆弄起火药以后，她就想马上离开他。芳泉从事这种工作，自己常常被芳泉叫去帮忙。虽说是为了谋生，没有法子；不过她所厌烦的，与其说是这种工作，毋宁说是从事这种工作的芳泉本人。

"他冒充桂岳先生作假画，开始也是瞒着我偷偷地画，最后才公开的。早先他大概也觉着让我知道是件羞耻的事，所以尽量不使我察觉，而偷偷摸摸地干。开始摆弄火药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人并不是干什么坏事。固然外行人摆弄火药是被禁止的，其实对我大可不必多心，光明正大地去搞好了。然而他却不这样做，总是趁我不在，或是等我睡着了以后，他一个人在走廊的另一头偷偷地磨起乳钵来。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就对火药这个玩意儿感到讨厌了。"她那么说道。

说起来，芳泉之所以摆弄火药，是因为在相生的古董店

老板中，有个爱好造焰火的人；他与这人往来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对造焰火产生了兴趣。当阿朝发觉的时候，芳泉已经开始悄悄地用纸包了好几种药品，各包二两半，然后点燃起来，欣赏火光的颜色啦。

“他到底觉得焰火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嘛——”阿朝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人有点古怪，不知他是怎么想起来的，要让焰火放出浓浓的碧紫色，于是就拚命埋头于这项工作了。按理说，把花绿青、氯化钾和熏隆香拌在一起，大致上就能放出那种颜色来。但无论怎么拌弄，颜色总是稍淡了一些，同真正的碧紫色不一样。他总想找个办法，使它放出艳丽的碧紫色来，好放菊花焰火什么的。”

芳泉之所以失去三个指头，是由于他在造流星时，不小心把锥插到装有炸药的那一边，于是着起火来；火势蔓延到旁边的炸药，闯了大祸。阿朝倒不是厌恶这桩事本身，这只不过是个导火线，使她突然产生了同芳泉分离的念头。自从芳泉开始偷偷地摆弄火药以来，她早就讨厌起芳泉这个人来了。发生爆炸事件后，她就以此为借口，无论如何非跟他分居不可了。

“那个碧紫色后来放出来了吗？”我问她。

“这，怎么说呢。他同我一块生活的时候，总也不满意似的。”阿朝仿佛对此事不怎么关心似的说。她在谈论芳泉的时候，也许多少唤醒了对芳泉这个人的爱情。尽管她表露出淡漠地、冷冰冰地将他推到一边去那样的态度，她却绝

不想把他说得很坏。

“他终究是个不幸的人啊！我常这么想。我为了他，白白地虚度了年华。但是，我感到他比我更不幸。他爱好画画甚于一日三餐。可结果由于自己走错了路，一张象样的画也没画出来，就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搞焰火又失去了三个指头。曾有一个时期，他象着了迷似的整天嚷着碧紫色，碧紫色的，恐怕这也没有搞成吧。他不是坏人，只是生来就不幸罢了。”

我听阿朝讲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我听着听着，只感到她既象是从远处凝望着芳泉，又象是已完全掌握了芳泉这个人似的。我不觉为她这种谈吐所吸引。我发现，在她跟原芳泉共同生活的近三十年间，她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在别的妇女身上所看不到的特殊变化。

“你知道和气大酒厂吗？”我想起了芳泉同她过去曾出入过这儿，就这么问她。

“啊！这可不晓得。”她当即宛如一点也不知道似的回答说。

也许她不愿意提起年轻时候的往事。兴许出入和气酒厂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妇女。我忽然想到这儿，不再往下问了，谈话就到此结束。

我连一杯茶也没有喝，就结束了这次有趣的访问。这次访问，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听到了那个人的一些私生活。为了不耽误五点钟那班卡车，我就向那家告辞了。

这天在我听到的芳泉寡妇的谈话中，使我最感兴趣的

一点是，芳泉想要放出碧紫色的菊花焰火。最初听到的时候，感觉也不是那么强烈的。奇怪的是，这件事一直使我念念不忘，有时，竟情不自禁地又突然回忆起来。

我无意中向妻子透露了芳泉晚年的愿望——如果说愿望言之过分的话，就说是他的梦想吧。那是我们从疏散地迁回大阪近郊住下不久的事。当时妻子刚一听我说，马上就条件反射似的说道："真讨厌啊！"她说着，皱起眉头，看她那副神情，这话简直使她受不了似的。

"讨厌什么呢？"

"唔——这个我说不好。不过，总觉得挺讨厌的。碧紫色的焰火啪的一声在黑暗的夜空开花，不是吗？"

当时，不知为什么我仿佛觉得接触了不应接触的东西似的，有关芳泉的话题刚开了个头，又只好慌忙把它打断了。这话题本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此时此刻妻子的态度好象一种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我的心坎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似乎理解了妻子的心情，但仔细考虑，我还是没有理解甚至理解不了。芳泉的寡妇离开芳泉他去，说不定也从芳泉身上发现了如同我妻子感受到的那样难以忍受的厌恶吧。芳泉作了几十年假画，她都能一直共同生活过来；可是芳泉一开始摆弄焰火，也许在他身上就有了那么一种使妇女不能接受的、引起生理上的厌恶的东西，而这就是象我这样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我也感到，芳泉摆弄火药的心境似乎同火药本身所具有的阴暗、冰冷有类似之处。但是，我的感受却不同于我的

妻子以及芳泉的寡妇可能感受到的。一个冒名画家好象本应落得这种潦倒的下场。碧紫色的几枚花瓣在夜空开放，映入我眼帘的那一瞬间既哀伤又优美。

我心想，芳泉的理想决不会在这夜空实现。这一点，现在已无法向死者问明。但不正是由于怎样也放不出这种颜色的花瓣来，才招致那两位女性的强烈反感吗？——我这么想。

以后，不知不觉之间芳泉的事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疏散地道听途说来的关于这个早已去世的冒名画家的那不大愉快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地淡薄起来了。这恐怕也是自然的吧。但是，正好在停战后的第二年，我又一次有机会听到芳泉的故事，在这最后的一次，我的眼前浮现出这个故事的结尾。

记得是在夏天。那个时候，山阴地区某县举办综合美术展览会。时隔一年零几个月，我为了要在星期日版的版面上报导有关地方文化消息，又乘坐从冈山开往米子的横跨中国山脉的伯备线火车来到这里。当火车开进山巅的小车站的站台——那是我过去经常力所能及地背着行李上上下下的站台——丛生在站台那头的高高的杂草随着高原的风摇曳的景象，映入了我的眼帘；在车站西边，可以看到红土山崖，砂土经常从上面沙沙地滚到下面的马路上来。触景生情，我突然起了个念头，即使推迟一班车到达目的地，也不会耽误什么事情。下不下车呢？我犹豫了片刻。车子正要

开动，我赶紧从行李架上提起公文包，三步并两步地跳下站台。正因为在这里度过的是那样一个时代，这块土地就充满了各种各样艰难困苦的回忆，这是在别处所体会不到的。我想，即使不到家人过去疏散去过的村庄，而只站在车站前面的广场上，遥望昔日熟悉的风光和这个村庄的家家户户，度过约莫两个小时，也就不错。此后恐怕再也不会有机会在这个车站下车了。

我一边想着说不定还会碰上村里的熟人呢，一边走出剪票口。我打算到车站前面唯一的一家饭馆稍事休息。正朝着那个方向走去的时候，有人在我背后冷不防地用当地特有的口音招呼我："您不是住在大会堂的那一位吗？"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外号叫毛孩子的小伙子。他是住在小学旁边的那户农家的老二，过去常给我们家打柴禾。

我当即同这个小伙子站着聊开了。小伙子用似乎带着几分时髦的激进的口吻说，往后又要回到老百姓受剥削的年代了。他既没有打听我的家属的情况，也没有提及村里的任何人。这个山村青年的脑子里似乎装满了对时代不满的偏激的想法。

"到俺村去吗？"他问我。

当我告诉他今天没时间，去不成了，请代问大家好时，他告诉我今天傍晚由五个村子联合举办战后第一次焰火会，再过两个小时，村里的好多人都要来看热闹的。也不费事，再等一会儿怎么样？我原想推迟一班车，现在只好决定推迟两班车了。我家当年疏散到此地，蒙村里人照顾，今天

若能在这儿见到他们，我倒是很想向他们表示一番谢意。

我从三点钟起，在车站候车室和车站前面的饭馆里度过了两个来小时。在车站广场的电线杆上，张贴着几张有关焰火大会的海报，用红墨水书写，字体幼稚，看样子象是当地的青年写的。五点左右，稍微提早一点儿，我朝着那个小伙子告诉我的放焰火的地方走去。那地方是空旷的耕地的一个角落，离车站五六百米，位于东北方向。有一条约三米半宽的小河流过那里，河堤上只有这一块空旷的地方，正可以放焰火。确实，在这儿放焰火，一点儿也没有危险。

广场上覆盖着夏草，十几根焰火筒并排着，就象约莫三尺高的缸管排列在那儿似的，其中有几根在夏草丛中露出头来。看到此种情景，不由得唤起我奇异的错觉：这些焰火筒象是一座座坟墓。五六个小伙子坐在这些焰火筒附近，孩子们围着它吵吵嚷嚷。我就在那里碰见了我们疏散去过的那个村庄的一个熟人。他告诉我，距此处一百多米远，也是在河堤上，准备好了今晚最精彩的一发连环焰火。人们为了观看这发焰火，将聚拢在距放此发焰火处一百多米远的铁桥下面一带的地方。过一会儿，村里人也都会到那儿去的。

可是，也许是由于时间还早的缘故吧，在预定看热闹的集合地点铁桥底下一带地方，连一个人影儿也不见；太阳还高挂在铁桥上空呢。

“虽说是由五个村子联合举办，可是放焰火的全是俺村包了。因为俺村过去有个姓原的造焰火的老头，小伙子们

都学会了。”那个人说。

那时，我才晓得那里的小伙子们都是我的家属疏散时呆过的那个村庄里的人。

“说的是原芳泉吧？”我说。

“咦，你真了解情况啊。”对方露出意外的神色。

“有没有很了解他的人呢？”

“怎么说呢，我也了解一点。不过还有个叫老辰的人，象是原老头的徒弟呢，跟他学了焰火手艺。”

他说着就把我带到那个叫老辰的人那儿去。这个人四十开外，我过去从没见过他。一打听，倒也难怪，战争期间他一直应征入伍，去年年底好不容易才从苏联遣返回来。这个人态度简慢，讲起话来气冲冲的。但经过交谈，只觉得他的为人好象并不赖；口才虽不好，却很好说。他好象是今天放焰火的总负责人，在现场这样那样地指挥着小伙子们。

“原老头造焰火，恐怕是从个人爱好出发搞起来的吧，那当然是半路出家啦。不过，我认为他最拿手的一招还是焰火放的速度快。不知道镇上的焰火师情况如何……”

老辰的话还没说完，就把簇拥在那儿的孩子们赶走，并对小伙子们说：“准备好了吧？放它两三炮，鼓鼓气。”

这时我才头一次看到放焰火是怎么回事。一个小伙子把纸包着的少量火药扔进焰火筒里，接着放进焰火球。然后，用引火绳将手里拿着的成块火药点着，再掐断，扔进焰火筒里。一扔进去，一股白烟马上直往上冲，在斜阳映照的天空滚滚翻腾，轰的一声爆炸了。对这种原始的操作方法，

我不觉大吃一惊。

“听说老原为了要放出碧紫色，煞费了苦心。你知道这事吗？”当放完了三发只有声音的焰火以后，我就问老辰。

“这可不知道。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好象听说过似的，但记不太清楚了。”老辰回答说，“关于原老头我难以忘怀的，是他最后一次放焰火的情景。”

据说在原芳泉放最后一次焰火的那天晚上，老辰回到家里一看，征兵令已经下来了，他从那时就应征入伍，直到去年年底，整整在外头度过了六年多的时光。可能就是由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原因，那天晚上芳泉放的焰火给老辰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老辰入伍后不到一个月，就踏上了华北的土地。在最初的驻地丰台，头一次接到了来自日本内地的书信，其中有一封是朋友的来信，告知原芳泉已经死去了。

“当我知道原大爷去世的消息时，不知怎地，总觉得老头挺可怜的；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可怜过这个老头。想不到他突然故去了。一回忆起他放焰火的情景，总觉得非同寻常啊！”

“为什么说非同寻常呢？”

“这么说也许有点滑稽，但当天晚上老头的那副模样，至今仍难以忘怀。”老辰说。

据说，所谓最后一次放焰火，指的是庆祝二千六百年①

---

① 即公元一九四〇年。相传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之年为公元前六六〇年，所谓皇纪元年。

还是庆祝什么的那次焰火会。就象今天这样，是毗邻的几个村子共同举办的。地点是在离这儿两站、靠近米子的某村小学的校园里。那时，当地没有其他人会摆弄焰火，所以原芳泉受人之托，承担了这项任务。早在两个月前，他就在村里的小伙子们的协助下开始从事制造焰火，并亲自到现场去放。

“反正是外行人造的焰火，没有什么特别的花样。不过连续快放倒是很精彩的。”

老辰谈起几年前的连续快放的事，也很得意似的。

那时，准备了六十发净是四寸长的菊花焰火，老辰负责传递焰火球，芳泉接过来，以一分钟二十发的速度，投入焰火筒里。

“一般说，所谓连续快放就是先放的那个一开花，下边的紧跟上，一连串地腾空升起，这瞬间才最好看哩。所以相隔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就糟了。按这样的间隔，紧凑而连续地将焰火球投入筒里，工作是相当紧张的。”

听说，芳泉就凭着缺了三个指头的那只手，自始至终漂亮地把焰火放出去。放焰火的地点，也不象今天这样在宽阔的广场上。据说，从学校旁边的村政府前面到大路上，挤满了几千名观众，呈现一派当地罕见的热闹气象。

放焰火的场地设在学校校园里的单杠旁边，那里只有芳泉、老辰和另外三四个小伙子。所谓连续快放，就是接连不断地将焰火球投进焰火筒，筒子顿时烧得通红，必须不断地更换筒子。可芳泉动作起来却麻利得很，不象个老人。由

于他连续弯腰做着同样的动作，所以当他顺利地放完六十发菊花焰火的时候，似乎一下子直不起腰身来了。他弯着腰问老辰："怎么样，好看吗？"

芳泉亲手把焰火放出去，自己却来不及抬头看看。

当老辰回答说好看极了的时候，他依然弯着腰就地坐下来了。看来，对六十七岁的老人来说，放焰火这种工作确实是强劳动啊。他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对老辰说："观众好象格外高兴啊。"

他说这话时，也没瞧老辰一眼。连将焰火球传递给芳泉的老辰，也是直到听了芳泉的话这才想起焰火在观众当中引起的轰动。一瞬间，老辰觉得刚才的一切事情好象是在梦中发生的。芳泉自己说不定也置身于梦幻的世界，待放完了焰火，他才依稀回忆起观众的惊叹声。

老辰说，当天晚上芳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听了这席话，揣摩着当时芳泉的心境。这样一个芳泉不由得打动了我的心。我拿出香烟递给了老辰。老辰说了声谢谢，从里面抽出一支，放进自己的衬衣兜里，并说："这儿禁止吸烟。"

我觉得自己太粗心了，马上把香烟收了起来。然后问他："芳泉去世已经七个年头了吧？"

"是的，我三十四岁应征入伍，现在都四十啦！"老辰说着，漠然地笑了起来。"那老头也……"

他刚说一声，就停住了。接着改口说村里人渐渐聚拢

过来了。我往铁桥那边一看，人们果然三五成群地越过田间小道，跨过铁路线，向铁桥这边聚拢过来了。仔细一看，只见人们抱着草帘、席子或是包袱皮什么的，似乎十分缓慢地移动着，只有孩子们在跑。

我为了想去看看当年疏散到那里去的那个村庄里的人，就告别了刚才只说了声"那老头也……"就住了口的老辰，沿小河堤朝着铁桥那边走去。太阳不知不觉也落在平原西边的尽头那有红土斜坡的低低的山冈上。红艳艳的夕阳把光线均匀地洒满在我前方的一片平整的耕地上。

老辰想说什么，我无需问他，似乎也明白了。正如芳泉的寡妇和我的妻子出于同样的想法对芳泉身上的某种东西感到厌恶，至少我和老辰不是也以同样的心境强烈地、莫名其妙地被最后一次放焰火那天晚上的芳泉所吸引的吗？我边这么想着，边走去。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有关冒名画家原芳泉的情况。全都是听来的一些片断。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好象有一根又黑又冰凉的线将这些片断贯穿起来似的，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冒名画家六十七年生涯的形象。而且他的生活就是沿着这个路子展开的。这种生活毫无条理、黑暗而没有生气，根本看不到原芳泉这个人非这样生活不可的天生的本质上的东西，让人想来都觉得不堪忍受。正因为不堪忍受才又使人觉得悲伤，象是遭到报应似的。每当想到一个人的悲哀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起芳泉那副消瘦而微黑的、

有气无力的愁容来。那是一副瞒着妻子悄悄动笔作假画，不让妻子发现而偷偷地把火药捻到纸里然后点火的模样（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把芳泉想象成这样子）。

但是，当我从桂岳亲笔编写的唯一的一份资料中了解到此人以后，我又有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感慨。芳泉既不瞧自己放出的焰火一眼，又不理睬观众的惊叹声，他同赫赫有名的画家桂岳在人生的道路上，起点本是一样的。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我了解这个事实以后，仿佛才看到了一个平凡人的悲剧。芳泉的生涯并不是天生就该是黑暗苦楚的，而是在同一个天才的接触中，被对方的威力所摧而磨灭了自己的。过去我感到这个冒名画家的生涯是受黑暗命运所支配的，如今这种感觉已经消失了。原芳泉这个人物带着更多的人间悲剧的色彩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倘使原芳泉不是大贯桂岳的朋友，同他没有亲密交往的话，说不定芳泉的生涯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了。也许某一天原芳泉将会在画坛上出现，他的作品在官方举办的无需审查的展览会上忝列末位，他的名字会被人们隐约地记住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大贯桂岳对原芳泉不幸的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莫非这是我的独断看法？

明治三十年前后，也就是桂岳亲笔记日记的年代，如果把那时的桂岳比作青云直上的蛟龙，那么原芳泉归根到底不就象一只遭到强光猛射只好掉下去的毫无气力的蛴螬了吗？

二十几岁的芳泉在手拿银牌前来对酌交谈的桂岳面

前，曾以什么姿势坐着的呢？当年轻的芳泉从外面回家来的时候，又是以什么样的表情去看桂岳以他的独特书法写在纸隔扇上的豪放字迹呢？

芳泉有着一双脆弱但竞争心挺强的小眼睛，神经质而好嫉妒的纤细的下颚和嘴角，随着年龄衰老而渗出黑斑的皮肤，注定要秃顶的额头（现在我在心目中把芳泉的容貌描绘成这个样子）——这样一个人物的黑暗而漫长生涯的悲剧，自明治三十年到明治三十二年夏天这期间，似乎在缓慢然而坚韧地准备着它的起点。

有关原芳泉的查考到此暂告一段落，我必须执笔撰写大贯桂岳的传记了。他中期精力旺盛地进行活动，杰作《富岳》就是那个时期的第一幅作品，这幅作品确立了他在画坛上的地位。

这两天，我没执笔。我在凝视着天城山脉，眼看着庭园一角古色古香的红色的紫薇花忽地雕谢下来，白色的紫薇花随之满园怒放。可能是心理作用，通常天城山峰上夏日的浮云换成了微微移动的秋云。看看日历已是立秋时分了。

我想起原芳泉冒充桂岳画的两幅假画《花鸟》和《狐》来了。这两幅画，在这秋意渐浓的中国山脉的山脊村里，大概还挂在那两家农户的壁龛里吧。我曾感到的那种悠久的生命力，在这瞬间又重新占据了我。那是包含着一个小小的事实的生命力，既同桂岳及芳泉有关，同时又与他们无关。这样，真画和假画就似乎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了。待秋后

有机会到京都去同大贯卓彦喝酒的时候，我再告诉卓彦他所不了解的芳泉的另一面，想着想着，我不觉短暂地沉浸在一片闪耀着寒光的遐思之中。

（1951年10月）

唐月梅译

隐士与群众

阿部知二

一

他从候车室里稀稀落落的人群中穿过，向着剪票口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叫了他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姓真间的青年，光着头，穿一套学生制服。在他旁边，站着一个工人模样的小伙子。

“您已经出来了？”真间说。

“你的伙伴们有一个已经来啦，所以我就走出来了。”

“是嘛。我们在这里再等上两三个人就去。每次都来打搅，真对不起。这回又要在您那里打搅两三个钟头——我们尽量地提早散会。”

“再多些时候，慢慢地开也成。我反正要到夜里才回家哩。”

“您到大阪去吗？”

“唔。”接着，他象记起来似地又加了一句：“你们回去的时候，请把钥匙放在一向的那个地方。——还有，地里的草莓，你们想吃，就摘来吃吧。”

"谢谢您了。"

两人就此分了手，他又向剪票口走去。在身后，他听见真间的同伴问："就是他吗？……"

真间不知回答了些什么。这时候，他已经登上通到站台去的台阶，听不见了。开往大阪去的电车随即驶进站来。时间刚过中午，车厢里空空的，他坐了下来。从车窗里向外面望出去，只见西边的六甲连山顶上，已经带有夏意的巨大的白色云柱，闪闪地发出眩目的光彩。"就是他吗？……"在奔驰着的车里，刚才那个工人模样的年轻小伙子的话声，不知怎地又浮上了他的心头。

真间对这句问话是怎样回答的呢？他一面目送着自己的背影，是不是这样说明的："对，就是那家伙。他呀，是我中学时代的英语教师，是个怪里怪气的人物。我跟他学了一点英语，又和他一块儿在工厂里作过义务劳动。过后，他给征到队伍里去了。他原来就是个懒散的人，喝酒又喝得厉害。从军队里回来之后，他就辞了教职，现在靠种花为生。自己孤零零地住在花圃中的一栋房子里。还有，那家伙直到现在也没结婚，独个儿过日子——对，对，你是今天才第一次去，我们可打前些日子起，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常常借他这房子来开这样的会。那家伙有些呆气，又是个马马虎虎的人，一点儿也不在乎。就是这点儿真难得啦。说真的，我们到底开的什么会，那家伙一点儿也不清楚，每天就只是全神贯注在种花上面……"

夹杂着车轮喀喳喀喳的声响，他好象听见真间的声音。

二

街中央的百货公司的六楼上，举办了一个蔷薇花展览会，这一天是招待日。他走进去一看，大概还没有充分整理就绪。胸前挂着徽章的工作人员们，有的把陈列台上的花钵挪来挪去，有的拿着出品人的卡片到处插放，有的又在墙上贴说明书。但是场子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参观者了。其中有新闻记者、学生这一类的人；也不时看见有和他一样的园艺师。大部分则是看起来自从战前起，就一直是有钱、有地位、有趣味教养的老年绅士和太太，以及他们的儿女们。这些人们好象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大家的衣服都象是约好了一般，穿得十分朴素沉着，在场内走动时静悄悄的；彼此一面看花，一面交谈的时候，也是悄声细语地说。还有，大家看见象他这样一个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的人走了进来，也只是表示了优雅的冷淡，装着好象没有看见一样。

场子里面，好几百种花一齐发出各自特有的香气，融合在一块，浓郁郁地把这些观众们包围着，人们一动，花香也跟着微微地流荡起来。他一看，马上就在角落里找到了自己的出品——名叫“浪花”的纯白单瓣蔷薇的花钵。他觉得自己把这种并不算太好的花拿出来展览，使它受到这样的虐待，花瓣好象已经失掉光辉，绿叶也都凋萎了，自己真感到恨不得发出声音向花儿谢罪。

跟着，他又看到了一钵名叫“灰色真珠”的，也不知是谁

的出品，花呈淡紫色，略微发蓝。这花十分好看，使他非常羡慕。他很喜欢这个种类的花，但不知什么缘故，今年试种又失败了。——虽是这样，他的一钵名叫“黑姑娘”的黑蔷薇花从那边向他招手了，仿佛在说：“我可不象‘浪花’那样寒伧呀！”他走到这花的面前去，站着注视了一会儿，就有一个熟悉的管理员走来，拍拍他的肩膀。

“你的‘安妮·玖夫人’——瞧，就在那面！真是太好了。虽然还没有确定，但得奖是一定的。所以我们才那样地把它摆在另一边。”

他跟在这人后面，来到摆有二十钵左右的花台前面来。这些都是经过选择，作为得奖预选的花。他的“安妮·玖夫人”有着绯红色的巨大花瓣，绿叶闪闪发光，浸在从窗口斜射进来的太阳光里，正在静悄悄地、懒洋洋地发出幽香。花的旁边摆着深红色的“荷兰之星”，雪白光亮的“维多丽亚”，淡黄色的“和平”以及色彩浓郁的、耀眼的“正午的太阳”等等。和这些浓艳的花光比较起来，它不免有些深沉，但其中确实含蓄着妖艳动人的复杂的色彩。他觉得自己这样想也不见得只是个人的偏爱吧。

“要是弄得好……你呀，”那个管理员又拍拍他的肩头说。

周围的男男女女们，似乎才开始向他这边注意起来。他觉得很突然，有些害羞，连忙想退转身去。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忽然有人叫了他的名字。一看，是一个四十多岁、穿着漂亮西服、手里拿着一只薄薄的文件皮包的人。这人

和一个大概是他太太的美丽的妇人一块儿站在那里，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人是谁。

"自从令兄去世以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面啦。也许见过一次吧。总而言之，我们久违得很，差不多都认不出来了。"

听这人一说，他才想起这人姓茅原，是他亡兄的同学，现在大概是在F大学教社会学。茅原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又和京都很出名的美人结了婚——他连亡兄告诉他的这些都记起来了。那末，旁边的那位妇人就是他的太太了吧。

"战后你在干些什么呢？我常常这样想，也不知想了若干次，只是我可是太忙啦。刚才在旁边一问，才知道你正在醉心于这样一种极其高雅的趣味……"茅原说着，用手指了指"安妮·玖夫人"。

他心里一面想着亡兄以前有一次对他说的话："茅原是个爱说话的人，"一面说："不是趣味，是作买卖呢。"

这一对夫妇马上把眼睛掉过去，望着别处，大概是注意到他那褴褛的服装了。

那个管理员——他一定是认识茅原的——好象是来替他们解围那样插嘴说："他呀，眼看就要成为全关西——不，日本全国第一位养蔷薇花的名人哩。养得真出色极了！"

"多好呀，这个花。"茅原夫人第一次开了口。"'安妮·玖夫人'……是法国种吗？"

"是啊。"茅原说，还要再说下去，可是夫人只盯着花看。

茅原只好跟那个管理员和他聊起来。

“英国的蔷薇，西班牙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荷兰的……似乎这儿都有了。可是怎么说好呢，不是花的形状，也不是花的颜色，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品质吧，每种花都表现出它所属的那一国的精神。譬如说，一看见美国蔷薇，就仿佛觉得是看见了美国妇女，德国的就象是德国的……真是不可思议极了。”

“是有这样的感觉哩。”那个善良的管理员——他是一个机械工业的技师——说，脸上露出对茅原的观察很佩服的神色。

“可是，有没有最重要的、表现日本精神的蔷薇呢？”

管理员从衣袋里取出一本小册子，递给茅原，说：“这里面也写着呢：因为历史太浅了，差不多可以说还没有富于独创性的呢……就是有吧，也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也有人建议：想办法拿它和玫瑰一类的花交媒来试试看。”

“哦，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茅原说。

这时，他正想穿过人群离开到别处去。他也好，其他无论是谁也好，并不是没有想到日本的栽蔷薇的人所说的玫瑰花。就拿他来说，他甚至于想在这个夏天，从奥羽到北海道的海岸这一带，去认认真真地考查一下这种花儿。此刻听茅原这么一说，他觉得自己的这个梦想，就象给茅原的长舌给搅乱，给玷污了。

他刚来到电梯面前，就又听见茅原从背后叫他的名字。大概又赶来了。“我们也正要回家去。一块儿到下面去喝

喝茶吧。老实说，内人有点事求你，而且我们相别很久，也想听听你谈谈。”

他们一起到百货公司的茶室去，但是在那儿，也还是茅原一个人在谈。茅原并不打算听他谈话；茅原夫人老绷着一张白皙的长脸，一点表情也没有。她一直也没有开口说，到底她有什么事求他。只是茅原说了几句："她说，到你府上去拜访一次行不行？她喜欢上了蔷薇花，可是又太懒了，自己来栽种是做不到的。因此，也不过是希望到你那里看看花儿罢了——对不对呀，你说？"

"对。"夫人苦笑了一下。

"我那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花。这回我送一点好花来给您吧。"他不知不觉地从嘴里溜出这句话来，自己也吃了一惊。

夫人什么也没有说。茅原又打开了话匣子。

"象你这样的生活，真是令人不胜羡慕。"

"哪有这样的事。"

"不，真是羡慕哩。拿我来说吧。偶然伴着内人到这公司里来，无意中到这会场来参观了一个钟头，真好象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钟头使得我有多么快乐，象你那样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想象不到的吧。我真感动极了，心想：哎，世界上原来还有象这样和平快乐的天地哩。我一时把外界都忘记了。——不，这也是说谎。老实说，那是不能完全忘记的。可是在你的蔷薇近旁，不是有大朵的、叫作'和平'的花嘛。那钵花可能得到一等奖呢。还有它旁边那

个叫'海仑·特罗贝尔'的也不错。可是在它们中间，却有一钵叫'麦克阿瑟将军'的，又是什么意思呀？不是说可能得到一等奖什么的吗？……"

茅原说着，把咖啡喝了一口，先瞧瞧四周，再回头向他望，好象在告诉他说：我这个"知识分子"是一时一刻也忘不了现代的危机的。接着，他又说下去："可不是嘛。那位当管理员的坂野君，虽然是那样地浸沉在蔷薇花的快乐里，可是近来呀，他不是每天都在制造着最可怕的兵器嘛！——就象我这样的人，过一会儿就得和内人分手，参加教授会去，也不知开到夜里什么时候。什么什么纪念日，反对什么什么大会——学生们的工作，就只是罢课和示威游行。我们呢，也是疲于奔命的。当然喽，学生们的心情我们是了解的。就拿我来说吧，不知是由于在东京的杂志上写的东西，还是在京都作的讲演，前些日子就受了院长的警告。可是学生们一旦那样感情用事，象手榴弹似地爆发起来，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付？——赞成也罢，反对也罢，都把我们的头搅昏了——所以呀，我才说我就羡慕你的生活。"

他不知道怎样回答茅原才好。突然间，他想起了今天借他屋子用的真间就是在茅原的这所学校念书的。今天说不定又要发生什么事件哩。那末，茅原觉得对于这些事情一点也不苦恼的自己很逍遥自在，而加以羡慕，也就无话可说了。

"呀，把你拉住，又说了一些无聊的话。"茅原看了旁边的夫人一眼，换了话题说，"——前一次，我在东京偶然和令

嫂见了一面。她有信给你吗？”

“没有，一次也没有。可是她很健康吧。”

“健康，健康。那样的妇女的生活力是很强的。”茅原说，他还想再说什么，忽然又把话咽回去。神色之间好象在说：“我不愿意触及令嫂的生活方式。”接着，又换了话题。“你结婚了吧？”

“没有，还没有呢。”

“这就奇怪了。你该不是个怪人呀……”说着，茅原奇怪地微笑了一下，又说：“哦，你过的也许是《聊斋志异》上那个黄秀才的生活哩。”

“《聊斋志异》？”对方的这种变化无穷的谈话，使他感到疲倦起来。

“你读过吧？”

“嗯，读是读过。”

“黄秀才独自住着的房子里，两个牡丹花的花精——叫作香玉和绛雪吧，一个白衣，一个红衣，这两个爱人深夜翩然来访……”

“瞧你，”夫人似乎不想让他说下去。可是茅原并不甘沉默，又说了：“刚才那卡片上，把你的蔷薇花圃写作‘五月园’，我看改作‘香雪园’怎么样？”

正说着，一个微微发胖、快近老年的妇女向他们这一桌走过来了。她后面跟着个穿和服的人，看样子象是个布店或者是骨董店的掌柜。看这妇人的模样，可能是个教茶道[1]

[1] 茶道是日本的一种沏茶、喝茶的礼节。

的先生，她招呼了一声茅原夫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茅原请她们两人坐在椅子上。

他利用这个机会，站起来离开了这些人。走了几步之后，他无意中回过头来瞟了一眼。从他站的这个距离来看，刚才那些花儿的色香，似乎还在使茅原夫人兴奋着。这一点，他可是奇怪地确实感到了。那个象是精通茶道的妇人用眼睛向他这边示意了一下，正向茅原说话。

"那位先生是谁呀？……"她准是在这么说。

他走出了百货公司。

这个时候，真间他们一定还在他屋里商量着。他想好久没看电影了，看一次再回去吧，就站在街路上的西洋梧桐树荫下面，等候公共汽车。街上，天空里薄薄地起了一层暗云，空气十分闷热，好象在暗示梅雨期就要到来了。

坐上公共汽车后，他觉得刚才那个胖女人的低语——"那位先生是谁呀？"似乎又在耳朵里响起来。长舌的茅原目送着他的后影，也许是这样说明的：哪里，他并不是什么值得称呼"那位先生"的人。他是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的弟弟。不过是刚才在蔷薇展览会上突然碰上，就顺便约了他来一块儿喝喝茶罢啦。跟他比起来，他哥哥算是个很有才华的人——那时候住在三宫一带，是个颇为有名的企业家。他哥哥要是现在还活着，恐怕比我这样的人还要有更好的工作哩。可是呀，因为身体不好，在战争之前胸腔有了病就死了。说起他的寡妇来……呀，老实说，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就离开了家庭，所以严格地说，还不知道能不能叫她

作寡妇呢。总而言之，人长得挺漂亮，又十分能干。前些日子我去东京偶然见了一面，据说现在在一家服装店里工作呢。和外国人也有交往，的确是派头十足。——嗳呀，说来说去又把他本人的事忘记了。这个种蔷薇花的和他哥哥完全两个样子。从外表上来说是那么难看，头脑也坏极了。而且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喝得烂醉，行为又有些不规不矩的。好歹从野鸡大学毕业出来，靠着父亲的面子，在大阪神户一带的一所中学校里教书。可是不久以后，就被征去当兵，打仗去了。回家来一看，父亲死了，家也给炸光了——以后呢，我也失掉了兴趣，不很知道。今天突然遇见，才知道他已成了一个很有两手的种蔷薇花的人，勉勉强强地过日子。我可吃了一惊呢。不过说起来，他家大约在祖父那一辈以前，原来是但马地方的农民，因此，也许他家里的血统，又在他身上发展出来了。总而言之——在教茶道的先生面前说这话不大合适，可是我认为人还是有一技在身的好。不过呢，他似乎有些怪里怪气的。今年已经三十好几了，可还是独身。刚才我听他这么说，吓了一跳。我也曾听说有一两次他要结婚来着，大概对方都逃掉了。不知是他本人太放荡了，还是在战争中成了残废。还不止这些，有人说他老早就爱慕他的嫂嫂。不过，说实在的，他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敢说。——总而言之，内人说想到他家里去看看蔷薇，可是合适不合适呢？倒不如还是在这里喝喝茶的好吧……嗳呀，教授会要迟到了。

说完，茅原就赶去参加教授会，又要在会上絮絮叨叨地

说上一大篇吧。

他从公共汽车走下来后，三个电影究竟看哪一个好，自己也决定不下来。为了沉一沉气，就在街上步行着，走进了一家啤酒店。他喝了一口凉啤酒，精神觉得爽朗起来。突然间，他才注意到一件事。——自从在车站听见那个工人模样的小伙子对真间说"就是他吗？"以来，刚才又看见了那个教茶道的先生，我净注意一些奇妙的事了，自己跟自己打架似的，专思索一些奇妙的问题。前次读的那篇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里的青年伊瓦·德米特里奇，本来很喜欢和人们交往，可是他容易动气，疑心又重，因此跟人处不好，始终没有一个朋友。另一方面，他又想非作一点事，使得社会上感到恐惧不可。这样想来想去，心里产生了强迫观念，终于发狂了。那末，对于别人的所作所为，决不能在意啊……

三

他决定了去看一个电影，出来后又去喝了些酒，将近午夜才回到白天上车的那个车站来。这时，已经很猛烈地下着雨了。他淋着雨水跑到一家认识的小酒店里，他早晨出来时把自行车存在那儿了。他决定在这里暂时避一避雨，又叫了一瓶啤酒来喝。在他旁边，一个五十上下的商人模样的人，和一个象是公司职员的青年男子也在喝。这两人

似乎和他都不会打什么交道，他的心平静了。

老年的店老板知道他有出品，一面端了一盘小菜，一面问："展览会怎么样啦？"

"很好！"他用很高兴的声音回答。"得奖啦，大概是二等哩。"

"呀，恭喜你！来一杯庆祝庆祝吧！"老板打心里为他高兴。"是什么样的花儿呀？"

"叫'安妮·玫夫人'呢，老板您大概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哈——哈！"

说着，他开怀地畅饮，喝着喝着，雨已经小了下来。老板说要借给他伞，他也不要，打算骑自行车回家去。当他掀开帘子要出去的时候，眼角里一闪，就瞧见那两个客人同时把脸朝着酒店老板。

他们一定是问这一句话："那是谁呀？……"

他在雨中骑着自行车，努力不再去想这些事。不论店老板怎样说明——他想店老板是不会说自己的坏话的——反正他也不管了。

他踏着车子在田野里跑了约莫一里路，就来到一个黑暗的松林，从这里走上一个缓坡，不久就又从旁边一条小路走去，这回又从一片坡度不大的野地走了下来。这时雨差不多已经停了。他走下来后，又过了架在洼地里的一条小河上面的木桥，这回再稍稍往上爬去，就是他的农园和花

圃。四面黑漆一团，但总算平安无事地来到这里了。他下了车，向那缠绕着蔷薇藤的门柱走过去。在夜里，蔷薇藤显得白糊糊的，虽然给雨淋湿了，但还微微地散发着香气。按照约定，真间该把正门的钥匙藏在这一丛的高枝上。

他走过去，刚一伸手想把钥匙取下来，一脚就触在一个似乎硬，又似乎软，觉得冰凉，又觉得温暖的一件东西上，几乎绊了一交。他吃了一惊，连忙把身体弯下来，在黑暗中仔细一瞧，又担心害怕地用手一摸，才发现原来是个跌倒的人，而且是一个女人。从她那紧贴在身上的湿透了的衣服里，还传来一股温暖，从那扑在地上的脸边，也传出一声声微弱的呻吟。从这一切来看，可知这个人还没有死。他又伸手在她的胸前摸了摸，在乳房左右，心还在跳动着。从乳房的感触来说，这女人还很年轻。再把脸稍微挨近她的脸，更感觉到一股馊臭气味。大概是喝醉了酒，再不然就是生了病，来到门边倒下了。

连这一点也弄清楚，就再也用不着恐慌了。以后，他就只是按部就班地在院门和门厅之间往返了几次。——先把女人半拖半抱地弄到门厅边，取出钥匙，把门厅打开，又把女的拖了进去；接着又把靠在门柱旁边的自行车推进去；然后又找着那个女人落在路上的手提包，也放进门厅里。

说起他的这个家来，原来是他在已经去世的父亲在战时买的菜园子里建立的一栋小屋。入口处有个地板间，里面就只是六铺席和四铺席的两个房间。他把那依然精疲力竭，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人，从门厅拖到四铺席的吃饭间

里。她穿的一件大花纹的薄薄的衣服，已经满是污泥，给雨淋得湿透了，胸膛裸露着，下摆卷到腰上，全身乱七八糟的。鬈曲的头发下面，露出一张有些呆气，却又柔和的圆脸，象一个乡下姑娘模样。可是两眼周围，却奇怪地给人以一只狐狸似的感觉。脸上搽的脂粉，由于雨水和酒，已经粘糊糊地溶成一片，只是嘴唇上还残留着红色。脸色自然是铁青的，但平时大概并不坏，因为从她裸露出来的胳膊，以及乳房、大腿等看来，都证明她是十分健康的。

“对不起。”这女人好容易象是恢复过来了，冲着打刚才起一直站在那儿俯视着自己的他，说了这么一句，倒使他吃了一惊。

“喝醉了吧，好危险哩！”

“唔——香烟！”她仍然俯卧着，把手伸了出来。

他点上一根香烟，让她叼在嘴里，但她却象很痛苦似地马上吐掉，疼痛地扭动着背脊，接着又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

“你很不好受吧，怎么样，叫大夫来吗？”

“不。”姑娘强硬地把头摇了一摇。

刚才他曾充分接触过她的身体，身上一点也不发热。

“这且不管它，只是你身上穿着湿衣服，那是很不好的，你得把衣服脱去啊。”说着，他走到隔壁的六铺席的房间里，把自己的浴衣拿出来，丢在女人旁边。

女人仍然半闭着眼睛，裸着胸膛，挣扎着打算坐起身子，可是看来她的身体一点儿也不听她使唤。

“我到那个房间里去，你一个人能够换吗？如果实在换不了，那没有办法，我来帮忙吧。”

女人点了点头，意思是叫他帮着脱换。

“真糟！”他一面说着，只好蹲下来把湿得紧贴着身子的衣服脱了下来。女人也在使劲，一下伸起胳膊，一下又弯着身子，让他容易脱一些。她的整个身体，一直都发散着一股馊臭气味。不知是因为她倒在门口还没有多久，还是由于年轻妇女的体温，里面穿的衬裙差不多没有润湿。

“我就只好做到这里啦。我到隔壁房间去生个火，就请你自己脱下来，或是就这样穿上浴衣吧。火随后就送到门口里面的地板间来，你在那里烘干你的衣服吧。”说了，他连忙逃进隔壁房间。

在他生火的当儿，只听见女人窸窸窣窣地搞着。

“换好了吗？”

“嗯。”

他端着火盆到四铺席的房间里一看，女人把衬裙什么的全都脱下，不象样子地穿着他的浴衣，歪着身子坐在那里。他从她身边走过，把火盆搬到地板间去，又在上面安置了挂湿衣服用的木棒。

“我来烘吧。”女人说，抱起衣服什么的，打算站起身来。大概对于自己的衣物是不能不热心的。可是刚一站起来，就好象把脚骨挫了似地打了个趔趄，往前一歪，又倒下去了。

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女人手里把衣服抢过来，拿去挂到

火钵上面。衣服一受火气，又发出馊臭气味来。

"对不起呀！"女人说，好象要哭出来了。

"再就是被子了，你好好地坐在那里吧。"他说，把自己的被子拿出来，横着铺在席子上。又把女的身体一推，她就象滚也似的，把大腿也露了出来，随即钻进被里。

他回到隔壁房间里，铺上毯子。

"对，对，你不饿吗？家里还有点吃的。"

"不饿。"女人过了一会儿才回答。"请给点水吧，还要香烟。"

"好。"他站起来，给她把水和香烟拿到枕边。接着又想起来，把自己喝过头时吃的汉方肠胃药、消化剂等拿来摆在水瓶旁。

"吃点儿这个就好啦。"

"谢谢你。我常常一喝酒，这里就发痛……"女人揉着肚子对他说。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又隔着纸隔扇说："看你还年轻，这样可有些儿乱来啦。"隔了一会儿，也不见回答。过后，才听见很细的声音说："我今天晚上和朋友们到宝塚① 去了，回来时喝了酒，就在这附近……"

"是不是遇上了坏人呀？"

没有回答。是不是吃了药感到疼痛呢？只听见接连地有呜咽的声音。后来，大概是勉强睡着了。

---

① 宝塚是宝塚少女歌剧院的简称。

他这才想起来，把自己的房间环视了一遍。真间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集会，商量了什么样的实力行动，在这里又商量了多少个钟头，又写了多少标语？他一点也不知道。可是和每次一样，一切都弄得挺整齐，会后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大概也摘草莓吃了吧，但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突然间，他在自己的书桌下面的茶碗底下，发现了一张纸片。他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先生，十分感谢，承您的情，中学校友会的筹备会议完全商量好了。"以前每次开会，都没有留下这样的纸条，这是不是别有用心呀？难道是对什么也不知道的自己——真间他们是这样相信的——故意开一点玩笑吗？不，说不定是今天拿到了证据，知道他们的行动已经给某一方面觉察到了，因此他们特意留下这个纸条，告诉他如果某方面前来查问的话，就用开校友会云云去回答。纸条上写着"完全商量好了"这句话，也许就是告诉他今后再也不来借用房子了。但他还是什么也弄不清楚。

隔壁房间里的女人，发出一声给恶梦吓着了似的低叫，随后又咬了一会儿牙齿。是不是得走去看看呢？他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已经又静了下来。雨又下起来，这回还起了风。

她大约是个住在附近的女人，平素间品行不那么好，受了不知是哪里的男人——也不知是哪一个国家的——诱骗，出去喝了酒给调戏了，再不然就是受了暴行，才跌倒在门口的。她身上发出馊臭的气味，也是因为这样来的。

总之，这可不是和自己有关的事。

他把灯灭了，打算睡去。向来在喝得大醉的夜晚，他马上就会沉睡，可是今夜却不成。从先前起，那个女人身体的重量，湿漉漉的、微温的感觉，馊臭的气味——大概还夹有廉价香水的气味——以及那象狐狸的面孔等等，交织成了一个受着不知哪个男人的暴行的女人幻象，很生动地浮上心来，缠住他的身体。

现在，家的周围，所有的花儿受着风吹雨打，正在满身伤痕地颤抖着，他觉得这个女人的幻象简直是对这些花儿的一种冒渎；而对那株含着深沉冷艳的微笑沉睡着的安妮·玫夫人，就更是一种冒犯。正如今天茅原所说的，那株花象是牡丹花精的香玉或者绛雪那样，此刻一定偷偷地走来，看着自己呢。

他把心思集中在这株花儿上，借此不再去想隔壁的女人。但是想着想着，那株花又忽儿变成了茅原夫人，忽儿变成他亡兄的妻子了。不但这样，此刻睡在邻室的女人——如果拉开纸隔扇一看，也许会变成娇艳的蔷薇花精，老实说，不正是她来访问了自己嘛！

这又是一个冒犯。他试着在想别的事。这回，眼前出现了他有一次看的报道学生运动的新闻影片，还有真间给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的镜头。

四

有几架飞机从低空飞过去，机声把他惊醒了。

打开房门一看，雨已经停止，从远处的丘陵起，到这面的平地为止，一片朝雾。他马上走进花圃去看了看。昨天深夜虽然也起了风，但是那些花儿——蔷薇也好，周围的西番莲和延命菊也好，差不多都没有受伤，只是湿漉漉地闪闪发光，地上落了几片花瓣。但是，把那个女人送走以后，马上就得好好拾掇，还得调查一下土壤的情形。

“大叔！”女人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起来的，她打开洗脸间的窗子，邋里邋遢地穿着那件浴衣，露出狐狸似的面孔，向他叫着。

“昨天晚上……”听她那声音，好象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叔，你是个花匠吗？”

“是啊。”

女人好象对花儿这类东西一点也没有兴趣，她又开始刷刷地洗她的脸。大约又撒了廉价的香水吧，夹着花香，气味一直飘了过来。他发现了一株叫作“皮诺雀”的淡紫色蔷薇，给风雨打伤了，就蹲在它旁边，惋惜了一会儿。可是想起了还得打发那个女人吃早饭，就站起身来，打算走进屋里。

正在这个时候，邻家——说是邻舍，离他家还有好远，在松林荫下的一半靠农业为生的一户人家——的老大娘和

在战争中当了寡妇的媳妇两个人已经在地里干活了，他看见婆媳两人望着他这边，不知在谈些什么。不到今天傍晚，他昨夜带了一个可疑的女人到家里来的事儿，就要传遍这一带地方吧。

他在花圃里看了一会儿后，从菜园子里摘了一些黄瓜，回到家里来。一看，那个女人已经把头发梳理了一遍，脸上也化了妆，歪着身子坐在被子上面，正在穿她那半干的衣服。

“怎么样，精神好点了吗？”

“唔。好得多啦，只是胸口里还在有些想吐。还有呢，脚大概扭了筋，有些痛。”

他走进厨房，问：“喝咖啡吗？”

“我恶心。”女人说。她大概在抽烟。

“也有牛奶呢！”

“不要！”

“鸡蛋呢？”

“唔，只要鸡蛋，别的什么都不要。我回家去吃。”

听着这几句话，他也觉得恶心了。于是，他自己也只喝了一瓶啤酒，吃点奶酪和黄瓜就算了。女人说脚痛不能叠被子，他把被子也收拾了。然后，和女人面对面，盘起腿坐了下来。

“喝啤酒吗？”

“唔，这是解宿醉的。”女人用玻璃杯接了酒，又说：“昨天晚上，太道谢啦！”

“你连站都站不起来，真让人糟蹋够了。以后晚上还是少出去玩吧。你住哪里？”

女人说出了一个相当远的地方。

“那是你的家吗？”

“不是，和朋友们一起住公寓呢。”女人说，装出一副笑脸。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吗？”

“唔，”女人回答得很暧昧，然后就一边抽香烟，一边朝四处望。

“大叔，你一个人住吗？”

“唔。”敞着的窗子使他联想起还在远处的地里的老大娘她们，一面这么回答了。

“大叔，我夜里睡着的时候，你没有干坏事吧？”

“别说废话！”

“可是呢，我觉得不知怎的，有点儿不舒服。”女人说，脸上露出不相信的样子。

“别说废话呀！那是你倒在我的门口以前，不知给哪一个人在醉中给戏弄了。你大概是又作梦梦见了，和我有什么相干！”

“是吗？”女人盯着他看，又说：“大叔，你真是花匠吗？”

“是的。”

“你哄我的。”女人说，忽然用眼睛打量着这个房间和拉开了纸隔扇的那个房间里的书籍。这两个房间里到处都是书，有的堆着，有的东一本西一本地丢着。

“你不是有这么多的书吗？”

“花匠有书，有什么不好吗？”

“不是不好，大叔你有钱吗？”

“没有。”

“我下次再来可以吗？”

“可以，可是象昨天晚上那样喝得大醉，我就受不了啦！”

“我下次来，一定是向你道谢来的。”

“又打算住一宿吗？”

“住一宿也成。”女人笑给他看了。“大叔，你真是个怪人，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喂，喂！请你别来这一套了！我从昨天起，尽给人家问：‘那是谁呀？’问得我气得没办法。只有你从昨天晚上起还没有问，我正在感谢你哩。我对你的事一句也没问，请你也别问我。”

“可是，你确是有些特别，所以……”

“喂，你要再这样说，就请走吧，今后再也别来了。”

“为什么？”当然，女人一点也不懂得他说的话。但是听了这话，也有些扫兴，就悄然地想站起来。“既然这样，我回去啦。”

女的打算站起身子，可是脚上似乎肉和骨头已经离开了，她踉跄了一下，又倒了下来。

“你这样，坐电车和公共汽车都不成嘛。”他无可如何地说：“没有办法，坐在自行车上，我送你回去吧。”

女人的头垂下去了。好象她对花儿并没有兴趣，但是看来有些贪心，过一会儿向他要了插在地板间的西番莲和白百合。

他抱着女人和花儿，走到昨夜那缠绕着蔷薇藤的门柱边来。一看，落的花瓣里面，夹杂着她呕吐的东西。

自行车沿着田野间的小路奔驰着，两边是接连不断的、已经熟了的麦田。女人拿着花儿，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他的腰。头顶上，飞机在阴沉的天空里飞过去好几次。路面上，大大小小的载重汽车也屡次从他们旁边开过去。一遇到乘有工人的汽车，他们就发出奇妙的声音，向两人开玩笑。

车子刚一来到女人所指示的方向，他就看见了一片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光景——那里就好象是外国人在人民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新开辟的区域。一排兵营似的建筑物，许多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在外国大兵背后走来走去。还有奇怪的是，其中有些人，朝着他车后的女人招手，嘴里说着："喂，阿纪！"或者是"小纪呀！"女人也一一春风满面地回答。他在昨天晚上虽然也觉察到了几分，但还没有明确地看穿她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想来，自己也未免笨得太可笑了。在女人这方面，大概以为他已经知道她的职业，所以才那样对待他。

一个穿着白衬衫，蹬着平板三轮的男人，很奇怪地明明是朝着他殷殷勤勤地行了个礼。

"那是谁呀？"坐在车后面的女人问。

"不知道。"他回答说，但是不知怎的，好象见过。那末，

十有八九是真间中学时代的同学了。——他看见自己这个样子，大概会对以前的同学们宣扬的。

“小纪！”一个把红衣服的下摆卷在屁股上的肥胖女人走了出来，挥了挥手。车后的女人要他在这里停下来。这里是一间营房式的房子，门口挂着淡红色的帘子。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大约就是和她一块儿住的“朋友”了。穿红衣服的女人接过她的花，又在她差点儿从自行车后面滚落下来的时候，用自己那宽大的胸膛挡住。然后带着职业的微笑，朝着他嫣然一笑。

“你进来玩玩，怎么样？”她向在车上的他说。

“请进来呀！”穿红衣服的女人用稍微不同的语调说。

“不，再见了！”

他把自行车转了个方向，打算走。

“我还要来哩！”女人靠在朋友的胸前，向他招了招手。

他刚蹬了一下自行车，耳朵里就清清楚楚地听见穿红衣服的女人在问：“那是谁呀？”

他拚命地蹬着自行车，想赶快逃走。可是，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心里都感到这个声音在追着他。

（1952年）

张梦麟译

一 层 纸

壶 井 荣

一

从东京坐火车要花一个钟头稍多一点的时间，这里仍然是武藏野乡下。

设立在这里的私立K精神病院，宽敞的大门紧对着贯穿于平野的中仙道。从外表看，这好象是一座明朗的现代化建筑，但是只要往里边走几步，就会看到，日晒雨淋的几幢病房，仿佛与世隔绝似的隐藏在后面。在辽阔的田野里，这些黑瓦顶的建筑物，的确显露着落后于时代的风貌。在这看起来象是明治时代的小学校的并不奇特的建筑物之中，却住着二百个奇特的人，他们悄然与世隔绝，蕴藏着有时会变得象猛兽般的危险，在平静的喧噪中生活着。他们都是所谓心里怀着一个破碎了的气球的人。如果说，不仅是那些被强制送进来、过不多久就出院的人，即使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有的也在心里怀着一个这样的气球，多木院长听了这话也未必会发脾气。要是真有人这样跟他讲，他一定会摇晃着他那肥硕的身躯哈哈大笑着说：我就是头一名啊，

不过气球还没有炸破而已。

他已经六十八岁了。自从两年前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溢血以来，实际工作就交给年轻的大夫去干，自己通常只是下午高兴了到医院来一会儿。他有一种在目前说来极其少见的癖性：对人从不表示厌烦的神色，尤其是得过那场病以后，这种癖性就更加显著了。

“我跟你说，有一个人现在很困难，我已经告诉他，就到我们这儿来吧。要是来了，你得多照应一下啊，好不好？”

和搞总务的田中说话时，他多少有点儿惶恐的样子；他那本来就和身体不大相称的、细腔细调的声音变得更加温和、更加委婉了。等他那显然属于脑溢血型的矮胖的身影消失之后，田中就嘟囔着：“院长的老毛病又犯了！所以……”

她的话说了个头就打住了。社会上有人背地里说这儿是失业救济所，或者是孤儿院。这还算好的。当有人说这里是人类的垃圾堆时，在这里工作的田中是无法忍耐的。她想说一说这个问题，但是纵眼看到的，仅仅是这个办公室里，说下去就会得罪四五个人。即使是田中本人吧，也是在二十年前经济萧条的年代里被院长捡来的呀。对于新来的人们，院长所说的话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

“……我跟你说，反正在你找到比这儿更好的差事以前，只当是骑马找马，在这儿凑合着吧，虽说是没有多大意思，可是，眼前吃的住的总算用不着担心啦。一想到成天尽

跟精神病人在一起，也许让你生气，可是就连我也是跟大家吃一样的呢。跟你说……”

他这样说着，于是就在医院里拨给新来的人一间屋子。而对方呢，既然全家老小都搬了进来，即使薪水低一些，也就不能再有什么怨言了。当初抱着骑马找马的打算的人，不久也就留下来不动了。

清洁工薄田常子就是这些人们之中的一个。她是因为结婚以前就在院长家里当过女仆这么一层关系到医院来的。她丈夫是卡车司机，和她结婚之后立刻就被征去打仗，战争结束之后瘦的皮包骨一般地回来，一年以后就死了。他没有活到能看见生下来的孩子。丈夫既然不是在作战中死的，女人也就不能算作什么“战争寡妇”，因此政府规定的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补助，自然也就没有这一对母女的份了。她想出去找点儿事作，但是孩子离不开手。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的简直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了。即使这样，居然也把孩子无病无灾地拉扯大了。当她带着四岁的女儿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院长跟她说的照样还是这些话：“喏，一天三顿饭是用不着发愁啦。这里的伙食太好啦。就连我也是跟大家吃一样的呢。”

院长好象是忘了对方是曾经在自己家里当过女仆的。

“你胡诌什么呀，你不是净在家里吃好的吗？这个老狐狸！”由于苦难的折磨以致多少有点乖僻的常子，内心里这样反驳他。她想，我才不会老在这样的地方呆下去呢！但是，头一次吃午饭时，和她坐在一起的小女儿房子悄声地告

诉她："妈妈，这么多好吃的，可香啦！"

孩子这么一说，她不由得飞红了脸。她们吃的不过是三成麦子七成大米的饭；至于菜，也只是芝麻酱拌豇豆角和土豆泥而已。她想起过去连这样简单的饭菜都没有工夫做给孩子吃的日子，对于今天早晨自己那种狂妄的想法，自然就没有再考虑的余地了。的确，她自己也觉得饭菜是真香啊。

笤帚、掸子、簸箕这三种工具，从这天起就成了常子母女俩的生命。当她意识到只要这些家什不离手，她们母女俩就可以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的时候，禁不住凝视一下自己的手，对工作也不敢怠慢了。而且，想到清洁工这一职务，连手都能变得干干净净，因此又感到快慰起来。打扫的工作规定早晚做两次，如果再拔一拔房屋周围的草什么的，整整一天也干不完。

"又该早点儿动手拔拔草啦！"常子这么想着，开始打扫新楼的走廊；她朝门外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隔着敞亮的中院，四五个病人扒着对面男病房的窗子，都同样地朝她这边瞧着。还有一个中年男子独自站着，把几根铁栏搂在怀里；另一个年轻人则是蹲着，把下巴颏放在窗台上，两只手交叉地握起来放在头顶上。这些长时期脚下不沾泥土的病人们，在这用铁栏和外边隔开来的、活象牢房一般的屋子里过日子，每天都想着什么呢？他们为了寻求阳光，尽管天天上午聚集在这边的窗前，下午就到相反的一边去，但是他们的皮肤全都是那么阴惨、苍白，好象阳光也在躲避他们似的。

与此相邻的女病房里的病人们，情况也是如此。就象那些男病人们对清洁工常子目不转睛地凝视一样，这些女病人之中，有的甚至向在窗外走过的老年农民也痴情地摆着手。但是，当然不是全部的病人都象这样和蔼。和中院里阳光四溢的明亮对比之下，病房里是够黑暗的了，常子很快就了解到，在这昏暗的病房里，连对阳光都已经感到不关痛痒的那些病人，每天只是活着消磨光阴而已。常子虽然担任清洁工，可用不着打扫病房。因为病房是病人们负责打扫的，即使他们不打扫，能够进入病房的也只是医生和看护人罢了。但是，到那扇进入病房必须经过的、上了锁的门附近为止，这一带却是常子担任打扫的区域。碰上护士们出出进进的时候，常子偶尔也被她们带着进去看看。当然，她去的只是女病房。女病人里面，有精神饱满的老太婆，向她满有朝气地打招呼："请进……来吧！"可是当常子看到靠着柱子茫然地抬头凝视着空中的，或是把头发甩得乱蓬蓬地老是摆弄手指的，就会吓得不知不觉想往后退缩了。有一股奇特的臭味儿。这个房间长年累月一天也没有空出来过，大概是郁积的有碍健康的东西散发的臭味儿吧。

"呶，常子，你帮我端端饭吧。"

照管这个病房的护士之中，有一个人请了病假。这种时候，常子当然必须帮忙。因为吃饭的都是象小孩子一般的病人，所以非让他们一齐吃不可。不论是摆弄手指头的年轻女人，还是抬头凝视着空中的中年妇女，或是龇着牙傻笑的姑娘，一听到碗盏的响声立刻就注意起来，不一会儿就

跟大家凑到一块儿去了。

“好啦好啦，大家吃饭啦，赶快吃吧。快点儿来吃，干么磨磨蹭蹭的！”

站出来帮着招呼的总是那个瘦瘦的女人。她看上去约摸有四十来岁，说话干脆、爽快，老是表现出自己是个领头人的样子。据说她对新兴宗教入了迷，把家财花了个精光，尽管如此，仍不醒悟，结果被送到这里来了。她曾经说她脑袋里有一千只狐狸，现在看起来好象完全治好了。四间病房隔着走廊相对，只有西边的玻璃窗还保留着，此外纸隔扇全都摘下来了，病房里的人许可彼此来往。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吃饭，大概是她们的习惯，躺在铺盖上的人到时候也聚拢到那里去。吃饭是她们唯一的活计，而且也好象是她们的消遣，可是病人之中有的竟对此毫无兴趣，有的甚至表示拒绝，尽管已经开饭了，仍然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喂，吃饭啦，佐藤！喂，起来吧，这不行啊，到吃饭的时候啦！”

每顿饭都让护士工藤最操心的就是这个名叫佐藤清子的病人。工藤最初是声调温和地来拉她的手，接着逐渐变得严厉起来，最后就使尽力气来拉她了。佐藤清子这个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是她端端正正地坐着，简直是用杠子撬都撬不起来。

“不行，不行啊！”

工藤也恼火了，用两只手来拉她。佐藤清子象是抱着一尊石菩萨似的，这时候好容易欠了欠身，但仍然企图抵

抗。工藤绕到她身后，用尽平生力气把她抱了起来，粗暴地把她往前一推。佐藤那电烫过的头发散乱下来，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推到了大家吃饭的地方。可是她还是对饭菜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是朝着常子跪下，一言不发、恭恭敬敬地行起礼来。

“哎呀，怎么办呀，给我行起礼来啦！”

虽然知道对方是疯子，但是常子仍不免为之张皇失措。因为佐藤行的是过于郑重的古礼。大概这就是所谓小笠原派的古礼吧，她把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前，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构成三角形，把她那好看的鼻子放在三角形里，好久不抬起头来。而且以决不允许对方发笑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反复地施礼。常子悄声地问工藤：“这个人怎么啦？新入院的？”

“是呀，就是这么吊儿郎当的。吃尽了苦头，好容易和她那朝思暮想的爱人结了婚，可是，就在结婚那天晚上变成了这个样子！”工藤小声地说着，用左手食指划着圈。

“啊，怪可怜的，已经治不好啦？”

“不，象这样的人，据说比较起来还是容易治好的。她丈夫经常关心她，不断地来看她。这个人哪，要是对她稍一马虎，她就一点也不吃，瘦下来。她老说，给我氰化钾。啊，我想起来啦！”

工藤好象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在佐藤清子面前弯着腰说：“对啦。佐藤，今天的饭里已经加上氰化钾啦。”

她这样一说，佐藤清子的眼睛里露出了仿佛死而复苏

的神色，她膝行着挤到伙伴们中间，慌里慌张地拿起了筷子。而且，一口气把饭吃完，紧接着把酱汤也喝了个一干二净。

“这回就能够死啦，啊，我可真高兴！”

她喃喃地说，嘴角上还粘着酱汤里的裙带菜。

“院长说过，骗病人是最不好的。我也觉得的确是这样。可是，如果不这样骗着她吃一点，那不是更糟糕吗？”从房间里走出来后，工藤一半是带着自我谴责的口气这样说。

常子也点着头说：“看起来，真是什么样的病人都有啊。如果说因为失恋而发疯，这倒还可以理解，如今是如愿以偿也发了疯，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可不懂，我没有经验啊。”

工藤象开玩笑似的说。在六个护士之中，只有她还没有结婚，年纪也最轻。其余五个都是寡妇。

“即使是高兴的事，如果太过火了，也等于是打击吧？”

“气质的关系嘛。总而言之，是神经脆弱的缘故啊！”

年轻的工藤护士直截了当地下了结论。

深得院长信任的熊野御堂大夫还是个单身汉。医院里都称他熊野先生。也有人称他熊氏的。不仅是因为他的姓里面有个熊字，也因为他那稍微朝上翘着的鼻子有点儿象熊的样子，所以才这样称呼他。他相貌严肃，说话却够和蔼的，称得起是个医生，容易使人觉得可亲，当他为病人诊疗

的时候，即使是胆战心惊地惧怕电休克的女病人们，在他面前也敢说话。

“呶，大夫，别搞这个啦。我讨厌。你又是骗我搞这个吧。”病人用两个手指头按着太阳穴说：“就是不搞这个，我的病也已经好啦。所以，我求求您，让我赶快回去吧。好不好，大夫？”

这种柔声细语之后，可就难缠了。熊野大夫却对付得很好。

“你求我帮忙吗？想回哪儿？”

“那还用说吗？上监狱嘛！”

“嗬，你要回监狱去？”

“讨厌死了，是监狱。啊，是监狱！”

“是吗？那末我联系一下看看吧。想上监狱，是吧？”

“啊，大夫，我求您一件事。我呀，老实说吧，我是想和皇太子结婚的，可现在已经放弃这种打算啦。就是因为大夫您在这儿的关系嘛！”

常子经常看到诊疗室里的这种情况。当她听说这样的问答就是诊疗的时候，竟为之目瞪口呆了。

“您叫什么名字？”

“咦，我叫白川满江呀！”

病人这样说着，斜眼瞟了一下离她三尺远的熊野大夫。据说，白川满江这个女人，因为忍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在酱汤里给婆婆放上了杀鼠药。大概在那时，她的头脑已经不正常了，发疯之后被送到这里，但还是没有忘记监狱这个词

儿。她那发了疯的心里，也在追求着自由；而为了获得自由，除了监狱而外她大概想不起别的地方了吧。听说他丈夫连看都没来看过她一趟。

继白川满江之后被领进诊疗室的，是一个患早发性痴呆症的年轻姑娘。她是县里委托治疗的病人。无论问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问，她总是嘿嘿嘿地停一会儿笑一阵。这个二十岁的姑娘，原来和她哥哥在一起过着穷困的生活，后来从家里逃跑，就下落不明，直到第五天上，才发现她在大阪四桥的十字路口嘿嘿地狂笑着向过路的男人们行礼，后来受到警察的收容，辗转被送到了这里。诊断的结果，发现她似乎曾遭受过污辱。究竟是因此才发疯的呢，还是由于发疯才出走的呢？这就不大清楚了。但不管致病的原因是什么，总之是和生活的艰苦有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她哥哥送她来时曾流着眼泪说："我让她干那些她干不了的活，她一不愿意我就申斥她，这都是我的过错啊。"原来他让她作黑市生意来着，心想这总比当"伴伴儿"① 强一些。

常子毛骨悚然地打了个寒战。因为她想到，象以前那样再过上半年，说不定自己现在也成了和这些病人起居与共的人了。常子到这里来以前，也作过黑市生意。开头是小里小气地偷运上三五升大米，渐渐地气魄就大起来了，狠了狠心头一次偷运了二斗大米，但在赤羽车站一古脑儿被

---

① "伴伴儿"是美军占领期间在日本出现的一种专门陪伴美国兵的妓女。

没收了，当时她缠住了警察大声地哭泣。可是，无论怎么哭，警察始终没有把米还给她。她毫无办法，只得到以前雇用过她的院长家去，一进后门，就在厨房的泥土地上给院长太太下跪，求她借给些本钱。院长太太说："与其那样，阿常，倒不如适可而止洗手不干算啦。到精神病院当炊事工怎么样？你要是打算干的话，等我向老爷给你求求看好不好？"

正好院长在家，事情当场就谈妥了。而且，她目前并不是象当初想象的那样担任炊事员的工作，而是做清洁工作。来到这里一看，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常子那焦躁的心情反而宁静下来了。护士长久米和做事务工作的原田，都是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战争寡妇，这一点也使常子感到安心。她有时也会产生羡慕这些人的情绪，但经过一番度德量力之后，也就立刻改变了想法，觉得还是应该热心于自己担任的工作才对。她想，从前担任过护士的久米安于自己的护理工作，女子中学毕业的原田做事务工作，这和曾当过女仆的自己担任清洁工是一样的。可是，只要看到彼此的孩子们玩耍时的样子，常子心灵的某处也的确隐藏着甚至于还没意识到的竞争心。常子领到的宿舍在三楼阁楼里，紧挨着久米的房间。这两间屋子都是四铺半席大小，从壁橱到窗户都一模一样，呆板得一点味儿也没有；但是常子的房间却连一件象样的家具和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所以显得宽敞。久米不但有桐木衣橱，而且上面还摆着小巧而精致的佛龛；常子却把丈夫的灵牌放在装铺盖的壁橱里。当她看到久米

那上供的小花瓶里插着绢造的山茶花时，心里就想无论如何也要照样买些来，聊以慰藉壁橱里的丈夫。但是，她的刚强的性子，始终不允许她这样作。

当常子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平静一些时，她就利用工作间隙到正门里的候诊室去，悄悄地坐下来，望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各种遭遇不同的人们，无一不是被悲惨的命运的暗影笼罩着整个身心，匆匆忙忙地走出走进。住院和出院的主要是在上午办理手续，一到下午，探望病人的就陆续地来了。常子也好象是来看望谁似的，始终是一副悲惨的表情。她虽然穿得很寒伧，但是在到这里来的绝大多数人们的面前，根本用不着有所介意，因为衣衫褴褛的很多。

尽管这还是上午的时间，却来了一位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的年轻男人，最小的孩子背在背上。两个大一些的在父亲身旁缠来绕去，瞪着两只眼睛东张西望地看着周围。

“来的早一点儿啦！”这位年轻的父亲叨叨咕咕地说着，并不一定对谁而只是出于礼貌地弯了弯腰走了进来，就在常子的对面找了个座位坐下。看起来大概也就是将近三十岁的人吧。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旧西装。孩子们好象是一个比一个大一岁。顶大的只有五岁左右，中间的是个男孩子。不论是孩子或爸爸，面孔都晒的黝黑，看样子是附近的农民，但谈吐却是城里人的口吻。

“啊，要不乖乖地象个好孩子似的，可就让妈操心啦！”

每个孩子都拿到了一小盒牛奶糖，都规规矩矩的，不吵

不闹。他们也许是象出来赏花似的快快乐乐地大清早出门坐火车来的。可能是为了到这儿来才特意去理的发，爸爸和孩子都是干干净净，每个人的脖子后面都是青虚虚的。而且，大概是到这里来时半途中买的吧，父亲从女人拿的买东西用的手提筐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纸包来，每个孩子都给了一件西式的新衣裳。

“好，小泷自己能穿吧，小弟可得等一会儿啊！”

他一边关照着大些的孩子们，一边开始打扮最小的孩子。他的动作和他说的话完全不相称，而是非常笨拙，连一张擦了鼻涕的纸都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他只给那个最小的孩子穿了一件口袋上缝着小鸟的兜兜，就算完事。那个叫作小泷的女孩子，嘴里粘糊糊地嚼着牛奶糖，脱下了那条脏裤子。毕竟是个女孩子，所以扭过身去了。没穿裤衩的圆溜溜的臀部上，有一大片青痣。男孩子也赶快把裤子褪了下来，他也没穿裤衩，令人想到母亲不在家时的孩子们有多么可怜，但孩子那袒露着的白白的小肚子下边象笔头似的可爱的小鸡鸡，却不禁引起人的微笑。把孩子们打扮了一阵之后，这位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蝙蝠牌的纸烟来，纸烟已经是揉搓的歪七扭八不象样子了。他一边把它弄直，一边向常子搭话：“您是来看病人的吗？”

“嗯。”常子含糊其辞地回答了一声，接着就慌张起来，而且坐在这里也使她开始感到痛苦。这时候必然会觉得应该也问对方一句：“你也是来看病人的？”可是，随便地问人家这些事情，在这个医院里往往是有失礼貌的。特别是假

装探望病人的常子，更未必有此权利。然而对方并没有注意到常子这种思想活动，仍然和她攀谈起来。据他说，入院的是他的妻子。她怀了第五个孩子之后作了人工流产，就在这个时候发了疯。

“过一过妻子不在家的日子，才感到有妻子是多么幸福啊。简直是能干极啦。我今天只是带着孩子到这儿来这么一趟，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女人简直是能干极啦！”

常子觉得她好象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丈夫。她想，这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丈夫，夫妇之间的感情一定是很好的，于是她就想起人家说，怀孕而发疯的人，即便治好了，以后怀孕时又会犯病的。虽然这是别人的事情，但想到这里，禁不住感到一阵暗淡的情绪掠上心头。她趁着谈话告个段落的机会，装作有事的样子到里边去了。这时，响起了午饭的铃声。常子也满象在这里工作的人一样，一边想着平素听多了而记住的遗传、素质、时机等词儿，到外边去找自已的女儿房子去了。她估计孩子可能是到邻近的建筑工地上去了，但一喊房子的名字，久米的儿子却跑了过来。

“小房呢？”

“不知道！”

常子想，哈哈，又是打架了吧。

“是吗？吃饭啦！”

“知道啦，铃响了嘛！”

她想：这家伙真讨厌。等她回来时，房子早已在食堂里了。这孩子和护理员渡部并排坐着，两个人吃的都是锅巴

饭团子。

“啊，好哇！”

常子用小孩子的语调表示羡慕的样子，眼睛却在望着自已孩子身上那条已经太小而且褪了色的裤子。等她把房子挤在中间和渡部并排坐下之后，炊事工阿宫就嘲弄地说：“渡部先生，真是非常合适的一家子啊！”

嘴里虽这么说，阿宫却坐在渡部的旁边了。常子也曾听人说起过，阿宫和渡部感情不错。也有些风言风语，说他们要结婚了。但是两个人好象都被肩上的重担压的踟蹰不前似的。渡部家里有年迈的父亲，阿宫则有母亲和身染肺病的弟弟。况且，阿宫比渡部年长两岁。

常子想起了候诊室里那个男的，就隔着两个人对阿宫说：“喂，方才在候诊室碰上一个人，他说他的太太因为作人工流产而发了疯。顶大的孩子五岁，可这次怀孕是第五个啦。据说这种毛病很不容易治好，真的吗？”

“啊呀，那个男的也怪可怜的啦！”阿宫眼也不抬，卡哧卡哧地嚼着咸萝卜，并不太感兴趣似地回答着。

“我一到这儿来就想过，为什么最近以来得疯病的这么多呢？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得疯病的人，不是也有很多得了这种病吗？”

她这话本来是问渡部的，可是阿宫却突然露出讥笑，说：“政治的贫困吧！对不对，渡部先生？”

她淘气地伸出舌头尖，望着渡部，似乎在等他的反应。

“也不一定都是这样。”被大家称作共产党员的渡部表

示了相反的看法。

“哎呀，可是渡部先生，你不是总那么说吗？凡是让人心情不愉快的事，不论什么，全都是政治的贫困造成的。”

“那当然是对的，从广义上说是这样的。就连那位严谨的科学家熊氏，对于院长所说的一切人都具有发疯的可能性这个论断，也并不表示反对呀。疯子和普通人只隔着一层纸。所有的人都有发疯的可能性。咱们病院这位老头子说的话，的确是意义深长的。所以嘛，从我所见到的大部分病人来看，日本的封建性和贫困正在使发疯的可能性变成必然性呢。可以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不可能的，恐怕就是政治吧。你看，中国共产党啊……”

阿宫轻蔑地笑着，她的神态好象是在说：“你看，又开始来这一套啦！”渡部一谈起这种话来，阿宫老是这样嘲笑他：“渡部先生，您什么时候到中国共产党那里去过？”

渡部这回干脆扭过脸来对常子说：“呶，阿常，中国呀，象日本这样因为生活困难而发疯的事情是没有的。大家认为有人会为了完成任务过度疲劳，因此得精神病哩。我一谈起这些问题来，阿宫就立刻吹毛求疵地挑毛病，她总说，中国不可能会那么快地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可是要知道，这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关系呀。我只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所以就象阿宫所说的，这是现趸现卖。就拿医疗设备来说吧，某个医院有四十张病床，可是大夫有六位，实习大夫三位，护士加上助手一共三十四个人，光是听听这个，不是就令人愉快吗？要是达到这个水平的话，病人也容易治

好啦。咱们这个病院二百个病人只有三个大夫，而且院长还是呆在家里不上班的，和中国的情况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呀。咱们是一个大夫要管一百个病人哪。熊氏他们也够可怜的啦。而且，据说这种情况在日本任何一所精神病院里都是大同小异，所以毫无办法。”

“渡部先生，为什么老是鸡蛋里挑骨头呢？我不高兴你这个态度。就拿这里来说吧，也有优点嘛。是不是？”

阿宫企图把话头抢过来，可是渡部却没有理她。他仿佛是表示“别忙，先听我说完”，继续说下去：“况且，阿常，中国即使也有疯子，好象也跟日本不一样啊。不是把他们看作和社会隔离起来的存在，就连治疗方法也是以集体心理疗法为主的呀！”

“象这样的治疗法，这里不是也在作吗？你不过是用让人难懂的名词就是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好象阿宫不愿意渡部再说下去。可是渡部还是接下去说：“阿宫，真讨厌。好吧，我来问你。你认为这里的病人是幸福的吗？”

“哪里谈得到什么幸福，就连不是精神病患者，幸福的人也很少哩！”

“问题就在这里。在日本，家里如果出了个疯子，大家都隐瞒着吧？如果能够象中国那样，毫无顾忌地把它当作一个社会问题，互相关心的话，那该多么好啊。在中国的医院里，病人还可以在一起谈谈今后的生活啦，或者在俱乐部搞搞文娱活动，愉快地玩一玩啦，或者是劳动劳动什么的。”

“那样的话就不是精神病患者啦。你说对吗，阿常？渡部先生把苏联和中国那里说成天国一样，我觉得反倒不能相信。况且，象文娱活动什么的，我们这里不是也有吗？”

“你是说演艺会吗？啊——啊！……”

渡部站起来，带着仿佛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的神色走出去了。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玩去了。

这里的演艺会是隔月举行一次的。一到这天，病院里就非常热闹起来。节目大多是拉洋片。然后，每三次中有一次还举行病人们的歌唱比赛大会。按病房分别举行，连续搞五天。东病房邀请常子去过一次。病人们甚至都换了衣服，非常认真地歌唱。有的人且歌且舞，也敲着钟来加强气氛。担任评判的护士对每个歌唱者都敲钟三响，以便博她们的欢心。唱流行的民歌和爵士歌曲的一个也没有。将近七十岁的小矶良老是唱渔民曲而博得了掌声。说是顶棚上落灰尘，因而头上老是蒙着一块包袱皮的玉井美代子，对于《这条路是从前走过的》这支歌颇为拿手。自称从前曾在话剧舞台上演过戏的仓本照子，则固定不移地唱《黑瞳人》这支歌，她的声调也很美。

黑瞳人啊现在在哪里？
想起恋恋难舍的别离之夜，
梦中和醒来都不胜涕泗唏嘘，
爱情的珍珠就是那黑瞳人。

她把常子也晓得的这支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歌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掺混在一起满不在乎地唱着。当她把两只手迭放在胸前，作出表情唱起来的时候，使人不由得想到，这支流行歌好象在恰如其分地诉说着她的过去，因而使人感到悲哀。能够完整地唱一支歌的，只有这三个人。此外，也有的女病人只能唱一节从前在小学里学过的歌："让风和波浪飘送着……呃……让风和波浪飘送着……呃……让风和波浪飘送着……呃。……大夫，下一句怎么唱来着？"

看她们那样子，很难想象她们是在不加思索地唱歌。而且，在她们一举手一投足的瞬间里，她们同时也受到了"诊察"。也有四五个女病人是置身于这种令人愉快的演艺会之外，对此漠不关心，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茫然地呆立在一旁。象她们这样的人，连唱歌的兴头都已经没有了。

常子难以控制自己的眼泪，悄悄地用袖口擦了擦。久米护士长见她这种情形，就说："阿常，没想到你这么多情善感哪。这是因为你头一次看到啊。要不了多久就会习惯的，那时候你就不会淌眼泪啦。"

春天到了。院子里樱花的花瓣随风飞舞，有的竟飘进病房里来。田野里，云雀噪鸣。但是，在病房的窗前排成行列的那一张张面孔，却不论是对什么花和鸟，一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有的病人还抱着脑袋呢。对于病人们来说，

这是一个不妙的季节。难以抑制自己沸腾般的喜悦的人，看来只有房子这帮年幼的孩子而已。象房子这样被称为病院的“吉星”的孩子们，老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采紫云英，屡次三番地让爹妈们放心不下。就在这个时期，炊事员井上老头因病死了，得的是脑溢血。

常子茫然地感到，也许自己这回要被调到厨房里去了。

二

中里是私立W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他今年四十二岁，按老辈子的说法，正犯着凶煞的年头。尽管他在孩提时代性格非常开朗，可是现在却完全象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似的，脾气很暴躁。如果遇到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情，不是动武，就是躺下来蒙头大睡。同时，身体似乎也不大好。他是因为找不到职业才犯歇斯底里的。

> 想劳动，想劳动，
> 到处奔走，无人雇佣，
> 我定睛看着自己的手。

他把自己模仿石川啄木① 而写成的蹩脚的即兴诗，谱

---

① 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歌人、诗人，他的短歌是：
“不管怎样劳动，
不管怎样劳动，我的生活还是不能安乐；
我定睛看着自己的手。”

上甚至令人感到奇怪的优美曲调，朗朗吟诵时，要算是他情绪最好的时候了。可是，这两三年来，他额上的皱纹却越来越深、越来越密了。他逐渐不爱说话了，板起面孔不愿意见人了。奇怪的是，他的妻子却好象要弥补他这种缺陷似的，话反而多起来，甚至于连嗓门也大起来了。这位性格开朗爽快的妻子，总想对即使和他攀谈也不加理睬的丈夫讲讲笑话啦什么的，使他心情愉快起来。

"我说，他爸爸，人家都说，要是不说话肚子可要发胀的。可是也不能靠这样来胀饱肚子，就不吃饭了啊。所以嘛，还是高高兴兴地聊聊天吧。"

可是中里却不喜欢妻子这种轻松愉快的劲儿，所以照旧沉默无言。他妻子是爱劳动的，即使不愿意劳动，由于情势所迫，她也得靠织毛线活儿来挣点钱。她每星期到外边去两次教人家织毛线活儿，在家里也教，就这样，好歹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由于情势所迫，当妻子忙的时候，中里也不得不刮一刮土豆皮什么的。也许这也是使中里感到忧郁的原因之一吧。

他的妻子任何时候总是手不离织毛活儿的竹针，未必是有意作个贤妻良母，因为太勤奋了，她往往对丈夫疏于察言观色，以致惹出大乱子。有一天她说："我说，他爸爸，你老不动嘴，不怕嘴里长虫子吗？……难道因为俗话说沉默等于黄金，你打算这样来攒钱……"

啪的一声，她脸颊上挨了一巴掌，就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但即使这样，毛线和竹针也始终没有离手。这一天既

不是学生来练习的日子，孩子们也还没有从学校回来，还算是意外的幸运。她到隔着一家的邻居多木先生家去了。这是K精神病院院长的儿子和媳妇的住宅。她从后门朝吃饭间望着。

“多木太太，打搅您一下。让我在您这儿呆一个来钟头，等桂子放学我再回去。”

她俩之间的交情是已经用不着寒暄就可以随便进进出出的。

“怎么的啦？又干起来啦？”

比她小十岁的多木太太，嘲弄似的用两手的食指比划着动刀枪的架式。

“呃，倒也没有动武，我是急着要干完这个活儿啊。趁他还没有认真地动起肝火，我就赶快溜出来啦！”

她一边笑着，一边扑簌簌掉下眼泪来了。性格直爽，动不动就哭，这正是她的毛病。但哭着哭着，却又会笑起来。

“为什么我家孩子他爸爸老是那么哭丧着脸呢？真让人闷死啦。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人哪。”

“为中里先生设身处地想一想，倒也难怪他呀！”

“的确是这样，可是，我希望他也能偶尔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啊。我跟您说句体己话吧，我发觉自己这几天净想没有丈夫的生活的乐趣，我真有些吃惊呢，这是不是寡情寡义啊？”

多木太太好象难以搭腔的样子，沏上茶，端上点心

来。点心是她亲手炸的面包圈儿。多木先生一向是喜欢吃甜食的。

“没有受过苦的多木太太，您是无法理解的呀！”

她抓了个炸面包圈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边鼓着腮帮子嚼着，一边说：“在家做好点心迎候傍晚回家的丈夫，我也想作这样的太太哩。那样的话，我也作点儿炸面包圈儿什么的，变得温柔娴静起来。可是我不知不觉之间就说起刻薄的话来。其实我并不是打算挖苦人。在这样的时代里，不懂得幽默的人哪，简直是让人受不了。可是从他这方面来说呢，他大概是觉得这样一个老婆使他吃不消吧！”

多木太太更加困惑不解地说：“怎么啦？大妈，今天好象严肃得很哩。”

“严肃的不是我，是他呀。可是，你听我说，也许我又在重复那些说过多少次的话啦，可我还是希望您耐心地听听。象他那样身体不结实，我决不想让他去打零工。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可是，我想，也不能老是这么睡大觉。我希望他能振作一点儿，尽管贫穷，可是日子也要过得痛快一点儿。光是愁眉苦脸地，又有什么用呢？可是他那个人呀，好象认为非把严肃的问题看得超过必要的严肃程度，才算是个有修养的人。他一定是把我看成糊涂虫啦。他经常发脾气，说我轻浮。我每次都驳他说，那你怎么会爱上了个轻浮的女人呢。这样一来，他就恼火了，一句话也不说啦。大概因为他是个独生儿子，

才养成了这么个脾气。他呀，是个没落地主的独生儿子，可难对付啦。只是因为脑袋瓜儿生得聪明一些，就向伯父借钱，上了大学。家里对他也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好象以为只要大学一毕业，领毕业文凭的同时还能领到金蛋似的，结果蹲了一年班，原因是参加学生运动被抓进去啦。况且他又是自由结婚的，就是和我嘛。打那个时候起，本来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却成天地皱着眉头。

"'因为我妈相信我，所以，只要是我喜欢的女人，她一定中意。'他是这样说的——噢，请原谅。这可不是什么糊涂啊，只是他一直太相信他妈啦。真是个听话的小乖乖。不过，他妈尽管相信他，可怎么能够相信他任意挑选的女人呢？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呢。记得是大学最后一年的暑假里。他伯父打发他到银行去了。他本来应该先把事情办完，回来的时候再到我家，那就没事啦。糟糕的是他正事儿没办好，先来串门，就是上我那里嘛。他骑在自行车上停下来，从窗户外边喊我：'阿德，回来的时候到你这里来串门啊！'可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就脸色大变地赶回来了。他问我，是不是把支票掉在这儿啦。我也吃了一惊，就跟他顺着道找去啦。

"那天晚上很晚很晚的时候，他悄悄地跑来哭着告诉我，他狠狠地受了一顿申斥，他妈说什么：'本来打算允许你不久就和德子结婚的，如果对方是一个做这种事情的女人，那可是绝对不行啊。'他妈还说他是受了人家的骗啦。你

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我也火啦。我说：‘好，一夫，你没有为我把话说清楚吗？’我可发起脾气来啦。难道还不应该发脾气吗？他有一着急就口吃的毛病，要是厉害的话，就得一声不响地停一会儿，可是那时候我还不大清楚他有这个毛病。我以为，他所以一声不响，说明了他也在怀疑我呢。后来平静下来仔细一想，他最初从这儿路过的时候，不是只从窗户外头招呼了一声吗？那个时候，我非常气愤，我想，这个不白之冤，要不弄个水落石出怎么能甘心呢，等到天一亮我就又去找了。甚至于把道旁露水打湿了的草都扒开来找了，可是哪儿也没有。当然不会有，早有人捡到了给送回去啦。可是以后呢，仍然是让人心里不痛快。还是这件事啊，我要是不问他，他还不告诉我呢。不爱说话，可也有个限度呀。当我因为这个不白之冤长吁短叹的时候，他才说：‘啊，支票吗？已经找到啦！’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丢了的时候往我这儿跑，可是找着了却不告诉我一声。我想，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他的信赖就垮了一部分。话虽这么说，可是并没有因此就到了讨厌他的程度。后来有了孩子，再说，我虽然有一个年岁比我大得多的哥哥，然而毕竟是双亲早已去世的孤儿啊。结果我也就认命啦。这样，我们终于一块儿过起日子来啦。可是从那以后三年左右的时间，我始终没有入他们的户籍。尽管我们和普通人一样有了一个家庭，但我却是带着私生子和这个私生子的父亲在一起过日子。我常常不由得这么想，假如那时候中里找到一个好差事的话，也许我就一辈子也不会嫁到中里家作他家的

媳妇的。那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家称之为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从学校毕业出来到第三年头上，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小学校的代用教员①。到第五年，托人情，找门路，好容易才当上了中学的英语教师。那就是现在的高中。等我们刚刚放下心来，这一下又碰上了太平洋战争。他又被撵出来了，表面上是因为排斥敌国语言，实际上是特高②到学校去过的关系。懦弱无能的他，是被逼着提出辞职书的。实际上不就是开除吗？而且紧接着就被征入伍，太欺负人啦。他在万岁万岁的欢送声中哭啦。我也真想哭啊喊啊的，可是，那到底能顶什么用呢？他一去就一直没有消息。已经投降啦，人可是老也不回来，据说是被留在苏联管辖地区了。我已经作了当寡妇的思想准备啦，嘿嘿，他倒活着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呢，以后的事情您也很清楚吧。唉，以前我没跟您说过，他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虽然是因为他在苏联管辖地区呆过，但是我总是觉得，追根究底，和学生时代的问题也有关系。喜欢新鲜事物的天真的年轻小伙子，只是由于时代风潮的熏染，即使稍微有些过激吧，仅仅是因为这件事，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还深受其害，如果事实的确如此的话，那末，他也够可怜的了。简直是太让人同情啦。让老婆孩子这么同情，我看倒也怪可怜的。至于说到他的愿望，那也算不得太过分，只不过是

---

① 代用教员是没有获得许可证的小学教员，地位比正式教员低。

② 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

想到新制中学①里去教教书而已。他说，看着阿乔，总觉得自己不如他，所以还是到新制中学教书去的好。可是，虽然托了许多人帮忙，结果始终没有成功。现在他是说，什么工作都行，然而，还是没有办法。这回是连年龄都成了找工作的障碍啦。据说人家讨厌采用需要扶养的家属太多的人。既没有干那种走私生意的气魄，孩子们也大起来啦，老婆又越来越任性，所以也难怪他那么沉闷。前些日子，桂子说：'爸爸，失业不是您的责任呀，别太发愁啦，弄得满脸都是皱纹。'她说着话就用指头去把她爸爸眼角的皱纹抚摸平。这一来您猜怎么样？他说，你们娘儿俩别瞧不起人，就突然把已经上了初中的女儿推倒啦。男人竟能做出这种事来！要是我呀，还得谢谢这样的姑娘哪。桂子是战后派的姑娘，所以她也决不示弱。这孩子猛扑了过去，把他揪住啦。说也奇怪，这样闹了一场之后，好象是心情反而舒畅啦。也许是经过这么一闹，一肚子的气发泄出去了吧。父女之间的感情反倒格外好起来啦。

"相形之下，男孩子和爸爸的感情却不容易搞得这么好。这位爸爸净注意一些小事情，有一次看见乔吃饭时那种狼吞虎咽的样子，就说：'喂，差不多就行啦。小心别吃坏了肚子。'

"象这样的话，乔听了也不相让。他就这么顶了一句：

---

① 日本在战后实行了学制改革，废中学校（或女学校）五年，高等学校三年的旧制，改为中学校（即新制中学）三年，高等学校三年。

‘别小气啦，我正在长个儿嘛。’

“当时我因为出去给人家送东西不在家，这是后来桂子告诉我的。她跟我说，那时候爸爸也突然动手打起阿乔来。乔不怎么象我，倒更象爸爸一些，总是闷声不响。他反而非常沉着地说：‘爸爸，我反对暴力！’

“这一下爸爸可急啦，他站起来用脚踢啦，摔盆子啦，闹了个天翻地覆。乔已经是高中的学生啦，听桂子说，他倒好象格外沉着。当然啦，他还是躲闪了一番吧。看到这种样子，男人就更凶暴啦。也许不只是男人这样。当时在场的桂子，就象发了疯似的跑到厨房去，往泥土地上摔饭碗。桂子这种行动完全是正义派的表现哪。她说：‘哥哥，尽管是爸爸，但你为什么不招架啊！所以我只得摔饭碗啦。’

“她这样把不还手的乔狠狠地数落了一通，结果自己也呜呜地哭起来啦。桂子啊，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可是，经桂子这样一闹，结果架也就不吵啦，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当爸爸的后来说的话多好。他说，我总觉得桂子比乔对我的心思。他说，她倒还有股倔强劲儿，这很好。大概是她能够使他对自己的粗暴行为有所反省吧。他这些作风，也许还是战争给他带来的‘礼物’呢。当爸爸的，大概也就是想说些原因在哪里啦，谁应当负责啦，这一类话吧。可是道理不能当饭吃啊。象这样的事，只要有了职业，就决不会发生的。‘可是，弄成现在这种样子，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么一说，他就说：‘你想得开，你的思想旧。’我哪里想得开呢。不过我要是跟他一起闷闷不乐地过日子，那末不是发疯，就只

有走全家自杀的路。所以我跟他说：'他爸爸，现在你更应该加入共产党什么的，好好干一场才对啊。'他听我这么讲，就说他不想入现在的共产党。你听这是什么话！我说，你别从表面上看看就说不想入啦什么的，而是要自己直接投身进去干啊。我这样一说，他就说怪话：'你真了不起。'你说他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消极呢？打起老婆孩子来，倒是越来越起劲儿，这不是野蛮吗？

"哎呀，我这么叨咕了半天，太打搅啦。毛线已经用光了，我得回去啦。"

第二天上午，多木先生家里派人来请中里的妻子，她照旧带着毛线团和竹针去了。多木太太送走了在东京的医院里工作的丈夫之后，比平常更加殷勤地把她让到长方形火盆旁边。尽管已经快到夏天了，可是多木家的火盆里仍在生着火。而且结婚以来已经十年，直到现在火盆的两旁仍然铺着新婚时期的红色的夫妇座垫。中里的妻子是从来没用过这种座垫的，她想，到底是没有孩子的关系，还有这种年轻人的心情。要是来了客人，多木太太就连忙把丈夫的座垫往一边的角落里推一推，在腾出来的地方放上另外一个座垫。这是一个用碎布片精心拼起来的座垫。在这个座垫上坐的次数最多的无论怎么说应该算是中里的妻子了。因为，这四五年来，她一直是教多木太太编织毛线活的老师。就在这位象煞有介事的登门授艺的老师坐在这块座垫上授艺的过程中，两个人竟成了说话不客气、亲密无间的好

朋友了。这也许正是两个人极端不同的性格所造成的。

“多木太太，请借给我一千圆！”

多木太太对于这位一个月总要跑三趟来借钱的中里的妻子，从来没有露出过厌烦的神色。要是有点儿什么轻易吃不到的点心的时候，多木太太总是把中里妻子找来，两个人一块儿喝喝茶。中里妻子喝着可口的香茶，非常高兴地连连赞赏。这使多木太太也很高兴。

中里的爱吃甜食的妻子，以为多木太太这回找她还是请她吃点什么，所以笑眯眯地跟往常一样从后门进来。多木太太刚才送走了丈夫，她晨妆未褪，口红浓艳，已经穿着昨天刚刚做好的芥黄色短袖上衣，出来迎她。

“哎呀，太合身啦！”

“是吗？我想让你看看合不合身，刚才熨过的呀，还有点热乎乎的呢。”

多木太太用手抚摸着衣肩这么说。中里的妻子却异乎寻常地向她行礼道歉：“昨天说了些丢人的话，您可多加担待呀！回家想一想，真不好意思！”

她说完，刚要编织手里的毛线活儿，多木太太却用一种好象是表示“请你稍等一等”的眼神望了望她，说：“事情是这样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所说的话如果有失礼貌，那就算我没说吧，是关于中里先生的职业问题。……”

“哎呀，我太愿意听啦！”

中里的妻子平时是沉得住气的；但一听这话，连她也不

由得笑逐颜开，把竹针放下来端正了姿势。

“啊呀，你先别这么说。究竟怎么样还不知道哩。不过，这不是一般的职业，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哪里还有什么意见不意见的啊。简直是求之不得哩。”

“话虽这么说，这个职业对于中里先生来说多少有点委屈他啦。你一听这工作和地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听说薪水也不多。昨天晚上我跟多木谈过，商量的结果是，愿不愿意干，反正先问问太太再说。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我的气呀！”

中里的妻子看到多木太太那表情严肃、难以出口的样子，感到焦急起来，内心颇感懊丧。她竭力抑制着焦躁的情绪说：“啊呀，您就说吧。我想，中里还不至于那么任性吧。”

“是我公公那所精神病院里的工作呀！”

“精神病院！”

“看你，吓坏啦！”多木太太把话说出了口，心里倒好象轻松了一点似的，笑了起来。

“可是，上精神病院，他能干什么呢？”

“这个呀，我就更说不出口来啦。是让他担任炊事工作啊。不过，我想大概决不会让他亲自烧火做饭的。他不愿意干吧？”

“事到如今，那些事……”

中里妻子突然用两手把脸捂起来，因为她心里感到很郁闷。可是她又立刻把手从脸上拿开，恢复了谈笑自若的

样子。

“多木太太，谢谢啦。我赶快回去和他商量商量吧。”

她很自然地改变了语调，离开了多木家，但是她却朝着和回家相反的路走去了。在附近兜了一圈回家之后，她好象失魂落魄似的，好半天连丈夫的脸都没敢看。她把嘴闭得紧紧的，使人看了以为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编织手里的毛线活呢。过了一些时候，她的心情也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一想，发觉自己真是出乎意外地爱追求虚荣，于是也有了莞尔一笑的胸襟了。她站起来把水壶放在煤气炉上，然后向还躺着的丈夫谈起话来。

“喏，不喝茶吗？”

“嗯。”

“有好消息呀！”

“什么？”

“可是，你要躺着我就不跟你说。”

“要真是好消息我就起来。”

妻子一看丈夫情绪满不错，这才放了心。她用甚至有些矫揉造作的快活声调说：“我先告诉你一个头儿，要按优、良、可来分的话，是啊，就算‘良’啦，反正在‘可’以上吧。”

中里慢腾腾地走到妻子正在准备茶水的地方来。妻子和往常一样，关怀备至地笑着对他说：

“喏，多木太太说啦。无论怎么看，你好象是有病。所以嘛，她问你愿不愿意到能使身体健康起来的地方作事。”

“呃？还有那么称心如意的地方？要是有的话，就是这

个。"他假装往眉毛上抹了抹唾沫①。

妻子看到他这种样子，就大声笑着说："要是有的话，你说怎样？"

她这样一说，丈夫也严肃起来了。

"要是有的话，立刻就去。"

"那才对啦。是医院哪。听说，象注射维他命 B 什么的，也不用花钱哩。"

"是多木先生的那个医院？"

丈夫的眼睛有了亮光。

"是的。多木先生倒是多木先生，不过，说的可是他父亲那个医院哪。"妻子用丝毫不让丈夫气馁的愉快声调说。

她以乐观的态度劝丈夫喝茶："喝吧！"

"那么说，那不是疯人院吗？"

"是嘛。你就想这不比得了精神病入院还强的多吗？薪水嘛，据说刚进去给七千圆，要是按天计算的话，跟打零工差不多呀。可是，一天三顿饭都是医院里管，这不挺好吗？多木先生还说，要是中里先生的话，过一个时期还可以调到行政方面去，而且薪水也可能给提升一些。"

然而，不论妻子谈话的方式如何讲究技巧，一听说是让他去担任炊事工作，即使饱受失业痛苦的中里，表情也显得不怎么愉快。他想，这大概是妻子在外边净说些废话的缘

① 日本俗传：在眉毛上抹唾沫就不会上狐狸的当。这里表示小心决不受骗的意思。

故吧，所以眉头又皱了起来。他带着极不痛快的神色喝完了茶，又一声不响地躺在铺盖上了。妻子凑到他的枕头旁边去，表现出很想得开的样子编织起毛线活来。这也是对丈夫的一种压力。

"只当找了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不就行了吗？要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干，那我就去谢绝就是啦。"

这种心平气和的谈法，使中里感到心烦。妻子的话好象在表示：事到如今，还能挑肥拣瘦吗？又好象在表示：这总比收拾美国大兵的死尸要强一些吧。这时，他对于即使一声不响也仿佛说出了千言万语的妻子，不禁产生了憎恶感。如果没有妻子的力量，一家的生活简直无法维持，中里对于这一点，本来就颇为懊丧的。他觉得，这种懊丧的心情说出来是不合乎道理的，因此有时候就使用了动武的办法，可是妻子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待人接物都很好的妻子，在善于和别人交往中，甚至于能够很巧妙地连丈夫的无能都一古脑儿包含在内，赢得别人的同情。中里处在孤立的感觉中，于是他对妻子应有的全面的看法就渐渐地模糊了。

他想，尽管是失业吧，可是到疯人病院去给人家烧饭，这成何体统？

可是，他蒙着被子躺了相当于妻子给他倒上一杯茶那么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怀着悲壮的决心露出脸来，因为他意识到，把在精神病院做饭看作卑贱的工作，这只能说明自己的虚荣心。同时也想到，这是对必须有人来做的工作和有人

正在从事的工作，以及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们的侮辱。要说中里的这种想法是感伤情绪，那是不对的。

"我去！也许出乎意料，反而很有意思也说不定哩。喏，德子，我下定决心到精神病院去啦！"

他象个小学生一般乖乖地说了这番话。说了也就心平气和了。

他的妻子两只大眼睛眼看着就涌上了泪水，扑过去抱住了中里的头："孩子他爸爸，孩子他爸爸！"

红色的毛线团咕噜噜地滚开去，停在隔壁吃饭间的门槛边。

决定从明天起就要到医院上班去的那个晚上，中里的妻子等孩子们都到齐了之后，简直就象宣布一件大事似地说："呶，都听着。今天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呀。你们猜猜看？"

"啊，知道啦！"桂子抢先举起手来。"爸爸找到工作了吧。你说，是吧？"

"猜的真对！"

这回小学三年级的三津夫喊道："中学？"

因为他想起了爸爸老是中学中学地希望到中学去教书的事情。

"猜错啦，是医院哪！"

"呃，医院？爸爸要当大夫？"

他一说，大家不由地笑了起来。

“医院哪，三津夫，并不是光有大夫啊，还有配药的，护士，做饭的，管打扫的。此外，对，你到医院去的时候不是看到办公室了吗？爸爸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哪！”

这是夫妇俩商量好这样对孩子们说的。

“爸爸，恭喜您。哪个医院？大概是多木先生介绍的吧？”

乔已经有些大人气了，他动了动脑筋这样问了一句。中里好象是感到他的目光有些晃眼似的，连忙避开，脱口而出地说：“精神病院哪！”

孩子们在刹那之间，不由得都屏住了气。

“我不要，什么精神病院！”三津夫大声地反对了。

“为什么？什么理由？”乔仿佛是为了调解纷争一般，这样问了一句。

“因为要是人家问到：你爸爸呢？我一定要回答说在精神病院吧。那人家会以为爸爸是疯子呀！”

“哎呀，笑话！”

乔疯狂般地大笑起来。本来就是笑起来没完没了的妈妈当然是不用说了，她早就笑得直淌眼泪了。可是，当大家敛起笑声的时候，中里的眉头又皱起来，这时候开始弥漫起一种异样的气氛。仿佛是为了驱散这种气氛似的，他的妻子催促孩子们道：“好啦，今天晚上做一顿红小豆饭庆贺庆贺吧。以后就很少和爸爸在一起吃饭啦。桂子，你上鱼铺去，不管是小青鱼还是什么鱼，买点儿整条的鱼来。乔烧洗澡水吧。三津夫和爸爸一起上理发店理理发去。他爸爸，

你今天晚上还是上多木先生家去一趟道道谢好哇。”

中里出去之后，他的妻子和担任烧洗澡水的阿乔悄声地说:“乔,我只告诉你一个人,爸爸的工作,老实说,是做炊事工作啊。我本来也觉得，不管怎样，也犯不上干这种差事;可是赶上这个年头,也是没有办法呀。还有，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以后不要那么刨根问底地打听爸爸做什么工作。明白吧?”

乔颇为感动,只是点了点头。

“当然,爸爸也够苦的,好歹也在大学毕了业,却落得管伙食……”

“知道啦,妈妈,我尊敬爸爸。”

中里总是很晚才回家。医院的晚饭虽然是太阳很高的时候就吃过了,但是因为饭后还要收拾一阵,又为了省钱不坐公共汽车徒步走回家来,所以经常是天都黑了才到家。

刚上班的那天,妻子和孩子们到门口迎候他回家。

“爸爸,辛苦啦!”

“爸爸,回来啦!”

听到大家这样问候,他感到手足无措,脸都红起来了。

“爸爸,看见疯子了吗?”

因为三津夫天真地发问,才使他清醒了过来,自己家里还没有吃晚饭,他把座垫往后挪了挪,一面落座一面望着妻子的面孔说:“家里吃面条吗?医院的饭哪，可比家里好得多啦。”

"啊，是吗？太好啦，吃什么呢？"

这样的时候，他的妻子很善于此唱彼和地应对。中里从从容容地从衣袋里拿出笔记本来，斜起他那快成老花的眼睛，不慌不忙地念着一项一项分开写着的食谱：

"早晨　米饭　裙带菜　加土豆的酱汤。

"中午　面包　猪肉　炒洋白菜　胡椒。

"晚上　米饭　中国式炖菜。这里面放的是：墨鱼　洋葱　香菇　豌豆角　白糖。正油[①]是什么呢？啊，是酱油哇。怎么样？"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桂子听到"正油"两字感到很可笑；乔对于午饭把胡椒也算一道小菜觉得很有趣。中里也和大家一块儿笑着。他的妻子虽然放下心了，可是对于中里竟在孩子们面前把商量定的事情忘记，暴露了自己是做炊事工作的，只得暗地里瞠目吃惊。上班的第一天，出乎意外地好象一切都满好。桂子搭腔了："要是那么说的话，爸爸，咱们家的伙食也相当不错呀。晚饭：面条、浇面汁儿、小青鱼干、油炸豆腐，里头有豆腐、葱花；还有正油、酱菜、萝卜叶和黄瓜。怎么样？"

谈到从病院里听来的闲话时，他说话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小起来，他的妻子也笑他。

"你知道，多木院长这个人气量很大哩。反正啊，只要

---

① 日语里，酱油的音读发音和正油二字相同。所以炊事员把酱油误写成正油。

有人来投奔他，据说准给那个人安排吃的住的，在医院里干活的人们哪，有一半是这么进来的。”

“他爸爸，你干么非小声说不行呢？”

“你说吧，象护理员渡部先生，听说还是共产党呢！”

“呃？明知道他是共产党还让他到医院工作的吗？”

“大概是吧。”

“我说，他爸爸，你可不能马马虎虎地随便说话呀。也别轻信别人说的话啊。”

妻子的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怖。因为就要决定上班的时候，多木太太曾问过她：“我想，还是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的好。思想上，没问题吧？”

多木太太一叮问，她就说：“他呀，已经没有那份儿精力啦！”

“我也是这么想哩。只是因为听旁人说起过，前些日子您也好象谈过的哩。”

那时候，她感到和多木太太的友情突然疏远了。大概是两人之间有着施舍者与被施舍者的一条鸿沟吧。如今回想起来，多木太太的话也不过是把她公公多木院长的话照本宣科而已：“无论如何，薪水虽然低，可是吃和住都有保证。如果您愿意的话，可能领到房子的……”

这不是要我们收拾起家当，全家五口都搬到医院里那间六铺席的屋子里去住吗？当时的屈辱，作妻子的一个人忍受下来，谁也没有告诉。她想，今后也不能听她那一套。然而中里倒对新的工作岗位很热情。看他那副表情，他好

象是认为人生毕竟是有意义的。

"反正关于我的问题，他准是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啦。午间休息的时候他来看我，我还奇怪他怎么这样亲切哩，原来他是个共产党。"

"危险哪。可别跟他商量罢工什么的呀。"

"那可不一定。"

很少看到中里这样笑眯眯的样子。

"讨厌，别吓唬人啦！"

"这简直不象是你了。可是，渡部说，在那个医院工作简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法施展哪。他说，院长的人情主义成了防波堤啦。首先，拿我来说吧，我也会犹豫不决的，尽管我明知道人家不过是豢养着我而已。"

"啊，我可放心啦！"

他的妻子当真用两只手抚摸了一下胸脯。和多木太太的交情也恢复到以往那样了，她想，一家子的看法好容易已经一致了，今后再也不能让它混乱了。她原来是按照字面上来理解丈夫所做的炊事工作，以为那就是穿着长统胶靴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打杂，如今才知道原来是领导营养员和男女炊事员等十二人安排每天的伙食，还要计算热量单位提交保健所等等。这就使一家人心情开朗起来了。中里也已经从第三天起，就把炊事工作如何有趣讲给孩子们听了。

医院的制服是藏青色的西装，而且是按身量现做的。到了初秋新衣服做出来的时候，中里就象一个头一次穿西

装的青年那样，直害羞。以前他那四套勉强象样的西装，在战争刚刚结束、生活困难的时期，都进了老婆孩子们的肚子了。他回来后，叹息着说，不管怎么苦，也不该卖他的衣服，他的妻子却开玩笑地说："嘿嘿，我的心愿可达到啦。"

她的意思是说，这比把西装保管得好好的而丈夫却一去不回，不知道要好多少哩。中里望着新做的西装也在想：我已经超过四十，现在再也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爸爸，我穿着也合身哪。有什么事的时候借给我穿穿呀。"

中里看到只穿了西装上衣蹲在梳妆镜前的乔，不由得吃了一惊，觉得再也不能马马虎虎地下去了。他怀着疼爱的心情对儿子说："乔，把爸爸的皮包打开看看。"

一听这话，三津夫首先把皮包抓过来。

"哎呀，送给我们的东西呀！哎呀，可软和啦！哎呀，豆馅年糕啊！还有红的。"

伴随着动作的是欢悦的笑声。

"爸爸，这是人家送的？"

爸爸给孩子们买些东西，这对于最小的三津夫来说，过去的记忆中是没有的。中里照旧露出一副难以为情的笑脸说："不是，是爸爸买的呀，因为光是爸爸有了新西装，你们什么也没有，那可不行啊！"

"爸爸，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今天爸爸的举动就是个证明啊！"

他虽然被乔揶揄了一下，可是仍然和大家一起笑着。

等他出去理发以后，正在爱逞能的年龄的乔和桂子背地里随便聊起来了。

“可爱的爸爸呀。这回脸上也有了笑容啦！”

“一点儿也不错。打从爸爸上精神病院工作以后，不是真象个爸爸了吗？”

“那才是正常现象吧。恢复了爸爸的本来面目啦。”

“不过，我觉得没有一点脾气的爸爸，倒有点儿不带劲儿似的。”

洗碗槽旁的母亲一个人偷偷地在笑。很少看见她这样笑过了。

每当中里表情严肃，开头说了一声“我跟你说”，然后照例是悄声地谈起来时，他讲的就一定是有关医院里那些病人的事情。

“最近一连来了两个怕手枪的病人。一个是巡警的年轻的老婆。大概是个新当差的巡警吧，他头一次带着警棍一回家，他老婆吓得直往后退。可是，后来他带着手枪回家啦，吓得她浑身哆哆嗦嗦地直打战，结果，竟这样啦！”

他在前额处画着圈儿。

“什么样的病人都有。有的把横排字的外文教科书啊，拚命地改写成直行的，每个字旁边都注上假名。听说这个人还是个中学老师呢。他引起我的感伤。啊，我说乔，你留级也不要紧，可别太用功啦。”

乔吃了一惊，不断地眨着眼。

“呃，真奇怪，难道爸爸也有点儿精神病？”

桂子这么一说，中里更加严肃起来了。

“哎，你听着嘛！”他没有笑。

三

这一天，接连着来了三个住院的病人，这是很难得的。雨后静寂的正门前，熊野御堂大夫穿着平整洁白的罩衫匆匆忙忙地跳下了汽车，紧跟着下车的，是一位下巴颏上长着稀疏的胡须的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和他的母亲。

“啊，进去吧，进屋子以后再详细谈吧。”

这个年轻人在熊野大夫的安慰之下，被拉着手乖乖地往里走着，同时，他象一个幼童般地诉说：“他们都在说，我的毕业论文是由我的母亲代写的。他们都在笑我的家穷。他们都笑话我，说我家壁橱的纸隔扇都破了，里面的破破烂烂看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们还跟在我后边，连我饭盒子里的菜都要看一看。要是不让他们看啊，他们会把我一直追到山里去的……”

据说这个年轻人在大学里是高材生，然而毕业论文刚写了一半他就疯了。他父亲是个小学校的校长，大概连纸隔扇破了，家里都买不起纸糊一糊吧。这个年轻人似乎连在一旁听着他的话而痛哭失声的母亲都看不见，就这么被带进病房里去了。当他进去的时候，看到护理员拿出来的钥匙，立刻跳起来哭喊道：“手枪，吓死我啦！”

他被安慰了一番，把给他的牛奶糖连纸放在嘴里咔吱咔吱地嚼着，乖乖地走进了木笼子一般的病房里。

大家正在谈这件事时，第二个病人来了。据说是从茨城县大清早坐火车来的。有一位跟他长得很象的老人——据说是他伯父——照料着他。这位病人倒是满高兴的样子，和熊野大夫一交谈，就装腔作势地行个礼，一本正经地说："那末，请把我带到录音室去吧。"

他老老实实地被领到病房里去了——老实得让人觉得可怜。据他伯父说，他本来是沉默寡言的，可是最近却突然变得爱说话了，并且在村里到处宣扬说，他已被某唱片公司聘为流行歌手了。

第三个病人是一个来月以前出院的名叫田坂礼子的妇女。礼子想逃走，和陪着她来的丈夫在正门口扭在一起，一面向熊野大夫求援。劫数已到，没有办法啦。

"我已经不是疯子啦！可是这家伙却把我骗到这儿来。骗人，难道不是卑鄙的行为吗？喂，大夫，骗人可真卑鄙呀！"

据说，她丈夫说是要跟她一起出去兜兜风，这样才把她领来的。最初得病的原因是两口子吵架，结果她精神错乱了，竟把吃奶的孩子摔到门厅的地上去。她说："他说什么逛妓院是应酬，是谁都有的事；我可不能允许他去干这样的应酬。"就这样，她把孩子的命都断送了，被领到医院来。一检查，才发觉怀孕期的歇斯底里病发作了，在住院期间作了人工流产的手术。过了半年，心情相当平静了，可是她丈夫

竟不顾熊野大夫的反对，让她出院了。然而过了一个月又把她送回医院来，从这种行为上可以看出，她丈夫大概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因为，跑惯了医院的这位丈夫的脸上已经丝毫没有悲痛的神色，只是要求大夫给开两份诊断书。这次住院，一定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作准备。

“还是不行吗？您是不是再稍微忍耐一下？”

熊野大夫知道他要诊断书的目的是为了离婚，所以手拿着诊断书，望了一会儿对方的面孔。

“实在是毫无办法呀！”

“这要看你怎样做法啦！”

“我也不能净伺候疯老婆呀！”

“还不能把她放到疯子那一类去呀。社会上还有比她更严重的呢！”

田坂礼子的丈夫回去了，办公室的女职员们冷冷地望着他的背影。

丈夫得了疯病的妻子们，面带悲痛的神色，甚至终生照顾自己的丈夫；然而妻子得了疯病的丈夫呢，能够等上一年就算是上上大吉了。女性的悲哀，甚至于使她们忘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被丈夫抛弃的事，似乎把眼前的异性当作对象来考虑了。象年轻的熊野大夫这样的人，就是年轻的女病人渴慕的目标。

“啵，大夫，我，想给大夫写封信不晓得行不行！”

有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女病人，每次看病的时候就用甜得令人腻味的腔调这么说，总是尽量往熊野大夫跟前

凑。

“啊，行啊。信也好，纸也好。可是，你还是写给你丈夫吧。”

“哎呀，我可要和我丈夫离婚啦。敢情大夫对我多好呀！”

象这样的人，尽管得了精神病，可是依稀还有受过教养的痕迹。至于患有习惯性气喘病的木俣菊这样的人，如果不对她特别加小心的话，就会给你来个措手不及。

“大夫，这次我真的打算和大夫结婚啦。就是嘛，大夫，因为您老是尽心照顾我一个人！”

她深信气喘病发作时给她吃药这件事，也是男人对女人表示爱情的行为。因为长年被气喘病的痛苦所折磨，以及药物的作用，使她的脸上象老人一般布满了皱纹，连平时的表情之中都镂刻着痛苦的痕迹，脸色青中透黑，让人看起来不舒服。

“噢，我不是已经三十六岁了吗？虽然是老太婆不合适啦，可是从前哪，人家都说我是‘rokarirororo’① 哪。”

她一谈到这里，熊野氏不禁哎呀一声惊叫着，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不能不连忙跑开。对她一本正经地发脾气当然不行，只能设法巧妙地摆脱她。这样一来，她就改了口：“我已经不打算跟大夫结婚啦。”

---

① 日语称美人为别嫔，别嫔与别品同音。这里把别品二字拆作片假名“ロカリロロロ”，读作“rokarirororo”。

她嘴里经常在叨咕着的“rokarirororo”这句话，起初连大夫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问起总务田中，田中说：“那个呀，那是别品(别嫔)的意思呀，你知道‘横竖点点レク点[1]别品’是什么意思吗？写写看：‘爱上了别品。’”

办公室里充满了哄堂大笑。从那以后，这里的人们之间就流行起这句话来，某人的妻子是“rokarirororo”啦，“横竖点点レク点”某人啦。

精神分裂症大概就是失掉控制的感情乱发作一气的症候吧。种种因素乘虚而入，逼得人的精神四分五裂，感情没法控制。大部分病人得病的“原因”尽管是祖祖辈辈带给他们的可悲的“礼物”，但是如果处在平静的环境里，这样的人也可能不至于发狂。但是战后人民的贫困却加剧了这种“原因”，以致K精神病院必需占用邻近的田地来扩建病房。旧的病房里病人拥挤不堪。即使觉得某个病人还需要再住半年院，但为了收容新来的病人，却又不得不让他出院。不过，其中也有些人是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病人完全是女的。女人们一到六十开外，女性的特征看起来的确会减少许多。但是，长年被压抑的女性的感情，即使是稍微遇到一点儿刺激，就会表现出敏感的反应。连一些轻微的暗示也会引起急剧的变化。

---

① 日语ホレタ(horeta，意思是爱上了)的ホ字是由横竖点点构成，タ(ta)字由ク(ku)和点构成，就成了“横竖点点レク点”。

小矶良这个人，就可以说得上是这一类病人的典型。她是按“生活保护法”送进来的病人，来到这里已经有十年了，比熊野御堂大夫资格还老。她年轻的时候就被丈夫抛弃，到了老年，又被儿子丢下了。她把半辈子的不幸隐藏在内心深处，感情的起伏非常激烈，经常以她那种简直可以说是才气焕发的出色的演技，向别人诉说她的遭遇。只要问她一句“儿子呢？”她就絮絮诉其思儿之情，有时竟成了说唱曲里的诉怨口吻，歌舞伎里的台词腔调，末了掩面而泣，哭得肩膀抽搐，真象戏台上的“愁叹”场面，初次和她接触的人，都不免为之一洒同情之泪。然而她并没有哭，连一滴眼泪也没有。

“那是什么戏呀？”

熊野大夫这么一问，她就慢慢地从手指缝儿里把脸露出来，顿然笑容满面，满不在乎地说：“别吾儿《玉井》① 嘛！”

“是《重井》② 吧？”

“呃，不是那么回事儿，是《玉井》啊。的的确确是《玉井》啊。我早就说是《玉井》啦。瞧我这个儿子，嘿！”

她好象是逗吃奶的孩子一般撇着下嘴唇，显得非常认真。这种样子，会使人想到她过去的遭遇而感到不胜悲哀。只要不去刺激她，她会是一个愉快地放声高歌、天真地翩翩曼舞的老太太。如果她膝头上有可爱的婴儿，如果她周围

---

① 《玉井》是观世小次郎所作谣曲名。

② 《重井》是一出歌舞伎。

有那么三个对她亲切的人，她可能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奶奶。她已经六十八岁了。据说她那不孝的儿子连消息也没有。消息不明的原因和开端，除了想象之外就没有办法追问了。

这里还有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她是个哑巴。据说她年轻的时候当过女用人，因为无法忍受由于不会说话而遭受的侮辱，就给主人家放了一把火。这并不是她这个不会说话的人说出来的，而是她比手划脚地表示出来的。从她的比手划脚中，人们猜想得到她对象牛马一样驱使自己的主人心怀不满，才精神错乱的。不会说话的女人靠一根火柴爆发了她那熊熊烈火般的满腔愤恨。如果她能说话，她也许首先就会这样高声呐喊："发了疯的，究竟是谁啊！"

她那平静的面孔，连一点类似疯人的影子也没有，衣服也穿的整整齐齐。开院以来住院年限最长的这位老太太，在这里虚耗了她的青春时代，等到对她解除了限制之后，现在在医院里当上了替病人洗衣服的工人，给了她愿意作多少就作多少的活儿，白天就让她在病房以外的地方过。她已经没有逃跑的精力了。在她这样一个从来不知道人间幸福为何物的人来说，牢狱般的医院也许就是天国。她只是一声不响地劳动，高高兴兴地吃饭，到了晚上就在杂居的病房里和精神病人们睡在一起。

有一个许可在室外劳动、绰号叫"知事"的病人。他名叫安井孙十郎，农民出身，也是个孤苦零仃的人。据说他少年时代就很乖僻，一个人形单影只，孑然孤立。他小时候，人

们把他的姓名变了音来念，给他取上个绰号叫“贱马五十两”①。不晓得是哪里的才子给他想了这么一个诨名，但是他却因此更变得一言不发，见到人时只想躲起来。这个穷苦的农民，父母去世以后，好容易碰上了娶老婆的机会。那时他已经是三十五岁了。老婆带来了三个“拖油瓶”的孩子。他为了养活这三个孩子而感到心焦，于是病势也就日益加剧起来。他把家里的米粒都数来数去，他老婆一见害了怕，跑去找算卦的商量。认识他的这位算卦先生说他的名字不好，劝他改名为诚一郎，正好和一个“知事”同名。他并不知道这原来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家的名字。当他下地干活的时候，因为小学生们见了他老是“知事先生、知事先生”地嘲笑他，他才知道这件事情而愕然吃惊。直到如今，他还担心可能被东京都知事以“冒名顶替”的污名告发而睡不着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他住院以来已经一年了，经医生的劝告，他可以到医院的田里干活了。象他亲手一棵一棵抚摩过似地培育出来的庄稼，长的比附近任何地方的都好。虽然别人夸他一声“好”，他还是一声不响地掉过脸去。这时候，他头脑中刹那之间想起的大概还是“知事先生”这个称呼吧。他一看到人就蹲在稻丛里；一听到飞机的引擎声就急急忙忙地藏在田埂旁，把耳朵捂起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空袭警报！空袭警报！”

---

① 原文作安马五十两。在日语里，安井孙十郎读作 yasuimagojuro，与安马五十两（yasuumagojuryo）的发音相近。

四

到中里家来编织毛线活的姑娘中，有一个特别热心，名叫前岛冬子。来练习的姑娘们，都是用新毛线为自己或者是为家属织东西，只有冬子一个人干的是中里家的活。她年纪既轻，手也并不灵巧。让她每天净织女人穿的毛线裤衩和围腰，她脸上总有含而不露的不高兴的样子，一声不吭。

“前岛，你喜欢织东西吗？”

教她编织的先生中里德子，问冬子说。这一天并不是练习编织的日子，只有冬子一个人来织毛线活儿。

“并不怎么喜欢，没办法呀！”

“是的。我一看也觉得你是没有办法啊。”

冬子不知不觉地望了望这位不客气的先生。

“因为你妈妈说过，让我把你教得什么都能织，所以我就按她的话来教你的呀。首先要织二十来件围腰或者是裤衩，而且还要拆了重织五十来次之后才能谈到给人家织毛线活儿来挣钱。可是，织毛线活儿嘛，如果你不特别喜欢的话，我想是坚持不下去的。你怎么样？”

冬子吃了一惊，默默地不敢出声，想到这可能是要拒绝我的意思，脸也红起来了。

“而且，靠织毛线活儿也赚不了多少钱哪。一到夏天还有淡季哩。我干这个已经二十年啦。而且，我从年轻时候起，一织起毛线活儿来就跟吃东西那样高兴。”

冬子弄不清先生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又仰起脸来。先生却笑着向她说："你找点儿事作不好吗？"

"可是找不到啊！"

"真是的。我问过你妈妈了。听说不管找什么事都得有门路哩。我看，如果不管大小事儿都愿意干的话，事情倒是有的。"

一听这话，冬子的心就跳起来了。

"要是有的话，我什么事儿都愿意作。"

当她的头脑里浮现出银行的窗口，正想把自己摆在那样的位置上时，中里德子却说："精神病院倒是要用人哪！"

这句话好象是向燃起来的火焰上泼了一桶冷水，使冬子凉了半截。在冬子她们的生活感情中，是没有容纳疯人医院的余地的。她用稍带傲慢的声调说："要是手绢工厂的话，本来倒是有机会的，可是我没有去。"

这句话只是说明了冬子的思想，她把手绢工厂看作比精神病院的工作还强的多。于是那位先生淡漠地说："对呀，对于幻想多的姑娘们说来，象精神病院这样的地方听起来是有点儿阴惨惨的呀。那就算啦。就连我们家孩子他爸爸最初也拿不定主意来着。这也难怪嘛。"

从中里家出来的时候，冬子想，决不再迈这家的门槛了。回到家跟她母亲一说，她母亲却兴奋异常，立刻把手头的防毒面具家庭副业的活撂下了："糊涂透啦，你这孩子。穷人家的丫头还挑拣什么呢？"

她狠狠地申斥了冬子，简直就跟疯子一样跑了出去，过

一会儿又奔跑着回来了。

“冬子，这可是个好差事呀！据说，除了管饭，还给三千圆哪。这不是每个月可以作一件洋衣服吗？冬子！去吧，冬子。而且，据说马上就会办起护士学校来，你要是愿意的话，医院方面还可以送你去学习呢！大概是夜校吧，那不也挺好吗？冬子！”

母亲摇晃着冬子的肩膀劝说着，可是冬子却冷冷地甩开了她：“妈妈自己去好啦。就便让医院给你治治病也好！”

这是对于她妈每遇到不满意的事动不动就大声吵嚷的讽刺，这种时候，冬子说话的嗓门大得不亚于她母亲。然而，经常处于火烧眉毛状况的穷苦生活之下，她们没有用多少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过了三十分钟，冬子的母亲又跑到中里家去了。

头一天上班，冬子是让中里带去的。她把长得很长的刘海儿向两旁分开，扎成辫子耷拉在肩上，看不出已经有十八岁了。她象小学生一样规矩老实，带着一副好象忘记了笑似的面孔跟着中里去了。诞生在这个镇上以来已经十八年，很少从这个郊外的医院门口走过，即使偶尔走过，也是攥紧了拳头跑过去的，可是现在却要到这个医院去工作了，她想到这里，心里还是不大愉快。她对妈妈和弟弟精一都再三嘱咐道：“不能对别人说啊，绝对保守秘密！”

她这样一说，精一用已经开始变嗓子的少年的嘶哑声调说：“那还用说嘛！就连我的面子也不好看嘛！”

“什么？这样子的话我领了薪水什么也不给你买！”

她一追他，精一赶快逃走了。冬子就是这样忍气吞声地怀着愤懑的心情走出家门的。她还在上学的时候，就梦想着将来能当一个银行或者公司的职员，或者是百货店的售货员，和朋友们谈着自已的将来，怀着梦想，可是眼看到了紧要关头，冬子却被打入被淘汰的伙伴里去了。

"说是没爹或没妈的就不录取，简直是瞧不起人。净把那些来头大的往好的职业上安插，简直是瞧不起人。按理说，越是没有爹或没有妈的人越得多干活儿呀！简直是瞧不起人。"

从这以后，冬子成了个有点儿抑郁寡欢的姑娘了。但是到医院上班以后，冬子的情绪也稍有变化。敞亮的办公室的一角，玻璃盒子里的摆设是汲取海水的泥人儿，整齐而清洁的办公桌上还放着小花瓶，插着小枝的红色杜鹃花。中里把她介绍给大家，还把紧挨着做事务工作的原田的桌子指定给她了；这时候，她突然感到自已好象是一个大人了似的，高兴起来。可是冬子的工作并不象别人那样老是坐在座位上。中里告诉她，她的工作是来了客人要倒茶，有探病人的要登记，还要当跑腿的。她没有什么事情做，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已的位子上。这时候，忽然有五个人一块儿没有登记就噼咚扑咚闯进了候诊室，站在那里吵吵嚷嚷地谈起来。原田赶紧站起来跑过去说："有什么事吗？谁都行，请哪一位去登记一下吧！"

冬子发觉这是自已份内的工作，于是她注视着原田，连他动一动眼神都没有放过。年轻的大夫出来跟他们打着招

呼，环视了一下这群人，然后问道："到底是哪一位入院呀？"

大夫这么一问，这帮人面面相觑了一下，眼珠子骨碌骨碌转了一阵，指着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凳子上的那个人说："就是这家伙！"

大夫不由得惊讶地说："怎么回事儿呀，原来最规规矩矩的倒是病人！"

跟来的那些人刚才是在七嘴八舌地各自谈着病人和精神病的关系。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以盛行近亲结婚而著名的某个村子的人，那个村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精神异常现象的。

中里招呼了一下怀着惧怕和好奇心望着眼前这个场面的冬子，领着她通过长长的走廊往里面走去。他边走边说："那个大夫就是熊野御堂大夫。"他把熊野大夫的名字写在走廊的墙上给她看。然后说："等一会儿院长来了再给你介绍。现在先陪你和这边的人们见见面！"

他很周到地带她去的地方原来是个厨房。这里有男女十来个人，围着一个大菜板正在剁菜。已经在开始准备午饭了。

"啊，诸位，这位就是接替片桐先生工作的前岛啊！"

冬子恭恭敬敬地低头施礼，炊事工们一边剁着菜一边说："啊，来啦！"

"还是一位'rokarirororo'呢！"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大家爽朗地大笑起来。一股牛蒡的味道直冲鼻子。冬子往回走时，好奇地向周围望了望，

发现了一块大黑板上写的菜谱：午饭　什锦饭饽　牛蒡　胡萝卜　油炸豆腐　香菇　醋拌藕(用土豆代替)。中里看到冬子颇感兴趣，于是有点自鸣得意地说：

“这四五天营养员出差啦。这阵子是我定的菜谱，不知不觉就把家乡菜拿出来啦。”

冬子只是感到奇怪地望着大谈菜谱的中里，她只能啊啊地随声附和着。但是她心里却在想，听人们说中里是大学毕业的，为什么在精神病院里管规定菜谱什么的呢？她琢磨着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回到办公室，要住院的人们正在这里吵吵嚷嚷。一位四十上下的男人，望着一位中年妇女被另外一位大夫(不是熊野御堂)领着走进的一间屋子(不是诊疗室)去之后，突然抓住中里絮叨起来：“我老婆这个人哪，你跟她怎么讲也没用。就拿地球得了中耳炎这件事来说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吧。可是，不管你怎么掰开揉碎地讲给她听，我这个老婆就是不懂。我想给地球上点儿药吧，她老是跟我捣麻烦，照这样下去的话，你说，人类可就都成聋子啦。她简直是人类的敌人。”

冬子吃了一惊，溜到正和这个人谈话的中里身后逃走了。大夫跑回来对那个男的说：“啊，阿部先生，行啦，就请到您太太病房里去道道别吧！”

大夫走在前头，被称为阿部先生的这个男人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顺着走廊走去，可是过了五分钟，原以为住了院的那位阿部先生的“老婆”，却哭着和大夫回来了。原来她

是被阿部先生骗到这里来的。据说他是开木屐店的。他把脏水当作给地球治中耳炎的药，想要往附近的井里倒。

下午准许探望病人的时间一到，表情阴郁的人们就陆陆续续地来了。有一位母亲因为自己的女儿已经没有治好的希望，因此要求大夫说，这个见了母亲的面也丝毫无动于衷的女儿，如果怎么治也没有希望的话，就给她打上一针让她死了算啦。她说这样既救了孩子也救了父母。与此同时，也有向大夫要求把他那全家唯一能劳动的儿子立刻放回去的父亲，他一边向大夫诉说着一边急得咔哧咔哧地竖着指甲挠柱子。原来这位父亲据说也多少有点儿精神病。也有在候诊室的一角低头不语等待轮到自己会面的年轻妇女，她始终没有和人交谈一句就悄然回去了。

这一天，冬子回到家里，突然抓住她母亲说："妈，咱们家的人还是幸运的哪！社会上不幸的人到处都是啊。咱们没有得精神病，可太好啦！"

"是吗？让你净看这些人，可太过意不去啦。"

"嗯。可是，妈妈，医院的伙食太好啦。吃什锦饭饹。怎么样，阿精！"

冬子高高兴兴讲的这些话，母亲听来倒是颇有所感。她想到，尽管这也算不得是什么与众不同的伙食，但是连三顿饭都不能吃饱的女儿居然为此而那么兴奋，觉得孩子也够可怜的了。冬子在这以后也没有发过什么牢骚。看样子她已经沉浸在工作的喜悦中了。而且，头一次领下薪水的那天，她破费了一千圆给她妈买了双木屐。她还给了弟弟

一百圆，让他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嘿，谢谢啦。姐姐上精神病院去了以后变得和气起来啦！”

“那么说就不给啦！”

“可我已经拿到手啦！”

两个人呱嗒呱嗒地满屋子追逐着。可是冬子没有追上他。

“冬子，你那笔钱打算买什么呀？”

冬子听了母亲和蔼的发问，有点儿结结巴巴地说：“我有个打算，不过只有我一个人沾光，怎么办才好呢？”

“那倒是你喜欢什么买点什么好啦！”

“不是买东西！”

“呃？你还打算储蓄起来吗？”

“不是啊！妈要是猜着的话，给您一千圆。”

“就是猜不着，我不是也已经拿到两千圆了吗？剩下的你就随便用吧。”

“行吗？”

“当然行啦！还有什么行不行的呀！”

听她母亲这么一说，冬子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她是去烫发的。她很晚才回来，坐在母亲那个旧梳妆台前老是摆弄她的头发。原来压得肩膀都感到沉甸甸的那么厚的头发，这回削薄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因而感到脑袋里好象透风的一般。

“啊。吃了亏啦。让他给要去三百五十圆呀！”

"不是挺好吗?"

"我好不容易呀,这才跟大家一样啦。是啊,朋友们中间就我一个人没有烫!"

她母亲高兴地凝视着自言自语的女儿刚刚烫过的头。

五

进雨季了。而且今年雨水特别多。病房本来就够潮湿的了,可是病人们都大敞着窗户,让刮进来的风吹拂着脸。有的好象脑袋里塞满了烦恼似的,老是抱着脑袋纹丝不动地待在那里。大家的表情好象都忘记了自已的存在一般。尽管国会被解散了,选举已经开始,但从这些人的表情上看来,他们好象从来没有引起什么感触似的。街道上驶来驶去的大卡车上,反复地用近乎野蛮的声音高喊着候选人的名字,在医院的窗外把政策嚷得天花乱坠,但伏在窗台上的每一张脸,好象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的某一天,这个病房里发生了一桩事件。阿德尔姆①中毒的斋藤虎造,唆使一个很老实的年轻病人,袭击了护理员渡部。渡部先生招呼大家吃晚饭打开病房门的时候,那年轻的病人突然猛扑上来;懂得规则的渡部没有抵抗,挺着挨打,刚刚领的薪水从口袋里给夺去了。完全是有计划的犯罪行为。他们怎么知道发薪的日子呢?这倒不

① 阿德尔姆是一种剧烈的催眠药。

清楚。也许是因为正是月底的时候，他们出于大概的估计吧。没有任何病人帮渡部一把忙，简直是熟视无睹。“他妈的疯家伙！”渡部这么骂了一声，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去拉警铃。因为门仍然敞着，而且斋藤已经跑了。医院里闹的鸡犬不宁。连三楼的护士房间装铺盖的壁柜里都找了，但是没有找到他。未必能通过正门跑到外边去。后面是田地，如果他要逃，只能是从这里走。无论是厨房或办公室的男职员都被动员起来抄小道追下去了。好象是被追捕着的冉阿让[①]一样，斋藤无踪无影，不晓得藏到哪里去了。警察署布置下了搜捕网，把帽袢箍在下巴颏上的警察们，以车站为中心展开了侦缉工作。这样，经过三个小时以后，在车站前的弹球[②]房里把斋藤抓到了。他倒不是到这里来玩弹球的。因为他逃出去以后，半路上就把钱丢了。当天晚上，斋藤被关进了警察署的拘留所里，第二天给送回医院来了。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但是同病房的病人们仍然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连问一问斋藤为什么不见了的人也没有。当然，把这件事随便说出来，那就更不妥了。他们仍然是各想自己的心事，对于眼前那种和昨天一样用卡车进行竞选宣传的喊叫声，照旧是充耳不闻。但是他们却有选举权，这种选举权必须公正地行使。

选举的这一天，临时投票站就设在诊疗室里。事前曾

---

① 冉阿让是法国作家雨果（1802—1885）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角。

② 弹球是战后日本流行的一种赌博性游戏。利用弹簧弹球，滚入盘上特定的小孔时，则滚出许多球，可以换取奖品。

经反复听过解释如何进行选举的他们，由护理员陪着一个个地走进来。桌子上贴着印有候选人照片、经历、竞选纲领的候选人名单，对于曾经在病房里传阅过的这张纸，有的人象初次见到的一般认真地望着，还有把它念出声来的。

检票的结果，无党派的旧货商老板得票最多，其次是共产党。无党派的候选人，在候选人名单上本来就是第一位，而共产党却是排在最后的。病人中也有自己投自己的票的。

选举结束后大概是第五天，那幢病房又发生了一桩大事件。从上次发生事件以后，渡部就不再单独一个人进入病房了，他和老护理员秋好一起，按照每天的习惯，六点钟到病房去了。病人们都已起床，可是只有那漂亮小伙子吉田一个人还在睡觉。得了早发性痴呆症的吉田，最近以来精神迟钝达于极点，老是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好象很冷的样子瑟缩着双肩，摩擦着两个大拇指，同时嘴角上好象是在叨咕些什么。饭也是给他才吃。一切行动都得听命于别人。假如把他的一只手臂举起来让他指向顶棚，那末，他会跟雕像一般永远保持着这种姿势，要进一步地让他那直挺挺伸着的手象指示道路的路标一般从手腕子处弯曲下来，那末，他的指尖就指向辽阔的前方，象一尊佛像般动也不动。他的关节完全按外部的力量活动，大夫一边象捏泥人一样随意屈伸他的肢体，一边说："这就叫植物的存在……"

然而，尽管他被人这样随意摆布，他嘴里照旧不出声地叨咕着。他究竟是对谁说和说些什么呢？他甚至于忘记了

眨眼，只是嘴角不停地动。

象这个植物性存在的吉田，到时候不起床并不是稀奇的。因为，没有起床的意志的吉田，如果不招呼他是不会起来的。秋好老头朝他跟前走去，不由得鼻子里哼了一下，在一种微妙的预感之下紧张起来。已经是六月里了，谁都要蹬开的棉被，吉田却规规矩矩蒙头盖脚地盖着，而且是纹丝不动。当秋好老头粗暴地掀开这一动也不动的棉被时，尽管他有多年的经验，也不由得哎呀一声喊了起来。棉被下面吉田袒露的小腹部已是血肉模糊了。

“渡部先生快来！”

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值宿的熊野大夫正在洗脸，嘴角上的牙膏沫子还没来得及擦一擦，就挟着上衣跑来了。医院里充满了人们的脚步声，给吉田家里拍了通知病势垂危的电报的中里，精神兴奋得结结巴巴的。一向是下午才来上班的院长，穿着和服就跑来了，这是难得的事。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往常浮现的笑容了，而是蒙上了一层冷冷的忧愁的阴影。大批的警察赶到了现场，过一会儿就用救护车把吉田送到县里的红十字医院去了。因为已经决定在那里进行解剖了。

在这哄动全院的骚乱中，病人们一声不响地吃完了饭，照旧凑到窗前默默地望着外边。

犯人是安着假腿的藤森诚。立刻把他送到另外的病房里，在值班大夫、护理员们包围监视之下开始讯问。他本来是一个性格异常开朗的青年，是战争期间因被征入伍而准

予提前大学毕业的一个法学士中尉。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战争结束前后，住在东京的医院里，和他的战友一起在柏油路上练习用假腿走路。八月十五日这一天，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回家之后，就时常有发作性的豪言壮语。如果仅仅止于这个程度，倒没有什么危险，可以不去管它了。但是最近以来，曾经几次甘冒危险抢上疾驰中的卡车或公共汽车，因此才送到这里来的。在贫困者较多的病人之中，对他是收费的。他的家属也是不到三天就来探望他一次。

"你为什么要杀吉田呢？能不能谈一谈呢？"

讯问是提心吊胆地用缓慢而温和的语调开始的。然而他却非常开朗，得意扬扬地说，他是把当作凶器的海军士兵用的短刀藏在假腿里的。他说："已经约定了，杀一个人可以当县议会议员，要是杀两个人就当国会议员。"

"和谁约定的呢？"

"没当上国会议员，非常遗憾。"

无法谈下去了。他就是选举那天投票选自己的人们中的一个。

吉田的尸体从医院直接送到火葬场去了。火化之后送回他的家去。他是附近农村里一个五金行老板的独生子。守夜的时候，除了院长之外，熊野御堂大夫、中里和渡部也搭伴去了，这是很少见的例子。另外一个人是藤森的父亲，他也跟去了，但是转念一想，他又决定在附近的面馆等候。

根据情况，约定由渡部来接他。但是院长直到临走也没有作这样的指示。

在吉田的灵牌前面，立着一张他上中学时代的小小的相片。从相片上来看，脸上缺乏少年应有的精明强悍劲儿，总觉得在某一点上有些令人不安的样子。这张相片大概是四五年前照的，可是直到最近，吉田的脸还象这张相片上那样胖胖的。他大概象父亲。在这不平常的场合，接待前来吊丧的人们的是他母亲。她脸上象泼了水的一般，泪水把膝盖都浸湿了，连话也说不出来。可是当她听到渡部先生的致词中一方面表示着由于照顾不周而道歉，另一方面也说到吉田既没有抵抗也没有喊叫求援的时候，她似乎感到这些话象是替医院方面辩解，才表示出不满的样子说："我觉得他很可怜。尽管知道他是无论如何没法治好的病人，可是作父母的决不愿意让他被人杀死的。我想到这里，怎样也想不开。"

她两手仍然是捂着脸。

中里到面馆去找等待着的藤森的父亲去了。他父亲外表完全是一副乡村知识分子的样子。头发还黑黑的，向两边分开梳着。他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好象是沉湎于思考中。桌子上摆着三把酒壶，他大概尽顾得发愁了，摆在桌上的面条几乎没有动。

"啊，且来一盅吧！"让客的酒已经凉了。

"还是象您说的那样，稍等一等看才好。"

"是吗？那就这样吧！"他深深地点了点头，又一面让酒

一面说："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疯子才干得出的事呢，对两方面都没有好处呀。可是，中里先生——是中里先生吧，我自己一直在这里想着，当然，对方的心情我是很了解的。但是，这也许是我自己片面的想法吧，我觉得，更不幸的不还是我吗？我说给您听听。就对方来说，出了这么个事件以后就没操心的啦。也就是说，胜也罢，败也罢，仗总算是打完啦。可是我呢？从今以后，我这一辈子不是永远担着这个沉重的担子吗？假定就算治好了出院，或者是照这样下去给你们添麻烦在医院里住上一辈子，总之，都是给我在精神上增加了一份看不见的沉重负担哪。我想，还不如被杀死的是我们家的孩子，那倒要好得多呢……"

看到他眼睛里闪闪的泪光，中里不由得表示同情了。

不久，藤森诚必须动大脑手术了。这是他父亲要求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重演吉田那样的惨剧。这是一次消灭人的感情的手术。不久，藤森诚就会成为既没有喜悦也没有愤怒的植物的存在了。

有一天，渡部突然被警察抓去了。而且第二天也没有放回来。医院里的人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揣测，院长好象为了缓和这种气氛似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去把他领回来！"

他用生来细小的声音颇为自信地说。因为他对这件事多少有个眉目。这也许是因为他自己说话不谨慎引起来的。

上次发生吉田事件的时候，他和审讯的警察无心中谈了谈渡部那倒棚的事件，后来他了解到有人在这件事上别有用心地大做文章。四五天以前，他受到本市出版某种报纸的那帮家伙的访问。他们突然告诉他，外边风言风语说他有违反选举法的行为。

“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呀，从来就不喜欢政治这玩意儿。”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大夫。你怎么还居然拿钱给共产党！你装傻也没用，有证据呀，大夫！”

“是吗？这可是莫名其妙啦，我简直是摸不着头脑嘛，有什么证据呢？”

“你叫我们说出来吗？好，那就说清楚吧。据说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医院里给共产党的人一个月发了双份的薪水。”

“啊，是这件事呀。跟你说吧，这是误会。我跟你说，那是因为渡部那家伙遭了殃，刚刚领的薪水给抢走啦。渡部还有必须赡养的爹妈，因此只好借支给他薪水啦。是这个吧，就是这件事吧？”

“可是，要知道，渡部把这笔钱给共产党啦。说这是院长给的。”

“这事我可就不知道啦。不过，这个……对！这件事报纸上也登过啦。你们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可是逃跑的人身上不是没带着钱吗？人家都说那是在演戏哪！”

话谈到这里，院长不由得笑了起来。而且是大声地、摇晃着他那魁梧的身体笑的。从他那庞大的身体迸发出来的笑声，产生了叱散围攻他的邪魔外道的作用，这些人只好回去了。

他想起了这件事，这次他仍然是满有把握地坐上汽车到警察署去了。他根本就没有袒护共产党的意思，只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医院的职员被莫须有的罪名折磨而已。

他仍然是按平素的习惯不经过传达就闯进了田边署长的办公室，一边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一边和署长谈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这样一讲，说明了他对一切问题早已了然。

"噢，这个……"

"我领人来啦！"

"这怎么能成。老实说吧……"署长压低了声音说："这话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以前袭击国会议员的事件就是他干的呀！"

"呃？"

连这位院长一时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了。可是刹那之间他想起了一件事。当他看到报上登着当地有势力的某国会议员遭到袭击是共产党干的这条消息的那天早晨，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也是渡部。他怀着愤怒、不安、困惑和怜悯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很不高兴地向医院挂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冬子。

“渡部在吗?”

“在!”

“真在?”

“我想,他是在的,我看看去吧!”

“啊,让他来一下!”

过了两分钟,渡部来接电话。

“喂喂,我是渡部!”

“啊,是吗? 呃,没有什么啦!”

他不好意思地挂上了电话。现在他想起了这件事。

“田边君,你们吃的就是怀疑人的饭。可是渡部啊, 我跟你说,和那个案子毫无关系呀!”

“啊,不过,这是厅里的命令啊。”

“你是想跟我兜圈子吗?”

“倒不是兜圈子。我顺便跟您说一下,您那里还有一个人, 因为过些日子还得求您帮忙哪。大夫的博爱主义也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吧。”

“真讨厌。你说还有一个,是谁呀?”

这位署长不直接答复。他用刺探的眼神发问道:“您那里有个叫中里的家伙吧?”

“糟糕。你说还有一个, 指的就是中里先生吗? 他呀,我跟你说,那是一个人格非常高尚的人哪!”

“您可太天真啦!”

“是吗? 我并不是老待在医院里,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我可不能都那么清清楚楚。不过,我跟你说,到了我这个年

纪，是好人还是坏人，大概总看得出来。照我看哪，不论是中里，还是渡部，都是安于微薄的薪水，老老实实干的挺不错嘛。特别是象中里君这样的人哪，我跟你说，是我们医院里少有的人材呀，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啊。我还打算最近给他提薪呢！”

“这正是不能大意的地方呀。啊，您既然到这儿来了，正好——这么一说，倒有点儿什么似的——总而言之，请您别见怪，希望帮帮我们的忙。”

“我可讨厌这些事儿！”

“可是，多木先生，听说中里最近到长野县去过啦。”

“我不知道。怪事儿，今天你的眼睛就象鹰一样锐利。可是，我不害怕。我今天只是为了领渡部来的。”

“您是开玩笑吧！”

“听起来象是开玩笑吗？我跟你说，医院里没了他可就糟啦！”

“我可不是敲诈勒索呀！”

“你要是敲诈勒索，我就不到这儿来领人啦！”

“也许是吧，不过，今天您就姑且请回吧！”

“哼！你我之间也用得着这一套吗？好，我干干脆脆地回去！”

院长留下两张一千圆的钞票，托警察署转交渡部作为买饭的钱。他从警察署出来，坐在汽车里一时不知道到哪里去好，闭目冥想了一下。可能是跟署长之间因为这个伤脑筋的问题弄得心里郁闷了吧，觉得嗓子眼儿里怪恶心的。

于是他决定先不上医院，却告诉司机到自己儿子家去。当然，他也知道儿子不可能在家的。

“啊，爸爸，请吧！”

他向慌忙地出来迎接的儿媳妇真理子道：“甭给我弄茶什么的啦，把那个……那个和你有交情的太太给我找来！”

他把下巴颏朝中里家的方向努了努，就大踏步朝吃饭间走去。

“知道啦，是说的中里太太吧。”

身体不太结实的真理子可能是送走丈夫上班之后躺了一会儿，两手把弄凌乱的烫过的头发往上拢着就出门去了。可是她吓得脸色苍白地回来了。原来中里今天早晨让警察署给抓去了。真理子所以吓得面色苍白，与其说是因为和中里家住的这么近而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因此显得太疏忽大意，倒不如说是为了生怕公公追究自己推荐中里的责任。现在她才明白，公公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才不管是时候不是时候就来了。

“爸爸，那个……中里太太马上就……”

然而这位公公倒是满愉快地说：“啊，辛苦啦。中里君工作得满不错呀！”

“不知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儿？”

“中里先生呀！”

所问非所答，问题还没弄清楚，中里的妻子就来了。她的表情非常紧张。院长和颜悦色地向正要挨着纸隔扇坐下

来的中里的妻子说："啊，请坐。有点儿事想跟您说一说呀！"

"是！"中里的妻子很紧张地回答着。

"中里君工作得满不错呀！"院长把对真理子说的话重复了一下。"不过，中里太太，开销大概还是不够吧。将来慢慢地给他加薪。和别的同事的薪级也得保持平衡啊。"

中里的妻子突然热泪盈眶地说："那……中里的事您还不知道吗？"

刹那间，院长脸上显出了恐怖的神色，屏住了气息。

"是吗？果然这样，到底下手啦！"

院长满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才明白，自己是来迟了一步。他焦虑不安起来了。同时自己怨恨自己到头来什么都不知道。他咬着嘴唇，皱紧了眉头，模样都变了；这是他的老脾气。可是他的口气却很温和："中里太太，您用不着太担心。我想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而中里君回不来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到医院来吧。吃饭总不会发生问题的呀。"

他这么一说，情绪上也稳定一些了。

他再回到医院的时候，觉得大家都用更加奇妙的脸色看着他。给他拿拖鞋的冬子呢，吊着眼梢，一脸生硬的表情。院长心里这么想着，他自己也觉得头上象是扣了一顶铁盔般的沉重。生性温厚的院长，对别人说话还是非常和蔼："怎么啦？看你那表情，象个精神病人似的！"

冬子鼻子里冷丁地抽了一下说："太欺负人啦！"

院长想，今天这叫什么日子啊！他的眉毛又皱起来了。

“来过啦？”

冬子点了点头说：“院长先生，请您不要开除我！”

“你怎么啦！”

“警察说，要告诉院长开除我！”

“岂有此理，没有关系！他们还说什么来着？”

“向我打听中里先生的情况。”

“打听中里先生的什么情况？”

“上次到信州去的事情。问他好久以前到志贺高原去的时候，和谁见过面。”

“嗬！和谁见过面？”

“我说和谁也没有见过面。他说我撒谎，说把我也抓去。他还说告诉院长开除我。”

可是冬子还有一点事没跟院长说。警察还问她，中里在山里干了些什么。冬子说：“什么也没有干。我和中里先生、乔、桂子四个人搭星期六的夜车去的，星期天早晨搭开往高原的公共汽车上的山，吃的是用饭盒子带去的，没有住店就搭夜车回来了。在那里曾坐过游艇，唱过歌。”

“唱的什么歌？”

“唱了许多歌，我并没有每个都记住。”

在那里，冬子第一次学了《国际歌》，和乔他们一起唱过。她想，这一点还是不提的好，然而警察却抢先一步问道：“唱《红旗歌》什么的，挺开心吧？”

“没唱那个歌，唱的是《国际歌》。”

她脱口说出了这句话，警察就大声咆哮道：“看，怎么样？”

只是这么一点事，可是冬子非常恐惧。侦讯完了之后冬子一回到办公室，办公室的人们象蛤蜊一般紧闭着嘴，好象生怕挨着冬子一点边，不敢沾惹她。冬子很伤心，于是骤然怀念起中里和渡部来。她现在感到，和她站在一边的似乎只有院长一个人。

“院长先生，您知道中里先生的事了吗？方才他太太来电话了。”

“啊，知道啦！”

他俩正在小声谈话，这时一位年轻的女病人，仿佛很高兴似地从走廊的另一头朝他们这边走来。冬子一见，好象吃了一惊一般啊了一声，离开院长向门厅走去。即使在这种混乱之中，医院的活动还象平常一样，冬子必须按着常规行动。

女病人由她父母陪伴着，她自己手里拿着一双崭新的有着红趾袢儿的木屐。她对于周围的人好象视而不见的样子，甚至好象把正在向办公室里的人们打招呼的父母也忘记了一样。她一直穿过候诊室，很麻利地穿上了木屐，然后朝道路走去，随后又在道路正中间停下来踏步，好象是愉快地试试穿得舒服不舒服似的，把木屐踩得咯咯的响。护士长久米急急忙忙地追过去：“啊，江见小姐，您已经穿上木屐啦？虽然穿好啦，可是还请您来一下吧。一定要和大夫道

一道别才回去啊。”

这是对大多数出院的病人必须说的一句话。这些要回家的女病人，好象是迫不及待地想向这幽禁般的生活告别吧。她被久米拉着手难为情地走回来，她的脸色好似绿豆芽菜那样显得非常嫩弱。工夫不大，她的父母陪着她走出去了。她连回头望都不望一眼就走了。冬子目送着她的后影，直到望不见了，才回到令人感到抑郁的办公室。桌子上摆着一捆一捆的许多牙签。这是方才出院的女病人的爹妈利用农闲削的，送给医院表示点小意思。把这个分给大家，也是冬子的工作之一。

“姑娘，劳您驾！”

有人从小窗口递过来探病人的请求书。冬子站起来一看，来的是给病人当过替身的那个木屐店的老板娘。冬子看到她，就想起那个说地球得了中耳炎的病人的面孔。同时，她还想到，一本正经地说地球得了中耳炎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的那个精神病人的话，具有真实的意义。

冬子想再跟院长谈一谈中里先生和渡部先生的问题，就到院长室去了。只见院长一个人伏在桌子上鼾声大作。冬子不晓得他已经是接近生命的最后时刻的人，还在那里喊着：“院长先生！院长先生！”

（1953年）

李正伦译

阴　影

堀田善卫

老　人

在朝鲜开始新的战争，虽然已满一年，但在老人住处的附近一带，却连上次的战争都还未结束。首先是老人的服装，那满是缝口的旧陆军军人的上衣和那向同住的娼妇要来的美国兵穿的裤子，……这个模样，当他一面拾着烟蒂，宛如一个失灵的机器人形那样蹒跚走去的时候，就是把他的背景东京这座城市撤掉，换上缅甸深山里、死尸的臭气很快被茂盛的植物吸收一空的密林地带，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调和的吧。老人的肩上一前一后背了两个口袋，一个里头，同缅甸那些悲惨的士兵① 的口袋一样，几乎根本没装过象样的食粮，只是些当杯子用的罐头盒、一条从什么地方拾来的破毛巾、一盒火柴，再就是为了包裹一些特殊的物品——比如人家抛弃的还能保存一时的食物——而预备的报纸，还有一双筷子啦，从同住的自行车竞赛预言家那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到缅甸去充当侵略军的日本士兵。

里偷来的一支铅笔等等。在福利宿舍里，也同在军队一样，盗窃并不算什么越轨的行为。老人住宿的地方是浅草S町一百几十间并排建筑的所谓福利宿舍。这么说，也许会被误解成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的什么国家里的设施哩。正确地说，是这样一个长得骇人的名称："大东京简易旅馆组合联合会委托经营第四十×福利宿舍帐棚旅社希望之家"。即使这样，也还是可能再一次误解成一种什么完善的设备，因而必须说清楚，这"帐棚旅社希望之家"可真是用帐幕搭棚仅仅遮住天空了事的。也就是说，用只有过去造兵营的几分之一薄的木板作四面的围墙，朝天的部分盖上一块刷了一层油漆的军用帐幕，看来活象是长方形的箱子。不妨作这样的想象：就仿佛是一再抛进脏水沟里泡过以后再捞上来的一个装苹果的大箱子。这个"家"只有一个房间。而且从老人一直到同住的人们，说不定在哪里，可以说是毫无例外地都带着或者穿着前次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土黄色的用具或服装。在门柱——说是门柱，实际上是两根细细的杆子上面，除了挂着写了"大东京"云云长得出奇的词句的牌子以外，还顶着两个锈得开始腐烂的钢盔，活象无名战士的墓碑。战争已经结束了六年，社会上从上层人物开始逐渐脱掉了战争服装。在银座等的街头上，身上带着战争用具的人，除了占领军的士兵和警察、乞丐、捡破烂的、拾海藻的以外，已经绝迹了。前次的战争，宛如一块布正用熨斗烫着，它的余波逐渐被挤到福利宿舍帐棚旅社来了。被压得变了形的长方形小店，长长地排列在S町。住在这里

的男男女女，面孔都是紫黑色的，而且浮肿着。据老人看来，S町全体居民大概有一万人。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会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在压力之下被剥夺了长年从事的职业的人们，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来。老人心想，看势头还要逐渐增加的。

老人站在顶着钢盔的门柱中间，仰望着天空。当早晨七点钟的光景，就热得骇人了。被阳光吸干了水分的壁板翘了起来，连马口铁都不时在嘎巴嘎巴地响着挣脱铁钉的束缚。水沟也晒得干巴巴的，但它的臭味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消失；经常飘荡在周遭的还有那类似皮肤腐烂了的臭气和那以炸鱼饼为主的保健饭的气味。

老人忽然想到，昨晚吃的是什么饭菜呢？但如同往常一样，总是记不起来。伛偻着身子走出家门，从出租书铺的快活的老板娘那里用十三圆买了将近四百克的蒸白薯，边走边用门牙嚼烂，再用水送下。老人的一件痛心的事情，就是觉得槽牙几乎都掉光了，已无法可想，门牙若是再掉起来该怎么好呢！更严重的是，没有门牙，也就无法作生意，也就是说，不能先作一番演讲，然后叫卖橡胶炊帚了。

尽管战争还原封不动地留在这浅草S町，但战争灾害大部分都消灭了，如今已是绰有余力地发动新战争的世道了。因此，虽说是老人，生活也并不是经常穷困得非得一清早就吃蒸白薯不可。吃二十五圆的份饭的钱，口袋里并不是没有，但是老人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计划。所以，必须宝贵地留着口袋里的一百十二圆。

昨天下午，老人在浅草六区炸剩下的树荫里乘着凉，嚼面包充饥。然后，又拾起一个青年抛弃的报纸读着。至于那是什么报纸，是哪月哪日的，都不在乎。从老人的记忆模糊的往昔年代起，报纸的内容就是第一版战争，第二版赚钱生意，第三版死人，第四版菜园管理法和关于女人的事情。他认为，从医学上来看，自己恐怕是得了什么记忆力衰退症。不过，纵然是弄清了病名，也不会有什么办法可想吧。再就是他自己随意认定，自己大概是六十五岁上下——就是错了，也应该是没有什么特殊妨碍的。

话又说回来，纵使这样，若说老人对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兴趣，又绝非如此。在福利宿舍的房客中，他恐怕是最热心于读报的了。老人那副镍架眼镜，很少有模糊不清的时候，老人从报纸中搜寻着自己，自己的过去。看到八王子发生火警的消息，他就老远地跑到八王子去。深川的违法制造什么东西的走私犯遭到袭击，就到深川去。川崎发生杀人案，就奔往川崎。老人想找到自己，特别是自己的出生地；找到了，就搬出奇臭的福利宿舍，在故乡的城镇或村庄建筑一所单幢的房屋定居下来，在那里终老。

却说，昨天看的报纸上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在湘南地方的Y镇海滨游泳场，一对青年男女殉情自杀了。这种消息本来是司空见惯的，老人却突然觉得自己说不定是生在海滨城镇的。想来自己也很久没有看到那蔚蓝的大海了。凡是发生这种殉情自杀和杀人放火等凶杀事件的城镇，他的生意都必然会兴旺。所谓生意，就是方才说的先作一番演

讲，然后叫卖橡胶炊帚；不过，在那还拖着浓重的死亡的阴影的地方，纵然不卖橡胶炊帚，光靠演讲，也能赚足了房钱和饭钱。单凭演讲赚钱，总是愉快的事情。这样的时候，老人就觉得自己已经变成和尚或者是什么议员；于是就会想到，自己本来不就是个政治家嘛。老人知道，福利宿舍的伙伴们，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看作疯子，却一向不放在心上。单靠演说赚钱这种类似疯癫的作法行得通，疯人不就更有利嘛，他也这样想过。

老人今天的计划，就是要到发生过殉情自杀事件的Y镇海滨游泳场去。从福利宿舍的S町车站坐市营电车，大约一小时就会到东京车站，但他还从未打S町车站坐过。因为喜欢走路，特别是喜欢一出家门，就慢步走着想些事情，就是说想想自己曾经是什么人，现在是什么人。虽说几乎是完全谈不上有什么记忆力了，但也并不是说到了这种程度：似乎整个脑子都被一面雪白的帘幕完全遮住了。帘幕上开着好几个洞，还是可以望得见类似阴暗的过去的东西。这时，就想起了昨天的情景：把读过的报纸丢掉以后，站起身来从树荫下走到六区的木马游艺室门前，老人愣了一下站住了。上面没坐一个儿童，但木马却随着几十年前歌颂大自然之美的曲子，还有那首童谣《晚霞片片近黄昏》的旋律，滴溜溜地转动着。用呆涩的目光望着望着，脑中的白色帘幕又一下子开了个小洞，飞出来“四月十八日”和“轰炸”两个片断。飞出来数字，可不寻常。但这两个片断怎样连在一起，还有那木马同古老的歌曲有什么关系，都还搞不清

楚。除此以外，类似记忆的片断的东西，本来是很多很多的，但无论哪一个都互不联系，都分别地在帘幕上开了洞。既象是从那里闪出了阴暗的光线，平行地照射着老人探索的过去，又有时似乎从那里听到类似疯人的笑声。

尽管一切的一切都互无联系，但表面上老人对于这种互无联系并未感到任何痛苦。连续着的，不只是战争吗？只要外界的大事连续地发展下去，就帮助解脱了对于内心的互无联系的忧虑。大约在一年前的夏季，在朝鲜发生战争以来，说也奇怪，不是觉得生活稍微轻松了一些嘛，而且听他演讲的人也似乎多了起来。因此，老人早起走出福利宿舍以前，还着意地化过装。说是化装，也不过只是加上到大庭广众中所必需的东西，最要下功夫的，仍然是关于鼻子的事情。老人的鼻子缺少右边的鼻翅，一直到靠骨头的地方，肉都烂得光光的，因而两个鼻孔的位置就不调和了。在福利宿舍老是睡在老人身旁那张席子上的四十上下的娼妇，曾自作聪明地信口胡说过：他一定是生了梅毒，才把鼻子搞坏啦。据说有个让人发高烧来治梅毒的偏方，他一定是用那个偏方治过，才把脑子一块儿烧坏的，一发高烧，记事儿的家伙也就不好使啦。只是有时一入夜，右边这个尺寸不对的窟窿周围就往外冒白沫，痒得怪难受的；光说这一点，纵然是自己的鼻子，也真够烦人了。所以，大清早就得仔细地擦掉白沫，把一个用小刀削了商品橡皮炊帚的凸起来的部分，精心作成的假鼻翅，装在缺肉的部位，再用橡皮筋上边系在后脑勺上，下边在脖子上系好，才往外走。

心想走到隅田川的岸上，从那里搭电车。等车的当儿，“却说，敝人……”反复地低声背诵自己认为是自己名字的词儿和演说词，作好前去游说的一切准备。尤其是今天，要到必然有几万人游泳的海滨去呀。他把今天同大海联系在一起了。那里将会出现外国人吧，也就是将会出现很多能够理解挂在他胸前和背后招牌上的词句的人吧。老人所以望着好几班电车驰了过去，就是因为身上挂了这样的招牌，不大愿意搭这么拥挤的电车的缘故。

天没亮就走出福利宿舍，打扫过浅草区的每条街道的拾破烂的人们，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他们都向老人打招呼。老人缩着干瘦的下颌，举起右手还礼。为什么只能这样缩着下颌，也就是说这么生硬地还礼呢？虽说是为了身前背后都挂了招牌，还装了自制的补助鼻翅，身子不能敏捷地动作，实际上，是因为老人不喜欢这帮拾破烂的。究其原委，就是因为不管你收入怎样多，在福利宿舍也尝不到安眠的乐趣。首先是那里仿佛有一条长途跋涉归来的蜈蚣，把它几百只脚上穿的鞋子，一只一只地脱下来，足足要用上一整夜的时间一样，通宵都有人在穿木屐，或者脱鞋，喧噪声不绝于耳。

开始上人了。老人正了正滑下来的眼镜的位置，缩着下颌，左手象握战刀一样握着竹杖，挺起了胸膛。这时，遇到伙伴们走过，右手就很自然地举到军帽前面来，甚至想到自己说不定当过军人哩，而且，还一定是军衔较高的将军或是什么军官吧。就是从名字上加以考察，也一定是个士

族①呢。……

"这是干什么呀，这个老头儿。"当他把招牌撞得哗哗直响，敏捷地挤进车里的时候，听到有人这样说。这是一种欲笑不能的沙哑得令人诧异的声音。假若不算是过分夸张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过分悲哀的声音。老人一向认为嘲笑自己的人，特别是青年男女，都是些可怜人。回头一瞧，身边有两个身穿花格衬衣的青年流氓，就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一个青年就象外国人那样缩了一下脖子，向另一个同伴说："你说啥呀，啊！瞧哇。说是日本独一无二的演说乞丐哪，说是败仗的产物，深渊里的伟人哪，嘿嘿！"

这里，把招牌上颂词的末尾几句记下来供参考。方才那个流氓念的词句写的是英语：LOOKAT THE ONLY ONE BEGGER, WHO IS THE GREAT PRODUCT OF THE DEFEATED JAPAN。② 这几句是大字，另外还在二尺见方的招牌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写的是：听吧！日本——苦雨凄风世路难，冉阿让讲述的人生哀史。发表自作的鼓词和相声，讲述通俗的道德、宗教和哲学故事。

他

他被孩子纠缠着走出了家门，心情仍然不好。平素，在

---

① 士族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授给旧幕府武士的族称，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现已废止。

② 请看我这个独一无二的乞丐，乃战败的日本的伟大产物。

生活面前已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屈服——即使是委屈地活下去也还是相当艰苦——不牵连任何事情，竭力想马马虎虎地活下去，就是在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件，或是在身旁，比如在公司或工会等处发生了什么带有关键性的事情，他都会说："嗳呀呀，幸亏不是我。"但是……当然这心情不好的原因，乃是由于今天早晨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剥下了他这张"马马虎虎"的皮。因为是个难得的星期天，尽管阳光直刺眼皮，照得眼睛里通红一片，满身大汗，总还是想再睡一会儿。"起来呀，爸爸！快点儿。昨晚不是答应啦！"

儿子良太郎骑在他身上，悄悄地把汗水淋漓的小脸蛋儿凑到眼前来了。孩子的汗水跟大人的不同，闻来臭味较轻，但这也足以叫他担心那拥挤的电车，心里一厌烦，就不想起床了。后来，好不容易总算起来了，可是又来了一个奇怪的客人。看风度，好象是大学生，一个戴眼镜的姑娘。

"这叫作兰杜姆式调查法，按职业和年龄大致算出人口比例，就在这个范围以内，请您对随便什么人提出您的随便什么意见，就是这样。当然，不是强迫，所以您若是不愿意，或者没什么意见，不填也可以。不过，还是请您务必……"

"…………"

女大学生的体温似乎比外界炎热的阳光的温度还高，脊背和两乳中间的地方热汗湿透了白罩衫，头发里也直流汗水。

"哦……随便对什么人，随便提什么意见，嗯。"

"是的，您若答应，那可真感谢您啦！"

“啊，不过请你等等，所说的感谢，是谁感谢呢？是你吗？还是……”

“是啊，对我也会有帮助的，再就是我想这种调查把舆论的动向弄清楚了，对社会也有好处呀。”

“的确是……不过，我不晓得这种调查的规模，如果规模搞大啦，说是‘随便’填的，但挨个儿调查下去，再保存起来，最后就会作出全体国民的思想调查卡片一类的东西。这不就帮助了特高警察——不，反正是帮助了什么人吧。”

“不，您说到哪儿去啦，这跟政府和警察丝毫没有什么关系呀。”

“干什么呀，爸爸？”良太郎去海滨游泳的兴致，受到了阻碍，就站到墙边去用气愤的神情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这时，他忽然把汗渍渍的小手放在爸爸肩上问了一声。

“是舆论调查呀。”

“舆论嘛，我们学校也调查哩。”说到这里，中学一年级的良太郎，把嘴凑到耳边来，似乎是要父亲警惕的样子，严肃地低声加上一句：“写了共产党的同学，后来被校长叫去啦！”

“说明和填写的方法，都写在这张纸上啦，读一下就明白；我们调查员为了作到公正，不能作任何说明，免得影响别人。”

听腔调宛如在照本宣科地朗诵一种说明书。突然闯进来的调查员，说是不能对他的调查施加影响，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但无论如何也还是有点顾虑。首先，住在川崎市×

×镇Q钢铁公司宿舍的一个千真万确的特定的人，被当作随便什么人，提出随便什么意见，特定的人的意见怎么会变成随便什么人的意见呢？但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就变成特定时间的特定舆论了。这样做还“对社会有好处”。他似乎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极为准确的数学上的一个因子。这是极为合理的，但总觉得在这合理的面纱的深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严肃得发了狂的什么东西，正在窥伺他。女大学生呈露出一种放心的表情，似乎在说：“哎呀呀，您真答应下来啦！”接着，她就向正在捏饭团子的八重子要一杯凉水喝。这位女大学生要变成权威人士，比如说保安调查官，只要一霎眼的工夫就够了。八重子表现出一种良民接触到权威人士时的那种特殊神情，拧开了水龙头。“表现出”，不，不是“表现出”，而是当他往老婆那边一望时，感到她也学着他的样子做出了这种表情。

“爸爸，快点走吧！”

“悄悄地等着，爸爸在办一件要紧的事情呀！”八重子说。

政党、警察、新闻、广播……巨大的类似长毛象一类的东西，一一提问人们对它们的信任。调查是周密准备过的，每一个项目的回答栏里都写着“不知道”的字样，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不管能否信任，不知道的时候，总是不知道；不管是否做过应该信任的活动，不知道，也仍然是不知道。从这里闻到了一种气味，这就是完全没有暴力成分的暴力。知道与否，甚至想适用一种不确定性的原理了，就象

是生活在量子的世界里一样。汗水频频地滴下来。刚刚起床不久，双肩就感到很疲劳了。按着各个项目填着记号，他尝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疯子般的感觉：就仿佛他自己、老婆八重子和良太郎，都被这种疯子似的东西包围起来，忍耐着活下去，而世界又似乎一刻甚似一刻地从家庭这个框框里被挤了出来，向四面八方扩展开去。这样，越看就越发认识到，同这群征求人们是否信任它们的长毛象，每天在报纸上和广播中都有接触，但同它们却没有什么联系，至少它们几乎完全没有扎根在他的心灵中。

“就完吗?”儿子又在催促了。

“就完啦。”

最后一项是关于学生时代的事情。出生的故乡城下镇闪映在脑际，他是从那里的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自己回顾一下学生时代，必须承认，当时最为关心的事情，与其说是用功学习和进行实验，不如说仍然是千方百计设法要在战争中保存自己的生命。这是很少有希望的事情。这种没有指望的令人战栗的感觉，竟越过在缅甸的悲惨遭遇，一直遗留到今天。

“……给你。”

“谢谢您啦!”女大学生接过调查表，擦着汗郑重地行礼道谢。但他丝毫也没感到高兴。大学生摆动着驼背的身子拐过胡同去。当她的姿影消失以后，他忽然感到自己恢复了八重子的丈夫、良太郎的父亲这种地位。接着就又想回忆起那个直到方才还坐在这里的大学生的面孔，但竟连梳

短发还是烫过的，都似乎记不清了。只觉得仿佛是随便一个眉目不清的人来过了。

“那末，就该……”良太郎用大人的口吻说着，背起手来，大步在屋中走动着。

一家三人一起站在门厅的洋灰地上，竟把狭窄的门厅挤得满满的，简直都不能转身了。在这里，三个人竟展开了应该穿鞋去，还是穿木屐去的争论。八重子顽强地主张阿爸若是穿木屐去，就分不清是一年一度去海滨游泳，还是到市场去买东西。她这种顽强态度无意中使他吃了一惊。因为他还在记着刚才她拧水龙头时的情景。良太郎却担心这样磨蹭下去，那就不光是“舆论调查”啦，不晓得还会发生什么故障。

“鞋和木屐，什么都好，快点走吧！”

引起争论，是由于他无意中说出的这样一句话：在海滨游泳场那种地方，人心向着辽阔的大海舒展开去，就分散了注意力，因此，即使把鞋寄存在咖啡馆里，也有被偷走的危险。结局是良太郎的主张通过了，才消停下来。他穿短裤和木屐，八重子穿凉鞋，良太郎穿球鞋。

挤进名字倒很凉爽的客满电车“凉风号”，穿木屐还是穿鞋的争论还不时萦绕在脑际，他总觉得这有多么无聊啊。争论的结局是他穿木屐，良太郎和八重子穿鞋，三个人一起流了汗，这有多么无聊啊。争论过，这是事实，但他丝毫也没因此而对两个对手抱有憎恶的感情。若是平日，这种冲突的余波起码要荡漾那么个把钟头哩。穿木屐，还是穿

鞋——多么无聊啊……

但是仔细想来，这木屐和鞋的争论，难道不是家庭生活本身的一个象征嘛。也就是说，这是日常生活琐事。如果从根本上总认为这是多么无聊的事情，那末结果，生活本身不也会变成无聊的没有意义的事情吗？也许是被一种同生活没有联系的什么东西，把生活的意义抽干了，剥夺了吧？或者相反，也许不过是由于对方同生活毫无联系，而在表面上生活就变成无意义的吧？他想起了一种象是发狂而却是严肃的东西，这是从今天早晨的来客和调查表的背后感觉到的。穿木屐还是穿鞋？

"可不是闹着玩的……"

坐着的乘客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在打瞌睡。当然并不是心情舒畅地在睡觉，而是因为一摇晃就涌起一片波澜，站起来座位就被抢占，在到达目的地被解放之前是无可奈何了，再加上每一个人日复一日重重积累下来的疲劳，笼罩在车内形成一种压力，万般无奈才睡觉的。睁着眼睛的，有一半人都在吃东西。站着的乘客，一有座位也都立刻会变成这个样子吧。站在身旁的两个年轻女人，把两只湿漉漉的胳膊推过来了。两个人都涂了特别厚腻的口红，头发染成褐色，腰部粗得都要胀开啦。良太郎挤到对着的两个座位当中去，独自享受从车窗吹进来的风。此刻，他正在出神地望着父亲。在被解放以前，全体乘客都被置于毫无意义的境地。但是，能说这毫无意义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他不觉低声脱口说出这句话的当儿，良太郎向着他咧嘴笑了一

笑。但似乎并未听清父亲说的话，一转身就又向着窗外眺望了。八重子抓着他的尼龙腰带，吃力地喘着气。蓬松的头发粘在鬓角，眼睛陷了下去。他忆起背着良太郎到大船一带去采购白薯时的情景。车眼看就要驰到大船车站吧。

"您听我说呀，"身旁的女人用沙哑的声音向身材短小的同伴开了腔，"乔[1]那小子呀，说是后天到朝鲜去，真可怜哪！"

"他是那么说的呀。"

出乎意料，不，丝毫没有出乎什么意料，答腔的是东北[2]口音。八重子听到这话，脸上浮起了一种似乎得到了挽救的微笑，大概是仍然怀着反感吧。他也暗地里向她微笑了一下。从一开头他就发现，附近的乘客都很自然地把视线集中在两个女人身上了。

忽然发现良太郎背靠着窗户紧紧地盯着他这边。不是看他身旁的女人，而是望着作父亲的他自己的脸，不，是透过面孔望着他的心灵。很显然，孩子的脸在说，又要开始嘟囔啦。他因为早上没有充分的时间，所以都是躺在被窝里读晚报。良太郎也有这样的习惯：总是凑过来同他躺在一起，趁他读完一段消息，正要读另一段消息的空隙，说："又念这个啦，唠唠叨叨，嘟嘟囔囔地……"

现在良太郎也噘着嘴，简直同那时那种嘲讽似的神态

---

① 乔是美国兵的名字乔治的简称。

② 东北指日本东北地区，北海道以南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山形、秋田等县。

一模一样。

被孩子这么一盯，他脑子里琐琐碎碎地想着的事情，忽然分散开去消失了。是啊，一遇到从正面冲上来的，特别是要用权威的力量威胁生活的东西，他的联想立刻就会失去连续性。

这一切都消逝以后，电车驰到了大船车站。谁知车门打开来，一直就不再关上，老不开车。三分钟，四分钟……车内加倍地笼罩着酸性的臭气。在臭气中，全车的乘客都嘟囔起来了。八重子也摇着瘦削的肩膀说："怎么回事呀！"

方才用"爸爸又要开始嘟囔啦"的神态盯着他的良太郎，也似乎感到难受的样子嘟囔起来了："爸爸，电车怎么搞的？"

"这班是临时加开的，一定是在等别的电车开过去吧。"

他刚刚答过话，扩音器就响起了不知是命令还是解释的声音："因为有占领军的列车通过，请稍候一会儿！"

于是，坐着的大部分人都似乎了解了，住了口，用杂志代替扇子吧哒吧哒地扇着。但是，站着的人们却反倒越嘟囔越响了。

"看，那群'伴伴儿'，混蛋家伙！"

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尖锐的喊声。于是，他决定客气地溜一下身旁的两个女人，看看她们的反应。这一来，忽然发现，她俩从乘客们一开始嘟囔，就静悄悄地一声不响，眼睛注视着窗外对面的站台。她俩都相当紧张，张着嘴，眼睛已意识不到别人的视线了。被这种神情吸引着，他也顺

着她俩的视线望过去。

“爸爸,怎么老不开呀,闷死啦!”

“嗯。”

这是战败以来,久未见过的光景了。隔着一道站台,在那面的站台旁停着一列黑紫色的火车。身穿土黄色服装的人们都从车窗探出身子来。到处都站着女人,正同探出上半截身子来的人们拥抱在一起。无论怎么看,女人都象是日本人,似乎同他身旁的两个是一类的。方才那尖锐的喊声,恐怕就是对着这般光景发出的吧。

“啊!……”

黑色列车开动了。女人们扬起一只胳膊来小步跟着向前跑着。这班列车好象是通过岔路驰到他们乘的电车这条轨道上来,一会儿就不见了。但电车还是老不开动。乘客的嘟囔已不是单纯的嘟囔,而变成对于黑色列车的去向和命运的评定了。身旁的两个只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就不吭声了。这时,他发现这两个涂了口红、电烫了头发的女人那下摆过长的西服是借来的。她们把隐藏在乔装的外表里面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高个的女人眼里含着泪水,身材小巧的那个用焦虑的声音说:“瞧,您呀!”

这时,四个女人猛然从敞开的车门拥了进来。原来他们这节车厢停在最接近站台的楼梯口的地方。刚刚挤进来的四个人,猛力把站在门口的人们挤了一阵子,看看腾出自个儿站脚的地方来了,就团团地搂在一起,轻微地抖动着肩膀和脑袋。她们在哭。他感到这是多么愚蠢啊,但同时又

觉得这个样子叫人可怜。这当儿，还是没有任何开车的消息,人,简直都不成样子了。电车开动了。良太郎在睨视着他的面孔。八重子极力不往女人们那边看。

“唉,唉!”

八重子仰着头望了他一眼。良太郎从窗子里探出头去在做深呼吸。

走了好一会儿，只听身后掀起了爆炸般的哄笑声。“……呀!”随着笑声,传来了一种把母音加重和拉长了的沙哑得出奇的声音:“美国呀，日本呀，都将被死神缠着死去!几句前言述罢……”

海　滨

尽管人们在嘲笑,或是干什么,都没有什么关系。老人耳朵聋听不见。但是他感到，向这群待在不适于思考问题的环境中的听众发表演讲,仍然是不妥当的,但又不好半路上停下来。老人周围的汗水淋漓的人们,口角都在痉挛着。必须再重复一遍,于是就更提高嗓门,但是周围的人们却觉得声音好似自个儿从老人的喉咙里冲出来的。

“……被死神缠着死去。几句前言述罢……”

从自己嘴里讲出的词句,老人的耳朵大部分都听不见，只觉得两鬓火辣辣地作痛,脑子里的血管眼看要破裂了。

“……死去。几句前言述罢，却说为了预防原子弹轰炸,在撒了二氧化碳的屋子里,把盛了食盐的器皿加热。这

样，屋子里就消了毒……”

没有家属，没有家庭，没有记忆，没有财产，鼻子也缺了一半，连住处都不能固定下来。即使这样，也都一向不能以轻松的心情度日。直到现在，老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觉得就是在那里死去也安心了。在记忆的——假如这可以叫作记忆的话——暗雾中闪烁着一种余晖：这就是他曾回肠百转地思考过，自己死的时候，再不要众多的人们被强迫地聚拢在一起死去或被杀掉，而是要自愿地死去。但是，究竟是遇到什么环境的刺激，才产生了这种想法的，就不大清楚了。

Y镇好似所有的人都出门来了。都煞有介事的样子冒着正午毒烈的阳光开了店铺。老人依然是按照新到一个镇子上来的习惯，用鼻子嗅着这里的气味走去。来到拐角的地方，忽然仰起脸来，看到这湘南地方拥有海滨游泳场的镇子，既没有古城，也没有洋楼，只有一片天空。在这片天空下面，老人也跟着络绎不绝的人群向海滨走去。沙土飞扬直呛嗓子。不一会儿走到了海滨，这里足有几万个戴了各色花帽的脑袋密密麻麻地在沙滩和海水中蠕动着。一群群西洋人只穿了一条短裤，戴着乳罩。这时，老人突然想道：“慢着，我曾经去过哪个西洋人的国家吧。”一见到新奇的东西，老人的心灵就想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姿影。就是这挂在胸前和背后的招牌上面的英语，也可能不是求别人写的，而是自己写的吧。老人在人的浪潮中走着，发现两座洋房中间一尺宽的夹道里头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挤了进去。

一瞧，是一筒还剩有一半的豆类罐头，就拾起来，从夹道的另一端走出来，那里原来就是海边了。只觉得视线一霎时扩展开去，映入眼帘的既不是大海，也不是裸体的人群，而是一排人工造成的直线形的东西。那是同周遭的东西截然区别开来的光彩夺目的黄色栅栏。在这排栅栏里面，白种人和黑人五六人一撮，六七人一堆，悠然自得地躺着，或是在玩球，或是在忙忙乱乱地游泳。然而，如回过身来背向着黄色的栅栏远远望去，从张着大口的苇棚咖啡馆到海边，不，一直到水里，只能看到一片裸体的男男女女，严严实实地盖住了沙滩和水面。于是，老人脑子里的帘幕，又开了一个洞。他感到曾经看到过同样的一群裸体的人，虽然没有这么多，但也在仰卧着，俯爬着，踉跄地奔走着，或是坐下来的光景。而且不知为何，要从这个洞来探视这层暗雾，总觉得有些踌躇。老人心想，即使到了这把年纪，也还是觉得恐怖。那时也感到格外热——不，这么说用词不当，不是热而是烧。一个少年就在身旁用指头揭开肩头上的皮肤，好象在处理一件珍贵的东西，全神都贯注在指尖上。掀起的薄皮是透明的。似乎是那时看到的皮肤，蔓延得范围更大了，就不再是透明的。也有的人拖着一下子剥落下来的一片破烂的皮肤，慢腾腾地走去。这究竟是发生在哪里的、什么样的重大事件呢？

老人身边聚拢了很多人，满够得上发表演讲了。白种人或是扶着黄色的栅栏，或是坐在上面，指着老人的招牌在哈哈大笑。老人高高地举起右手，充满灵感地发出了第

一声："东山啊，三十六高峰，静静地安睡着啊，半夜三点钟——听见吗？听见了吗？——忽然响起了原子弹的爆炸声，接着又响起了氢弹的爆炸声。听啊，咕咚！"

鸦雀无声。往常在街头演讲的时候，一开头不管是谁都要笑出声来的。难道说这群光着身子的家伙们不是人吗？这群一触似乎就要跳起来的、长着活象烤肿了的皮肤的男男女女，谁也不笑。但是，凭靠着黄色栅栏的、彩色画报广告中的人们，却自始至终哈哈大笑着。

好不容易从电车里解放出来，良太郎要上厕所，他就带良太郎到公厕去。在厕所前面等着的当儿，却迎面碰见了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人。这人是他在担任验收承包零件的工厂交来的成品的时期，一个经常前来办交涉的五十岁年纪的汉子，姓A。他供职的Q钢铁公司对这个小工厂所做的零件，总是拖欠加工费，都六个月没有付了。A常常摆着哭丧的脸盯着他验收。工厂由于公司不付加工费，而借了高利贷，正在垮下去。另一方面，这个钢铁公司却规定半期分八千万圆红利，股票价格涨到有价证券票面额的一倍。工厂交来的成品，不合规格的当然要渐渐多起来。A一喝酒就真哭一通。他曾代他们向公司交涉，说一定要付加工费，就是因为拖欠不付，不合规格的成品才多了起来。有时甚至用更强烈的言词提出抗议。A还送过礼物给他的妻子。当他第三次提出抗议的时候，公司就要他到人事部去。那里，命令他转到研究所去工作。意思是，不愿去就辞职好啦。当他把降职到研究所去的决定告诉八重子时，她那种近乎

轻微的蔑视的表情是无法忘记的。不光是因为她收下了人家的礼物，而是真心同情A。她脸上的神情似乎在说，是因为您坚持的方法不好呀。A的工厂倒闭，股票廉价出兑给Q钢铁公司系统的股东。营业部长A被赶了出来，在厕所前面插了小旗，呆呆地坐在那里卖冰棍。"少见啦。"两人寒暄着，脸上都泛起愁容。他叫从厕所里出来的良太郎再进去洗洗手，买了A的冰棍。

柏油路不少地方都融化了，使人感到似乎是走在泅上陆地来的鲸鱼的脊背上面。里边已经在腐烂，就象我自己的内脏一样。他漠然地感觉到，这种腐烂的臭气又冲回自己的胸膛。八重子那种对于一年一度的海滨游泳的兴致，受到疲劳和酷暑的夹击，只一味转动着两只光闪闪的眼睛，频频地用手帕擦着前额和鼻端。良太郎的鼻子旁边，积满了黑色的尘土。好不容易才挣扎到海滨游泳场门口，良太郎第一个嗅到的就是那炸猪排的气味。

在水里，良太郎一个劲儿地直跳，从脸上的神情看来无法判断是高兴，还是悲哀。八重子脸上多半是呈现着悲哀的神色，她昨天夜里熬到深夜才织好的游泳衣，由于毛线不够，裤衩织了单层的，在没不到腰的浅水里，总觉得要向前弯着腰才成。真好象是来到一处不三不四的公共澡堂似的，八重子一会儿蹲下去，一会儿站起来，再不就往肩膀上撩撩水，望望那边，瞅瞅这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使她难为情的样子。但也看得出，内心里又似乎潜伏着这样的一种感情，觉得自己往常并不是这样啊。脱光了身子也并不是容

易的事情。断然毫无顾忌的，看来只有“伴伴儿”了。他心想，真惨哪！一家三人为了找一块能够宽心休息一下的空隙，流着汗水蹓遍了整个海滨，最后才奔波到“国境地带”，在警察的“国境”监视哨岗楼后面占据了阵地。近处的黄色栅栏里头，肌肉丰满得都要把华丽的游泳衣胀破的西洋女人保留着宽绰的间隔聚集在一起。因此，他们不管怎样，也都要处在同这些西洋女人作比较的地位了。

中学一年级学生良太郎还不大会游泳，决心要在今天一下子学会。夫妇二人换班拉着儿子的手，帮助他练习游泳。但是，还要不断地留神背后。撞上谁，被撞的马上露出不愉快的表情，撞了人的也立刻要陪礼说:“对不起！”这样，每个人就都要经常准备着以自己独特的神态做出这种或那种表情来。哪管是在共同的天空下面，游着共同的水，若把隐藏在个人内心里的东西，赤裸裸地解放出来，也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妈妈好，爸爸个子太高，不得劲儿！”良太郎说了。

乘此机会，他把孩子交给八重子，径往海中游去。

来一个仰泳眺望天空，只望到七八片花蕾似的云彩，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这几片云彩，映在他从垂直的角度仰望着天空的眼睛里，却变成了不可比喻的紧张而充实的存在了。这种紧张，似乎到了这种程度: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一件多么小的事件，它整个就会变质和变貌。同这种情况比起来，他的眼睛简直同白色帘幕上处处开着的洞没有什么差别了。象一具死尸似地漂在水上，起初还担心会

不会往耳朵里灌水，不久就连这一点也忘掉了。这当儿，在他脑子里的白色帘幕上开着的洞中，最靠近他的景象是今天早晨的客人带来的调查表，也同他自己的身体一样，在漂浮着。厕所前面的A先生和卖冰棍的旗子，在调查表旁边摆着哭丧面孔。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总觉得自己犹如一片浮萍般的丑角演员，仿佛就伏在那张纸上任它漂流到一切地方去。又仿佛觉得那张纸，是一个被吸墨纸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吸走了灵魂的空壳；似乎自己并没有活着，一点也没有……只是一个空壳在漂流着。突然，他一下子翻过身来拚命游起来。脸上一派简直可以说是恐怖的表情，活象一条鲨鱼正在追他。

"诸位先生！诸位先生想活呢，还是想死？想活吗？想活吗？是说想活吗？是说再不想活下去吗？嗳，怎么样？想活吗？想活吗？还是不想活呀？若是诸位先生都一齐说想活，诸位先生的世界就会得救。若是有人不想活下去啦，哪管他只有那么一点点想法，比如原子的半径的五千万分之一厘米那么一点点想法，那时，就要为这些有这一点点想法的人们送来啦，——啊，原子弹！啊，氢弹！……"

他气喘吁吁地跑上沙滩来，刚躺下去就听到了这声音，说得真是太有道理啦。于是，又一下子坐了起来，朝声音那边望去。人山人海，无论如何也要挤进去——从那里又传来演讲声。

"想活吗？想活吗？还是不想活呀？"

海滨装了无数个扩音器，不停地散布着嗓门又高又尖

的玩“冰高”① 的叫声、报告捡到约莫几岁的幼儿的喊声，还有音乐、流行歌、广告、垒球比赛实况等等。十分沙哑而且带有几分瓮声瓮气的声音，穿过这种种骚音，冲击着他的耳鼓。

“是说想活嘛……”

站起来走过去，挤个缝儿一瞧，他愣住了。一位好似在缅甸前线把军官服穿烂而又穿了士兵服的师长模样的老人，站在人群的中间。鼻子有一半分外红，高高地扬着右手。在“国境”的那一面，白种人在哈哈大笑。但是，光身子的日本人却谁也不笑。一些嘴角上露出几丝微笑的人们，不时地用眼睛溜着栅栏里边的白种人，似乎在想，不笑可不好吧。

“想活吗？还是不想活呀？美国呀，日本呀，都将被死神缠着死去！几句前言述罢……”

他想起了在电车里听到的演讲，啊，那就是这个老人的声音呀。

老人有点发愣，日本人都没笑，可外国人一开头就哈哈地笑个不停。不过，还有更使老人惊讶的哪。

“把盛了食盐的器皿……屋子里，就消了毒。”当他说到一个段落，以“N.H.K.”② 结束讲演，放下右手时，日本人忽然哄笑起来。他捧着空罐头盒走到他们面前去，他们却

---

① “冰高”是一种赌博。

② N.H.K.是日本广播协会电台的呼号。

硬充内行的样子说什么："原来是个'疯'字号的！"① 然后就纷纷走向兼弹球房的苇棚咖啡馆，或是到海边去了。老人听到身后有什么声音，只见外国人这回一点也没笑，都用亲切的面孔望着他。接着，有三个女人似乎是代表他们给了一些钱。老人这才发现到底还是不该到海滨来。这群光着身子的人们没有预备装钱，不，装钞票的口袋呀。给钱的外国人，也仅仅是夹着手提包吸纸烟的三个女人。不过，纵然如此，也还是得到了四百圆。老人的军服里头，流了一身汗，缓步踏着沙滩走去，只感到脑袋瓜儿痛得都要裂开了。

这个要饭的老家伙，说什么想活，不想活呀。一家三人在吃着带来的饭团子。良太郎和八重子并没有感到什么想活不想活的问题。饭在嘴里嚼着就很香甜。

老人沿着发散着臊气的一排咖啡馆的房后走过去，面对着海滨游泳场边缘的一条河坐下来嚼着面包。本来可以在海里游泳，但有些孩子偏偏要在这浑浊的河水中玩耍。在河里游泳，——老人的记忆的帘幕上开着的几个洞，似乎又在发痒，也在发痛了。自己小时候，确实也在河里游泳过，那是什么地方的河呢？总之不是一条象这样浑浊、水也不知是否在流动的河。银白色的飞机从天空掠过。没有声音。是啊，从河里一抬眼，就望到了白壁的古城。那是城下镇。本来那才是自己的葬身之地——但是，为什么不能马上到那里去，是什么在阻碍着自己？当老人的网膜上的飞

---

① 意思是："原来是个疯子！"

机已经消逝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忽然又冲来了飞机的轰鸣。这声音冲击着老人的鼓膜，天空中一条白色的云柱在回旋。

究竟是什么东西闯进我同八重子、良太郎中间来捣乱呢？娘儿俩在努力吃着饭团子，而只有我偏偏要被那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的话纠缠着。想活吗？这还用说！——一霎时，闪烁着白光的东西掠过他的眼角。“直升飞机！”良太郎喊叫着站了起来。八重子呆呆地张着嘴，眯缝着眼睛朝光秃秃的天空望去。舌头上面还留着几颗饭粒。她自己织的游泳衣的胸部露着乳头，简直象是已经没有乳房而只剩下乳头了。他把饭团子大口地塞进嘴里，又躺在沙滩上了。天空里飘着白云，好象被一种喷射的力量往后面吹着，在退向远方。传来了白种人明朗的笑声，侧过头一瞧，那里有黄色的栅栏。一个穿着紧箍在身上的外国制尼龙游泳衣的日本女人，正隔着栅栏同一个白种人说话。突然，他受到了一种念头的袭击，就在自己的胸膛里惊叫了一声：“哎呀，我的脊椎骨在哪里呢！我的脊椎骨被抽了出来，搭了栅栏，涂上黄色油漆，任凭风吹日晒。想活吗？想活吗？还是想死去？……”

这是怎么回事呀……把各种铁片浸在蒸馏水、食盐水，或者是肥皂水里，各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然后来检查生锈的程度，每天用显微镜照，写报告，在工会大会上尽可能坐在后面，不牵连世事，领工资，回家去，读晚报，再就是嘟嘟囔囔，这是什么呀？被一层丑陋的厚厚的锈

遮住的，并不是实验品的铁，而是进行实验的他。人身上的锈，正反过来被铁实验着。铁这个词，原来在印度日耳曼语里意思是"发光的东西"。研究铁锈，这当然是件重要的工作。但只这些还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实验者身上生了厚厚的锈，不，实验者变成了锈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意义变成"发光的东西"。穿木屐，还是穿鞋的争论，被认为没有意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时，在门厅里真不该说什么饭团子是不是会馊哇。只有他一个人把消极的耻辱和丑闻带到耀眼的阳光下面来，玷污了大自然。这样，他也才了解到，这种耻辱和丑闻起源于遥远的战争时期——不，起源于在那城下镇的河流中游泳的少年时代就延续下来的、爆发了多少次的事变和战争。不是在八月十五日战败，而是从遥远的少年时代就屡次战败的，战败这件事变成了生活的内容。如今是被事变占领，被战争占领，被占领占领，被学校占领，被军队占领，被公司占领了，连骨头都被抽去搭了栅栏。铁不常磨立刻就生锈，而锈就不是铁。老人疲惫不堪了，满怀惆怅，心在悸动，头在痛，喉咙干涸了。但周遭却只有多得无量的不能喝的水。老人背向河水站起身来，再一次高高举起右手："听着！诸位先生，听这败仗的产物、深渊里的演说乞丐、日本冉阿让的呼声！各位先生，正象这里写着的——"老人抚摸着挂在脖子上的招牌，指尖没有感觉。"——敝人是败仗的伟大产物。诸位先生，也是产物。"老人突然提高了嗓门。"啊，原子弹的世界，氢弹的世界，随意可以要你生，要你死。电钮就是仇恨……"

有四五个男女被吸引过来，都晒得黝黑，脸上直发光。穿着衣服的人们也聚拢过来了。看这种模样，今天光靠演讲，也足够了。其实，就是在海滨游泳场卖橡皮炊帚，也是卖不出的啊。他又倏地坐了起来，方才那悲惨的老人的姿影又浮动在眼帘。军服、军帽、假鼻子，东山啊，三十六高峰，静静地安睡……紧接着响起了原子弹的爆炸声。我憎恶，我憎恶！

“爸爸，来呀！别在那里嘟囔啦！”

八重子在没膝盖的浅水里，象狗游泳那样，伸出下颌来，用脚啪啪地打着水。大概是她叫良太郎喊爸爸的吧。八重子完全沉醉在快乐的游戏中了。

“啊，阿爸，瞧哇，又冲过来啦！”那平平的胸脯露出乳头来，或是别的什么，已经都不在乎，只顾半闭着眼睛一个劲儿地喊叫了。从下午起，波浪从远处的海面冲到海边上来，在聚集着人们的地方高兴地哄笑着。波浪龇着白色的牙齿一笑，人们也高声地叫着跳起来。八重子和良太郎被海水吸去体温，嘴唇都变成紫色，仍然在狂热地玩着。人们象软体动物似地随着波浪起伏。一会儿，同波浪玩够了，良太郎也许是忽然想起了陆地，就向妈妈说：“妈妈，弹球去吧。”

“啊，你怎么成啊，还是孩子嘛。”

“不对，妈妈也弹弹，偶尔玩一回呀。我去打掉几个酒瓶子。”

八重子溜了他一眼，母子二人就拨开浪花，拉着手往岸上走去。他被丢在海里，只好又向深处游去。仰着身子游，

海浪静静地把他漂上漂下，只觉得自己啥也不想——这样极为短促的时间似乎在延续下去。这种延续着的东西，似乎并不是想活不想活之类的想法。一个裸体汉子张着大嘴从身旁漂过去了。他吃惊地回头望去，证明那人不是溺死鬼的，只有脚脖在微微地动着。别人从旁看来，他自己或许也会被认为是一具死尸呢。他要去找妻子，就向海岸游去。方才也是这样，就是在他做出最适合于自己的姿势，也就是说伸直了利己主义的双臂，仰着身子死鱼般漂浮着的时候，为什么立刻就会被弄得大吃一惊呢？被波浪追逐着游回来的时候，他省悟到，就连八重子和良太郎二人，也抛弃了这样的他，走向人们聚集着的地方去了。同时，他眼睛里又看到了A那哭丧着的脸。为什么不提到工会去，再作一番努力呢？纵然是绝妙的理想，要拿来养育自己也会变成粪便吧。他感到自己就是理想本身排泄出的黄色粪便。妈的，老人的姿影又掠过自己的脑际。

“想活吗？想活吗？是说想活下去吗？”

哪怕就象那老人一样呢，在人们当中大声地说话吧！别再唠叨啦！假如在哪里的街头，不，就是现在，在海水里发生一种类似癫痫性的病症，他的记忆突然被消灭，什么关于铁锈和铁的弹性限度、疲劳限度、折伏点[1]等的知识，也都象失落在水中的眼镜一样消逝了，雪白的帘幕哗啦一下子落下来，那末，他身上还遗留着什么呢？起风了，海水也逐渐

---

① 弹性限度、疲劳限度、折伏点，均为试验铁的承压力量的专门名词。

激荡起来。他小步跑着四下里去找自己的妻子。玩"冰高"的、射击、枪打酒瓶、滑轮溜冰、弹球，还有那里的寻儿室等等，一处处都瞪着眼睛找遍了，但仍然不见良太郎和八重子的影子。找得厌烦了，就走到最靠海滨游泳场边缘的河岸来了。

"这是报应啊，报应。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手无寸铁了。诸位先生，这就是道德。我说这个，正是因为我做的是通俗道德讲演，诸位先生，这是高度的道德标准。若是把这种道德标准取消掉，怎么样？诸位先生的心也会被刺痛吧。这种刺痛，这种无形的针就是唯一的道德。跟我一样，都是败仗的伟大产物。若把这根针拔掉，诸位先生，象这海滨游泳场一样，人们就要变成乱哄哄的一锅粥。这样的粥，别人叫它变成什么形状，它就照样变，喝下去也容易消化。诸位先生不要忘记，针多了，聚集在一起，就会变成剑！"

老人只觉得眼前闪了一下白光，白色的帘幕倏地落了下来。后脑勺一阵剧烈的疼痛，十分沉重。一个穿着浓艳的彩色短裤的大汉跑过来，说了句"中暑了吧"，就把老人抱起来，走向停在河岸沙滩上的游艇的背荫里去。大汉打开老人的鼓鼓囊囊的口袋，哦了一声，里面满装的是橡皮炊帚；于是又打开另一个口袋，取出毛巾来蘸了水，敷在老人的前额上面。群众纷纷议论着走开去。老人继续躺着，人们都认为是睡着了。时间流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老人才苏醒过来。黑暗的海，黑暗的天空，黑暗的海滩，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两条腿和脊背凉得厉害，四周静悄悄的，摸不

清自己待在什么地方，心想呆在哪里都成啊。老人在天空中望见了一颗亲密的星星。那星星正从天空深处朝他飞过来。当老人象每天观察显微镜那样，望着这颗星星，对准焦点的当儿，那里就真切地出现了出生故乡的城镇，和在那古城下的河流里游泳的自己。那条河几乎停止了流动，波浪象海一样地起伏。夜半时分，潮水忽然高涨，把停在海滩上的游艇漂浮起来，悠然地摇晃着。游艇跟扑在它肚皮上的微波亲密地絮语着，似乎也在说，想活吗？是说想活下去吗？假如你真正想活下去的话……

（1953年）

李　芒译

不　下　蛋

西野辰吉

健造放学回家，路过滨田鱼店的时候，无端地惦记起鸡的事情来了。

鱼店前面停着一辆卡车，把路都快堵死了。卡车上高高地堆着许多木箱，上面写着“鱼金”啦，“杉本”啦这些店名。搭车来的批发店的伙计们正在卸那几个给滨田鱼店送来的木箱。

同学们是三三两两回来的，只剩下健造和雪雄在一起。雪雄躲开卡车走着，回过头来说了声：“真腥！”捏了捏鼻子。健造也学他捏着鼻子。空气闷热，到处飘着强烈的鱼腥味，但也并不是难闻到非捏鼻子不可的地步。他俩从卡车旁边走过之后，不知不觉地站住了，望着滨田鱼店。车上和车下的人互相吆喝着“成啦！”“喂！”不久，卡车就开走了。

主顾连一个也没上门呢。鱼店老板穿着背心和短裤，脚上是双长统胶靴。他一边骂着老板娘，一边拆开木箱，把鱼往冰箱里装。背上绑着个婴儿的老板娘趿拉着一双木屐，想要挪动大木桶。老板娘脚上穿的木屐，趾袢儿已经断了。滨田老板似乎在为这个生气。

这时，老板娘突然敏捷地把木屐从脚上扒下来抓在手里。健造吓了一跳，只当老板娘要打老板呢。可是老板娘把木屐朝店铺里面拧开着的水龙头那边一丢。于是，一只瘦骨嶙嶙的黑猫就从水龙头下哗哗地溢出水来的大木桶后面窜到街上去了。

“可恶的贼猫！”

老板娘嘴里嘟囔着，到里头去换上了长统胶靴。

健造和雪雄又往前走。

“你吃过香蕉吗？”雪雄从蔬菜水果铺前走过的时候问健造。

他俩连尝都没尝过香蕉是什么味道呢。雪雄说他想吃一回。健造呢，香蕉还在其次，他心里偏偏在想象石田家的花猫要偷吃他那些鸡，心里惊慌得怦怦直跳。石田家的猫知道健造家里白天没人，经常在鸡窝附近打转转。

过一会儿，走到岔路口，两人该分手了，雪雄又对他说起话来。可是喷气式飞机从附近的基地起飞，从他们头上掠过，轰隆轰隆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健造没听见雪雄在说什么。前面一排房子的玻璃门受到一阵风的压力，震得忒楞楞地直响。喷气式飞机飞远了之后，雪雄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要是哥哥在补轮胎，今天就不成啦。要是他没在补，我就给你拿来。”

雪雄家里有补自行车轮胎的胶水，刚才他曾答应借给健造用。

现在只剩下健造一个人了，他越发不安起来，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于是，他按着书包撒腿就跑，铅笔盒咯哒咯哒直响。木屐的趾袢儿松了，跑得不带劲儿。健造心想：趾袢儿也许会象滨田老板娘的那样断了呢。他捡起一颗小石头子儿攥在手心里。健造他们的家原是战争时期一座什么仓库改建的，里面住着好多户人家。他已经快跑到家了，但是他们的屋子背着街道，所以从里面看不见窗户底下的鸡窝。健造总是觉得石田家那只花猫一定在瞪着绿眼珠子，用爪子挠鸡窝上的铁丝网呢。

"畜生，要是花猫逮了鸡，我非把它打死不可。"

健造气喘吁吁地绕到房后头去。可是石田家的猫连个影儿也没有。鸡窝里边还跟早晨出去的时候一个样。数了两遍，鸡确实仍是四只，一只没少。要是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只是食盆已经空了，水罐里的水也干了。

"和重那家伙，添点水多好……"

健造打开窗户，把书包丢进去。屋子里照满了下午的毒日头，笼罩着憋闷的热气。和重好象也把书包丢进去就到什么地方玩去了。健造从窗口跳进去，打开橱柜，找不到什么吃的东西；又打开白糖罐儿瞅了瞅，也是空空的。他明知道什么也没有，但是每天一放学回家，总是禁不住想打开橱柜瞧瞧。这时，在蔬菜水果铺里看见的那串香蕉，又鲜明地浮现在他眼前了。可是他已经白馋惯了，就用指头蘸点黄酱舔了舔，喝了一气水，喝得很香，马上就把香蕉忘掉了。

健造给鸡倒了些水，在鸡窝前面坐下来，仔细察看着只

有苹果箱那么大小的地面。这些鸡还是四月初矮脚鸡孵出来的呢，已经半年多了，该下蛋啦。

四只白色的莱亨鸡轮流仰着脖子往下咽水，很快就把罐里的水喝光了。它们一个劲儿咯咯咯咯地叫着，讨东西吃；一会儿在食盆前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一会儿又伸过脖子来。

健造捡起一根旧钉子，在地面上划着做起算术来。每天下四个蛋，13 圆 × 4 = 52 圆。可是每天四个大概办不到，也许是 13 圆 × 3 = 39 圆吧。每个月合一千一百七十圆。每个蛋以十二圆计，12 圆 × 3 × 30，每个月就是一千零八十圆。以十一圆计，11 圆 × 3 ×30，每个月就是九百九十圆。即便以十圆计，10 圆 × 3 ×30，也能拿到九百圆。——算着算着，健造已经入迷了。然后，让每只鸡孵十只小鸡，就能增加到四十只。四十只每天平均生三十个蛋，每个蛋以十三圆计，每天就是三百九十圆，每月不是就能拿到一万一千七百圆吗？“一万圆哩……一万圆哩……”健造不由得哼出声来。

健造觉得这都是纯利。他并没想到，喂四十只鸡的花费和卖鸡蛋的进项相差不多，其实赚不到什么钱。他也没想到，即使孵出四十只鸡，其中也只有一半是母鸡。他已经被一万圆这个数字陶醉住了，他继续想下去：买什么好呢？长统胶靴、雨衣、地球仪、长裤、球衣、书……那样一来，妈妈大概也用不着离开家出去干活儿了，放学一回来，橱柜里一定有点心吃了吧。

突然，那几只鸡疯狂般地拍打起翅膀来，健造的幻想破灭了。喷气式飞机咻哩哩地发着尖锐的声音，冲破空气疾速掠过。健造顿时觉得仿佛一根白银针从脑顶上一直扎到他脚跟底下去了似的。四只鸡都倒扇着翅膀，满鸡窝里乱蹦乱跳。轰隆声越来越远了，鸡好容易才安静下来。健造不再幻想了，完全清醒过来，就去打水。

过一会儿，雪雄拿来胶水和浮石。于是，健造从土间角落里拖出自己的胶鞋和弟弟和重的长统胶靴，开始补鞋。健造没有长统胶靴，下雨时他就穿着胶鞋上学，可是鞋底裂了口子，马上就弄得满脚是泥。和重的长统胶靴尖儿上也破了，透水，所以一下雨他俩就都发愁。这时，妈妈和江就这么说："再忍一阵子吧，这就给你们补。"

妈妈也没有长统胶靴，她穿胶底袜子到职业安定所①去。和重和健造弄得满脚都是泥，妈妈回来的时候，两脚在湿漉漉的胶底袜子里也都泡白了，皮肤皱成怪样子。"下一次一定记住把靴子补好了，"妈妈一边把胶底袜子在火上烘干，一边说。

可是健造近来总是认为妈妈在扯谎，所以他才想到自己动手来补。他想：要是从鞋底里头贴上一块胶皮，大概就成了。可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胶皮，就看上了弟弟的长统胶靴，心想：跟胶鞋比起来，长统胶靴的靴筒上有不少多余的

---

① 日本政府根据一九四七年制定的《职业安定法》设立的机构。失业者每天去排队登记，先到的人可以分配到一些打零工之类的工作。

胶皮，铰下一点来也不至于就穿不得了。再说，反正和重这双胶靴也已经坏了。可是他肯吗？……

健造左思右想，终于决定豁出去给和重一只鸡，于是就跟他商量。和重答应了。可是因为他答应得太干脆，健造忽然又舍不得鸡了，他想翻悔，苦恼了两三天呢。当然，这是背着妈妈打的交道。

“不碍事吗？会不会挨骂呀？”

雪雄看见健造用剪刀铰起弟弟的胶靴来了，不禁露出不安的神色。

“不碍事的，我拿鸡跟他换的嘛。”

健造咯吱咯吱地从靴筒上铰下一块四方形的胶皮来。于是，雪雄就按照哥哥补自行车轮胎的样子，帮助用浮石蹭胶皮。然后又把健造的鞋底破了的地方蹭了蹭。不久，粘呼呼地涂满胶水的胶皮，就平贴在鞋底里面了。

可是不一会儿，他俩就吓得脸都白了：刚穿上去试了试，胶皮马上就脱落下来了。两个人用浮石又仔细地蹭了一遍，再涂满了胶水，一直等到它干了。彼此都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象是犯下了什么重大的罪过似的。

这时，又听到喷气式飞机的轰隆声。一瞬间，使人感到房顶都要被掀掉了似的。窗下的鸡窝里，那些鸡疯狂地扇着翅膀跑来跑去。隔壁屋子里，桥本家的娃娃好象被吵醒了，这时忽然哭了起来。胶水已经干了。

“还是不要马上穿的好。一定得放上一天才成呢。”

健造拿浮石蹭着胶皮往鞋底里面贴，雪雄悄悄地附在

他耳边说。健造一边贴，一边想到妈妈也许快回来了，心越跳越厉害。和重看到长统胶靴被铰掉了一块，也许会忘记换来了一只鸡的事，哭起来呢。桥本家的老奶奶好象从那条穿过库房中央的土过道走出去了。"好宝宝，睡觉觉……"老奶奶的声音越来越远，不久就听不见了。健造一边贴着胶皮，一边想哭出声来。

健造把自己的胶鞋和弟弟的长统胶靴藏在炭篓子后面，免得让妈妈发现。第二天，健造放学回来后，马上就把它拖出来，穿上去试了试。他尽量踮着脚尖，仿佛是走过泥泞路又怕沾上泥似的。胶皮似乎贴得满结实。健造逐渐大胆起来，慢慢地跑了几步。这时，脚心里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他慌忙脱下来看，原来胶皮又掉下来了。

健造晃晃悠悠地在鸡窝前坐了下来。罐里的水已经干得一滴也不剩了。鸡咯咯咯地叫着要东西吃。可是健造连给它们倒点水的劲头都鼓不起来。明年就会变成四十只，下的蛋能够卖一万圆呢。那样一来，长统胶靴啦、雨衣啦，就都不用愁了。他虽然竭力往这方面想，可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那以后，健造每天就象是抱着颗炸弹一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早晨一睁眼，马上就朝窗外看。一刹那，只觉得心脏都停了摆。他偷偷打量妈妈的动静。妈妈和江多半是在生着小炉子或是在切菜，忙忙碌碌地干着活儿。六岁的千惠子差不多总是比两个哥哥先起来，因为七点以前她必须和

妈妈一块儿到职业安定所去；健造哥儿俩只须在八点以前到学校就成了。

这样，和江和千惠子得比健造哥儿俩早一个多钟头离家。所以和江尽管催着孩子们坐下来吃饭，却不去注意健造哥儿俩；她只顾看着时钟的指针，经常是不等哥儿俩吃完就走了。“听见没有，收拾干净了再上学校去。”和江每天早晨照例都说上这么一句话，然后就带着千惠子匆匆忙忙地走出家门，生怕晚一分钟赶到职业安定所窗口，会捞不到活儿干。

健造每天早晨都收拾饭桌，洗碗筷。可是他只需五分钟就干完了，和重和他不知道怎样消磨上学校以前的这段时间才好，觉得腻烦透了。有一天早晨，和重这么说：“千惠子那家伙，一定每天都让妈妈给她买牛奶糖什么的，所以她才天天跟妈妈一道走呢。”

其实，健造知道妈妈原想送千惠子上幼儿园，因为没有钱，就只好带着她去干活儿。可是健造也认为千惠子一定每天都让妈妈给她买点什么。

“喏，别磨蹭了，洗把脸，去喂鸡好不好？你近来好象有些发呆哩。”

星期天早晨，妈妈这样对健造说。健造一边洗脸，一边想着：今天妈妈整天在家，也许会发现的。于是，他心里就感到非常不安。

健造正在喂鸡。抱着洗好了的衣物到房后来的妈妈说：“真奇怪，为什么鸡老是不长冠子呢？照这么下去，哪天

才下得成蛋呢？”

她一边把洗好了的东西往晒衣竿上搭，一边唠叨着买鸡食的花费吃不消呀。她们家开始养鸡，与其说是由于健造的央求，还不如说是她自己指望能赚几个钱来贴补家用。这样，才想到这个最省钱的办法：用一天的工钱买来一只矮脚鸡，让它孵十只小鸡；等小鸡长到一个多月，再按原价把矮脚鸡让给人。孵出来的小鸡当中有五只是公的，以后又死了一只，反正在剩下的这四只身上已经花了半年多的鸡食钱。莱亨鸡一般都是一百五十天到一百七八十天就下蛋了，这四只也该下了，可是不知怎地，鸡老是不长冠子。

“怎么回事呢？真是奇怪……”

健造听见肚子饿了的和重在催妈妈开饭。和江这还是好几天以来头一回坐下来从从容容地吃早饭，不用拚命赶时间。她用颇为满足的眼神望着晒得黑魆魆的三个孩子，慢慢地吃着。健造在发怔。吃完饭，他的手照往常那样机械地动起来，开始收拾碗筷。

“不用管啦，健造，妈妈今天休息哩。”

那一瞬间，健造遇上妈妈那双闪烁着慈爱的眼神，吃了一惊，失手摔了一只小碟子。

一天早晨，健造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下了雨，和重拖出长统胶靴，闹了起来。和江乍一看到那只筒上被铰掉一块的、奇形怪状的胶靴，一时说不出话来。可是她马上就涨红了脸，激动得浑身发抖，骂了起来。因为怕赶不上电车，她只骂了两三句。下雨天的早晨还得把千惠子留

在隔壁桥本家，托付他们帮助照看一下，所以格外忙。她已经穿好胶底袜子，向邻家招呼了一声，就匆匆忙忙冒着雨跑去了。

可是和重一直抱怨到该上学的时间才住口。念二年级的和重当初也不曾好好想想胶靴会变成什么样子，只图换到一只鸡，就凭着一时高兴答应下的。健造哄他说"那末四只都给了你吧"，他却一口咬定"不行，不行，把胶靴弄成原来的样子还给我"。和重穿着木屐去上学，故意当着健造的面踩到水洼子里，哗哧吧喳地蹦水给他看。

健造也穿着木屐。大雨点子溅起来的泥沙砸到脚上。还没到学校，健造哥儿俩的长裤就已经湿透了。

健造心想：妈妈傍晚一回来，非狠狠地骂我不可。早晨妈妈原是怕赶不上电车，要不的话，才不会那么轻易放过呢。健造怎么想，也总觉得就是这样。和江淋得落汤鸡似的回来了，却并没有骂健造，她好象把胶靴的事儿一古脑儿忘光了，还难得地买来了装在玻璃纸口袋里的糖排叉，分给孩子们吃。

健造直纳闷。可是他心里很高兴，那天晚上老是睡不着觉。后来他刚开始打盹儿，就听见仿佛有谁在呜咽。他悄悄地眯着眼睛一看，原以为一直在缝补东西的妈妈，却趴在小饭桌上哭呢。小饭桌边上放着一小张纸片似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健造七岁那年战死了的爸爸的像片；是装在小相框里的，平常总摆在代替佛龛的空匣子上。

雨还很大。斜刺里打过来的雨点子，砸在窗上冒出白

泡泡，然后淌了下去。——难道妈妈总是一等我们睡着就哭吗？……健造闭上眼睛，忽然这么想着。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健造的妈妈把和重的长统胶靴和健造的胶鞋卷在包袱里，出去了。

又到了星期天。健造到雪雄家去玩，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收买鸡的贩子。鸡都装在笼子里，载在自行车的货架子上。这人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的农家前面，一只脚跨着脚镫，从坐垫上挺起身子，站在那儿和农家的老爷爷聊着呢。那家养着二十来只鸡。

健造从他们身旁走过去的时候，农家的老爷爷咕哝道："是吗？原来是这个道理呀。"

"可不是嘛，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都说，自从在朝鲜打起仗来，这一带的鸡下的蛋就越来越少啦。"

他俩都仰头望着天空。喷气式飞机接连不断从前边的基地起飞，冲破秋天的晴空，从头上掠过。鸡就在窝里扑啦啦扇着翅膀，互相碰撞着。

"从一清早飞机就这么一个劲儿不停地闹腾，鸡也不能安安稳稳地下蛋啦。说起来，鸡这玩意儿可神经质啦。鸡食改了，食盆儿换了，连刮个风什么的，它都会不下蛋的。"

"是吗？到处蛋都下得少了吗？这么说来，不光是我家呀！那末这一带养不成鸡了。"

健造也呆呆地看着天空。可是后来他注意到他俩谈话的内容好象跟自己的鸡也有关系。健造猛地感到不安起来，撒腿就跑。拐弯的时候，突然遇上了和重，差点儿撞个

满怀。

“哥哥，修好啦，你看。”

尽管是晴天，和重脚上却穿着长统胶靴。大概是修好了拿回来的，铰掉的那块和尖儿上破了的地方，都用胶皮气补上了。健造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我的胶鞋也修好了吗？……可是他呼哧呼哧喘着气，拚命地跑。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不是因为那家伙想压低鸡的价钱，在瞎扯呢？……

（1954年2月）

文学朴译

志津子的下落

野间宏

一

时村特别注意中谷志津子，还是最近的事儿。在这之前，他并不怎么关心这个女孩子。要说理由嘛，因为她在班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学生。她的容貌算不上漂亮；但她那结实的下巴和稍宽的前额，却给人留下一种成熟的感觉。所以也不能说她这个人完全不显眼。但是班上还有比她漂亮的女学生，年轻的时村站在讲坛上，他的视线常常被吸引到这些女学生的脸上。中谷志津子也不能说是一个不聪明的女孩子，这从她提问的内容上可以看出来。例如，时村讲英语课的时候，她曾提出过有关日本女作家的问题，问他为什么她们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当时时村按照一般的说法回答道：那是因为生活狭隘，人生的经历不够，以及喜欢采取私小说① 的写作方法等等。那时志津子象从心里佩服老师似地感叹说：“哎哟，是这么一回事，我呀，

① 私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种传统体裁，侧重描写个人身边琐事，也叫心境小说。

多么遗憾。”

于是引起哄堂大笑。

至今时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当时趁机向学生们讲起日本的家族制度、男尊女卑思想和封建制度等问题。继而讲到在向这些封建势力斗争的妇女劳动者当中正涌现出新的作品。时村记得志津子当时似乎没有料到同学们会笑她，脸上带着诧异的神情回顾左右，从而又招来周围的一阵哄笑，那时她象有意对抗他们似地，咚的一声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这样的志津子是会惹人注目的。她的提问内容也往往与众不同，在课堂上向老师提问，她还是不太多的；每当开学生自治会的时候，她发言的内容也不怎么激烈；她既不站在反对自治会委员的立场，也不是不参加集体行动；只是在对委员们的发言内容不大清楚时，为了弄清对方的意图而发言，或者用稍带挖苦的语言讲话罢了；她不是一个站在同学们的前头领导学生的组织者，山谷初子才是具有这种能力的女学生。

尽管如此，时村对中谷志津子上课时的表现渐渐留心起来了。志津子上课时，不大看课本。不管是在有的同学被点名翻译而拚命读课文的时候，还是当时村指出学生的错误，自己翻译给大家听的时候，她都很少把视线放在课本上。她总低着头好象在乱画着什么似的。不大喜欢批评学生的时村，对她的这种做法开始并没在意，所以也没有提醒她注意；可是，次数多了，他也忍耐不住了。同事们形容时村为人温和，思想过激。尽管他性情温柔宽容，但终归是有

限度的，他的不满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中谷志津子的行为在男学生中也很少见，她的做法不正是表示老师的讲课呆板无味，自己不感觉兴趣吗？时村看着志津子用她那又黑又大，微微突出的双眼往旁看得发呆的面孔，觉得那张脸上充满着傲气……有一天，时村发现志津子又是那样一手托腮，眼望着窗外，就再也按捺不住火气，要她起来翻译课文的下一章。没有想到志津子并不慌张，悄悄向旁边的同学问了一下讲到哪儿以后，立刻流畅地翻译起来，译完后她又坦然地坐下，根本无所谓。不消说时村是成心叫她翻译的，他想志津子一定有不会的地方，说不定连课文也念不下来，这样他可以借此警告她。时村看了一眼在椅子上坐下来的志津子，发现她正伸出头小声叫旁边的女同学，并且用手嗲地拍着自己的前额，朝她努努嘴。志津子做这样的动作，时村还是第一次瞧见。班里的学生从时村叫志津子起来翻译时的那股气势，都认为即将发生一场风波，屏息地等待着。现在看见时村并没有批评志津子，都有些意外。时村在课堂上的原则是，除非发生严重的问题一般不愿批评学生，而且他当教师的时间还不长，还缺乏抓住恰当的机会批评学生的经验。由于这些原因，这次时村没能警告志津子。

可是这一天下班后，时村去上野，刚走进小胡同里的一家咖啡馆，迎面遇见手持托盘为客人端咖啡的志津子，不禁大吃一惊。

“老师！”志津子抢先过来喊他，“现在下班了吗？”

她的声调很平静。时村倒象做坏事被人发觉似地涨红

了脸。原来他以为志津子被自己看见一定会十分发窘……

“真冷啊……这边暖和些，老师，到火炉旁边来烤烤吧。”

“啊，在这里也行，我穿着大衣呢。”

当志津子给他端来咖啡时，时村问她：

“怎么回事儿？你在这里帮忙吗？”

志津子把头发披散在肩上，打扮成大人模样，和在学校时判若两人；但穿的衣服和皮鞋没有换，衣服是女学生平常穿的哔叽制服，鞋是低跟的黑皮鞋。要说这家咖啡馆的气氛也并不轻浮，墙壁的装饰，室内的陈设等也相当雅致，大方。

“这家咖啡馆是你认识的人开的吗？”

“不，不是。我呀，是在这里工作哩。”

“啊，在这里工作？是这样？”

“我刚刚在这里工作一个月，每天放了学马上来这里上班。”

时村感觉到志津子在定睛望着自己。房间里光线昏暗，灯光是从柱子上的厚玻璃灯罩里透出来的，朦胧的光线使这昏暗的房间更觉寒冷。正是下班的时刻，每个角落都坐满了客人。志津子应客人的要求敏捷地穿来穿去，看她动作如此灵活，和在课堂上那满副倦怠的神态相比，真象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一天晚上，时村要在自己的公寓里召集附近的青年开读书会，因此没呆多久就离开了咖啡馆。要走的时候他

用视线到处寻找志津子；但哪儿也没有她，不得已只好不辞而别了。可当他走到门口的收款处，却发现志津子已经站在那里等他了。

“这么快就走啦？……可是，老师，请您回学校千万别讲我的事儿好吗？”

“啊，啊，是啊，……我不讲……”

“老师，今天在课堂上很对不起您。”

“不，这……没什么……”

“老师，您经常到这一带来吗？”

“不……没有……也不常……”

“太不象话了，那地方……说实话我是很讨厌的。”

志津子摇摇头，转过脸指着马路那边。沿胡同走出去，就能看见从上野公园山麓通到这边的马路上，三三两两地站着女人，一一向过路的男人打招呼。

“老师，有空请再来。”

志津子的声音很平静，但好象带点儿撒娇的味道。

走出咖啡馆时，时村回头再一次看她的脸，除了稍稍傅上一层脂粉外，她还保持着女学生的面目，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在咖啡馆里自己对待志津子的态度是否恰当呢。……时村想着。她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当女招待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是因为家里穷吧……并且靠劳动挣钱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他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下意识地认为她在那种地方工作不大好呢？最后，他对自己下了结论说，这不能肯定说是坏事儿。

二

第二天上班以后，时村想如有时间，就把志津子叫来打听她的家庭情况，以及她在外面工作的原因；可是，偏偏这一天志津子那班没有英语课，他没有机会见到她。时村不是志津子的班主任，因此不便把她叫到教员办公室来谈话。志津子的班主任是位姓安取的、上了年纪的教师，他在学校里的职位仅次于副校长，老练世故，十分能干。要是有人插手干涉他班上的事儿，他就会认为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一定要挑对方的毛病伺机报复不可。那天又开了教员会议。会议因讨论他们学校在节日唱不唱《君之代》① 而拖延下来。不消说，年轻的老师都反对唱。会议最后以暂时不唱为结论而结束。时村在这个会议上热烈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散会时已经快到八点钟了。

三个月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校长在讲话中暗示上边已经做了决定要学校唱这个歌。起初大家被校长巧妙的手段所欺骗，都不表示什么意见；但一位教国文的女老师荒井玲子，却勇敢地打破沉默发言说：在战争时期她们学生被拉到工厂去干活，曾亲眼看见同学被机器轧死，《君之代》是为这种残酷的战争服务的歌，她无论如何不愿意唱。这么一来，其他老师纷纷站起来表态，会议终于活跃起来。最后大

---

① 《君之代》是日本国歌。

家决定不唱《君之代》。……这一次会议，校长又说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唱《君之代》啦，如果我们学校不唱会受到舆论谴责的，对我们学校本来已经有风言风语，说我们有什么思想倾向，希望大家要考虑这一点，站在爱护学校名声的立场发言。年纪大一些的老师马上表示赞同校长的主张；但年轻老师却无论如何不肯同意。散会以后，他们为了出气，照例去酒店一块儿喝酒，很晚才分手回家。

第二天，被昨天的会议弄得疲惫不堪的时村，几乎把志津子的事忘光了。当他站在B班的讲台上点名，叫到志津子的名字时，猛然想起前天在“巴尔莫”咖啡馆遇见她的事儿，意识到自己不但没有忘记她，反而深深地在心里烙下了她的影子。

“中谷！中谷！”

“中谷志津子来了没有？”

没有回答。时村四下张望；教室里却哪儿也没有她。

“中谷没有来。”班委市濑回答说。

“怎么？中谷没来？”时村不觉脱口而出；但马上改变了口气，“缺席，是吧？”

学生们笑出声来，时村那张上宽下窄的脸上不禁浮上一层红晕。

时村打开课本后，转向黑板想写几个单词，发现黑板上不知谁写的几个大字：“加油，时村老师！”……她为什么请假？是晚上的工作太忙，累坏了吧？……时村一边讲课一边

想着，直到打下课铃。他也想到志津子因晚上工作，所以白天上课时精神不能集中……尽管如此，时村一想起那天叫她翻译时她的表现，还是使他反感。在“巴尔莫”遇见她的时候，她曾对他说不要向学校的任何人泄密。现在时村觉得应该把此事报告给当班主任的安取老师；又觉得在这之前应该再去一次“巴尔莫”，向志津子详细询问一下她工作的原因，然后再向安取老师报告较妥当。这一天，时村为整理昨天教员会议的记录，和调查要升学的学生忙了一整天。下课以后，他们几个年轻老师为了商量在今后的教员会议上怎样争取多数，又聚在一起开了个小会。所以根本没有闲空去“巴尔莫”找志津子。第二天，志津子还是没来上学。时村向她班上的班委打听，仍然不得要领。班委说志津子平时不爱讲自己的身世，所以对她一点儿也不了解。

时村下课后稍微整理了一下这几天积存下来的学生指导要录，就去“巴尔莫”咖啡馆；那里却没有志津子的影子。她请假了吗？时村下了决心向收款的女孩子打听。女孩子回答说：“中谷？您问的是中谷志津子吗？她从昨天起不干了。”

“昨天辞职了？”

“是啊……听她说，她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昨天她来了，对老板说不在这里干了，口气很坚决，说完就走了。”

“是吗？……她说要到别处去干？……”

“对，是这样。可她呀，要去哪儿，根本不告诉我们……年轻轻的，她就是那样一个人……”

收款的女孩子可能不大喜欢志津子，言词之间带着不怎么友好的调子。时村走出了咖啡馆。这么一来，今天晚上就见不到志津子了。他不知道志津子的家在什么地方，不能到她家里去找她。况且即使他知道，自己不是班主任，也不能特意到家里去看望一个女学生。

第三天，志津子还是没来上学。时村上完第二节课回到教员办公室时，听见老师们在谈论志津子的事。话题是她的班主任安取引起的。

"中谷已经缺席三天了，她家里也没有来跟我联系。如果感冒起不来，寄张明信片告诉学校一声也是好的。自己不能写，也可以托人代笔嘛。作为一个女学生，这是分内的事儿。那个孩子最近变坏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安取老师抱怨着。跟他一块儿围坐在火炉旁取暖的两三位老师，马上表示都有同感，一个接一个地数落着：她一、二年级时很用功，从不缺课请假，也能积极参加自治会活动，表现得很活泼，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好学生。最近变得根本不把学校放在心上了。

"她嘛，不是一个躲在别人身后那样的胆怯学生。真的，她经常准备一些怪问题，在课堂上难为老师。看见老师受窘，她脸上就会露出嗤笑。真是太可恶了。"荒井老师申斥说，声音很大。

"聪明倒是聪明……"教社会课的萩原老师边用手压平竖起来的头发边说。

“所以啊，那就更糟啦。”荒井说。

“嗯，也可以这样说……”萩村回答。

“我是今年头一次担任她的班主任的，你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现在才说这种话，最初我错把她的品德看得太高……她呀，在我指导课外活动的时候，对我讲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安取说。

萩村又发言了：“不过，她也并不是沾染了坏习气……尽管这样……”

“是啊，从思想品德方面来说，她也并不是比其他学生差……可是，那个孩子嘛，却有点儿使别人感到不愉快……”荒井说。

“对，她是有那么一种使人不愉快的地方……不过，我认为这样形容不一定妥当……也不能说它是自大……”时村插了嘴，“我觉得她有些更复杂的东西……”

“对，她已经是大人了，”荒井强调“大人”这个字眼说。

“这……不……大人？不，不能说成是大人……”时村不同意。

“喲——那末，是什么呢？”荒井认真起来。

“不，我是说，不是象大人那样老成。”

“所以啊，我问你是什么啊？”

“荒井老师，这是你对她的成见。”萩村边说边往自己的杯子里倒茶。

“我说的是，她确实有不能形容出来的……不知道怎么说好……”时村说。

“嗬……不好说是吧，你真是个好老师啊！”

听到荒井这么说，时村的前额上蓦地暴出青筋来。

这一天，时村在学校里耽误得较晚。教员办公室里只有教夜校的老师在办公。他从安取老师的桌子上找出指导要录，翻到有关中谷志津子的部分。原来志津子的家在离上野不太远的地方开着鲜果铺。她的双亲都健在，还有比她年龄稍大的一个男孩子。乍一看，她的家庭并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时村又查看了志津子一、二年级时她的班主任填写的成绩单。一年级的时候，社会课、国文、英语都是四分或五分，成绩不错。从有关她品德的评语看来，“性情温顺，具有组织能力……”；但升了二年级，社会课、国文、英语却没有一个五分，也就勉强四分的样子。评语虽然并没有完全否定从前的评价，却明显地有了差异。时村三年前从大学毕业后，曾在农村的学校里呆过一个时期，才到这里来工作。因此对一、二年级时的志津子的情况，他完全不了解。志津子从前担任过自治会委员，曾积极参加活动，这也是今天才知道的。那末，为什么升了三年级她就突然变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疑问单从指导要录上是无从找到答案的……

她家里既然开了鲜果铺就不必出去工作了，在家里帮助父母不是更好吗。不，听说最近鲜果铺子增多了，互相之间竞争得很激烈；加之税额也增加了，逼得很紧，志津子才不得不在晚上出去挣钱的吧。时村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揣测着。……尽管他是特意留在学校里查看指导要录，但关于

中谷志津子的情况仍没有一点儿新的发现。

三

时村回到公寓吃过晚饭以后，犹豫着是否要去找志津子；但随着身体渐渐暖和起来，也就不再愿意到寒冷的街上去了。志津子不是自己负责的班上的学生，不管也没什么关系，何况晚上在咖啡馆工作的女学生现在虽然几乎没有了（当然这只是表面上），从前还是有过的。时村正在这样踌躇着的当儿，楼下有人喊："时村先生，有位女客人找你哩。"

时村下楼去一看，站在门口的正是中谷志津子。——起初，时村几乎认不出她就是志津子了。

志津子穿着花哨的厚呢大衣站在门口。她脸上擦了一层香粉，显得很白，电烫的头发蓬蓬松松的；尽管如此，只要仔细观察，藏在这头发和脂粉下面的，还是那张女学生的脸。

"老师，我不打扰您吗？"志津子说话的口气完全象个大人似的。

"不，请吧，上来吧……现在我没什么事儿。"

进屋以后，志津子马上开口说："吓了一跳吧？冒昧地来访……听说老师曾去过'巴尔莫'？"

"嗯，从那以后你一直没来上学，我有点儿不放心，因此去那看看你。"

时村的脸上有些发热。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志津子在

窥视自己的内心。

“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志津子又表示，如果今天晚上的访问没有打扰他，希望老师替她出出主意。

“我多么羡慕您班上的同学啊……常从米田吉子那里听到您指导课外活动的情形，真可惜自己为什么没被编进您的班。”

米田吉子是时村当班主任的D班的学生。

志津子这样当面夸奖自己，时村不免着了慌，连忙问她平时跟米田的关系是否很密切。志津子回答说她俩的家离得很近，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她们俩很要好。

“不过，现在不同了……我，已经离开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新地址我没对任何人说过……”

这个晚上，因为志津子先发制人似地抢先开了腔，时村从头到尾处于被动地位，只听她不停地讲，自己很少能插上嘴。志津子从学校的讲课内容枯燥无味，不论吉田老师还是森村老师讲的课她都不感觉兴趣，他们讲的净是些陈词烂调等等说起，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还说她原以为高等学校的老师全都是博学的，满怀期望地升了学，结果大失所望。

“我说的这些并没包括您啊，对不起，请您不要介意，”志津子说着，对时村点一下头，微微一笑。

接着，她又谈到现在的父母不是亲生的，她在七岁时被人从埼玉县老家送到东京的远房亲戚家收养。去年和老家的父亲开始通信，从此对现在的家庭起了反感，如今到了不

能忍受的程度，终于决心离开这个家。时村让她详细谈谈她的家庭情况。志津子说现在的父母待她还不错，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怎么坏，她想升学家里也不反对。他们自己的儿子脑子笨，上不了大学，父母就答应供志津子升学；但这是自有他们的目的的，他们想叫志津子和自己的儿子结婚。儿子并不是个坏人，没有流里流气的地方，对待她也并不粗暴；可是他实在太笨，接连考了几次大学都没考上，父母担心儿子的前途，想让志津子作他的伴侣。志津子认为将来跟这样的男人一起生活，无论如何也受不了，说什么都不愿意；但如果她高等学校毕了业再让家里供自己上大学，那就无法拒绝父母的要求了。这么一想，眼看就到投考的日期，马上要报名填写志愿了，她前思后想终于下定决心从家出走。

志津子倾诉的这些事情，时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熟悉她的家庭情况。时村上次查看指导要录时，上面也根本没有一个老师记载这些内容。这么说来，指导要录的内容可以说反映不出学生的真实情况。

"不好办哪，这事实在不太好办啊。可是，你说离开了家，现在到底住在哪儿呢？"时村急切地问她。

"住在朋友家里。我去找她商量，她说可以住在她的公寓里。她说看你这么苦恼，先到我家来住吧。她这么好心好意地劝我，我前几天起就住在她那儿了。"

"是你的朋友？"

"嗯，她比我高两班，现在在大学念书。她说她可以帮

我找工作。”

“我不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不过，你这样做不太好。你家里一定为你担心哩。而且你不是马上就要毕业了吗？”

“可是，我已经不想毕业了……。我家里嘛，他们不会为我担心的。”

“这就不对了。学校嘛……还是应该按照规定正式毕业才好。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毕业文凭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还是有文凭比没有强……”说这句话的时候，时村觉得有什么东西梗在嗓子眼儿似的，有点儿结巴了。

“可是，没有文凭也没什么大不了吧？”

“嗯，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真没想到老师也这么墨守成规！”

“不……当然，遵守社会上的规定是必要的……不过，我并不是墨守成规。”

“老师是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是吧……”

“嗯，是的。”

“要是说穿了……嗳，没什么说穿的必要……我也跟您一样……那末，您为什么这样重视资本主义学校的文凭呢？”

“哦，哦……你是这样想的吗……那你就想错了。当然，这样看也未尝不可，这，这也是，为了斗争的需要。”

在这之前，在学校里时村从来没有明确地向学生透露过自己的思想。现在觉得在志津子面前一定要把自己心里

的话和盘托出。

志津子沉默了。时村开始一一地询问她。结果弄清楚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学校的指导要录上登记的不太正确，在家庭成员一项里填着她有一个哥哥，这个人就是他们家的儿子，实际上是志津子被逼嫁的对象。这个人现在留在家里帮忙经营鲜果铺；家里人知道志津子一个月前开始在咖啡馆工作，大家表示反对；她却借口为了自己交学费，一定要出来工作挣钱，其实她是想把挣来的钱攒起来，留作将来离家后的生活费。

时村问她为什么在做出决定之前，不来学校商量。志津子回答说商量也没用，她早就估计到学校会怎样答复她，不可能希望那些老师能为她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能够商量事情的老师一个也没有。又说，可您是例外……所以今天来找您商量……本来早些时候就想来找您，还没有来得及就不得不出走了，这事被耽搁了。乍一听，她的口吻好象说着玩儿似的，根本不当一回事。

时村开始重新说服她。这种做法不太好，应该去跟班主任安取老师商量一下，时村自己也可以帮忙出主意，所以立即回家去较妥当。又强调说无论如何应该把高等学校念完。志津子却能说善辩，举出很多理由应付；直到最后才答应为了得到一张毕业文凭，先参加毕业考试看看。

"还是参加毕业考试好，是吧？我想工作一段时间挣够了学费，再投考大学继续学习。象我这样的人，应该争取学习一些东西，不然真没有出息呢。"志津子一边打量时村书

架上的书，一边说着。

“对……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可能你要挑选一个好的专业，有目的地学习才好……真是这样。要是条件允许，你就把进大学学习这个想法付诸实现吧。”

“可是，老师，您对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真话吗？您真地为我着想吗？”

“当然，是真话。我不是你的班主任，对你可能不大了解；但我认为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孩子。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是这样吗？”志津子把脸扬得老高，她那双大眼睛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如果老师真地这样想，我就克服一切困难上大学……我想在大学里学习法文或是俄文……”

时村以志津子告诉他的她爱读的小说作为话题，又跟她谈了一些时候；然后说今天时间已经太晚了，劝她回家。

“时候不早啦，你该回去了……下次找个充裕的时间再谈吧……现在，我送你回家。”

“嗯。”志津子点了点头，象是望穿时村的心底似的，两眼盯着他的脸，“嗯，老师……我要回家去……现在您可以放心了……嗯，我，一定回家去；可是，得等到明天……今天晚上就回家的话，那个朋友该为我担心了。”

“是嘛……那末……明天，我也跟安取老师谈谈，然后再去你家里，跟你爸爸好好讲讲……”

时村把她送到门口，志津子始终没有把这个朋友的地

址告诉他。

“我说老师……”临走时志津子又盯着时村的眼睛说。“老师，请您暂时不要告诉安取老师好吗……要是告诉了他，我就不能再上学了……”接着，她突然说出跟这事毫不相干的话来：“荒井老师她，说我是个非常坏的学生，是吧。”

时村终于避开了志津子的视线。

“老师，您一直在注意我穿的衣服……可是，……您不必担心。我这件衣服和大衣，都是从朋友那儿借的。”

“不……没有……我……”时村慌了。

“老师，太打搅您了。”

最后，志津子冲着时村抿嘴一笑，打开了门。时村向走出去的志津子再次叮嘱说，明天一定要到学校去，办理参加毕业考试的手续。

房间里剩下他一个人以后，时村极力把心定了下来，沉思了半晌；但他所能想到的只有这么一点：在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能掌握自己学生的真实情况；而学生们却从这个空隙溜到他们的手够不着的地方去了。

四

时村放心得太早了。第二天他一直在学校里等待志津子；但直到黄昏她都没有照她所答应的那样露面。怎么回事儿啊……可能回家以后挨了父母的骂，不让她出门……还是她自己泄了气，不愿意到学校来。时村胡思乱想。不，

她可能已经沦落到比自己想象的更坏的地步了。他总觉得志津子昨天是为了引诱他而来的。而他自己虽然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心里却认为志津子要干那种低贱的工作，并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事儿。她可能是有意诱惑自己的这种想法，使时村心里美滋滋地十分畅快。他本想下班后顺路去志津子家看看；但又一想还是再等一天吧。第二天，志津子仍然没到学校来。时村心神不定地打发走这一天。这么一来，从前天晚上到昨天晚上，他在脑子里描绘的那种甜美的设想都成为泡影了。他原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完全理解志津子，幻想着今后作她忠实的顾问，这样那样地指导她的人生道路，当志津子误入歧途时，可以向她提出忠告，把她从斜路上拉回来，现在这不过是过于甜蜜而颇为可疑的梦了；看来志津子还是从他手中溜走了。

这天晚上，时村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访问了志津子的家。听说志津子从家走出后一直没有回来过。咳，他连志津子究竟在想什么都没有理解呀。这么一来，那天晚上她说一定回家，向他下的保证也是假的了。怪不得一再追问寄住的地址，她始终含糊其词避而不答，原来她一直在敷衍着他哩。那末，她那反对资本主义的话，也是信口开河的胡说吗？然而仔细再一想，时村又觉得志津子说过的那些话也并不完全是假的。

志津子的父母看样子都不是什么坏人。相反，时村觉得他们是一对安守本分的老实人。老头儿在铺子里，那白发苍苍的小脑袋时扬时俯，专心致志地擦着成堆的苹果。看见

来家访问的时村老师，老头儿马上把他让进里间，叫在厨房里收拾的老伴儿削一盘苹果招待客人。他说以为志津子很快就会回来，打算等她回来后好好劝劝她。可是直到现在还未见她回来……竟连累老师也为她操心。他用惶恐的口吻说着，神情上却丝毫看不出他在为志津子担忧。听他叙述说，志津子近来——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他也不太清楚，经常想念亲生父母。她似乎认准只有亲生父母才会真心实意地爱护子女，一切为孩子着想；而收养她的父母则做不到，简直拿她没办法……

"说实话……她那个父亲，在外面有个姘头，为了甩开志津子的母亲跟姘头结婚，就把幼小的志津子送到我家来，一定要我收养他的孩子。……自己好随心所欲地鬼混，那是个能说会道，口是心非的家伙哩……志津子根本不了解他，她父亲对她这样无情，她却一点儿都不懂。她年轻幼稚，也就难怪她了。……但只因为年轻就不懂，也有点说不过去。因此……最近看见志津子经常去找自己的父亲，我都装作没瞧见，不去管她。"

据他说，当他过去在一家公司工作时，志津子的亲生父亲是在上级机关当营业主任的，如今这两家企业都在战争中烧毁了，她父亲现在看见长大成人的姑娘，又有些舍不得了，因此殷勤地招待前去看他的志津子。……

"每次志津子去埼玉县的父亲那儿，我这铺子的苹果就少了好多……是她悄悄带走的。象这样的事儿，我也一直装糊涂，从来没有说过她……"

“老师，那个孩子从去年开始自大起来，压根儿瞧不起我，也不听我的话，每天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也不告诉我……前些日子也有两次偷偷离开家……过两三天又悄悄回来……这一次，老伴儿也生了气，叫我别管她，我就不管了……”老太婆无可奈何似地在丈夫身边唠叨着。

“我并不是不想管她，老师，因为过去也有过这种事，我把她找回来好言好语地劝她。但象这一类的事儿，主要还在她自己，别人是没有办法的，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接着，老头儿又说他现在对志津子还是十分关心，打算让她去投考大学什么的，真为她操了不少的心。这一次等她回来了，想仔细商量这些事情。老太婆无力地眨巴着那对细小的眼睛说：“现在的女孩子真都是那样不容易对付吗，老师？”

“不，并不是象您说的那样，我认为她不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女孩子。”时村回答说。

老两口子不再说话了。时村问他们是否知道找志津子的线索，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时村说学校也积极进行查询，希望家里人协助多方查找；他们却说等志津子在外面呆不下去的时候，就自然会自己回来的。时村不得已只好起身告辞。这时恰巧他们的儿子骑着后面驮苹果箱的自行车回来了。时村觉得他象是个憨厚听话的青年。

时村失去了寻找志津子的线索。第二天上班以后，他向接近志津子的同学打听，在校外经常和她来往的朋友都

有谁，住在什么地方等等；但是谁也说不出所以然。他也问了米田吉子，米田同样不知道志津子最近的行踪。米田说，不知怎地，近来志津子老是躲着她。学生里再没有人能说出志津子在外面交往的情况了。时村已经无可奈何了。他想起志津子那天穿的花哨的衣服和外套，怀疑她已经当上舞女或找到了类似的职业。现在已经不可能查清她的住址，前去催促她履行那天的诺言。而且志津子没有办理参加毕业考试的手续，获得毕业文凭的机会也丧失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毕业考试已经开始。时村带着学生的考试答卷回到公寓来，一打开房门，一件米黄色大衣就映入眼帘。这一次，志津子脸上的脂粉涂抹得更浓了。

“老师，我来跟您商量件事儿。”志津子这样开口说。

她说，她的朋友每天都劝她辞掉现在的工作，到沙龙式的咖啡馆去干活，不知老师的意见如何。

“我说老师，去那样的地方工作，还可以复习功课吧？我认为只要自己意志坚定，不管在哪儿工作都没有关系……是吧，老师？”

“这……这个嘛，我可不敢肯定……我……”

时村看着她那浓妆艳抹的样儿，张口结舌地连责备她那天背信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这个人做事太独断，是吧……可是，我想不论到了哪儿也要用功……现在同住的那个朋友……她也想用用功……听说，在那样的咖啡馆工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时村抬头问她。

“嗯，老实说，我，就是这一点放心不下，所以已经打听清楚了。他们说在那儿工作也没什么……只不过让男客贴贴脸蛋儿。要只是这样，老师，也没什么关系吧……”志津子歪着头朝着时村，把手贴在自己的脸蛋上比划着。

“…………”

“老师，您说呢？”

时村定睛望着志津子……她说的什么话呀！不管她怎样打扮自己的面容，穿上怎么花哨的衣服，志津子还是一个女学生嘛，时村从这张擦胭脂抹粉的脸上看到原来那个皮肤微黑的高等学校学生的面影时，打心坎里感到异常痛苦。

只不过让男客贴贴脸蛋儿。——这样想着的志津子，确实象是原来的那个大眼睛女学生。不，她这话可能跟那天晚上一样，只不过是欺骗人的谎话吧。

时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话，只说了句：“你家里的人，都在为你着急啊。”

“不会的……家里没有一个人会为我着急。”志津子斩钉截铁地说。

“不，不是那样……而且，那个小伙子看来也挺温顺老实啊。”

听到这句话，志津子飞红了脸。

“所以，我，绝对不能忍受……他呀，根本没有自己的主意……完全听家里摆布。”

“不过，你的养父是认真想要你投考大学哩。”

“是这样……您说得很对。医药学院……他说要我报

考医药学院吧……他打算等我从医药学院毕业后叫我开一家药房，养活他儿子一辈子呢。”

哦，是这样！这种企图，那天访问她家的时候，那个老头压根儿没有提起过啊！时村再不能劝志津子回家了。他不能劝她回家去和那个青年结婚……可是，离开家到那种咖啡馆去工作，还想一边用功什么的，简直是幻想，就象是搭积木一样，一碰就会倒塌的。……而且她想要去的地方，绝不会只是让男客贴贴脸蛋儿吧。

“我说……老师……我呀，一定听您的话，您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老师？”

你应该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去亲身体验一下，然后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可不可以这样对她说呢，时村的脑子里掠过这种想法；但他没有勇气说出来。

“再等些日子……我一定帮你找一个别的工作。”

听时村这样说着，志津子的脸色越来越阴郁了。

“老师，您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回去的时候，志津子用沉痛的口气说。

时村的心象被什么东西猛地扎了一下似的痛楚起来。他急忙分辩说，所以我要替你找工作啊。志津子说了一句明天再来，转过身子，沮丧地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时村横下心来决定去追赶志津子；但哪儿也见不到她的影子了。日复一日，志津子没有再来。

时村每天惦记着志津子。不久，他收到志津子寄来的

一封信。字体非常潦草，说是她现在在一家叫作“爱情中心”这么个古怪名字的咖啡馆里工作。信纸上画着去神田车站附近的这家咖啡馆的路线图，并说她工作很愉快，也打算抽空复习功课，希望老师下班后顺路去看她……志津子终于到那种地方工作去了啊，时村的心不禁颤抖了，感到隐隐地绞痛。志津子是个有才华的女孩子，这是不能否认的，然而自己却未能拦住她，不让她到那里去。时村打算再过三天，趁星期天去看望她，暗暗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恰恰就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又收到了志津子的一封快信，他急不可耐地拆开来，信上这样写着：

老师，我又换了一个地方。请您不要去原来的地方找我。那家老板娘是个非常古怪的女人，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去。详细情况等见面时再报告您。新的工作地点，我也会很快写信告诉您的。

时村怀着担忧和自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苦苦地熬过了这个星期天。

从此以后，明信片也罢，信也罢，时村再也没有得到志津子的任何消息。

(1952年)

萧　萧译

到 哪 里 去

大田洋子

一

尽管每天从早到晚无时无刻不是在异乎寻常的纷忙扰攘中，但是，即使在这种战争的高潮中，某一个家庭里也总会有短暂的充满平静和愉快气氛的时候。

不管一个小时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现实，人们总不可能恰好在一个小时之前预先觉察到。那一天早晨，小川松太的家庭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两个孩子当中六岁的雪子，跑到廊檐下角落里母亲的梳妆镜前边来，立刻就把法国刺绣的罩布撩开，扑通一下坐在镜子前面。她把前额凑到光亮的镜面跟前，看着她那过长的刘海儿，小小的右手猛地拉开小抽屉，抓起了亮晶晶的剪刀。

谁也没有看见她。母亲正在厨房里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放水，洗涮早饭后的食具。父亲还没有从二楼下来。只听到哥哥一太说话的声音，他好象是在小院子的墙外和街坊的孩子们玩，但是看不见人。

雪子开始剪她的刘海儿，因为面对着镜子，所以手势是相反的，剪子挟的头发老是打滑，不能称心如意地剪下来。她嘎吱嘎吱地剪着，碎头发掉在裸露着的溜圆的膝盖上，可是前额的头发却剪了个七长八短，歪歪扭扭。有谁碰了一下墙发出了声音，紧接着木板门推开了，原来是哥哥一太回来了。九岁的一太看到雪子这副样子不由得瞪起了大眼睛。

"雪子！你又干这样的事！"

他说着跳到镜台前面来，一眨眼的工夫从雪子的手里把亮晶晶的剪子夺下。

"妈妈！雪子又……雪子这家伙混透啦。动不动就坐在镜台前胡搞一气。妈妈！"

"哥哥，你把剪子给我，我要剪头发！"

"你自己瞎剪一通，人家看了要笑你呀！嘿，爸爸下来啦，要狠狠地说你！"

"可是，我前边的头发太长啦，快要扎到眼睛里来了。给我剪子！"

打着绑腿、头戴战斗帽的松太走到兄妹身旁。母亲总是那么忙，好象是没法管他们这些闲事一样，仍然在放水，大概是正在剁菜吧，菜刀声有节奏地响着。既没有空袭警报也没有警戒警报，正是她被解放了的时间。

"雪子，爸爸今天晚上给你剪前额的头发，你自己就不要嘎吱嘎吱地剪啦。你看，这不是一点儿也不齐吗？雪子的头发啊，好象弯弯曲曲的小道一样啊！"

松太说着，蹲在小小的雪子前面，抚摸着她额前的头发。母亲和代用手巾擦着一双湿手走过来了。

“雪子，那可不行啊。一眼看不见，你不是抹妈妈的香粉就是涂口红。以为你一个人老老实实地玩着，看吧，准是在瞎搞呢。女孩儿家成天呆在家里净淘气。”

和代动作敏捷地把法国刺绣的罩布放下来，从一太的手里拿过剪子放在原来的抽屉里，咯哒一声关上了抽屉。这个三十一岁的矮胖的主妇，手指关节处都有逗人喜爱的圆圆的肉窝。即使是在她申斥孩子们的时候，一双眼睛也是笑着的。她那双和一太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大眼睛带着几分笑意，瞥了一下丈夫的眼睛说：“你难道就不疼爱老婆孩子吗？谁家的当家的都是下班一回来立刻就挖防空壕，再不然就是种菜，帮着料理一些家务啊。这些事儿你一点儿也不给干一干，我一个人忙的不可开交，连给孩子剪一剪头发的工夫都没有嘛！”

“哎呀呀，这回该向我开火啦。话虽然那么说，可是我在医院里还得挖防空壕啦，种菜什么的呢。两头都顾可顾不过来呀。雪子的头发今天晚上我给她剪。”

松太是市立医院的药剂师。象他这样的一个医院职工，一旦发出空袭警报，即使在半夜里也得照样上班。这是战争末期一刻也不允许疏忽的、持续不断的恐怖时期，有时候是刚刚回到家来就赶上空袭警报，于是立刻就跑回医院去。简直是没有工夫帮一帮成天忙碌的妻子。和代经常叨咕的墙外的防空壕不结实这件事，松太也很不放心。但

是，即使想按照她的话，挖成两边打洞的、隧道式的防空壕，洞口加上结结实实的华盖式的檐，家庭经济情况却不是这样宽裕的。脑子里所设想的防空壕的构造倒是满结实的，可是买材料的钱却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构筑它的时间。松太之所以对于构筑保险的防空壕没有热情，勿宁说是他认为任何防空壕都不是完全可靠的。只要是战争不结束，就不可能有可靠的防空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问题，松太认为自己并不怠惰，他认为不能用种菜不种菜和挖不挖防空壕这些事，来衡量对妻子儿女的爱情的深度。但是有时候大概也必须做一做这些活儿，以便表示自己对妻子儿女的爱吧。即使他明明知道任何防空壕都没有用处的时候也得如此。

松太对和代笑着说：“那末，今天早晨我去挖一挖洞去。每天早晨挖一点，两边的洞一打通，就成了隧道式的啦。一太你也来帮着挖！”

“嗯，我也帮着挖！”

“我并不是说从今天早晨起你就得立刻动手挖。你昨天半夜里上医院去，今天早上刚回来，你不是还没正经睡觉吗？时间来得及的话，你先睡一会儿去。唦，你先睡一会儿去吧！”

两人的眼光碰在一起，松太用快要噗哧一下笑出声来的表情笑着说：“你那么说，人家可要见笑啦！”

松太和一太穿上鞋到墙外去了。和代扭着胖胖的身子在后面喊道：“讨厌，你这傻瓜。我的话不是那个意思！”

她的脸红了。松太和一太挖了一阵子防空壕。松太看了看手表。

“八点过了两三分钟，爸爸要上班去啦！”

“我送你去！”

“你每天这么送我，还没送够吗？”

“怎么会够呢。要是那么说的话，我虽然九岁啦，可是和爸爸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统共也不过三年左右吧。嗳，下次征您去当兵也在国内待着吧？我可不愿意您上远处去呀！”

父亲和年幼的儿子朝着火车开过去的那个铁路路基的方向缓步走去，这时候，穿着又短又小的粉红色衣服的雪子从后面追上来。

“我也去。哥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偷偷地来了？你要是偷着走了，我就大声地哭啊！”

“我干么带着一个自己把头发剪得那么难看的孩子呢？”

一太回头望了一下雪子，冷淡地说了一句。雪子拉着松太的手走着。她光着脚板穿着一双涂红漆的小木屐，走起路来充满了儿童特有的力量。她迈着稳重的脚步急急忙忙地走着。对于两个孩子来说，能和父亲在一起是难得的事，所以高兴的不得了。松太在大陆战争爆发后也曾被征入伍，太平洋战争中也被动员过。因为在战场上过了整整三年之后原则上就要发给特别薪金，所以松太总是在快满三年的时候被解除兵役回到家来。他跟和代在一起呆不上一年就再次被征入伍，在这个期间，他们生了两个孩子。雪子

是爸爸不在家的时候生的。当她三岁的时候松太回来了一次，她四岁那年的年底又被征召去打仗，今年一月又回来了。自从她到了能够意识到父亲的慈爱的六岁这个年龄，才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七个月。

“爸爸，今天晚上真的给我剪头发吧。理发的叔叔战死啦，哪儿也找不到理发的啦。”雪子仰头望着个子高高的父亲，用诉苦般的声调说着。

“好，好，知道啦！”

“真的呀，一定给剪！”

“一定！”

走过了那个地方之后，就登上了抄近道必走的这个铁路的路基。松太松开了两个孩子的手。长满草的路基的倾斜面上，有人们走过的闪电形的小道。

“你们两个回去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响起空袭警报，别跟着我走的太远啦。”

“我还想往前走一段！”

“那样的话就送到路基顶上吧。啵，行吧？”一太说。

这时候，已经听到了山阳线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开来的响声了。黑魆魆的火车剧烈地摇晃着开了过来。父亲已经顺着路基的斜坡下到那一面去了。停在这面的兄妹两人伫立在草道上，朝着疾驰而过的列车车轮的空隙大声地喊着：

“再见啦，慢慢走！”

“再见啦，爸爸！”

就在这时候，从疾驰中的黑魆魆的货车那一边，有一种

他俩从未见过的奇怪的青色闪光刷地闪了一下。一太下意识地把雪子往自己身旁拉了一把，急促地说："是火车闪的光吧！"

话音未落的这一刹那，一声轰然巨响。一太和雪子幼小的身体，就象球一般地从长满杂草的路基的斜面滚落下来。兄妹俩暂时昏倒在路基下面的农田里，看那姿势好象是互相拥抱着似的。

二

两个孩子和和代，为了躲避全市范围的大火灾，依偎在桥下的水边，这天夜里只睡了短短的一会儿。这个地方等于郊区的入口处。和代被压在倒塌下来的房子底下之前，脸和手脚就已经烧伤了。

"你们说的没有错吗？那时候爸爸真是刚从路基那面走下几步路吗？"

她对孩子们说，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她马上就找一找去。天刚朦朦亮。白茫茫黎明时分桥下的沙滩上，零零落落地躺着尸体。浑身血污、无法辨认是男是女的人们倒在水边，一个挨一个地死去。

"我害怕，不让你走！"

雪子抽抽噎噎地哭着，紧紧地搂住和代不放，她也感到事态严重，不敢大声哭出来。

"我去找找爸爸，你们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等着我！"

和代注视着一太的眼神，用充满信赖的语调对九岁的儿子说。她的眼睛肿的只剩下一条缝儿了。和代走上了河岸的桥头梯。

“哥哥！”雪子立刻把脸伏在哥哥的膝盖上哭起来。

“不能哭，雪子，你要哭爸爸可就不来啦！”

不到三十分钟和代从桥头梯上下来了。

“因为火灾，简直没办法靠近跟前。脚底下烫的要命，往市中心连一步也走不了。……”

母子们这天晚上又是在桥下过的夜。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和代第二天一清早就赶快登上桥头梯，朝市街的方向走去。到傍晚的时候她一个人回来了。

“爸爸呢？”一太问了一声。

“没有找着！”

“到家看过吗？不在吗？”

“咱家烧了个精光啊。到处找也没找到你爸爸。你们说爸爸朝路基那面的农田走下去了，我到那个地方一看，那里有骨头，我就捡回来了。太多了，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还是捡来了。市立医院也烧啦。我到烧过的地方向人们打听了一下，谁也没看见爸爸。市立医院的人大部分都死了，谁也没碰上。”

和代第二天仍从桥头梯爬上去到街上去了。她甚至于跑到松太平素不大可能去的市中心地带。市中心就是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点。那时候，任何市民都不知道：原子弹轰炸后，轰炸中心点的周围在几天之内还残留着放射能。那些

为了寻找自己的家属而跑到残存着放射能的轰炸中心点去的受了轻伤的人，过不多久就一个接一个地患了原子病而死去，但是他们事前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

到了第四天，和代感到浑身有说不出来的倦怠。她的体力已经不允许她再去找丈夫了。

"我肚子饿啦！"雪子这样说了一句。

"啊，饿了吧。可是街上还在着火呢。没办法，咱们到爷爷那里去吧。老人家以为咱们都死了，正在惦念着呢。"

和代说"没办法"，即使在这种场合，她这句话也含着万般无奈的意思。当她想起要回到松太和自己的故乡去时，她觉得好象触痛了旧日的伤疤一般。和代和松太都是出生于海军学校所在地的江田岛村。和代是一个穷和尚的姑娘，兄弟姐妹很多，松太出身于半农半渔的家庭。虽然说是半农，因为江田岛是个不产稻子的岛屿，所以松太的家只有出产柑桔类的山田和菜地。松太的老父母这两个孤零零的老人，眼下就住在海军学校所在地江田岛后边的一个名叫切山的海滨村子里。自从当局把他们以前拥有的许多柑桔田差不多全部强行征购去作军用土地之后，松太的老父母也就只好度着贫穷而黯淡的岁月了。和代是过惯了苦日子的，决不是因为松太的老父母过的日子穷，她才不愿意回到他们跟前去，主要原因是她心头有沉重的创伤所造成的痛楚。

当和代的一个哥哥龙一接到征召令时，他突然失踪了。这是大陆战争爆发后不久的事。龙一深夜里偷了别人的一条船，自己摇着逃到邻近的能美岛去了，那里有他未婚妻的

家——她是个和尚的女儿。他藏在寺里的顶棚上逃避兵役，使许多人为此大费周折。没有过多久他就被军队发现，风言风语说是被枪毙了。是真是假虽然谁也无法断定，但是从此以后和代全家就再也没有见过龙一的面，而且也无法得到他真实的消息了。

那时候和代和松太已经结了婚，刚刚生了一太不久。她整个身心都放在这个可爱的胖胖的婴儿身上，但是松太的双亲却希望和代留下吃奶的孩子跟松太离婚。理由是龙一可耻的行为是无法洗刷掉的，松太决不应该假装不知道这事而和这样一个人的妹妹白头偕老。

"既然已经结为夫妻，就不能这么办。孩子是两人感情的结晶！"

松太就这样拒绝了跟和代离婚。半年以后，松太被征去当兵。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作战。村子里许许多多的人们，把肩头斜挂红色祝带、手提着奉公袋① 的松太送到船上，其中有几个人还说再送他上车站，就跟着上了船。和代背着孩子站在一旁。那趟火车是从宇品开出去的，站台上挤满了肩头挂着红色祝带的年轻人，家属们熙熙攘攘，前来送行的人异常拥挤。松太的脸上本能地流露出恐怖的表情。他上了火车，从车窗里露出面孔来。他想对和代以及从村子里来送行的人们笑一笑，结果他那连模样都变了的苍白的脸，完全是一副哭不象哭、笑不象笑的表情。和代就象亲

① 奉公袋是被征入伍的士兵装零星东西用的布口袋。

手摸到的一般知道松太的心在颤抖。她按捺不住了，于是跳上车厢说："让我送你到广岛车站吧！"

开车的铃声尖厉地响起来，村民们向着松太露出面孔的那个车窗"万岁，万岁"地喊叫着。与此相同的喊叫声在列车的每个窗口此起彼落，象狂涛一般响彻整个站台。松太想对大家笑一笑。但是，好象是镶嵌在镜框里的他那张面孔，却渐渐地往下缩。眼看着就那样从车窗上消失，快要跌到地板上了。

和代吃了一惊，两手扶着丈夫，用足了浑身的力气撑住他的腰。和代在松太的耳畔低声说："道一下别吧。摆着手道别！"

这时候，来送行的人们已经看的一清二楚：松太因为对于出国作战感到特别恐惧，吓瘫了，在列车的车窗前面站都站不稳。

送行的人们看到松太那吓的骨头都软了、由老婆从后面撑住腰杆并支使他向大家道别的滑稽可笑的样子，有的脸上浮现出窃笑，有的深表不满，傲慢无礼地扭过脸去，和代从车窗里看到的全是这些景况。后来听到的关于村民们谩骂她丈夫的风言风语并没有使和代感到意外，然而丈夫出发时的这种凄惨心境她当时却没有料到。那时她内心里感到失望般的悲哀：原来丈夫的性格竟这么不坚强！

松太出发到前线作战之前，因为对战争的恐惧而吓得腰都直不起来了的风言风语，在这个海岛上的村子里成了滑稽无比的笑料传播开来。和龙一的失踪相比，因为松太

毕竟是到前线去了，所以谈不上犯罪，然而的确是在破坏了理应欢喜踊跃地走向战场的这个时代的不成文法之后走的。村民们认为这样可能会给以后陆续出发的许多小伙子们以恶劣影响，所以对于已经不在村里的松太啧有烦言，结果，也殃及和代了。

衣衫褴褛、腹饥无食的母子三人现在厚着脸皮逃到这样一个充满痛苦回忆的海岛去，这使她产生了复杂而不愉快的感触。

“一太，雪子，能带着我去吗？妈妈不知是怎么回事，直要栽跟头。”

“我领着妈妈的手！”

“我能背着您。呶，看我的！”

不只是嘴上说，一太真的背起母亲来，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会儿。

三

小川家的坟地就在种着蜜柑树的坡度平缓的梯田的一角。

祖母时子、一太和雪子，在一个坟前烧上了香，双手合十地拜墓，然后哭起来。雪子还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情。在埋葬父亲骸骨的坟墓左边，也埋葬了母亲的遗骨，但是，雪子还是不能够跟“死”联系起来理解父亲和母亲离开

人世的意义。她还以为如果每天这样来到坟前膜拜，父亲和母亲不久就会回来呢。

“听说那天在广岛的人一个也不剩都得死净，你们可不能死啊，好吗？”

祖母说到这里仍然止不住落泪。两只胳膊搂着孙子孙女，走下了梯田的小道。一太和雪子顺便到海滨去了。他俩在落潮的浅滩上，弯着腰一个劲儿地掏蛤蜊，每人捧着满满的一捧蛤蜊回到祖父母的家里。腰都弯了的祖母给他们煮了。

“你们还想把它拿到坟上供一供去吗？明天去吧，再跑就累啦！”

祖父一说不让他们去，一太就眼泪汪汪起来。

“这样啊，那末就去吧，可是快点回来呀！”

一太和雪子登上了丘陵的梯田道路。快到傍晚了，晚霞把靠右边那辽阔、平静而湛蓝的大海染上一层鲜艳的红色。四周环绕着蜜柑树的坟地上，还荡漾着刚才烧香的烟味。一太看到香灰在缓缓地纷然落地，立刻就哭了。两人把煮好了的蛤蜊供在坟前，排起来膜拜坟墓，并且又继续哭起来。一太和雪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哭。然后，他俩顺着梯田的道路走回来。

“妈妈本来没有得病，为什么就死了呢？”雪子这样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

“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大概就是说哪儿也没有了吧！”

“爸爸和妈妈到哪儿去了呢？什么时候回来？”

“永远也不回来啦。这就是死嘛！”

村子的道路被晚霞染遍了。兄妹两人默默地往回走着。第二天大战就结束了。当天夜里，村子里每户人家都点起了几年没点的电灯。从这家到那家，从这几户到那几户，家家户户的电灯都连接成一串，灯光明亮，闪闪烁烁。一太和雪子到门口去，惊奇地眺望着不论是靠近山边的或者是滨海的人家都点起来的灯光。

“仗打完啦！”一太满腹感慨地自言自语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爸爸，仗已经不打啦。你出来吧……”一太又重复地叨咕了一句。

“点电灯再也不挨骂了吗？为什么？”

“因为不打仗啦，这回呀，不论谁点多少电灯都不再挨骂啦。我真高兴啊。没有战争啦！”

“电灯真好看，象花一样好看。我第一次看见电灯！”

她的确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各家各户毫无顾忌公然点起的星罗棋布般的电灯光。雪子连蹦带跳，高兴得直拍手。一太却低着头哭起来。战争结束后的欢乐，使村子里产生了光明和宁静。这是超越了战败这一悲剧的、人类获得解放的感觉所产生的。但是，尽管战争结束了，人们还是继续不断地死于原子病。甚至于那一天没有受伤的人们，只是因为从市中心走过就感染了放射能，成了致死的直接

原因，以致一个个地吐血，然后死去。

一太理解母亲致死的原因了。他想，如果母亲从桥下不到别处去，不到爆炸中心点去找父亲的话，母亲起码会免于一死的。一太对于这一事实抱有朦朦胧胧的想法。这就是：对于追随父亲而赴泉下的母亲，有类似感谢的一种甜蜜的怀念。然而他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感情。不过是在心灵的某处好象有一股清泉潺潺流动似的感觉，漠然地包围着他而已。

从九月十六日起，全县下了大暴雨。猛击大地的狂风暴雨一直持续了两天，一会儿也没有停过。一太他们住的村子里也是一样，使人觉得整个村子都要被一古脑儿冲掉一般的大雨倾注下来，爷爷和奶奶家的房瓦掉了，倾盆大雨开始灌进来。

“广岛被烧得那么精光，天被烤得那么焦，所以这回呀，就该下雨啦。”

年逾古稀的祖父久太这样说着，同时告诉不知如何是好的祖母，穿上那条只是出门时才穿的束腿裤。十七日深夜里，祖父母和兄妹两人都收拾停当了。因为说不定就要发生海啸。警钟响了。暴风雨来势迅猛，甚至于连半夜深更的警钟声都难以听见，滂沱大雨中传来了另外一种特别的声音。

“爷爷，轰轰隆隆响的是什么呀？”

“大概是从山上冲下来的石头或者是木头吧。这可不得了，雪子奶奶，你赶紧把雪子背起来吧！”

祖母也让雪子穿上那条出门时穿的小束腿裤，把她紧紧地捆在自己的背上。久太和一太祖孙两人，从顶棚上爬到房顶，了望周围的情况。一太的眼睛蒙眬地看到了离这里很远的神社的牌坊。天亮起来了。这时候，一太看到了比神社的牌坊还更高的大洪峰。房子飘了起来，开始摇荡了。背着雪子的祖母正想从顶棚上爬到房顶。爷爷和一太把她们俩拉了上来。爷爷说："大家要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呀！山洪暴发啦！"

房子已经晃晃荡荡地飘走了。山洪是从和海相反的方向，朝着村子的中心猛冲下来的，看样子好象要把人和房屋一扫而光地冲进大海去似的。一太他们四个人和房子一起飘走了。满载着灰色人群的许许多多房子，在刚刚放亮的黎明时分的暴雨中顺流而下。一太他们紧紧地趴在房顶上被冲进大海。一太好象是从房顶上滚下来的一般掉进海里。连他自己也不大清楚，究竟是打算游泳而自己故意跳进海里去的呢，还是失足落水的。虽然从四五岁的时候起就有在这个海里游泳的经验，但是现在在波涛里游一下试试看，才发觉波浪太大太急了。一太在这短短的一刹那，看到了令人不忍看下去的光景：一直载着一家人的房屋，已经快散架了，象两幢房子似地分成了两半，在一半的房顶上只剩下祖父一个人，而另一半的房顶上，祖母和雪子的身体好象是昏厥过去的一般平贴在上面。当一太看到飘飘摇摇被冲走的破乱不堪的房子和祖母跟雪子这幅惨象时，他突然昏过去了。

四

一太和祖父两人，借了山脚下农家的一间堆房，在那里住了下来。秋天到了。村子的中心连一幢房子也没有了。冲刷来的沙土淤成了几个丘陵，红土和白沙隆起，呈现着一片荒凉的景色。从山上冲下来的大木头和破船的残骸等等，横七竖八地点点散在于各处。

一太一个人上了山。他在山林里拾栗子。他紧紧地绷着脸，细心地捡拾小圆粒的茅栗。当他扛着装茅栗的口袋回到堆房的时候，爷爷就在灶前点着枯树枝给他煮熟了。为了拿到坟上去上供，他等不得凉就从煮熟的栗子当中先挑出粒大带亮光的放在另外的竹笼里。然后，永远是饥肠辘辘的祖孙二人才相对而坐，手不暇辍地剥着吃。

“每天这么饿着肚子可不行啊，一太！咱们也象人家那样煮海水作些酱油到街上卖卖去吧。听说有多少卖多少，你想都想不到会赚那么多的钱哪！”

“哦。”

“爷爷去挑海水，一太从山里弄木头行不行？”

“从别人家的山上弄木头？”

“大家都这么干哪！”

“我可不愿意偷人家的木头。我去弄鱼吧。弄点鱼拿到街上卖了的话，也能混上咱们两个人的饭吧！”

久太已经没有出海打鱼的体力了。他的船也在发生海

啸时给卷走了。在海边钓上一天鱼的精力也消失了。一太一个人带着装煮栗子的口袋，走上了丘陵的梯田。因为他经常来，所以只要是朝坟地的方向走上去，就总是觉得好象是回到父亲、母亲和妹妹的家里去似的。一太充满感情地走近坟墓，跪下来双手合十。他象每次那样地哭起来。他边哭边把煮栗子分成四堆，摆在坟前的石台上。

“妈妈，早就没有战争啦。一点儿也不用害怕了。”

一太心里这样说着。他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泪流不止。他想和爸爸妈妈商量一下：从别人家的山上偷来木头，煮海水做骗人的酱油行不行呢？他觉得坟墓就象是一句话都不会说的哑巴一样。

深秋时分，一太挤在人群里到各处的山上去拾柴了。人们都打算用不花钱的柴煮不用钱买的海水。他们到处兜售这种煮开了海水用海草染上颜色的酱油。人们乘着太阳还没有照过来，从山阴背处把船摇出去，登上荒无人烟的岛屿，把木料充作木柴运出来。一太也混在这些人们中间。在大火烧过的广岛市街上徘徊的流浪儿童们，要了饭或当了小偷最后走投无路之余，也陆陆续续地跑到这个岛上来趸些酱油去卖了。

一太和祖父两人，在堆房后边用石头砌起来的灶上每天每天地煮盐水。

“爷爷，啾，各个岛上山里的树木都没啦。各处的树给砍了个精光，成了光秃秃的山了。”

“大家都抢着干一样的，当然就成那个样子啦！”

“咱们算啦，别干啦！”

“不干这个当流浪儿童去吗？”

“呃，哪能当流浪儿童呢。我去干活儿呀。我宁愿到鱼铺里当小伙计去！”

“那可忙哩，为什么不干了呢？”

“卖鱼不骗人嘛。酱油是假的，净骗人，我讨厌干这个！”

第二年，从开春起，废墟地带的街上，真正的酱油也多多少少地上市了。而且，到各个岛的山林偷木材的行为，也开始受到警察的取缔了，即使警察不取缔，事实上任何地方已经看不到可以让许多人公然偷盗的那么多的木料了。

“木柴的黑市价钱太高了，花钱买柴煮海水不划算哪。一太，非改行不可啦！”

被太阳晒的黝黑、满脸皱纹的老头子，看样子如果不依靠一太已经是无法活下去了。广岛市外，宫岛线上靠海边的街道上有一家叫鱼秀的鱼铺。掌柜的高田秀吉很早以前就有到这个村子里来串门的习惯。以前，他有时到这里来住在久太家里钓钓鱼玩一玩。高田秀吉曾说过，一太可以寄养在他那里。他曾含含糊糊地表示：自己没有孩子，收一太作养子也可以，其实是因为一太老实，脾气又好，看样子高田是想在铺子里把一太一半当小伙计使用的。

但是，久太不愿意放手让一太走。如果一太离开他，以后的日子就太寂寞了。况且，如果没有一太帮着他，他已经没有办法混上饭吃了。一太在堆房后边的半明半暗中茫然地站着。后边是一片红土崖，一太眼前的地皮上，春天的草

已经是嫩芽丛生，散发着阵阵的草香。一太用鼻子嗅了嗅土味和草香。然后回过头来望着。石头垒的灶上正在烧着火。久太无精打采地蹲在灶旁煮盐水。

“烧完了这些，就再也没有劈柴了。”

“嗷，爷爷，拉倒吧，别煮这没味道的酱油啦！”

“不干这个，以后怎么办呢？”

“我跟着大伙儿到乡下卖锅去！”

“哦，干这个吗？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不用说那些老头子、老太婆、背着孩子的战争寡妇，就连年纪很小的孩子也都干这行哪。到里边去一看，扛着锅的大队人马，走在山道上闪闪发光哩。”

他说的里边，指的就是山里边的农村。不出产水稻的海岛上的人们，趸一些从大阪或神户运进来的饭锅或菜锅，拿到产米的农村去换米。黑市米很快就销售一空。一大清早，人数众多的卖锅的行列走在山村蜿蜒曲折的山道上，那些锅映着朝阳闪闪发光，简直是一派壮观。一太和久太也夹在这些人中间去了。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背上背的崭新的锅，映着早晨的太阳闪烁着白色火焰一般的光亮。但是别人远眺这番光景的时候，即使看不到人的队伍，却还能看到点点发光的金属性的光亮构成的行列，闪闪烁烁地走在山顶的道上。

他们就是这样地不辞千辛万苦地干，可是，这些用锅换来的背起来很重的米，在回来的路上却被埋伏着的警察们给没收了。一太他们也被抓住，米被没收了。因为屡次被

抓住，所以还要罚钱。

有一次，爷爷对一太说："无论干什么，老是别人干了好久咱们才动手，所以总是人家捞一肚子油水，咱们穷的什么也没有。一太，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啦，你要是愿意当养子去的话，你就去吧。"

"爷爷，扔下您一个人怪冷清的吧，我可不去。我钓鱼卖钱来养活爷爷。您教给我钓鱼的窍门吧。"

所谓儿童福利法还没有颁布，然而一太却是一个儿童。使人们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法律还从来没颁布过一条。

五

"总是挨罚，弄得我们日子过不下去啦。"

一太仰头望着高田秀吉，象诉苦般地说。声调也是怪可怜的。自从他不再往农村运锅换米之后，已经过了一年。一太在鱼秀这个鱼铺里呆了一年。那以后又过了一年半，到了昭和二十四年。

一到秋天，一太就十分想念起父亲、母亲、妹妹和祖母来。记忆一年年地加深加强了。一太想哭的时候就到山里去。鱼秀这个鱼铺虽然设在海岸边上，但是跨过沥青马路朝对面走去就是山麓，水从引水管里淌到小道上，从这里就能上山。

一太站在背后靠海的茅草屋顶的鱼铺的泥土地房间里，呆呆地凝望着对面的山。山上所有树木的树叶，都在红

透之后显得有些枯凋而成了茶褐色，蜷缩了的红色或茶色的树叶，不时地纷纷飘然落地。

“一太你想上山玩去吗？你大概是想上山捡栗子去吧？”正在吃饭间里休息的秀吉对他说，“秋天的傍晚哪，就是成年的男人也感到寂寞冷清，这样不行啊，捡栗子去也好嘛。”

“你想上山哭一哭去吗？一太！愿意哭就去哭个够，然后捡些栗子回来。捡回来的话我给你煮，大家吃完了晚饭吃吧。”秀吉的妻子在旁边说着。

一太已经是他们夫妇的养子了。现在，夫妇俩对一太都有一刻也离不开的感情。即使是因为什么偶然的缘由一太悄然落泪的时候，秀吉和他的妻子也装作没看见，一声不响地不去打扰他。

“那样的话，去一趟行吗？”

一太已经十三岁了，长得又瘦又高，迈着轻快的步伐越过了铺子前面的沥青马路，跑步一般地登上了对面山上的小径。他蹲在小山顶的盆地上，眺望眼下的道路和大海。在濑户内海这一风景区内，这一带也算是特别风光明媚的地方。但是一太看来并不觉得这里的风光怎么美。

他俯瞰道路上穿梭般来往疾驰的外国人的轿车和吉普车。风光明媚的环境之中，却横贯着一条危险的道路。这条白茫茫的道路一边靠山，另一边是海，吉普车和轿车都高高兴兴地比赛着速度开过去。这样一来，车辆疾驰过去之后，不是小孩子被撞成重伤躺在路上，就是一条狗惨死轮下。曾经有一个女人紧紧地抱着自己被压死的孩子的尸体

而神经错乱，以致一病不起体力衰竭而死。几个小孩子被这样压死之后，当地的人们在街道的拐角处竖起了一尊孩子们的地藏菩萨。这也就是默默地要求司机不要在这条道路上赛车，希望他们按普通速度行车的标志。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总算还没有发生事故。

一太抱着膝盖凝然不动地俯瞰着这条道路。绛紫色的、青色的、白色的特别醒目的汽车连噪音都不出，嗖嗖地来来往往。一太走进树林，捡了一点栗子。地上零零落落地掉着一些闪着亮光的溜圆的栗子。

一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想起了埋着自己亲人们的骸骨的海岛上的树林。那里排列着跟这山上一模一样的栗子树。他脑海里描绘出孤零零一个人在海岛上靠钓鱼过活的老祖父的形象。牵肠挂肚般的怀念，开始一阵阵地刺痛着心坎。

“嘿！”

一太猛烈地摇了摇头。他觉得这些都是不堪回顾的。只要想起一桩事情，就越想越远，那些揪心挖骨的哀痛，使他无论如何难以忍受下去。传来一阵脚步声。声音越来越近了。树林里突然出现了秀吉黑红的面孔，在向这里张望着。

“随便捡点儿就该回去啦，我来帮你捡吧，妈妈放心不下，她在等你回去呢。”

秀吉也弯着腰捡栗子，他捡满了一捧就装到一太拿着的口袋里。

过了两三天。过了晌午，铺子批发进来的鱼到了，家

里立刻就洋溢着活泼的气氛，顿时顾客相继而来。铺子前面的道路上，漂亮的轿车和吉普车仍然是风驰电掣般地来来往往。有一位带着一个小女孩的女顾客，提着一只筐子站在铺子门口。这位妇女穿着膝盖那儿已经破了的衣服，样子非常寒酸。四五岁的小女孩穿着一双涂着红漆的木屐。小女孩离开了母亲的手。

“啊，危险！”

不知道是谁这样喊了一声，可是女孩已经朝白茫茫的道路跑去了。因为那里有一条从对面山麓架设过来的引水管，孩子们老是想跑过去喝水。从靠近宫岛的左面拐角处，突然开来一辆黑黑的闪着亮光的汽车。小女孩立刻停了一下。尽管如此，她却随之惊慌失措地左右乱跑起来。一太在这一瞬间发现小女孩的红木屐抛出去很远。

“别撞着她呀！”

一太冲到了汽车前面，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把小女孩撞到路旁。他成功地救出了这个小女孩的生命。汽车停下了，高个子的洋人下了车。秀吉和他的妻子把被撞倒在路中间的一太抱了起来。一太已经是血肉模糊，他的眼睛紧紧地闭着。来买鱼的妇女和儿童们这些顾客，木立不动地看着这幅惨景。

（这篇小说一部分素材系取材于《原子弹下的孤儿》中的《孩子们的手记》。——作者。）

（1955年）

李正伦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日本当代小说选 （上册）
作者＝文洁若编选
页数＝５８２
ＳＳ号＝１０５０２１０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年０７月第１版

附录页